四庫全書

薈要

【集部】

乾隆

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第十九册

Z121.5
CH1
94

吉林人民出版社

浙江大学图书馆藏书

ZJU001016202

欽定四庫全書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鑑卷三十五

詳校官候補通判經歷臣郭作熾

御選古文淵鑑卷三十五目録

唐

韓愈

論佛骨表

禘祫議

復讐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原道

守戒

師說

張中丞傳後序

爭臣論

答李翊書

答劉正夫書

與孟尚書書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與祠部陸員外書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送浮屠文暢序
送鄭尚書序
送齊皞下第序
送許郢州序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五目錄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五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韓愈 字退之鄧州南陽人歷官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論佛骨表 憲宗迎佛骨入大內留三日乃送佛寺王公士庶奔走贊歎愈時為刑部侍郎上表極諫

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

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唯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為供養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宣政殿名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桃鬼所惡茢苕以掃不祥左傳襄公如楚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禬公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悔之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

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奏入帝大怒欲抵死崔羣裴度等為力言乃貶潮州刺史

禘祫議　時陳京顏真卿李嶠柳冕裴樞仲子陵淳姚南仲王紹王涯等各獻議惟顏真卿與愈合此議中所排五說即諸人議也

右今月十六日勑旨　時貞元十八年　宣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孝追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　司勳員外郎裴郁等議武德始立四廟追謚皇高祖曰宣簡公皇曾祖曰懿王皇祖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皇考曰元皇帝廟號世祖開元中乃詔宣為獻祖懿為懿祖　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廟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　左庶子李常等議　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土封為壇除地為墠○墠時戰切　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享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　員外郎裴樞曰建石室寢園以藏神主至禘祫之時則祭之　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違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　考功郎陳京同官尉仲子陵等議天寶二年加號涼武昭王曰興聖皇帝　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　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　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

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定公九年公羊傳曰非禮也宮廟即遠有以為不當取已毀而無立）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採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商頌玄王桓撥注曰契也）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懿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禮儀使顏真卿議曰太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君處百世不祧之廟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位屈已伸孝實太祖明神烝烝之本意）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

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採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後卒從尚書王紹等議正景皇帝東向之位附獻懿二主於興聖廟）

禘祫就本室饗之凡二十年而後決○朱子曰韓公本意獻祖為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唯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為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唯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所議深得孝子慈孫不忘所自生之本意可為萬世通不但可施於一時也

復讐狀

元和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為父報讐殺人自投縣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奏典以其申寃請罪視死如歸於天性志在殉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從減死宜決杖一百配流循州愈於是獻議云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秋（公羊傳定四年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見於禮記（檀弓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讐如之何子曰寢苫枕干不

仕弟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又見周官周官調人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衍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若孤稚羸弱抱徵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旨矣謹議

梁悅事舊唐書見於憲宗紀刑法志新唐書見於孝子張琇傳

自太宗至是復讎者七人原者三不原者四悅其一也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德宗貞元十九年自正月至五月不雨七月以關輔饑罷吏部選禮部貢舉時為四門博士抗疏論列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勑今年諸色選舉宜權停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憫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為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為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

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與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選舉是使人失職而名灾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為旱獨陰為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為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為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起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清閒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灾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原道

真德秀云程正公曰退之晚年為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因學文曰求其所未至遂有所得如云軻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蹈襲前人非鑿空撰出必有所見若無所得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轗軻以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雖有病然自孟子以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又曰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大意儘近理又曰原道云孟子醇乎醇又曰荀揚擇不精語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朱文公曰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或問揚子韓子優劣曰各有長處韓公見得大意已分明如原道不易得也揚子之學似本於老氏如清淨淵默之語皆是韓公綱領正却無近老氏說話又曰原道中說得仁義道德極好問定名虛位之說如何曰後人多識議之某謂如此亦無害蓋此仁也此義也便是定名此仁之道仁之德義之道義之德則道德乃總名乃虛位也且須知此語為老氏說老氏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所以原道云吾之所謂道德者如此惟發端二語則程子嘗曰仁是性愛是情豈可專以愛為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愛為仁則不可而朱子亦曰韓愈云云是指情為性又曰仁義皆當以體言若曰博愛曰行而宜之則皆用矣又曰以博愛為仁則未博愛之前將非仁乎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說行非是說道體問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曰此是說行道而有得於身者非是說自然得之於天者也子者即二先生之說而參玩之則此篇大指瞭然於胷中矣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

之也其見者小也老子大道廢有仁義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眇眇為仁子子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又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主異端者必以聖人為奴附異端者必以聖人為汙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鳥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壹鬱為之政以率其怠惰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甲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

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蓏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

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守戍 白安史亂後河南河北地裂為十八藩地最近成德淄青連結為援所謂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者也篇終曰在譬人及裴度平蔡而愈之言驗矣

詩曰大邦維翰 大雅板之篇

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援 援藩也○音絢而外施窗穽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墻垣而內固扃鐍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為有不足歟蓋以為不足為而有不為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為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為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緜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

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為之備乎哉責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 劉逋曰孟賁之疑不如童子之必至

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 爾雅雞大者曰蜀魯雞當作越雞小雞也莊子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之矣

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為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 閻本無此五字非是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

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耻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耻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鄙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張中丞傳後敘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

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遠鹽官人玄宗名拜睢陽太守城陷與巡俱死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萬春事巡為偏將令狐潮圍雍丘萬春面中六矢不動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大歷中巡子去疾上巡功業墮敗請追奪遠官爵詔下尚書省去疾與許峴對薄百官議二人忠烈不可妄輕重事乃寢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可知不如賊巡斬之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玄宗幸蜀令狐潮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主上存亡未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

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當時有謂二公當去之大郡者愈特辨其不然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阻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司馬光曰賊知巡善用兵不滅巡不敢越過其南睢陽今歸德府治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當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時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立廟睢陽號雙廟其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霽雲頓丘人時賀蘭進明以重兵守臨淮故巡遠霽雲乞援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曰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矣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麤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

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揚揚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詰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爭臣論　陽城字亢宗北平人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為集賢寫書吏寫讀官書六年成進士隱中條山遠近慕其德行多從之學從居陝州李泌為陝虢觀察使聞城名泌入相薦為著作郎德宗時拜諫議大夫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陽為諫官人仰望其風采

曰必能以死奉職而城與二弟日夜痛飲人以虛名譏切之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恒卦六五恒其

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仕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蠱上九象曰志可則也蹇六二象曰終无尤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吾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

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闕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招讀曰翹）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周官君陳篇）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憚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

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

國語柯陵之會單襄公見國武子其言盡襄公曰立於
滛亂之間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魯成公十八
年齊人殺武子招亦音翹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
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
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
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
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
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後裴延齡逐陸贄等城守
城顯語人曰果爾吾當取白麻裂之哭於
延英閤上言帝欲相延齡
庭延齡卒不相城之力也蓋有感於此文

答李翊書 貞元十八年陸傪佐主司權德輿於
禮部愈薦翊於傪翊用是其年登第

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
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
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墻而不入於其宮者焉
足以知是且非耶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
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
志斬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耶斬
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斬至
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
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
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
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
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
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
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
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
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
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
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
見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
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
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
無迷其途無絶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
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

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耶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愈白

答劉正夫書 謂賢尊給事者劉伯芻也伯芻三子寬夫端夫嚴夫無名正夫者蜀本作品夫今從舊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賤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進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耶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浮沉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尋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為說耳愈于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嘗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為答也足下以為何如愈白

與孟尚書書　孟簡字幾道由工部侍郎進戶部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終太子賓客佞佛過甚為時所誚常與劉伯芻輩譯次梵言故為此書曉之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元和十四年愈謫潮州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名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胷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來往他本刪胷中無滯礙五字朱子云此書稱許大顛之語多為後人妄意隱避刪節太過故多脫落失其正意如上兩條猶無大利害若此語中刪去五字則要自以為難得一句不復成文理矣蓋韓公之學見于原道者雖有以識夫大用之流行而於本然之全體則疑其有所未覩且于日用之間亦未見其有以存養省察而體之於身也是以雖其所以自任者不為不重而其平生用力深處終不離乎文字言語之工至其好樂之私則又未能卓然有以自拔于流俗所與游者不過一時之文士其於僧道則亦僅得暢觀靈惠之流耳是其見心內外所立所資不越乎此亦何所據以為息邪距詖之本而充其所以自任之心乎是以一旦放逐憔悴亡聊之中方且鬱鬱不能自遣而卒然見夫瘴海之濱異端之學乃有能以義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之人與之語雖不盡解亦豈不足以蕩滌情累而暫空其滯礙之懷乎然則凡此稱譽之言自不必諱而於公所謂不求其福不畏其禍不學其道者初亦不相妨也雖然使公於此能因彼稊稗之有秋而悟我黍稷之未熟一旦翻然反求諸身以盡聖賢之編則所謂以理自勝不為外物侵亂者將無復羨於彼而吾之所以自任者益恢乎其有餘地矣豈不偉哉　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大雅旱麓篇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左傳昭公二十年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崇或作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胷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

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若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亂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繫繫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催折自毀其道以役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濟詔發鄂岳兵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自御史中丞出為鄂州觀察使時方討吳元廷謂吾儒生不知兵耶請自行許之引兵渡江每戰輒勝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彰義節度管申光蔡三州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喣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

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為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貙虎之士畏懦蹴踖莫肯仗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鬬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七箸起立豈以為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

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名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名募數千閣下以為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裴中丞即度也時憲宗遣度視淮西諸軍還奏多合上旨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愈再拜

與祠部陸員外書　貞元十八年中書舍人權德輿典貢舉陸傪佐之愈時為四門博士薦侯喜等十人於傪唐制主司取士於試文外又擇行誼采聞望故其為書如此也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為已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墻之間陛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於今矣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況在執事之所孜孜為已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為未敢一二言也今但

言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問疑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舉歟

士第喜終國子主簿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畊於野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為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為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為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

貞元二十一年中進士第其文長於為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為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為人溫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彊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趣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有韋羣

玉者京兆之從子京兆韋夏卿也貞元十七年夏卿以吏部侍郎為京兆尹羣玉不見於登科記或云韋詩即羣玉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為人賢而有材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為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而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有沈杞者張弨者尉遲汾者李紳者張後餘者李翊者杞汾翊皆

貞元十八年進士弨元和二年進士紳元和元年進士後餘元和二年進士或文或行皆出

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與解之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而未知陸之得人也貞元八年陸贄知貢舉賈稜等二十二人登第愈與焉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歐陽詹傳詹與韓愈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李觀李絳崔羣王涯揔龍虎榜梁舉八人疑此是也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

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興王如此不疑也梁興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至今以為美談自後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蔑蔑無聞令執事之興司貢士也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遊讌娛樂為事獨執事耿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為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恐懼再拜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憲宗用李絳議以韓重華為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陸運使振武故單于大都護府地重華後改名約預甘露之禍

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陸運使振武故單于大都護府地重華後改名約預甘露之禍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時薛謇為代北水陸運使振武告饑戶部侍郎盧坦請以重華代謇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

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為天子言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雲州今大同府中受降城秦漢九原地又有東受降城漢雲中地西受降城古豐州地三城皆張仁愿所築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金銀緋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五城謂三受降城及朔方振武也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八年冬重華入朝時李絳已罷後宰相持重華議不行見食貨志吾以為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踣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

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為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為序

送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游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得敘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

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圖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粒或作穀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耶夫鳥倪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

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鄭尚書序

鄭權字復常開封人貞元六年舉進士第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通典嶺南五府經畧使治廣州邕管經畧使治邕州容管經畧使治容州桂管經畧使治桂州鎮南經畧使治交州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鞾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若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庭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颶風一日颱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跡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上徒工切下音唐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踈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艾草曰薙秋田曰獮○薙音雉獮息淺切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躭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山海經海外有毛民之國郭璞云吳孫權黃龍二年使人浮海求夷州數千人還林邑一海中所在絶遠卒不可至但得夷州人還林邑一西北去京師二萬七百里真臘一日吉蔑在林邑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夷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常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按通鑑權家多

姪妾千王守澄求節鎮得廣州此語孟詵之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送齊皞下第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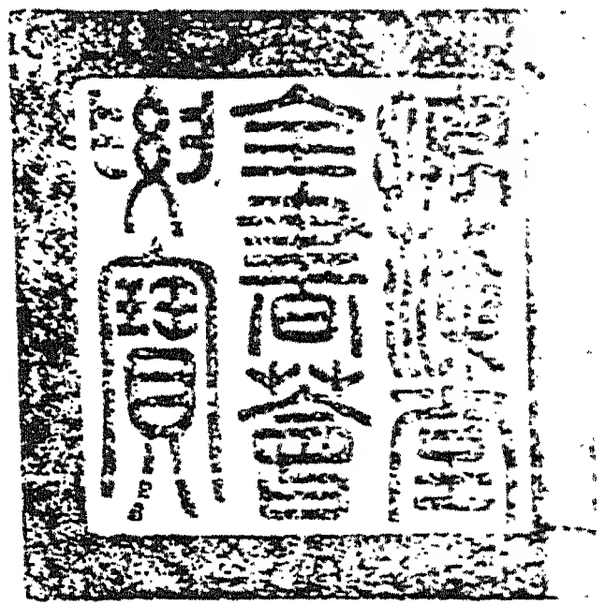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舍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上之人故上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克已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為君不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及道之哀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讐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左傳祁奚薦解狐其讐也又舉祁午其子也見一善焉苟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苟親與邇不敢去也衆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有違心之行有怫志之言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嗚呼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為有司者不亦難乎為人嚮道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下人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則曰有司私其身以已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畢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於南時皞兄映為江西觀察使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而曰我未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許郢州序

許志雍安陸人貞元九年進士時于頔節制山南東道敛民方急愈

因志雍為郢州刺史將行序以規之

愈常以書自通於于公（即頔也）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問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苦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嚮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已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已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于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縣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遊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沈廷棟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六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六 六七

詳校官候補通判經歷臣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六目録

唐

韓愈

平淮西碑

曹成王碑

處州孔子廟碑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袁氏先廟碑

司勳員外孔君墓志銘

烏氏廟碑銘

南海神廟碑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鱷魚文

御選古文淵鑑卷三十六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古編注

唐

韓愈

平淮西碑 元和十二年裴度以宰相出為淮西宣慰處置使兼彰義軍節度使愈為行軍司馬淮蔡平以功授刑部侍郎奉詔撰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嬰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楊惠琳反兵馬使張伾金討斬之　又明年平蜀東川節度使高崇文擒劉闢以獻　又明年平澤潞鎮州招討使吐突承璀執盧從史歸京師江東大將張子良執李錡以獻　又明年平淄青節度使李師古卒其弟師道擅兵拒命遂定易定義成節度使張茂昭以易定二州歸於有司　致魏博貝衛澶相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以六州歸朝廷　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擾蔡州刺史遏喪以病聞自領軍務表請主兵上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李忠臣陳奇吳少誠相繼為淮西節度使是為三姓李忠臣吳少陽及李希烈吳少陽是為四將　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曰光顏汝為陳許帥李光顏為忠武節度使　維是河東魏博卻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肩汝故有河陽懷令益以汝烏重胤為河陽節度使　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

之以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弘請使子公武以兵會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曰文通汝守壽李文通為壽州團練使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於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李道古為鄂岳觀察使曰懇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李愬為唐鄧隨節度使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裴度為御史中丞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命知樞密梁守謙監軍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庸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脅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戰比有功愬獲騎將李祐以歸待以客禮十二年二月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恣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脅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以蔡州留後宣慰副使馬總為彰義節度使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往在玄宗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

曲以備蔡人董昌齡以鄆城降李光顏引兵入據之元濟懼發親近詣之

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徐淮蔡不順自以為強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妄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入朝東平李師道遣刺客暗中射之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胄總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剪陵雲元和十年五月光顏大破賊黨於時曲拔陵雲柵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頷頷與頷同蔡城其壇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左餐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黨選吏賜牛

士段文昌撰

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皋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嗣封在玄宗世明坐與太子賢通謀降封零陵王徙黔州子俊嗣復以俊弟傑之子脩嗣王明子備自南還詔停脩封而授備備卒復封脩脩卒子戢嗣戢卒子皋嗣。益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

貳國子秘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於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温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劇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掊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寶應元年台州賊袁晁反河南道副元帥李光弼討平之仍徙秘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遷真於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察使噎媚不能出氣時辛京杲為湖南觀察使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於衡以直前諫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即貶於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國良王國良也良以武岡叛戍衆萬人斂兵荊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為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蓋畏乞降

狐鼠進退王即假為使者從一騎踔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来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荊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裏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教之搏音團力勾卒贏越之法贏秦也謂秦越之兵法左傳越子伐吳為左右勾卒曹誅五畀謂敗則誅及其曹有獲則分畀其伍也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遇遇吾故切○嚆鋒蔡山踣之嚆謂一舉盡殲也踣僵也李希烈柵廣濟之蔡山皐聲言取蔪舟師潛襲蔡山拔之○嚆楚快切踣蒲墨切窊蔪之黃梅皐取蔪州降李良又攻黃梅殺賊將韓霜大鞣長平鞣柔音鍛廣濟鍛兩刀木柄可以去草○普活切掀蔪舂掀舉出也撽蔪水撽擊也掇黃岡箕漢陽箕箸也鍼箭具○音央行趾汉川趾蹈也○音黙還大膊蔪水界中膊磔也披安三縣安州三縣也抜其州斬偽刺史興元元年皐遣伊慎王鍔圍安州抜之斬偽刺史王嘉祥標先之北山酋隨先化酋大食也○化合切捨其州捨告酷切十抽一推唐令民二十成丁以下為推十推而取其一以為兵也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

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五州蘄黃
十九縣安六黃三蘄隨各
四又漢陽汉川屬沔州
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
部再換節臨荊及裏真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於
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圍陳西取汝薄東都王坐南
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
輸其南州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恒平物估賤斂貴出
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宻聽戶視姦究無所宿府中

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為法任馬爨
將慎將鍔將潛時馬爨掌幕府潛李伯潛也偕盡其力能薨贈右僕
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
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為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
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蘄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
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蘄安黃其惠未忘令余亦受
命有事於蔡而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令
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莫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

用辭乃序而詩之辭曰
太叔十三太宗十三子曹於第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
祖王畏蹇絕遷零王黎公傑嘗為黎國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
三王守名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
被明章武薦畯功蘇枯弱殭齦其姦猖以報於宗以昭
於王王亦有子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蹶陛陛實取實
似刻詩其碑為示無止

處州孔子廟碑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遍天下者惟社稷與孔
子為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弃乃其佐享非其專
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
以門人為配開元二十七年追諡孔子為文宣王南面而座以顏子配享自天子而
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弃以功孔
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名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
得常祀句龍弃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
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

於堯舜遠矣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繁鄴侯泌之子至官能以為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為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人皆圖之壁　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公羊高毛萇鄭玄伏勝高堂生等二十二人春秋行釋奠之禮而無孟荀韓董揚五人韓名嬰作詩傳　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為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歐陽氏曰釋奠釋菜祭之畧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菜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又其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令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着老嘆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春秋行事而已　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庳下神不以宇生師所處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誡用勸揭揭

元哲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羙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武元衡　丞相吉甫李吉甫　丞相絳李絳　名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惟弘正銜訓嗣事朝夕不怠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丕功弘正父廷玠大歷中為滄州刺史恒州李寶臣幽州朱滔連兵攻之廷玠固守朝廷嘉之遷洛州建中初魏博節度使田悅名廷玠為副蓋悅伯父承嗣與廷玠為從兄弟也悅慷逆謀廷玠規切甚力悅不能悛廷玠憤鬱病死維父子繼忠孝予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維時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閤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為駉駉必泮閟之詩四詩皆見魯頌使聲於其廟以侈魯靈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蓋寵銘之所以休寧田

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奉明命其可以辭謹案
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
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北平盧龍人故
為魏博諸將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
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季安承嗣孫緒
子季安卒子懷

諫自知軍務年十一以弘正為都知兵馬使時軍政決
於家僮蔣士則衆不附迎弘正於家弘正拒之不可 弘
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
比諸州故得用為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
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
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
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都水名璟襄州名延憚兵部即
延玠也璟長子守義即承嗣父
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狎於太寧燕盜以驚羣黨相維河
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咸順指令業業
魏土嬰兒戲兵吏戕愁毒莫保腰頸人曰田侯其德可
倚叫譟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束縛弓戈
考校度程提壜籍賦来復邦經帝欽良臣曰維錫予嗟
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於宗以降命書旌節有韜豹尾
神旗纛兕戟纛縣以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肖迨茲有
成祖考之敖帝曰俞哉維女忠孝予思乃父追秩夏卿
婉德娠賢梁國是榮田侯作廟相方視阯見於蓍龜祖
考咸喜暨暨田侯兩有文武記其外庸可作承輔咨汝
田侯勿亟勿遲覲饗式時爾祖爾思

表氏先廟碑 本傳滋字德深朗山人建初中黜陟使趙贊薦授試校書郎御史中

巫韋貞伯表為侍御史歷遷湖南觀察使封淮陽郡公

表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京南以旂節朝京師考之史表
滋以元和十一年朝京師留六日得壬子春分率宗親子屬用少牢
於三室既事退言曰嗚呼遠哉維世傳德襲訓集予乃
今有濟今祭既不薦金石音聲使工歌詩載烈象容歌詩
所以載其功烈象其形容其奚以飭稚昧於長久唯敬繫羊豕幸有
石祭儀云祭之日君韋牲入廟門麗於碑麗繫也如具著先人名跡因為詩
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然予不敢必屬篤古而達於詞

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人不獲命則謹條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歷漢魏晉拓拔魏周隋入國家以來高曾祖考所以劬躬壽後（謂覆燾其後人）委社於公之所以逢將承應者有概有詳而綴以詩其語曰周樹舜後陳陳公子有為大夫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為袁氏春秋世陳常壓於楚與中國相加尤疏袁氏猶班班見可譜常居陽夏（今亳州○音賈）陽夏至晉屬陳郡故號陳郡袁氏博士固申儒遏黃（漢儒轅固齊人竇太后好黃老言名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之）袁氏遂大顯連世有人終漢連魏晉分仕南北始居華陰為拓拔魏鴻臚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縣孝侯諱穎（新下或有安字穎或作頻）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溫去官居華陰武德九年以大耋薨始葬華州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政南州生當陽令諱倫於公為曾祖當陽生朝散大夫石州司馬諱知古司馬生贈工部尚書咸寧令諱燇是為皇考袁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為儒位止縣令石州用春秋持身治事為州司馬以終咸寧備學而貫以一文武隨用謀行功從出入有立不爵於朝比三世宜達而窒歸成後人數當於公公惟曾大父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大夫食歿祭在子孫唯將相能致備物世殫遠禮則益不及在慎德行業治圖功載名以待上可無細大無敢不敬畏無早夜無敢不思成於家進於外以立於朝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大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金吾大將軍由畢而鉅莫不官稱遂為宰相以贊辨章（史記曰便章百姓即平章也）仍持節將蜀滑襄荊滋於永貞元和間歷西川義成山南東道荊南節度使蜀謂西川滑謂義成襄謂山南東道荊謂荊南也略苞河山秩登祿富以有廟祀具如其志又垂顯刻以教無忘可謂大孝詩曰

袁自陳分初尚寒連越秦造漢博士發論司徒任德忍不鋦人（博士轅固司徒袁安也明帝時安為河南尹未嘗以贓罪鞫人嘗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鋦人聖世所不忍為左傳陳有轅濤塗又有袁僑漢有轅固轅豐又有袁安蓋兩姓也杜預謂袁僑濤塗四世孫不知何以至漢復出兩姓○按歐陽公集古錄漢三老袁良碑亦云濤塗立姓為袁蓋轅袁古字通

用袁盎又通作爰亦非別為一姓也收功厥後五公重尊安司徒湯太尉敞司空是逢司空阨太傅為五公晉氏於南來處華下鴻臚孝侯用適操捨南州勤治最不懈當陽耽經唯義之畏石州烈烈學專春秋懿哉咸寧不名一休趨難避成與時泛浮是生孝子天子之宰出把將符羣州承楷數以立廟祿以備罷由曾及考同堂異置栢版松楹其筵肆肆維袞之廟孝孫之為順勢即宜以諏以龜以平其巘屋牆持持孝孫來享來舞廟廷陟堂進室親登籩俎鉶肩臏胳禮記其牢禮記太牢則以牛左肩臂臏折九箇臏臂臑折也儀禮脾骼又兩胳膊肺設扃鼏胳脅也骼骨也四者皆所薦之羞。

臏奴報切又女朱切胳音粕骼音格其樽玄清降登受祚於慶爾成維曾維祖維考之施於汝孝嗣以報以祇凡我有今非本曷思刻詩牲繫維以告之

司勳員外孔君墓志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昭義軍滔州也在河東貞元間從史表戡為書記關里志孔戡孔子三十八世孫從史為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

甫為淮南節度使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即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於日南遂朝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當欲以命君

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元和郡國志河南府有河陰縣君於為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為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死貞元二十年昭義節度使李長榮卒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為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惟公無分寸私公苟留惟公之所欲為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祖如圭海州司戶贈工部員外郎父岑著作郎贈駕部員外郎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氏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殘音達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戢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為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烏氏廟碑銘

元和五年天子曰廬從史始立議用師於恒恒州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子承宗自為留後上欲革河北世襲之弊未授從史時為昭義節度使遭父喪因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說上請發本軍討承宗上許之乃陰與寇連奏謾兇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璀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為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即以其年營廟於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於第乙巳升於廟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列於姓苑在莒左傳昭二十三年莒子庚輿虐而好劍烏存率國人逐之在齊有餘枝鳴皆為大夫左傳襄二十四年齊烏餘以廩丘奔晉昭二十一年齊烏枝鳴以廩丘叛宋秦有獲為大官

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都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為
君長唐初察為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
為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為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
承玭字某烏氏自苕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
德以來始以武功為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
軍屬破奚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干捺祿山名可突干契丹勇將渤
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渤海王武藝出海濱至馬都山屠陷城邑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遏原豐石綿四百里深高皆
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千萬餘黑水室
韋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黑水室韋國名邊威益張其後與耿
仁智謀說史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
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
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積粟
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丁巳薨於華陰
告平里年若干即葬於其地二子大夫為長孝曰重元
為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厲
於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戎節制有壜墟數備
禮登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羞饗其
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克對無羞乃惟有人念昔平盧
為艱為瘥大夫承之危不弃義四方其平士有怠息來
覲來齋以饋黍稷

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
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
融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
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
禮海嶽尚稽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
也由是册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因
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
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
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

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陣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蔓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月令盲風至疾風也山海經符陽之山多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孔戣）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殿定也）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駭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腸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穊（穊稠也古愛切）○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陣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蔓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駭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腸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時公又固往不懌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廉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

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於旁帝命南伯吏惰不飭自今公明用享錫祐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隊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姬姓以國氏唐叔虞之後曲沃桓叔之子萬食邑於韓其先有自頼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為陳之太康今屬河南開封府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為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文一作校衆推以為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為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凡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皆德宗年號為宣武軍帥有汴宋亳頼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劉玄佐消州匡城人起永平牙將建中初為宋亳節度使破李納又敗李希烈加汴宋節度使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侃侃自將不縱為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舅皆自以為不及司徒卒去為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八年玄佐卒朝議欲用吳湊衆亂擁其子士寧代為使九年軍又亂逐士寧以副使李萬榮為節度使弘出為宋州南城將汴卒復叛萬榮劉逸淮撫之萬榮病死鄧惟恭廢其子廼朝議用董晉晉薨於鎮已而劉逸淮領之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為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之於天子天子以為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為宣武軍節度使弘事逸淮為都知兵馬使逸淮死汴卒懷主佐之惠以弘長厚表請為留後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盖逸淮已死而少誠不知猶來求援其使者遂以啗逸淮者語弘而弘誅之啗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

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
自吾輩殺五亂於汴者吾苗嫪而髮櫛之幾盡淮南子云聖人之用兵也櫛髮嫪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慴命劉
鍔以其卒三百人待命於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為
功并斬之以狗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
年莫敢有譁呶叫號於城郭者李師古作言起事師古為平
盧淄青節度使屯兵於曹以嚇滑師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
越吾界而為盜耶有以相待無為空言滑師告急師或作帥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鑑 卷三十六
滑衛節度名義成渾時姚南仲為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翦
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應
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鞾材遺師古鞾與
鞋同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
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
師道師古之弟時師古已卒師道代之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
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
之成德節度使王承宗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
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
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過北
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
以濟諸軍卒擒蔡姦三千淮西碑作二千於是以公為侍中元和十二
年錄平淮西功加弘檢校司徒兼侍中封許國公而以公武為廊坊丹延節度
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
寇乞降鄆部既平曹鄆即師道所統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
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為仁臣
為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五十或作七十他錦紈綺繢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廐錢以貫數
者尚餘百萬綃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
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
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
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免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
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穆宗也公為冢宰又
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

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為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按舊史實賜米千石）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于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為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為已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鈎謗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為將疆土相望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於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長慶二年汴州逐節度李愿立牙將李介為留後充自義成節度使徙宣武汴州監軍斬介降充詔加檢校司空自唐以來莫與為比公之為治嚴不為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為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為輕重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犚（犚狂犬也自劉元亂伍死汴州五）將得其人衆乃一愒（愒息也與憩同詩不尚愒焉）其人為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狼養以雨風桑穀畜張厥壤大豐貢元元孫（憲宗貞元皇帝之孫）命正我宇公為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壖盜連為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為帝督姦察其嚬呻與其睕眴睕眴眩也又目動貌淮南子視焉無眴邪視也左顧失視右顧而跽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成德鎮）幽都（幽州）孰陪孰扶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千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絶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俟人莫敢扳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鱷魚文　潮惡谿有鱷魚食民產且盡愈至數日令其屬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其夕有暴風震雷起湫水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州無鱷魚患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獨刀（獨初朔切）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揅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睨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麋麚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伻伻（悉抗切）睍睍（吳典切）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倣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七目録

唐

柳宗元

獻平淮夷雅表

駁復讐議

晉文公問守原議

與太學諸生書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段太尉逸事狀

封建論

守道論

南府君睢陽廟碑

箕子碑

陸文通先生墓表

裴墀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邠寧進奏院記

監祭使壁記

興州江運記

劒門銘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七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柳宗元 字子厚其先河東人後徙於吳貞元中第進士為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坐貶永州徙柳州卒

獻平淮夷雅表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聖恩寬宥命守遐壤元和十年三月懷印曳紱有社有人臣宗元誠感誠荷頓首頓首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所與讓因伏自忖度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況今已無事思報國恩獨惟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罕及然徵于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皆小雅命官分土則崧高韓奕皆大雅烝人本作烝民避唐諱也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皆小雅鉦鼓炳耀鉦鼓鐘鼓聲溫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平夏州永貞元年憲宗即位楊惠琳反元和元年張承全靳惠琳夷劒南元和元年命將討誅劉闢取江東元和二年誅李錡定河北元和十年王承宗降今又發自天衷克翦淮右元和九年克蔡州吳元濟伏誅而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踊伏以朝多

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尹吉甫所作常武召穆公所作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昧死再拜以獻臣宗元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駁復讐議 天后時徐元慶復讐議者欲捨其罪左拾遺陳子昂議元慶宜伏國法然後旌其閭墓時韙其言宗元駁之時韙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韜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師韜為御史元慶變姓名於驛家傭力久之師韜舍亭下元慶手刃之自囚詣官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

而程其罰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體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禮記父之讐不與共戴天又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勿與共天下也處心積慮以衝讐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陵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相讐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讐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脇弱而已其非經背理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讐之又安得親親相讐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謂罪不當誅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復讐不除害一往一來曰推刃不除害謂取讐身而已不得兼讐子今若取之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讐而忘禮不愛死義也元慶既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禮而聞道者也夫達禮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讐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晉文公問守原議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

田陽樊不服圍之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原又不降命去之退一舍而原降晉侯問原守于寺人敦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餐從徑餒而勿食故使處原晉文公既受原于王難其守問寺人敦鞮（敦音勃鞮音低）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于朝而私議于宮不博謀于卿相而獨謀于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于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啟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景監素孝公寵臣衛鞅因景監以見孝公弘石得以殺望之（宣帝宦官弘恭石顯譖蕭望之）始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諸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為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于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為道州僕時通籍光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為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既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于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于天子休命旣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

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于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於司馬門外聞之于抱關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震朴不寧不意古道復形于今僕嘗讀李元禮碑叙夜傳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年不可覩聞乃今日聞而覩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始僕少時常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鬬訟者有凌傲長上而誶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于衆人者無幾耳僕聞之恟駭怛悸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為是啥啥也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跼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剌歟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窮時之榮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明效所

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為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鬬訟者有凌傲長上而誶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于衆人者無幾耳僕聞之恟駭怛悸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為是啥啥也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跼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剌歟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窮時之榮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下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容善僞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謂薛約也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為言謂陽公過于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荀子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彼一聖兩賢人繼為大儒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俞跗扁鵲古良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于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為已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最此良志俾為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柳宗元白太學生得

書守闕下數日為吏遮止不得上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新史年表云中立潭州刺史彪之孫

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来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名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余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来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于羣目以名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遺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来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薦搢也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来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已陳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来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訣之徒

直見愛甚故煞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奏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我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吝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奥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孟荀以暢其氣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

于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

與韓愈論史官書　見愈書藁乃與愈書　元和八年愈為史館脩撰劉秀才作書勉之愈答書宗元

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　劉秀才武云名軻　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吉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　愈答劉秀才書云宰相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猥言之工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慮令就功役也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

美食安坐行呼喝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

范曄刑衆家後漢書以謀反族誅　司馬遷觸天子喜怒　司馬遷作史記遷盛稱李陵武帝以遷欲沮貳師下之蠶室　班固不檢下　班固作前漢書固僕罵洛陽令种競競怒以事捕固固死獄中　崔浩沽其直以鬬暴虜　崔浩作魏史立碑以彰直筆衆譜于魏太武帝破誅皆非申道左丘明以疾盲出于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　以上皆愈書所稱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不可不畏懼故宗元駁之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記傳之耶　愈書云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踵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記而傳之耶　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忘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墮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決必不沉沒者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　書又云聖唐大夫事皆磊落軒天地決不沉沒　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感然後為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慷慨自為正直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　書又云行且謀引去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段太尉逸事狀　段太尉名秀實字成公此狀一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涇州屬平涼府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郭子儀為河中節度使河中蒲中也王子暐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暐子儀第三子寓軍邠州屬西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足椎釜鬲擊折人手足段太尉命取暐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固怙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慈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侯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暐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暐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弊者一人持馬至暐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暐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暐再拜曰公幸教暐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大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卧軍中暐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謀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謀謀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饑死無以償即

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異使人求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且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責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賴賴赤土也人且饑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責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祿耶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牽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封建論　唐興疏屬畢王至太宗時名臣共論封建事子厚深探其本據古驗今反覆論之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揚雄賦枳棘之榛榛鹿豕狉狉狉音貌人不能搏噬

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則其爭又有大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禮記十國以為連有帥則其爭又有大

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鮑昭賦竟瓜剖而豆分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左傳管仲對楚子曰賜我先君履揚雄賦滇若天星之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魯武公以二子括與戲見宣王王立戲仲山甫諫不聽後魯人放戲而立括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左傳宣公三年楚子觀兵於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桓公五年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射王中肩王亦觀兵射王中肩者有之左傳戎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春秋隱公七年趙鞅殺萇弘天下乖亂遂判為十二謂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闔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狥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高帝被圍平城七日病流矢高帝擊黥布為流矢所中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

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脩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漢書文帝召田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叔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後召以為雲中太守）得魏尚於馮唐（漢文帝因馮唐白魏尚功後以為雲中守）聞黃霸之明審治為天下第一（覩汲黯之簡靖黯為淮陽太守治民好清淨）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藁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

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

也

守道論　左傳昭公二十年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曰昔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敢進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未有守官而失道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是固非聖人之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合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左傳杜預注云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周禮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殷衆士輔府史庶人在官者陪臺者亦謂臣也是道之所由也則又觀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扑梏拳斬殺之慘周禮上罪梏拳而桎梏手械拳兩手共械○拳居悚居玉二切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於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矢人者不為不仁函人者不為仁率其職思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且夫官所以行

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南府君睢陽廟碑　并序

急病讓夷義之先　國語臧文仲曰賢者急病讓夷夷平也　圖國忘死貞之大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陽所以不階王命橫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天與奉勇神資機智藝窮百中

豪出千人不遇興詞聳尨眉之都尉　漢武帝至郎者見之對曰臣姓顏名駟三葉不遇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數奇一郎鬚眉皓白問漢李廣猱臂善射武帝以李廣數奇不令當單于注言廣命奇隻不偶也○奇居宜切　天寶末寇劇憑陵隳突河華天旋虓斗極之位地圮積狐狸之穴親賢在庭子駿陳蓽以佐命　謂陳希烈等漢劉敞字子駿佐王莽為國師　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　謂哥舒翰等晉王衍為石勒所破勒稱尊號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訏謀大同　訏大也說文云齊楚謂信曰訏　誓旅以過橫潰裂裳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至柱厲不知而死難　列子柱厲叔事荅叔公自以為不知已去之海上及公有難乃往死之曰以愧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　狼瞫見黜而奔師　左傳文公二年狼瞫為右先軫黜之狼瞫怒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忠謀朗然萬夫齊力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校同強入守而百雉齊固　城三堵為雉　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厥通南北之奏復拔我義類扼於睢陽前後捕斬要遮　要遮同　凶氣連沮漢兵已絕守疏勒而彌堅　後漢耿恭　據疏勒匈奴擁絕澗水救兵不至車師復叛恭守彌篤穿井而得水　虜騎雖強頓盱貽而不進　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魏主攻盱貽輔國將軍臧質堅守三旬不拔賊徒乃棄疾于我悉衆合圍枝雖窮于九攻　呂氏春秋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志益專于三板　史記智伯率韓魏攻趙晉陽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沒者三板　偪陽懸布之勁　左傳襄公十年晉伐偪陽主人懸布秦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懸之蘇而復上者三　汧城鑿穴之奇　潘岳馬汧督誄晉元康六年氏羌反時馬敦守汧城羣氏四面攻城中鑿穴而處氏又掘地之敦以熾火熏之潛氏殲焉卒全汧城地攻鄭師之大臨　臨哭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國人大臨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　左傳宣公十五年楚子圍宋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

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諸侯環頴而莫救（唐張巡傳時賀蘭進明屯臨淮許叔冀尚衡次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國命阻絕而無歸（張巡傳當此時王命不復通巡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之人盡泣）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強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衆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敝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曰敝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即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憯無哀之賦左傳定公四年申包胥如秦乞師哀公爲賦無衣九頓首而坐）自離楚野（楚辭九歌國殤篇云帶長劒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傳（樊之歎歎息後漢傳燮爲漢陽太守賊欲送樊歸鄉里樊歎曰吾行何之遂戰沒）有周苛之慷慨（漢高祖使周苛守滎陽項羽生得苛苛罵羽羽烹之）聞義能徙（果其初心賊欲降齊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烈士抗詞痛藏洪之同日（後漢袁紹執藏洪殺之陳邈曰寧與藏洪同日死遂見殺見者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直臣致憤惜蔡（梁武帝天監三年魏兵圍義陽蔡道恭禦之相持百餘日道恭病卒詔曹景宗救援景宗不進義陽遂陷任昉彈景宗曰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朝廷加贈特進楊州都督定功爲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襁褓皆受顯秩賜之土田葬刻鮑信之形（魏初平二年鮑信擊黃巾戰死求尸不能得乃刻木爲信狀祭而哭焉）陵圖龐德之狀（魏龐德與關羽戰敗不降爲羽所殺魏帝令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于禁降伏之狀）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越語勾踐棲于會稽乃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羽林守孤知孝武之志（前漢百官表武帝時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舉門闕于周典（周禮司門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徵印綬于漢儀（王猛以光寵錫斯備於戲睢陽之事不惟以能死爲勇善守爲功所以出奇以恥敵立憧以怒寇（憧勇也勤謹二音）俾其專力于東南而去備于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爲克敵之日世徒知力保于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公諱霽雲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爲婺州別駕賜緋魚袋歷施浩（音浮二州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懼祠宇久遠德音不形願斷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于貞行乎

外者貫于義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
亦宜乎廟貌斯存碑記攸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
後漢温序為隗囂將所執不降而死光武命送喪到洛
陽城旁為冢地長子壽為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
思鄉里壽即棄官乞歸葬帝許之 麒麟閣中即圖之詞可繼前漢趙充
國以功德畫未央宮至成帝時西羌有警上思將帥之臣召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銘曰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見危授命漢寵死事周
崇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東護
吳楚西臨周鄭婪婪羣凶害氣彌盛長蛇封豕 封大也 踴
躍不定屹彼雎陽制其要領橫潰不流疾風斯勁梯衝
外舞缶穴中偵 賊攻雎陽城巡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鐵籠盛火焚之按木鈎之一穴中出木柱之一穴中出鐵籠盛火焚之按氏攻汧城鑿地道焉馬敦命穴坑竣壅竇壺鐳瓶甑以偵之將穿響作因以火熏之偵伺也○五正切 鉗馬非艱 公羊傳宣公十五年鉗馬而秣之 斫
骸猶競 華元告司馬子反曰斫骸以爨 浩浩烈士不聞齊師兵食殲焉
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接軀無告噬指而歸力
窮就執猶抗其辭圭璧可碎堅貞不虧寇力東盡兇威
西恣孤城既拔渠魁受戮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
固由我而覆江漢淮湖羣生感育俾馬勳烈軌與齊躅
天子震悼陟是元功旌褒有嘉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禮
視三公建茲祠宇式是形容壯牢伊碩黍稷伊豐虔虔
孝嗣望慕無窮刊碑河滸萬古英風

箕子碑 箕子名胥餘食采于箕故曰箕子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
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
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
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
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七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
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
囚奴 周書囚奴正士正士謂箕子也 昏而無邪瀆而不息故在易曰箕
子之明夷正蒙難也 明夷卦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夷傷也取日入地中明夷之義也
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
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
人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

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漢書地理志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孝是大道蘇于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虖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厄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于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用蕃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汙明哲在躬不陋為奴冲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陸文通先生墓表　文通先生名淳字元沖避憲宗諱改名質子厚此表作于邠州○按質附韋執誼王叔文為給事中故唐書與執誼叔文同傳宗元自與質善特為褒美然史亦稱其能文聖人書通于後世其功蓋不可泯也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為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左氏公羊穀梁三傳故有邹氏夾氏凡五家秉觚牘焦思慮以為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狠怒以辭氣相擊排昌沒者其為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黨枯竹即竹簡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劉向受穀梁春秋其于歆見左氏傳大好數以難向向不能答君臣詆恃者後漢陳元疏曰陛下知丘明親受孔子而公穀傳于後學故立左氏博士論者沈溺所習玩舊聞左氏孤學少與遂為墨家所排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與其師友天水唆助趙匡匡字伯淳趙州人助字叔佐河東人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某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于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為春秋集注十篇辯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生人為主以堯舜為的包羅旁睨封禪書旁睨四窴○睨步角切膠轇下上膠轇驅馳也而不出

于正其法以文武為首以周公為冀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為巨儒用是為天子爭臣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質佐淮南節度陳少遊幕府少遊薦之授左拾遺自給事中為太子侍讀剌二州守人知仁質歷台信二州剌史永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為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祚而理憲宗即位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于京師某月日葬于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于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覩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為能文聖人之書通於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

裴墐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于厚嘗為墐誌其墓集禮藏之南園孟如序所言云　碣謂其撰崇豐二陵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車　開元禮一百五十卷獨無國恤篇　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

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　左傳隱公元年預凶事非禮也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樵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間　永貞順宗年號元和憲宗年號天禍仍遘自崇陵至於豐陵　德宗葬崇陵順宗葬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　杜黃裳由太常相天下連為禮儀使擇其條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墐以太常丞隴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秘器象物之宜　攢積木以殯也秘器作棺象物塗車芻靈之屬外之則復土斥土因山之制　漢文紀張武為復土將軍穿壙下棺斥開也開土地為冢壙又文帝贊因其山不起墳上之則顧命典冊與文物以受萬國下之則制服節文頒憲則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禮無不備且苞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剔剪截而畢得其中顧問闕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復於上辨列於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之於太常書

閔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昔韋玄成　韋孟五世孫玄成　鄭玄以箋注師漢而禪廟之制卒正於玄成

代之儀卒集於小同鄭玄孫名小同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賈誼孫名嘉盧植以儒學用而諶為祭法盧植五世孫諶舊史咸以為榮今裴氏太尉公以禮匡義嗣壎之高祖裝行儉侍中公以禮議封禪曾祖光庭祠部公以禮承大事祖稹遷祠部員外郎大理公以禮輔東宮父儼大理卿而壎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克其闕其為愛禮近古也源遠乎哉壎字封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儼四子堅壎填塤皆有文學大理之兄正平節公稹子倩字容卿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正令相國郇公倩子均字若齊郇公以孝友勤勞揚於家邦遊其門其宗子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

若聞韶濩入其廟如至鄒魯恩溢乎九族禮儀乎他門則封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弟歟成書也其本於忠敬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取榮於史氏也果矣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宗直于厚之從弟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為史記迄於今交錯相糺即糾字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

國策春秋後語晉孔衍以戰國策所書為未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同異號春秋後語顧本右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文者寵之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駕墮愈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計磔裂擴摭之石切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羣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琮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敘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辨論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紀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壞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為學者之端耶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為是書吾嘉而敘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傑宗直也故刪取其敘繫於左以為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

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迄於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脩其書拔其尤者克於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黙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其叙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貞元間德宗年號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浹於漢氏與之相準於是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為四十卷

嶺南節度使饗重堂記

唐制嶺南為五府謂廣州安南桂管邕管容管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於節度使馬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流求東夷訶陵南蠻也西抵大夏康居大夏康居西域二國名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舶使馬內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稽左傳僖公二十七年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之官又吳語擁鐸拱稽拱執也稽計也時聽教命外之羈屬萬里以譯言贄寶歲帥

貢職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廣州故嶺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賦有牲牢饔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旋勤歸以羣力一心於是治也閉閎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克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元和八年御史大夫扶風郡公馬總為嶺南節度使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脩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隅其位公北向賦衆南向奏部伎於其西視泉池於其東隅與庫側庭廡下陋日未及晡則赫炎當目汗注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於外墨儀形不稱公於是始作其制為堂南面橫八楹從十楹鄉之宴位仡為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濬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

於新堂幢牙旂纛幢幡牙牙旗纛羽幢金節析羽旂旗旗旋周禮山國用虎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又軍吏載旗百官載旗又熊虎為旗鳥隼為旗全羽為旌析羽為旌咸軍使肅上賓延羣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弁棠罰衣弁草飾於下鼓以鼛晉周禮鼛鼓長八尺晉鼓長六尺六寸金以鐸錞公與監

也書島夷卉服罽毳類織毛謂之罽胡夷蜜蠻雕肝就列者千人以上釿鼎體節釿盛美之器體謂全體節支節也燔烝胾大臠曰胾側吏切炙之夜切羽鱗貍互之物周禮鼈物鼈鼈之屬貍伏於泥中者沉泛醍盎之齊周禮酒正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沉齊○醍他禮切盎於浪切

釿齊才詣切釿均飫于卒士與王之舞謂七德舞九功舞之類服夷之伎唐有西涼伎天竺伎龜茲伎安國伎疏勒伎康國伎之類撰擊吹鼓之音撰先結切吹尺瑞切飛騰幻怪之容寰觀于遠邇禮成樂遍以叙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嶺南節度兼五府討擊使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左傳宣公三年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饑色霍去病為侍中責不省士其從軍上為遣太官齎數

十乘既還重車餘棗梁肉而士有饑色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訪於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某讓不獲乃刻於茲石

邠寧進奏院記

凡諸侯述職之禮必有棟宇建於京師朝覲為脩容之地會計為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其在漢制則皆邸以奉朝請邸朝宿之舍在京師者漢律春曰朝秋曰請唐興因之則皆院以備進奏政以之成禮於是具由舊章也皇帝宅位十一載悼邊氓之未乂惡兇虜之猶阻博求羣臣以朗寧王張公為能張獻甫張獻甫俾其建節剖符守股肱之郡統爪牙之職董制三軍撫柔萬人乃新斯院弘我舊制高其閈閎壯其門閭以奉王制以脩古典至敬也以尊朝覲以率貢職至忠也執忠與敬臣道畢矣公嘗鳴珮執玉展禮天朝又嘗伐叛獲醜獻功魏闕其餘歸時事脩常職實屬受辭而來使旅賁奉章而上謁稽疑於大宰質政於有司下及奔走之臣傳遽之役川流環運

以達教令大凡展采於中都率由是焉唐史獻甫以軍中監從河中節度使賈耽討功誠光祿卿殿從渾瑊討梁崇義有勞德宗西幸又李懷光叛吐蕃盜邊獻甫領禁兵戍咸陽累年兵農悅安故領斯院者必獲歷閽闥登太清仰萬乘之威而通內外之事王宮九閽而不閒九閽天門九重也轅門十舍而如近斯乃軍府之要樞邠寧之能政也惟公端明而厚溫裕而肅宏略特出大志高邁施德下邑而黎人咸懷設險西陲而戎虜伏息獻甫斷選巖要地築烽堡請復鹽州及洪門洛原鎮屯兵詰可遂遣兵馬使魏光遂吐蕃築鹽夏二城虜衆畏不敢入

寇茂功溢於太常盛烈動於人聽則斯院之設乃他政之末者也贊公於他政之末故詞不周德稱公於天子之都故禮不稱位斯古道也貞元十二年十月六日河東柳宗元為記

監祭使壁記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漢以侍御史監祠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實應中肅宗年號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於有司以謹百事太常脩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於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粢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于庖厨鐘鼓笙竽琴瑟戛擊之樂簨簴縿兆之數縣鼓者橫曰簨縱曰簴縿謂舞者行列連綴兆謂位外之營兆必具於庭內樽彝罍洗音蘇俎豆酸聲之器必絜於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咸引數其實設簨扑於堂下以脩官刑而

羣吏莫敢不備物羅奏牘於几上以嚴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於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於王府服器之脩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宮御廩之實穀梁桓十四年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　畢備而聽命焉舊以監察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缺予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於時者必復於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為記求簿書得為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興州江運記

江嘉陵江也在漢中府鳳縣北

御史大夫嚴公牧於梁貞元十五年興州刺史嚴礪兼御史大夫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五年嗣天子順宗也舉周漢進律增秩之典王制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律法也謂法度諸事如上公九命冕服九章建常九旂之等是也漢書宣帝時二千石有治理效課增秩賜金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耋老童孺填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密以刋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居歲備享陣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曰吾嘗為興州凡其土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抵于成州過栗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為害顛踣騰藉踣音蓋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填谷委山馬牛羣畜相藉物故饟夫畢力野饋曰饟○音運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屬鞏昌府可以稟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於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即山僦功由是轉巨石仆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醯摧其堅剛化為灰燼畚鍤之下易甚朽壤新史地理志興州長舉縣元和中節度使嚴礪

自縣而西疏嘉陵江二百里焚巨石沃醯以碎之通溝以饋成州成兵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既遠淡為安流烝徒謳歌詩烝徒楫之烝衆也枕臥而至成人無虞專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殫饑饉昏札左傳昭公十九年注天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死徒克路賴公節用愛人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尨俗剽也尨雜嗜為寇亂用永憲於後祀

劍門銘 并序○一統志大劍山在四川劍州張載劍閣記即此又名劍門山

皇帝元年八月帥喪衆暴永貞元年八月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皐卒羣疑不制妖孽煽行怙恃富强淫天阻兵左傳阻兵安忍皐既卒度支副使劉闢自為留後詔諸將徽旌節時帝即位欲靜鎮四方即拜檢校工部尚書西川節度使闢益驁悉吐不臣語求統三川攻陷他部北包劍門闢欲以所善盧文若節度東川即以兵取梓州憑負丘陵以張驁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謂雷霆之誅莫已加也惟梁守臣禮部尚書嚴公蜀為古梁州之地故謂嚴礪為梁守臣毅信讓敦尚儒學揖揚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於人者行之堅剪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昔之為國者惟水事為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左傳昭公元年臺駘宣汾洮障大澤帝用嘉之封諸汾川禮記祭法篇冥勤其官而水死西門遺利史起興歎惡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白圭墾鄴孟子不與公能秉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謁工勒而存之

節度使嚴礪同討闢推仁仗信不待司使而人致其命立義抗憤不待喋血而士一其心悉師出次祇俟明詔凡諸侯之師必出于是儲偫饗餼（偫直里切）取其豐穰乃遣前軍嚴秦奉揚王誅誕告南土十一月右師逾利州蹈寇地乘山斬虜以遏奔衝左師出於劒門大棟頑罷諭引劼脅蟻潰鼠駭險無以固收奪利地以須王師（礪命嚴秦自漢原至神泉凡數十合下劒門覆盪口收劒州破契丹命稗將可提彌珠斬虜之特將文貽德）封剣腎腸（封刺也剣剖也）振拔根柢俾無以肆毒用集我勳力贊鼓一振（周禮以贊鼓鼓軍）取其渠魁以為大戮（大戮謂誅九月崇文克成鄜捦闢送長安）由公忠勇憤悱授任堅明謀猷弘長用能啓闢險阨夷為大塗消沮害氣對孚天意帝用休嘉議功居首增秩師長（傳云劉闢反以礪儲備有素檢校尚書左僕射）進為大藩宅是南服（十月以礪為東川節度）將校羣吏願刊山石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井絡坤根（蜀在星分野為井絡在卦為坤雒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為井絡）時惟外區（張載劒閣銘云剏茲狹隘土之外區外區謂在區域之外）界山為門環於蜀都叢險積貨混并羌髽（書牧誓及庸蜀羌髽微盧彭濮人八國皆戎狄屬羌在西蜀髽在巴蜀○髽音牙）狂猾窺隙猃狁嘯呼（猃狁犬吠聲楚詞猛犬猃狁○猃魚斤切）憑據勢勝厚其兇徒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馴害及巴渝（巳渝在唐屬劒南道）乃出王旅乃咨列嶽牧臣司梁（即嚴礪）當其要束器備攸積糗糧是蓄（書費誓峙乃糗糧糗糧乾飯）人無增賦師以饒足喋血誓士玄機在握分命貔貅陳為掎角（左傳譬如捕鹿晉人）之諸戎角之掎偏引也○居綺切）右逾岷山左直劒門攻出九地（孫子云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乎九天之上）上披重雲攀天蹈空夷視阻艱破裂層壘殄殲羣頑內獲固閑（左傳亦聊以固吾閑也）外臨平原天兵徐驅卒桑嘽嘽（詩王旅嘽嘽衆也○嘽他丹切）大憝囚殘（大憝謂酮也○憝徒對切）戎夏咸歡帝圖厥功惟梁是先開國進位南服于藩邦之清夷人以完安銘功鑒亂永代是觀

按宋臣歐陽脩曰唐有天下文章無慮三變太祖太宗時仍江左餘風則王楊為之伯明皇好經術崇雅黜浮則燕許擅其宗大歷貞元間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翺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周漢完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今於燕許諸家各存一二以備當時之體其他雕琢藻繪窮妍盡致之作則載入別集而韓愈之文采錄為獨多昔愈集言文者貫道之器而宋儒亦稱愈為因文見道者蓋

自愈以後士始知以道德仁義爲文章之旨歸易詩書禮春秋爲文章之根柢典論翰與湜皆受其陶冶而成即宗元且力與角而卒莫出其範圍也要之宗元視愈伯仲之間而翰與湜之徒若附庸焉有唐一代之文源流正變不外是矣

校總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學正臣吳垣
謄録監生臣劉廷勳

欽定四庫全書卷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鑑卷三十八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鑑卷三十八目錄

唐

白居易

初授拾遺獻書

授孔戣右散騎常侍制

授鄭覃給事中制

元稹

獻事表

論諫職表

與韓愈書

劉禹錫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李翺

論事疏四篇

復性書

平賦書序
上宰相書
答進士朱載言書
楊烈婦傳
高愍女碑
田弘正
謝賜節鉞表
呂溫
功臣恕死議
張荊州畫贊
皇甫湜
論進奉書
故吏部侍郎昌黎韓先生墓誌銘并序
舒元輿
上論貢士書
李漢

韓愈文集序
歐陽詹
太學張博士講禮記記

御選古文淵鑑卷三十八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古編注

唐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太原人徙下邽貞元中進士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卒贈尚書右僕射

初授拾遺獻書

臣謹按六典唐六典三十卷唐明皇撰列職司官佐叙其秩品以擬周禮左右拾遺從八品所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唐百官志左拾遺從八品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上不忍負恩下不忍負心也夫位未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由是而言豈小臣愚劣昧懦所宜居之哉況臣本鄉里監儒府縣走吏本傳元和元年對制策乙等調盩厔尉委心泥滓絶望烟霄豈意聖慈擢居近職元年召入翰林為學士每宴飲無不先及每慶賜無不先霑中廐之馬代其勞內厨之饍給其食朝憩夕惕已逾半年塵曠漸深憂愧彌劇未申微効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以來僅經十日食不知味寢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耳今陛下肇建皇極初受鴻名元和三年羣臣上憲宗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夙夜憂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舉一事無不合於道便於時故天下之心顒顒然日有望於太平也然而令而後萬一事有不便於時者陛下豈不欲聞之乎萬一政有不合於道者陛下豈不欲革之乎倘陛下言動之際詔令之間小有遺闕稍關損益臣必密陳所見潛獻所聞但在聖心裁斷而已臣又職在中禁不同外司欲竭愚衷合先陳露伏希天鑒深察赤誠無任感恩欲報懇款屏

營之至謹言

授孔戣右散騎常侍制

孔戣字君嚴登進士第
夫歷嶺南節度使敬宗憲宗元和初為諫議大
為吏部侍郎改右散騎常侍

勅昔齊桓公心體懈墮則隰朋侍公問誰可繼仲父者仲曰隰朋可　漢成帝親重儒術則劉向從本傳成帝即位顯以故九卿名拜郎中使遷光祿大夫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今之常侍是其任矣中吾選者莫匪正人大中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孔戣言行謹直風操端莊肅然之臣來諫諍之道也可行給事中散官勳如故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元和初舉制科對策第一拜右拾遺後為相三月而罷以武昌節度使卒

獻事表稹為拾遺時自以職諫諍不得數名見乃上疏云

臣聞理亂之始各有萌象二者無門在君上啓之而已所謂萌象豈有他哉容直言廣視聽躬勤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者不敢蔽疏遠之臣庶此理之象也此而不理萬無一焉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柢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者決事於深宮之中羣臣莫得參籌畫此亂之萌也此而不亂亦萬無一焉是以古者人君即位之始萌象未見之時必有狂直敢言之士柢

忌諱獻危言在上者苟或寬而容之激而進之則天下之君子望風而悅曰彼之狂而猶容於上上之人其欲來天下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擇利而言曰彼之直可以得幸於上吾將直言以徼利可也錄是天下之賢不肖各以所忠貢言於上上下之志霈然而通得失之情幽遠必達合天下之智理萬物之心人人樂得其所戴其上如赤子之親慈母也雖欲誘之為亂其可得乎臣故曰容直言廣視聽而不理者萬無一焉及夫進計者入而不出直言者戮而不容則天下之君子自謀於心曰與其言且不用而身為戮吾寧危行言遜以保其終乎其小人擇利而言曰君之所惡者拂心逆耳之言也吾將苟順是非以事之可也錄是進見者格而不內言事者寢而不聞若此則十步之事不得見也朝廷之情不得聞也而況於天下之大四方之遠乎故曰聾瞽之君非無耳目也蓋左右前後者屏蔽之不使視聽爾此而不亂其可得哉昔太宗文皇初即位時天下之大莫有諫者唯孫伏伽嘗以小事特諫於上貞觀元年太宗嘗馬射伏伽上書諫文皇帝大悅厚賜田宅以勉之自是言事者惟懼乎言不直諫不極不能激文皇之盛意曾不以觸龍鱗韓非傳龍喉下有逆鱗徑尺人主亦有逆鱗犯忌諱為不可矣奚之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於是房杜王魏之徒房喬杜如晦王珪魏徵議可否於前天下四方之人言得失於外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豈文皇獨運聰明於上哉蓋亦羣下各盡其言以宣揚發暢於天下也且夫樂全安而惡戮辱古今之情一也豈獨文皇樂之人輕犯忌諱而好戮辱哉蓋文皇激而進之之功也喜順從而怒謇犯亦古今之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耳而怒從心哉蓋以順從之利輕而危亡之禍大無窮之業重而奉已之事徼思為子孫垂不朽建永安之計也為後嗣者其可順一朝之意而輕用文皇之天下乎累聖傳序於今垂二百年矣莫不率繇斯道致俗和平況陛下以上聖之資紹復前統即位之日天下維新罪叔文之徒而凶邪之黨散順宗永貞元年憲宗立即貶王叔文渝州司戶其黨韓泰等皆

貶
懸惠琳之首而悖亂之氣消韓惠琳全義入朝以其甥楊全義無功驕蹇不遜直令致仕惠琳為留後杜黃裳以兵反衙將張承金討斬之傳首京師琳勒發承光之詐而假威之孽除反焦陂之田而蒸庶之情感其餘滌瑕綏死薄賦恤人賜帛耆年旌閭孝悌修廢學建義倉莫不曲被殊私覃於有截覃及也商頌長發篇九有有截齊一來歸也斯皆陛下

上法堯舜近法太宗致理之萌形見者數十豈臣庸劣一二能明然而下臣竊復孜孜咄咄咄嗟咨語也有所未決者獨以陛下即位已來既周歲矣百辟卿士至於天下四方之人曾未有獻一計進一言受陛下伏伽之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未有奏一封執一諫受陛下激而進之之勸者設諫鼓置匭函匭匣也武后始置四匭於朝堂上表者投之曾未聞雪一冤決一事明陛下無幽不察之意者若臣等備位諫列名為供奉官曠日彌年不得名見每就列位屏氣鞠躬不敢仰視又安暇議得失獻可否哉供奉官尚爾又況於踈遠之臣庶雖有特達不羣之智思欲自効其路何階遂使凡今之人以諫鼓匭函為虛器謂拾遺補闕為冗員臣竊思之以陛下之睿博弘深勵精求理豈或入而不出言而不用哉蓋羣下因循不能有所發明之罪也且臣思之今之備名承顧問者獨一二執政而已每一對敭揚同不及俄頃之間議天下之事臣竊料之恭承聖問仰謝罷光之不暇又安暇陳理亂議教化哉其餘瑣瑣有司或時一名見言簿書之出入計錢穀之登降不暇又安足置牙齒間臣竊惟陛下以景命維新之初何如貞觀致理之後當貞觀致理之後以房杜王魏匡輔之智而猶上封進計者薦至獻可替否者日聞今陛下當致理之初在四方多虞之日然而言事進計者終歲無一人豈非羣下因循竊位之罪乎若臣稹者稟性駑鈍昧然無識然以陛下臨御之始首陛下策賢之科元和元年稹應制舉居第一擢授諫司恩萬常品若復默默與在位者處則臣莫大之罪亦萬於常品矣輒敢冒昧殊死條奏十事於後一曰敕太子以崇邦本二曰任諸王以固磐石三曰出宮人以消水旱四曰嫁諸女

以遂人倫五曰無時名宰相以講庶政六曰序次對百辟以廣聰明七曰復正衙奏事以示朝親（德宗貞元十八年罷正衙奏事）八曰許方幅糾彈以懾奸佞九曰禁非時貢獻以絶誅求十曰省出入畋遊以防銜橛凡此十者設使言之而是而見用非臣之福也天下之福也苟或言之而非非而見罪乃臣之分也亦臣之願也

論諫職表

臣某言臣聞先王之制禄也居其位不行其職者誅是以上無虛受下不隱情臣竊觀今時備位素飡不行其職者莫過於臣輩臣聞太宗文皇帝時以王珪魏徵為諫官文皇雖宴遊寢食之間王魏實在其所用至於文皇發一言則王魏詳之而後出舉一事則王魏慮之而後行以文皇之明合王魏之智是以舉無遺事言有典常文皇猶以為視聽未廣也因許三品以上入議軍國必遣諫官一人隨入以參驗之（貞觀元年制）當是之時耳目股肱之任者有君臣之義焉有父母之恩焉有朋友之勸焉是否無不替（否不善也替廢也）可無不行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蠻夷君長帶刀入侍者不可勝記豈干戈征伐之所致蓋壅蔽之患銷而幽遠之情達也若此然後可以稱天子之爭臣矣近之司諫爭者則不然大不得備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累累而已且臣聞之諫臣之職曰左右前後拾遺補闕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近

年以來正衙不奏事庶臣罷廷對（德宗貞元十七年令人訪以政事謂之巡對元和元年武元衡奏罷之）若此則不見遺闕補拾何階不得敷陳廷議安設其所謂舉諫職者唯獨詰令有不便除授有不當則奏一封執一見而已以此思之君臣之際論列是非諷諭未形籌畫於既行之詰令已命之除之盛意備讒慝之巧言而況於至密尚不能廻至尊授然後執一封奏一見而私欲收綵綸之詔（記曰王言如綸如綍其出如綸廻日月之光信無裨於萬一矣至使九令之人以上封進計為妄動拾遺補闕為冗員此稱供奉官與王珪魏徵為等列臣雖至愚能不自愧且陛下若以為臣等

無所裨補不足忝侍從固不當假以名器立之於朝苟以為務廣聰明稍問理道又不宜屏棄疎賤之使至於此伏願陛下許臣於延英候對名臣一見賜以温顏使臣得盡愚懇之誠備陳諫官之職苟或言有所採得裨陛下萬分之一是臣千載之一時也如或言不詣理塵黷聖聽則臣自寘刑書寘與置同以謝諫官之辠亦臣之所甘心也無任激切之至

與韓愈書

李翺

孟城中山無極人家於衛州隱居青巖山中人咸服其操行約不畋漁青巖山在淇縣採訪使苗晉卿等五人皆以狀薦凡十徵不起末以左拾遺就拜之適祿山朝奏京城懇於上前求為賓介元宗可其奏祿山還至衛遣太守鄭遨意詣山中致命輟行信宿以俟之甄生慮不得免乃偽瘖其音復隱青巖按本傳安祿山表薦甄濟授誠太理評事充范陽節度掌書記天寶末祿山有異志謀以智免以衛縣令齊玭誠信可託乃求

使至衛具以誠告偽嘔血疾不能支遂舁歸　踰年而祿山叛即日遣偽節度使蔡希德緘刀逼召且曰或不可彊斬首來徇既而甄生禁閉無言延頸承刃氣和色定若甘心然希德義而捨之祿山亦終不能致慶緒繼逆虜而囚之東都安國觀代宗復洛時代宗為大元帥郭子儀為副元帥肅宗至德元年冬克復洛陽安慶緒奔鄴甄生臥匡牀詣元帥府至則號撲自治撲擊也自治自責也代宗為之動色遂命傳置長安肅宗高其行因授館於三司治所令從賊官囚慰拜之受汚者莫不俯伏仰歎時恨不即死於其地且夫辯所從於居易之時記曰居易以俟命堅直操於利仁之世論語知者利仁而猶褊淺選耎者之所不為選耎劣弱也蓋怫人之心難而害已之避深也況乎天下亂矣王澤竭矣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曰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是以治平則為公為卿為鴛為鷺世亂則為蛇為豕為獍為鴟者十常八九焉若甄生冕弁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於天寶末蓋青巖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承刃分死不回曰不以不顯而廢忠不

以不諫而從亂參合古今之士蓋萬一也某嘗讀注記闕而未究謹備所聞蓋欲執事者編此義烈以永永於來世耳子達始生之歲顏太保眞卿崔太傅祐甫皆為歌詩以美賢者有後且序甄生之本末及達既長毗先人舊田於襄之宜城襄陽宜城縣讀書為文不詣州里歲饉則力穡節用以給足於親族歲穰則施餘於其鄰里鄉黨之不能自持者前後斥家財排患難於朋友者數四由是以義聞襄之守狀為文學始就羈於吏職某聞風既久

因與之遊逢每究其父之名不在於史將欲抱所究詣京師告訴司史氏蓋行有日矣以愚料之甄生僕短馬疲言約行孤將不為驕閹之所排則權力者遲疑以臨之固無自而入矣因曉甄生以無自入之勢且告以執其事者辱與某遊願得所究之狀告甄生厚相信待由是輟行既而自思滓賤之中猶願貢所聞於執事得非愚且僭也然誚笑之暇幸垂察焉不宣某再拜

劉禹錫字夢得中山人擢進士登博學宏詞科工文章累官至集賢直學士以黨王叔文貶

朗州司馬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歲在丙辰元日開成文宗年號許州牧尚書杜公作文宣王廟暨學舍於兄禺兄西方之卦曰隅同作廟舍於城西隅也謂革故而鼎新也前年公受社與鉞董淮陽汝南之師文宗太和八年授悰忠武軍節度使陳許蔡觀察等使就加兵部尚書八月上丁釋菜於宣父之室陋宇荒墀不足廻旋已事而歎乃詢黃髮有鄉先生前致辭曰自盜起幽陵謂安祿山反幽薊許為兵衝連戰交梓梓杭以

柄入孔亦兵器也○梓存入聲率無寧歲耳悅鉦鼓鉦小雅采芑篇鉦人伐鼓陳師鞠旅不聞絃歌目不知書不害為智通來生聚教養起居祖習一出於軍容今幸天子憐許民為擇賢僕此人人思治之時也公曰諾吾當先後之於是元年脩戎律以通衆志次年成郡政以蠲民瘼瘼病也小雅四月篇亂離瘼矣季年崇教本以厚民風我言既從乃卜新宮潩水之瀕潩水出河南密縣東入潁○亦城池在東登登其杵坎坎其斧繩之墨之鏜柟枝梧小柱為枝大柱為梧載塗載臭塗圬抹也臭文采明貌楨弓輪哉臭哉勠焉陵

虛黝微青黑色凌虛狀其高寢廟弘敞齋宮嚴閟軒墀廂廡儼雅清潔門庭墻仞望之生敬外飭觚稜中設黼幄嚮明當宁易說卦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曲禮天子當宁而立注門內屏外用王禮也堯頭禹身史孔子世家其顙似堯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華冠象佩之容取之自鄒魯謂曲阜仲尼廟堂及門覩奧奧室西南隅覩奧偶形畫像之儀謂升堂入室者青黃規矩取之自太學宗彝遵豆尚書孔傳宗廟彝樽以山龍華蟲為飾之器秉周禮也犧牲制幣薦獻升降之節遵國章也藏經於重檐斂器於虛橫講筵有位鼓篋有室學記入學鼓篋遜其業也注擊鼓以召學士至則發篋中書籍等物授經有博士督課有助教指蹤有役夫洒掃有廟幹幹能事者之稱公又割隰地為廣圃隰音乞蒔其桑蔬而常菹旨蓄之御備捨已俸為子錢權其孳贏貶權作棺集而鹽酪缸膏之用給濟濟莘莘化行風驅家慕恭儉戶知敬讓父誨其子兄規其弟不遊學堂與槖市同錄是縻勇爵戴鵫冠者縻像纓也鵫冠武人之冠往往弭雄姿而觀習禮義矜甲冑者知根於忠信服縵胡者不敢倨縫掖莊子曼胡之纓注粗纓無文理者縫掖儒服教化之移人也如置郵焉冬

十一月許人以新儒宮成來告且乞辭欲行乎遠也公名悰字永裕故丞相岐國公之孫元和九年選尚公主岐公弼諧二帝德宗憲宗頑學冠天下嘗著書二百餘篇言禮樂刑政古今損益統名曰通典藏在石室開元閒劉秩撰政典佑以為條目未盡因而廣之成二百卷以獻命藏書府副行人問今孝孫聿脩厥烈乎事業播於聲詩懿哉能世其家也禹錫昔年忝岐公門下生四參公府本傳杜佑表禹錫管書記入為監察御史近年牧汝州道許昌郎閱其敝故不得讓遂銘於麗牲之碑古之宗廟立碑以繫牲此碑所由始銘曰

許介韓魏四征之地兵興已還其鬬噸噸嘖嘖爭貌○音顛亦有儒宮軋於兵閒賢侯戾止思樂津水魯頌津水之詩戾止來至也俾人嚮學王化之始便地爰相新規斁起廟貌斯嚴堂皇有煒秩秩禮物祁祁胄子入於門墻如造闕里春詠夏絃載颺淑聲風於閭閻浹於郊坰途讓班白家尊父兄與化而遷其猶性成昔之委巷相詬交侮今逢親戚不道媟語昔之連營誇力使酒今遇賓客斂容拱手魯

有泮林鳥革其音魯頌泮水篇翩彼飛鴞集於泮林懷我好音　許崇學校民悅其教鵷於圭石以志新廟

李翺字習之趙郡人德宗貞元中登進士第授校書郎憲宗元和初轉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忤宰相李逢吉出為廬州刺史文宗太和初入為諫議大夫尋知制誥卒謚文公

論事疏

用忠正

臣聞國之所以興者主能信任大臣臣能以忠正輔主故忠正者百行之宗也大臣忠正則小臣莫敢不為正矣小臣莫敢不為正則天下後進之士皆樂忠正之道是王化之本太平之事矣後進之士皆樂行忠正之道是堯舜之所難也皐陶謨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　焉得知忠正之人而用之耶臣以為察忠正之人蓋有術焉能盡言憂國而不希恩容者此忠正之徒也夫忠正之人亦各自有黨類邪臣嫉而讒之必顏閔之相往來也不為黨矣舜禹稷契之相稱贊也不為朋矣且以為相朋黨矣夫舜禹稷契皆在於講道德仁義而已邪人嫉而讒之且以為朋黨用以惑時主之聽從古以來皆有之矣故蕭望之周堪劉向謀退許史車騎將軍史高侍中許章竟為邪臣所勝邪臣謂史高許章弘恭石顯鄭朋華龍也漢元帝不能辯而終任用邪臣漢室之衰始於元帝此不可不察也故聽其言能數逆於耳者忠正之臣也雖任之雜以邪佞之臣則太平必不能成矣文宣王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故忠信之人不難有也在陛下辨而用之各以類進之而已臣故曰用忠正而不疑則功德成

屏姦佞

臣聞孔之遠佞人言不可以共為國也凡自古姦佞之人可辯也皆不知大體不懷遠慮務於利已貪富貴固榮寵而已矣必好甘言諭辭以希人主之欲主之所貴因而賢之主之所怒因而罪之主好利則獻蓄聚斂剥之計主好聲色則開妖艷鄭衛之路主好神仙則通燒鍊變化之術望主之色希主之意順主之言而奉承之人主悅其不違於已因而親之以至於事失怨生而不

聞也若事失忽生而不聞其危也深矣自古奸邪之人未有不如此者也然則雖堯舜為君稷契為臣而雜之以奸邪之人則太平必不可興而危事潛生矣所謂奸邪之臣者榮夷公周厲王卿士專利而敗周室厲王流於彘費無極楚平王時為太子少傅讒太子建伍奢為明之無極使王執奢其子員奔吳基入郢之禍太宰嚭太宰嚭受越賂勸夫差赦句踐讒子胥而賜之死後越竟滅吳誅嚭王子蘭楚懷王稚子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屈平諫子蘭為令尹又與勸王行懷王卒客死於秦頃襄王立子蘭為令尹又與上官大夫短屈平於頃襄王遷之江南楚日削以亡王鳳成帝時為大司馬領尚書事專權驕僭害王商殺王章厥後根荄相代而漢室移焉張禹王氏

羽翼賣國罪魁許敬宗勸高宗立武后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長孫無忌上官儀李義府高宗時王表請廢后立武昭儀未幾為相柔而害物人謂之李猫李林甫明皇相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寵排逐賢相杜絕言路以成其奸人謂其口蜜腹劍盧杞德宗相有口才為相未卑載逐楊炎貶杜佑陷顏真卿引裴延齡用趙贊括富商間架陌錢召怨生亂皆杞為之裴延齡延齡領度支以掊剋得幸陸贄極論其奸德宗愈厚之罷贄相之比是也奸佞之臣信用大則亡國小則壞法度而亂生矣今之語者必曰知人邪正是堯舜之所難也焉得知其邪佞而去之耶臣以為察奸佞之人亦有術焉主之所欲皆順不違又從而奉奉先後之者此奸佞之臣也不去之雖用稷契為相不能以致太平矣故人主之任奸佞則耳目壅蔽耳目壅蔽則過不聞而忠正不進矣臣故曰屏奸佞而不進則視聽聰明

改稅法

臣以為自建中元年初定兩稅德宗初立以楊炎為相作兩稅法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至今四十年矣當時絹一匹為錢四千米一斗為錢二百稅戶之輸十千者為絹二匹半而足矣今稅額如故而粟帛日賤錢益加重絹一匹價不過八百米一斗不過五十稅糧之輸十千者為絹十有二匹然後可況又督其錢使之賤賣者耶假令官雜虛估以受之文獻通考憲宗時貨輕錢重凡留州送使所在長史又降省估使就實估以自封殖而重賦於人至裴垍為相奏請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令就省估尚猶為絹八匹乃僅可滿十千之數是為比建中之初為稅加三倍矣雖明詔屢下哀恤元元不改其法終無所救然物極宜變正當斯時推本弊乃錢重而督之於百姓之所生也錢者官司所鑄粟

帛者農之所出今乃使農人賤賣粟帛易錢入官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耶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一年水旱百姓菜色家無滿歲之食況有三年之蓄乎百姓無三年之積而望太平之興亦未有也今若詔天下不問遠近一切令不督見錢皆納布帛凡官司出納以布帛為准幅廣不得過一尺九寸長不過四十尺比兩稅之初猶為重加一尺然百姓自重得輕必樂而易輸不敢復望如建中之初矣行之三五年臣必知農人漸有蓄積雖遇一年水旱未有菜色父母夫婦能相保矣若稅法如舊不速更改雖后稷神農復生教人耕織勤不失時亦不能躋於戎足矣臣故曰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則百姓足

絕進獻

臣以為自建中以來稅法不更百姓之困已備於前篇矣今節度觀察使之進獻

肅始以刺史進奉自常州遷浙西觀察嚴綬始以幕僚進奉自宣歙判官名為刑部員外郎而人爭進獻以為常矣必曰軍府羨餘不取於百姓且供軍及留州錢各有定額若非兵士闕數不填及減刻所給則錢帛非天之所雨也非如泉之可涌而生也不取於百姓將安取之哉故有作官店以居商賈者有釀酒而官沽者其他雜率巧設名號是皆奪百姓之利虧三代之法公託進獻因得自成其私甚非太平之事也比年天下皆厚留度支錢蓄兵士者以中原之有寇賊也今吳元濟李師道皆梟斬矣中原無虞憲宗元和十二年擒吳元濟淮西平十四年斬李師道淄青平而蓄兵如故以耗百姓臣以為非是也若選達吏事之臣三五人往諸道與其節度使團練使言每道要留兵數以備鎮守責其兵士見在實數因使其逃亡不補自可以每年十銷一矣告之以中原無事蕃夷可虞每道宜配兵若干人取其衣糧以賜邊兵而名戰士使邊兵實則蕃夷不足慮也夫錢帛皆國家之錢帛也宜作明法以取之是也若使通達吏事之臣往使焉雖其將帥之不誠盡者亦不敢有所隱矣今受進獻

易言絶進奉四月寔諭諸道進奉無申御史臺故翰云云則節度使團練使皆多方刻下為蓄聚其自為私者三分其所進獻者一分也是豈非兩稅之外又加稅焉百姓之所不樂其業而父子夫婦或有不能相養矣父子夫婦不能相養而望太平之興雖婦人女子皆知其未可也臣故曰絶進獻以寬百姓稅租之重則下不困

復性書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非作者也與物皆作休乎非休者也與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邪休邪二皆離而不存乎之所存者終不亾且離矣乾三文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大傳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誠能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辭有存則作也休也所存者終人之不力於道也昏不思也洪範曰思曰睿睿聖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鳥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為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矣孟子平旦之氣旦晝梏亡則夜氣不足以存而違禽獸不遠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年九十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眡乎九十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於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邪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邪莊周曰人生世間猶白駒之過隙故能聞道即顏回之年非夭也不能聞道雖彭鏗之年非壽也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之年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為者獨何人耶按翔復性書有三篇今錄末篇而以首篇附著於後其言曰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煙不礙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聖人者直其無情耶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燿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

雖有情也永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耶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未始有窮故難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於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淮河濟之未流而泉於山非不水也石弗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疏則弗能為江為河為濟為淮東滙大壑浩浩湯湯為弗測之深情之動靜弗息則弗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為不極之明是故誠者聖人之性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言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其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仁樂之本也動而中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和鸞之聲行步則聞佩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聽言行循禮法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慾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人可以及於此而止而不為也不亦惑耶○真德秀云翺書二篇皆論滅情復性之道然中庸有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是喜怒哀樂欲其中節而已未嘗以為可無也孟子以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為四端正欲人擴而充之未嘗以為可滅也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以為善也孟子因情之善而知性之本善蓋因其所發而知其本體也以為邪妄而欲滅之可乎故程正公曰性為本情是性之動處情又幾善惡而論顏子之學則謂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亦不以為可滅也朱文公亦曰李翺論復性則是滅情以復性則非情如何可滅此釋氏之說陷於其中而不知獨末篇之言可以警學者故錄焉

平賦書序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是以什一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為政理人而能光於後代者也故善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之所生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讐安既不得享其利危又馬肯盡其力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斂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何也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為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而威四夷憲宗元和

間削平藩鎮破吐蕃每憂國用不足故翺云然徒有其心豈可得邪故輕斂則人樂其生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柘桑屬葉可飼蠶盡力耕之地無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強四隣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邪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人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有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憲宗元和末稍驕侈戶部侍郎皇甫鎛以聚斂得幸憲宗用以為相柳泌為刺史疏而不止宗正同平章事故翺云然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寡是以有土地者無一人能行之而功及於後代者由此道也秦滅古法蕩并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秦孝公用商鞅廢井田開阡陌漢武帝時董仲舒說上曰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塞兼并之路唐初救田之制成丁者人一頃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世業天寶之後法所不行翺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為平賦書馬端臨曰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下中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上鞅唐租庸調之法壞於楊炎又按德宗貞元間歲事豐稔上因畋問民趙光奇曰百姓樂乎曰不樂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詔書優卹徒空文耳是兩稅之法亦壞矣此平賦書所由作也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有能行之者云爾

上宰相書此宰相乃崔群也

凡居上位之人皆勇於進而懦於退但見已道之行不見已道之塞日度一日以至於黜退奄至而終不能先自為謀者前後皆是也閣下居位三年矣按通鑑元和十二年七月以戶部侍郎崔群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至此乃十四年也其所合於人情者不少其所乘於物議者亦已多矣姦邪登用而不知知而不能去時度支使皇甫鎛以聚斂得幸憲宗用以為相柳泌為刺史疏而不止宗正卿李道古以貪暴恐得罪因皇甫鎛薦山人柳泌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山多靈草願得為彼長吏以求之上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諫不聽韓潮州直諫貶責諍而不得元和十四年正月上命中使迎佛骨於鳳翔韓愈上表諫貶潮州刺史道路之人咸曰焉用彼相矣閣下尚自恕以為猶可以輔政太平雖枉尺猶能直尋較吾所得者不啻補其所失何足遽自為去就也切怪閣下能容忍亦已甚矣昨日來高枕不寐靜為閣下

思之豈有宰相工三疏而止一邪人而終不信按本傳陰結權倖以求宰相崔群屢疏其邪奸常面對及開元天寶事群曰用姚崇宋璟張九齡則理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用人得失所係非小詞意激切而憲宗終用鎛為相閣下天資畏慎又不能顯辯其事忍耻署勅內愧私歎又將自恕曰吾道尚行吾言尚信我果為賢相矣我若引退則誰能輔太平邪是又不可之甚也當貞觀之初房杜為相房喬杜如晦以為非房杜則不可也開元之初姚宋為相姚崇宋璟以為非姚宋則不可也房杜姚宋之不為相亦以久矣中書未嘗無宰相然則果何必於房杜姚宋況道不行雖皐陶伊尹將何為也房杜姚宋誠賢也若道不行言不信其心所為賢者終不敢進其心所為邪者終不敢薦而許敬宗李義府同列用事言信道行又自度智力必不足以排之矣則將自引而止乎將坐而待黜退乎尚自恕苟安於位乎以閣下之明度之當可知矣凡慮已事則不明斷他人事則明已私而他人公勇易斷也承閣下厚知受奬擢者不少能受閣下德而獻盡言者未必多與怪在閣下裁之而已羣不能用竟為鎛所構出為湖南觀察都團練使

答進士朱載言書

某頓首足下不以某卑賤無所可乃陳詞屈慮先我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於時將求知者問誰則可皆告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備德具且猶不足厚厚命況如某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博大而深宏者耶雖然盛意不可以不答故敢略陳其所聞蓋行已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才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洟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童稱詠掇採也。都奪切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

意造言皆不相師莊周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如山有恒華嵩衡焉北嶽恒山西嶽華山中嶽嵩山南嶽衡山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淮濟河江焉禹貢導淮自桐柏導洛東流為濟導河積石岷山導江東流為江此四瀆也皆獨入於海者也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天官內豎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辯百品味之物其同者飽於腹也其味酸鹹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主於理言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揚雄著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志劉劭著王氏中說王通著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邶風柏舟篇刺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也悄悄憂貌慍怒也羣小衆小人在君側者此非對也又曰遘閔既多閔病也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虞書帝舜命龍之詞堲疾殄絕震動也詩曰莞彼桑柔其下侯旬將采其劉瘼此下人大雅桑柔篇苟伯刺厲王也莞茂貌桑柔濡人底其下者的得其所劉爍燀而希也瘼病也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堯典史臣贊堯之詞詩曰于嗟乎騶虞十畝之閒之篇此非難也學者不桑者閒閒兮行與子還兮魏風十畝之閒之篇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稱者非吾之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與老聃李耳著道德經五千言列禦寇著列子八篇唐時號冲虛真經莊周著莊子內外篇唐時號南華真經鶡冠子名之田穰苴著司馬法孫武著孫子十三篇屈原著離騷九歌九章卜居漁父等篇宋玉著九辯招魂高唐神女等賦孟軻著孟子七篇吳起著吳子三卷言兵商鞅著商

子五卷刑名之學　墨翟著墨子十五篇　鬼谷子著鬼谷子三卷言捭闔之術　荀況著荀子十卷　韓非著韓子二十卷　李斯有諫逐客書上督責書　賈誼著新書刑名法術之學　枚乘有諫吳王書二篇賦九篇　司馬遷著史記一百三十卷　相如著子虛大人賦諭巴蜀檄難蜀父老諫獵封禪等書　劉向著新序十卷說苑二十卷　揚雄著法言十二卷太玄經十卷

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此之謂也

楊烈婦傳

建中四年建中德宗年號李希烈陷汴州代宗大歷十四年汴宋將李希烈逐其帥李忠臣詔以希烈為蔡州刺史淮西節度留後令滑亳節度李勉領汴州德宗即位改淮西節度淮寧軍以寵之建中三年秋詔李希烈討李納希烈圍東畿帥哥舒曜於襄城十一月陷襄城乘勝攻陷汴州李勉奔宋州　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盖將掠其玉帛俘纍其男女以會於陳州縣令李侃侃與佩同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合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在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節忍失其負而為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饗以食之無少長必周而均侃使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為賊矣皆悉力死守得我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為也賊皆笑有蜚箭集於侃蜚古飛字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誰人肯固矣與其死於城不猶愈於家乎侃遂忍之復登陴陴城上女牆　項城小邑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徒將從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者孔鮒曰楚弱之弓楚之弓名也　中其帥墮馬死其帥希烈之壻也賊失勢

相與散去項城之人無傷焉馬刺史上倡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茲猶存婦人女子之奉父母勇姑盡恭順和於娣姒姒娣也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辯行止明攻守勇烈之道公卿大臣之所難厥自兵興朝廷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冑服甲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以守其忠不能以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

高愍女碑

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彦昭以濮陽歸天子前此者有質妹妹與其母兄者使彦昭守濮陽使彦昭守濮陽者乃平盧節度使李正己也時李正己謀不軌於建中二年六月死其子納秘之擅領其衆八月始發喪奏請襲父位上不許濮陽本屬平盧軍彦昭乃以城歸天子也及彦昭以城歸妹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為婢衆皆許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皆不免何獨生為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於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為忠宗族誅夷四方神祇尚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哭再拜遂就死明年太常謚之曰愍當此之時天下之為父母者莫不欲愍女之為子也天下之為夫者莫不欲愍女之為室家也天下之為女與妻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行在身也昔者曹娥思肝自沈於江曹娥上虞人其父肝死於江娥因投江尋父屍抱屍而出太守度尚祀之令邯鄲淳為碑文　嶽吏嘑囚童女悲號漢書王章為王鳳所搆下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曰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人思唁其兄作詩載馳衛風載馳之詩許穆夫人作也懿公為狄所滅戴公露於漕邑夫人思唁其兄又義不得歸故賦是詩緹縈上書乃除肉刑史記淳于意當刑少女緹縈上書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漢文帝悲其意為除肉刑　彼四女者或仁或孝或智或義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化焉雖有逆子必改行雖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異哉愍女之行而不家聞戶知也貞元十三年翺在汴州彦昭時為潁州刺史昌黎韓愈始為余言余既悲而嘉

之於是作高愍女碑

田弘正　本名興字安道平州盧龍人田季安時為衙内兵馬使季安死弘正舉六州版籍請命於朝憲宗嘉之詔檢校工部尚書充魏博節度使賜名弘正卒贈太尉謚曰忠愍

謝賜節鉞表

臣聞君臣父子是為大倫爰立紀綱以正上下其或子不為子臣不為臣覆載莫可得容幽冥所宜共殛臣家本邊塞累代唐人從乃祖乃父以來沐文子文孫之化周書立政篇繼自今文子文孫注言文王之子孫臣幸因宗族早列偏裨弘正少習儒書頗通兵法善騎射勇而有禮伯父承嗣疫重之季安時為衙將驅馳戎馬之鄉不覩朝廷之禮惟忠與孝天與臣心常思奮不顧生以身殉國無由上達私自感傷豈意命偶昌時事緣難故白刃之下謬見推崇季安卒衙兵推弘正為主弘正拒關不出衆呼噪不已天慈遽臨免書罪累朝章薦及仍委旌旄故事節度使卒而請代每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使還而議之憲宗聽宰相李絳言中使未還而竟以弘正為魏博節度使授節鉞錫封壤於全藩列班榮於八座時加弘正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上柱國沂國公君父之恩已極絲毛之效未申但以靦冒知羞小雅何人斯篇有靦面目○靦

儒書頗通兵法善騎射勇而有禮伯父承嗣疫重之季安時為衙將驅馳戎馬之鄉不覩朝廷之禮惟忠與孝天與臣心常思奮不顧生以身殉國無由上達私自感傷豈意命偶昌時事緣難故白刃之下謬見推崇季安卒衙兵推弘正為主弘正拒關不出衆呼噪不已天慈遽臨免書罪累朝章薦及仍委旌旄故事節度使卒而請代每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使還而議之憲宗聽宰相李絳言中使未還而竟以弘正為魏博節度使授節鉞錫封壤於全藩列班榮於八座時加弘正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上柱國沂國公君父之恩已極絲毛之效未申但以靦冒知羞小雅何人斯篇有靦面目○靦

天上聲低徊自懼是知功榮所著必俟危亂之時徼倖之來却在清平之日徂涯揣分以寵為憂伏自天寶已還幽陵肇亂安祿山反於幽燕山東與壞悉化戎墟外撫軍士內慄梟獍官封代襲刑賞自專國家舍垢匿瑕垂六十年臣每思此事當食忘餐若稍假天年得奉宸算燕弱攻昧商書仲虺之誥篇扰亢擣虛孫臏語扰擊也亢高也擣衝也救鬬者乘高而擊之因虛而擣之其鬬自解矣竭鷹犬之資展獲禽之用導揚和氣洗滌偽風然後退歸田園以避賢路臣懷此志陛下察之

呂溫　字和叔貞元末擢進士第再遷左拾遺以侍御史副張薦使吐蕃元和元年乃還進戶部員外郎御史中丞竇羣薦為知雜事宰相李吉甫持之不下溫怨因搆吉甫坐貶均州刺史再貶道州徙衡州卒

功臣恕死議

昔衛蒯聵以竊國之詐盟其陪臣服冕乘軒三死無與左傳哀公十五年衛孔圉娶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于內太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太子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近代惑者因為口號於是卒有功臣恕死之典考諸古訓其異端歟稽諸時事

其亂本歟何者有國之柄莫大乎刑賞人生有欲不可以不制天討有罪不可以不刑蓋刑者聖人所以佐道德而齊天下者也功濟乎物不可以不賞賞勸乎功不可以不信蓋信者聖人所以一號令而惇天下者也然則恕死之典棄信而廢刑何以言之夫立功者自八元十亂之後非盡能賢或有起屠販壟畝行陣之間乘帝王應天順人之勢用力無幾遂貪天功超騰風雲各得變化率勞怙寵崛強自負僭冒無厭見利忘義是宜崇威峻法大為之防而反丹書鐵券許以不死其功大者可以五作亂而十犯上孰不以暴為無傷乎且人君之言如渙汗不反既與之要天地誓山河卒一旦失馭有黥韓之罪神怒人怨不得已而誅是棄信也若恣行兇險驀突憲綱或姦鋒將發釁逼宗社乃念斯言之玷忍而不誅是廢刑也向者纔得其塵消之勞螢燭之助而信棄刑廢將焉用之使賢而有功驚寵懼滿自居無過之地何恕死為使愚而有功小人不幸又告以無死是增驕而啓

忤適所謂賞之禍也雖恕之死其能免乎夫其賢如太公忠如伊尹惟君知臣可以勿貳而遽宥以罪死是疑其不終非所以待之以誠而盡君子之心也若乃猶如狗盜庸如黥徒未有罪而先恕之死是不許其慕生廉恥自固名節非所以道之以德而勸小人之善也以為明君之處勞臣也安之以爵祿拘之以紀律明之以好惡聳之以禍福使得遷善遠罪保勳全名剖符傳慶與國終始恩斯勤斯是亦極矣奈何撓權亂法以罪寵人隆信賞必罰之典虧隳德塞違之道恐非哲王經邦範物之制也謹議

張荊州畫贊　并序　九齡為相時薦周子諒為監察御史以安言休咎見救九齡坐引非其人左遷荊州大都督府長史

中書令始興文獻公開元二十二年九齡遷中書令九齡封始興縣伯卒贈荊州大都督謚文獻有唐鯁亮之臣也開元二十二年玄宗春秋高矣謂太平自致頗易天下綜覈稍怠推納寇廣若君子小人摩肩於朝直聲遂寢邪氣始勝中

興之業衰焉公於是以生人為身社稷自任抗危言而無所避秉大節而不可奪小必諫大必諍攀帝檻歷天階犯雷霆之威不霽不止日月幾蝕為公却明（九齡諫廢三子）仆武惠妃（諫以宰相賞張守珪斬突厥功諫牛仙客為尚書謂謂有大臣節）虎而冠之不敢猛視（言為強暴所懾服也）羣賢倚賴天下仰望凜凜乎千載之望矣不虞天將啓幽薊之禍（謂安祿山反於漁陽）俾姦臣乘釁（謂李林甫）以速戎詐成讒勝（即封牛仙客）貶九齡等（事聖不能保祐我公忝寘於僕服（僕服謂貶荊州長史）身雖遠而諫愈切道既塞而誠彌堅憂而不怨終老南國於戲功業見乎變而其變有二在否則通在泰則窮開元初天子新出艱難久憤荒政（申宗見弒韋后臨朝欲殺相王相王子臨海王隆基勒兵誅韋后相王即位是為睿宗立隆基為太子即明皇也）景雲二年太平公主用事忌太子英武常欲害之時綱紀紊亂復如神龍之世（樂與羣下厲精致理於是乎有否極之變姚宋坐而乘之舉為時要動中上意天光照身宇宙在手勢若舟楫相得當洪流而鼓迅風崇朝千里不足怪也開元末天子倦於勤而安其安高視穆清寥然大滿於是乎有泰極之變荊

州起而扶之舉為時害動咈上欲日與讒黨抗行於交戰之中勢若微陽戰陰衝突雲而吐丹氣燁耀而滅又何難乎所痛者逢一時事一聖踐其跡執其柄而有可有不可有成有不成況乎差池草茅沈落光耀者復何言哉復何言哉曹谿沙門靈徹（曹谿在曲江縣有南華寺靈徹其寺僧也）雖脫離世務而猶存正直攜其圖像因以示余觀而感之仍作贊曰

唐有棟臣往矣其邈世傳遺像以覺後學德容恢異天骨峻擢波澄東溟日照秦嶽具瞻崇崇起敬起忠貌與神會凜然生風氣蘊逆鱗色形匪躬當時曲直如在胸中鯤鱗初脫激海以化（莊子北溟有魚其名曰鯤化而為鵬言九齡受知明皇時也）羊角中頹摩天而下（莊子鵬搏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羊角旋風也申頹喻九齡罷貶時也）無喜無慍亦如斯畫嗚呼為臣儆爾風夜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仕至工部郎中）

論進奉書

臣聞一人莫非王臣尺土莫非王有山川林藪之所產

殖兩露春秋之所成就莫非王財誠宜推至公示無外
今國家既有公府又有私藏唐制天下財賦皆納左藏庫此公府也大盈內庫乃私藏也使州郡貢賦之外進奉相及恐非以天下為家示
天下無私之道也且任土之貢生產有常履畝之收等
籍既定人識所出吏難為奸進奉既無度程莫知紀極
恣橫征發因緣賦斂宗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絕名為羨餘權臣稍吏因緣為奸或矯宣旨加斂或刻減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纔什二三無敢問者憲宗朝雖嘗詔絕進奉尋即如驅陛下赤子措之不存之地佟君之嗜慾惑君之聰故驅陛下赤子措之不存之地佟君之嗜慾惑君之聰
明實大奸之門大罪之竇也臣雖熟知陛下上聖之資深仁之理凡內藏之實以充讌賜非務積藏如四遠未知何如百姓受弊何如後嗣平中之主由此而傷儉德萌侈心何雖漢有少府水衡莞權山澤之利終不若領之大農也西漢財用之司凡三大司農為官庫少府水衡二者乃天子私藏且地之財無盡王之用不會周禮天官膳夫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不會何必固之內府以開濫闕邪伏望陛下罷內府歸之公藏約別進合之古制徵斂有常財用無虧絕奸之根源除政之秕蠹

故吏部侍郎昌黎韓先生墓誌銘　并序

長慶四年八月昌黎韓先生既以疾免吏部侍郎書諭
湜曰死能令我郎所以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為囑其
年十二月丙子遂葬明年正月其孤昶使奉功緒之錄
功愈生平行實繼訂以至三月癸酉葬河南河陽河陽唐屬也緒統系也懷州實懷慶府河內縣乃哭而叙銘其墓其詳將揭之於神道碑
云先生諱愈字退之後魏安桓王茂六代孫本傳愈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祖朝散大夫桂州長史諱啟素父秘書郎贈

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唐書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及冠恣為書以傳聖人之道（本傳）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弘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人始未信既發不掩聲振業光衆方驚爆而萃排之乘危將顛不懈益張卒大信於天下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言不拘一格而至當不易極其匠心也）扶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跋邪觝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與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淩紙怪發鯨鯢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果窓窈窕妙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已來一人而已矣始先生以進士三十有一仕歷官其為御史尚書郎中書舍人前後三貶（本傳為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大怒貶山陽令憲宗元和初遷職方員外郎坐柳澗事復為博士後累遷中書舍人言平淮西事與執政不合改太子右庶子）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為罪常惋佛老氏法潰聖人之隄乃唱而築之及為刑部侍郎遂章言憲宗迎佛骨非是任為身耻震怒天顏先生處之安然就貶八千里海上憲宗十四年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嗚呼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耶吳元濟反吏兵久屯無功國涸將疑衆懼洶洶（通鑑元和九年秋吳少陽卒子元濟反上用李吉甫策以山南東道帥嚴綬合諸道兵討之十年綬為元濟所敗以汴帥韓弘代之四年不克饋運疲弊宰相李逢吉等皆欲罷兵裴度獨請自往督戰）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通鑑上以裴度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充淮西宣慰使度奏愈為行軍司馬）宰相軍出潼關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乘遽即乘傳都統汴帥韓弘也）師乘遂和卒擒元濟王廷湊反圍牛元翼於深（穆宗長慶元年成德將王廷湊殺田弘正又圍深冀帥牛元翼於深州）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釋庭臣往諭衆慄縮先生勇行地乃出元翼春秋美臧孫辰告糴於齊以為急病（春秋莊公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於齊左傳曰禮也）校其難易孰為宜褒嗚呼先生真古所謂大臣者邪還拜京兆尹斂禁軍（通鑑穆宗長慶三年六月以愈為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帖牙羅醫倖臣之鑱（凡器缺謂之醫時李紳與愈爭臺參及他職事李逢吉奏二人不協以愈為兵部侍郎紳為江西觀

察使紳愈入謝上令各自叙其事乃深寤復以愈為吏部侍郎紳為户部侍郎此俾臣即進吉也　再為吏部侍郎薨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先生與人洞朗軒闢不施戟級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衣食嫁娶喪葬本傳凡内外親交友無後者為嫁遺孤女而邺其家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為枕飡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游以詠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歸舊唐書愈與洛陽孟郊東郡張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而藉終成科第退公之隙即相與談謔論文賦詩誘厲後進館之者十六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夫人高平

郡君范陽盧氏孤前進士祖聲左拾遺李漢漢亦為愈門人昌黎文集乃漢所編聲婚同集賢較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

銘曰

維天有道在我先生萬頸脣延坐廟以行令望絶邪疴此四方惟聖有文乘微歲千先生起之焯役於前殯義溝仁殯引滿也與擯同○愈郭反　耿照充天有如先生而合亘年亘長也按我童書經紀大瘣唫不時施昌極後昆噫嘻永歸

祭知之悲

舒元輿江州人元和八年登進士第與李訓善太和九年以御史中丞同平章事訓詐為甘露降謀伏兵誅中官不克中尉仇士良率兵殺訓及元輿等

上論貢士書

草茅臣某昧死奏書皇帝陛下聖德脩三代之教盡善矣唯貢士一門闕然不脩臣竊以為有司過矣臣為童子時學讀書見禮經有鄉舉里選周禮地官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以禮禮實之厥明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必得其人而貢於上上然後以弓旌束帛招之臣

年十五既通經無何心中有文竅開則又學之徧觀羣籍見古人有片善可稱必聞於天子有司天子有司亦修禮待之不苟臣既學文於古聖人言皆信之謂肖貿貿見上國禮無幾前年臣待問上國問聘也儒行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必見上國禮無幾前年臣年二十三學文成立為州縣察臣臣得備下土貢士之數唐制舉選不由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於州縣試已長史以鄉飲酒禮會僚屬陳俎豆備管絃牲牷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到闕下月餘待命有司始見貢院縣版樣立束帛檢約之目勘磨狀書貢士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結欵通保及所居始由戶部集

閱而闕於考功員外郎試之劇責與吏胥等倫臣聿狀書備不被駁放得引到尚書試試之日見八百人盡手攜脂燭水炭唐制舉人試日既暮許燒燭三條泊朝晡餐器或荷於肩或提於席為吏胥縱慢聲大呼其名氏試者突入棘圍重重乃分坐廡下寒餘雪飛單席在地嗚呼唐虞闢門三代貢士未有此慢易者也臣見今之天下貢士既如此有司待之又如此乃益大不信古聖人言及觀今之甲賦律詩甲令甲之甲賦猶言律賦也唐制進士試以詩賦策論皆是偷拆經誥侮聖人之言者乃知非聖人之徒也臣伏見國朝開進士一門苟有登升者皆資之為宰相公侯卿大夫則此門固不難矣凡將為公侯卿相者非賢人君子不可有司坐舉子於寒廡冷地是比僕隸已下非所以見徵賢之意也施棘圍以截遮是疑之賊奸徒黨非所以示忠直之節也試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徼藝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道也有司之不知其為弊若此臣恐賢人君子遠去不屑汚辱為陛下用且指近陳之今四方貢珠玉金銀有司則以篚筐皮幣承之貢賢才俊乂有司以單席冷地承之是彰陛下輕賢才而重金玉也賢才恥之臣亦恥之臣又見每歲禮部格下天下未有不言察訪行實無頗邪然後上貢苟不如格抵罪舉主臣初見之竊獨心賀謂三代之風必作於今日矣及格既下而法不下是以歲有無藝朋黨譁然扇突不可絕此又惡用格為徒亂人耳又於中程之人數每歲多者固不出三十少或不滿二十此又非天子納士之心也何以言之今日月出沒皆為陛下內地自漸海流沙朔南周環綿億萬千里其間異氣所鍾生英豪俊彥固不少矣若陛下明詔必以禮舉之忽一歲之內有百數元凱揚馬之才德者來之則有司必曰吾格取二十而黜八十是為求賢邪若有司以僕隸待之忽一歲之內負才德來者無十數輩則有司必曰吾拔二十是繆收其半徒足滿人數是為取才邪取合格邪其不可先定人數亦昭昭矣向之數事臣久為陛下疾有司不供職使聖朝取士首科

科目獨重進士故曰首科委就地矣臣寒微若此出言不足以定貢士之得失然百慮之中或幾一得之臣竊欲陛下詔有司按三代故事明修格文使天下入貢者皆茂行實不拘人數其不茂行實法與之隨此為澄源源既澄則來者皆向方矣俾有司加嚴禮待之舉六義試之（唐以詩賦取士按詩有六義）試之時免自擔荷廊廡之下特設茵榻陳爐火脂燭設朝晡飯饌則前日之病庶幾其有瘳矣人人知天子重賢奬士之道勝氣塗漫如此士之立身無不由正以成之者為士身正公卿正公卿正未有天下不治者天下治而陛下求不垂拱以高揖羲軒不可得也苟不如此則士之求名無不由邪以成者為士名邪未有公卿不邪者公卿邪未有天下而治者天下不治而陛下欲不夜聖慮而憂黔首不可得也臣雖至愚以此觀之知貢士之道所繫尤重是以願書寫血誠以正此門陛下無以臣迹在貢士中疑臣自謂臣雖不敏竊窺太常一第不為難得何以明之若使臣為今日貢士之體

事便僻巧佞馳騖闕鍵固臣之力所不能也趾不為也故繆以頑才干有司得之固無忝不得則納履而去蹤跡巢由以樂陛下熙熙之化何往而無泉石之快哉伏惟陛下留神獨聽天下之幸也於臣何幸死罪死罪

李漢字南紀宗室淮陽王道明之後韓愈子壻少師愈元和七年擢進士第長慶末為左拾遺

文宗時李宗閔作相用為知制誥累遷吏部侍郎李宗閔得罪罷相漢坐其黨貶汾州司馬

韓愈文集序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繫文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剔其偽孔頴達曰安國作書傳值巫蠱不行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偽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同命二十四篇隋經籍志高唐生傳儀禮十七篇外又有古禮二十四篇隋經籍志出於淹中又得司馬穰苴兵法及明堂陰陽孔子三朝記王氏史氏記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皆深矣乎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荼司馬氏已來規範蕩悉謂易已下為古文剽掠僭竊為工耳文與道蓁蹇固然莫

知也先生生於大歷戊申代宗大歷三年也幼孤隨兄播遷韶本傳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為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通念背誦也曉析解也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扶無隱汗瀾卓踔奡法度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鏗然而韶鈞鳴日光玉絜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極頹風教人自為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志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之於文權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長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隴西李漢厚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得賦四古詩二十五聯句十一律詩一百七十三雜著六十四書啓序八十六哀辭祭文三十八碑誌七十六筆硯鱷魚文三表狀四十七總七百并目錄合為四十一卷目為昌黎先生集傳於代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閩人舉進士自詹始為國子監四門助教率其徒伏闕下舉韓愈博士卒年四十餘嶺之甚愈為詹哀辭自書以遺舉哭

太學張博士講禮記記

說釋典籍謂之講講之為言構也構架也合也集也成義猶架屋然如農之耕田疇焉田疇將植而不實雖耕奚必耨分其畦壟嘉穀由是乎生典籍將肄以求明雖習奚必講窮其旨趣儒術由是乎成我國家春享先師後更月命太學博士清河張公講禮記成儒術也聖祖三刊經九公通其六精於五而禮記在其中禮也者御人之大故首於羣籍而講之東脩既行唐制國子監生徒各奉束脩以見其師長庭肆乃設公就几北坐南面直講抗牘南座北面大司成端委居於東小司成率屬列於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自其館四門師長序八方俊造自其館廣文師長序天下秀彥自其館其餘法家墨家書家算家唐志國子監有六學一國子學二太學三四門學四律學即法家五書學六算學此又有墨家未詳屬於何學疑是畫家亦屬於書學輟業以從亦自其館沒階雲來即席鱗居攢并如

星連襟成帷公先申有禮之本次陳有禮之要正三代損益得失定百家義疏長短銘乎作者之意注乎學者之耳河傾於懸（謂懸河之辯也）風落於天清泠灑蕩幽遠無泥所昧鏡徹於靈臺（靈臺心也）所疑氷釋於心泉後一日聞於朝百司達官造者半後一日聞於都九城知名造者半皆尋聲得器虛來實歸予職在下庠六掌有教道不足訓領徒從公惟始洎終靚公之美敬書盛事記諸屋壁并列當時執簡摳衣者於左偏貞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記

欽定四庫全書

校總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學正臣吳　垣
謄録監生臣劉廷勳

欽定四庫全書彙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鑑卷三十九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鑑卷三十九目錄

唐

黃

制策對

李德裕

討劉稹制

賜回鶻書意

賜回鶻可汗書意

賜太和公主敕書

賜石雄詔意

賜王宰詔意

又賜王宰詔意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頡于伽思書

宰相與李執方書

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

議禮法等大事
論維州事狀
丹扆六箴并序
臣子論
忠諫論
近倖論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九目錄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九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對策不第貶柳州司戶參軍至昭宗時贈右諫議大夫

制策對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弒逆罪不能討文宗即位思洗宿恥太和二年引諸儒策之於廷蕡對策極言其禍

禍衣小生沐浴齋戒伏於彤庭之內謹頓首上言皇帝陛下臣誠不佞有匡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但懷憤鬱抑思有時而一發耳尚欲與庶人議於道商賈謗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況逢陛下詢求過闕咨訪謀猷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臣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所忌時所禁權幸所諱忠有司所與奪臣愚不識大體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時有

讜言受戮者天下之幸也謹昧死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理念玄默之化將欲通天人以濟俗和陰陽以照物見陛下慮道之深也臣以爲哲王之理其則不遠惟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祇荷丕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勤之至也臣以爲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絀左右之纖佞進肱股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以鑒前古之興亡明當代之成敗心有不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洽欲人之化在修己以先之欲氣之和在遂性以導之捄災旱在致精神廣播殖在視食力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繇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繇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治之心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其行否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庭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斥妄豪之志則弊革於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於下邪正之道分而治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充至若吏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漢書嚴尤三策謂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考績晉書杜預上黜陟之課謂當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舉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叔子之人爲下第劣者一人爲上第叔子之于晉書羊祜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有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且俱非大德之中庸上聖之寵鑑又何足爲陛下道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肝膽爲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承天之道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理鮮要察

以謹其終也隱元年春王正月穀梁傳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脩之勤而行之則執契而居簡老子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無爲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循環之弊史記高帝贊言夏政忠其敝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僿救僿莫若忠三代之道若循環周而復始百僞滋熾之漸乎臣故曰唯致之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絀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喪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陛下不以國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所以布衣之臣不足與定大計耶或萬機之勤而聖慮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憂而不憂乎臣以爲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既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於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用賢士近正人而能興者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爲恨臣謹按春秋

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爲漢武帝言之略矣有未盡者臣得爲陛下備論之夫繼故不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爲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閻弑吳子餘祭左傳吳人伐越獲俘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弑之不書其君譏疏遠賢人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明法度之端則法正言履正道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頴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攝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墻妖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節覽漢宦官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

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昭公薨於乾侯不得正其始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闔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春秋穀梁傳定元年春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況太子未立郊祀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末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書者重其顓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授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宣公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於晉書其歸者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定公十三年秋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冬晉趙鞅歸於晉公羊傳此叛也其言歸何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君側之惡也　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將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典刑不繇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所以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漢史記高祖病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噲乃排闥直入見上流涕　袁盎當車以抗辭史記文帝出宮者趙談參乘與刀鋸餘人共載上笑下趙談　京房發憤以殞身漢書元帝時石顯擅權京房數爲上言顯乃譖殺房竇武不顧而畢命後漢書竇武欲誅宦官曹節等猶豫未決反爲節所害　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戒處父所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文公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穀梁傳稱國以殺君漏言也晉將與狄戰使狐射姑爲將軍趙盾佐之處父不可襄公謂射姑曰今汝佐盾矣襄公死射姑使人殺處父　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辭之文穀梁傳入則造辟出則詭辭辟君也造膝造君之膝易有失身害成之戒易繫辭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　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爲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陛下既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徘回鬱塞以須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陛下何不以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纔扶危之謀求定傾捄

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脇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理於前當理於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宵旰之憂矣臣前所謂追踪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堯禹爲君而天下大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唯其能左右唯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彊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二世漢元成咸願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舍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也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令綱紀未絶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爲王官致時爲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邪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如四凶詐如趙高姦如恭顯弘恭石顯陛下何憚而不去邪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姦臣畏死而害上謂趙高也微弱則强臣竊權而震主謂外戚宦官貴意專指宦官臣伏見敬宗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王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蹇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繇而知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自取其滅亡也傳十九年梁亡載梁伯傳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自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則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則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令慈仁者親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師之

教導焉故人信於上也恭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以聲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守牧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虧養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讐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不得存老幼疾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顓於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於天下入於九泉鬼神爲之怨怒陰陽爲之愆錯君門萬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貪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病癘繼之以凶荒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抆腕痛心泣血也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乎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其然也臣聞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

耦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繇不能擇賢良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即位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思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四方之望誠能揭國柄以歸於相持兵柄以歸於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辟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敷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道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壅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懽康庶兆蘇息即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臣聞德以修己教以導人修之也則人不勸而自立導之也則人敦行而率從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立教之旨未盡其方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匡時爲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匡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

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而不私其左右舉賢正而不遺其疏遠則化洽朝廷矣愛人而敦本分職而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其性以道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立制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壽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捄災旱在乎致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僖公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而言不雨閔雨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閔人之心也文公二年書不雨至於秋七月十年書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十三年亦書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憂雨也故僖致精誠而旱不害物文無邮閔而變則成災陛下有閔人之志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殖在乎視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殖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廩罕蓄本於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於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事見莊公二十八年穀梁傳語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篤耕植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繇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利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繇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以日而葵丘之會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

故春秋備而書之（僖公九年秋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丘穀梁傳曰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然則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百官赴南牙朝會者謂之外官亦謂之南司宦官列局於元武門內兩軍中尉監諸營於苑中謂之中官亦謂之北司）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繇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也因井田以制軍賦開農事以修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乂邦家式遏亂略太祖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閑歲則簨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憂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武事止於養階勳（兵部古夏官之職六軍上將軍大將軍統軍皆以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謂觀軍容使及諸監軍使也）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讐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姦宄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閭里（軼徒結切又音佚突也）羈縻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汩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仗節死難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陛下貴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選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而達諸侯可以制猾姦之強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情業由學校之官廢者蓋國家貴其祿賤其能先其事後其行故庶官之通經之學諸生無修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者臣以爲刺史之任理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御豪強恩可以惠孤寡彊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會經戰陣及功臣子弟請隨宜酬賞苟無理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即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枝葉者繇

考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形於恥格者繇道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游惰者已備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理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上旨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理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臣前所謂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不敢愛死者昔鼂錯爲漢畫削諸侯非不知禍之將至也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僇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周禮一命受職後世以初品官爲一命昔龍逢死而啓商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游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爲啓之哉至如人主之關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迺流下土之惠修近古之理而致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前所謂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對雖臣之愚以爲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太和於仁壽可以逍遥無爲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以任之使權造物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以任之使修閫外之寄念百度之未貞在歷庶官而任之使頒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怨痛在擇良吏以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以爲天下教動足以爲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厲然後致理哉是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見黃對嘆服以爲過古晁董而畏中官睚眦不敢取士人讀其詞至有感慨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於時被選者二十有二人所言皆冗齪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事李郜曰黃我雷吾頵其厚邪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臣才志懦劣不能贊令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愧蓋神明令黃所對敢空臆盡言至皇王之成敗陛下所防閑時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爲據漢魏以來無與黃比而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臣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興於今矣帝不納

李憲裕字文饒贊皇人宰相吉甫子相武宗官拜太尉進封衛國公宣宗立貶崖州辛
書劉稹制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稹擅留
衆都稹不奉詔奪從
諫稹官勅諸軍進討
門下定天下者致風俗於大同安生人者齊法度於畫
一雖晉之欒趙欒盈趙
盾趙鞅家有舊勳漢之韓黥韓信
黥布身爲
佐命至於千紀亂律罔不梟夷禁暴除殘古今大義劉
悟填居海岱嘗列爪牙屬師道阻兵六師問罪三面開
網一境離心乘此危機遂能歸命元和末詔誅李師道
師道趣悟與魏博軍
戰未及進馳使召悟將殺之悟
整兵入鄆執殺師道獻首於朝憲宗嘉其誠款授以南
燕憲宗授悟義成軍節度使治
滑州南燕慕容德所居地穆宗待以腹心委之上
黨穆宗即位移鎮澤潞招致死士固護一方逮於末年已虧臣節
長慶初悟繼軍衆執監軍劉承日益縱恣欲效河朔三
鎮朝廷失意不逞之徒多投潞州求援往往論事辭旨
不遜劉從諫生稟戾氣動扇剛風因跋扈之資以專封壤
恃紀綱之律以逞驕恣暫展執珪之儀終無上綬之請
隙駒爲樂魏豹姑務於絕河漢王命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
白駒過隙今漢王嫚侮人吾不忍復見也井蛙自居

雄名必能稟鄭侯之指蹤蕭何封鄭侯功臣皆言蕭何未有汗馬之勞上曰諸君知獵乎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成葛亮之心伐諸葛亮南征叅軍馬謖曰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　上谷汝二帥朕尤注懷元達守本官克北面招討澤潞使弘敬守本官克東面招討澤潞使潞州別駕前後符瑞凡十九事　績事煥於泗亭泗水亭班瑞昭晰景龍二年明皇兼潞州別駕前後符瑞凡十九事　績事煥於泗亭泗水亭班固有高祖碑并十八侯銘鑾輅巡游金石列名烈於代邸開元十一年正月車駕自東都北巡至潞州給復五年以故第爲飛龍宮張說有潞州祥瑞頌十九首又有述聖頌云將表潛龍之館勒啓聖之圖代邸漢文帝爲代王時之邸也實爲可封之俗久爲仁壽之鄉艱難以來頗著誠節必非同惡咸許自新其昭義軍舊將士及百姓等如保初心並赦而不問昭義軍舊大將等如能舍逆效順以州郡兵衆歸降者必厚加封賞如能擒送劉稹者別授土地以振勳庸其村鄉百姓如所在團結歸順者亦加爵賞劉悟下鄆州舊將校子孫及劉從諫近招致將士等喻以善道宜聽朕言凡秉義立名須明大順未有忠於所奉上悖君親昔郤至有言受君之

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田橫能得士心人多致命伏於海島莫敢猖狂及漢高名之奔走向闕唯慕殉以成仁不相挺而作亂殁延殊寵光顯令名爾等既有義心宜思改悔如能感喻劉稹束身歸朝必當待之如初特與洗雪爾等舊校亦並甄酬仍委夷行使陳河中節度使劉沔河中節度使劉沔茂元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各務進兵同力攻討其諸道進軍並不得焚燒廬舍發掘丘墓擒執百姓以爲俘囚桑麻田苗皆許本戶爲主罪止元惡務安生靈於戲藩維大臣抗疏於外髦倡舊老昌言於朝戒朕以祖宗之法不可私一族刑賞之柄所以正萬邦宜用甲兵陳於原野雖朕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詢自僉謀諒非獲已布告中外明體朕懷主者施行

賜回鶻書意　會昌中回鶻爲黠戛斯所破其可汗溫介特勒南徙侵逼天德欲借振武城居其部落武宗不許故作書諭之

朕想可汗公主以久修隣好累降嘉姻望我國家如歸親戚朕每弘容納之意固無纖芥之嫌但以將相大臣

累陳公議以可汗代居絶漠臨長諸蕃名聲既雄部伍甚衆今逗留塞上逼近邊城百姓不安人心疑惑耕種盡廢士馬疲勞朕二年以來保護可汗一國內阻公卿之議外遏將帥之言朕於可汗心亦至矣可汗亦須深見事體早見歸還所求種糧及安存摩尼尋勘退渾党項劫掠等事並當應接處置必遣得宜惟是擬借一城自古以來未有此事天地以沙漠山河限隔南北想蕃中故老亦合備知只如長安東有潼關西有散關南有藍田關北有蒲關今四海一家天子所都猶有限隔況蕃漢殊壤豈可通同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朕守祖宗成業常懷畏豈敢上違天地之限中違祖宗之法每欲發一號施一令皆告於宗廟不敢自專所借一城理絶言議想可汗便須息意勿更披陳其餘令楊觀

楊觀至覽表欲求糧食已許自已馬價絹就振武和糴三千石緣中國以農爲本最貴耕牛百姓所蓄無多常斷屠殺羊則產於北土不出中華惟塞土蕃渾各有畜牧朝廷未嘗徵率務使安存今之所求難允來意又所請東縛嗢沒斯送歸者嗢沒斯北自投邊將屢獻誠款自本國破亡之初奔迸先至塞上不隨可汗公主已是二年慮彼猜嫌自懷憂懼窮迫歸命望朕保持未嘗有交構之言離間兩國前可汗已緣失制馭之道無兼愛之仁侵擾諸蕃肆爲暴虐所以親屬內叛部落外離國破家殘實由於此今可汗失地遠客危難之中尤須追悔前非以安反側若又仁愛不至骨肉相殘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統萬國非止一蕃未附者須務懷柔歸誠者因宜存撫儻狗可汗之意殊乖覆育之恩今已特許歸降止於存其種族必不別有任使授以腹心在可汗不失恩慈於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叶良圖況前代以來盡有故事漢朝呼延邪單

度使烏介可汗怒欲中國縛而送之帝不許賜書諭之

賜回鶻可汗書　回鶻既殘破其王子嗢沒斯內附詔封爲懷化郡王授天德節

于欵塞其下大將烏厲屈烏厲溫敦並來降附漢宣帝封以列侯（漢書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邪累烏厲溫敦率其衆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爲新城侯烏厲溫敦爲義陽侯）又國初頡利可汗之破敗也降者甚衆酋豪首領至朝廷皆拜將軍僅百餘人無不撫納想可汗深明朕意勿更再論摩尼教天寶以前中國禁斷自累朝緣回鶻敬信始許興行江淮數鎮皆令闡教近各得本申奏緣自聞回鶻破亡奉法者因茲懈怠蕃僧在彼稍似無依吳楚水鄉人性囂薄信心既去翕習至難且佛是大師尚隨緣行教與蒼生緣盡終不力爲朕深念異國遠僧欲其安堵且令於兩都及大原信嚮處行教其江淮諸寺權停待回鶻本土安寧即却令如舊

奉宣撰太和公主書（公主憲宗女也穆宗時下嫁回鶻可汗至武宗會昌中回鶻國亂其部衆奉主至漢南侵掠雲朔諸郡故作書遣之）

勑姑遠嫁絶域二十餘年跋履險難備嘗屯苦朕每念於此良用惘然恭惟太皇太后春秋已高慈愛深厚比者望姑朝謁再敘悲歡倏已歲暮寂寞音耗想姑見舊國之城邑能不銷魂望漢將之旌麾必當流涕今朔風既至霰雪已零絶國蕭條固難久處栴墻罘罳幕何以禦冬肉飯酪漿且非適口朕撫臨萬寓子育羣生一物未安終食三歎況姑累年漂泊何日忘懷想姑高明必是懸鑑姑承宗廟之餘慶爲王室之懿親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使邊人子孫不見兵革射獵者不敢西向畏軒轅之臺（大荒西經云有軒轅臺射者不敢西嚮射畏軒轅之臺郭璞注敬難黃帝之神）今回鶻所爲甚不循理蕃渾是朕之人百姓牛羊亦國家所有因依漢地遂致蕃孳回鶻託以私讐恣爲侵掠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靈欲侵擾邊疆姑得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爲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能不稟命則是棄絶姻好令日以後不得以姑爲辭若恃我爲親稟姑教令則須便自戢斂以繼舊歡想姑以朕此書喻彼將相使其知分更不狗非塞外祁寒且無絲纊朕每御裘服則思彼未授衣豈可回鶻壽張遂忘親愛令寄冬衣若干具如別

錄

賜石雄詔意會昌三年澤潞節度使劉從諫死其從子稹以郭誼爲謀主遂自立求節鉞不得發兵反德裕勸武宗討之先是潞州市有男子磬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因薦石州刺史石雄將七千人以往草詔奬成之

古者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人欲立奇功實在謀帥朕所以求鷙鳥於累百孔融云鷙鳥累百不如一鷂得飛將於無雙李廣揲飛將軍蕭何曰如韓信者國士無雙總率諸軍以臨賊境況卿受尺一之詔初無辨嚴辨嚴治裝也雄將七千人刻期至路州故曰無辨嚴盤丈八之矛劉曜圍陳安於隴城安刀矛俱發溢決無前卒戰死隴上爲之歌曰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果能盪寇眷言勳績沃注予懷近聞從諫時從諫劉悟之子稹之叔也百姓相驚云卿以七千兵至數告於衆皃於人令天策向晨已及成軍之候左傳晉侯圍虢卜偃曰童謡云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果滅虢龍驤建旂必協渡江之謡晉書孫皓時童謡云阿童復阿童衡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武帝因加王濬龍驤將軍率樓船伐吳遂定秣陵皓出降阿童濬小字

星煥乎龍庭爲國大慶勉弘方略契此休徵普鍾會以

二十萬兵頓於劒閣鄧艾衆纔一萬直抵成都鍾會字士季鄧艾字士載司馬昭使鍾鄧伐蜀會屯兵劒閣艾從陰平道襄邛而下直抵綿竹蜀不能守遂降只在決機豈由衆寡知卿能辦故諭此懷然聞卿每自履軍常先士卒既自輕敵未足耀奇朕惜卿一夫之功以定必擒之計至於小陣不可自行魏武帝嘗戒夏侯妙才曰妙才夏侯淵字爲將當有怯時不可但恃勇也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淵後果爲蜀將黃忠所斬張遼單身入昌豨家魏武責曰此非大將法三國志魏武遣遼遼園昌豨子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知豨計猶豫乃挑豨與語說降之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太祖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今卿爲萬人之帥啓十乘之行舉必貴謀動資持重報國在於平賊不在輕身爲將本於坐籌寧勞陷陣卿宜以朕之戒嘗自書紳務建功名副茲委遣

賜王宰詔意宰智興子邠寧慶節度使方討劉稹徙忠武詔以兵出魏博趨磁州兼統河陽行營進取天井關德裕以宰秉破竹勢不遂取澤州撰詔切責省所奏差張公輔入澤州潞州亦粗得賊中軍情若許招誘乞賜詔命事宜具悉劉稹喪父之初已拒朝命旋

又焚藝晉絳廬舍侵逼萬善孤軍罪惡貫盈言詞甚悖自卿全師壓境頻挫其勢尋得天井重關會昌三年十二月丁巳王宰引兵攻天井闕薛茂卿小戰遽引兵走宰遂克天井闕守之下臨高平危壁邇來頗自知懼方獻僞詞然天奪其心鬼迷其志宋人已病不告析骸之情宣十五年宋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朱鮪乞降曾無面縛之效建武元年九月朱鮪其縛名見之尚聞張皇叛卒覬望鴻恩不戢羣兇徒云繼襲想卿忠憤必志梟夷況自去年以來頻奄畢令又福星煥燿正臨天馬四漢天文志房爲天府曰天馬四東漢書云畢爲天網網羅不善之人房爲明堂方集重華之慶懸象昭晰前史所書朕奉天道以行誅守祖宗之成法顧茲小寇終不貸刑亦知晏實是卿之愛弟王宰生子晏實其父智與州刺史爲劉稹所質宰之顧望不進或爲此故詔及之將申大義在抑私懷豈無鴒原詩脊令在原兄弟急難固慎名器令料其初通信使必謂卿且駐軍想彼叛徒猶希洗雪乘此討襲必有奇功韓信龔歷下之軍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令擊齊信然其計遂渡河襲歷下

翁陰山之寇討吐谷渾皆因敵心懈弛故得機討不遺想卿久習兵符備詳虜態便須覆其巢穴不可更有掎攜劉稹縱有表章請自面縛不得便自報答亦須奏聞當務遠圖勿拘小信速宜攻討以副朕懷懷想宜知悉

又賜王宰詔意

將帥大略前史備書保境者以守險自固進攻者以過險必尅制其死命務須批亢頸也今賊在網羅只守巢穴廣立虛柵多設疑兵蓋謂自防豈暇侵軼且欲偷安歲月以老王師卿分兵相守果中奸計況卿已得天井尋扼咽喉遊刃其間更何顧慮聞天井前後寨柵二十餘所以備奔衝如此費兵固須寡力料賊四面設備兵數可知卿進大軍便須拒捍何暇更於諸路敢軼封疆以近事明之足可爲據昨者榆社兵馬九域志遼州遼山縣有榆社鎮唐之榆社縣也盡赴太原自沁至儀五百餘里賊已却得石會會昌三年十二月甲戌河東奏克石會關其間細路至多數旬無備竟不馳突卿以此揣度可見其情又諸軍都頭各守一寨遷延避

寇苟務過時卿若更廣詢謀取其自便必恐撓卿思慮難見成功卿宜密度事機自爲心計其賊路逼近州縣及當卿腹背受敵之處即須留兵防守用備寇虞其他抽隨大軍併力攻討如此則出其不意必覆妖巢國家無徵發之勞計司減饋運之費足得前勝豈在濟師又聞每度出兵傷夷不少待其瘡痛皆復不免戰鬬人今爲卿方圓無所愛惜其陣沒官健如無子弟便別擇少壯者充替其亡歿家糧賜亦許不停其傷夷校重有妨役使者亦任擇人充替其傷夷者仍不停糧非惟感勵士心亦冀漸完兵力卿宜以此宣示使各聞知故令中使專往看卿處置須待事了方得遣回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頡于伽思書

會昌三年八月二十日大唐河東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劉沔致書於九姓回鶻宰相頡于伽思閣下曩者回鶻因延陀之亂歸心中國太宗親幸靈武納彼降人置瀚海都督磨既滅突厥回紇南攻薛延陀破之每有其地貞觀二十年南過賀蘭山臨黃河遣使入貢太宗爲幸靈武受其降款因以回紇等部爲瀚海等六府皋蘭等七州皆以其酋領都督刺史　列於內地爰初封植自我深恩回鶻立國立家莫非唐德皇帝自聞回鶻乖亂繼以災荒爲紇扢斯所攻點戛斯一名紇吃斯又作紇扢斯語音相近　國已殘滅可汗率傷痍之衆席卷而來朝廷遣告諭之使轂擊於外誠宜恭聽詔命漸歸漢南國家得以施拯拔之恩成招携之禮昔呼韓單于亦以離亂歸附漢廷定計之初則遣子入侍款塞之後又來朝京師漢宣帝時呼韓邪單于引衆南近塞

遣子入侍已而求入朝以容禮待之令單于位諸侯上贊謁稱臣而不名既得爲臣之義實展外藩之敬然後漢家擁護出塞救恤加恩況回鶻累代稱藩久修臣禮只合先請朝謁自陳艱危太和公主穆宗時回鶻請昏以太和公主女之是帝室愛女太皇太后夙所鍾念可汗亦宜遂其情禮便遣入朝雖皇帝不許當勤固請爲可憐之意陳自託之誠豈不感明主之心塞華夷之望則我之拯恤無所愧懷而乃睥睨邊城桀驁自若邀求過望如在本蕃遐邇之人無不驚嘆今又深入邊境殘

虐生人以退渾爲名吐谷渾部落也回鶻烏介於塞上求助兵糧田牟請以沙陀退渾諸部擊之卽此侵暴未已黎庶伏竄莫敢定居秋稼盈疇不遑收刈夫欲求大國之援繼姻好之情當務交懽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蕃人易動難安如忿怒後不可制得只如回鶻爲紇扢斯所困豈可一日輒忘舉國將相遺骸棄於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固宜泣血枕戈嘗膽思破大雪寃恥告諭幽魂回鶻忿怒之心合施於彼而欲滅棄仁義逞志中華天地神祇豈容此事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大雅烝民篇回鶻以紇扢斯之強不敢報復可謂吐剛矣輕退渾之弱惟務傷煞可謂茹柔矣又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小雅巧言篇君子怒以止亂不聞生亂望相公深思此義勿更輕言令敝邑恃回鶻之信不憚回鶻之怒若外與中國結怨內爲紇扢斯所排遷集鳥徙流離蓬轉以沟揣度終難取濟前代郅支單于不事大漢寄命堅昆尋又遠託康居自成夷滅郅支單于閼呼韓邪求侍子漢使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會康居王數遣贅子亦遣子入侍未幾破堅昆留都之已又怨漢助呼韓邪求侍子漢使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會康居王數

爲烏孫所困迎郅支至康居其後甘延壽與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往事之戒得不在懷昔呼韓之敗也其臣伊秩訾勸呼韓稱臣事漢從漢求節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呼韓納用其策竟保安全又戎子駒支將預晉盟執政以其有貳親數於朝駒支乃自稱不侵不叛何惡能爲執政嘉之遽命即事左傳襄公十四年會於向爲吳謀楚故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戎子對曰不侵不叛何惡能爲馬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今相公以雄才偉略匡弼可汗既無秩訾之明謹於事大又無駒支之辨自達其誠而欲絕累代之歡興二國之禍倘雖釋憾何以戴天又古人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淮南子曰至於衡陽是謂陽中又曰西日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桑榆謂晚也此二句本光武勞馮異語倘自改悔實未爲晚恐未嘗思此聊布所懷信之與否幸垂見示不具沟白

爲宰相與李執方書開成五年十一月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卒其子重順自稱留後武宗詔河陽李執方滄州劉約諭朝京師或割地自效不聽宰相與執方書正此時也○時帝新卽位重起兵乃授福王綰節度大使以重順自副賜名弘敬

何司徒卽進滔　頃因軍中擾攘起授翰垣推體國之誠動

遵朝典罄守藩之禮終保令名遽此淪亡進滔開成五年卒深可悼惜聞以監車朝覲貴安物情軍府事令後嗣勾當本於忠順固非循私伏以聖上君臨惟新景化施王者之號令事貴有名奉祖宗之法度不可輕易旋觀臣節豈惜恩榮今公卿之議皆請別命戎帥聖上恩深悼往義在安人以司徒之盡忠方垂茂軌想後嗣之善繼必有令圖只在鄰近將帥成其美志元和初兩河跋扈之勢尚未可懷朝廷制置之宜難於今日李師道兵鋒物力足以自強猶悉獻吏員請頒貢賦管內鹽法皆歸有司澈欵披肝乃授留務王承宗迷而知復尋自納忠進德棣兩州以效誠節故得舉族榮盛一門保安望尚書以朝廷公議兩鎮舊體令速效忠自求寵榮不使河朔鄰封誤其大計尚書藩方重寄宗室信臣報國之忠仰思展用成人之美必當爲忠謀望早布嘉言勤於善誘邀其實效勿受詭詞臨事制宜固在明略若未獲要領無憚再三待知赤誠方可聞奏但出於雅意不可云某等令布此懷其間若須商量者望於判官大將中揀忠信有才識人令克使至此伏希鑒悉

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

右今月十三日於延英殿陛下謂臣等云侍講稱孔子其徒三千亦可謂之朋黨臣等自元和以來嘗聞此說幸因聖慈下問輒敢覼縷而言覼縷委曲貌○覼音羅西漢劉向云昔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皐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臣嘗以緜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爲黨舜禹則不爲黨何者共工驩兜相與比周迭爲掩蔽也如賢人君子則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自行己不可交以私是以趙宣子趙盾隨會士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女齊叔向羊舌肸比以事君不爲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汲黯雖與公孫弘並進然庭詰云齊人少情譏其布被爲詐則知先發後繼不爲黨矣國史稱太宗嘗與房玄齡圖

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杜如晦至竟以玄齡之策此又同心圖國不爲黨也何者爲黨漢書稱朱博陳咸相爲腹心背公死黨蕭育少與朱博陳咸爲友著聞當世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東漢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漢朝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初桓帝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云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各樹朋徒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及其盛也謂之鉤黨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魏朝何晏丁謐依附曹爽祖尚浮虛使有魏風俗由茲大壞此皆爲朋黨也初畢軌鄧颺李勝何晏丁謐皆有才名而急於富貴曹爽數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爲腹心略舉數節以明其類至於歷代朋黨不可殫言仲尼知季路之不免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然子游識子張之未仁曾子罪卜商喪親無聞子夏喪子而失明曾子弔之子夏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也夫子罪宰我鑽燧爲久惡既不掩善固宜稱此又不爲黨也班固稱周室既微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抵掌而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此四豪者各有門客三千而謂之黨仲尼三千則不爲黨蓋仲尼之徒惟務仁義不以爵祿爲貴四豪之門惟務譎詐常以勢力相高令侍講欲以奔走權勢之徒攫拿名利之輩比方孔門上哲實罔聖聰臣未知元和以來所謂黨者爲國乎爲身乎若以爲國則隨會叔向汲黯卜式房玄齡之道可得行矣不必聚黨成羣以臣觀之今所謂黨者進則誣善蔽忠附下罔上斂斂相是態不可容退則車馬馳驅唯務權勢聚於私室朝夜合謀清美之官盡須其黨華要之選不在他人陰附者羽翼自生中立者抑壓不進孔門顏冉豈有是哉陛下以此察之則奸僞自見臣恐更有小人妄陳此說輒舉事例庶裨聰明伏望陛下留臣此狀時賜覽閱所冀小臣瞽說免惑聖心臣不任懇激之至謹錄奏聞

議禮法等大事

右按史記仲尼在位獄訟之詞有可與人共者不獨有

也伏以漢魏以來朝廷大政爲令公卿奏議講求理道博盡羣情所以政必有經人皆務學著在史策粲然可觀臣等商量如有事關禮法羣情凝滯者各望令本司申尚書都省下禮官樂官詳議意見不同者任爲別狀如是刑獄亦令法官同議然後丞郎以下詳具可否聞奏如郎吏有能駁難者皆許上聞並須先據經義其次取正史策故事不得自爲意見言涉浮華如禮官樂官才識出人議論精當者向後擢授臺省官郎吏別與遷擢所冀漢魏之風復行今日

論維州事狀 文宗太和五年吐蕃維州副使悉恒謀請降帥衆歸成都德裕以聞且欲遣生羌擣西戎腹心羣牛僧孺持不可詔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恒謀等與之會昌三年德裕追論此事

右臣頃蒙先朝授劒南西川節度使其悉恒謀雖是吐蕃長久樂皇風將彼堅城降臣當道差行維州刺史虞藏儉便領兵馬入據其城飛章以聞先帝驚喜其時與臣仇者指牛僧孺望風疾臣遽興疑言上罔宸聽以爲與吐蕃盟約不可背之必恐將此爲詞侵犯郊境遂詔臣却還此城兼執送悉恒謀等令彼自戮復降中使迫促還蕃白起殺降終於杜郵致禍陳湯見按是爲郅支報仇漢書湯既斬郅支以所虜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今反收繫按驗是爲郅支報仇也感歎前事惻心終日今者幸逢英主忝備台司輒敢追論伏希省察且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州之衝是漢地入邊之路初河隴盡沒唯此州獨存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并力以攻岐隴邠涇靈夏也無虞於南路謂西川在吐蕃之南也自長安言之西川亦在劒閣之南若吐蕃寇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併力於西邊謂吐蕃蜀則南路自維茂入北路自鴈州入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貢元中韋皐以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而入遂爲所滅號經略河湟此城爲始盡銳萬旅急攻數年吐蕃愛惜既甚遣其舅論莽熱來救雉堞高峻臨衝難及於層霄鳥徑屈蟠猛士多麋於礮石莫展公輸之巧空擒莽熱而還及南蠻負恩掃地驅劫臣初到西蜀衆心未安外揚

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乃送款與臣臣告之以須俟奏報貴探情僞其悉怛謀等尋帥城兵并州印甲仗塞途相繼空壘來歸臣即大出牙兵受其降禮南蠻在列莫敢仰視況西山八國隔在此州比帶使名都成虛語諸羌久苦番中徵役願作王人自維州降後皆云但得臣信牒帖子便相率內屬其蕃界合水棲雞等城冀州有合江守捉城與棲雞城本皆唐地没於吐蕃既失險阻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臣見此有莫大之利爲恢復之機所以面許奏聞各加酬賞臣自與錦袍金帶顯視朝旨且吐蕃維州未降以前一年猶圍逼魯州（魯州河曲六胡州之一也）以此言之豈守盟約況臣未嘗用兵攻取彼自感化來降又沮議之人豈思事實大戎遲鈍土曠人稀每欲乘秋犯邊皆須數歲聚食臣得維州逾月未有一使入疆自此之後方應破膽豈有慮其復怨鼓此游辭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寧忍將三百餘人性命棄信累表陳論乞垂矜舍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加以體

被三木輿於竹畚及將即路冤叫嗚呼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遭蕃帥譏誚云既以降彼言吐蕃謂中國爲彼何須送來乃却將此降人戮於漢界之上恣行殘忍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臣聞楚靈誘殺蠻子春秋明譏昭十六年春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此楚平王事而德裕以爲楚靈似誤周文收送鄧叔簡冊致貶突厥木杆可汗擊柔然鄧叔子滅之叔子收其餘燼奔魏木杆恃其彊請盡誅鄧叔子等於魏宇文泰收叔子以下三千餘人付其使者盡殺之況乎大國負此異族塞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伏惟仁聖文武至誠大孝皇帝陛下振脊聖之弘圖得懷徠之上策故南蠻申請朝之願北虜效款塞之誠臣實痛惜悉怛謀等舉誠向化解辮歸義而未加昆邪之爵（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封渾陰侯）不賞庶其之功（庶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鬷之皆有賜於其從者鬷以忠愛徒爲仇讐所快身遭此酷名又不彰職由愚臣陷此非罪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臣所以具陳根本不憚繁細冀蒙廣鑒追獎忠魂伏乞宣付中書各加褒贈冀華夷感德幽顯伸冤警既

往之倖心激將來之峻節臣德裕無任懇願之至謹錄
奏聞伏候勅旨詔贈悉怛謀
右衛將軍
丹扆六箴并序寶歷元年德裕爲
浙西觀察使時所獻
臣聞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詩小雅隰桑篇此古之賢人所
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跡疎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
忤然臣竊念拔自先聖偏荷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是
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沴嘗著大明賦以諷頗
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心昔張敞之守
遠郡張敞爲山陽太守會霍光薨宣帝始親政敞上封事梅福之在遐徼福去官歸壽春
數因縣道上言變事尚竭誠盡規不避尤悔況臣嘗學舊史頗知
箴諷雖在疎遠猶思獻替謹稽首上丹扆六箴具列於
後仰塵睿鑒伏積兢惶宵衣箴曰先王聽政昧爽以俟
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爲貴帝王世紀曰堯命禹爲司
空繼鯀治水乃勞身涉勤不重徑尺之璧而愛日之寸陰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王充論衡
光武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之曰廢農
桑遠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遂蠲其例
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周宣王夜臥而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彤管記言

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仆漢武帝幸林光宮旦未起趨臥內以急遽觸竇瑟而仆金日磾抱持縛之栢谷徼行豺豕塞路覩貌獻殄漢武帝徼行夜至栢谷逆旅主人疑爲姦盜欲攻之主人嫗覩上狀貌而異之乃殺雞爲食以獻上斯可戒懼帝覽箴手詔答曰卿文雅大臣方隅重寄表率諸部肅清全吳化洽行春風澄坐嘯善言善政想歎在懷卿之宗門累著聲績冠內庭者兩代襲侯伯者六朝果能激愛君之誠喻詩人之旨在遠而不忘忠告諷上而常深慮微博我以端躬約余以循禮三復規諫累夕稱嗟致之坐隅用比韋絃之益銘諸心腑何啻藥石之功卿既已投誠朕每懷開諫苟有過舉無忘密陳山川既遐眷矚何已必當勉已以副朕懷

臣子論

士之有氣志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志氣而輕爵祿者必能立名節二者雖其志不同然時危世亂皆人君之所急也何者非好功業不能以戡亂非重名節不能以死難此其梗槩也好功業者當理平之世或能思亂唯重名節者理亂皆可以大任乎澹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公理煩遭難亦不能捐軀濟危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鴻鵠雖不常爲人用而自然可貴也然世亦有不拘小疵而能全大節者如陳平背楚歸漢漢王疑其多心令護諸將又疑其受金可謂不能以名節自固矣及功成封侯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漢高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其後竟誅諸呂以安劉氏近日宰相上官儀詩多浮艷時人稱爲上官體實爲正人所病及高宗之初竟以謀廢武后心存王室至於宗族受禍麟德元年高宗與儀謀廢武后后遽詣上自訴上恐后怨怒紿之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與王伏勝故太子忠謀大逆儀與子庭芝皆死籍沒其家　郭代公郭元振倜儻不羈之士也少不以名節自檢當蕭岑內難蕭至忠岑羲保護睿宗雖屢危機竟全臣節開元元年七月玄宗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等執至忠羲於朝堂斬之則名節之間不可以一槩論也陳平能不背魏無知所以必不負漢王矣令士之背本者人君豈可保之哉

忠諫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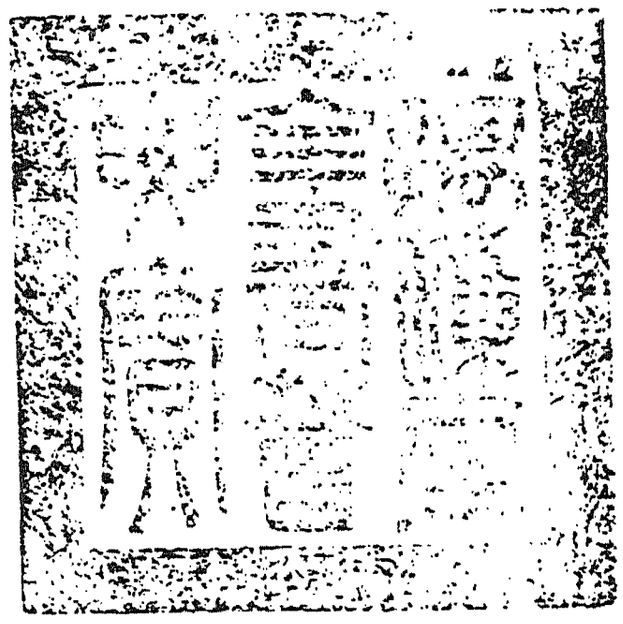
人君拒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桀紂桓靈之君未能忘名自知爲惡多矣畏天下之人知之將謂諫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之諫已如晉獻非驪姬爲人用而自然可貴也然世亦有不拘小疵而能全大

寢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不欲人諫己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傾者其辭訐若考叔啓大隧以成莊公之孝倉唐獻犬鷹以復文侯之愛（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舍人趙倉唐請以犬獻之文侯大悅乃復太子擊而出少子摯於中山）留侯封雍齒以安羣臣招四皓以定惠帝此所謂婉也諫大夫言婢不爲主（漢成帝欲立趙倢伃爲后劉輔諫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白馬令言帝欲不諦（後漢桓帝寵中常侍單超等白馬令李雲上書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政化日損是帝欲不諦乎帝震怒）激主之怒自有其名望其聽從固不可得此所謂訐也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諫曰臣自刎以血汚車輪則陛下不入廟矣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則知諫之道在於婉矣唯英主能從諫何者自知功德及生人者大矣雖有小惡不諱人言如漢高械繫蕭相國及聞王衛尉之言（漢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字）乃曰我不過爲梁紂主而相國爲賢相此所謂不諱也近日名臣王石泉（王方慶世封石泉故稱王石泉）居相時子爲眉州司士天后嘗問曰卿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有以見君子之心亦倉唐之比也

近倖論

自古中主以降皆安於近習疎遠忠良其主非不知君子可親小人可去而不改者其蔽有二一曰性相近二曰嗜慾深桓靈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侯覽張讓所以得蔽君矣倖臣無以承意非近習無以歡弘恭石顯所以得盡政矣唯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文帝雖有鄧通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爰盎此所謂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弘倪寬卜式此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政無頗類近則開元初內有姜皎崔滌以極宮中之樂外有姚崇盧懷慎蘇頲宋璟以修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其

故何也倖臣不得干政事也後代能如漢之文武及開元致理之要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哉



校 總
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學正臣吳 垣
謄録監生臣劉廷勲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目錄

謀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目錄

唐

牧羊罪言

原十六衛

戰論

守論

燕將傳

鄭亞

唐丞相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孫樵

復佛寺奏

書何易于

書褒城驛

孫氏西齋錄

李商隱
爲濮陽公檄劉稹文
羅隱
上招討宋將軍書
陸龜蒙
復友生論文書
皮日休
請孟子爲學科書
請韓文公配饗書
沈顏
象刑解

綜天下之情形權緩急之勢以待夫如緊不緊尺寸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杜牧字牧之京兆人太和中進士舉賢良方正歷官監察御史進中書舍人

罪言　是時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頗驕戀不循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亡術復失山東鉅鎮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嫌不當位而言實有罪故作罪言生人常病國家大事某不當言實言之有罪故作罪言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徇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徇浮羨淫工機織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

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奠其必破弱雖已破奠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爲之名黃帝時蚩尤爲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邪自周分齊霸不一世晉文常傭役諸侯至秦莘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鄗魏武舉官渡在今河南中牟縣縣有官渡城即曹操袁紹相持官渡口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

胡作至宋武號爲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於高齊荒蕩字文取得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爲王霸者不得不可爲霸猾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皐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鵰吐蕃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畫河修障成塞其術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以裹拓表以表撐裹混頒迴轉頒洪上聲顛倒橫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昌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滌衣一肉不飽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怙泰邪豈其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理平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

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校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爲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奸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爲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黎陽新鄉並屬衛州陴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皐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間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纂天下兵誅蔡吳元濟誅齊李師道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田宏正來降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史憲誠來降長慶初誅趙王廷湊之變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田布死昨日誅趙一日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李聽敗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强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爲中策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歐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歐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令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爲非者指示順向詆侵族鱗語曰叛去酋酋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餒屍以戰以此爲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郗士美趙復振下博敗杜叔良趙復振館陶敗李聽趙復振故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爲浪戰最下策也

原十六衛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百二十八員署守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

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武臣褒公鄂公之徒並爲諸衛將軍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不幸方二三千里爲寇土數十百萬人爲寇兵蠻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敎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也官爲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十四府凡有四十萬人三時耕稼發穫勒未發穫即簙也勒打穀具一時治武騎劒兵天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師帥亦不可使爲亂耳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捽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爲師帥亦無能爲叛也自貞觀至於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簒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算神

術也至於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虛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言其疾也內無一人矣起遼定蜀繚絡萬里事五強寇突契丹吐蕃雲南大石國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屍大中乾成薙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七聖旰食天寶以來七帝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爲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韓黥七國及祿山僕固懷恩是也居內則簒莽卓曹馬已下是也使外不叛內不簒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論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於其將也弊復爲甚人罷曰廷詔命將矣名出視之率市兒輩蓋多賂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愎敎者則撓制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壹勢便罔不爲寇其陰泥去聲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斂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

指爲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憂擊也割生人略市天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涌溢齊人乾耗平民也鄉黨風俗淫窳衰薄窳惡也○音輿教化恩澤擁抑不下名來災診被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不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總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乎曰於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禍蠹不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

故作原十六衛

戰論

兵非危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焉

論曰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爲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峯辟相貫峯音辟山高大貌○峯音額辟音辟高山大河盤互交

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銳卒利刃良弓健馬無有也卒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數三億低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嚴飭護疆首仰給橫拱不爲則緣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嘯呼膻臊徹於帝居周秦單師不能排闢於是盡剽吳越荊楚之饒以啖兵戍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徭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修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爲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處榮逸爲家治具戰

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騎刓弱而未嘗爲之簡帖整飭天下雖然盜發則疾驅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爲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爲幸以師老爲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旋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宅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

矣焉肯搜奇外死勤於我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眎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責第來撝之至如鏜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爲偃月一則曰必爲魚麗偃月魚麗皆陣名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惶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圍兵數十萬以誅

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魏博由是再失河朔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竄且不暇杜叔良爲橫海節度使將諸道兵與鎮人戰大敗於博野脫身還營喪其旌節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汙以爲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爲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於謗木傳於士大夫非偶而已

守論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刼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廼東兵自守反修大歷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叛臣益橫終唱患禍故作守論焉

論曰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鈇鉞鈍舍宏混貸煦育逆孽殆爲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算周思以爲宿謀方且嵬岸抑揚自以爲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

知乎其俟蹇頓顛傾而後爲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已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爲寇伺吾人之憔悴天時之不利則將與其朋伍羅絡郡國將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而乃偷處恬逸次第相符以爲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令之議者咸曰夫倔强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爲銜策高位美爵克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歷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爲快也愚曰大歷貞元之間適以此爲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濶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循皇子嬪之裝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强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倡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瀕軒翥振動不寧之意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武宗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爲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歷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古肢字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此非而反用以爲經愚見愛而已嗚呼大歷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

燕將傳

談忠者絳人也祖瑤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忠豪健善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使吐突承璀討王承宗也魏王師不復跨河令一旦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計爲之何

其徒有趙佐伍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夫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忠時爲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算不失一自相臣之謀令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於天下乎既恥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鑒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遣趙人書曰魏苦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陴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長安在魏西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希世之

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忠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令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爲子謹護北疆勿使子復掛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名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旦視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於天子曰燕厚怨趙令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令則奈何忠曰燕趙孥怨自朱滔以來燕趙交惡　天下無不知令天子伐

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路人將燕賣
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持忠義之心卒染私
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
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
醢以狗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東鹿二縣屬深州
殺萬人暴卒於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
春趙人獻城十二德州管平原安陵長和棣州管厭次河陽信鄒平昌將陵蒲臺濱口冬
誅濟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
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
下復合且建中時建中德宗年號朱泚搏天子狩畿甸李希烈
僭於梁王武俊稱趙朱滔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
國往往弄兵者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
卒於無事自元和以來劉關守蜀棧道劒閣自以爲子
孫世世之地然甲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大江撫石
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縛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
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爲驕鼎力相視可謂強矣
然從史繞塹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檻車季
安死墳杆未收家爲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
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如搏鶬一可支百者累數
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爲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
齊人經地數千重倚渤海墻泰山墊大河精甲數萬鈐
劒其阨可謂安矣然兵折於潭趙地名鄆西六十里首竿於都
市謂李師道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
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
獵未嘗戴星俳倡顆猰之臣諧臣也顆音魂去聲顏澁不展縮衣
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驟驟
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惟燕未得一日之勞
爲子孫壽後世其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爲君憂之總泣
且拜曰自數月已來未聞先生之言今者幸枉大教吾
心定矣明年春劉總出燕卒於趙忠護總喪未數日亦
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令持
兄喪歸葬於絳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夏某遇於馮翊

屬縣北衛中因吐其兄之狀某因直書其事至於褒貶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鄭亞字子佐滎陽人元和十五年擢進士第又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制科又以書判拔萃數歲之內連中三科會昌初監察御史累遷中丞給事中觀察使

唐丞相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綸紼之興綍與紼同載籍之始唐虞之盛二典存焉夏殷之隆厥有訓誥自脩征甘誓乃有誓命之書皆三代之文一王之法也虞夏之際代祀綿遠其代工掌制之名氏莫得而知至於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爲之訓誥高宗得傅說則有說命之篇周公名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周官顧命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輩又乏儒墨之用每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爲之縱委於執輸者亦非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器也厥後寖微寖長下至魏晉亦代有其人我高祖革隋文物大備在貞觀中則顏公師古岑公文本興焉在天后時則李公嶠崔公融出焉燕許燕公張說許公蘇頲角立於玄宗之朝常楊常袞楊綰繼美於代宗之世洎憲宗皇帝英武啓運雄圖赫張中興之業高映前古其時則先太師忠公宰相李吉甫德裕之父翱翔內署有密勿贊佐之績平吳李錡之亂定蜀劉闢平實惟其功及登樞衡作霖雨尊王室卑諸侯圖籍紀在徽冊播於無窮特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吳陽少師外定內理顯王言於典誥彰帝範於公德裕長慶中事惠皇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爲翰林學士訓誥之業彰於傳聞穆宗顧德裕厚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昭肅皇帝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統握乾符寤寐良弼詔自淮海復升台庭盡付玄機允厭神度每形墀奏罷別承天睠帝亦講伊訓說命之旨定元首股肱之契以太平之制度上古之文教咸屬於公焉會先太后懿號未立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沙麓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六百四十五年生聖女後生王政君爲漢元后神井之瑞贊繞樞懷日之慶黃帝母附寶見大電繞北斗樞感而生帝顓頊漢武帝母王皇后夢日入懷懋遵聖緒光慰孝思於是承命有宣懿祔廟之制及武宗郊昊

天拜清廟文物胥備朝廷有禮華夷述職河朔修貢乃顯神休薦徽號奉揚一德以示萬方於是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之冊封域無虞天子脩然有求玄之思乃範貞金模聖表隆準日角燭於宮庭中外臣寮咸欲頌山河而褒日月也公於是有聖容之讚天街之北獯鬻攸居因饑憑淩怙衆强禦嚴之以刁斗而勃爾無懼申之以文告又腆然不率天子震怒旋命征之公獨運沉機上資宸斷萬里勝負決於帷中雷霆既震犬羊遂潰疾之地瘡痏榛棘襲世未平至是漁陽帥仲武盧龍軍張仲武掃除妖孽臧獲仇讐仲武命裨將石公緒等諭意兩部殘回鶻八百人回鶻烏介可汗復我貴主太和公主至京十九人詭詞結歡潛伺邊隙仲武密賂其下盡得陰謀故云臧獲仇讐　奉揚威神乃底康靖仍願勒石於盧龍之塞以敘聖功飛章上聞帝用允若公祇應明命舒展格言呼嘯神祇吐納嵩華當晝而文星現不寐而白鳳來楊雄作甘泉賦成夢吐白鳳　成諸侯不朽之

改封安定大長公主公於是有討北狄之詔天寶末薊門爲首亂之地瘡痏榛棘襲世未平至是漁陽帥仲武盧龍軍張仲武掃除妖孽臧獲仇讐仲武命裨將石公緒等諭意兩部殘回鶻八百人回鶻遣宣門將軍等四十九人詭詞結歡潛伺邊隙仲武密賂其下盡得陰謀故云臧獲仇讐　奉揚威神乃底康靖仍願勒石於盧龍之塞以敘聖功飛章上聞帝用允若公祇應明命舒展格言呼嘯神祇吐納嵩華當晝而文星現不寐而白鳳來楊雄作甘泉賦成夢吐白鳳　成諸侯不朽之

勳尊元后無私之化公於是有幽州紀聖功之碑潞帥劉從諫死其子從諫之從子稹因關河之險恃甲兵之衆請爵爭地屢聞王庭中外疑迷互撓天聽帝將耀神武公累獻忠謀且言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勇犯曰獨子其辭焉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雄渠受戮稹以拒君七國既敗膠東王雄渠伏誅　況明皇舊宮明皇先是兼潞州別駕開元十一年以故第爲飛龍宮後又改啓聖宮　天井內地跨連河北脅倚山東豈可行有匪人坐爲汙俗若是可忍孰不可容沃心無疑躡足乃定又曰上黨居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今漳水雄兵常山勁卒是爲脣齒實懼因依不若乘於未萌制其將動帝俞其奏乃妙選使臣以勞諭之帝命李回宣慰河北三鎮嚴立刑賞以勸成之　令鎮魏平澤潞魏侯鎮侯何敬魏帥王元達鎮帥也　戮力從命絕壺關之右臂收泜水之上游獲茲渠魁在此成算又轅門叛將橫水餘兇　叛將楊弁也初劉沔破回鶻醜兵三千戍橫水柵王逢時以河東兵屯榆社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都將楊弁將之詰逢時已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者累牒趣之弁因衆怒作亂李石奔汾

州幷乃通劉稹勢張甚王宰請招納之德裕不從上於是命李石歸太原遂平楊幷竊上相之旌旗上相李石也盜晉陽之管鑰帝怒斯赫人心愈疑咸以師老於郊梟巢尚固議罷兵者蚊聚請宥過者雷同公又揚笏而言曰彼地則義師帥分宗室謂李石是玄祖勤商之邑玄祖謂契也后稷造周之邦瓜瓞具存堂構斯在苟虧策畫不襲仇讐則是獎彌年逐主之風哀公二十五年五月衛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等作亂衛侯輒出奔宋長冒頓射親之俗冒頓從其父單于頭曼獵射殺頭曼詩稱築室于道小雅小旻篇書謂疑謀勿成大禹謨由是洞啓宸衷大破羣議運籌制勝舉無遺策防微慮遠必契神機授鉞之臣服膺承命謝安之圍碁尚劫謝安兄子幼度破苻堅駐驛書至安方圍碁了無喜色曹參之飲酒方酣甘鄙參爲相日飲醇酒不事事賓欲有言輒飲之酒果有軍書繼聞戎捷砥磨周鉞武王左仗黃鉞水淬鄭刀考工記之記刀鄭萬里來袁紹之頭顱臣按三國志注袁熙與袁尚謀欲擊公孫康得遼東康誘熙尚入伏兵縛之坐於凍地尚寒求席熙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遂斬首然則此語乃熙尚非紹也鄭亞似誤二冢葬蚩尤之肩髀皇覽肩髀冢在山陽郡鉅野縣傳言黃帝戮蚩尤身體異處故別葬之歡聲雖震於朝市喜氣不見於形容何其纂立功勳鎮定風俗若是之重也公於是有伐上黨之制平晉陽之敕宗英可汗魯昌五年點戛斯可汗爲宗英雄武誠明可汗獻琛輸款越自絶域通於本朝文畢伯士之徧呼韓鹿蠡之師鹿蠡漢書作谷蠡單于之弟谷蠡王○谷音鹿蠡音離或執玉而朝靈圄或解辮而拜甘泉甘泉宮並垂於册書光被明命公於是有諭回鶻之命五慰堅昆之書四點戛斯之先貞觀時授堅昆都督德裕書云堅昆者不朽之名昆者有後之稱令其便以堅昆爲國云文章等於訓傳機事出於神明固將假仰邳石之符黃石公兵符傲睨鬼籍之錄鬼谷子書聞之者可以祛聾聵得之者可以弼邦國每牙管既拔芝泥將熟嘗於席前親授筆札公亦分陰可就落簡如飛時有急宣關於密畫內庭外制皆不與聞或勢切疾雷機難終日宣室未名武帳莫開公則手疏封章達於旒冕當乙夜觀書之際未嘗不稱美再三此又豈可與賦洞簫而諷於後庭漢元帝嘉王褒所爲洞簫賦令後宮貴人皆誦讀之聞子虛而嗟不同世者武帝讀司馬相如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論功較德邪歲在乙丑羣公嘗伯以天子之道貫於神祇一年而風雨攸

序災沴不作二年殲醜虜興北伐之詩擊鼓四年誅狡童討劉稹也詠東征之歌而又伐摩尼之風會昌時外教如回鶻摩尼之類皆禁壞浮圖之俗僧尼皆勒歸俗偃兵返樸四海胥定思欲增鴻名光下武公乃觀東序之圖按西崑之牒鋪舒名實藻繪文采類於上帝爲唐神宗見書神宗大典謨公於是篹章天成功神德明道之冊文號位既畢華夷會同方將命禮官名儒者訪匡衡后土之儀採公玉明堂之圖公玉帶有明堂圖考肆覲之禮於梁生梁松明習故事與諸儒修明禮儀叩封禪之書於犬子司馬相如小名犬子相如未死時爲一卷書言封禪事後命所忠往取盡皇王之盛事極臣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黃帝鑄鼎荊山下鼎既成乃上仙禹書就掩吳越春秋禹藏書之所謂之禹穴然猶進先嘗之藥曲禮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獻高手之醫藏周旦請代之書武王有疾周公祝告先王請以身代藏其書金縢之匱追漢宣易名之美會昌元年諸臣請以憲宗爲不祧之廟如漢宣帝尊武帝爲世宗故事其表留中不出作于大誥祈于昊天始終一朝紹續九德其功伐也既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武宗一朝冊命典誥奏議碑贊軍機羽檄凡兩帙二十卷輯署

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歲在丁卯亞自左掖出爲桂林九月公書至自洛以典誥制命示于幽鄙且使爲序以集成書尋玄珠不究於倪域聽希聲莫窮於高下承命震惴幾移朝夕援筆而復止者三四伏念江陸脩湯辭讓不及因齋潔以敘焉按文粹文苑英華並載此篇爲鄭亞作及考李商隱集有太尉衛公會昌一品制集序代桂府滎陽公作亦見英華與此語多相同滎陽公卽亞是時亞爲桂管觀察使辟商隱判官當是商隱屬稿而亞刊定也

孫樵字可之大中間舉進士官職方郎中

復佛寺奏宣宗敕所廢寺有僧能營葺者聽自居之僧尼皆復其舊樵乃上奏

賤臣樵上言臣以爲殘蠹於民者羣髡最大且十口之家男力而耕女力而織雖乘樂歲其衣食僅自給也棟宇僅自完也若羣髡者所飽必稻粱所衣必縑穀居則邃宇出則肥馬是則中戶不十不足以活一髡武皇帝元年籍天下羣髡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髡是編戶一百七十萬困於羣髡矣武皇帝一旦髮天下羣髡悉歸平民是時一百七十萬家之心咸知生地陛下自卽

位以來詔營廢寺以復羣髡自元年正月洎今年五月斤斧之聲不絶天下而工未以訖聞陛下即復之不休臣恐數年之間天下十七萬髡如故矣臣以爲武皇帝即不能除羣髡陛下尚宜勉思而去之以蘇疲甿況將興於已廢乎請以開元之事明之開元之間大駕還自東封從以千官之衆六軍之事三日畱於陳畱民猶有餘力今陛下即能東封道次給一食則民力殫矣何開元之民力有餘而陛下之民力不足邪開元之間率戶出兵籍而爲伍春夏縱之家以力耕稼秋冬叢之將以戒武事如此則兵未始廢於農農未嘗奪於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也今天下常兵不下百萬皆衣食於平民歲度其費率中戶五僅能活一兵如此則編戶不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也今陛下以力不足之民而欲重困於羣髡將何以踵開元太平之事異異日爲陛下言之況去無用之髡也臣樵昧死以言中書門下奏言崇奉釋氏恐財力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所在長吏量加撙節從之

書何易于

何易于嘗爲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江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即自腰笏引舟上下

刺史驚叫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隙不可奪
易于爲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克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
偕騎還去益昌民多即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奏重
榷筦詔下所在不得爲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
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劃去吏爭
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爲百姓匿令劃去罪愈重吏止死
明府公寧免竄海裔耶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
民乎亦不思罪蔓爾曹即自縱火焚之觀風使聞其狀
以易于挺身爲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
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爲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
僂杖者易于必召坐與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輒
親自與語爲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
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縣州羅江
令其治視益昌是時相國裴公出鎮縣州獨能嘉易于
治嘗從觀其政導從不過三人其全易于廉約如此會
昌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

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
督賦何如曰上請貸期不欲緊絕百姓使賤出粟帛督
役何如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糞優貧民饋給往來
權勢何如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何如曰無盜樵曰
余居長安中十年歲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爲某縣
得上下考某人由上下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
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
往來達官爲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
如此邑民不對笑去

書襄城驛壁　襄城令屬漢中府漢中唐爲梁州因德宗幸陞興元府

襄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治則淺混而茅視
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覩其所謂宏
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嚴震字遐聞鹽亭人建中爲山
南西道節度使朱泚反德宗幸奉天危懼震奉迎至梁州帝改梁州爲興元府即用震
爲尹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謚忠穆　以襄城控二節度治所龍節虎旗
馳驛奔輅以去以來轂交蹄劘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

大蓋當時視他驛爲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饑得其飽皆暮至朝去者寧有顧惜心邪至如樟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漁釣則必枯泉汩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汚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碎破不興曩類某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旺笑於旁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爲治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疆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者其在刺史則曰我即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釀當饑飽鮮囊帛匱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者真驛邪知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爲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既揖退老旺條其言書於褒城驛屋壁

孫氏西齋錄

孫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錄因掇其絜切峭獨可以示懲勸者擷其叢冗黍屑不足以警訓者自爲十八通書號孫氏西齋錄起高祖之初武皇之終首廟號以表元首曰月以表事尚功力正刑名登崇善良蕩戮兇回有所鯁避則微文示譏無所顧慄則直書志慝所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黜功徇愛譏失教也太宗有嗣有天下高祖不當立建成爲太子至有六月四日事故書曰高祖殺太子建成　李勣立皇后武氏者何忘諫贊慝懲廢命也李勣爲顧命大臣儻堅諫不奪高宗不敢立武氏爲后故書曰李勣立皇后武氏　起王氏已廢之魂上配天皇者何登嫌黜冢不可謂順予懼後世疑於禪祼也高宗廢王立武武乃負觀侍女何以立昭穆故特以王后配高宗示天后有嫌於禪祼　條高后擅政之年下繫

中宗者何紫色閏位不可謂正予懼後世牽以稱臨也天后改元即真令悉以天后年號及行事繫於中宗示女子不得改元有政也崔察賊殺中書令裴者何裴名炎武宗廟諱詭諫梯亂肇殺機也裴爲顧命大臣屢白天后歸政御史崔察廷詰曰裴若不有異謀何故使太后歸政天后遂怒斬裴於都亭驛故書曰崔察賊殺中書令裴也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何僭刑咈教稔禍階也祿山乃張守珪部將嘗犯令張曲江令守珪斬之守珪不從果使亂天下故書曰張守珪以安祿山叛稱天下殺者何罪暴天下示衆與殺也稱天子殺者何死非其罪示衆不與殺也臣或不書葬不以正終去葬以示譏也懼示貶也君或不書葬者何不以正終去葬以示譏也懼怠去瑞示戒志漏說文漏水滿貌志漏猶言志滿也尚德必書賤尸位則黜貴皆所以厭邪合正俾滙大義操實寘例以示懲勸嗚呼宰相昇沉人於千百數年間史官出沒人於千百歲後是史官與宰相分掌死生權也爲史官者不能扶忠骨於枯壤繫謚魂於泉下磨毫黷札叢閣飽帙豈國家任史官意邪樵既序其略授其友高錫傳云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内人開成二年登進士第由弘農尉歷爲王茂元鄭亞等辟舉後補

太學博士檢校工部郎中

爲濮陽公檄劉稹文　王茂元濮陽人德宗時上書自薦擢賜校書郎仕至涇原節度使封濮陽郡侯改陳許時澤潞節度使劉從諫卒大將郭誼等匿不發喪擁其姪稹權領軍務宰相李德裕請命稹護喪歸洛以聽朝旨稹竟叛茂元與從諫有舊移檄之規

足下前以肺肝布諸簡素仰承復命猶事枝詞夫豈告者之不忠抑乃聽之而未審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一去不返者良時一失不復者機事噫嘻執事誰與爲謀延首北風心焉如灼是以再陳禍福用釋危疑言不避煩理在易了丁寧懇欵至於再三者誠以某與先太師相國俱沐天光並爲藩后稹父從諫以司空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宗立兼太子太師與茂元同時爲藩鎮昔云與國合則親鄰而大年不登同盟未至飯見纓畢襚衣莫陳乃睠後生遽乖先訓遷延朝命迷失臣職不思先穀之忠將覆欒書之族先穀欒書皆晉大夫先穀以晉師敗於邲因名狄人欲爲變晉殺之滅其族不應以忠見稱疑先軫或郤穀之譌欒書即欒武子晉人德之至孫盈以讒滅此言劉稹不守其祖劉悟之訓而將覆其宗也此僕

隸之所共惋兒女之所同悲況某擁節臨戎援旗誓衆封疆甚邇音音猶存忍欲賣之以爲己功間之以開戎役將祛未寤欲罷不能願思苦口之言以定東身之計昔先太尉相公常陷亂邦不從逆命翻身歸國全家受封穆祖悟從諫之父嘗爲淄青節度使李師古門將師古死又事其弟師道師道陰通淮蔡憲宗討之悟將兵拒魏反戈誅師道以降擢義成節度使封彭城郡王居韓之西爲國之屏弃代之際人情帖然十五年移鎮澤潞檢校司空同平章事辛贈太尉遺表請以子從諫繼襚戎事太師相公以旱副軍牙久從征旆從諫先以金吾衛大將軍克昭義節度副

大使事君之節已著居喪之禮又彰故乃奬其象賢仍以舊服敬宗授從諫昭義節度使支納職貢賦十五餘年加壯室之年奄有壞梁之嘆主上深固義烈是降優恩蓋將顯足下之門爲列藩之式不欲劉氏有自立之帥上黨爲辜恩之軍俾之還朝以聽後命其義甚著其恩莫偕昨者秘不發喪已逾一月安而拒詔又歷數旬秘喪則於孝子未聞拒詔則於忠臣已失失忠於國失孝於家望此用人由茲保族是亦坐新言秦賈誼云層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　巢幕曰安季札謂孫林父曰夫子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上智士之所寒心謀夫之所齕舌矧於僕者得不動心竊計足下之懷執事之論當以趙氏傳子代魏氏襲侯魏博也節度使田緒卒子季安代欲以逡巡希恩顧望謀立耳夫事殊者趨異勢別者跡睽胡度其始而議其終搴其華而尋其實願爲足下一二而陳之趙魏二侯於其先也親則父子承宗爲士真嫡長子季安母微賤公主命爲己子寵冠諸兄於

其人也職則副戎承宗先以御史大夫爲副大使季安數歲即以左衛胄曹參軍爲副使賞罰得以相參恩威得以相抗故朝廷推而與之今足下之於太師也地則相近職非副戎賞罰未嘗相參恩威未嘗相抗稽喪則於義爽拒詔則於事乖比趙魏二侯信事殊而勢別矣此施之於太師趙魏則爲繼代象賢之美從諫嗣悟事與趙魏同施之於足下則爲自立擅命之尤得失之間其理甚白又計足下未必不恃太師之好賢下士重義輕財吳國之錢往往而有吳王濞曰寡人之錢天下往往而有

梁園之客比比而來將倚以爲墻藩託以爲羽翼使之謀取使以數求細而思之此又非計山高則羝羊自至泉深則沉玉自來已立然後人歸身正然後主附語有之曰政亂則勇者不爲鬬德薄則賢者不爲謀故吳濞有奸而鄒陽去燕惠無德而樂生奔晉寵大夫卒成分國之禍衛多君子孰救渡河之哉吳季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諸人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先是衛獻公爲孫文子所攻奔齊十有二年而復故曰孰救渡河之哉此之前車得不深鏡代憲四祖文明繼興當時燕趙中山淮陽齊魯連結者幾姓旅拒者幾侯咸逆天用人背惠忘德據掎掌之地謂可逃刑倚親戚之私謂能取信一旦地空家破首裂支分闔者不能爲謀明者固以先去悔而莫及末如之何先太尉與李洧尚書齊之密戚齊謂淄青劉悟在淄青爲牙將李師古妻以從妹李洧者節度李正己之從父兄也楊太保與蘇瞿給事蔡之懿親蔡謂淮西楊元卿爲節度吳少誠之從事少陽爲御史裹行蘇瞿則少陽之節度判官也並據要地方州領精甲銳卒及其王師戾至我武惟揚則割地驅人以降正己子李納叛洧不爲賊守朝廷加洧沂密海觀察使檢校戶部尚書劉悟反正事見前送高參輸忠以入元卿爲吳元濟齊都盡以情輸朝廷事覺元濟殺元卿妻子以蘇瞿常保護元卿并殺之元卿仕至河陽節度加太子太保非不顧密戚非不念懿親非不思恩非不懷惠直以逆順是逼死生實難能與其同休不能與其共戚故也以足下大末作齊蔡久未及李吳將以其人動於不義僕固恐夙沙之國縛主之卒重生帝王世紀炎帝時夙沙氏叛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炎帝彭寵之家不義之侯更出彭寵以薊叛光武封之爲不義侯又計足下當恃太行九折之險部內數州之饒兵士尚强倉儲且足謂得支久謀而使安危哉此心自弃何速昔李抱真相國抱真澤潞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用彼州之人破朱滔於燕國困田悅於魏郊連兵轉戰綿歲經時而潞人夫死不敢哭子死不敢悲何者李相國奉討逆之命爲勤王之師義著而誠順故也及盧從史釋喪就位賣降冀功盧從史爲澤潞節度副大使丁父喪獻計誅王承宗由是奪服復領澤潞謂承宗爲鎮冀節度也將乘討伐之時欲肆兇邪之性上書言兵未可進計未就而人神已怨事未立而兵衆已離以萬夫之長

困一卒之手驅轢北關弃尸南荒憲宗陰令神策中尉伏壯士幕下執從史送京師賊雖州賜死而潞之人猶老者捫胷少者扼腕吐突承璀圖之承璀

謂朝廷不即顯戮深爲失刑其故何哉以從史不義不

暱去安就危衆黜其謀下不爲用故也二帥去就非因

傳聞鳩杖之人鮐背之叟知其本末尚能言之則太行

之險固不爲悖者之守數州之衆固不爲邪者之徒此

又其不足恃也由此言之則何以敗名譽隳家聲何事

捨君命何道求死士何計得人心此僕者所以對案忘

殮推枕不寢爲足下危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況太師比者養牛添卒畜馬訓兵旁招武幹之材中舉

將軍之令然而經於遠近頗有是非雖朝廷推赤心弘

大度然而不逞者已有乖異之說橫議者屢興悖惡之

歎李德裕素惡從諫之姦回不欲用其子代將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誰爲來

者宜其弭之又足下背季父引進之恩失大朝文誥之

令則是實先太師之浮議彰昭義軍之有謀爲人姪則

致叔父於不忠爲人孫則敗乃祖於無後亦何以對燕

趙之士見齊魯之人邪又計足下旬日之前造次爲慮

令茲追改懼有後艱以下謂稹或慮釋兵之後更加罪譴則可保其不然此左右

者不明而咨詢之未盡也近者李尚書祐董常侍重質

之輩並親爲賊將拒我官軍納質於匪人効用於戎首

久乃來復尚蒙殊恩皆受郡符咸領旗鼓李祐蔡州牙將董重質吳

少誠之壻也亦爲牙將師討蔡祐爲李愬所獲釋而用

之與謀擒元濟仕爲夏州刺史愬度使不能悉數厥徒實繁

重質爲賊守鄧城愬以書招之重質遂降授鹽州刺史紱宥節度使蔡城既破

豈有藉兩代之餘資弄數萬之舊旅俛首聽命舉宗效

誠則朝廷又豈以一日之稽遲片辭之疑異而致足下

於不測沮足下於後至故事具存可以明驗幸請自求

多福無辱前人護龍旆以歸洛師秉象笏而朝魏闕必

當勳庸繼代富貴通身無爲隣道所資使作他人之福

倘尚淹歸款未整來軒戎臣鼓勇以爭先天子赫斯而

降怒金玦一受牙璋四馳魏衛壓其東南晉趙出其西

北拔距投石者數逾萬計科頭擊手者動以千羣兼驅

挽虎之材官仍率射鵰之都督感義則日月能駐拗憤

則砂石可吞使兵用火焚城將水灌魏趨邢郡趙出洺州分二大都之間是古平原之地車甲盡輸於此境糗糧反聚於他人恃河北而河北無儲倚山東而山東不守以兩州之殘殍抗百道之奇兵比累卵而未危寄孤根於何所則老夫不佞亦有志焉願驅敢死之徒以從諸侯之末下飛狐之口入天井之關巨浪難防長颱易扇此際必當驚地底之鼓角駭樓上之梯衝公孫瓚作高樓千計拒袁紹紹爲地道突壞其樓瓚遣書告子續曰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樓上喪貝

躋陵飛走之期既絕易震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於九陵勿逐七日得注震來則危喪其資貨七其所處雖復超越陵險必困於窮匱不過七日 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司馬懿既執王淩淩自知不免試索棺釘以探懿意懿與之遂自殺自然麾下平生盡忘舊愛帳中親信即起他謀辱先祖之神靈爲明時之哂笑靜言其漸良以驚魂今故再遣使車重申丹素惟鑒前代之成敗訪歷事之實察思反道敗德之難念順令畏威之易時以吉日蹈茲坦途勿餧劉氏之魂勿污潞人之俗封帛增敬含毫益酸延望還章用以上表成敗

之舉慎惟圖之不宣河陽三城節度使王茂元頓首頓首

能用詔削奪稹官命徐許滑孟魏鎮幽并八鎮之師四面進攻郭誼斬稹傳首京師

羅隱字昭諫新登人累舉不第錢鏐辟爲從事節度判官副使歷遷諫議大夫給事賜金紫

上招討宋將軍書僖宗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及其黨尚君長作亂二年以平盧節度宋威爲諸道行營招討使受任久之賊勢轉盛隱謂威養寇工書

朝廷以簡陵懿宗陵號九年彭虔捷蟠懿宗咸通九年徐泗戍卒自桂州擅還推判官龐勛爲主攻陷宿州遣聚彭城轉掠淮泗踰年而平而東南一臂爲之枯耗其後吳卒以狼山叛則東西淛之筋力殆矣僖宗乾符二年淛西狼山鎮遏使王郢作亂陷蘇常州泛江入海轉掠二浙南及福建大爲人患 自爾天子不重困百姓由是官未實爵諸葛爽爲龐勛小校勛勢既熾爽率百餘人自歸累遷汝州防禦使 秩安文佑皆自盜而昇朝序也所以不幸者江南水鍾陵火沿淮饑汴滑以東蝗故無賴輩一食之不飽一衣之不覆則磨刀鐵挺白梃以望朝廷姑息而王仙芝尚君長等凌突我廬壽燔剝我梁宋乾符三年仙芝陷汝州陽武攻鄭州又寇淮南諸州天子以蟣虱之疥痛不足搔爬因處分十二州取將軍爲節度非方鎮

之無帥非朝廷之之人蓋以將軍跳出隴右不二十餘年三擁節旄謂將軍必能知恩用命耳今閩羣盜已拔睢陽二城大梁亦板築自固彼之望將軍其猶沸之待沃鬱之待起也而將軍朱輪大旆優游東道抑不知朝廷八十三州奉將軍侍衛者乎復俾將軍誅薙草寇者乎時鄭畋工言仙芝屠陷五六州瘡痍數千里宋威裒老殊無進取之意昔韓之醫良而性嗇故爲人治未嘗剔去根源所以延其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商於韓者以疽見醫醫且欲大其疽而沽直因以藥稔之而疽潰商斃商之家表於韓韓侯屍其族而籍其有且二賊齧壽春嗢頡工刷亳社掠合肥經營於梁宋其爲老者殺而少者傷驅人之婦女輦人之財貨將軍固知之矣自將軍受命迄今三月關東之慘毒不解殺傷驅輦之不已乃將軍爲之非君長仙芝之所爲也文皇帝時衛公靖李靖大帝時鄭仁泰薛仁貴或戡敛不謹或伺候輜重當時憲司悉以法繩令將軍勳業不若衛公靖之多也出師非鄭薛之敵也而橫擁士伍鞭撻餽運以愚度之將軍之行酷於君長仙芝之行也甚爲將軍憂前者天子慮將軍以愛子之念復授禁秩俾在軍前則朝廷寵待將軍倚望將軍也俱不淺矣苟將軍戮力以除暴推誠以報國令其時也無使躡韓之醫

辱示近年作者論文書二篇使僕是非得失於其間僕雖極頑冥亦惕息汗下見詆訶之甚難招禍患之甚易也況僕少不攻文章止讀古聖人書誦其言思行其道而未得也每涵咀義味獨坐日晃案上有一杯藜羹如五鼎七牢饋於左右加之以撞金石萬羽籥也萬舞之總名未嘗干有司對問希品第未嘗歷王公丐貸飾車馬故無用文處江湖間不過美泉石則記之聳節槩則傳之觸離會則序之值巾罍則銘之簡散澹誕無所避諱又安知文之是歟非歟生過聽我太甚苟嘿嘿不應非朋友切切偲偲之義也故扶病把筆一二論之曰我自小

讀六經孟軻揚雄之書頗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規矩無出於此及子史則曰子近經經語古而微史近書書語直而淺所言子近經近何經史近書近何書書則記言之史也史近春秋春秋則記事之史也六籍中獨詩書易象與魯春秋經聖人之手耳禮樂二記雖載聖人之法近出二戴未能通一純實故時有齟齬不安者蓋漢代諸儒爭撰而獻之求購金耳記言記事參錯前後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案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爲經書與春秋實史耳學者不當混而言之且經解之篇句名出於戴聖耳王輔嗣因之以易爲經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爲經杜預始作經傳集解孔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嘗稱經稱經非是聖人旨也蓋出於周公諡法經緯天地曰文故也有經書必有緯書聖人既作經亦當作緯壁猶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緯者且非聖人之書則經亦後人名之耳按莊子天運篇六經先王之陳迹則經之名已久非聖人之

旨明矣苟以六籍謂之經習而稱之可也指司馬遷班固之書謂之史何不思之甚乎六籍之內有經有史何必下及子長孟堅然後謂之史乎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此則筆之曲直體之是非聖人悉論而辨之矣豈須班馬而後言史哉

皮日休字襲美隱鹿門山咸通八年登進士第爲著作佐郎太常博士

請孟子爲學科書

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子者必戾乎經史又率於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粲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爛於秦自漢氏得之嘗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徵旨也若然者何其道熠熠於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奧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奧而無稱邪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歜以取味昌歜菖蒲菹也呂覽文王嗜昌歜孔子聞而服之後

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爲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爲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於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爲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爲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爲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苟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既遂之如儒道不可聖化無補則可刑於言者

請韓文公配饗書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於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於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於吾唐乃旌入

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遇於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儻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道口吐聖人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愚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隋王通字仲淹龍門人教授河汾門人私謚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醨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爲文或援從橫以爲理或作詞賦以爲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文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令之文人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禪造化補時政緊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庶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賢者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公孔安國劉向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慎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代用其書垂於國胄並配饗

於孔聖廟堂者其爲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況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已不得在二十一賢之列則未聞乎典禮爲備伏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茲以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繇夫是也

沈顏字可鑄湖州德清人天復初進士官翰林有詞藻後仕楊行密

象刑解

舜禹之代象刑而人不敢犯言象刑者以赭以墨染其衣冠異其服色凡爲三等及秦法苛虐方用肉刑鋸鑿黥劓斬趾之酷其間亦有畫衣冠異章服者然其間極盛固矣然其間亦有不忍之而不爲畏也何以知其然耶夫九人冠而一人髡髡髡今之露紒也禮記曰男子免而婦人髽○髽音撾紒古髻字則髽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髽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髽者勝民不知冠之爲勝但見衆而爲慕矣今免者多而刑者少人尚慕其多矣及刑者多而免者少焉以少爲勝乎故曰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衆則民無恥民無恥則雖日劓之刖之笞之扑之而不爲畏也凡民之心知恣其所爲而不知戒其所失今辱而恥之不足以爲法也何者蓋笞絶則罪釋痛止則恥滅恥滅則復爲其非矣故不足以爲法也虞舜染其衣冠異其服色是罪終身不釋恥畢世不滅豈特已以爲恥也人之見之者皆以爲恥也皆以爲戒也愚故曰非徒上古淳樸人易爲化亦由聖智深邃深得其理故也

按唐文三變至韓柳而極盛固矣然其間亦不乏能自奮拔者如唐初陳子昂高識遐覽破袭績爲疎宕可云傑出其後德宗時陸贄論成敗次事機綿婉入情爲千古奏議所未有雖復多用駢偶與夫浮夸無實者相去遠矣李翺皇甫湜李漢歐陽詹得力於韓各有成就李德裕氣象雄毅見事明審會昌一品集鐘鼎球鼎震曜耳目非千喎細響所可及也杜牧原本先秦國策太史公書發揮才情豪宕感激故於贊皇樊川采取稍多李商隱工於書札一時絶調今錄其非儷體者一篇唐之文章如數家者可以觀矣姚炫取唐文編爲百卷名曰文粹其言曰撫英掇華正以古雅修言蔓詞率皆不取黃吉父以爲篡次未公品題未當以粹自命實多可疵之體今考諸家之文選者尚非其至特爲論定如此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

校總
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學正臣吳　垣
謄録監生臣劉廷勳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十一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一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一目錄

五代

後唐莊宗

冊封吳越國文

李繼岌

伐蜀檄

李嚴

聘蜀箚記

周世宗

賜南唐主李景書

又賜南唐主李景書

伐江南詔

王朴

平邊策

南唐主李昇

舉用儒吏詔
諭廷臣勿言用兵勅
南唐主李景
災異詔
答留守周宗乞罷鎮詔
張義方
上南唐烈祖疏
江文蔚
對仗彈馮延巳魏岑文
歐陽廣
論邊鎬必敗書
潘佑
代南唐主勸南漢劉鋹書
馮涓
諫蜀主屢興兵旅疏
幸寅遜
諫擊毬疏
田淳
言朝政得失疏
吳越王錢鏐
杭州羅城記
丁思覲
諫楚王馬希範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一目錄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一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音編注

五代　朱溫篡唐爲後梁李存勗滅梁爲後唐石敬瑭叛後唐爲晉劉知遠自立爲後漢郭威自立爲周至宋太祖建隆元年共五十七年是爲五代

後唐莊宗　諱存勗晉王李克用之子爲唐復仇滅朱氏遂即帝位三年命吏部侍郎李德林冊封吳越國文　同光等賜錢鏐金印玉冊仍賜紅袍

王者惠濟黎元輯寧方夏重名器任股肱忠而能力則禮崇賞不失勞則人勸所以啟周公之土宇裂漢祖之膏腴者錄彼茂勳寘之異數登進賢哲煜燿事功也惟爾錢鏐朝海靈源承天峻嶽以英風彰德望以勇氣贊忠貞往因義舉之徒盛推韜畧遂著龍袞封之績高步藩維挺魚鯤鳥鳳之姿宋玉對楚王問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擁岸虎水龍之衆晉書張皓時童謠云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居方面任將五十年鏐自二十四歲爲偏將破王郢至此年七十四歲矣宣導休聲懷攘除兇醜鏐破王郢次敗黃巢次斬劉漢弘次討薛朗次擒徐約次却孫儒次滅董昌　摧堅奮銳鄙許東固圍之謀左傳鄭伯入許使許大夫百里奉東偏曰不惟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圍也阜俗頒條廣冀北安居之頌環壽浙江之要雲滋星紀之墟閱禮敦詩位崇元帥前茅後勁名重中權守畫一之規奉在三之節信立靡移於風雨義行曷倦於津塗效珍則罔顧險難薦幣則常歸宰府前一年錢鏐遣錢詢貢唐方物又進萬壽節禮甚厚是年獻孔雀二又遣王浩貢重午簟扇龍鳳紗蚊厨振英謨而端右弼鍾懿號而異列藩可謂職貢不乏梯航時至翼戴天子加之以恭也載念尊賢爰示徽章今遣某官李德林贊與也持節備禮胙土茅冊爾爲吳越國王於戲地畫數圻賦過千乘墨守隘閭之境軌圍勾踐之封子弟量才序進多分於棨戟謂傳璽傳璽傳璽傳球等俱加食邑土疆漸海方輸豈限於魚鹽貴盛富強雖古之封建諸侯禮優夾輔不加於此慎厥終始無以位期驕無以欲敗度欽承賜履協予一人汝嘉時冊禮既備左右猶具竹冊銅印樞密院承旨授佃受鏐厚賂遂用玉冊非禮也

李繼岌唐莊宗李存勗之子封魏王伐蜀檄後唐同光三年莊宗命繼岌克西川四面行營都統郭崇韜克東北面行營招討帥李紹琛毛璋等伐蜀因傳此檄出師凡七十日蜀主衍出降

益聞捨過論功王者示好生之道轉禍爲福聖人垂善變之文矧彼蜀民代承唐德玄宗朝以兵興河塞久駐金鑾僖宗時以盜起中原曾停玉輦僖宗時黃巢入長安田令孜劫帝幸蜀蜀之乃祖乃父或士或民皆內稟忠貞外資驍果武負關張之氣關羽張飛皆萬人敵劉先主資之以取蜀文傳揚馬之風揚雄司馬相如皆蜀人迎大駕以涉岷峨合諸軍而定關輔忠義貫乎日月勳業著乎山河凡在幽遐皆所傳達不幸龍忽去蛇豕尋生逐此匪人謂陳敬瑄田令孜等據斯重地蜀主先父謂衍之父王建也出身陳許據衆巴庸建襲閬州逐其刺史楊茂實節度楊守亮漸不能制建遂有圖蜀之意接王室之頻遷光化四年韓全誨劫昭宗如鳳翔天復四年朱全忠劫昭宗遷於洛陽保邊隅而自大建既逐韋昭度據西川復殺顧彥暉并東川益屬王紅旗碧幢節度使同平章事後進加司徒封蜀鳳池雞樹指中書省謂平章也狂兇逢山漸展橫行之志鳴梟出穴曾無返哺之聲拔本塞源見利忘義加以結連同惡聚集羣兇天復四年建與李茂貞結爲婚姻當天步多艱莫展扶持之節及坤維暫絕都爲僭僞之謀天復七年朱溫篡唐建遂僭號烈士聞之撫膺懦夫見之攘臂洎茲狂酋益奮殘妖謂蜀主衍也閹豎擅權勛賢結舌閹豎唐文宗宋光嗣等也不稼不穡奢侈者何帝千門謂徐延璆韓昭王承休王宗弼顧在珣等內淫外荒窮土炭者已餘萬室衍以韓昭顧在珣爲狎客陪侍遊宴蜀中山川無不巡歷時又至秦州而更納其短見侮我大朝初唐遣李嚴以馬市珍玩錦繡蜀悉以粗惡者與之謂之入草物唐主怒曰衍豈免爲入草人乎時宋光葆上言後唐有憑陵我國家之意宜選將練兵屯戍邊鄙以待乃以光葆充武德軍節度使王宗譯等屯洋州利州輒橫拒轍之臂譬若螳螂奮臂以拒車轍擬舉投羅之翼譬鳥已投羅而思舉翼我皇帝仰膺元識再造皇圖謂宗滅莊梁興唐也四時順而玉燭明萬彙安而金繩正惟茲蜀土敢隔朝風連營虧恤養之恩比屋困煩苛之政每聞殘酷深所憫傷是命車徒以申弔伐步卒則矗如山列騎車則迅若雷奔震雄聲而聒動乾坤騰銳氣而動搖河嶽

彼若率兵赴死我則無陣不摧彼若據壘偷生我則無城不拔卻慮高低士庶遠近封巡不旱迴翔終同覆滅故令曉示貴在保全檄至諸軍皆降於唐

李嚴幽州人初名讓坤事唐莊宗爲客省使使於蜀歸言王衍可取之狀唐遂發兵滅蜀

聘蜀笏記嚴至蜀爲衍陳唐興復功德之盛因作朝見笏記

伏自朱溫肆逆運屬昭宗三年痛別於西秦天復元年宦者韓全誨以邠岐宿衛兵劫天子奔於鳳翔一旦逼遷於東洛天祐元年朱溫逼遷天子於洛陽誅殘南北焚爇宮闈雖列藩悉是其唐臣無一處不從其僞命由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祖太宗之業倏爾隳張憤朱溫崔胤之徒同謀篡弒遂乃神機迴發心鼎獨燃瑣滄溟而誓戮鯨鯢芟林莽而決除虎兕十年對壘萬陣交鋒慮久困於生靈乃選挑其死士纔過汾水縛王彥章於馬前彥章敗保中都夏魯奇舉矟刺之彥章傷重被擒旋及夷門斬朱友貞於樓上李嗣源至曹州朱友貞自殺劍霜未匣槍雪猶輝殷凝統八萬雄師倒戈伏死梁亡凝以兵降唐因伶人納賂於劉后莊宗寵之賜姓名曰李欽紹欽趙巖知一人應運引頸待誅友貞死於樓上巖走投溫韜韜斬其首以

獻殷疑奏族誅之遂使賊將寒心謀夫拱手取乾坤只勞於八

日唐兵從鄆州入襲汴八日而滅梁救塗炭遂定於四維備振皇威咸遵帝力今則秦庭貢表岐王李茂貞上表稱臣遣其子從曮來朝兩浙稱吳越錢鏐遣使貢獻求玉冊淮南陳附拜之儀吳主楊溥使司農卿盧頻來賀回紇備朝天之禮同光二年封回紇王仁美爲英義可汗甫安宇宙便息干戈未盡梟克方議除薪豈謂大蜀皇帝柔懷遠邇居安慮危嘉我帝祚中興羣妖悉滅特遣蘇張之士來追唐蜀之歡吾皇適感於蜀皇復禮遠酬於厚禮則叨承玄造獲奉皇華載馳得面於天顏戰汗不任於地跼

周世宗本姓柴氏名榮邢州龍岡人周太祖聖穆皇后兄守禮之子幼從姑長太祖家遂以爲子太祖無嗣遂即位帝英武雄傑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在位六年崩

賜南唐主李景書顯德五年世宗復伐江南至揚州江南主大懼遣鍾謨盡獻江北十有四州地世宗乃許班師而賜之以書

自有唐失御天步方艱六紀於茲瓜分鼎峙自爲聲教各擅蒸黎交結四夷憑陵上國華風不競吞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

兵農戰交修士卒樂用苟不能恢服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真同戲劇至於削去尊稱願輸臣節孫權事魏蕭詧奉周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於險俟諸郡之悉來即大軍之立罷言盡於此更不煩云荀曰未然請從茲絕

又賜南唐主李景書唐元宗既獻江北地受盟於周自以在位日久恥於降屈屢遣鍾謨等奉表貢方物請傳位於弘冀俾爲大國附庸周世宗答以璽書力止之元宗乃已

皇帝致書敬問江南國主茲覩來章備形繾綣言叙此日傳讓之意述向來高尚之心仍以數載以來交兵不息爰陳追悔之事無非克責之詞雖古者省咎責躬因災致懼亦無以過也況君血氣方剛春秋鼎盛爲一方之英主得百姓之驩心豈可高謝君臨輕辭世務與其慕希夷之道孰若懷康濟之誠且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普之聖哲所不能逃苟盛德之日新斯景福之彌遠諒惟英敏必照誠懷

伐江南詔

蠢爾淮甸敢拒大邦盜據一方僭稱僞號晉漢之代寰海未寧而乃柏納叛亡朋助兇逆金全之據安陸晉安州節度使李金全叛附於唐唐遣其將李承裕迎之與晉將馬全節等戰於安陸南守貞之叛河中漢隱帝時李守貞反河中乞兵於唐遣潤州節度使李金全將兵攻沭陽大起師徒來爲應援追奪閩越塗炭湘潭至於應接慕容馮陵徐部沭陽之役曲直可知勾誘契丹入爲邊患結連并壘實我世讐罪惡難名人神共憤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少舉進士爲周校書郎世宗即位超遷至樞密使凡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歷講求禮樂之遺文皆朴一人之力而已及卒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叩地大慟者數四贈侍中

平邊策世宗初即位朴還比部郎中獻平邊之策世宗奇之遷左諫議大夫克瑞明

學士

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幷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於僭大不制而至於濫天

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吳楊溥於後唐天成二年僭號改元蜀孟知祥於清泰元年僭號改元稱後蜀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石晉時以幽州與契丹并地爲北漢平之之術在乎反晉唐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強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爲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爲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强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爲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名之如不至則四面並起席卷而蜀平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惟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强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爲邊患可爲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於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

南唐主李昇字正倫徐州人楊行密養爲子後以與徐溫乃姓徐氏名知誥即位後乃復姓李氏廟號烈祖

舉用儒吏詔時四方競起武人用事烈祖昇元六年冬十月下詔命有司舉用儒者罷去苛政與民更始

前朝失御强梗崛起大者帝小者王不以兵戈利勢弗成不以殺戮威武不行民受其弊益有年也或有意於息民者尚以武人用事不能宣流德化其宿學巨儒察民之故者嵬巖之下往往有之彼無路光亨而進以拊

嫗爲嫌退以清寧爲樂則上下之情將何以通簡易之政將何所議乎昔漢世祖數年之間被堅執銳提戈斬馘一日晏然而兵革之事雖父子之親不以一言及之則兵爲民患其來尚矣今唐祚中興與漢頗同而眇眇之身坐制元元之上思所以舉而措之者究究在疚罔有所發三事大夫可不矜乎自今宜舉用儒者以補不逮

諭廷臣勿言用兵勅 烈祖生長兵間知民厭亂凡有言宜出兵恢拓舊土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一

者恒歎息曰兵爲民害深矣誠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時馮延己等勸取閩楚吳越三國因諭之云

常觀劉德輿乘累捷之威羣醜斂衽之際不得據有中原乃留弱子而狼狽東歸劉裕滅姚泓得關中留子義真守之歸謀晉禪竟爲赫連勃勃所朕甚陋之及聞李密勸玄感鼓行入關李密勸楊玄感入關爲上策意壯其言至密自王亦不能決意以西也近徐敬業起江淮之衆鋒銳不可當不能因人之心直趣河洛而反游兵南渡自營割據識者知其不能成事矣此皆已事之驗也錢氏父子動以奉中國爲辭卒然犯之其名不祥閩土險瘠若連之以兵必半歲乃能下恐所得不能當所失也況其俗怙強喜亂既平之後彌煩經防惟諸馬在湖湘間馬殷卒子希聲立希聲卒弟希範立希範卒弟希廣希萼互相爭立而亡恣爲不法兵若南指易如拾芥孟軻謂齊人取燕恐動四鄰之兵徒得尺寸地而享天下之惡名我不願也孰若懋興稅之入君臣共爲節儉惟是不腆圭幣以奉四鄰之歡結之以盟詛要之以神明四封之外俾人自爲守是我之存三國乃外以爲蔽障者也數年國內殷足兵旅訓練積日而不試其氣必倍有如天啟其意而中原忽有變故朕將起而爲天下倡云

南唐主李景字伯玉烈祖李昇之長子廟號元宗

災異詔保大八年春正月

春秋日食地震星孛木冰孛彗星也謂之木冰五行傳介春秋雨木冰感各靡爽比災異頻仍豈人君不德以致之耶抑亦天心仁愛而譴告之也朕甚惕焉曩者兵連閩越武夫悍將不

喻朕意閩王審知之後越吳越錢鏐保大二年閩人朱文進弒其君曦遣使來告查文徹固請伐之是年敗於蓋竹三年又敗于汀州四年入福州據其門以諸將爭功不能克五年吳越兵救福州大敗陳覺魏岑馮延魯等時王建封忿覺等恣燒營而遁七年雷從勣據南州以叛兵連閩越謂此也武夫悍將即文徹陳覺等務爲窮黷以至父征子餉上違天意下奪農時咎將誰執在余一人其大赦境內窮民無告者咸賜粟帛

答留守周宗乞罷鎮詔

崧嶽降靈誕生良弼佐我先朝施及朕躬尚賴保釐底於成績乃遽爾請罷豈朕不能優禮勛舊而致然也昔蕭何守巴蜀高祖無西顧之患寇恂守河內光武無分民之嫌光武賜寶融書曰王者有分土無分民今任公以何恂之事宜強飯扶力爰副朕意

張義方始名元達南唐烈祖李昇受吳禪用爲侍御史方倚以肅正邪慝取前朝王義方名以易之後病瘖卒

上南唐烈祖疏烈祖李甫就御史職即上疏言事方以風憲乃能力振朝綱辭皆讜切可宣示朝野加賜義方衣一襲以旌直言

古之任御史者非止平獄訟肅班列也有怙威侮法棄

忠賊義樹朋黨蔽聰明者得以糾彈至於人主好遊畋聲色悅奢侈媚賞非功罰非罪得以論爭使諸侯不敢亂法百司不得盜權則御史爲不失職令文武材行之士固不爲之而貪墨陵犯傷風敎棄仁義者猶未革心臣欲奉陛下德音先舉忠孝潔廉請頒爵賞然後繩糾乘戾以正典刑小則上疏論列大則對仗彈奏臣每痛國家之敗非獨人君不明蓋官卑者畏罪而不言位尊者持祿而不諫上下苟且至於淪亡今臣誠不忍忘君親之義有所不盡惟陛下幸赦之

江文蔚字君章建安人後唐長興中舉進士坐秦王重榮事南奔烈祖用爲宣州觀察判官保大初遷御史中丞以彈馮延巳當國與弟延賜逾年召還命爲翰林學士卒謚曰簡

對仗彈馮延巳魏岑文時馮延巳當國與弟延魯魏岑陳覺竊弄威福及用師福州敗績死者萬計詔斬覺及延魯而延巳岑置不問文蔚對仗彈之文蔚將上疏先具小舟載老母以待左降元宗果怒貶文蔚江州司士參軍而覺延魯以宋齊丘救解復得不死延巳雖輸罷旋復柄用方宣延已制百官在廷常夢錫大言曰白麻雖佳要不如江中丞疏耳是時文蔚直聲震江左傳寫彈文爲之紙貴

賞罰者帝王所重賞以進君子不自私罰以退小人不自私怒陛下踐阼以來所信重者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四人皆擢自下僚驟升高位此四人皆宋齊丘之黨共爲朋比以亡南唐者未嘗進一賢臣成國家之美陰狡圖權引用羣小謂與李徵古查文徽結爲死黨也陛下初臨大政常夢錫居封駁之職正言讜論首膺譴逐元宗在藩邸有過失時夢錫爲給事中輒盡言規正無所憍及即位欲用爲翰林學士齊丘黨惡其不附己坐封駁制書貶夢錫爲池州判官棄忠拒諫此其始也

奸臣得計欲擅威權於是有保大二年正月八日勑公卿庶僚不得進見時勑齊王景遂總庶政惟馮延巳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名對不得見給事中蕭儼上疏極論不報賈崇叩閤切諫涕下嗚咽始得感悟遽寢是令履霜堅氷言者防微也陛下聰明杜法竊逐馮延魏毀之於中正冀持之於外搆成罪狀死而後已今陳覺延魯雖已伏辜而魏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馮延巳善柔其色才業無聞憑恃舊恩遂階任用蔽惑天聰歛怨歸上高審知累朝宿將墳土未乾逐其子孫奪其居第使輿臺竊議將帥狐疑陛下方以孝理天下而馮延巳母封縣太君妻爲國夫人與弟異居捨棄其母作不屈辛爲黨人所排出爲池州刺史張義方上疏僅免嚴刑自是守正者尚遭排斥續可求之子烈祖以女妻之元宗即位進禮部尚書時齊丘專國公卿皆附之惟續特正

非御史孰敢正言嚴續國之戚里備位大臣不附奸險得罪朋邪者信用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陛下深思遠慮始信終疑復嘗夢錫宥密擢置儼侍從授張緯赤令赤縣之令羣小疑懼與酷吏司馬正巽同惡相濟迫脅忠臣高越之與盧氏義兼親故受其寄託痛其侵陵訴於君父乃敢蔽陛下聰明枉法竊逐馮延巳素惡盧文進文進亦不少下文進死延巳誣以陰事上書訟冤指延巳過詞氣甚厲時延巳方用事元宗怒其言切以越屬吏貶爲蘄州司士參軍羣凶勢力可以回天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師克在和而三凶邀利迭爲前郤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爲小人忿爭妄動之具使精銳者奔走饋運者死亡穀帛戈甲委而資寇取弱鄰邦貽譏海內同列之中有敢議論則馮魏毀之於中正冀持之於外搆成罪狀死而後已今陳覺延魯雖已伏辜而魏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馮延巳善柔其色才業無聞憑恃舊恩遂階任用蔽惑天聰歛怨歸上高審知累朝宿將墳土未乾逐其子孫奪其居第使輿臺竊議將帥狐疑陛下方以孝理天下而馮延巳母封縣太君妻爲國夫人與弟異居捨棄其母作

爲威福專任愛憎咫尺天威敢行欺罔以至紀綱大壞刑賞失中風雨由是不時陰陽以之失序傷風敗俗蠹政害人蝕日月之明累乾坤之德天生魏岑道合延已蛇豕成性專利無厭逋逃歸國鼠奸狐媚讒疾君子交結小人善事延已遂當樞要面欺人主弦視親王侍燕諠譁遠近驚駭進俳優以取容作淫巧以求寵視國用如私財奪君恩爲已惠上下相蒙道路以目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帑藏取與繫岑一言先帝畢宮勤儉陛下守之勿失而岑營建大第廣役丁夫孥子之居過於內殿亭觀之侈踰於上林前年建州勞還文徽入覲西苑會燕捨爵策勳岑披猖無禮狂悖妄言與延已用意多私行恩不當俾軍士懷恨怒之志受賞無感勵之心將校爭功諠動京邑奸謀詭計誑惑國朝致漳州屠害使者查文徽固請伐王延政遂敗績於蓋竹待詔臧循屯兵邵武被執死焉福州違拒朝命保大三年閩李仁達以福州衆附賜名弘義四年陳覺諭弘義入朝不從百姓肝腦塗地國家爲棄藏空虛福州之役岑爲東面應援使而自焚營壁縱兵入城使窮寇堅心大軍失勢功弘義既不入朝覺恥無以岑爲應援使與延魯王崇文四面攻之彼此爭功而岑尤躁悖輒自焚營壁縱兵入城爲福人所殲弘義又乞師於吳越兵至延魯與戰大敗諸軍皆潰委軍實戎器數十萬國帑爲之虛耗焉軍法逗遛畏懦者斬律云主將守城爲賊所攻不固守而棄去及守備不設爲賊掩覆者皆斬昨勅赦諸將蓋以軍威政令各非已出岑與覺延魯更相違戾互肆威權號令並行理在無赦烈祖孝高皇帝櫛風沐雨勤勞二紀成此慶基付之陛下比諸鄰邦我爲強國奈何賞罰大柄肆奸究之謀軍國資儲爲凶狡所散昨天兵敗衂統內震驚將雪宗廟之羞宜醢奸臣之肉已誅二罪未塞羣情盡去四凶方祛衆怒令民多饑饉政未平和東有伺隙之鄰北有霸強之國東謂吳越北謂後漢市里訛言遐邇危懼陛下宜軫慮殷憂誅鋤虺蜮延已不忠不孝在法難原魏岑同罪異誅觀聽疑惑請行典法以謝四方

歐陽廣、吉州吉水人仕於南唐爲縣令

論邊鎬必敗書　保大中廣薄遊湖湘時邊鎬下湖南將遂取桂州而鎬御下無

法又不為備廣策其必敗因詣闕上書書入不省及失湖南元宗思廣言命授以守執政請召試廣不肯乃授本縣令

臣近遊潭州伏見節度使邊鎬初非將才偶逢聖代加之任使措置乖刺大失人心致奉節兵士乘夜大呼共焚譙門會明而遁散不然幾致大變是仁不足惠下也鎬得湖南會南漢潘崇徹攻郴州鎬禦之敗績遂失郴州未幾而猱朗之亂作朗故奉節軍校也歸附於鎬鎬薄其廩給糧料使王紹顏又刻削之朗與諸卒恫恫思亂官屬請斬紹顏以謝將士鎬不聽朗乃謀殺鎬及紹顏夜率所部焚府門火輒不發傳漏者覺之亟吹角以亂之朗等以為將旦斬關出奔盡以潭州虛實告劉言即劉言也時言在朗州乃圖桂林以取奔走是智不足謀遠也與監軍使昌延恭不相協和動輒疑阻是義不足和衆也堂堂幕府空無才賢是禮不足得士也軍中號令朝出暮更是信不足使人也五者無一長考之前古未或不敗請擇帥濟師以全境土

潘佑幽州人陳喬韓熙載交薦於南唐元宗起家秘書省正字後主嗣位為內史舍人上疏極論時政歷詆大臣將相後主發怒乃自殺

代南唐主勸南漢劉鋹書宋開寶三年南漢主劉鋹遣兵侵道州宋道州刺史王繼勳言鋹肆為暴虐數出盜邊請師南伐宋乃詔江南國主李煜以書諭鋹稱臣歸湖南舊地因命潘佑為書遣給事中龔慎儀特以遺鋹

僕與足下叨累世之盟雖疆畿阻濶休戚實同敢奉尺書敬布腹心昨大朝伐楚足下疆吏弗靖遂成釁隙乾德二年鋹遣師侵宋潭州為潘美所敗鋹以卻廷琄為招討使帥舟師以拒宋初為足下危之今者敝邑使臣入貢皇帝幸以此宣示曰彼若能懺然改圖單車之使造廷則百萬之師不出矣不然將有不得已者僕料大朝之心非貪土地也怒人不實而已且古之用武不計強弱小大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讐一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二也敵人進不捨我退無守路戰亦亡退亦亡三也彼有敗亡之勢我乘進取之機四也今足下與大朝無是四者而坐受天下之兵決一旦之命安國家利社稷者固如是乎夫強則南面而王弱則玉帛事大屈伸在我何常之有違天不祥好爭危事天方相楚尚未可爭而況今日之事耶地莫險於

劒閣而蜀亡矣蜀亡於乾德三年兵莫強於上黨而李筠失守矣建隆三年太祖板澤州李筠自焚死竊意足下國中必有矜智好謀之臣獻尊主強兵之策謂五嶺之險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也非可遽前堅壁清野絶其饟道依山阻水射以強弩彼雖百萬之兵安能成功不幸而敗則輕舟浮海猶足自全豈能以萬乘之主而屈於人哉此説士之常談可言而不可用異時王師南伐水陸並舉百道俱進豈暇俱絶其饟道盡保其壁壘或用吳越舟師自泉州航海不數日至足下國都矣人情恟恟則舟中皆爲敵國忠義敢死之士未易可見雖有巨海孰與足下俱行乎近奉大朝諭旨以爲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上秋之役即命敝邑速絶連盟雖善鄰之心期於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臣子之情尚不逾於三諫煜之極言於此三矣是爲臣者可以逃爲子者可以泣爲交友者亦惆悵而遂絶矣銀得書因慎儀驛書答江南國主詞多不屈宋主乃命潘美伐之銀出降○全文載宋史幾二千餘言此從陸游南唐書中錄出較宋史較爲簡淨

馮涓字信之夔州東陽人唐大中進士王建表爲節度判官歷官前蜀御史大夫

諫蜀主屢興兵旅疏

古之用兵非以逞威暴而肆殺戮蓋以安民爲先豐財爲本湯武無忿怒之師高光有魚水之士故能應天順人弔民伐罪今土德云衰朱梁逞虐雍都洛邑盡是荆榛江南山東各有割據鬬力則人各有力用兵則人各有兵陛下欲以一方之强舉萬全之策臣恐陛下之憂不在於秦雍而在於肘腋之下也

幸寅遜夔州雲安監人唐上柱國幸希玄之後屬文後主孟昶時爲茂州錄事參軍後加史館修撰與修前蜀書寅遜常夢掌中抽草古者曰君必作學士未幾果遷翰林學士後隨後主降宋年九十餘尚有任進意治裝赴闕未行而卒

諫擊毬疏後主初嗣位酷好擊毬馳騁雖盛暑不已左右多不敢諫寅遜乃上疏云

臣聞名公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又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夫心猶火也縱則自焚故文王命周公名公太公畢公輔相太子發太子嗜鮑魚太公

不進曰鮑魚不登於俎豆豈可以非禮養太子哉由此觀之飲食必遵禮況起居玩好乎高祖皇帝孟知祥也節衣儉食惠養黎元化家爲國傳之陛下陛下宜親賢俊去壬佞視前代書傳究歷世興廢選端良之士置於左右訪時政得失天下利病奈何博戲擊鞠妨怠政事奔車躍馬輕宗廟社稷普陶侃藩臣猶投樗蒱於江晉書侃參佐或以戲廢事者侃取其蒱博棋局之具悉投於江況萬乘之主乎前蜀王氏覆車不遠矣前蜀王衍以荒淫亡臣又聞食君之祿懷君之憂臣雖爲外官每聞陛下賞一功誅一罪未嘗不振衣踴躍以爲再觀有唐貞觀之風也今復聞陛下採戲打毬雖宮禁無事止於釋悶亦可一兩月時爲之臣慮積習生常不惟勞倦聖體復且妨於庶務諸司申覆因之淹滯其次奔蹄失馭奄有驚蹶陛下雖自輕奈宗廟社稷何後主雖不能盡從亦優容不之罪也

田淳成都人仕蜀爲龍游令屢於後主孟昶前言切齒官王昭遠伊審徵韓保貢不可當大任爲朝貴辛不顯

伏見三年以來民頗怨嗟謂陛下求賢失道爲政不平重篡組奪女工貴雕鏤損農事法令不信賞罰無誠納諫之心徵自滿假馭朽之年漸乖始卒載舟覆舟不可不懼而況北有大敵方藉支禦若失人心其何以濟臣又見頻發士卒遠戍邊庭人心動搖莫測其故家搆異議如臨湯火人且憂駭將何撫寧若夫舉動興師須明利害況關大事豈可容易必若金鼓一鳴前鋒稍却一敗一成疾如反掌願陛下先事而計無貽後患令之動靜頗涉因循臣不知所發之兵爲防邊乎爲赴敵乎若云防邊不當驟有徵發若云徵發則須先決便宜師出無名三軍必怨三軍既怨何以成功以我朝之甲兵擬柴氏之士馬以我朝之將領比柴氏之師帥以我朝之幣藏比柴氏之困廩至於法律刑名聲明文物彼長此大差等不同須用權奇以謀担捍若二國交鬬恐未

全況我天府之邦用武之地一夫守隘萬旅無前假使柴師由於野戰攻城奪壘利在平川儻入隘途如無手足願陛下以短兵自固扼塞要衝分布腹心把斷細徑精加號令老彼敵師縱柴氏親來未敢便謀深入以日繼月以月繼年敵勢自羸我師彌銳不折一戟不失一卒而柴氏自疲信所謂彼竭我盈以逸待困此爲上計合符天機

吳越王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始從董昌爲偏將後討劉漢弘封彭城郡開國侯董昌僭亂鏐討平之遂有吳越之地爲吳越王諡武肅

杭州羅城記唐景福元年鏐率十三都兵洎徙二十餘萬築羅城自秦望山薄錢塘湖霍山范浦七十里自爲之記

大凡藩籬之設者所以規其內溝洫之限者所以虞其外華夏之制其揆一焉故魯之祝邱桓公五年城祝邱齊之小穀莊公三十二年城小穀在傳爲管仲也猶以多事不時而城況在州郡之內乎自大寇犯關黃巢入長安也天下兵革而江左尤所繁併余始以郡之子城歲月滋久基址老爛狹而且卑每

至點閱士馬不足迴轉遂與諸郡聚議崇建雉堞方丈三堵曰雉一雉者長三丈高一丈也堞者城上女垣也爽以南北軫然而峙帑藏得以牢固軍士得以帳幕是所謂固吾圉圉邊陲也左傳聊以固吾圉以是年上奏天子嘉以拙政優詔奬飾以爲牧人之道其盡此乎俄而孫儒叛蔡渡江侵我西鄙以剪以逐蹶於宛陵勁弩之次泛舟之助我有力焉大順二年孫儒自淮南入姑蘇將乘勝以圖越鏐出舟師禦之儒遂燒掠蘇常進逼宣州因圍楊行密行密遣使求救鏐出糗糧甲兵以助之敗之於宣城斬儒首傳送京師泛舟秦餽晉粟自雍及絳人謂泛舟之役後始念子城之謀未足以爲百姓計東眄巨浸輳閩粵之舟檣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寶貨苟或侮劫之不意攘竊之無狀則向者吾皇優詔適足以自慚由是復與十三都於潛鹽官新登唐山富春龍泉八都外又有紫溪保城龍通三泉三鎮是爲十三都經緯羅郭上下下如響而應爰自秋七月丁巳訖於冬十有一月某日由北郭以分其勢左右而翼合於泠水源綿亘若干里其高若干丈其厚得之半民庶之負販童髦之緩急燕越之車蓋及吾境者俾無他慮千百年後知我者

以此城罪我者亦以此城苟得之於人而損之已者吾無媿云

丁思覲楚牙將

諫楚王馬希範書 希範馬殷第四子性奢侈作會春園嘉晏堂其費鉅萬加賦國中思覲延諫希範謝之思覲嘆目視希範曰孺子終不可教也乃扼喉而死

先王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鄰敵傳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蒙塵朝廷無主真霸者立功之時誠能悉國之兵出荊襄以趣京師倡義於天下桓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而窮土木爲兒女之樂乎

宋

太祖
諭輔臣詔
平刑詔
下孟昶詔
禁獻羨餘詔
禁鑄銅詔
治河詔
江南平下詔
太宗
非課最不書勞績詔
限日決獄詔
禁喪葬舉樂詔
戒許王元僖等詔

止尊號詔
答樊知古詔
選寺監官詔
平權衡詔
議立贖法詔
賜上官正手札
申理寃滯諭
答李至詔
真宗
順時行火詔
切責陳堯咨詔
仁宗
戒貢士進學詔
恤刑詔
禁按赦前事詔
立制科舉詔

給致仕官奉詔
改定樂制詔
戒百官詔
頒樂名大安詔
戒飭轉運使詔
戒百官詔
賑濟災傷路詔
儆百工敦行實詔
頒久任格詔
英宗
飭百官詔
飭舉人制
神宗
賜韓琦詔
諭邊臣詔
求直言詔

求言詔
諭文彥博手詔
資治通鑑序
高宗
罷上壽詔
察吏詔
幸學手詔
禁加耗詔
孝宗
斷獄詔
獎諭魏王愷詔
興水利詔
賜魏王愷詔
禁兩稅折錢詔
罷官鬻鹽詔
光宗

諭守令詔
寧宗
賑荒詔
理宗
從祀五臣詔
罪己詔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二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伯益之後五代喪德九土分裂太祖以歸德軍節度使受周禪乘火而帝興於商丘為火墟因建有天下之號曰宋自太祖歷渡至度宗共三百十七年

太祖諱匡胤趙氏涿郡人宣祖弘殷仲子母昭憲太后杜氏事周為殿前都點檢恭帝初將兵禦契丹至陳橋驛而還受恭帝禪

諭輔臣詔 建隆三年

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蕃鎮當若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覆視之

平刑詔 建隆三年

禁民為非乃設法令臨民以簡必務哀矜竊盜之生本非巨蠹近朝立制重於律文非愛人之旨也自今竊盜贓滿五貫足陌者死下孟昶詔 乾德二年十一月命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等率步騎六萬討蜀十二月全斌入利州敗其將王昭遠三年正月蜀主昶降全斌入成都昶遣其弟雅王仁贄奉表求哀帝賜詔

朕以受命上穹臨制中土姑務保民而崇德豈思右武以佳兵老子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臨戎蓋非獲已矧惟益部僻處一隅靡思僭竊之愆輒肆窺覦之志潛結并寇自啟釁端先是王昭遠勸蜀主遣孫遇趙彥韜等以蠟彈書潛約北漢令其濟河同舉彥韜以書上聞爰命偏師往申弔伐靈旗所指逆壘自平朕嘗中宵憮然兆民何罪屢馳驛騎嚴戒兵鋒務宣拯溺之懷盡掬撫之禮而卿果能率官屬而請命拜表疏以祈恩託以慈母景母李氏景降表言有親年幾七十願終甘旨之養免賜睽離之責保其宗祀悉封府庫以待王師追咎改圖將自求於多福匿瑕含垢當盡滌於前非朕不食言爾無它慮

禁獻羨餘詔 乾德四年

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儻規致於羨餘必深務於掊克知光化軍張全操上言三司令諸處場院主吏有羨餘粟

及萬碩匊五萬束以上者上其名請行賞典此苟非倍納民租私減軍食亦何以致之宜追寢其事勿復頒行除官所定耗外嚴加止絕

禁鑄銅詔　開寶三年

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彫弊每念茲事深疚於懷未能捐金於山豈忍奪人之利自今桂陽監歲輸課銀宜減三分之一民鑄銅為佛像浮圖及人物之無用者禁之銅鐵不得闌出蕃界及化外

治河詔　開寶五年五月河大決澶州濮陽縣又決大名府朝城縣河南北皆大水發諸州軍士及丁夫凡五萬人塞決河命頴州團練使曹翰護其役帝下詔

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薦降洪河為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嘗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廢歷代之患弗弭凡搢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為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即示甄奬　是月決口盡塞

江南平下詔　開寶九年二月平江南都部署曹彬以李煜至京師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帝降詔

上天之德本於好生為君之心貴乎含垢自亂離之云瘼致跨據之相承諭文告而弗賓申弔伐而斯至慶茲混一加以寵綏江南僞主李煜承弈世之遺基據偏方而竊號惟乃先父早荷朝恩建隆元年宋太祖受周禪放江南降將三十四人歸本國煜父元宗李景遣使朝貢當爾襲位之初未嘗稟命建隆二年元乃遣馮延魯奉表陳襲位朕方示以寬大每為含容雖陳內附之言罔效駿奔之禮聚兵峻壘包蓄日彰朕欲全彼始終去其疑間雖頒名節亦冀來朝開寶七年九月帝遣李穆使江南召煜入朝煜將從之為陳喬張泊所止遂稱病固辭勞銳旅以徂征傳孤城而問罪洎聞危迫累示招攜何迷復之不悛果覆亡之自掇昔者

唐堯光宅非無丹浦之師呂氏春秋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夏禹泣辜不赦防風之罪稽諸古典諒有明刑朕以道在包荒恩推惡殺在昔驟車出蜀晉諸公贊劉禪乘驟車詣鄧艾不具亡國之禮青蓋辭吳吳先有青蓋入洛之謠孫皓應之彼皆閏位之降君不預中朝之正朔及頒爵命方列公侯爾實為外臣戾我恩德比禪與皓又非其倫特升拱極之班宋十六衛在京師為環衛取環拱之義此指煜為右千牛衛也賜以列侯之號式優待遇盡捨尤違

太宗初名匡義改賜名光義宣祖第三子太祖受禪封晉王初昭憲太后約太祖傳位晉王太祖崩晉王即位更名炅

非課最不書勞績詔太平興國六年

古者懋建庶官分治百職考其幽明之狀以申黜陟之典今則無聞焉故京朝官釐務於外者咸給以御前印紙令書治迹而主司不能彰明臧否但以細碎之事混淆其間非所以副朕詳求之意也自今循常之務非課最者不得書為勞績其殿犯無有所隱

限日決獄詔太平興國六年

諸州大獄長吏不親決胥吏旁緣為姦逮捕證佐滋蔓踰年而獄未具自今長吏每五日一慮囚情得者即決之復制聽獄之限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不他逮捕而易決者毋過三日

禁喪葬舉樂詔太平興國七年

訪聞喪葬之家有舉樂及令童者蓋聞隣里之內喪不相舂曲禮隣有喪舂不相其麻之旁食未嘗飽此聖王教化之道治世不刊之言何乃匪人親罹釁酷或則舉奠之際歌吹為娛靈柩之前令童為戲甚傷風教實紊人倫今後有犯此者並以不孝論預坐人等第科斷所在官吏常加覺察如不用心並當連坐

戒許王元僖等詔端拱元年正月陳王元僖進封許王韓王元侃為荊南節度使進封襄王荊王元偓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進封越王益王元份為威武建寧川節度使帝下詔四王皆太宗子也

朕周顯德中年十六時江淮未賓從武昭皇帝南征屯於揚泰等州顯德三年周世宗征南唐宋太祖之父弘殷以右廂都指揮從克揚州又克泰州弘

殷卒後太祖代周追尊為宣祖武昭皇帝朕少習弓馬屢與賊交鋒賊應弦而踣者甚衆太祖駐兵六合時太祖別克清流關其將兵二千趨六合關其事捌髀大喜年十八從周世宗太祖下瓦橋關瀛莫等州顯德六年太祖以水陸都部署從世宗北征平關南亦在行陣洎太祖即位親討李筠李重進朕留守帝京建隆元年五月昭義節度使李筠叛太祖親征命太宗以大內都部署居守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叛太祖親征命太宗以大內都部署居守鎮撫都下上下如一其年蒙委兵權歲餘授開封尹歷十六七年民間稼穡君子小人真僞無不更諳即位以來十三年矣朕持儉素外絕畋遊之樂內鄙聲色之娛真實之言故無虛飾汝等生於富貴長自深宮民庶艱難人之善惡必恐未曉畧說其本豈盡余懷夫帝子親王先須克已勵情聽卑納諫每著一衣則憫蠶婦每餐一食則念耕夫至於聽斷之間勿先恣其喜怒朕每親臨庶政豈敢憚於焦勞禮接羣臣無非啟沃汝等勿鄙人短勿恃已長乃可永守富貴而保終吉先賢有言曰逆吾者是吾師順吾者是吾賊此不可不察也

止尊號詔端拱二年十二月先是太平興國六年羣臣上帝尊號為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至是降詔

古先哲王托居人上蓋務求於至治豈有尚於虛名矧乃帝皇之稱已極崇大爰自唐室始加美號狥臣子之愛戴著方策之典常踵事增華積習無改朕亦博考載籍追法古道既異三五之舊制深懼實之有踰惟然自思不遑寧處自今四方所上表宜只稱皇帝呂蒙正等奏陛下功德茂盛但可增益尊名令勿省去羣臣無不震駭趙普又率百官上表請復尊號皆不許

答樊知古詔端拱二年知古為河北西路招置營田使請修城木五百餘萬牛革三百萬帝降詔○知古初名若水自南唐來歸賜名知古

萬里長城豈在於此自古匈奴黃河互為中國之患朕自即位以來或疆場無事則有修築河隄之役近者邊烽稍警則黃河安流無害此蓋天意更迭垂戒常令惕厲然而預備不虞古之善教深溝高壘亦王公設險之義也所請過當不亦重困吾民乎帝既下詔仍命有司量以官物給之

選寺監官詔端拱三年

九寺三監國之羽儀九寺太常寺宗正寺光祿寺衛尉寺太僕寺大理寺鴻臚寺司農寺太府寺三監國子監少府監將作監制度聲名往往而在各有副貳率其司存品秩素高職任尤重郎吏遷授斯為舊章比聞縉紳之流頗以臺閣自許目為散地甚無謂焉朕將振之自我而始

平權衡詔　淳化三年

書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書典舜所以建國經而立民極也國家萬邦咸乂九賦是均顧出納於有司繫權衡之定式如聞秬黍之制或差毫釐鎰鈞為姦害及黎庶宜令詳定稱法著為通規

議立贖法詔　淳化四年

先王用法簡約使人知禁而易從後代設茶酒鹽稅之禁奪民厚利刑用滋章令之編敕皆出律外又數改更官吏且不能曉百姓安得聞之一陷於理情雖可哀法不得贖豈禮樂之化未行而專用刑罰之弊與漢文帝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幾於刑措其議科條非著於律者或冒利犯禁奢侈違令或過誤可憫別為贖法鄉民以穀麥市人以錢帛使人重穀麥免刑罰則農桑自勸富壽可期矣

賜上官正手札正時為西川招安使特平蜀功數面攻兩川官吏之短有上章訴其不法者帝欲保全之手札戒諭

言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不可不慎也夫遇事輒發悔不可及倘自恃無瑕而好面攻人之短豈謂喜怒不形於色耶當以和輯遠民為念斯盡善矣

申理寬滯諭

中外臣僚皆留心政務天下安有不治者古人宰一邑守一郡使飛蝗避境猛虎渡河宋均為九江大守郡多虎暴均至虎相與東游渡江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況能惠養黎庶申理寬滯豈不感召和氣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無改易或云有司細故帝王不當親決朕意則異乎是若以尊極自居則下情不能上達矣

答李至詔　真宗初正儲位以至與李沆並兼宮客詔太子事以師傅禮真宗每見必

先拜至等上表
不敢當詔答之

朕旁稽古訓肇建承華用選端良資於輔導藉卿宿望委以護調蓋將勗以謙沖故乃異其禮數勿飾當仁之讓副予知子之心

真宗 太宗第三子初名德昌封韓王改名元休封襄王又改名元侃進封壽王立為皇太子改名恒即位

順時行火詔 太中祥符四年

火田之禁著在禮經 周禮火弊註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 山林之間合順時令其或昆蟲未蟄草木猶蕃輒縱燎原則傷生類諸州縣人畬田並如鄉土舊例自餘焚燒野草須十月後方得縱火其行路野宿人所在檢察毋使延燔

切責陳堯咨詔 大中祥符八年七月先是堯咨以尚書工部郎中知永興軍豪侈不法嘗以氣凌轉運使樂黃目黃目不能堪求解去遂徙堯咨知長安時不法事落職知鄧州至是其兄樞密使堯叟為言於帝請復其官帝不許僅令知制誥又閱堯咨自謂遭讒時怏怏遂下詔切責之

卿知永興日所為乖當非獨用刑慘酷也如擅置武庫建視草堂開三門築甬道出入列禁兵自衛此豈人臣所宜衆論甚喧不但樂黃目奏也朕念卿母氏耆年堯叟朝夕近侍未欲窮究姑示薄責旋加甄叙成命既出羣言愈謹卿曾不內省但曰為人所傾自今宜體國恩改過遷善不然當以前後事狀盡付有司

仁宗 諱禎初名受益真宗第六子初封慶國公進封壽春郡王又封昇王立為皇太子即位

戒貢士進學詔 天聖初貢禮部數詰者得特奏名或因循不學帝乃下詔

學猶殖也不學將落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朕慮天下之士或有遺也既已臨軒較得失而憂其屢不中科則衰邁而無所成退不能返其里閭而進不得預於祿仕故常數之外特為之甄采而狃於寬恩遂隳素業苟簡成風甚可恥也自今宜篤進厥學無習僥倖焉

恤刑詔 天聖四年

朕念生齒之蕃抵冒者衆法有高下情有輕重而有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豈稱朕好生之志哉其令天

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慮者具案以聞有司無得
舉駁其後雖法不應奏吏當坐罪者審刑院貼奏率以
恩釋為例名曰貼放吏始無所牽制請讞者多得
減死
矣

禁按赦前事詔天聖七年

蓋聞治古君臣同心上下協穆而無激訐之俗何其德
之盛也朕竊慕焉嘉與公卿大夫同底斯道而教化未
至澆薄日滋比者中外羣臣多上章言人過失暴揚難
驗之罪或外託公言內緣私忿詆欺曖昧苟陷善良又
赦令者所以與天下更始而有司多舉按赦前之事殆
非信命重刑罰使人洒心自新之意也令有上言告人
罪言赦前事者訊之至於言官宜務大體非事關朝政
自餘小過細故勿須察舉

立制科舉詔天聖七年先是大中祥符元年言
者以兩漢舉賢良多因兵荒災變所以詢訪闕政令國家受瑞登封無闕政也
安取此乃罷其科惟吏部設宏詞拔萃平判等科如舊制
至是乃下詔

朕開數路以詳延天下之士而制舉獨久不設意者吾
豪傑或以故見遺也其復置此科

給致仕官奉詔

致仕官舊皆給半奉而未嘗為顯官者或貧不能自給
豈所以遇高年養廉恥也其大兩省太卿監正刺史閤
門使已上致仕者自今給奉並如分司官例仍歲時賜
羊酒米麵令所在長吏嘗加存問

改定樂制詔皇祐二年閏十一月召太子中舍
致仕胡瑗同阮逸等定鍾磬制度

朕聞古者作樂本以薦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襲
法然必平定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始大合樂
漢初亦沿舊樂至武帝時始定泰一后土樂詩光武中
興至明帝時始改大予樂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
始定鍾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知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
文乃定國初亦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
高遂令和峴減一律真宗始議隨月轉律之法咸平四
年太常寺言樂工習藝匪精每祭享郊廟止奏黃鍾宮一調未
嘗隨月轉律乃命翰林學士夏侯嶠判寺郭贄同按試

擇曉習月律者增其奉屢加按覈然念樂經久墜學者罕專歷古研覃亦未完緒頃雖博加訪求終未有知聲知經可信之人嘗為改更未適茲意中書門下集賢院及太常禮樂官以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稷祭享所用登歌宮縣審定聲律是非按古合今調諧中和使經久可用以發揚祖宗之功德朕何憚改為但審聲驗書二學鮮並互詆胸臆無所援據慨然希古靡忘於懷於是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於秘閣詳定大樂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四十二　十五

戒百官詔

皇祐三年二月時荼法大壞刓粟之入大約虛估券至京師為南商所抑往往不售北商無利入中者寡公私兩弊知定州韓琦等以為言下三司議三司請入中糧草仍用見錢法帝可之慮復有言者特下詔申戒

朕惟古之善為國者使變通不倦而公私相足比食貨法壞刓粟價益倍縣官之費日長商賈不行豪富之家乘時牟利本末相橫吏緣為姦故詔近臣考決大議今自今有依前事為議者並須究知厥理審可施行若其事已上而驗問無狀者實之重罰

頒樂名大安詔

時之祀樂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而下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豈特本道德政教嘉靖之美亦緣神靈神考安樂之故臣等謹上議國朝樂宜名大安帝下詔

朕惟古先格王隨代立樂亦既制作必有稱謂緣名以討義由義以知德蓋名者德之所載而行遠垂久之致焉故韶以紹堯夏以承舜濩以救民武以象伐傳之不朽用此道也國家舉墜正失典章文備獨斯體大而有司莫敢易言之朕憫然念茲大懼列聖之休未能招揭於天下之聽是用申敕遠求博講而考定其衷令禮官學士迨三有事之臣同寅一辭以大安之議來復且謂藝祖之戡暴亂也安天下之未安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德盛洎朕之承聖烈也安祖宗之安安其仁厚祇覽所議熟復於懷恭惟神德之造基神功之戡武章聖恢清淨之治沖人蒙成定之業雖因

世之迹各異而靖民之道同歸以之播鐘球文羽簫用諸郊廟告於神明曰大且安誠得其正

戒飭轉運使詔 嘉祐三年

朕惟分治州縣付之守令按督守令付之轉運使提點刑獄而比年以來吏或貪恣害物耄昏不事事以弛為寬以苛為察賦斂有常或增重之以為勞刑罰有經或出入之以為能而使者莫之舉豈朕所以寄任之意歟其各思率職毋撓權幸毋縱有罪惠綏吾民以稱朕意

戒百官詔 嘉祐五年

朕樂與士大夫惇德明義以先天下而在位殊趣弗率朕旨或為危言詭行務以驚衆而取譽罔上而邀寵論事之官搜抉隱微無忠恕長厚之風託迹於公而原其本心實以合黨圖私甚可惡也使吾俗靡然陷溺於薄而望教成治立其可得哉書不云乎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舜典命龍之辭中書門下其采端實之士明進諸朝察矯激巧僞者加放絀焉明揚朕言以厲多士

賑濟災傷路詔 嘉祐五年

天災流行蝗潦相繼雖發廩蠲賦而民之捐瘠者尚多或鬻賣妻子或轉死溝壑方春之時羣物欣豫乃令吾民不聊若此朕心憯怛恐焉庶寧其令災傷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督州縣營濟之察不稱職者

儆百工敦行實詔 嘉祐五年

臺諫為朕耳目之官而事有不能周知固將博問朝士大夫以廣聽察乃有險詖之人因緣憎嫉依倚形勢興造飛語以中傷善良殆非忠厚之行也昔夏后時官師相規見夏書胤征篇漢之公卿恥言人過令吾士大夫乃違古人之守蹈薄俗之弊甚無謂也中書門下其為朕申儆百工務敦行實循而弗改當重重絀焉

頒久任格詔 嘉祐六年

朕觀古者治世牧民之吏多稱其職而百姓安其業今求材之路非不廣責善之法非不謹而吏多失職非稱所以為民之意豈人材獨少而世變殊哉殆不得久於

其官故也蓋智能材力之士雖有興利除害禁姦勸善之意非假以歲月則亦媮不為用欲終厥功其路無由自今諸州縣守令有清白不擾政迹尤異而實惠及民者本路若州將政迹實狀以聞中書門下察訪得實許令再任

英宗諱曙濮安懿王允讓第十三子初賜名宗實仁宗無子立為皇子封鉅鹿郡公尋位

飭百官詔　治平二年

朕觀漢宣之治綜核名實而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繼統之業盛矣朕蒙先帝遺烈懼德不明未燭厥理乃夙興以思嘉與公卿大夫厲精為治而屬天下承平日久內外因循惰職者衆未聞推利及民盡心憂國者也徒累積歲月以幸其進又沽飾名譽以徼所知其可道者亦不過務在簿書期會之間朕何望焉夫儉嘿苟簡者弗懲則端良敏濟者無以勸朕持賞罰之大公固將必行之詩不云乎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大雅烝民篇百執事其易慮攻攻各修厥職以稱朕意

飭舉人制　治平二年

朕享國日淺永惟任大而守重欲聞讜直之言以鑒不逮而未始云獲夫天人之際災祥各緣類而至也朕即位以來非有歌鐘狗馬之虞與夫外家女寵爵位賞罰之過乃二月甲辰大風晝冥四月丁未白氣起西方七月丁丑太白經天八月庚寅大雨注京師半年之間鉅異四發豈朕不共不忱不決不達之致歟是以顧省厥違夙夜靡寧矧今吏治未醇民風未厚官濫而濫入之源未塞兵衆而選用之法未精田野雖闢而農不免饑寒闗市雖弛禁而商不通有無欲人蹈名節而廉恥常不立欲人遠刑罰而抵冒常不止宋景一言而勝妖眚朕下罪己之詔甚祇懼也而未有轉禍之感漢宣終世以核名實朕發責吏之書甚丁寧也而未有飾職之應遠鑒百王興壞之所由近慕四聖功業之所就四聖謂太祖太宗真宗仁宗何行而適世變何修而當天心子大夫其悉心以陳

神宗諱頊英宗長子初名仲鍼英宗即位封安國公進封淮陽郡王頵王立為皇太子即位

賜韓琦詔　熙寧二年

河北歲比不登水溢地震方春東作民攜老幼棄舊廬日流徙於道中夜以興慘怛不安其經制之方聽便宜從事有可以左右吾民者宜為朕撫輯而振全之毋使後時以重民困

諭邊臣詔　元豐三年

比者契丹出沒不常不可全恃信約以為萬世之安況河朔地勢坦平略無險阻殆非前世之比惟是塘水實為礙塞卿等當體朕意協力增修自非地勢高仰人力所不可施者皆在滋廣用謹邊防蓋功利近在目前而不為良可惜也

求直言詔

朕以菲德承至尊託於公卿兆民之上惟治忽在朕躬夙夜兢兢思有以奉天命下念所以修政事之統愧不敏明未燭厥理夫闢言路通上下之志欲治之主所同趨也其布告內外文武羣臣若朕知見思慮之所未及至於朝之闕政國之要務邊防戎事之得失郡縣民情之利害各令直言抗疏以聞無有所隱言若適用亦以得人觀其器能當從甄擢惟爾文武其各體朕茲令之非徒也

求言詔

傅曰近臣盡規以其榮恥休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默而不言乃或私議切歎若以其責為不在己夫豈皆習見成俗以為當然其亦有含章懷寶待唱而發者也今百度隳弛風俗偷惰薄惡哉異謹告不一此誠忠賢助朕憂惕以刱制改法捄弊除患之時宜令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奏極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道之而弗言爾為不恭朕將用此考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明黜陟焉

諭文彥博手詔

方令馬政不修官吏無著効豈任不久而才不盡歟是何監牧之多官吏之衆而乏才之盛也昔唐用張萬歲三世典羣牧恩信行於下故馬政修舉後世稱為能吏（唐兵志唐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恩信行於隴右）今上自提總官屬下至坊監使臣既非銓擇而遷徙迅速謂之假道欲使官宿其業而盡其能不可得也為今之計者當簡其勞能進之以序自坊監而上至於羣牧都監皆課其功而第進之以為任事者勸焉

資治通鑑序

之命續其事自治平開局迨元豐成書凡十九年神宗作序賜名資治通鑑詔通英經筵常令進講（英宗時司馬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八卷以進上悅）

朕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易大畜象傳）書亦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尚書說命篇）詩書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鑑戒於後世者也漢司馬遷紬石室金櫃之言據左氏國語推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采經摭傳罔羅天下放失舊聞攷之行事馳騁上下數千載間首記軒轅至於麟止（漢武帝元狩元年獲白麟司馬遷史記至此而止故曰麟止猶春秋終於獲麟作為紀表世家書傳後之述者不能易此體也惟其是非不謬於聖人歷代君臣事迹俾就祕閣緒閱給吏史筆札起周威烈王訖於五代光之志以謂周道衰王室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平王東遷齊秦楚晉始大桓文更霸猶託尊王為辭以服天下自威烈王陪臣執命韓趙魏為諸侯周雖未滅王制盡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其所以載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徵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教條斷之以邪正要之以治忽辭令淵源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四十九卷列於戶牖之間而盡古今之統傳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

淵林矣荀卿有言欲觀聖人之迹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若夫漢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謂吾無間然者自餘治世盛王有慘怛之愛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恭儉勤畏亦各得聖賢之一體孟軻所謂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於荒墜顛危可見前車之失亂賊姦宄厥有履霜之漸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故賜其書曰資治通鑑以著朕之志焉耳又奬諭司馬光詔書云史學之廢久矣紀次無法論議不明豈足以示懲勸明久遠哉鄉博學多聞貫穿古今上自晚周下迄五代發揮綴緝成一家之書褒貶去取有所據依省閱以還良深歎今賜鄉銀絹對衣腰帶鞍轡馬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奬諭想宜知悉冬寒鄉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高宗諱構徽宗第九子初封蜀國公進封廣平郡王康王金兵初圍京師詔王如金軍議和及金兵至復受詔至金留相州尋拜河北兵馬大元帥工帝北狩元祐皇后手書告中外俾帝嗣統乃即位於應天府

罷上壽詔建炎元年五月二十一日

宰臣等上言請以五月一日為天申節下詔朕承祖宗遺澤獲託士民之上求所以扶危持顛之道未知攸濟念二聖鑾輿在遠萬民失業將士暴露夙夜痛悼寢食幾廢況以眇躬非惟深拂朕志實增感於一心所有將來天申節百官上壽常禮可令寢罷

察吏詔建炎五年

朕惟養兵之費皆取於民吾民甚苦而吏莫之恤夤緣軍須掊斂無藝朕甚悼之監司郡守朕所委寄以惠養元元者也今慢不加省復何賴焉其各勤乃職察吏之侵漁納賄者按劾以聞苟庇覆弗治朕不汝貸

幸學手詔紹興二十七年

朕聞周建外史掌五帝三皇之書漢選諸儒定九流七略之奏文德之盛後世推焉仰惟祖宗開建冊府凡累朝名世之士由是以興而一代致治之原蓋出於此朕嘉與學士大夫共宏斯道乃一新史觀新御榜題肆從望幸之忱以示右文之意嗚呼士習為空言而不為有用之學久矣爾其勉修術業益勵猷為一德一心以共赴亨嘉之會用丕承我祖宗之大訓顧不善歟

禁加耗詔　紹興三十二年

州縣受納秋苗官吏多收加耗肆為姦欺方時艱虞用度未足欲減常賦而未能豈忍使貪贓之徒重為民蠹自今違犯官吏並置重典仍沒其家

孝宗諱昚太祖七世孫秀王偁之子初名伯琮高宗太子薨未有後詔選太祖之後育帝於宮中賜名瑗封建國公進封普安郡王尋立為皇子更名璋封建王立為皇太子更名昚受高宗禪即位

斷獄詔　乾道三年

獄重事也稽者有律當者有比疑者有讞比年顧以獄情白於執政探取旨意以輕為重甚亡謂也自今其祇乃心敬於刑惟當為貴毋習前非不如吾詔吾將大寘於罰罔攸赦

獎諭魏王愷詔　乾道七年二月進封慶王愷為魏王判寧國府愷孝宗第二子也

大江之壖其地廣袤使水之蓄洩不病而皆為膏腴者圩之為利也然水土鬬齧從昔善壞鄉聿修稼政巨防屹然有懷勤止深用嘉歎

興水利詔　乾道九年臣僚言江西連年荒旱不能預興水利為之備乃下詔朕惟旱乾水溢之災堯湯盛時有不能免民無病者備先具也豫章諸郡縣但阡陌近水者苗秀而實高仰之地雨不時至苗輒就槁意水利不修失所以為旱備乎唐韋丹為江西觀察使治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二萬頃此特施之一道其利如此矧天下至廣也農為生之本也泉流灌溉所以毓五穀也今諸道名山川原甚衆民未知其利然則通溝瀆陂澤監司守令顧非其職與其為朕相丘陵原隰之宜勉農桑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雖有豐凶而力田者不至拱手受弊亦天人相因之理也朕將即勤惰而寘賞罰焉

賜魏王愷詔　淳熙三年愷時判明州

陂湖川澤之利或通或塞存乎其人四明為州實治鄞鄞之鄉東西凡十四而錢湖之水實瀦其東之七吏惰不虔葑茨蕪翳利失其舊農人病焉鄉臨是邦乃能講

求利便而濬治之遂使並湖七鄉之田並與修同無異時旱乾之患其為澤豈淺哉剡奏徹聞不忘嘉歎

禁兩稅折錢詔　淳熙五年

比年以来五穀屢登蠶絲盈箱嘉與海内共享阜康之樂尚念耕夫蠶婦終歲勤動價賤不足以償其勞郡邑兩稅除折帛折變自有常制當輸正色者毋以重價強之折錢若有故違重置於法臨安府刻石徧賜諸路

罷官鬻鹽詔　淳熙十五年

廣南在數千里外疾痛難於上聞朕憫之尤切蓋鹽者民資以食向也官利其贏轉而自鬻久為民疾朕為之更令俾通販而杜官鬻民固以為利矣然利於民者官不便焉必胥動以浮言且朕知恤民而已浮言奚恤矧置監司守令以為民朕有美意弗廣其推顧撓而壞之可乎自今如或有此必寘之法

光宗名惇孝宗第三子初封恭王乾道七年孝宗以恭王英武類己立為皇太子十六年傳位

在位五年

諭守令詔　紹熙二年

朕惟為政之道莫先於養民故自即位以来蠲除甚賦頒宣寬條嘉與四方臻於安富郡守縣令最近民者也誠能拊循惠愛以承休德庶幾政平訟理之效今采之人言乃聞科斂先期競務辦集而民之虛實不問追呼相繼敢為催剝而民之安否不恤財計之外治理蔑聞甚不稱朕委屬之意國用有常固在經理而非掊克督促以為能也知本末先後之誼此朕所貴於守令者繼自今以軫恤為心以牧養為條俾民安業時予汝嘉

寧宗諱擴光宗第二子初封英國公平陽郡王光宗受禪進封嘉王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出太皇太后吳氏詔王即皇帝位尊光宗為太上皇

賑荒詔　慶元元年

朕德非薄饑饉荐臻使民陷於死亡夙夜慘怛寧敢諉過於下顧使者守令所與朕分寄而共憂也乃涉春以来聞一二郡老稚之食去南畝捐溝壑咎安在耶豈振給不盡及民歟得粟者未必得歟偏聚於

所近不能均濟歟官吏視成而自不省歟其各恪意措
畫務使實惠不壅毋以虛文蒙上則朕汝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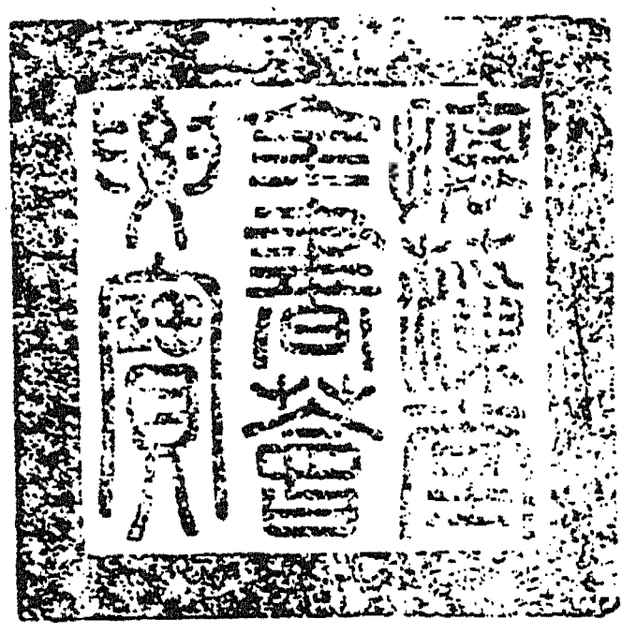
理宗諱昀太祖十世孫父希瓘追封榮王寧宗弟沂王薨無嗣以宗室希鞫子均為王後景獻太子薨寧宗立均為皇子賜名昀以帝嗣沂王賜名貴誠寧宗疾篤丞相史彌遠與竑有違言乃稱詔立帝為皇子賜名昀寧宗崩即位封竑為濟王湖州潘壬等謀立竑不克竑遇酖薨

從祀五臣詔淳祐元年

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混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啟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奬之意是月丙午封周惇頤為汝南伯張載郿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戊申視太學謁孔子遂御崇化堂命祭酒曹彝講禮記大學篇監學者各進一秩諸生推恩錫帛有差製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復親書朱熹白鹿洞學規賜焉

罪己詔端平三年四月

數年之間多難已甚屬讐金之寖滅而蒙古之與隣逮
合謀成破蔡之功紹定六年遣江海孟珙從元兵合圍金主於蔡州破之恐假道有及虞之勢心之憂矣腠可噬乎又兵民之死戰鬬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骼胔相望是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天心下無以定民志今方施令發政以為綏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學正臣吳　垣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璜
謄録監生臣劉廷勳
謄録貢生臣湯安泰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三

詳校官候補通判臣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三目錄

宋

欽定四庫全書

張齊賢

論安邊疏

田錫

論邊事疏

上太宗疏

王禹偁

請諸邑嚴守備疏

長洲縣治記

陳靖

勸農疏

魯宗道

請重親民之官疏

孫奭

諫祀汾陰疏
再諫祀汾陰疏
論天書
尹洙
諫時政疏
蘇舜欽
玉清宮災上疏
宋祁
言災異疏
張方平
條制資廕勅
論屯田
王珪
賜吳奎免恩命不允詔
戒諭夏國主詔
賜皇長子淮陽郡王免恩命不允批答

賜皇伯祖承亮改封秦國公免恩命不允批答
賜韓琦免明堂恩命不允批答
除富弼依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武寧軍節度使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仍賜功臣制
蔡襄
論增置諫官
送黃子思寺丞知咸陽序
包拯
請罷天下科率
論委任大臣
石介
明禁
上頴川蔡侍郎書
吳育
駁唐詢請停賢良茂才二科疏
錢公輔

仁宗配明堂議
鄭獬
應詔上疏
備亂
范仲淹
上時務書
推委臣下論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三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張齊賢 字師亮曹州冤句人太宗朝特賜進士及第累官至左僕射司空諡文定議論慷慨有大略歷事兩朝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

論安邊疏 時太宗北征諸將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疏

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闕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輦運爲勞臣愚以爲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典吏皆云自山後轉般以授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爲我有者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嵐州憲州皆樓煩郡忻州定襄郡代州鴈門郡未有軍砦入寇則田牧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

谷來爭小利此其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動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績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敵人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為寇哉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強弱之勢而已乎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在乎安民而利之爾民既安利則遠人歛衽而至矣陛下愛民人利天下之心堯舜也臣慮羣臣多以纖微之利尅下之術侵苛窮民以為功能至於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歛怨速尤無大於此伏望慎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荊湖西川嶺南河東凡前日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為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獲於民者委長吏以聞敢循故常者重寘之法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戴陛下之惠以德懷遠以惠刑民則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

田錫字表聖嘉州洪雅人太宗朝舉進士歷官至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錫好言時務居諫位章疏五十有二真宗嘗謂宰相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若此諫官亦不可得

論邊事疏錫時為河北南路轉運副使驛書言邊事

臣聞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利害相生變易不定取舍無惑思慮必精夫動靜之機不可妄舉者動謂用兵靜謂持重應動而靜靜則養寇以生姦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今北鄙繹騷益亦有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為捷矜捕斬小勝為功賈怨結仇興戎致寇職此之由前歲邊陲俶擾親

迂革輅戎馬既退萬乘方歸是皆失我機先落其術內煩勞耗數可勝言哉伏願申飭將帥慎固封守勿尚小功許通互市俘獲蕃口撫而還之如此不出五載河朔之民得務農業亭障之地可積軍儲然後待其亂而取之則克乘其衰而兵之則降既心服而忘歸則力省而功倍誠願考古道務遠圖示綏懷萬國之心用駕馭四夷之策事戒輒發理貴深謀所謂安危之理不可輕言者國家務大體求至治則安舍近謀遠勞而無功則危可以不精者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自國家圖燕以來連為君有常道為臣有常職是務大體也上不拒諫下不隱情是求至治也漢武帝躬秉武節登單于之臺唐太宗手結雨衣伐遼東之國則是舍近謀遠也沙漠窮荒得之無用則是勞而無功也在位之臣敢言者少言而見聽未必蒙福言而不從方且虞禍欲下不隱情得乎惡在其務大體而求至治也臣又謂利害相生變易不定者兵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蓋事有可進而退則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進則利之事有可速而緩則利必從之而失可緩而速則害必由之而致可誅而赦則姦宄之心或有時而生害可赦而誅則忠勇之人或無心於利國可賞而罰則有以害勤勞之功可罰而賞則有以利僭踰之幸能審利害則為聰明以天下之耳聽之則聰以天下之目視之則明故書曰明四目達四聰此之謂也臣又謂取舍不可以有惑者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思慮不可以不精者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自國家圖燕以來連兵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心不得不憂願陛下精思慮決取舍使無曠日持久窮兵極武焉

上太宗疏錫時以右補闕知睦州會文明殿災拜章極言時政

陛下湏聞至言切待直諫引咎自誡修德彌新臣謂責在近臣而不在聖躬罪在臣輩而不在陛下近日陛下有朝令夕改之事由制勅所行時有未當而無人封駁者給事中之過也給事中若任得其人制勅若許之封駁則所下之勅無不當所行之事無不精事無不精則

垂為典彝勅無不當則編為格式豈有朝令夕改之弊豈有不精不當之虞也臣所以謂責在近臣而不在聖躬也臣又見陛下有捨近謀遠之事由言動所為未合至理而無人敢諫諍者是左右捨遺補闕之過也今遺補是侍從之臣而不得在左右職分當獻替之事而未有上封章自此國家有舉事不便於時遺補不敢諫朝廷法令有不合於道遺補不敢言加以時久昇平天下混一致陛下謂昇平自得資陛下以功業自多日遷月移浸成聖性左取右奉無非睿謀所以陛下出一言乃一謂湯武可偕陛下行一事乃一謂堯舜可繼自纘大位於今九年四方雖寧萬國雖靜然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方欲為民求福報天之功有事於泰山展禮於上帝人謀雖克天意未從火於禁中將警悟於英主詔下海內遂告布於輿人近臣聞陛下感悟之言寧不惕厲諫官閱陛下憂勤之詔誰不傍徨臣所以謂過在近臣不在聖躬罪在諫官不在陛下臣死罪死罪然

臣兩度上疏而陛下不用一二令幸天啓聖心神贊皇運感陛下虛佇待犯顏之諫致陛下專精求逆耳之言臣是以再瀆愚衷復伸鄙見臣所謂陛下有朝令夕改者試舉其一二以明之置而尋廢者農師禁而不嚴者車服也臣所謂陛下有捨近謀遠者試舉其一二以明之宰相不得用人而委負郎差遣近臣不專受責而求令錄封章也縣令錄事參軍自此章奏必多聽用必廣聽用既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既依從者少則是法令不行法令不行由規畫未當乞令後凡有所奏陳幸陛下察而審之令大臣議而行之蓋臣下言之則謂之封章陛下行之則出為法令法令可簡而不可使繁制度可永而不可屢變變易不定是彰思慮之不精繁多難依是令手足之無措也書奏帝嘉納之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人太宗朝擢進士歷官至翰林學士兼通進銀臺封駁司尋罷歷知滁揚蘄州

請諸邑嚴守備疏時濮州盜夜入城署知州王旦監軍王昭度禹偁開而

奏疏

伏以體國經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偽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徹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為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為强幹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癸兵挽漕闕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城池頹圮鎧仗不完及徙維揚稱為重鎮乃與滁州無異嘗出鎧甲三十副與巡徼使臣彀弩張弓十損四五蓋不敢擅自修治上下因循遂至於此今黃州城雉器甲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為災盜賊竊發雖思禦備何以枝梧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偽覬望之心不得不爾設法救法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也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墮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濮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紆宸斷許江淮諸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劒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畧之虞矣（真宗嘉納之）

長洲縣治記

天下稱宰邑之賢者率以宓不齊為稱首以彈琴化民民不忍欺謂得致理之要也殊不知行是道者不獨繫於人亦將繫於時矣當時皇室雖徹皇經未絕有周禮在魯則單父豈曰亂邦有聖人為師則子賤宜乎行道居百里之位得諸侯之權社稷民人自我而已井田車賦得均其輕重刑罰教令得濟其寬猛凶荒水旱得專其賑恤農時民力得聽其休息然則無私於心克儉於身辨田之腴瘠定賦之上下強暴者刑之以法孝悌者旌之以禮寬其教以誘人峻其令以納吏時豐則斂之歲饑則賑之農有力而不奪役非時而不行闕之以庠序誨之以禮樂使父子親兄弟友夫婦和然後修祭祀

以事鬼神行賚予以睦鄉黨自然懷土不散熙熙如春
弗知其然而然也在上者不鳴琴而何俟哉洎王道云
亡霸圖孔熾大小相併強弱相攻區區子男宗廟不保
故傳曰漢南諸姬楚實盡之（城濮之戰欒貞子語）又曰楚縣陳事見
魯宣公十一年）益縣之始也秦併天下盡三十六郡則小國皆
為縣而隸於郡矣國之於郡猶身之有臂也郡之於縣
猶臂之有指也國取於郡郡取於縣縣取於民是以臂
指撫民而自奉也由是田有暴賦丁有常庸春役而夏
不休朝令而夕必具小則懲之以殿最大則懾之以刑
法豈惟道不能行亦將身就其辱遂使宰邑者苟祿食
免笞罵而已昔人歎徒勞賦歸去者為是也向使子賤
復生亦將捨琴折腰奔走不暇況行道乎雖欲不顧其
時不程其力亦猶建一指而扶天柱不其難哉時使之
然也長洲之名見吳都賦貞觀中分吳縣以建之垂二
百年宰名氏縣誌闕焉錢氏享國幾一百稔專建屬吏
莫得而知皇上嗣位之二載漢南王歸於我國家始設

官以理焉表仁鐵首之王禹偁次之其土汙濊其俗輕
浮地無桑桑野無宿麥飯魚飯稻衣葛服卉人無廉隅
戶無儲蓄好祀非神好淫內典學校之風久廢詩書之
教未行兼併者僭而驕貧窶者欺而墮田賦且重民力
甚虛租調失期流亡繼踵或歲一不稔則鞭楚盈庭不
能輯事矣至有市男女而塞責者甚可哀也益陽中夏
之政浸小國之風使今聖人求理於上庶官陳力於下
斯民之泰其有漸乎禹偁非循良之才涖凋瘵之邑仍
以舊貫民安仰哉會到任之明年大有年也先是司漕
運者轉民歲租更送他郡苦舟楫之役廢堰埭之費者
久矣至是始聽民以本屬郡輸之從便宜也亦小康之
有萌矣是歲獄訟靡繁賦調中考因鳩斂民瘼平議政
體總而刊之存諸廳事待賢者以舉之所謂言而不能
行者也

陳靖字道卿莆田人歷官至左諫議大夫平生多
建畫而於農事尤詳嘗取所諫章奏曰勸
農奏議錄

勸農疏

先王之欲厚生民而豐其食者莫大於積穀而務農也臣早任計司判官每獲進對伏聞聖訓以為稼穡農耕政之本苟能勸課田畝康濟黎元則鹽鐵榷酤斯為末謹審天下土田除江淮浙右隴蜀河東等處地里夐遠雖加勸督亦未能遽獲其利況古者強幹弱枝之法必先富實於內今京畿周環二三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才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遊惰逃亡既衆則賦額日減而國用不充斂收科率無所不行矣遊惰既衆則地利歲削而民食不足寇盜殺傷無所不至矣又安能致人康俗阜地平天成者望擇大臣一人有深識遠畧兼領大司農事典領於中又於郎吏中選才知通明能撫民役衆者為副執事於外自京東西擇其膏腴未耕之處申以勸課臣又嘗奉使四方深見田民之利害污萊極目膏腴坐廢亦加詢問頗得其由皆詒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

常租寬以歲時煞鄉縣之間擾之尤甚每一戶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役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捐瘠況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亦既亡遯則鄉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直鄉官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茲浮蕩絕意言歸姦心既萌何所不至如授臣斯任則望借以閒曠之地廣募遊惰之輩誘之耕鑿未計賦租許令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力之豐寡相農畝之磽肥均配行之無煩督課令其不倦其逃民歸業丁口授田煩碎之事並取大司農裁決耕桑之外更課令益種雜木蔬果孳畜羊犬雞豚給授桑土潛擬於井田營造室居便立於保伍逮以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問遺之資咸俾經營並立條制俟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有家可戀有土可懷即計戶定徵量田輸稅以司農新附之名籍合計府舊收之簿書斯實敦本化人之宏畧也太宗覽之喜謂宰相曰朕思欲恢復

古道革其弊俗驅民南畝致於富庶前後上書言農田利害多矣或知其末而闕其本請此奏甚詣理可舉而行之因名對奬諭令條奏以聞未幾三司以為費官錢多方水旱恐遂散失其事遂寢

魯宗道

字貫之亳州譙人真宗朝舉進士官至參知政事峭直敢言上嘗書屋壁曰魯直疾惡少容貴戚畏憚人稱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

請重親民之官疏

臣嘗讀近書自唐季接五代或三四年或五六年亂離塗炭宼虐天地金血之氣鑠盡沖和愁苦之聲求息不暇天禍既悔至聖勃興故太祖皇帝以神武大畧定天下有反掌之易太宗皇帝以至仁善繼恢域中成光大之業陛下奉而守之勤而行之彝倫叙矣故云亭泥檢睢壤恭祀謁太清之真館薦玉皇之大號至於必躬聽斷勵精理道以宵旰為宴處樂非薄而久安從古王者徒載簡策耳惟親民之官政事最切未見區別其如民何今審官例差一知州縱耄昏寡識以何道推降之銓司平配一縣令雖敖麥不分且無由擯斥之令與天下親民之官以十分論之黷貨害政未實刑章者有其三

清濁混然巧於情偽使在上知而不能糾舉者又次焉暗懦不能制猾吏不能審法令凝滯於物者又次焉貴游親屬望風護養而不言者又次焉是則介然自守約已恕物不諂上不瀆下為陛下孜孜於民政者十不一二焉欲民之安其可得乎漢宣帝凡拜刺史守相必親見之考察其言觀其能否今或未然凡除知州通判京朝官知縣候滿三五人且令大臣具宴見之禮以遣之訊之以言而察其應對觀其詞氣而考其否臧才能者奬之不肖者退之縣令則擇臺閣有風鑒問望臣僚主遣之能否之間各如其狀恐於聖政稍得其宜又審官之任本宰相之職宜妙選英哲以委之庶激濁揚清漸得良牧賢宰則斯民之大幸也臣不任狂狷干犯冕旒待罪之至疏上真宗納之

孫奭

字宗古博川博平人九經及第歷官至禮部尚書以太子少傅致仕

諫祀汾陰疏

大中祥符初得天書於左承天門帝將奉迎台宰相對崇政殿西廡王旦等曰天祝符命實感德之應皆再拜稱萬歲又台問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

宣有書也帝既奉迎天書大赦改元布告其事於天下築玉清昭應宮是歲天書復降泰山帝以親受符命遂議封禪作禮樂王欽若陳堯叟丁謂杜鎬陳彭年皆以經義左右附和由是天下爭言符瑞四年又將祀汾陰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臾上疏

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祠汾陰始巡幸郡縣遂有事於泰山今陛下既已登封復欲幸汾陰其不可二也古者圜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唯立五時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祀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王業之所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東因祀后土聖朝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欲祀汾陰其不可五也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以為賢主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狥妄回遠勞民庶盤遊不已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啓蟄八月收聲育養萬物失時則為異今震雷在冬為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陛下而反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洊臻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此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為此者不過效漢武帝唐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頌功以崇虛名夸示後世耳陛下天資聖明當慕二帝三王何為下襲漢唐之虛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狃於承平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為盛烈乃欲倡導陛下而為之臣切為陛下不取此其不可十也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為可取願少賜清閒以畢臣說

再諫祀汾陰疏　帝見前疏進內侍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

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寧江淮之衆困於調發急須鎮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攘之盜公行外國治兵不遠邊境使者雖至寧可保其心乎昔陳勝起於徭戍黃巢出於凶饑隋煬帝勤遠略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小人出帝重貴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遼太宗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涉仍歲荐饑之墟修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邊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饑民無黃巢英雄將無窺伺於肘腋外敵將無觀釁於邊陲乎先帝嘗議封禪寅畏天災尋詔停寢太宗雍熙元年羣臣三上表請封禪詔以今年十一月有事於泰山尋以乾元文明二殿災詔罷之今姦臣乃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為繼成先志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勳未集用付陛下則羣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畢辭重幣求和於契丹威國縻爵姑息於繼遷曾不思主辱臣死為可戒誣下罔上為可羞撰造祥瑞假托鬼神纔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虛害饑民糞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勳績

臣竊見朱能者姦儉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秘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陽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之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驗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侯莫陳姓利用名善幻術太宗召見試之即授殿直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鉷田

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儻實降語周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盪覆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明皇雖僅得歸關復為李輔國劫遷卒以餒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夫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正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朱能所為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先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名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舉進士歷官右司諫知渭州兼領涇原路經畧公事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洙博學有識度尤深於春秋自元昊不庭洙嘗在兵間故於西事尤練習

諫時政疏

漢文帝盛德之主賈誼論當時事勢猶云可為慟哭孝武帝武制四夷以強主威徐樂嚴安尚以陳勝亡秦六卿慕晉為戒二帝不以危亂滅亡為諱故子孫保有天下者十餘世秦二世時關東盜起或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令盡不足憂乃悅隋煬帝時四方兵起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聞或言賊多者輒被詰二帝以危亂滅亡為諱故秦隋宗社數年為丘墟陛下視今日天下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夷孰與漢武國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愛民誠萬萬於秦隋矣至於西有不臣之虜北有強大之隣非特閭巷盜賊之勢也當此之時陛下宜夙夜憂懼所以慮事變而塞禍源也陛下延訪邊事容納直言前世人主勤勞寬大未有能遠過者然未聞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此賤臣所以感憤於邑而不已也何者今命令數更恩寵過濫賜與不節此三者戒之慎之在陛下所行爾非有難動之勢也而因循不革敝壞日甚臣謂陛下不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者以此夫命令者人主所以取信於下也異時民間朝廷

降一命令皆竦視之令則不然相與竊語以為不久當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也命令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羣臣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之後復一人沮之則意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終頗自詘其謀以為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時外戚内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内降臣聞唐氏政衰或母后專制或妃主擅朝樹恩私黨名為斜封今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内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襲斜封之弊哉且使大臣從之則壞陛下綱紀不從則沮陛下德音壞綱紀忠臣所不忍為沮德音則威柄輕於上且盡公不阿朝廷所以責大臣今乃自以私昵撓之而欲責大臣之不私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也夫賜予者國家所以勸功也比年以來嬪御及伶官太醫之屬賜予過厚民間傳言内帑金帛皆祖宗累朝積聚陛下用之不甚愛惜令之所存無幾疎遠之人誠不能知内府豐匱之數但見取於民者日煩即知蓄於公帑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方宿兵用度寢廣帑藏之積未必悉為賜予所費然下民不可家至而戶曉獨見陛下行事感動爾往歲聞邊將王珪以力戰賜金則無不悅服或見優人所得過厚則往往憤歎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也臣所論三事皆人人所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以至今日方今朝政日弊而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故臣願先正於内以正於外然後忠謀漸進紀綱漸舉國用漸足士心漸奮邊境之患庶乎息矣乞深察秦隋惡聞忠言所以亡遠法漢主不諱危亂所以存日新盛德與民更始則天下幸甚

蘇舜欽字子美以父任為蒗陽縣尉因詣登聞鼓院上疏極言時政得失舉進士范仲淹薦其才為集賢校理監進奏院坐事除名

玉清宮災上疏仁宗天聖七年六月玉清昭應宮災宮為真宗所建以奉安列聖御容者舜欽為蒗陽尉上疏

臣觀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未嘗少止農田被災者

幾於十九臣以謂任用失人政令多過賞罰弗中之所
召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而大臣歸咎於刑獄之濫陛
下聽之故肆赦天下以為禳救如此則是殺人者不死
傷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斷決滯訟以平
水旱不聞用赦故赦下之後陰霾及今前志曰積陰生
陽陽生火災見焉秦夏之氣發洩於玉清宮震雨雜下
烈焰四起樓觀高疊數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
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已下哀痛之詔
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察輔弼及左右無裨國體者
罷之竊弄權威者去之念政刑之失收匆蒐之論庶幾
所以變災為祐浹日之間未聞為此而將計工役以圖
修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聚首讙議咸謂非宜皆曰章
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衍乃作斯宮及
其畢工海內虛竭陛下即位未及十年數遭水旱雖征
賦減入而百姓困乏若大興工木則費用莫知紀極財
力耗於內百姓勞於下內耗下勞何以為國況天災之

已違之是欲競天無省已之意逆天不祥安已難任欲
祈厚貺其可得乎今為陛下計莫若來吉士去佞人修
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征稅寬減則可以謝天意
而安民情矣夫賢君見變修道除凶亂世無象天不譴
吾今幸天見之變是陛下修已之日豈可忽哉昔漢宣
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詔曰迺者水災降於孝武園館
朕戰慄恐懼不獨變異罪在朕躬羣有司又不肯極言
朕過以至於斯將何寤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鶴館大
不及此宮彼尚降詔四方以求已過是知帝王憂危念
治汲汲如此臣又按五行志賢佞分別官人有敘率繇
舊章禮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耀虛偽讒
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燔宗
廟燒宮室雖興師徒而不能救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
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臣之應成公用季文子之言逐公孫歸父宣公臣也襄公九年春宋火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
夫華弱奔魯之應今宮災豈亦有是乎時僖臣晏殊曹利用等先後罷

故群欽以為禍願陛下拱默內省而追革之罷再造之勞述前世之法天下之幸也七月詔天下玉清昭應宮不復繕修以災餘長生崇福二小殿為萬壽觀

宋祁字子京安陸人天聖初與兄庠同舉進士號二宋歷官至工部尚書拜翰林學士卒謚景文

言災異疏

臣伏見頃歲以來災青數見依類託寓異占同符天本視法而尊乃有躍離流薄之變地當安固而靜乃有都國震動之占陛下奉承郊丘歲豐月潔當蒙介福翻致大異何哉得非事有台姦法有階隙天於宋室諄諄存顧先幾豫慮以啓聖心欲陛下據易圖難緣微警著奮揚剛德固執主威厭銷未萌以光丕業也臣伏讀前史五行志以驗於今累威重譴不可不察若乃熒星流散則民人蕩析之象也月行黃道地震州邑邊戍窺閒臣下擅恣后妃將盛年穀且饑之兆也去年火焚興國寺浮屠延燔藝祖神御殿已而盜壞宗廟釦器者再則神不昭格之意也自昔災異之發遠者數十年近者三四年隨方輒應類無虛已陛下何不暫紓清慮推求其端方今典刑設張上下禔穆而臣便論危事必難取信陛下試一念之假有蕩析以何策固安假有饑空以何理振救脫致窺閒可任之將謂誰儻令擅恣可防之姦有幾災異不驗國之福也苟使遂驗則陛下禦之慮得不素具於穀中哉臣聞君以操柄為重臣以奉命為恭柄捨之則重者反輕命竊之則恭者更僭伏惟陛下念爵賞之典刑罰之權雖覽羣言一決宸慮無委成假借以開貴近牽制之私若夫後宮戚里祈恩丐賞者日月不乏陛下且當斷而不聽以示至公內省黃門給事左右亦宜數加訓勅使思不出位此皆助陽抑陰之術也臣聞伯禹三王之長逢辜引慝宣王成周之良遇患側身故能感徹神祇收還威怒回沴氣為太和化已衰為中興陛下覽照今古至詳至熟今變青日著中外暴聞而罪已之問不形於詔書思患之謀不留於詢逮委遠

天戒虛而未答踰時越月羣下默然間者但引緇黃晨齋夕唄修不經之細祀塞可懼之大變人且未信天胡可欺臣誠至愚竊恐銷伏之間未為得計也伏望陛下不以災之未應遂為宴安不以歲之屢豐便忘荒饉普詔百執各貢所懷庶幾天下條貫粲然先見惟陛下留神省閱

張方平　字安道南京人仁宗朝宋綬蔡齊舉茂才異等歷官至禮部尚書參知政事以太子少師致仕慷慨有氣節既告老論事益切至於用兵起獄尤反覆言之

條制資廕勅

周禮大司樂掌學政以六藝教國子漢制光禄勳典任籍以四行察三署郎茲其官材本於世胄然當辨論必屬俊良令廕法之所原古典刑之是憲惟因循之日久寖滋蔓而倖多敝生作法之涼濫起推恩之過且賞延於世諒非及於疎宗官惟其人顧何取乎髫稚暨階仕進之路復無誨育之科室不茨墉田不疆畝處不裕立身之道出不閑從政之方略觀貴途良鮮舊族此則上

論屯田

臣聞古者師役不逾時無遠征久戍之勞宿軍轉餽之費故在三代無屯田之事降及秦漢務恢封略疲弊中夏外事胡貊魏氏之後吳蜀鼎立永嘉東徙遂成南北天下割解更相鄙夷分疆占域各分戍守力穡之夫鮮被甲之士衆曠日持久兵勢未解而屯田之利興矣漢昭始調戰射士設屯於張掖充國後擊先零羌留佃於浩亹金城郡地。浩音告亹音門　魏武之經略四方取濟許潁之積晉氏之南征吳會仰給江淮之儲唐太宗既定天下思欲散兵權省國用遂因隋制相要衝以設府計隙地而

置屯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居則有扞城之庸而廩食自足動則備調發之籍而戎事無廢及明皇恃海寓之泰寧承國力之全盛府兵耗散田萊不墾後又停折衝府立武士帳於是乎罷丁兵而有正兵矣寵將驕卒坐而蠹食帑庾虛竭財用不贍而商利侵刻之臣百方誅取生人困瘁漸至危亂范陽搆禍日尋干戈代宗德宗專用姑息自諸方嶽之任徒兼營田之名荷戟之夫箕踞待哺至憲宗時有司上元和國計簿李吉甫所撰校天下兵農之數率以兩戶而資一卒人力凋弊可舉而知天下兵農之業遂離而不復焉今國家之務莫大於養兵議者有獻屯田之策雖未能該盡乎體要顯辨其利跡而或者猥為異說破其端緒臣輒為之揚榷以申其論或者曰蓋聚衆邊境戰守相持留則芻糧不足解則寇患未息故且畊且守而後有屯田之事未聞平時興屯於內地也臣應之曰昔秦祇建安之迹遍布都畿建安元年曹操用棗祇韓浩等議募民屯田許下鄧艾正始中艾為尚書郎行陳項以東至壽春建議開渠引水溉田晉荀羨興石鑿之利分界東陽穆帝升平初荀羨為北部都尉鎮下邳屯田於東陽之石鑿石鑿地名在臨淮郡齊秘畢置懷義之屯乃在河內孝昭帝皇建中平州刺史秘畢建議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費省轉輸之勞唐氏府兵就田天下相望後上元中因洪澤芍陂之饒肅宗時於楚州古射陽湖置洪澤屯壽州置芍陂屯大資國用我朝自唐汝河朔之都皆有田務此固不待邊境而後有屯田也今淮陽許昌汝南之域人希土曠地力不盡密接畿輔便於漕發雖內師禁旅更出就食往復浹日不廢衛護又東平鉅野至於彭城率多閒田民力不贍決河之所墳於皆為沃野歲所收入東自濟汶漕而北洄可至河北東境西入廣利渠可至太倉曹南陶丘可為廩積置屯之地無便於此江淮之境人稠土狹田無休易古有一易再易之田何以布屯且國家歲漕東南之粟度其運致費已兼倍此為謀之迂也或者曰唐氏之前兵民同業本調取於農板故可任於農事今之軍士皆市井桀猾去本惰游之民至於無所容然後入於軍籍且其驕也久矣昀

孺保息莫敢拂其心者是可使之寒畊暑耘者乎臣應之曰昔之為屯田者多在師旅之中解甲冑而執耒耜釋耒耜而執干戈出使入勞莫之憾也惟所御用之而已又況四方無事邊疆無役衣食足而起居時安室家而守妻子使趨南畝各食其力又何慊焉漢氏之屯田也發弛刑焉曹氏之屯田也募百姓焉晉氏之屯田也置營卒焉後魏之屯田也借民力焉唐氏之屯田也以府兵焉或兵或民惟所用者今天下浮戶依強家而為佃客者取分末之利輸太半之率由無以自業也儻優制招來豁之以利寬其賦入復其它徑則願屯之夫襍負而至矣為置典農之官專司力穡之事功勞報賞為法必信因使冬隙簡其強銳教之角射賞其精力古者因農事而寄軍令蓋此之謂則是募屯田夫得屯田兵也居則稼穡之人用則戰騎之士不衣庫帛不食廩穀是驕卒可放省屯倉可待益雖有凶荒水旱之變而軍不乏乎儲峙民不增乎橫賦建屯之利其亦博矣

王珪字禹玉成都華陽人舉進士歷官至參知政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岐國公

賜吳奎免恩命不允詔

天子惟君萬邦建時百辟以祇迪於乃事矧曰左右之臣以朝夕承乂乃辟予敢有弗欽爾克懋乃猷茲庸命爾圖厥政爾乃陳所以固辭朕命者三朕思有虞之世羣臣皆讓亦莫安厥位終勑之曰俞汝往哉爾弗逖聞於前人其率時訓惟厥中嗚呼慎爾止毋倚乃身乃罔弗孚於休

戒諭夏國主詔

維乃祖考克有西土世為漢藩輔令爾弗蹈於前烈迺窮署重爵以奉幣於朝方邊吏拒還乃復稽留境上不及廷見之期洎朕親攬貢函而僭我王命實如所聞朕疑風俗荒遠未達朝廷之儀雖然棄信慢常誼不可長其務思先世之約以保綏於斯民毋忽是圖以奸我有邦之罰今後所差使人即不得僭儗

賜皇長子淮陽郡王免恩命不允批答

昔我祖宗誕受天命厥惟艱哉克正皇猷丕懋乃績以遺我子孫無疆之休今朕纂厥服惟稽古建爾元子於有邦乃季秋辛亥羣公庶尹罔不祇朕言於廷爾乃陳德弗及期畀於一二弟兄之賢我聞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其敢示天下以私虐汝惟往哉尚迪時命無違

賜皇伯祖承亮改封秦國公免恩命不允批答

夫戚藩之建王室是毗古者皆世襲其封近代或別予之邑既非祖烈之服又失廟祠之傳故朕推近屬之長賢修先王之舊履以大子孫不絕之序以均宗社無窮之休適攬露章過形沖節宜體親親之意庸光繼繼之圖

賜韓琦免明堂恩命不允批答

子臨路寢之上曾覽八紘邈然有通神明之志迺季秋宗祈既右上帝亦右文考始予齋精臨獻而懼不勝及覩夫簠簋在堂鍾石在庭至陟降上下之數與夫九州四海美物之薦罔不具飭噫何其禮之盛歟非爾元宰之臣孰總裁劑之故已降之制為百辟先亦皇天降休命於我家非予之所敢專也今書固辭顧不廢子惠術之施虐

除富弼依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武寧軍節度使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仍賜功臣

制熙寧二年

三台處中以裁萬物之化四嶽總外以牧黎民之蕃如山河之經九州如股肱之衛一體出處之際朕無間然具官富弼復貫有元蹈中弗勉學幾聖而獨至識造物之未形貴名起於三朝盛德儀於百辟鄉台從於列屏俾進翊於家司為日尚新何恙靡已未及經邦之務遽陳避位之辭詔雖屢而莫回章甫卻而復至朕憮然自念嗟莫能勝既閔勞於政幾其聽遂於私佚建彼徐節以殿東郊守茲洛符以保西宅仍位鴻鈞之貴尚優黃髮之行於戲不處成功專老氏榮名之畏其旋元吉要義經履道之終易履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雖弗從於吾游亦自保

於而福

蔡襄字君謨興化仙遊人仁宗朝舉進士歷官端明殿學士知杭州

論增置諫官

臣伏見朝廷選用王素余靖歐陽修等增備諫官是三人者皆特立之士昔以直言觸忤權臣擯斥且久今者一日並命人無賢愚萬口相慶皆謂陛下特發神斷擢任不疑蓋陛下深憂政教未舉賞罰未明羣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此陛下為社稷生靈大計也臣切思任諫非難用諫之難如素靖修等忠誠剛氣著信於人況蒙陛下奬拔之知必能箴闕失獻明謨摭回邪擊權倖思所以報効也然邪人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察臣請為陛下陳之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必須切直者則極論之豈顧名哉若避好名之毀而無所陳施則土木其人皆可備數何煩陛下選揀如此之至況名者聖人以之勵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借使為善近名陛下試思今之人遠權利敦潔行以近名者亦幾人哉前古諫臣之難者遭遇昏世上犯威嚴旁觸勢要鼎鑊居側斧鑕在前死且不辭安得好進乎蓋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人得以謂之好進今諫官有盡忠補闕之効陛下但久而勿遷使其人果忠且義雖死於是官無恨矣凡諫諍之臣蓋以司乎過舉也緩則密疏急則昌言期於必正若人主從而行之適以彰乎從諫之美安得謂之彰過乎然諫官亦有好名好進彰君過者異於此巧者之為諫臣事之難言者則暗而不言擇其無所符者言之就令不行不復再諫退而曰其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之好名也容容默默無所恥媿踐歷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之好進也凡人主之有過諫官最為近密或不盡言人主何從而知且變更乎傳之當世垂之於後終以為過此可為彰君過也臣向之所論乃忠臣巧者之分願賜省覽令陛下出於聖慮自擢諫官必自主之若

有陳述於理適當即賜施行無使天下之人謂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諫之實使其言有訐切亦願優假無為姦邪讒間致有斥逐使天下之人指朝廷有拒諫之失也臣迹遠言近不任兢惶激切之至

送黃子思寺丞知咸陽序

天子之尊下視民人遠絕不比然出政化行德澤使之速致而均被者蓋其所關行有以始而終之者也惡乎始宰相以始之惡乎終縣令以終之輔相天子施教化德澤自朝廷下四方而止於縣者承其上之所施然後周致於其民也近天子莫如相相必得賢故能輔其政化德澤之施也近民莫如令令無良焉雖政化之美德澤之厚而民莫由致之也相近天子而令近於民其勢固殊然其相與貫連以為本末是必動而相濟者也民知所賴而相休養以業其生惟令而已令之於民察其土風井閭而別其善惡強弱富貴勤墮寃讐疾苦以條辨而均治之使咸得其平焉令之責豈輕也哉令之取令幸以歲年不稱其能否是故天下之令有賢有不賢天下之民有幸有不幸必爾盡天下之令無有不賢則盡天下之民亦無有不幸矣子思黃君業儒以才名於時前此為獄官涖囚必直其情而未嘗以色語威之令之為縣從可知矣故予序其行既屬子思以為令之重而又慶咸陽之民之幸也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舉進士歷官至樞密副使峭直剛毅貴戚宦官一時斂手童稚婦女聞名皆憚之

請罷天下科率

臣伏見自西寇已來急於饋運常賦之外調發相繼天下民力殆已竭矣且先朝當契丹未請盟之時宿兵兩路干戈日尋詎聞有今之騷動乎蓋郡縣長吏鮮得其人或遇非次配率競效苛刻貪官猾吏緣以為奸乘釁誅求不知紀極轉運提刑又不能察其贓否各徇顧情而已且民者國之本也財用所出安危所繫當務安之為急安之在精擇郡守縣令及漸絕無名之率爾若乃

橫斂不已人懷危慮或因歲之饑饉以吏之殘酷相應而起塗炭海内此乃心腹之患況已萌之兆可不深慮乎臣欲乞令後應係軍需所用之物並令三司預先計度於出産州郡置場收買或非次急切須至配率者亦乞勘會各於出産路分專委長吏於形勢物力戶内等第均配仍委知州通判親自監納兼令轉運提刑專切提舉體量稍有違越並乞重行朝典所貴重困之民漸獲蘇息

論委任大臣

臣嘗讀漢書谷永傳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誠哉是言也夫王者端居廣廊之上垂拱而仰成者以能知人能官人使之然爾或異於是則雖堯舜之焦勞癰瘠亦不能成無為之化也伏惟陛下以明睿之姿勵精求治之切中外臣僚才與不才固無有能逃聖鑒者矣且丞弼之重最為今之極選而治亂繫焉若乃挺然盡心敢任天下之責者即當委而付之設或拱默取容以徇一身之利者亦當罷而去之惟在陛下神機洞照甄別而信任之爾若任而不擇擇而不精非止不能為治抑所以為害矣夫近臣中素有公望實才衆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知之亦宜亟擢而用之若知而不能用用而不能盡其才何以致理哉不可以邊陲不聳恬然便謂無事況諸路饑饉相繼財用不足府庫虛竭士卒驕惰振舉紀律杜絶萌漸正是可為之時固宜參用賢者助成治體此尤不可緩也大抵今之居位者挾奸佞則蔽善而背公溺愛憎則賣直而嫁禍諭諭然但以勢利相軋苟得無恥豈有援賢進能之意乎儻令如是輩比肩並進而望風俗日益美教化日益成其可得哉論者皆曰今若以廉直退讓有才之士擇焉而用置諸左右則向日之失立可矯正而邪諂苟且忌刻姦險之徒當不令而去矣陛下何憚而不為哉臣以孤賤之徒叨居言責之任圖所以為報者惟思傾竭愚慮庶上裨聖政萬分之一願陛下少留神明則天下蒙幸

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進士及第歷官至太子中允出判濮州介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有為作慶歷聖德詩忤觸夏竦幾禍大禍有徂徠集行於世人稱為徂徠先生

明禁

國家之禁疎密不得其中矣今山澤江海皆有禁鹽鐵酒茗皆有禁布綿絲枲皆有禁關市河梁皆有禁子去其父則不禁民去其君則不禁男去耒耜則不禁女去織紝則不禁工作奇巧則不禁商通珠貝則不禁士亡仁義則不禁左法亂俗則不禁淫文害正則不禁市有游手則不禁官有游食則不禁衣服踰制則不禁宮室過度則不禁豪彊兼并則不禁權要橫暴則不禁賄行於上則不禁吏貪於下則不禁夫子去其父則亂也民去其君則叛也男去耒耜女去織紝則離其業也工作奇巧商通珠貝士亡仁義則棄其本也左法亂俗則中華夷也淫文害正則經籍息也市有游手官有游食則公私惰也衣服踰制宮室過度則上下僭也豪彊兼并權要橫暴則貧人困也賄行於上吏貪於下則公道缺也如是而不禁彼山澤江海人所取財也鹽鐵酒茗人所取資也布綿絲枲人所取用也關市河梁人所取濟也而禁豈先王之法乎三代之制乎哉或曰如何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曰惟禁其不禁而弛其禁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

上頼川蔡侍郎書

侍郎閣下夫物生而性不齊裁正物性者天吏也人生而材不備長育人材者君宰也裁正而後物性遂故曲者直者酸者辛者仆者立者皆得其和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長育而後人材美故剛者柔者暴者舒者急者各得其中洪範曰會其有極歸於有極是也和而天下之理得矣介者正謂之至道中謂之大德中和而天下之理得矣介者正所謂不合其中而不得其和者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喜怒哀樂之將生必生幾動焉幾者動之微也事之未兆也當其幾動之時喜也怒也哀也樂也皆可觀焉是喜怒哀樂合於中也則就之是喜怒哀樂不合於中

也則去之有不善知之於未兆之前而絕之故發而皆中節也易曰吉之先見（繫辭傳）不言凶而言吉者其能知善不善於幾微之時善則行之不善則改之凶何由而至也介見天下之有未得其治則憤悶發於內而言語形於外已暴著於外猶不知協於中邪佛於事邪欲其吉之先見發而皆中節其可得乎故凶悔吝者當隨之冬集至闕下有人密道閣下之語於介者箴規訓誡丁寧切至如聽箕子皇極之義若聞孔思中庸之篇釋然大覺前日之非噫天以剛方直烈之性授於介不納介於中夫剛方直烈不以中輔之暴殘戕折日可待矣今閣下毆介歸之於中是天以剛方直烈付於介閣下納之令德也天欲暴殘戕折於介而閣下賜之更生也介荷閣下仁育陶宰為至厚矣今西走蜀四千里不敢以跋涉為勞以平生未得一登閣下之門為恨引首南望不勝拳拳之心不宣介再拜

吳育字春卿建安人舉進士歷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

駁唐詢請停賢良茂才二科疏（名付中書肯奏疏駁議帝因諭輔臣曰彼言者乞從內批行下今乃知欺罔也）

三代以來取士之盛莫若漢唐漢文帝十五年詔舉賢良文學之士上親策之則有若鼂錯出焉是時非有災異而舉也武帝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元光元年詔賢良對策則有若董仲舒公孫弘者出焉亦非因災異但策中語或及者亦陳事之一端爾唐開元二年六月甲子制其有茂才異等咸令自舉是年設直言極諫科逮憲宗元和間制科尤盛有若元稹白居易皆特出之材觀當時策目所訪者皇王之要道邦家之大務可以覆視固不專於災異也此漢唐故事有足據者其間或因天變又非時親策者則亦有之厥後時君或居常自逸謂毋闕政及天災已著時蠹已形然後下詔舉之欲救於臨事此則舉士之弊風而後王之末造也豈足法哉陛下自復制科於茲累年隨貢舉而開疏數適中若必俟災譴然後詔舉非惟失設科

本意且尤不可者有三一則使天下賢儁滯淹之士待災異而進非所以養廉恥也二則平居不詢造形乃問非所以懼天災也三則輕改信令示天下毋渴士之心非所以廣賢路也且漢唐所立孝廉及進士等科皆每歲常選故制舉不隨而開令禮部進士數年一舉因以制舉隨之則事適其宜何害於時須此紛易況災異之出不常厥期或彌年無所則制舉奚設或比歲而有則於事太煩既不因乎天災又不隨乎貢部而曰非時詔舉浩毋端倪乃是遂廢此科多莞稍詢則言路有寄饒羊一去則禮意都忘令無故而更張使遺材絕望其傷國體不亦大乎乞并下臣奏兩制詳定

錢公輔字君倚常州武進人仁宗朝第進士歷官至天章閣待制知制誥忤王安石罷知江寧府

仁宗配明堂議治平元年正月詔以仁宗配享明堂禮院奏乞與兩制同議仁宗當配何祭故事二至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太祖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孟秋祭神州地祇以太宗配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享明堂以真宗配翰林學士王珪等議唐代宗即位用禮儀使杜鴻漸等議以考肅宗配享明堂時公

宗配請以仁宗配享明堂德宗即位亦以考代輔知制誥以珪等議非是上議

謹按三代之法郊以祭天而明堂以祭五帝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明堂之祭以創業繼體之君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故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也以成王言之則嚴祖也方是之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安在乎必嚴其父哉我將之詩是也後世失禮不足考據請一以周事言之臣竊謂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君遂為太祖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二配者至大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真宗則周之武王宗乎廟而不祧者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仁宗則周之成王也雖有配天之業而亦無配天之祭

亦未聞康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志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嚴父其義一也至於兩漢去聖未甚遠而明堂配祭東漢為得在西漢時則孝武始營明堂而以高帝配之其後又以景帝配之孝武後無聞焉在東漢時則孝明始建明堂而以光武配之其後孝章孝安又以光武配之孝安之後無聞焉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說及時異事遷而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此最為近古而合乎禮者也有唐始在孝和時則以高宗配之在明皇時則以睿宗配之在永泰時則以肅宗配之禮官杜鴻漸王涇輩不能推明經義務合古初反雷同其論以惑時主延及於今牢不可破當仁宗嗣位之初儻有建是論者則配天之祭常在乎太祖太宗矣當時無一言者故使宗周之典禮不明於聖代而有唐之曲學流弊乎後人願陛下深詔有司博謀羣賢使配天之祭不謬於嚴父而嚴父之道不專乎配天循

宗周之舊典替有唐之曲學

鄭獬字毅夫安陸人英宗朝舉進士第一歷官至翰林學士為王安石所惡出知杭州徙青州

應詔上疏治平中大水求直言

臣竊伏思陛下發詔書以求忠言將欲用之邪將欲因災異舉故事而藻飾之邪苟欲藻飾之則固無可議者必欲用之則臣願陳其方臣觀前世之君怪變而求諫者甚衆書之史册以為美事及考其實則能用其言而載於行事者蓋亦鮮矣徒使後世襲蹈以為帝王之值災異者於此空言而足矣曷足謂之罪已修德者耶今詔音一發天下忠義之士必有極其所蘊以薦諸朝者此當有益於治道不為妄作然而疊章累疏繁委而並集則陛下果能環復而究覽之耶計陛下一日萬機必未能然爾而將欲如平時章疏事關深密者則留中不出事繫政體者則下中書事屬兵要者則下樞密院兩府覆奏又下羣有司及郡邑至於無所行而後止如是則有求諫之名而無求諫之實與前世為空言者等爾

臣竊謂陛下萬機之繁既未能徧覽則宜選官置屬令專掌之令之羣臣所上章疏許兩府及近臣審休更直便殿賜坐與之從容條陳講貫其可者則熟究而行之不可則罷之有疑焉則廣詢而後決之羣言得而衆事舉此應天之實也夫下之為言也甚難而上之聽常忽焉自非忠憤激於心則孰肯墮肝膽而冒忌諱者哉古之能建立功業者未嘗不好諫也好之者繇其能褒進而招徠之也祖宗時言事者多被甄賞自近年以來茲事寥濶仁宗寬仁最能容直言而亦不能甄賞也願陛下采羣臣之章疏如其弘謀偉論可施於當世者則召見之與共議不惟質其言且以觀其材大者擢之以職任次者賜金帛無取焉報罷之使史冊書之以為某年大水詔求直言用某人行某事以黜夫前世之為空言者則無令陛下詔書藏於有司復為數幅空紙而已

備亂

備天下之亂者古今大勢可見已而未能有善備者也始周之諸侯相禽獵剖而為六國卒併於秦秦以諸侯之亡周也乃為之備諸侯一剋其根蘖而郡縣之遂至天下無一纔之維諸侯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布衣之禍故高祖不由尺土暴起於風埃之中五載而成帝業漢以郡縣之亡秦也則又為之備郡縣而又裂其土地以封諸侯王盤踞過強卒用不終而布衣則不作其末乃有外戚之禍賊莽窺其隙遂盜有漢圍及光武之再開闢以外戚之亡西京也則又為之備外戚乃不復委重宰相而尊用臺閣三公拱袂而守虛器外戚則不作而其末乃有閹竪之禍積其殘暴酷烈而終之董卓天下遂睽而為三魏氏以閹竪之亡漢也則又為之備閹竪痛掃刈之一歸其房閫之役閹竪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強臣之禍故司馬父子襲據大柄更四世而禪其國晉氏以強臣之亡魏也則又為之備強臣而梏植其宗族雖愚兒懦子皆付以大國強臣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宗室之禍朝而為帝暮為囚虜五胡乘之遂荒中國瀰漫

橫流以至於唐太宗乃頗究覽其失得而為之大備焉及其末也則又有藩鎮之禍梁唐晉漢周皆以藩鎮而更為帝夫歷世之亂考其所以備之者不為不至窒一穴穿一穴何禍亂之不息也蓋未嘗取天下之公制而獨以已之私者備之耳成湯周武以諸侯得天下而商周未嘗輒廢諸侯豈非用天下之公制者耶惟其公也故後世之長久繇秦而來獨汲汲備其私者又矯之過嗚呼不得聖之法而備之奚有不速弊者耶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仁宗朝舉進士累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尋出為河東陝西宣撫使歷知邠杭青三州仲淹始經畧西夏與韓琦齊名及為參政上十事中外想望其功業而謗毀浸行遂巧外不得竟其用

上時務書　真宗崩仁宗年十三章獻皇太后垂簾聽政天聖三年仲淹以大理寺丞上

臣聞巧言者無犯而易進直言者有犯而難立然而直言之士千古謂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謂之佞今臣勉思藥石切犯雷霆不遵易進之途而居難立之地者欲傾臣節以報國恩恥佞人之名慕忠臣之節感激而發萬死無恨臣聞國之文章應於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是故觀虞夏之書足以明帝王之道覽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聖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故文章之薄則為君子之憂風化其壞則為來者之資伏望聖慈與大臣議文章之道師虞夏之風敦諭詞臣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於臺閣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有天下也文經之武緯之昔諸侯暴武之時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此聖人救之文也夫夾谷之會孔子則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設左右司馬此聖人濟之武也我國家文經武緯天下大定自真宗皇帝之初猶有舊將舊兵多經戰敵今天下休兵二十餘載昔之戰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戰事人不知戰國不慮危豈聖人之意哉而況守在四夷不可不慮古來和好鮮克

始終今自京至邊並無關險其或恩信不守釁端忽作戎馬一縱信宿千里若邊少名將則懼而不守或守而不戰或戰而無功再扣澶淵豈必尋好未知果有幾將可代長城伏望聖慈與大臣議武於朝以保天下先命大臣密舉忠義有謀之人授以方略委之邊任次命武臣密舉壯勇出羣之士試以武事遷其等差自古兵不得帥魚肉無殊乃於倉卒戰鬬之間拔卒為將豺狼競進真偽交馳此五代之前鑒也至於塵埃之間豈無壯士宜復唐之武舉則英雄之輩願在彀中此聖人居安慮危之備備而無用國家之福也臣又聞先王建官共理天下必以賢俊授任不以爵祿為恩我國家累聖求理而致太平大約紀綱法象唐室以臣觀之宜法唐興之時不宜法唐衰之後唐興之時特開館殿以待賢俊得學士十八人聲滿天下此文皇養將相之材以論道經邦而大化也（十八人內房杜及于志寧皆為相）暨之中興往往得人唐衰之後此選不盛我朝崇尚館殿（昭文館集賢館）古謂登瀛近歲遷出內廷逼居坊陌非唐所謂集仙之館也（開元中名學士張說等宴集仙殿因改名集賢殿）又其間校讐之職或不繇科第以恩而除限以歲年漸於清顯輕十八學士之選恐非文皇養將相之材之意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其可否重為制度以法唐興之時而延廊廟之器此國家之大美也又諫官御史耳目之司不諱之朝宜有賞勸自陛下臨政以來未聞旌一諫官賞一御史若言而無補是選之不精言而有補豈賞之不行徒使犯顏者危織口者安以進藥石為虛言以陳絲髮為供職三載之後進退雷同臣恐天下竊議朝廷言路未廣忠臣未勸然令諫官御史之徒尸素於朝非國家之福也臣又聞先王義重君臣賞延於世（虞書臯陶謨）大勳之後立賢為嗣餘子則以材自調不使混淆而後大防一隳顛波千載凡居近位歲進子孫簪紱及門冠蓋塞路賢與不肖例升京朝謂之賞延毋乃大甚此必前代君危臣僭之際務相姑息因為典

故以至於斯又百司之人本避鄉役不踰數歲例與出官莫非貪忍之徒絶異孝廉之舉使親民政其弊如何開此二途歲取百數無所不有實累王風恐非任官惟賢之體也人避衆怨不敢上言遂令仕途紛紜禄位填委文武官吏待闕踰年貪者益勵其爪牙廉者悉困於寒餓徒於禮闈之内增其艱難壯士惜年數歲一舉乃為奔競至有訟爭而況修辭者不求大才明經者不問大旨師道既廢文風益澆詔令雖繁何以戒勸士無廉讓職此之繇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願與大臣特新其議澄清此源不以謗議為嫌當以治亂為意此國家之福也臣聞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堯舜以德則人愛君如父母秦以力則人視君如仇讐是故御天下者德可懋而力不可恃也伏望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日崇聖德以永服天下之心若夫敦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薄於刑典厚於惻隱在物祝網於民泣辜常戒百官勿為苛酷示天下之慈也唯聖

人能之恥珠玉之玩罷組繡之貢焚晉武之雉裘出文皇之宫人少度僧尼不興土木示天下之儉也唯聖人能之鷄鳴而起孜孜聽政每有餘暇則召大臣講議文武訪問艱難此皇王之勤也惟聖人勉之貴賤親疎賞罰惟一有功者雖憎必賞有罪者雖愛必罰捨一心之私從萬人之望示天下之公也惟聖人行之自古帝王與佞臣治天下天下必亂與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然則忠臣骨鯁而易疎佞臣柔順而易親柔順似忠多為美言骨鯁似彊多所直諫美言者得進則佞人滿朝直諫者見疎則忠臣避世二者進退何以辯之但日聞美言則知佞人未去此國家之可憂也日聞直諫則知忠臣左右此國家之可喜也伏惟聖明不可不察臣又聞聖人宅九重之深鎮萬國之望以靜制動以重為威如天之高如地之深使人不得容易而議也昨覩鑾駕順動稍頻恐非深居九重靜鎮萬國之意先朝以御宇日深功成天下巡幸之費尚或諫止今繼明之始聖政方

新宜加憂勤深防逸豫則人心大悅天道降康伏唯聖慈再三詳覽每有順動必循典禮以服天下之望臣又聞人主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久而成亂政方今聖人在上賢人在側取舍之際豈有未至然而刑法之吏言絲毫之重輕錢穀之司舉錙銖之利病則往往謂之急務響應而行或有言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則往往謂之迂說廢而不行豈朝廷薄遠大之謀好淺末之議哉伏望聖慈納人之謀用人之議不以遠大為迂說不以淺末為急務則王道大成天下幸甚書上後三年復上書執政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僧遴選舉敦教育養將材實邊備保直臣斥佞人幾萬餘言宰相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在樞府薦一士為館職曾謂之曰公知范仲淹舍而他薦乎殊遜以仲淹擢秘閣校理○按宋史但言上書李燾長編云上書執政令查本集知有兩書長編作大理評事今從史及年譜誌銘

推委臣下論

天生兆人得王乃定萬機百度不可獨當內立公卿大夫士外設公侯伯子男先擇材以處之次推公以委之然則委以人臣之職不委以人君之權臣請辯之夫執持典禮修舉政教均和法令調理風俗內養萬民外撫四夷師表百僚經緯百事此宰輔之職也練兵戎謹城壁修方略威夷狄此將帥之職也肅朝廷之儀觸縉紳之邪此御史府之職也治繁劇制豪猾此京尹之職也至於金穀刑法各有攸司之職矣撫民人宣風化均徭役平賦斂此刺史縣令之職也是皆人臣之職不可委之也若乃區別邪正進退左右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此人主之權也不可盡委於下矣何以明之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晉委三卿延陵季子曰晉國之政歸此三家矣後果分晉為三國漢高祖拾納羣英有將將之權而取天下至於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霍光又獨委王鳳至於王莽皆有大禍西漢遂傾焉後漢光武親用二十八將而取天下後之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后族至於宦官故奸雄競起以去惡為名東漢遂傾焉魏委司馬晉委劉裕其禍亦然唐

太宗駕馭英雄取天下致太平至高宗朝李義府以立后之功獨見委用陷害忠良天下憤怨明皇初用姚崇宋璟為相而天下大治推心委之遂成故事及李林甫代其任仍復委之林甫奸邪能中傷善人朝廷無敢言得失者於是明皇不聞諫諍自謂宰相得人泰然無為矣言路已絕故至祿山犯闕嚮闕而明皇不知一旦喪亂天下乃解唐德遂衰初以推委而天下治終以推委而天下亂何弊之然哉當推委之際擢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恩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左右前後皆權臣之黨也若黜辱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威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中外遠近無敢忤權臣者故下之情不達而上之勢孤矣此明皇之失為後代之鑒王者將收其權必先采人采人為難豈無其要孔子之辨人標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語四曰文學以四科辨之思過半矣然則朝廷清要之位覩覦者衆必審賢以與之賢傑之才讒嫉者衆必先時以辯之是故先王孜孜求賢以備選用且千官百辟豈能獨選必委之於輔弼矣惟清要之職雄劇之任不可輕授於人僉諧之外更加親選聖帝明王常精意於求賢不勞慮於臨事精意求賢則日聰明而自廣勞心臨事則日叢脞而自困宜乎屏煩細而廣詢訪其深於正道有憂天下之心可備輔相者記之其精於經術通聖人之旨可備顧問者記之其敢言正色有端士之操可備諫諍者記之其能言方略有烈士之風可備將帥者記之如斯之人精而求之熟而觀之然後實清要之職授雄劇之任使人人竭力爭為腹心於是乎得以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庶務委於下而柄歸於上始可以言無為矣猶復置御史大夫中丞使搢紳無敢慢者置諍臣七人使言路無敢蔽者置門下封駁司使制勅無得悞者此又推無為之中而不廢其防不失其權者矣若留意逸豫不孜孜於求賢親選之時無賢可用則進退賞罰復歸於下雖有爵祿不足為上之恩雖有誅罰不足為

上之威矣

校總
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中書臣王　瓚
謄録貢生臣湯安泰

欽定四庫全書卷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四目録

宋

韓琦

諫垣存稾序

富弼

辭定策遷官奏

司馬光

上殿論御臣劄子

請定儲貳疏

上皇太后疏

上英宗疏

論治身先孝治國先公疏

上英宗言時政闕失疏

仁宗配明堂議

崇奉濮安懿王典禮議

詳校官候補通判臣郭祚熾

應詔論體要
辭職疏
乞省覽農民封事劄子
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劄子
五規　保業　惜時　遠謀　重微　務實
乞改求諫詔書劄子
知人論
范鎮
請裁冗官冗兵疏
再陳官冗兵多疏
范百祿
對制科策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四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韓琦 字稚圭相州安陽人仁宗朝弱冠舉進士歷官至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拜右僕射封魏國公加司空兼侍中有盛名識量英偉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安社稷與富弼齊名號稱賢相人謂之富韓云

諫垣存藁序

夫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矣故主於諷者必優柔微婉廣引譬喻冀吾説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辨則忽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暴揚激訐恐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當則怒而不信也夫欲説而必聽言而必信苟不以理勝之為主難矣哉琦景祐中任三司度支判官以族貧求外補得舒州將行而上以諫官缺擢授右司諫而留之竊惟言責之重非面

折廷諍之難蓋知體得宜為難夫得通明端樸高識博學之士則動必中理日益君聽而使愚不肖者冒而處之固不勝其任矣遂兩上章辭不報乃喟然自謂曰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之所言當顧體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茲所以報陛下知而任之之意若知時之不可行而徒為高論以責直取名汝罪不容誅矣在職越三載凡明得失正綱紀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論列之上寬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卒免重戮進登掖垣實前自為誡之力也其所存蓄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念詩書所載從諫而聖君之德也衮闕而補臣之忠也前代諫諍之臣嘉言讜議布在方策使覽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美致治之原若皆削而燔之則後世何法焉於是存而録之離為上中下三卷命曰諫垣存藁以藏於家竊志夫上之聰仁大度自三代漢唐以来虛懷納諫甚盛德之主皆所不及復俾子孫傳而閱之知直道之無咎忠教之有迹云時慶

陛下錄臣先帝時微勞曷若報皇太后今日之大恩臣思皇族中於仁宗洎皇太后校其親疎與陛下同者多矣就衆多中獨取陛下為嗣今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其為恩德可與天地比其高大陛下如何報答則可以稱副而於仁宗不能謹祭祀於皇太后不能備孝養此皆人子常分尚多闕失況敢更望他有所報乎陛下向者服藥天下之人自不驚怪今陛下清明剛健專決萬務而祭祀孝養之闕殊無增加朝廷臣僚始知陛下孝

歷二年三月十五日奏事西齋序

富弼字彦國河南人仁宗復制科舉茂才異等歷官至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鄭國公

弼好善嫉惡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神宗時王安石用事因疾求退雖家居凡事關利害必切直言之

辭定策遷官奏　治平元年四月上

仁宗崩帝嗣位垂二年初仁宗無子后垂簾聽政帝疾益甚多過失太后有廢立意疾差乃已帝由是心懷不平太后尋還政於帝而侍養猶多廢缺至是論定策功加弼

戶部尚書弼具奏辭

心果不至非疾恙使之然也臣實不諭聖意何緣而若此若為仁宗常有小惑則陛下終不得立矣若為皇太后不當垂簾則又因陛下服藥從大臣之請況今来已盡還政於陛下矣垂簾終不能分陛下之權也二事已過盡可釋然豈宜蓄懷為恨而終不可解谷風所謂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者也陛下豈可忽虞舜之大孝慕幽王之亂風詩小弁刺幽王也臣甚為陛下痛惜之皇太后垂簾日嘗謂臣與胡宿吴奎曰無夫孤孀婦人無所告訴臣等共聞此語實為傷心又向者竊聞先帝諸公主陛下易其所居以安已女亦未嘗聞陛下略加恩煦恭惟先帝臨御天下四十一年仁恩德澤入人骨髓以至徧及蟲魚草木臣事先帝亦三十餘年自布衣擢至首相其恩德可謂至大今日不忍見其孀后幼女失所如此而臣反坐享陛下遷寵還得安乎仁宗與皇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而尚未聞所以為報臣於陛下不過有先時議論絲髮之勞何賞之可加陛下忘天地之大恩録

絲髮之小勞可謂顛倒不思之甚也願陛下外則以仁恩道德訓天下結人心內則以純孝恭恪奉仁宗事太后則臣雖歡敖飲水奔走陛下左右以死無悔苟未然也陛下雖日加爵位金帛之寵臣亦萬無可受之理臣又念天下事粗存祖宗法制百官行之萬方奉之況陛下方在諒陰或未煩聖慮其所急而宜先者惟是仁宗一后五女所謂孤遺而百官萬方力不能及其休戚係於陛下一人之手者切在陛下照鄮之恩憐之則天道助人情歸子孫孫自然享福無窮也夫幽則有天道明則有人情陛下勿謂天冥冥而無所聞人蚩蚩而無所知遂不顧恩義略無畏憚也臣賦性狂愚不識忌諱因辭恩寵妄進瞽說惟聖慈矜容而納其一二奏入不報又奏至六七上乃優詔答曰洪惟仁宗皇帝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皇太后子育朕躬方以天下之養承顏於朝夕矧敢云養之至乎又不允辭賞至於再三弼乃受之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仁宗朝進士歷官至尚書左僕射無門下侍郎贈太師温國公

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歷相四朝忠直如一

上殿論御臣劄子

臣聞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康誥稱文王之德曰庸庸祇祇威威顯民言用其可用祇其可祇刑其可刑也臣竊見國家所以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如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為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皐陶明刑伯夷主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去迭來易地而守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羣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乃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已易去而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羣情未洽績効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

臣衒奇以疑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仕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天下巧文以逃罪如是則為善者未必賞為惡者未必誅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為守長有勇略者為將帥明於禮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皆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從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凡臣所言皆陛下耳所厭聞心所素知然致治之要無以易此知之非艱行之維艱顧陛下力行何如爾

請定儲貳疏　嘉祐元年八月先是知諫院范鎮首議建儲不從光聞而繼之又與鎮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此大事不言則已一言豈可復反顧言之益力光亦累奏此

第三疏光方為集賢校理通判

臣聞書曰遠乃猷周書康誥詩云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大雅板之篇況國家之弊在於樂因循而多諱忌不於安治之時豫為長遠之謀此患難所由而生也自古帝王即位則立太子此不易之道也其或謙撝未暇則有司為請之所以尊社稷重宗廟未聞人主以為諱也及唐中葉以來人主始有惡聞立嗣者羣臣莫敢發言言則刑戮隨之是以禍患相尋不可復振不知本強則茂基壯則安今之務無此為大然而各思忤主之誅莫敢進言獨臣不愛犬馬之軀為陛下言之歷觀春秋以來迨至國初積千六百年其間兵寢不用者不過四百餘年至如聖朝芟夷僭亂一統天下朝野之人自祖及孫耳目相傳不識戰鬬蓋自上世以來未有若今之盛也且國家於州縣倉庫斜糧足帛未嘗不嚴固扃鐍擇人而守之況

今上自公卿下至庶人苟有忠於國家者其心皆知當今之務無此為大然而各思忤主之誅莫敢進言獨臣不愛犬馬之軀為陛下言之歷觀春秋以來迨至國初積千六百年其間兵寢不用者不過四百餘年至如聖朝芟夷僭亂一統天下朝野之人自祖及孫耳目相傳不識戰鬬蓋自上世以來未有若今之盛也且國家於州縣倉庫斜糧足帛未嘗不嚴固扃鐍擇人而守之況國家融明閎茂之業豈可不謹擇親戚可信任者使助陛下守之乎陛下獨不念太祖太宗跋履山川經營天下真宗宵衣旰食又致太平之艱難乎此臣所以夙夜皇皇起則思之臥則計之感歎流泗而不能已也或者謂臣身賤居外而言朝廷之事侵官也臣愚以為治古諫諍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庶人百工商旅矇瞍匄羣無有不得言者所以達下情而察國政也若置官而守之非其官者皆不得言則下情壅而不通如是則國家雖有迫切之憂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在上者莫得聞也此其為害豈不深乎鼂以水災親下明詔延訪中外而勤求得失臣安敢捨此大節隱而不言其餘瑣碎豈足道哉欲望陛下察臣區區之心斷而行之使遠近渙然無復憂疑自然神靈悅於上而災異伏衆庶喜於下而姦究消至於草木昆蟲靡不蒙被其福其為功業豈不盛哉惟陛下垂留神裁察

上皇太后疏嘉祐八年二月仁宗崩英宗有疾皇太后稱制光上疏

臣生無福大行皇帝奄棄天下皇帝繼統哀毀成疾未

能親政恭請殿下同決庶務凡舉措動靜不可不謹戒留心焉方今天下之勢危於累卵大小戰戰憂慮百端若非君臣同心內外協力夙夜勤勞以徇國家之急則禍難之生豈可勝諱哉夫安危之本在於任人治亂之機在於賞罰二者不可不察也若中外百官各得其人賢能者進不肖者退忠直者親讒佞者疎則天下何得不安任職之臣多非其人賢者退不肖者進忠直者疎讒佞者親則天下何得不危賞不因喜罰不因怒賞必有所勸罰必有所懲則天下何得不治喜則濫賞怒則妄罰賞加於無功罰加於無罪則天下何得不亂然則天下安危治亂不在於他在於人主方寸之地而已矣

凡御下之道恩過則驕驕則不可戢之以威威過則怨怨則不可不施之以恩恩威之道聖人所以制世御俗猶天地之有陰陽損之益之不失中和以生成萬物者也夫恩者欲物之親己也有時而生怨威者欲物之畏己也有時而生慢小人之性恩過則驕驕而裁之則怨矣爵祿賞賜妄加於人則其同類皆曰我與彼才相若也功相敵也彼得之而我獨不得何哉是出一恩而召羣怨也故曰恩有時而生怨也威嚴太盛則人無所容刑罰煩苛則濫及無辜濫及無辜則其同類皆曰是過也人誰無之彼既不免行將及我於是乎窮迫思亂為其上者乃更畏恐而求姑息是始於嚴而終於慢也故曰威有時而生慢也如是則為人上者豈不至難哉蓋善為人上者不然恩必施於有功而罰必加於有罪恩雖至厚而人不敢妬者何也衆人之所與也罰雖至重而人無所怨者何也衆人之所惡也往者大行皇帝嗣位之初肅明皇太后保護聖躬綱紀四方進賢退姦鎮撫中外於趙氏實有大功但以自奉之禮或崇重太過外親鄙猥之人或忝污官職左右讒諂之臣或竊弄權柄此所以負謗於天下也今殿下初攝大政四方之人莫不觀聽以占盛德臣以為凡名體禮數所以自奉者皆當深自抑損不可盡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

仁宗即位劉太后被服袞冕同御承明殿出入御大安輦鳴鞭侍衛如乘輿以成謙順之美副四海之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曹知白仁宗初宰相宗道奎真宗朝宰執殿下當信之用之與共謀天下之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崇勳為入內都知殿下當疎之遠之不可寵以祿位聽采其言也臣聞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況后妃與國同體休戚如一若趙氏安則百姓皆安況於曹氏必世世長享富貴明矣趙氏不安則百姓塗地曹氏雖欲獨安其可得乎是故政者正也為政之道莫若至公臣願殿下熟謀羣臣之中有賢才則舉之有功則賞之雖賤如厮役憎如仇讐遠在千里之外皆不可棄遺如此則人誰不勸矣羣臣之中職事不脩則廢之有罪則刑之雖貴為公卿親為兄弟近在耳目之前皆不可寬假如此則人誰不懼矣夫為善者勸為惡者懼百姓稱職萬民樂業天下之安猶倚泰山而坐平原也尚何憂哉然後侯皇帝聖體平寧授以治安之業自居長樂之宮坐享天下之養則殿下聖善之德冠絕前古光映後來雖周之文母漢之明德不足比也

上英宗疏 嘉祐八年四月

臣愚竊惟大行皇帝春秋未甚高以宗廟社稷之重貽然遠覽確然獨斷知陛下仁孝可守大業擢於宗族之中建為嗣子授以天下其恩德隆厚踰於天地固非微臣所能稱述今不幸奄棄萬國陛下哀慕泣血以夜繼晝過於禮制以至成疾中外聞者莫不感泣知大行皇帝能為天下得人治平之期企踵可待羣臣百姓不勝大幸今者聖體痊平初臨大政四海之人拭目而視傾耳而聽舉措云為不可不審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象辭名誥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夫為政之要在於用人賞善罰惡而已三者之得則遠近翕然嚮風從化可以不勞而成無為而治也三者之失則流聞四方莫不解體綱紀不立萬事隳頹治亂之原安危之幾盡在於是臣願陛下難之重之精心

審慮如射之有的必萬全取中然後可發也陛下思念先朝欲報之德奉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此誠仁孝之至過人遠甚臣願陛下雖天性得之復加聖心夙夜匪懈謹終如始以結億兆之心形四方之化則福祚流於子孫令聞垂於無窮矣古者人君嗣位必踰年然後改元臣願陛下一循典禮勿有更變於中年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自漢氏以來始從權制以日易月臣願陛下雖仰遵遺詔俯徇羣情二十七日而釋服至於宮禁之中音樂遊燕吉慶之事皆倄三年然後復常以盡送終追遠之義焉禮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為其父母齊衰期為所後者之親皆如子而為已之親皆降一等蓋以特重於大宗則宜降其小宗所以專志於所奉而不敢顧私親也漢宣帝自以為昭帝後終不敢加尊號於衛太子宣帝史祖皇孫宣帝父光武起於布衣親冒矢石以得天下自以為元帝後亦不敢加尊號於鉅鹿都尉光武祖南頓君光武父此皆循大義明至公當時歸美後世頌聖至於哀安桓靈或自旁親入繼大統皆追尊其祖父哀帝尊父定陶恭王為恭皇安帝尊父河閒孝王為孝德皇桓帝尊祖河閒孝王為孝穆皇考蠡吾侯翼為孝崇皇靈帝祖淑父甚世封解瀆亭侯及即位追尊祖為孝元皇考為孝仁皇取譏當時見非後世臣願陛下深以為鑑杜絕此議勿復聽也凡此數者臣伏計陛下聰明皆素知之然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懼不幸有詔使之臣不識大體妄有開說自求容媚陛下萬一誤加聽從欲捐軀爭之亦無及已是以不敢不先事而言庶幾聖德純粹完美不有秋毫之缺使一夫竊議於草萊者臣之志也

論治身先孝治國先公疏

臣聞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孔子曰孝德之本也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恭其親而恭他人者謂之悖禮皆孝經之辭未有根絕而葉茂源涸而流長者也仁宗皇帝以四海大業授之陛下其恩德之大天地不足以為比今登遐之後骨肉至親獨有皇太

后與公主數人陛下所當盡心竭力供承撫養以副仁宗皇帝之意鄙者皇太后聽政之時左右侍衛之人不敢不恪求須之物無所不備既委去政柄臣竊慮有無識之人隨勢傾移侍奉懈慢供給有闕則天下之責皆歸陛下不可不留意朝夕省察也又若有不逞之人於兩宮之間刺探動靜拾掇語言外如劾忠內實求媚以相搆閒者臣願陛下迎拒其辭執付有司加之顯戮誅一人則羣邪自退納一言則百讒俱進此乃禍亂之機

不可不深察也臣聞國事聽於君家事聽於親臣愚以為陛下在外朝之時刑賞黜陟之政當自以聖心決之至禁庭之內取捨賜予事無大小不若皆稟於皇太后而後行陛下與中宮勿有所專如此則內外之體正尊卑之序明慈母歡欣於上臣民頌詠於下矣不然皇太后歸政之後若侍衛之人稍有怠惰求須之物小失供擬加以讒邪妄興離閒萬一有繇蔓闕失流聞於外或皇太后憂思不樂內生疾疢則陛下何以勝此名於天下哉雖百善不能掩矣臣故曰治身莫先於孝也洪範

於好惡偏黨之際六反言之周書洪範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惡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故曰六反言之重

之至也周任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其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陛下奮發宮邸入纂皇極爰自潛躍至於天飛舊恩宿怨豈能盡無然今日即政之初皆不可置於聖慮以害至正也凡人君之要道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而已爵祿者天下之爵祿非以厚人君之所善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是故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明不敢以己之私心蓋天下公議也今四海之廣百官之衆有賢有愚有善有惡比肩接迹雜遝並進臣願陛下少留聰明詳擇其閒苟有才德高茂合於人望者進之雖宿昔怨讐勿棄也有器識庸下無補於時者退之雖親暱姻婭勿取也有厲行立功為世所推者賞之

雖意之所憎勿廢也有懷姦犯禁為衆所疾者罰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此則野無遺賢朝無曠官為善者勸為惡者懼上下悅服朝廷大治百姓蒙福社稷永安不然若陛下專居深宮自暇自逸威福之柄盡委大臣取過目前不為遠慮賢愚不分善惡失實不則所進者皆平生所親愛所退者皆平生所不快所賞者皆諂諛而無功所罰者皆忠諒而無罪如此則中外解體紀綱隳紊羣生失所天下可憂矣臣故曰治國莫先於公也此二者榮辱之大本安危之至要臣願陛下審思而力行之

上英宗言時政闕失疏治平二年八月

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京畿東南十有餘州廬舍沉於深淵浮葅棲於木末老弱流離捐瘠道路妻兒之價賤於犬豕許賴之閒親戚相食積尸成丘既而歷冬無雪煖氣如春草木早榮繼以黑風今夏癘疫大作彌數千里病者比屋喪車交路至秋幸而豐熟百姓欣然庶獲蘇息未及收穫而暴雨大至一晝之閒川澤皆溢溝渠逆流原隰丘陵悉為洪波一苗半穗蕩無子遺都城之內道路乘桴城闕摧圮官府倉廩軍壘民居覆沒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此乃曠古之極異非常之大災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臣為陛下深思其故蓋有三焉竊以皇太后仁明之德爰自先朝布聞四方加之保育聖躬入承大統當陛下初得疾之時外閒傳言皇太后於先帝梓宮之前為陛下叩頭祈請額為之傷如此豈可謂無慈愛之心於陛下哉不幸為讒賊之人交相離閒遂使兩宮之情介然有隙就使皇太后有不慈於陛下為人之子安可校量曲直遂生忿恨而於愛恭之心有所不備乎傳曰大德滅小怨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自防禦使升為天子英宗初以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立為皇子後遷齊州防禦使尋嗣位唯以一后數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皇太后之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

居閒宮希曾省見臣請以小喻大設有閭里之民家有一妻數女及有十畝之田一金之產老而無子養同宗之子以為後其人既沒其子得田產而有之遂疎其母棄其妹使之愁憤怨歎則隣里鄉黨之人謂其子為何如人哉以匹夫而為此猶見貶於鄉里況以天子之尊為四海所瞻仰哉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先帝天性寬仁重違物意晚年嬰疾厭倦萬幾遂以天下之事悉委之兩府或見有所偏或意有所私取捨黜陟未必皆當及巧設倖門進拔所愛超資越級欺罔衆人抑壓孤寒無所伸訴及陛下即位皆謂必能奮發乾剛昭明君德收取威福復還王室進賢退愚賞善罰惡使海内廓然立見太平而陛下益事讌遜深自晦匿凡百奏請不肯與奪動循舊例不顧事情謹於細務忽於大體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大臣專權甚於先朝率意差除無所顧忌或非材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陛下聖質雖美亦當取法於堯舜禹湯而即政以來或意有所見執之不移如堅守嚴城禦敵外寇使羣臣之言皆無自而入殆非所以納百川而成巨海也明君之於聽納無彼無我無親無疎無先無後唯其是而已矣若重我所有而輕彼所陳信其所親而疑其所賤主先入之言而拒後來之議則雖有是者亦不可得而見矣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說命之辭若必待合於聖意則悅而從之不合則怒而棄之臣恐讒諂日進方正日疎殆非所以增社稷之福也又國家置臺諫之官為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朝廷政事皆大臣相與裁定然後施行而臺諫或以異議于之陛下當自以聖意察其是非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己之所行為非而以他人所言為是乎此乃陛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者也此天下所以又失望也凡此三者在列之臣皆知其不可而上畏嚴誅下避怨怒莫敢以此忌或非材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

極言聞於陛下使海內憤鬱之氣積而不發宜其有以感動天地之和矣臣願陛下上稽天意下順人心於此三者皆留聖念奉事皇太后愈加孝謹務得歡心諸長公主時加存撫無令失所摠攬大柄勿以假人選用英俊循名責實賞功罰罪捨小取大刻塞弊俾一新大政延納讜言虛心從善皆行之以至誠非特為空言而已夫至誠可以動金石而況人乎不誠不足以感匹夫而況天乎詩云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周頌敬之篇天雖至高視聽甚邇人之所為發於中心則天已知之固不待見其容貌形於聲音也陛下果能盡誠於此則聖德日新令名四達人心既悅天道自和百穀蕃昌嘉瑞並至蠻夷率服福流子孫矣臣自知不才無補朝廷然不敢遂自塞嘿復有所陳唯陛下裁察

仁宗配明堂議　治平元年正月時翰林學士王珪請以仁宗配享明堂知制誥錢公輔以為不可御史中丞王疇復申珪議光知諫院與呂誨同上議

竊以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者聖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踰也故祖已訓高宗曰祀無豐於昵孔子與孟懿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然則事親者不以數躬為孝貴於得禮而已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先儒謂禘郊祖宗皆奉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故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思文我將皆周頌篇名此其證也下此皆不見於經矣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觀之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及奄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其父配天然後為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

可以為法也景祐二年仁宗詔禮官稽按典籍辨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乃以太祖為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為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真宗於明堂以配五帝亦未失古禮今仁宗雖豐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議者乃欲捨真宗而以仁宗配食明堂恐於祭法不合又以人情言之是絀祖而進父也夏父弗忌躋僖公先兄而後弟孔子猶以為逆祀書於春秋魯僖公閔公之兄文公二年八月大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君子以為失禮況絀祖而進父乎必若此行之不獨乖違禮典恐亦非仁宗之意臣等竊謂宜遵舊禮以真宗配五帝於明堂為便議上翰林侍讀學士孫抃請如前議詔從之光說不行

崇奉濮安懿王典禮議　治平二年六月時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

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光獨奮筆立議珪即勑吏以光手藁為案

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期也不二斬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父母傳曰何以大功也為人小宗也又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為人後者降其昆弟也以此觀之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壹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況前代之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今竊以謂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襄國太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

應詔論體要治平二年八月

臣聞為政有體治事有要自古聖帝明王垂拱無為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何謂為政有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上下相維內外相制若網之有綱絲之有紀故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大雅棫樸篇又云愷悌君子四方為綱大雅卷阿篇古之王者設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綱紀其內設方伯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以綱紀其外尊卑有序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此為政之體也何謂治事有要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無天下之衆務欲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給矣是故尊者治衆卑者治寡治衆者事不得不約治寡者事不得不詳約則舉其大詳則盡其細此自然之勢也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皐陶賡歌之辭言君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言君親細務則臣不盡力而事廢壞也立政曰文王罔攸無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茲言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餘皆不足知也康誥曰庸庸祇祇威威顯民言文王用其可用祇其可祇刑其可刑專明此道以示民也是故王者之職重於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能謹擇公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察公卿牧伯之賢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為多所察之事不為煩此治事之要也臣竊見陛下日出視朝繼以經席將及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竊聞亦不自閒省閱天下奏事羣臣章疏逮至昏夜又御燭火研味經史博覽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日昃不暇食臣以為不能及也然自踐阼以來孜孜求治於今三年而功業未著殆未得其體要故也祖宗創業垂統為後世法內則設中書樞密院御史臺三司審官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運使知州知縣等衆官以相統御上下有

叙此所謂綱紀者也今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諉上不肯盡力此百官所以弛廢而萬事所以隳頹者也而陛下方用為致治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臣微賤不得盡知朝廷之事且以耳目所接近日數事臣所知者言之其餘陛下可以類求也昔漢文帝問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及錢穀出入幾何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必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此乃宰相事也若平者可謂能知治體矣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充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苟能精選曉知錢穀憂公忘私之人以為三司使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使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則進無功則退名不能亂實偽不能掩真安民勿擾使之自富處之有道用之有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更緣為姦農桑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愁困於下衆心離駭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為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園苑主課利乃使監牧使不屬羣牧司四園苑不屬三司提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為無所用矣陛下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為治乎若此之類臣竊恐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知縣在一州者當委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在邊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在其位識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為方略責以成効而施其刑賞嘗好別遣使者銜命

奔走 厂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為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臨時詢采於人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姦險之人是非為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者不能猝辨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為益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論積久之采察與目前之毀譽精粗詳略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

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閒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已出則娟嫉沮壞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嘗五六借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當其職之人已怏怏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曰使者既謀而授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為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為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遠通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即古使

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暫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為姦慝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為部內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別遣使者案之若察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輒自京師遣使者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無所興無所廢是只使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必得其體也今朝廷之士左右之人皆曰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

己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竊獨以為未也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

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今陛下聰明剛斷則誠體之矣欲收威福之柄則誠有其志矣然於所以為之之道尚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為太平之功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略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倘公卿牧伯尚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苟為不賢則險詖私謁無不為已今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小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謂聰明剛斷威福在已者邪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為過矣夫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為欺罔若奸臣密白陛下令陛下自為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而怨謗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耶且陛下鄉時中詔所指揮者率非大事至於兩禁美官邊藩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當除授之際竊恐未必一一出聖志也若乃姦邪貪猥之人陛下所明知而黜出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偶未思也以此觀之面譽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已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陛下必欲威福在已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既皆得其人矣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能奪也凡除一官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陛下清心平慮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竊恐似未得其要也夫三人聲居無所統一不散則亂

是故立君以司牧之羣臣百姓勢均力敵不能相治故從人君決之人君者苟不為決從誰決之乎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國家凡舉一事朝野之人必或以為是或以為非凡用一人必或以為賢或以為不肖此固人情之常自古而然不足怪也要在人主審其是非取是而捨非則安榮取非而捨是則危辱此乃安危榮辱之所以分也是以聖王重之故博謀羣臣下及庶人然而終決之者要在人君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之多故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謀而不知斷則羣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斯衰亂之政也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為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小雅小旻篇此言周室之臣不知先王之道務爭近小人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終無成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

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心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羣下厭然無不服者矣今陛下聽羣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羣下有尚勝者以巧文相攻辯口相擠至於再至於三互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虧朝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輕蔑狄非嘉事也夫天下之事有難決者以先王之道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鍇鉥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本根既植則枝葉必茂故也近者登州婦人阿雲謀殺其夫有傷垂死情無可愍在理甚明已傷不首於法無疑中材之吏皆能立斷事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為死罪而前知登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為巧說朝廷命兩制定奪者再命兩府定奪者再勑出而復收者一收而復出者一爭論縱橫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婦有罪在於四海之廣萬幾之衆其事之細何啻秋

毫之末朝廷欲斷其獄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紜至此設更有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將何以決之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雲之事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為一事為二事謀為所因不為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事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邪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於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宄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根本之所致耶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衆人之所私議竊歎而莫敢明言者臣以獨受恩深重不顧斧鉞為陛下言之惟聖明裁察

辭職疏　王安石求退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

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為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為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為盜賊思復之將何所取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此事之必至者也

乞省覽農民封事劄子

臣伏覩近降農民訴疾苦實封奏狀王嗇等一百五十道除所訴重復外俱已發帖進入竊惟四民之中惟農最苦農夫寒耕熱耘霑體塗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蠶婦育蠶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

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蟲間為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塲帛未下機已非己有矣農夫蠶婦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捨此之外更有可生之路故其子弟游市井者食甘服美目覩盛麗則不復肯歸南畝矣至使世俗俳諧共以農為嗤鄙誠可哀也又況聚斂之臣於租稅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強散重斂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剝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於無益之費可不念哉夫農蠶者天下衣食之原人之所仰以生也是以聖王重之臣不敢遠引前古竊惟太宗皇帝嘗遊金明池召田婦數十人於殿上賜席使坐問以民間疾苦田婦愚戇無所隱避賜帛遣之太宗興於側微民閒事固無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貴而忘之也故每臨朝無一日不言及稼穡真宗皇帝乳母秦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家之事真宗皇帝自幼聞之故為開封尹以善政著聞及踐大位咸平景德之治為有宋隆平之極景德農田勅至今稱為精當昔周公相成王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民之依蓋以一盂之飯一尺之帛莫不出於艱難人主既知之則不肯用之於無益散之於無功驕侈之心無自而生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自非今者濬發德音大開言路使畎畝之民皆得上封事則此曹疾苦何緣有萬分之一得達於天聽哉其文辭鄙俚語言叢雜皆身受實患直貢其誠不可忽也伏望太皇太后陛下與皇帝陛下同賜省覽庶以開廣聰明資益聖性於民間情偽靡不周知異日太平之業繇此為始矣取進止

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劄子

臣等伏聞皇城司親事官奏報有百姓殺人私用財物休和事下開封府推鞫皆無事實欲勾元初巡詥人照勘其皇城司庇護不肯交付臣等竊以祖宗開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姦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擇左右親

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閒密行伺察當是之時萬一有挾
私誣枉者則斧鉞隨之是以此屬皆知畏懼莫敢為非
今海內承平已踰百年上下安固人無異望世變風移
宜有釐革而因循舊貫更成大弊乃至帝室姻親諸司
倉庫悉委此屬廉其過失廣作威福公受貨賂所愛則
雖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則舉動語言皆見掎摭臣等
常病國家擇天下賢才以為公卿百官而猶不可信顧
任此厮役小人以為耳目豈足恃哉今乃妄執平民加
之死罪使人幽繫囹圄橫罹楚毒幸而不自誣服僅能
辨明若更不聽有司詰問元初巡詧之人少加懲戒臣
恐此屬無復畏憚愈加恣橫使京師吏民無所措其手
足此豈合祖宗之意哉伏望朝廷指揮皇城司令送元
初巡詧人下開封府推問本情或別有仇嫌或詧訪鹵
莽各隨其狀依法施行仍自今後永為定制庶可以塞
欺罔之源絕侵冤之門以全國家至公之道取進止

五規嘉祐六年八月十七日上

臣光幸得備位諫官竊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
汪洋漫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濶言其小者近
者則叢脞委頓足以煩褻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口
與心謀涉歷累旬乃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
迂濶之議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
得而易失不可以不慎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
者易為功頹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為力故作惜時道
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
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
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饑華而不實無益
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
當世之切務顧愚狂瞽觸冒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

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在昔始受天命之時
天下之人皆我所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
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為臣當是之時有智

相偶者則為二相參者則為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羣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強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為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有驕惰之心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潰糜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沉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雜揉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強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艱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並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為天下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為漢更始不能相保光武誅除僭僞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搆難羣胡乘釁濁亂中原散為六七聚為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於酒色養其疽囊以為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橫流矣肅代已降方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為君臣實為讐敵陵夷衰微至於五代三綱頹絕五常殄滅懷璽未煖處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

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幾希於是太祖皇帝受命於上帝起而拯之躬被甲冑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内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為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勳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為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矣由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閒時時有小禍亂不可勝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内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

之世未有若今日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為
先人所營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況於承祖宗
艱難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慎哉夏
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五子之歌周書曰心
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君牙篇臣願陛下夙興夜寐
兢兢業業思祖宗之勤勞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
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
不幸甚矣

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盛
衰之相承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也其
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
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
況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
故能保其令聞永久無疆也凡守太平之業其術無他
如守巨室而已今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為無窮
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強其棟梁厚其茨蓋高
其垣墉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其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
日省而月視欹者扶之弊者補之如是則亘千萬年無
頹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
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
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
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
窮期及夫逸欲以隳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怨於
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
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
哉今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基使如
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指顧而成耳適今不為
已迺頓足抏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我日斯邁而月
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小雅小宛篇時乎誠難得而易
失也

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既濟象辭書曰遠乃猷康誥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大雅板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裨販之人猶如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二語見史記貨殖傳夏則儲裘褐冬則儲絺綌彼偷生苟生之徒朝醉飽而暮饑寒者雖與之共為編戶貧富必不侔矣況為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乎臣竊見國家邊境有急羽書相銜或一方饑饉餓莩盈野則廟堂之上焦心勞思忘寢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嘗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人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年穀登明王舉萬壽之觴於上羣公百官歌太平縱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為長無可憂之事矣嗚乎使自今以往四夷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為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天下幸安可數恃哉陛下何不試以閒暇之時思不幸邊鄙有警饑饉洊臻則將帥可任者為誰牧守可倚者為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四夷水旱事之細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亦嘗留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此愚人復狂以喜大雅桑柔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謀遠則似迂似迂則人皆忽之其為害至慘也而無攻身之急為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迂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為十年之規況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惕然遠覽動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此臣所以痛心泣血日夜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為天下之勢方病大腫又苦跖蠆又類辟且病痱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實百姓樂業孰與漢文然則天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失今不治必為痼疾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已

治之之術非有他奇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重微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之為言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掬土可塞及其盛也燒都邑燔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漂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消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其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霜者寒之始也冰者寒之極也坤之初六於律為林鍾於歷為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人君者當絕惡於未形杜亂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魯哀公曰眛喪厥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為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特置宣政使以授之真宗皇帝欲與章穆皇后及後宮遊內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六軍備非常也今耗散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真宗深以為善遂止由是觀之先帝以睿明卓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為功及在血脉在腸胃桓侯皆不信及骨髓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為訟其功以為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故未然之言常見棄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晏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啟僥倖之徑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道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

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覩其害日增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幾之至重覽大易之明戒誦孔子之格言繼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蚤從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歎則可以隆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優游逍遥而光烈顯大豈不美哉

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梓材篇此言為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也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紀綱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近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敢習戰鬬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臣竊見今遠方窮民轉死於溝壑而屢赦有罪循門散錢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宮佛廟廣脩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遠乎統紀不明祭器紊亂而彫繢文物脩飾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遠乎羣心乖戾元元怨苦而斷竹數黍敲叩古器其為樂也不亦遠乎是非錯繆賢不肖混淆而鉤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不亦遠乎姦暴不誅寃結不理而拘泥微愆糾撓細過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沉淪草野而考校文辭指決聲病其於求賢不亦遠乎材任相違職業廢弛而檢勘出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久大之謀棄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亦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而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末在譬猶膠板為舟摶土為楫敗布為帆朽索為維畫以丹青衣以文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渙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陛下撥去浮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謀遠慮以保安宗廟張布綱紀使下無有覩心移易風俗使人無離

怨別白是非使萬事歸正誅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罷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讜言考得失使謀無不盡選智將揀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彩之飾歌頌之聲眩惑愚俗之耳目哉

乞改求諫詔書劄子　元豐八年上

臣先於三月三十日上言乞下詔書廣開言路令到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賜臣看閱臣狂瞽妄言曲荷采納豈獨微臣之幸抑亦天下之幸然臣伏讀詔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臣其間有愚心未安者不敢不冒萬死極竭以聞竊見詔書始末之言固盡善矣中間有云若乃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幸希進下則衒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審出於此苟不懲艾必能亂俗害治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臣聞明主推心以待其下而無所疑忌忠臣竭誠以事其上而無所畏避故情無不通言無不盡

知人論

考制度習威儀辨牢饩之等詳籩豆之數此宗人之職

也察清濁別正邪協律呂之音肄緩兆之容此太師之職也練士卒簡器械戰必勝攻必取此將帥之職也明法令審獄訟禁彊禦誅姦回此士師之職也豐衣食衍貨財通有無紆滯積此司會之職也便舟輿利器械守法度禁淫巧此工師之職也考龜筮占祲祥相吉凶視休咎此太卜之職也謹蓋藏客出納治文書精會計此府史之職也若夫選賢而進之量能而任之成功者賞敗官者誅此則人君之職也夫天下至廣也兆民至衆也萬機至繁也而天子兼而有之必將以一人之耳目智力為之則所及者寡所廢者多矣是以明主擇輔佐以論官師論官師以正羣吏正羣吏以和萬民則治約而事無曠矣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言君明則臣良矣良則事康也立政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又曰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無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茲此為人君急於知人緩於知事也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是以笑荀子曰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貫日積日也積日而使條治詳備一日而委曲列之無差錯也）是所以使夫百吏官人為也不足以是傷遊玩安燕之樂若夫論一相以無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以上並荀子王霸篇）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今以一人無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悴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埶業以是統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

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則天子恭已而已矣由是言之人君之事守莫大於知人也昔者舜導百川不如禹殖百穀不如稷布五教不如契聽五刑不如皐陶典百工不如垂典山澤不如益典禮不如伯夷典樂不如夔然而明此八者之本能知其人而任使之者舜也譬如車之有轂宮之有棟人之有心此羣聖所以為之役而歸之功也嗚呼帝王之事美矣大矣固不可得而言也齊桓公兄弟爭國暴於豺狼閨門不治甚於狗彘然獨能知管仲之賢舉國而委之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是以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指麾左右而諸侯莫敢不從後世言桓公者徒知其賢而不復知其惡也孔子言衛靈公之無道季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佗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齊文宣帝荒淫狂悖甚於桀紂然而知楊愔之賢悉以國事委之時人以為主昏於上政清於下凡此皆淫昏暴亂之君也徒以能知賢人而用之大者以霸其次以安小者以存況乎以聖君而用賢臣是猶王良之御六驥逢蒙之關繁弱（繁弱弓名關聲同）孟賁之捽干將何適而不達何射而不中何擊而不斷哉或曰人主之職在知人則既知之矣抑以堯之聖而失之四凶孔子之聖而失之宰我子羽夫人豈易知也哉曰是則然矣夫射者必志於的弓矢既調專精審固而發之雖或不中亦鮮矣與夫冥而射者不猶愈乎昔皐陶陳九德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肅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是亦知人之術也顧人主不深察而已

矣

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仁宗朝舉進士歷官至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臨大節決大議篤於行義雖在帝前無所屈勸仁宗建儲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盡白依奏乃已神宗朝力諫青苗之害遂致罷黜

請裁冗官冗兵疏

臣比嘗建議方今官冗兵多民力不堪請詔中書樞密大臣斟酌裁抑及今累月不報退自伏念當世之務莫急於此而朝廷恬然不以為怪此臣區區不得隱默也夫慮之有素為之有備事至而應則安靜而詳實慮之無素為之無備事至而應則倉猝而乖忤大抵近事多失於倉猝而不安靜者慮之不先備之不豫也前日契丹使至虛言紛紛朝廷自顧國用之不足民力之凋弊無以待之也大臣不知計之所從於是乎請募兵以自塞責是何異欲救火而益以薪流之濁而復撓其源也景德中契丹內寇靈夏不臣是時兵不滿五十萬西備北禦沛然有餘今兵倍之矣而尚若不足者臣不識所謂也虜才遣一介之使而增益者又數萬及其去也中外相慶謂為無事殊不知新兵之費歲損已百萬緡矣其費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一出於民也方愁苦之時又重賦之以為備豫計者未見其可也此所謂倉猝而乖忤也兵不在衆在練之與將如何爾儂智高寇嶺南前後遣將不知幾輩遣兵不知幾萬亡奔走北不可勝紀陛下親遣狄青然而卒能取勝者蕃落數百騎耳此兵不在衆近事之効也陛下何不持此說以詰大臣之益兵者臣愚以為備契丹莫若寬河北河東之民備靈夏莫若寬關陝之民備雲南莫若寬兩川湖嶺之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民力寬則知自愛雖有外虜人人可為兵用人人自愛之兵以禦外虜何往而不克何征而不服哉古人所謂猶手臂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者用此兵也臣所謂慮之有素為之有備者此也今夫官所以養民者也兵所以衛民者也今養民衛民者反殘民矣而大臣不知救民臣恐朝

廷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民也近年以来地數震動河不軌道日月星辰謫見於天皆民之感也伏請明勅大臣求所以息民之術以應天地之變而為宗廟社稷計臣不勝大願大臣以募兵塞責當是王德用事見皇祐元年十二月

再陳冗兵多疏

伏見今歲無麥苗朝廷放稅免役及以常平倉軍食拯貸存卹之恩不為不至矣然而人民流離父母妻子不能相保者平居無事時不少寬其力役輕其租賦歲雖大熟使民不得終歲之飽及少歉雖加重施固已不及事矣此無他重斂之政在前也今特一穀不熟爾而流民如此就使九穀皆不熟朝廷將如之何臣竊以水旱之作由民之不足而怨由有司之重斂有司之重斂由官冗兵多與土木之費廣而經制不立也又聞許汝鄭等處蝗蝻復生亦由貪政之所感也天意以為貪政之取民猶蝗蝻之食苗故頻年生蝗蝻以覺悟陛下也春秋書秋初稅畝冬蝝生說者以為緣履畝而生此所謂貪政之感也國家自陝西用兵增兵以来賦役煩重及近年不惜高爵重祿假借匪人轉運使復於常賦外進羨錢以助南郊其餘無名斂率不可勝計此皆貪政也貪政之發於掊克暴虐此民所以怨也所以干天地之和也水旱之所以作也臣前此言官冗兵多民困者屢矣未蒙報下伏乞陛下勅大臣檢臣前所上章考今官數兵數與賦入之數立為經制又罷土木之費民得足食而少休息則天地之和至今古之言太平者止於使民之足食也今誠能立經制省官與兵節土木之費使民足食陛下高拱深居而太平可坐致顧陛下責任大臣何如爾

按三代以後相臣德業首諸葛惟司馬光足以配之陳壽之評亮文也曰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文亦可謂煩悉矣其心力萃於通鑑一書而其奏疏皆切直精當以經術世務為本朱熹曰溫公可謂知仁勇也活國救世何等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集文多不勝載登其尤者蓋其自謂愈病者審矣范鎮平生與光相得甚雖議論如出一口熙寧元豐之閒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為相者光與鎮二人光思濟斯民卒任天下之重鎮凝然如山確乎其不可拔讀其文可想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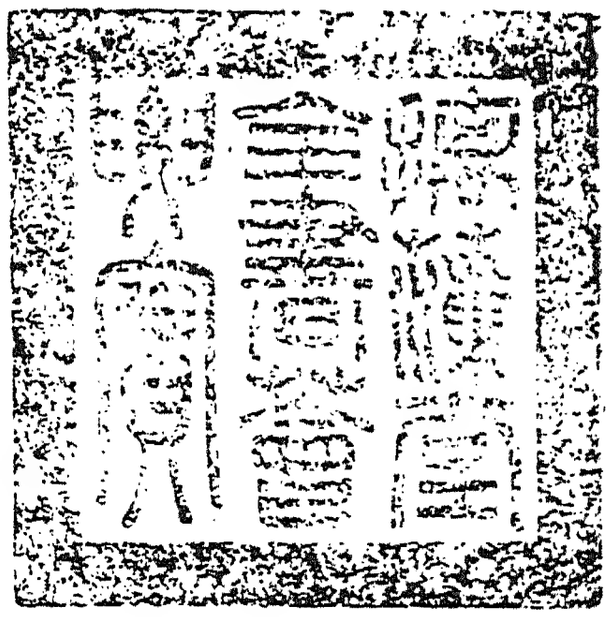
范百祿字子功鎮從子神宗朝進士歷官至翰林學士拜中書侍郎

對制科策　時治平水災大臣方談濮禮

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魯莊公丹桓公楹又刻其桷以自奉大天應是而大水夫傳飾非典猶不卑其先君其變且若是況今朝廷陳奏顯言欲為兩統貳父之舉簡宗廟者豈有愈於斯耶昔漢孝哀尊共皇而河南潁川大水孝安尊德皇而京師及郡國二十九大水孝威尊崇皇而六郡地裂水湧井溢又明年平原王以奉崇皇祀尊馬氏為崇園貴人而京師雨水孝靈尊仁皇而京師大水歷考數者之異若有期會而至異世同驗密如符節彼衰世之主豈足為昭代之所取而復道之哉然足以明天心之不易也今之為異先事而發有以見上天開祐有道之意豈不昭昭歟陛下之於濮安懿王情可以殺而禮不可加也恩可以斷而義不可以隆也禮為人後者為之子陛下父事先帝而繼體承祧古者特重大宗則降其私親大宗隆也小宗殺也天地宗廟社稷之祀重也門內之期輕也宜殺而隆之宜輕而重之則不得於先王之禮矣不得於先王之禮則不得於天意此變異之所從來也陛下明詔罪己以來直言冀以答塞天變今踰月矣然未聞朝廷有所改修將有司之未嘗言耶抑言之而朝廷弗之行耶有司而不言則是有司不良以負陛下也言之而朝廷弗行則是朝廷之不畏天變也有司負陛下則有責朝廷不畏天變則天之責將何以復之耶臣竊以是為過矣朝廷無艱乎改之而已古之聖帝明王未嘗無過然而貴乎能改是其所以為聖帝明王也商湯之過以旱災而改中宗之過以拱木而改高宗之過以雊雉而改成王之過以雷風而改宣王之過以雲漢而改此五帝王者皆不能無過然而或致太平或為中興榮華記今歌頌不已惟其能改過也夫今之過特有司過言而陛下未有過行也是非世俗之所謂過也蓋仁者之情爾孔子曰觀過知仁今而改之

深詒有司勿復議追尊事以禮言之上不失尊天地社稷宗廟一統之大義以仁言之則不失思慕閨門顧復罔極之厚恩臣愚請因濮安懿王建國為之立長以為嗣王世世奉祀安懿王永為一國太祖則神靈享於禮義人心悦而天意解矣大雨之晝何用穫哉

謹案第二十三頁前一行故祖已訓高宗曰刋本宗訛祖據書經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璜
謄録貢生臣湯安泰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五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宋

歐陽修
勸學詔
弛茶禁詔
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乞補館職劄子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上范司諫書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本論
為君難論上
為君難論下
縱囚論

唐書兵志論
唐書禮樂志論
唐書藝文志論
唐書食貨志論
五代史前蜀王建世家論
五代史馮道傳論
五代史周臣傳論
五代史唐六臣傳論
五代史宦者傳論
五代史伶官傳論
朋黨論
送徐無黨南歸序
吉州新學記
王彦章畫像記
豐樂亭記
胡先生墓表
瀧岡阡表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鑑卷四十五目錄
三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五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仁宗朝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歷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以太子少師致仕修天資剛勁見義勇為放逐流離至於再三志氣自若宋興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修出一洗卑弱天下翕然師尊之

勸學詔慶歷四年四月詔天下州縣立學更定科舉法用宋祁王拱辰張方平歐陽修等言

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源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牽之則吾豪俊奇偉之士何以奮焉士有純明朴茂之美而無學養成之法其飭身厲節者使與不肖之人雜而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之賢何以見焉此取士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為患議者屢以為言比令詳酌仍詔政事府參定

弛茶禁詔嘉祐四年二月先是茶為官榷禁私販甚嚴歲報刑辟不可勝計國戶困於征取往往破產逃匿業浦臣何高王嘉麟等先後上疏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下三司議三司言茶課給本收利所獲甚微而煩擾為患國戶輸納侵害日甚小民趨利犯法益繁宜約成入息錢之數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稅而不給本錢遂

下詔

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法以清自唐建中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為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

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以江湖之閒幅員數千里為陷穽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閒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聾然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件析其狀朕猶若憮然又於歲輸裁減其課使得饒阜以相為生刻去禁條俾通商利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為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為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無或有貸

論刑去九經正義中識緯劄子

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更定貢舉之科以為取士之法建立學校而勤養士之方然士子文章未純節行未篤不稱朝廷勵賢興善之意所以化民成俗之風臣愚以謂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不絕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或殘編斷簡出於屋壁而餘齡昏眊得其口傳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鼂錯齊人語與頼川異錯所不知者十二三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洎晉宋而下師道漸亡章句之篇家藏私畜其後各為牋傳附著經文其說存亡以時好惡學者茫昧莫知所歸至唐太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義之疏號為正義凡數百篇自爾以來著為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則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駮雜其用功至少其為益則多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駮雜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伏望聖慈下臣之言付外詳議令取進止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據李燾長編嘉祐六年四月

月或言樞密副使陳旭陰結宦者史志聰王世寧得大用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唐介右司諫趙抃兵部員外郎無侍御史知雜事范師道殿中侍御史呂誨交章言旭為諫官阿附貴戚及知開封府恣行請託旭奏辯上曰除拜二府朕豈容內臣預議邪介等言不已當

兩罷之於是出旭知定州介知洪州汴知虔州○按宋史介師道傳俱作陳升之蓋升之初名旭避神宗嫌名而改也

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以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為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為優容以保全之而為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於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於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為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於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嘗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

中唐介言宰相文彦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閒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呂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彦博遠竄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至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來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為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為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為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爭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狥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為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為不然至於去歲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為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為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況介等比者雖為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為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

乞補館職劄子　治平三年上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集為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

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材者竭其力有職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羣材衆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之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學之士可謂貴矣豈在材臣之後也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向學爲先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後儒學貴吏事而賤文章自近年以來朝廷患百職不修務奬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善爲人所稱者皆已擢用之矣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然專以材能爲急而遂忽儒學爲不足用使下有遺賢之嗟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之士不患有遺固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難進而多棄滯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繆過蒙任使俾陪宰輔之後然平日論議不能無異同雖日奉天威又不得從容曲盡拙訥今臣有館閣取士愚見具列如別劄欲望聖慈因宴閒之餘一迂睿覽或有可采乞嘗賜留意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慶歷五年正月范仲淹富弼杜衍罷以御史中丞王拱辰右正言錢逸等先後論劾也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有指以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

離閒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者臣請試辨之
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
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
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見其不爲朋黨也蓋衍爲人
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信
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
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
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
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
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
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慶歷三年十一月
陝西生戶獻水洛城內殿崇班劉滬請修之以通秦州涇原路安撫使韓
琦以爲勞費無益請遣使至涇原秦鳳路詢問文彥博
尹洙狄青等洙等皆以爲不便詔罷其役滬言蕃部請
自備財力修城不肯止役洙械滬詣闕仲淹奏釋之令
記功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
至公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
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

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
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
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得
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
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富弼三命學
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
用之愈堅臣但見其避讓太繁不見其好權貪位也及
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見
其皆未行事乃特開天章召爲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
事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
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條列大事而
行之弼等遲回又近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深練世
事必知凡百難猶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
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効弼性雖銳然亦不敢
自出意見但多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
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

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朝嘗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意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淩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恥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脩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為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令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閒處伏望陛下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疏入不報指脩為朋黨者益惡焉

上范司諫書　范仲淹　其先自邠州徙吳縣舉進士累官秘閣校理天聖七年以請太后還政通判河中府徙陳州太后崩召為右司諫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關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卒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耳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耳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

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於殿階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台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諍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議修獨以為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彊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嘗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

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為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謳歌以傳指屈原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楊雄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煒然暴見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繫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九聖庖犧氏神農氏黃帝堯舜湯文王武王箕子　春秋載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辭載

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王聲明文物之盛以為辭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久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辭或播樂歌或刻金石故其閒鉅人碩士閎言高論流鑠前後者恃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其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為名進士以對策為賢良方正既而守道純正為賢待制逢時太平奮身揚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然未能甚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繼守而泯沒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雖繫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刪正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待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既歿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為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夢得劉禹錫字李漢之

序退之也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為時雄人出入三朝其
能望光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為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
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數寫獻門下惟
哀其誠而幸賜之

本論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載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
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
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
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
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
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
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
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
王政脩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
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
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

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
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
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
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
一差以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
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
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
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
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
因其飲食羣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
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
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
其易趨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
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
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
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

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强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

有餘歲之閒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壞并田最先廢而無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為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毆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

斃然而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哉深故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効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

何也彼誠壯狡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為君難論上

語曰為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

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為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為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為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為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偏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彊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為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强辯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為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為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嘗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為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為之內顫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

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符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為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怨乎

為君難論下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諂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為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為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為將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為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為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為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阬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荊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為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荊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為荊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荊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不

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為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略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為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為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為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二篇皆為王安石而發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因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

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唐書兵志論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苟利趨便至於無所不為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為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貞觀十年置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領以折衝府凡天尉分番入衛京師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後兵散於府將歸於朝府兵後廢而為彍騎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番役多不以時開元中宰相張說請募士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明年又更號曰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唐初邊將也防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道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後更為大都督永徽後都督持節者曰節度使安史反後戰士有功者皆為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大者連城數十天子不能制及其末也彊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若乃將卒營陣車騎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記記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迹以為後世戒云

唐書禮樂志論

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古者宮室車輿衣裳冕弁以為服尊爵俎豆以為器金石絲竹以為樂以適

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為朝覲聘問歡欣交接以為射鄉食饗合衆興事以為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為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舊閒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為急曰此為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為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爾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搢紳大夫從事其閒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況欲識禮樂之盛曉然諭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備其所謂朝覲聘問射鄉食饗師田學校冠婚喪葬之禮在者幾何自梁以來始以其當時所行傳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唐初即用隋禮至太宗時中書令房玄齡秘書監魏徵與禮官學士等因隋之禮增以天子上陵朝廟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納皇后皇太子入學太常行陵合朔陳兵太社等為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為貞觀禮高宗又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杜正倫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圉師太子賓客許敬宗太常卿韋琨等增之為一百三十卷是為顯慶禮其文雜以式令而義府敬宗方得幸多希旨傳會事既施行議者皆以為非上元三年詔復用貞觀禮由是終高宗世貞觀顯慶二禮無行而有司臨事遠引古義與

二禮參考增損之無復定制武氏中宗繼以亂敗無可言者博士掌禮備官而已玄宗開元十年以國子司業韋紹為禮儀使以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為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為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為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為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貞元中太常禮院修撰王涇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壝陛降之序為郊祀錄十卷元和十一年秘書郎修撰韋公肅又錄開元已後禮文損益為禮閣新儀三十卷十三年太常博士王彥威為曲臺新禮三十卷又採元和以來三公士民婚祭喪葬之禮為續曲臺禮三十卷嗚呼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於貞觀開元之閒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為虛名也哉

唐書藝文志論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闕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為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王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偽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里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絀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

為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泂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歟今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

唐書食貨志論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記曰寧畜盜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武德七年始定度田之制中男授田一頃篤疾廢疾四十畝妻妾三十畝為戶者加二十畝所授之田十分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世業授子孫口分身死還官更以給人而賦役之法每丁收粟二石謂之租隨鄉土所產或收綾絹絁各二丈綿三兩或收布二丈四尺麻三斤謂之調凡丁歲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直謂之庸　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為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兩稅廣德

元年詔一戶二丁者免一丁地稅依舊每畝二升乾元中天下用兵百寮俸錢減耗乃稅天下地青苗錢以充百司課料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此兩稅之始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榷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焉

五代史前蜀王建世家論

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辯之士不能祛其惑也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之類世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為一王氏不足以當之則是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為物也以不見為神以升雲行天為得志今偃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上於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歟可以為妖矣鳳凰鳥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樂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凰適至舜之史因并記以為美後世因以鳳來為有道之應其後鳳凰數至或出於庸君繆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為瑞哉麟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而哀公馳騁所涉地多不可徧以名舉故書西以包衆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識之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識之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譏之也聖人已沒而異端之說興乃以麟為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詭怪之言鳳嘗出於舜以為瑞猶有說也及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其非瑞矣若麟者前有治國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世然則孰知其為瑞哉騶玄物也汚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於卜官者用適有宜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宮沼為王者難得之瑞戴禮雜出於諸家其失亦已多矣騶虞吾不知其何為也詩曰吁嗟乎騶虞賈誼以為騶者文王之囿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為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夫

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於蜀此雖好為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

五代史馮道傳論

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事之臣十有五

張源德夏魯奇姚洪王思同張敬達翟進宗沈斌王清史彥超孫晟馬彥超宋令詢李遐張彥卿鄭昭業

梁王彥章唐裴約南唐劉仁贍死

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

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常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徐之間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凝家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耶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為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笞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五代史周臣傳論

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奕知

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綦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者視焉為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綦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材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歷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強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君之用能置賢智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況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

五代史唐六臣傳論

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於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為如此天祐四年唐哀帝遜位於梁遣張文蔚等六人奉冊寶傳國璽授梁王朝賀於金祥殿文蔚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國子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親戚之舊謂之朋黨可也交遊執友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

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譽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得人主之耳不聞有善於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近則為人主者倀倀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與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與

五代史宦者傳論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己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嘗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左右軍中尉劉季述王仲先乘昭宗醉而作亂突入宣化門挾帝赴東宮迎皇太子監國矯宣昭宗命稱上皇故曰深

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五代史伶官傳論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李存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李克用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唐乾寧二年李克用表劉仁恭為盧龍軍節度使又明年克用徵其兵仁恭媢嫚虐執其使盡囚太原士之在燕者克用由是恨之天祐中克用乞盟於契丹會於雲州宴酣克用借兵以擊仁恭契丹許之易袍馬約為兄弟其後梁封仁恭子守光為燕王實由仁恭先為

盧龍帥故克用自謂晉所立也而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同光四年三月李嗣源至鄴城甲子夜軍士張破敗作亂帥衆大譟莊宗聞變

東發洛陽至石橋置酒悲涕語李紹榮等相救諸將皆截髮置地誓以死報）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大禹謨）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朋黨論

初呂夷簡罷夏竦樞密使復奪之代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范仲淹在二府歐陽修為諫官石介作慶歷聖德詩斥竦為大姦竦銜之因與其黨造為黨論目衍

仲淹及修為黨人慶歷四年四月上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范仲淹對曰邪正之黨惟聖心所察苟朋而為善於國家亦何害也修於是作朋黨論上之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

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皐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泰誓之辭）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趙崇王贊等三十餘人）同日賜死於白馬驛（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此李振語朱全忠之言）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漸成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

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吉州新學記

慶歷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

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庭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官於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能與諸生揖讓於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無廢慢天子之詔而急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far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

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於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王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為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梁末帝年號嘗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嘗為先鋒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微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梁太祖末帝唐莊宗明宗愍帝廢帝晉高祖出帝漢高祖隱帝周太祖世宗恭帝五易國而八姓梁朱氏唐

莊宗李氏嗣源莊宗養子朱其姓從珂王氏晉石氏漢劉氏周太祖郭氏世宗柴氏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污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庶定元年宋仁宗年號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賡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名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唐攻兗州彥章將保鑾五百人至遞坊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被擒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龍德三年晉取鄆州末帝名彥章為招討使彥章期三日破敵兩日而馳至滑州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兩城號夾寨彥章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治工乘流而下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南城遂破果止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為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為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良將也一揆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龍德三年晉取鄆州末帝名彥章為招討使彥章期三日破敵兩日而馳至滑州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兩城號夾寨彥章

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猶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爾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於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溜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閒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閒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閒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詘詘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閒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為陵州人後為泰州如皐人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景祐明道及下慶歷皇祐嘉祐皆仁宗年號）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

最盛其在湖州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歷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傍官署以為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為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名為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內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為大理評事無太常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為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

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歷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為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於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誌於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於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修述

呂元明審言仁宗時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又擇其尤賢者專委掌教規矩之事胡瑗為直講有旨專掌學政胡亦甄別人物擇其過人遠甚人畏服者獎之激之又各因其所好類聚而別居之故好尚節義者皆以其類羣好尚經術者好談兵者好文藝者好尚相與講習胡亦時名之使論其所學為定其理或自出一義故人皆樂從而有成今朝廷近臣往往胡之徒也

瀧岡阡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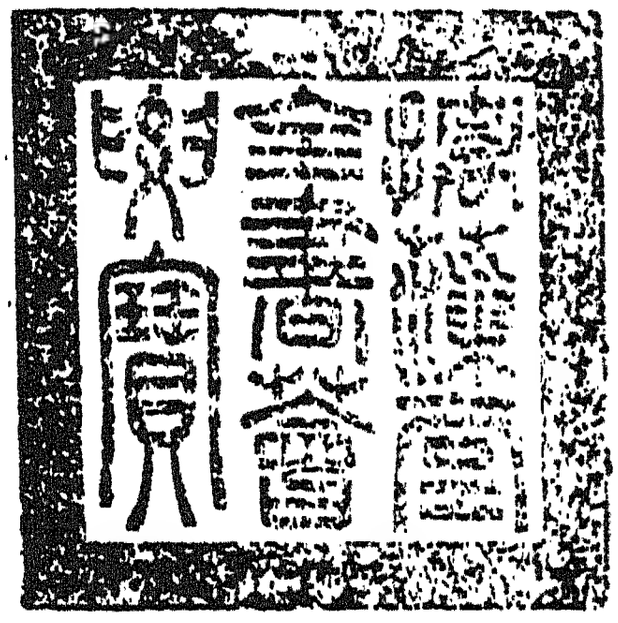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

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吾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劒汝而立於傍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

進士及第咸平真宗年號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

劒謂抱之如執劒也　因指而歎曰銜者謂我歲行在戍將死使其

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無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無尚書令祖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庶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吾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併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遺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按自韓愈以古文倡於唐三百餘年修出而宗之起五季論卑氣弱之敝黜天聖景祐閒大學體說異之習士始知通經學古功倍於穆修柳開矣其學長於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別白是非利害故其文章皆與經術相發明攘斥佛老尤為知本雖性道之精微固有閒焉然文家法度可謂盡矣故言行錄稱之曰超然獨驁衆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不見痕跡自極其工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璜
謄錄貢生臣湯安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六

詳校官候補通判經歷臣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六目錄

宋

周惇頤

太極圖說

張載

西銘

與呂微仲書

程顥

論君道

論王霸

論十事

論新法

答橫渠張子厚先生書

晉城縣令題名記

程頤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六目錄

上仁宗皇帝書
代彭思永論濮王典禮
上太皇太后書
論經筵第一劄子
論經筵第二劄子
易傳序
春秋傳序
答朱長文書
顏子所好何學論
明道先生墓表
楊時
論王安石邪說疏
答陳瑩中書
范育
正蒙序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六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周惇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以舅任歷官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世稱為濂溪先生著太極圖通書得孔孟之本源二程子往受業焉淳祐初從祀孔子廟庭

太極圖說

周子自作

圖見性理朱震謂出於陳摶歷傳种放穆脩以及於周子朱子訂正以為

無極而太極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陽變陰合而生水火金木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

生也各一其性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聖人作易其大義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按六經四子之書非有意於為文而為天地之至文者也自孟夫子歿聖學失傳於是道德文章分而為二唐韓愈氏雖稱因文見道未能合而為一也自濂溪周子起而上承其統太極圖乃其所學之精蘊橫渠張子與其同時並興自言發明道理惟命字難云自孟子後方見有此兩篇蓋雖未至於無意為文而醇乎其醇幾於有德之言也二程之文簡質渾厚大儒修辭立誠自非文士之所企及劉清之謂本朝惟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蓋宋儒之推尊周張程之文如此所謂道德文章合而為一者也自是而後其徒相與闡揚師說要為造道之言而四子深遠矣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舉進士呂公著薦為崇文院校書尋移疾去呂大防薦知太常禮院以議禮不合歸少喜談兵又訪諸釋老乃返而求之六經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盡棄異學淳如也為關中人士宗師世稱為橫渠先生淳祐初從祀孔子廟庭

西銘張子常于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曰是啟爭端也改曰東銘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

子之侃侃之樂純乎仁者之事也存心養性為匪懈之事也崇德廣業為無斁之事也樂且不憂純乎純者也不愧屋漏為無忝爾所生之事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至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賴封人之錫類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賴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不弛之道而瞽瞍底豫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夭壽不貳而修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舜盡事親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曾子之啟手啟足則體其所受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事天者能勇於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富貴福澤所以天厚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

與呂微仲書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亦出莊說之流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為變為輪回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命有義均死生一天人推知晝夜道陰陽體之不二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規聖學門墻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事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

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淫詖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來簡見發狂言當為浩歎所恨不如佛氏之著明也更冀開諭傾俟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舉進士以呂公著薦為太子監汝州酒稅哲宗立召為宗正丞未行卒顥得不傳之學于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道復明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學者稱為明道先生淳祐初從祀孔子廟庭

論君道

熙寧初顥為監察御史神宗數召見曰卿前後進說甚多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優納之居職八九月數論時政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然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引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廷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嘵嘵無復廉耻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率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論王霸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

曲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為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耻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為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為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已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並商書咸有一德篇言致一而後可以為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

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為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救千古深錮之弊為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為害大矣臣獨以為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為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為而反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霈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論十事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

不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為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効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為者固可概舉然而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為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唐武德七年始定均田賦稅一夫給田百畝以二十畝為世業餘為口分）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立法於比閭族黨州縣鄰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耻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脩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

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為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饑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為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為儲粟之法以為之備此乃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困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足貲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偽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

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姦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而損益之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

以為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為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疎無用之説哉惟聖朝裁擇

論新法顥在臺職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中外攻之甚力顥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為之媿屈最後乃為此奏

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瞬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為者也況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小有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

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奏上安石猶敬其忠信但出提點京西刑獄顥固辭改僉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在長安上疏求退稱顥公直以為已所不如

答橫渠張子厚先生書張子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程子答書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説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咸九四又辭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

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艮卦辭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吏事忽忽未能精慮當否佇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附朱子定性說○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擴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為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為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為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賦憧憧夫仁用智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為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艮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知矣內外兩忘則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知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為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彊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晉城縣令題名記顥自上元主簿為晉城令三年

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然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與古史之意異矣夫圖治與長久者雖聖知為之且不能倉卒

苟簡而就蓋必本之人情而為之法度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則其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漸漬亦必待久乃淳固而不變令之為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遲之矣使皆知禮義者能自始至即皇皇圖所施設亦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更書已至儻後之人所志不同復有甚者欲新已之政則盡其法而去之其迹固無餘矣而況因循不職者乎噫以易息之政而復無以託其傳則宜其去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故欲聞古史之善而不可得則因謂令有題前政之名氏以為記者尚為近古而斯邑無之乃考之案牒訪之吏民纔得自李君而降二十一人第其歲月之先後而記之俾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後之人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為師戒云耳來者請嗣書其次

程頤字正叔哲宗初用司馬光薦以處士累擢崇政殿說書尋罷紹聖中竄涪州徙峽州頤學本於誠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為諸儒倡其言若布帛菽粟知德者尤尊崇之稱為伊川先生

淳祐初從祀孔子廟庭

上仁宗皇帝書 時年十八

臣伏觀前古聖明之主無不好聞直諫博采芻蕘故視益明而聽益聰紀綱正而天下治昏亂之主無不惡聞過失忽棄正言故視益蔽而聽益塞紀綱廢而天下亂治亂之因未有不由是也伏惟陛下德侔天地明並日月寬慈仁聖自古無比曷常害一忠臣戮一正士羣臣雖有以言事得罪者旋復拔擢過其分際此千載一遇言事之秋也苟有可以裨聖治何忍默默而不言哉臣今竭其愚忠非有斧鉞之虞也所慮進言者至衆豈盡有恥狂愚必多而陛下因謂賤士之言無適用者臣雖披心腹瀝肝膽不見省覽祇成徒為此臣之所懼也倘或陛下少留聖慮則非臣之幸實天下之幸臣請自陳所學然後以臣之學議天下之事臣所學者天下大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為聖人賢者由之為賢者堯舜用之為堯舜仲尼述之為仲尼其為之也至大其行之也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繇之自秦而下衰而不振魏晉之屬

去之遠甚漢唐小康行之不醇自古學者衆矣而考其得者蓋寡焉道必充於已而後施以及人是故道非大成不苟於用然亦有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也出處無常惟義所在所謂道非大成不苟於用顏回曾參之徒是也天之大命在夫予矣故彼得自善其身非至聖人則不出也在於平世無所用者亦然所謂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諸葛亮感先主三顧之義閔生民塗炭之苦思致天下於三代義不得自安而作也如官廩復空臣觀京師緣邊以至天下率無二年之備卒有連歲凶災如明道中不知國家何以待之明道元二年江淮間大旱種餉皆絶人多流亡饑困疫死者十二三墟里幾空坐食之卒計踰百萬既無以供費將重斂於民而民已散矣強敵乘隙於外姦雄生心於內則土崩瓦解之勢深可虞也太寧之世聖人猶不忘為備必有九年之蓄以待凶歲況今百姓困苦愁怨之氣上衝於天災沴凶荒是所名也陛下能保其必無乎中民之家有十金之產子孫不能守則人皆謂之不孝陛下承祖宗基業而前有土崩瓦解之勢可不一歲失望便須流亡以此而言本未得為固也臣料陛下仁慈愛民如子必不忍使之困苦一至於是臣竊疑左右前後壅蔽陛下聰明使陛下不得而知今國家財用常多不足不足則責於三司三司責諸路轉運轉運何所出誅剥於民爾或四方有事則多非時配率毒害尤深急令誅求竭民膏血往往破產亡業骨肉離散衆人觀之猶可傷痛陛下為民父母豈不憫哉民無儲備官廩復空臣觀京師緣邊以至天下率無二年之備卒大旱種餉皆絶人多流亡饑困疫死者十二三墟里幾空坐食之卒計踰百萬既無以供費將重斂於民而民已散矣強敵乘隙於外姦雄生心於內則土崩瓦解之勢深可虞也太寧之世聖人猶不忘為備必有九年之蓄以待凶歲況今百姓困苦愁怨之氣上衝於天災沴凶荒是所名也陛下能保其必無乎中民之家有十金之產子孫不能守則人皆謂之不孝陛下承祖宗基業而前有土崩瓦解之勢可不

夏書五子之歌固本本固邦寧

足衣食今天下民力匱竭衣食不足春畊而播延息以待

懼哉戎狄强盛自古無比幸而目前尚守盟誓果能以金帛厭其欲乎能必料其常為今日之計乎則夫沿邊豈宜無備益以兵則用不足省其戍則力弗支皆非長久之策也前者昊賊叛逆西垂用兵數年之間天下大困蓋内外經制多失其宜陝西之民苦毒猶甚及多逃散重以軍法禁之以至人心大怒皆有思寇之言悖逆之深不敢以聞聖聽顧恐陛下亦頗知之故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彼庶民者饑寒既切於内父子不相保尚能顧忠義哉非民無良政使然也當時秦中寇盜屢起儻稽撲滅必多響應幸而尋時盡能誅剪秦中自儀渭涇原環慶鎮戎等州暨于靈夏皆有諸羌首領太祖開寶八年秦州大石小石族寇土門知州張炳擊走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安家族寇長山巡檢使韋韜擊走之三年秦州諸族數來寇略三陽麻穀弓門等砦監軍巡檢使周承瑨等擊敗之是年又寇八狼砦巡檢劉崇義擊敗之三月小遇寇慶州知州慕容德豐擊走之尚賴社稷之福西虜亦疲彼知未可遽圖遂且詭辭稱順向若更相牽制未得休兵内釁將生言之可駭今天下勞弊不比景祐以前復有加曩時之役臣愚切恐

不能堪矣況為患者豈止西戎臣每思之神魂飛越不知朝廷議者以為何如亦嘗置之慮乎其謂制之無術乎臣竊謂今天下猶無事人命未甚危陛下宜早警惕於衷思行王道不然臣恐歲月易失因循不思事勢觀之理無常爾竊惟王道之本仁也臣觀陛下之仁堯舜之仁也然而天下未治者誠繇有仁心而無仁政爾故孟子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陛下精心庶政常懼一夫不獲其所未常以一喜怒殺一無辜官吏有犯入人罪者則終身棄之是陛下愛人之深也然而凶年饑歲老弱轉死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為盜賊犯刑戮者幾千萬人矣豈陛下愛人之心哉必謂歲使之然非政之罪歟則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三代之民無是病也豈三代之政不可行於今耶州縣之吏有陷人於辟者陛下必深惡之然而民不知義復迫困窮放辟邪侈而入於罪者非陛下陷之乎必謂其自然則教化聖人

之妄言耶天下之治繇得賢也天下不治繇失賢也世不乏賢顧求之之道何如爾今夫求賢本為治也治天下之道莫非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也求乎明於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者各以其所得大小而用之有宰相事業者使為宰相有卿大夫事業者使為卿大夫有為郡之術者使為刺史有治縣之政者使為縣令各得其任則無職不舉然而天下弗治者未之有也國家取士雖以數科然而賢良方正歲止一二人而已又所得不過博聞强記之士爾明經之屬惟專念誦不曉義理尤無用者也最貴盛者惟進士科以詞賦聲律為工詞賦之中非有治天下之道也人學之以取科第積日累久至於卿相帝王之道教化之本豈嘗知之居其位責其事業則未嘗學之譬如胡人操舟越客為御求其善也不亦難乎今天下未治誠繇有君而無臣也豈世無人求之失其道爾苟欲取士必得豈無術哉王道之不行二千年矣後之愚者皆云時異事變不可復行此則無知之深也然而人主往往惑於其言今有人得物於道示玉工曰玉也示衆人曰石也則將以玉工為是乎以衆人為然乎必以玉工為是矣何則識與不識也聖人垂教思以治後世而愚者謂不可行於今則將守聖人之道乎從衆人之言乎謂衆人以王道可行則猶詰聾者以五色之鮮詢聾者以八音之美其曰不然宜也彼非憎五色而惡八音聞見限也臣觀陛下之心非不憂慮天下也以陛下憂慮天下之心以行王道豈難乎哉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又曰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以諸侯之位一國之地五年可以王天下況陛下居天子之尊令行四海如風之動苟行王政奚啻反手之易哉昔者大禹治水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思以利天下雖勞苦不避也今陛下行王政非有苦身體勞思慮之難也何憚而不為哉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匹夫猶當行道以顯父母況陛下貴為天

子豈不發憤求治思齊堯舜納民仁壽上光祖考垂休無窮凡所謂孝無大於此者也臣以謂治今天下猶理亂絲非持其端條而舉之不可得而治也故臣前所陳不及歷指政治之闕但見有危亂之虞救之當以王道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憲府不得也然而行王之道非可一二而言願得一面天顏罄陳所學如或有取陛下其置之左右使盡其誠苟實可用陛下其大用之若行而不效當服罔上之誅而不虛受陛下爵祿也昔漢武笑齊宣不行孟子之說自致不王而不用仲舒之策隋文笑漢武不用仲舒之策不至於道而不聽王通之言二主之昏料陛下亦嘗笑之矣臣雖不敢望三子之賢然臣之所學三子之道也陛下勿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勝幸甚

代彭思永論濮王典禮英宗初立議追尊生父濮安懿王允讓翰林學士王珪等謂宜稱皇伯參知政事歐陽修引士喪服大記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服期是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沒也臺諫羣起非之三年正月皇太后手詔下中書濮王之治平三年正月皇太后手詔下中書濮王謚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氏皇帝可稱親濮王稱皇夫人並稱后御史

呂誨等力言不可皆斥去彭思永者字季長廬陵人由進士累官侍御史以言事謫時名為御史中丞上疏極諫而伊川為之屬草

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臣奏章交上中外論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憲府不得不為陛下辨明其事竊以濮王之生陛下而仁宗皇帝以陛下為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為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為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為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辨論而後見也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濮王實生聖躬曰伯則無以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大使絕其等倫如此而已此豈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典禮

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乃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濮王致陛下於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為陛下推所生之至思明尊崇之正禮使濮王與諸父夷等無有殊別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為所生之父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情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既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喪服恩義別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情之順義理之正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今濮王陛下之所生義極尊重無以復加以親為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而所以不稱父者陛下以身繼大統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有貳故避父而稱親則是陛下明知稱父為決不可也既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下人以邪說惑陛下言親意非一不止謂父臣以謂取父義則與稱父正同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疎遠卑幼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當孝者以誠為本乃以疑似無正定之名黷於所尊體屬不恭義有大害稱之於仁廟乃有嚮背之嫌去之於濮王不損所生之重絕無小益徒亂大倫臣料陛下之意不必須要稱親止為不加殊名無以別於臣列臣以為不然推所生之義則不臣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愆禮典言者皆欲以高官大國加於濮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先朝之封豈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臣以為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為濮國太王如此則夐然殊號絕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請舉一以為率借如既置嗣襲必伸祭告當曰姪嗣皇帝某敢昭告於皇伯父濮國太王自然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皇無嫌貳

之失天理人心誠為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為萬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太字為疑此則不然蓋繫於濮國下自於大統無嫌今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別不已前者既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必繼進理不可奪勢不可遏事體如此終難固持仁宗皇帝在位日久海寓億兆涵被仁恩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陛下仁廟之子也今復聞以濮王為親舍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之孝事仁宗皇帝格於天地尊愛濮王之意非肯以不義加之但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濮王既復稱親則仁廟不言自絕羣情詘懼異論喧囂夫王者之孝在乎得四海之歡心胡為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謗讟致濮王之靈不安於上臣料陛下仁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為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先聖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仁皇在位濮王居藩陛下既為冢嗣復以親稱濮王則仁皇豈不震怒濮王豈不側懼是必君臣兄弟立致釁隙其視陛下當何如也神靈如在亦豈不然以此觀之陛下雖加名稱濮王安肯當受伏願陛下深思此禮去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祖宗濮王之靈交歡於上皆當垂祐陛下享福無窮率土之心翕然慰悅天下化德人倫自正大孝之名光於萬世矣

之甚力卒不果神宗即位御史蔣之奇糾歐陽修陰事挽思永自助思永言陰事非外人所知但言其首建濮議違典禮以犯衆怒出知黃州

上太皇太后書

頤在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誼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為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為秘書監校書郎至闕下召對頤上書○英宗后高氏神宗立上尊號曰皇太后哲宗立加上尊號曰太皇太后

臣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親奉德音擢置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臣切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尚慮陛下貪賢樂善果於取

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覘詳察陛下不以
為妄臣於是受命供職夙夜畢精竭慮惟欲主上德如
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基乃臣之
心也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
信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
所不及也但能日慎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為
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
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為
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為可
必信先王之道為可必行勿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
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
伯常任至於綴衣虎賁以為知恤者鮮常伯常所長事
綴衣掌衣服虎賁掌射御皆左右近臣宜
得其人知恤者鮮言知憂得其人者少
常任常所委任
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
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
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皆罔命之辟是古人之意
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為人主就
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
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備勸講知書內侍可充
輔道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
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
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
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為有宋令
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以來六侍講筵但
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
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成王之道殊不同矣
或以為主上方幼神宗崩太子嗣位年十歲且當如此不知本之
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
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至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
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
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

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為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皐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為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為慮豈不深遠也哉況沖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盛暑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道官都不為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為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為必無不當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大中祥符八年以童子蔡伯希為秘書省正字其父雖從為校書郎伯希家本福州隨父至京師裁四歲應對詞詩百餘篇真宗召見應對周詳所誦精習因命以官　臣欲乞擇臣僚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頴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當令二人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惟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間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時則可經筵講肄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體舒乃能悅懌今

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立史官言出輒書使上欲遊
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
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元祐初文彥博平章
軍國重事六日一
朝一月兩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講說因
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
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殿迫
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
講官已流汗況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為便春夏之際人

氣蒸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為典故殊無
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前置御
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
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
講官輔道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
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每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
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
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道

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材不欲使之間爾又以為
雖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
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
入也聖人以浦盧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鍾怒而擊
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
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
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
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

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
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為迂誕陛下高識遠見
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道
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
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道不惟事
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為重事不以為閒所也陛
下擢臣於草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
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

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駕其說以示學者覬能傳於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言為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僞願從誅殛臣愚不任懇悃惶懼待罪之至

論經筵第一劄子　顧既授崇政殿說書上言

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繇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明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詔告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

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幼沖太皇太后慈愛亦未

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取進止

論經筵第二劄子

臣聞三代之前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

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為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欲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侍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樸質一應乖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取進止　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帝曰然誠恐傷之爾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嘗憑檻偶折柳枝頤正色曰方春時和萬物發生不當輕有所折以傷天地之和帝頷之

易傳序　頤嘗為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蠹唯緝輯聖人遺書庶幾有補於是作易春秋傳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餘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　張載嘗坐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遂撤坐罷講　虎皮講易

春秋傳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

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治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哉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志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也

答朱長文書 長文字伯原蘇州人元祐中起教於鄉召為文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為會合人事固難前期也中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辭乃曰為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而無聞焉此為學之末宜兄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此疑未得為至當之言也頤於朋友間其問不切者未

嘗敢語也以足下處疾罕與人接渴聞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而為吾弟盡其說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為文與詩者非止為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人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亦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之盛莫如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為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為學之末乎頤何敢以此奉責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為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為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於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

思繹故言無次序辭過煩矣理或未安却請示下足以代面話

顏子所好何學論濂溪周惇頤掾南安時程珦使二子顥頤往受學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頤年十八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頤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又問學之道如何頤因作此

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瑗得

其文大驚異之即延見處以學職

明道先生墓表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於伊川潞國太師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墓表

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憖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揭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復明為功大矣於是帝師採衆議而為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知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知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萬古而長存

勒石墓傍以詔後人元豐乙丑十月戊子書

楊時字中立南劒將樂人舉進士歷官至工部侍郎師事二程子著書講學世稱為龜山先生

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絡皆出於時

論王安石邪說疏

靖康元年五月時為國子祭酒上

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安石以元祐元年卒贈太傅紹聖中謚曰文配享神宗廟庭崇寧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廟列于顏孟之次追封舒王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於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事在徽宗時號為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釋鳧鷖守成之詩大雅鳧鷖篇小序守成也

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孰弊弊然以愛為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為驕費而不為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為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為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民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為邪說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時亦罷祭酒時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褒贈而未及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爵復

答陳瑩中書

辱示法界三門大旨引據精博極儒佛之奥使蔽陋者與聞焉幸甚幸甚然其間鄙意有疑者敢不請繫辭曰文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賁之所以為文也白賁受色公剛上而文柔剛柔相雜賁之所以為文也白賁受色者也賁無色色色者也惟有質為能受惟無色為能賁文之辭曰白賁無色雜卦斯謂之賁上九而卒乃曰賁無色傳斯謂之普融可也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此學者之事而已謂之會色歸空吾儒之書或恐無此意也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則為詩猶有得失焉為之高叟是固而已非知詩者則為之一言恐未足以蔽二南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二南固在其中矣恐不須他求也顏淵三月不違實非由仁者蓋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遠矣故以復之初爻當之復之未遠也見繫辭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夫坤之初陰始凝也未至乎堅冰矣而卒乎堅冰者理之必至也辨之者不於始凝之時而於堅冰而後辨則鮮不及矣若魯昭公高貴鄉公是也魯昭公欲伐季氏子家子曰季氏得民久君無多辱不從遂伐季氏孟氏伐公徒公奔於齊遂以失國魏高貴鄉公欲討司馬昭尚書王經曰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毋乃欲除疾而更深之耶不聽卒見弒於成濟此二爻以禹稷顏淵出入往來之事當之亦恐不相似也夫乾一變而為姤五變而為剝坤一變而為復五變而為夬復者陽之來而剝者陰之極也陽極生陰陰陰

極生陽故剝窮而反反而復陰極故也竊意剝者其乾之終乎自古亂臣賊子其初豈有意哉馴致其道以至於此耳故易於小人幾微之際每致意焉姤之辭曰女壯勿用取女姤之初陰始生也女也者陰始生之象也始生未至於壯也而有壯之道焉猶坤所謂履霜堅冰至也故曰勿用取女蓋取之則引而與之齊引而與之齊則終末如之何也已昔陽城之於唐其任職非不久也其初裴延齡未用也不於未壯之時止之至天子將用為相乃欲取白麻裂之而哭於庭豈不晚乎夫白麻王言也不可裂天子之庭非哭所也以是而處昏主亂相之間其免也幸而已矣故姤之初六曰繫於金柅蓋於其未壯而止之使勿行也與坤初六異矣坤之文言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而其卒也有疑陽之戰順而無以止之故也自姤至於剝陰之進極矣坤順而良止剝之所以成象也觀剝之象則知所以治剝矣故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剝卦象辭消息盈虛天且不能暴為之而況於人乎然君子之尚消息盈虛無時而不然獨於剝言之者蓋君子小人相為消長至剝而極矣此成敗之機而邦之興喪繫焉雖動息語默之微一失其機不可復救矣況施於事乎東漢之衰君子欲以力勝之引姦凶而授之柄卒至乎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亡不知此故也後之治剝者可不監之哉至於夫則陽之進極矣君子衆而小人獨其夫之易矣然疾之已甚亂也故莫陸夫夫雖中行僅无咎而已未光也況過之乎夫九五莫陸夫夫中行當是時若禹之班師可也夫亂世不能無君子治世不能無小人特其消長異耳此天地之義陰陽之理也故治世能使小人不為惡而已不能絕之使無也此處夫之道也承示論坤復之義故輒及此以取質左右高明以為如何或未中理幸明教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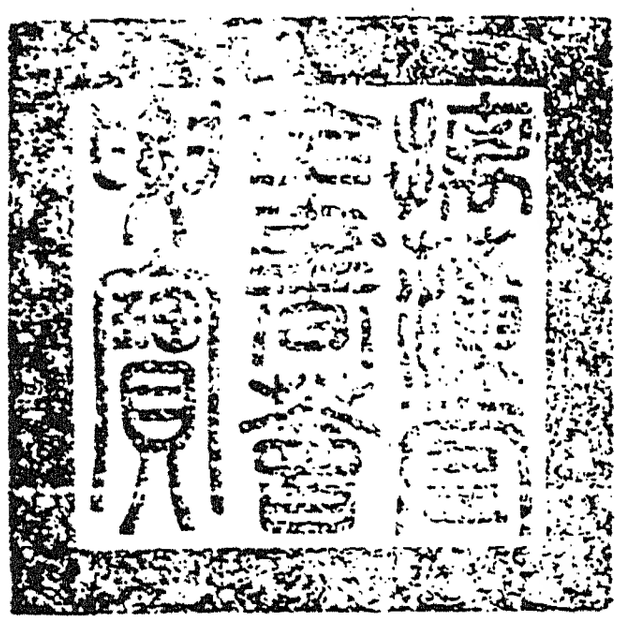
范育　神宗時為御史時王安石欲用秀州推官李定為御史育與御史林旦薛昌朝共劾定不孝皆罷

正蒙序張載屏居南山下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書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既成示門人曰此書子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於前聖合大要發端示人而已

子張子校書崇文未伸其志退而寓於太白之陰橫渠之陽潛心天地參聖學之源七年而道益明德益尊著正蒙書數萬言而未出也間因問答之言或窺其一二質問焉其年秋夫子復西歸殁於驪山之下門人遂出其書傳者寖廣至其疑義獨無從取正十有三年於茲矣痛乎微言之將絶也友人蘇子季明離其書為十七篇以示予昔者夫子之書蓋未嘗離也故有枯株睟盤之說橫渠曰吾作是書譬之枯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充榮之者在人功而已又如睟盤示兒百物具在顧取之者何如爾然斯言也豈待好之者充且擇歟特夫子之所居也今也離而為書以推明夫子之道質萬世之傳子無加損焉爾惟夫子之為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不言或者疑其蓋不必道若清虛一大之語張子以清虛一大為萬物之源言性體也適將取譬於末學予則異焉自孔孟沒學絶道喪千有餘年處士橫議異端間作若浮屠老子之書天下共傳與六經並行而其徒侈其說以為大道精微之理儒家之所不能談必取吾書為正世之儒者亦自許曰吾之六經未嘗語也孔孟未嘗及也從而信其書宗其道天下靡然同風無敢置疑於其間況能奮一朝之辯而與之較是非曲直乎哉子張子獨以命世之宏才曠古之絶識參之以博聞強記之學質之以稽天窮地之思與堯舜孔孟合德乎數千載之間閔乎道之不明斯人之迷且病天下之理泯然其將滅也故為此言與浮屠老子辯夫豈好異乎哉蓋不得已也浮屠以心為法以空為真故正蒙闢之以天理之大又曰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老子以無為為道故正蒙闢之曰不有兩則無一至於談死生之際曰輪轉不息能脫是者則無生滅或曰久生不死故正蒙闢之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夫為是言者豈得已哉使

二氏者真得至道之要不二之理則吾何為紛紛與之辯哉其為辯者正欲排邪說歸至理使萬世不惑而已使彼二氏者天下信之出於孔子之前則六經之言有不道者乎孟子常勤勤闢楊朱墨翟矣若浮屠老子之言聞乎孟子之耳焉有不闢之者乎故子曰正蒙之言不得已而云也嗚呼道一而已亘萬世窮天下理有易乎是哉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氣語大至於無間語小入於無朕一有窮而不通則於理為妄故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搖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詖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準推而放諸無形而準推而放諸至動而準推而放諸至靜而準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過矣

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有無間乎斯文矣元祐丁卯歲予居太夫人憂蘇子又以其書屬余為之叙泣血受書三年不能為一辭今也去喪而不死尚可不為夫子言乎雖然爝火之微培塿之塵惡乎助太陽之光而益泰山之高乎蓋有不得默乎云爾則亦不得默乎云爾門人范育謹序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舉人臣劉　禮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綜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七目錄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作斌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七目錄

宋

王安石

范鎮加修撰制

高旦可著作佐郎制

德妃沈氏姪孫獻卿可試大理評事制

磨勘轉官制

王伯恭轉官制

甘昭吉入內副都知制

崔嶧刑部侍郎致仕制

上時政疏

論館職劄子

禮論

周公論

三聖人論

上田正言書
虔州學記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慈谿縣學記
復讎解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深甫墓誌銘
王安國
後周書序
蘇洵
上仁宗皇帝書
上富相公書
修禮書狀
春秋論
明論
管仲論
辯姦
用間
六國
張益州畫像記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七目錄

御選古文淵鑑卷四十七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王安石　字介甫撫州臨川人英宗朝擢進士歷官殿大學士封荆國公加司空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尚書左僕射觀文

范鎮加修撰制　鎮以起居舍人知諫院嘉祐初請定繼嗣言甚激切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見從固辭又力請章十九上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

昔周人藏上古之書以為大訓而孔子春秋天子之事也蓋夫討論一代之善惡而撰次之以法度之文章非夫通儒達才有識足以知先王不欺足以信後世則孰能託尚書春秋之義勒成大典而稱吾屬任之指乎以爾具官范鎮有該通之材有純潔之操辨論深博溢於文辭論思禁林時議惟允則夫按善惡見聞之實斷是非去取之疑人之所難宜以命爾爾其精思熟考自勉以古之良史而毋襲近世比事屬辭之失使來者無以考稽

高旦可著作佐郎制

唐虞以三考黜陟幽明而其所命或終身於一職然則其所謂陟者蓋爵服之加而已今之增位猶古之加爵服也以爾久於職事而功用應於有司之法故使增位以報焉雖所更之歲月與黜陟之法古今不同而吾所

以褒厲庶工非與唐虞異意爾其毋怠思稱厥官

德妃沈氏姪孫獻卿可試大理評事制

朕於后妃之家不欲以恩撓法法之所當得者義亦無所愛焉爾方眇然未克有知而以外戚之恩得試理卿之屬時乃邦制不為爾私勉哉有成以待官使

磨勘轉官制

有司考爾等之閥閱而揚爾等於朝廷朕親覽焉皆應遷法夫命官賦祿之事朕非輕之也維以章有德序有

功名在審官則三歲而一遷亦維以閔夫職事之勞而勉之盡力爾等勿謂名器之可計日以自取也而無報上之意焉

王伯恭轉官制

方今仕於朝廷者率三歲而一遷論者患其不足以勸功然日月久矣能祇慎不怠免於罪悔則亦宜有以褒嘉此朕所以使爾得遷之意也士之為義蓋有常心何必利焉然後知勸

甘昭吉入內副都知制

古者王之正內必有任職之臣予若稽古而思得吉士以充其選以爾服勤左右多歷歲年有專良之稱無側媚之毀其使序於正內以允廷論之公焉爾其審門闥謹房闥入宣宮令出贊朝事悉心夙夜一以忠信則維予爾嘉爾亦永綏寵祿

崔嶧刑部侍郎致仕制　嶧京兆長安人由進士歷給事中言宰相陳執中不應罷出知慶州後復以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知河中府請老以刑部侍郎致仕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尊號皇帝陛下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自秦已下享國日久者有晉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聰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患因循苟且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趨過目前而不為久遠之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往往身遇災禍而悔無所及雖或僅得身免而宗廟固以毀辱而妻子固以困窮天下之民固已

膏血塗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脫於困餓劫束之患矣夫為人子孫使其宗廟毀辱為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晉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為其禍災可以不至於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蓋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衆建賢才不足以保守苟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才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於大亂

伏惟皇帝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然享國日久矣此誠當以惻怛憂天下而以晉梁唐三帝為戒之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能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貧於下風俗日以薄才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嘗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為陛下計而不能無慨然者也夫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為可以僥倖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不知慮此故災稔

禍變生於一時則雖欲復詢考講求以自救而已無所及矣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無所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詢考而衆建賢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臣願陛下以終身之狠疾為憂而不以一日之瞑眩為苦臣既蒙陛下採擢使備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此臣所以不敢避進越之罪而忘盡規之義

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則天下幸甚

論館職劄子

臣伏見今館職一除乃至十人此本所以儲公卿之材也然陛下試求以為講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為監司則必不知其誰可此患在於不親考試以實故也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今除館職特一二大臣以為賢而已非國人皆曰賢尚未可信用

必躬察見其可賢而後用況於一二大臣以為賢而已何可遽信而用也臣願陛下察舉衆人所謂材良而行美可以為公卿者令三館祇候雖已帶館職亦可令兼祇候事有當論議者令至中書或令至禁中令具條奏是非利害及所當設施之方及察其才可以備任使者有四方之事則令往相視問察而又或令參覆其所言是非利害其所言雖不盡中義理可施用然其於相視問察能詳盡而不為蔽欺者即皆可以備任使之才也其有經術者又令講説如此至於數四則材否略見然後罷其否者而各其材者更親訪問以事訪問以事非一事而後可以知其人之實也必至於期年所訪一二十事則其人之賢不肖審矣然後隨其材之所宜任使其尤材良行美可與謀者雖嘗令備訪問可也此與用一二大臣薦舉不考試以實而加以職固甚易既因考試可以出材實又因訪問可以知事情所謂敷納以言明試以功書益稷篇用人惟已仲虺之誥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者舜典蓋如此而已以今在位之人上下壅隔之時恐行此不宜在衆事之後也然巧言令色孔壬之人能伺人主意所在而為傾邪者此堯舜之所畏而孔子之所欲遠也如此人當知而遠之使不得親近然如此人亦有數陛下博訪於忠臣良士知其人如此則遠而弗見誤而見之以陛下之仁聖以道接之以人參之亦必知其如此知其如此則宜有所懲如此則巧言令色孔壬之徒消而正論不蔽於上今欲廣聞見而使巧言令色孔壬之徒得志乃所以自蔽畏巧言令色孔壬之徒為害而一切疏遠羣臣亦所以自蔽蓋人主之患在不窮理不窮理則不足以知言不知言則不足以知人不知人則不能官人不能官人則治道何從而興乎陛下堯舜之主也其所明見秦漢以來欲治之主未有能彷彿者固非羣臣所能窺望然自堯舜文武皆好

問以窮理擇人而官之以自助其意以為王者之職在於論道而不在於任事在於擇人而官之而不在於自用願陛下以堯舜文武為法則聖人之功必見於天下至於有司叢脞之務恐不足以棄日力勞聖慮也以方今所急為在如此敢不盡愚

禮論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偽見性惡篇言聖人能變化本性而興起矯偽也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為偽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偽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偽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為聖人之化性為起偽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為禮者必詘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為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為長者讓擘踦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已而隨之以刑也故

荀卿以為特劫之法度之威而為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為之器服焉而為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方之以矩束縛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劫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為器捨馬而不為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為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為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為偽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為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為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偽耶則狙猿亦可使為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

欲為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周公論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貌執言以禮貌接待請畢事言畢賤之人恐其言之不盡而先請其畢辭也是誠周公之所為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為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為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為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為周公乎且聖世之士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為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

惟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為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蓋君子之為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為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亦荀子語夫君子之不驕雖閭室不敢自慢豈為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為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三聖人論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此孟子論聖人之極德之至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此

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可謂備矣而猶未足以讚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以聖人觀之猶泰山之於岡陵河海之於陂澤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乾卦文言此蓋聖人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於天地明苟不足以合於日月吉凶苟不足以合於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動言視聽苟有不合於禮者則不足以為大賢人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僭哉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為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不羞汚君不辭小官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汚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也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為終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弊於天下耳如皆欲為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為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為孔子也然其所以為之清為之任為之和者時耳豈滯於此一端而已乎苟在於一端而已則不足以為賢人也豈孟子

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臨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爾且夏之道豈不美哉而殷人以為野殷之道豈不美哉而周人以為鬼所謂臨與不恭者何以異於是乎當孟子之時有教孟子枉尺直尋者有教孟子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時也是以孟子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苟而已將以為天下法也

上田正言書　田況字元均冀州信都人以甲科舉賢良方正權右正言管勾國子監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書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吭也舟輿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盛顧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執事獎之執事知某不為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詭不諱忌

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為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今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瘥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痼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啓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耶豈不免若今之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耶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為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以實告人二疏賤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迺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邪復有為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於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

矣雖惓惓之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盍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强之辯不能為執事解也迺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為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答不宣

虔州學記

虔州江南地最曠虔州治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交廣閩贛縣

越銅鹽之販道所出入椎埋盜奪鼓鑄之姦視天下為多慶歷中嘗詔立學州縣虔亦應詔而卑陋褊迫不足為美觀州人欲合私財遷而大之久矣然吏常力屈於聽獄而不暇顧此凡二十一年而後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蓋經始於治平元年二月提點刑獄宋城蔡侯行州事之時而考之以十月者考成也服初成祭之名知州事錢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故其就此不勞而齋祠講說候望宿息以至庖湢莫不有所又斥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內外完善矣於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已而來請文以記其成余聞之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鐘鼓管弦之間而常患乎難知故為之官師為之學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辯說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牧民者也故知地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之耳然士學而不知知而不行行而不至則奈何先王於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為勸沮而已也然亦所以為勸沮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為卿大夫其次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為士此舜所謂庸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駿者又不止此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為賓主此舜所謂承之者也敝陷畔逃不可與有言則撻之以誨其過書之以識其惡待之以歲月之久而終不化則放棄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所謂威之者也書益稷篇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言庶頑讒說如其改過則進之用之如其不改然後刑以威之蓋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

御書數淫言詖行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於天子天子天之矣然後興學命之歷數所以時其遲速命之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為學者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讓酬酢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為人用其流及乎既衰也尚可以鼓舞羣衆使有以異於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之者也堯舜三代從容無為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詠歎之不息凡以此也周道微不幸而有秦君臣莫知屈已以學而樂於自用其所建立悖矣而惡夫非之者乃燒詩書殺學士掃除天下之庠序然後非之者愈多而終於不勝何哉先王之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無也經雖亡出於人心者猶在則亦安能使人舍已之昭昭而從我於聾昏哉

然是心非特秦也當孔子時既有欲毀鄉校者矣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然明言於子產請毀鄉校子產不可孔子聞而稱之蓋上失其政人自為義不務出至善以勝之而患乎有為之難則是心非特秦也墨子區區不知失者在此而發尚同之論彼其為愚亦獨何異於秦嗚呼道之不一久矣揚子曰如將復駕其所說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蓋有意乎辟雍學校之事善乎其言雖孔子出必從之矣今天子以盛德新即位庶幾能及此乎今之守吏實古之諸侯其異於古者不在乎施設之不專而在乎所受於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在乎無所於教而在乎所以教未有以成士大夫仁義之材處雖地曠以遠得所以教則雖悍昏囂凶抵禁觸法而不悔者亦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況乎學問之民故余為書二侯之績因道古今之變及所望乎上者使歸而刻石焉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宋沿五代置三司使通管度支鹽鐵戶部謂之

總領三部又置三部副使各一人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郎呂君沖之呂景初字沖之酸棗人嘉祐中以戶部員外郎判都水監改度支副使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李宗時為三司度支副使已上至查道查道字湛然休寧人真宗咸平六年始令三司分部置副名道以工部員外郎充度支副使得其名自楊偕楊偕字次公坊州人仁宗時由判吏部銓三司度支副使已上得其官自郭勸郭勸字仲褒須城人仁宗時為工部郎中度支副使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鑱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為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疏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為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為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慈谿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為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徧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禮記王制命鄉簡不率教者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不

變屏之遠方偪迫也遷徙乃所以勉其怠偪逐所以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為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為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為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摶土如浮屠道士法為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草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谿之士不得有學而為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為而去時慶歷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為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為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為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為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谿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遊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遊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茂美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為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為人師者又得宜為人師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為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

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能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復讎解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於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於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於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於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於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為之施刑於其讎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商書蓋讎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讎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讎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曲禮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又居父母兄弟之讎見檀弓為亂世之為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為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定四年公羊傳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為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讎者書於士殺者無罪見秋官朝士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能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為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大禹謨今書於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讎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讎者已也克已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隄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

吏部侍郎諱勮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尚御藥羅崇勳罪狀道輔自知仙源縣再遷太常丞章獻太后臨朝名為右正言受命日論奏利用崇勳竊弄威柄宜蚤斥去太后可其言乃退利用以勳舊驕蹇崇勳內官也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為市而利用悍强不遜內外憚之嘗為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閤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明道二年道輔自應天府召為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會郭皇后廢道輔率諫官孫祖德范仲淹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廢絀願賜對盡所言帝使內使諭道輔等至中書命宰相呂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以大義責夷簡夷簡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出道輔知泰州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為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原濟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

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糺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糺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糺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為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為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吏赦公見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為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按宋史程琳傳琳知開封府嘗遣吏市材木及婦女已而其吏以賕敗御史按劾得狀降光祿卿知潁州即馮士元獄事連程琳宰相張士遜惡琳又道輔受詔鞫馮士元獄事連程琳宰相張士遜惡琳又疾道輔不附已將逐之知帝有不悅琳意說謂道輔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見上為辨之道輔入對言琳罪薄帝怒以為朋黨出知鄆州道輔知為士遜所賣憤

惋道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為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為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賞之女生二男子曰洵今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為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禨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傳以為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輈權彊所忌讒諂所讎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為識諸幽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慶歷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修以言事切直為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修者為惡言欲傾修銳甚天下汹汹必修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紲使為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修等皆無恙吹劒續錄云歐陽公妹適張氏夫死携孤女歸家嫁公族子晟晟之官至宿州失其舟跡捕至京師得之開封府勘晟之妻妾皆與梢人通府尹承言者風旨令張氏引公以自解此所謂孤甥女子之獄也○李燾長編云修既上疏言韓琦等不當罷為黨論者益忌之初修有妹適張龜正卒而無子有女實前妻所生甫四歲其母携養於外氏修以嫁族子晟會張氏在晟所與奴姦事下開封府權知府事楊日嚴前守益州修嘗論其貪恣因使獄吏附致其言諫官錢明逸遂劾修私於張氏且欺其財詔安世及入內供奉官王昭明雜治卒無狀乃坐用張氏奩具買田立歐陽氏券出知滁州安世等坐直牒三司取錄問吏人而不

先以聞皆得罪安世出監泰州鹽稅昭明出監壽春縣酒稅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為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強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矣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慶歷三年元昊寇鎮戎軍涇原路招討經略安撫副使葛懷敏戰敗被囚於定州砦走至長城壕遇害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儀渭於是延州還者千人至陝聞再戍大怨即讙聚謀為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間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亦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剌陝西之民以為兵敗亡者死既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君輒縱去而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為事不集也事集矣而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聚而為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為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為之輸歲弊大家數十君悉鉤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為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家於京師今為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殿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為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張氏為清河縣君子四人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魯稽江崧單州魚台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尚幼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剌陝西之民以為兵敗亡者死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某為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真我南服元元蘇君不圖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懟

誰愠祇天之役日月有丘其下冥冥昭君無窮安石之銘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辯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為當時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皆以君所為書以薦於是得名試為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嘗慨然自許欲有所為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勇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遇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璹不仕璋真州司户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興縣令陶舜元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王深甫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為已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為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濶不足趨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為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為道

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為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為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為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為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為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宋史父平言試御史兵部葬頼州之汝陰故今為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為某軍節度推官宋史云以為忠武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宋史本傳回在潁川與處士常秩友善熙寧中秩上其文集補回子汾為郊社齋郎以薦弟向字子直同字容季皆善為文長於序事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王安國字平甫安石弟熙寧初以名試賜及第官秘閣校理

後周書序

周書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合五十篇唐令狐德棻請撰次而詔德棻與陳叔達唐儉成之仁宗時出大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是正其文字今既鏤板以傳學官而臣等始預其是正又序其目錄一篇曰周之六帝文帝宇文泰孝閔帝宣帝贇靜帝衍當四海分裂之時形勢劫束殷然有志合天下於一而材足以有為者特文帝而已文帝名蘇綽於

稠人之中始知之未盡也臥輿之言既當其意遂起居晝夜咨諏酬酢知其果可以斷安危治亂之謀而詘已以聽之考於書唯府兵之設斂千歲已散之民而係之於兵庶幾得三代之遺意能不駭人視聽以就其事而效見於後世文帝嘗患文章浮薄使綽為大誥以勸而卒能變一時士大夫之制作然則勢在人上而欲鼓舞其下者奚患不成雖然非文帝之智內有以得於已而蘇綽之守外不詘於人則未可必其能然也以彼君臣之相遭非以先王之道而猶且懇懇以誘之言又況無所待之豪傑可易以畜哉夫以德力行仁所以為王霸之異而至於詘已任人則未始不同然而君能畜臣者天下之至難傳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蓋道極於不可知之神而人有其質推之為天下國家之用者以其粗爾然非致其精於已則其粗亦不能以為人惟能自愛其身則內不敢欺其心外不敢其物然後好惡無所作而尚何有已哉能無已始可以得已而足以

揆天下之理知人之言而邪正無以度其實尚何患乎論之不一哉於是賢能任使之盡其力而吾所省者以天下之耳目而小人不能託忠以誣君子又從而為之勸禁則小人忿欲之心已黜於冥冥之際君子樂以其類進而摩厲其俗凜然有恥君臣相與謀於上因敝以新法度而令馳驟於下者有忠信之守而無傳會遷就之患則法度有拂於民而下有不以情赴上者乎蓋虛然後能受天下之實約然後能操天下之煩垂纓攝衽俯仰廟堂無為以應萬幾者致其思而已矣夫思之為王者事君臣一也勢則異焉世獨頌堯舜之無為安知夫人主自宜無為而思則不可一日已也書曰思曰睿

周書洪範　揚雄曰於道則勞其不然歟蓋夫法善矣非以道作其人則不能為之守而民之多寡物之豐殺法度有視而草者必待人而待謀是可不致其思乎苟未能此而徒欲法度之革者豈先王為治之序哉彼區區之周何足以議徒取其能因一時君臣之致好猶足以見其

效又況慨然行先王之道而得大有為之勢是固不宜無論也安國初授武昌節度推官神宗召問曰卿兄秉政外議謂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耳安石不悅改崇文院校書

蘇洵字明允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為學舉進士茂才皆不中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至京師歐陽修上其著書宰相韓琦見而善之除秘書省校書郎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

上仁宗皇帝書

臣聞利之所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為則百家之市無寧居者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嚮則天下爭先為之今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權而不能用此由陛下輕用其爵祿使天下之士積日持久而得之譬如傭力之人計工而受直雖與之千萬豈知德其主哉是以雖有能者亦無所施以為謹守繩墨足以自致高位官吏繁多溢於局外使陛下皇皇汲汲求以處之而不暇擇其賢不肖以病陛下之民而耗竭大司農之錢穀此議者所欲去而未得者也且天下無事雖庸人皆足以無過一旦改官無所不為彼其舉者曰此廉吏此能吏朝廷不知其所以為廉與能也幸而未有敗事則長為廉與能矣上下相蒙請託公行淫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人此誰不能者臣愚以為舉人者當使明著其迹曰某人廉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紀之狀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夫庸人雖無罪而不足稱者不得入其間老於州縣不足甚惜而天下之吏必皆務為可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惟恐不出諸已此古之聖人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爭為善也聖人必觀天下之勢而為之法方天下初定民厭勞役則聖人務為因循之政與之休息及其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破其苟且之心而作其怠惰之氣漢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於亂今天下少惰矣宜有以激發其心使踴躍於功名以變其俗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悌忠信修潔博習聞於鄉黨而達於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曲藝小數皆可以

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子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者常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學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也固宜臣聞自設官以來皆有考績之法周室既亡其法廢絶自京房建考課之議其後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無課是無官也有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無官無課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然更歷千載而終莫之行行之則益以紛亂而終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勝考今欲人人而課之必使入於九等之中此宜其顛倒錯繆而不若無之為便也蓋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必人人而課之於朝廷則其長為將安用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否而不謬今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守令丞尉賢不肖之不辨其咎在

混淆而莫之辨也夫守令丞尉賢不肖之不辨其咎在職司之不明職司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莫為之長今莫若使職司知有所懲勸則其下守令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此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無便於此者矣臣聞為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窺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倉卒而取其祿位唯聖人為能然何則其所素用者緩急足以使也臨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傳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見韓非子說難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略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武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休兵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之任為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為可復武舉而為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者蓋疎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彊引重市井之麤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紀錄章句區區無用

之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故其所得皆貪汚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略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後能御也則其疎遠小吏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為國矣臣觀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過而已莫肯於繩墨之外為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者陛下待之於繩墨之內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自防人君惟無防之是以歡欣相接而無間以兩府兩制為可信耶當無所請屬以為不可信耶彼何患無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來耶今兩制知舉不免用封彌謄錄真宗景德三年令禮部糊名考較大中祥符八年始置謄錄院既奏而下御史親往涖之凜凜如鞫大獄使不知誰人之辭又何其甚也臣愚以為如此之類一切撤去彼稍有知宜不忍負若其猶有所欺也則亦天下之不才無恥者矣陛下赫然震威誅一二人可以使天下奸吏重足而立想聞朝廷之風亦必有倜儻非常之才為陛下用也臣聞為天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器許人人之不可以一日而知也久矣國家以科舉取人四方之來者如市一旦使有司第之此固非真知其才之高下大小也特以為姑收之而已將試之為政而觀其悠久則必有大異不然者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為卿相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擅終身之富貴舉而歸之如有所負如此則雖天下之美材亦或怠而不修其

率意恣行者人亦望風畏之不敢按此何為者也且又有甚不便者先王制其天下尊尊相高貴貴相承使天下仰視朝廷之尊如泰山喬嶽非攀援所能及苟非大功與出羣之才而不可以輕得其高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敢覬覦今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於公卿得之則不知愧不得則怨何則彼習知其一旦之可以僥倖而無難也如此則匹夫輕朝廷臣愚以為三人之中苟優與一官足以報其一日之長館閣臺省非舉不入彼果不才者也其安以入為彼果才者也其何患無所舉此非獨以愛惜名器將以重朝廷耳臣聞古者敵國相觀不觀其於山川之險士馬之衆相觀於人而已高山大江必有猛獸怪物時見其威故人不敢褻夫不必戰勝而後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發使吾常有所恃而無所怯耳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觀以使今之所謂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為此官也則以為此使也今歲以某來歲以某又來歲當以某如縣令署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彊其專對捷給勇敢又非可以學致也今必使彊之彼有倉惶失次為夷狄笑而已臣聞刑之有赦其來遠矣周制八議周禮八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有可赦之人而無可赦之時自三代之衰始聞有肆赦之令然皆因天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於是有以沛然洗濯於天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凶民可以逆知而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趦趄當郊之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為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又糜散帑廩以賞無用冗雜之兵一經大禮費以萬億賦斂之不輕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以陛下節用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顧以為所從來久遠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為少恩而凶豪無賴之兵或因以為辭而生亂此其所以重改也蓋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憂必深改之則其禍必速且此出於五代之後兵荒之間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側耳後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於今法令明具四

方無虞何畏而不改今不為之計使姦人猾吏養為盜賊而後取租賦以啖驕兵乘之以饑饉鮮不及亂矣當此之時欲為之計其猶有及乎臣聞古者所以採庶人之議為其疎賤而無嫌也不知爵祿之可愛故其言公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臣請僭言之陛下擢用俊賢思致太平今幾年矣事垂立而輒廢功未成而旋去陛下知其所由乎陛下知其所由則今之在位者皆足以有立若猶未也雖得賢臣千萬天下終不可為何者

小人之根未去也陛下遇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敢用褻狎戲嫚以求親媚於陛下而讒言邪謀之所由至於朝廷者天下之人皆以為陛下不疎遠宦官之過陛下特為耳目玩弄之臣而不知其陰賊險詐為害最大天下之小人無由至於陛下之前故皆通於宦官珠玉錦繡所以為賂者絡繹於道以間關齟齬賢人之謀陛下縱不聽用而大臣常有所顧忌以不得盡其心臣故曰小人之根未去也古之小人有為君子之所抑而反激為天下之禍者臣每痛傷之蓋東漢之衰宦官用事陽球為司隸校尉發憤誅王甫等數人磔其尸於道中常侍曹節過而見之遂奏誅陽球而宦官之用事過於王甫之未誅其後竇武何進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竇武何進欲誅曹節王甫等語泄節等矯詔收捕武武自殺何進白太后請盡誅中常侍張讓等讓等潛聞其言因伏兵斬進嘉德殿前故漢之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惟陛下思宗廟社稷之重與天下之可畏既去之又去之既疎之又疎之刀鋸之餘必無忠良縱有區區之小節不過閨闥灑掃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絶其權使朝廷清明而忠言嘉謨易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陛下無使為臣之所料而後世以臣為知言不勝大願天下無事臣每每狂言以迂濶為世笑然臣以為必將有時而不迂濶也賈誼之策不用於孝文之時而使主父偃之徒得其餘論而施之於孝武之世賈誼嘗請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其後偃上書欲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武帝從之即誼策也夫施之於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之易也臣雖

不及古人惟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次憂國之心効其所見臣今老矣恐後無由復言故云云之多至於此也惟陛下寬之

上富相公書

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至和元年宰相陳執中以撫殺女奴為侍御史趙抃等劾罷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宰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至和二年五月以忠武節度使知永興軍文彦博為吏部尚書平章事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富弼為户部侍郎平章事時兵部侍郎平章事劉沆位弼上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為閣下惟不為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復起起而復為宰相而又值乎此時也不為而何以副我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跋首而望之然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見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變也皆曰賢人焉或者彼其中則有説也而天下之人未始見也然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為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已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為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已事不出於已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坐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心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也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為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告語

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仕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相之所為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忠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忠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忠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芥蔕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濶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强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人者致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

曩者陛下即位之初寇萊公為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寇準以真宗天禧初疾準欲請太子監國且言丁謂少主已而謀洩為丁謂所傾貶雷州司戶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治天下事失於急

與不忍小忿故羣小人亦急逐去之一去遂不復用以致其身而止仲淹條奏十事一明黜陟二抑僥倖三精貢舉四擇官長五均公田六厚農桑七修武備八推恩信九重命令十減徭役以更張無漸謗毀肆行自朋黨之論興而仲淹遂罷政事出知外州以卒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之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修禮書狀　時宰相韓琦見洵書善之奏於朝除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纂修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主簿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未報卒詔贈光祿寺丞

右洵先奉勅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為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之說與勅意大異何者前所授勅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為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

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
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
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為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
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
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
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為牴牾齟齬
而不可齊一且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存臣
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
言者而後有隱諱蓋威公薨威公即桓公宋人避欽宗諱改桓為威子殺
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為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
狩躋僖公作丘甲用田賦丹桓宮楹刻桓宮桷若此之
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為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書
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
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
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為有所大不可言者
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也皆所以

春秋論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
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
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
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
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
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
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
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

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為善某為惡可也繼之曰某為善吾賞之某為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

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以為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我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之也賞罰之權不得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而賞罪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何也齊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

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内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自先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恒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孔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惡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

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競競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然遠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雷霆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

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管仲論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公疾易牙開方豎刁常之亟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公無所得飲食沒於壽宮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僖公十七年齊侯多内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求立武孟立三月死無謚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歷六君至簡公夫功之成非成於一日蓋必有所由兆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絕於耳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

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伯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靈公文公之孫）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之餘威猶得為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管仲寢疾桓公問政將安移之對曰鮑叔之為人也好直而不能以國詘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詘甯戚之為人也能事而有不能以足息孫在之為人也善言而不能以足息而又逆知其將死（仲又曰隰朋之為人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嘆曰天之生朋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吾生不能正君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衛靈公往弔怪而問之其子以對公乃命殯於客位召蘧伯玉以為卿而退彌子瑕孔子稱之以為史鰌死而屍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辨姦　張文定公安道作洵墓表云嘉祐初王安石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為幾於聖人歐陽修亦善之勸先生與之游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先生獨不往作辨姦論一篇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濶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沈使晉

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名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

衣巨盧之衣巨盧謂粗惡之服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避暑錄云洵作論成密以示張安道安石徽聞之兩家自此有隙

用間避暑錄云蘇明允好言兵見元昊叛西方用事久無功天下事當有改作因挾其所著書嘉祐初來京師一時推其文章王荊公知制誥方談經術獨不喜之按洵有權書若干篇皆論兵法今止錄用間一篇

孫武既言五間孫子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因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隙而用之死間者為誑事於外至敵必遭殺者也生間者反報也

則又有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按書伊尹適夏醜夏歸亳逸書汝鳩汝方篇序史太公嘗事紂去之歸周所謂在夏在商誠矣然以為間用也湯文王固使人間夏商耶伊呂固與人為間耶桀紂固待間而後可伐耶是雖甚庸亦知不然矣然則吾意天下存亡寄於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湯必曰桀雖暴一旦用伊尹則民心復安吾何病焉及其歸亳也湯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安視民病遂與天下共亡之呂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紂雖虐一旦用呂牙則天祿必復吾何憂焉及其歸周也文王必曰紂得

呂牙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久遏天命遂命武王與天下共亡之然則夏商之存亡待伊呂用否而決今夫問將之賢者必曰能逆知敵國之勝敗問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不愛千金故能使人為之出萬死以間敵國或曰能因敵國之使而探其陰計嗚呼其亦勞矣伊呂一歸而夏商之國為決亡使湯武無用間之名與用間之勞而得用間之實此非上智其誰能之夫兵雖詭道而本於正者終亦必勝今五間之內其歸於詐成則為

利敗則為禍且與人為詐人亦將且詐我故能以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為敵用一敗也不得敵之實而得敵之所為示者以為信二敗也受吾財而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偽告我三敗也夫用心於正一振而羣綱舉用心而詐百補而千穴敗智於此不足恃也故五間者非明君賢將之所上明君賢將之所上者上智之間也是以淮陰曲逆陳平封侯義不事楚而高祖擒籍之計定左車周叔不用於趙魏而淮陰進兵之謀決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全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

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强弱勝負已判然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

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草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賢才并力西嚮則臣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也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夫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四十七　六十七

張益州畫像記

南詔將入寇攝守巫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民大驚擾朝廷發陝西步騎兵仗絡繹往戍蜀詔趣方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必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日不閉得卬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復以三司使名方平去蜀之日民德之留其畫像而洵為之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既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能為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我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敧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為我言

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碔砆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志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為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鄰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小大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為之記

公南京人為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於巷於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圃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閨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芃芃倉庾崇崇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巖巖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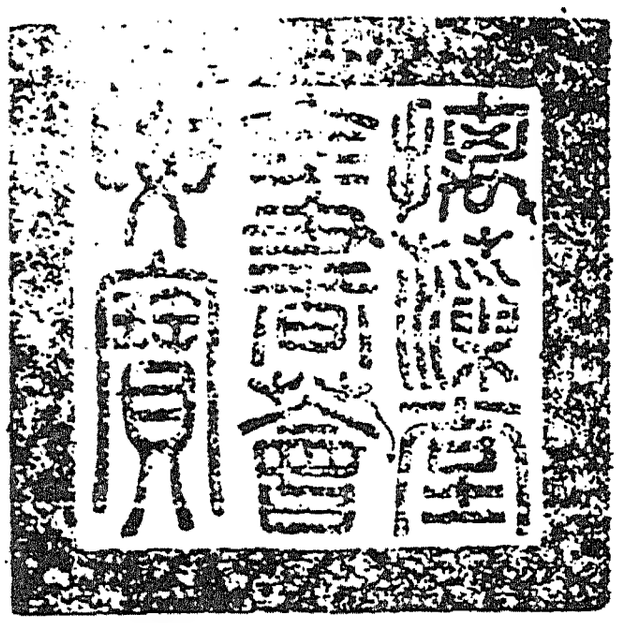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石林燕語云仁宗山陵韓魏公為使時國用窘匱而一用乾興故事或以為過蘇明允為編禮官以書責公洵本布衣書生才無所長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與百執事之末平居思所以仰報盛德而不獲其所今者先帝新棄萬國天子始親政事當海內傾耳側目之秋而

相公實為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伏惟相公將何以處之古者天子即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蓋漢昭即位休息百役與天下更始故其為天子曽未逾月而恩澤下布於海内竊惟當今之事天下之所謂最急而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輒敢以告於左右竊見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宫室游觀無所增加幃簿器皿敝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為文景之所不若今一旦奄棄臣下而有司廼欲以末世葬送無益之費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以為當今之議莫若薄葬竊聞頃者癸酉赦書既出郡縣無以賞兵則皆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有威之以刀劒驅之以笞箠為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於國同憂方且狼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内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竊惟先帝平昔之所以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其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既沒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為此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為之以稱遂臣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況夫空虚無有一金以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狥近世失中之禮亦已惑矣然議者必將以為古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

先帝之葬於人情有所不順洵亦以為不然使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説則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見檀弓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略也而外是者則略之昔者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為不臣宋文公卒始厚葬用廆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

為聖明而後世安於太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上以遂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元不臣之譏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拔之安洵竊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欲以金玉厚其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僃儉而從之者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聖而有司信近臣之禮而遂何愛一時之勞而無所建明洵恐世之清議將有任其為之者是可深惜也且夫相公既已立不世之功矣而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太祖欲為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高帝陵百事務從豐厚及羣臣建議以為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光武葬原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為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勝區區之心敢輒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甚不宣魏公得書斂容起謝曰某無狀敢不奉教然華元事莫未至是否聞者服其大度○按洵文長於縱橫捭闔似子家故勿多錄載也大放厥辭輸秒

涵斂要其痛剴時事陳安危利害之故未嘗不惻惻也賈誼以後所罕及也但其言近於功利又俱好佛則其見道不精故朱熹深斥之然嘗曰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蓋在諸賢之科固政事文學之亞歟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舉人臣劉　禮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十八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八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八目錄

宋

柳開 正瑞論

姚鉉 論

劉敞

前秀州崇德縣尉左惟温可連水軍錄事參軍太常少卿張鑄可光祿卿致仕

無為軍錄事參軍馬易簡可太子中舍致仕

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涇原路經略使王素可諫議大夫

前邠州觀察推官李育可著作佐郎前趙州軍事推官許林宗可大理寺丞

西京左藏庫使忠州刺史高陽關路駐泊兵馬鈐轄時明可文思使

宰相富弼奏試國子四門助教王淵宰相韓琦奏
鄉貢進士李常並可試將作監主簿
定武軍節度推官衞觀可大理寺丞常州團練推
官沈披可衞尉寺丞
翰林學士給事中知制誥歐陽修可禮部侍郎端
明殿學士吏部侍郎宋祁可尚書左丞禮部郎
中知制誥范鎮可吏部郎中刑部郎中知制誥
王疇可右司郎中三司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集
賢校理宋敏求可祠部員外郎並依舊職任
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曾公亮可加正奉大夫進封
開國公食邑五百户賜推忠佐理功臣
將作監林洙可司農卿
權郴州軍事判官楊永可右贊善大夫致仕前岳
州平江縣張正已可大理寺丞致仕
都官員外郎邢夢臣可侍御史殿中丞沈起可監
察御史裏行

屯田員外郎胡揆除都官員外郎
度支郎中李碩可三司户部判官
陝西路都轉運使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傅求可
右諫議大夫河北都轉運使工部郎中天章閣
待制周沆可兵部郎中依舊
司門員外郎張詡可開封府推官
論邪正
為兄後議
奔喪議
士相見義
公食大夫義
致仕義
君臨臣喪辨
與吳九論武學書
劉敞
七門廟記

與王介甫書
呂誨
論選部
奏乞致仕表
宇文之邵
應詔上疏
沈括
上歐陽參政書
孫覺
諫行青苗法疏
鄭俠
論新法進流民圖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八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舉進士歷官至工部尚書

正瑞論

夫上古明王言為天下法動為後世則猶恐怠惰故立左右史以規之是則史之設所以謹言行於一人正褒貶於千古不獨紀歲月辨赴告而已矣三皇墳五帝典記言之史也楚檮杌魯春秋記事之史也訓誥誓命之詞得失存亡之跡發簡可見未聞祥瑞之言焉迨於兩漢則有赤芝白鴈醴泉甘露卿雲寶鼎之應豈古史濶畧而後史該備乎蓋有司失為史之本意也竊謂國之興也在乎德不在乎瑞國之亡也在乎亂不在乎妖故堯以敦九族和萬邦而興舜以舉十六相去四凶則又

興禹以平水土興湯以行仁政興周人以積行累德興夫是者雖無祥瑞可不謂聖且治乎癸以奢侈亡辛以暴虐亡厲王以聚斂亡幽王以女色亡夫是者雖無妖怪可不謂昏且亂乎桑穀生朝高宗復商榮惑守心景公安宋此則明君在上妖不為害矣魯獲麒麟哀公出奔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二十七年三桓攻公公奔於衛漢鳴鳳凰平帝失國平帝時羌豪良願降叙安漢公莽功德言鳳凰來儀神爵降集莽尋篡國此則闇主在下瑞不為美矣仲尼筆削春秋書日食地震山隕星隕蝝生螽飛之變者非廣乎異聞也蓋欲人君責躬脩德見災思懼而臻於治也特於篇末因麟之無應以明述作之意耳其他瑞則無聞焉鶴舞晉庭師曠為晉平公奏清商有玄鶴二入舞於庭龍見洧水昭公十九年鄭大水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淵不由德至斤而弗叙若是之比求名而亡則聖人微旨可見矣子長孟堅椎輪怪牒昭明文選序椎輪為大輅之始此蓋謂神怪之事昉於史漢也其啓國也以斬蛇大澤為受命之符而英雄之畧棄矣其定制度也以龍見成紀為易服之感漢文帝十五年龍見成紀文帝名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而古人之象隳矣及乎蔚宗患其失實則

云某郡上言某瑞以示微意與其疑而列之曷若正而削之愈乎今之郡縣時報祥瑞以為紀事之端愚謂非良直之法也必若德施於民政易其俗賞不僭刑不濫則四靈為畜日遊於君之宮沼郊藪矣又何用索異傳怪惑天下之耳目哉苟薦紳者默而不言則示之後嗣得無懼乎

姚璹論姚璹思廉之孫永徽中明經擢第則天長壽二年累遷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自永徽以後左右史雖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預聞璹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宜委宰相一人專知撰錄號為時政紀每月封送史館宰相撰時政紀自璹始

古者天子之立史官也不獨紀歲月遠近辨朝會同異而已矣蓋以王者居億兆之上喜如陽春怒如雷霆予奪生殺無不從也故立史以謹其言動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以示後嗣欲其畏後世之名而不敢過舉者也竊見兩漢而下有唐制度最為詳備而史官廢置未臻大中敢試論之唐之脩史其術有二武德故事

小省之官起居郎隸門下省起居舍人隸中書省號兩小省官更直近陛執筆對仗隨而撰錄書之方册謂之起居注姚璹建議秉鈞之臣訏謨便殿嘉猷善經退必編次送之史館謂之時政紀於是周官六史之職不復甄叙矣累朝著作之局不復刊脩矣璹議既行而起居之官立於外朝仗退之後跡便疎遠雖延英數刻之對聖人有泣辜解網之言應機成務之謀不可得而聞也若非宰臣撰述則軍國政要何由知之繇是而言有不可者三焉古者帝王不得見當代之史何則史之為書不隱惡不虛美謂之實錄史而可見則其臣不敢以實書書而不實為已誣矣實而不諱為已戮矣不得見史者以此也宰臣監修是使自司其過者也其不可者一也昔者成王尚幼與唐叔戲剪桐葉而與之曰以是封汝明日太史上與地圖請封唐叔自是成王終身無戲言夫是則史官常在左右也今史臣隨仗出入則是用史臣於頃刻之閒耳戲言過行尚矣史之畏哉其不可者二也古者大臣不掌注記故董狐得以直筆於晉南史氏得以執簡於齊設有史官外朝既罷則目不見帝王之容耳不聞帝王之言近臣奏對孰邪孰正孰諛孰諍咸莫之辨也用他人之注記為已之筆削夫是則史官失職莫甚於此不可者三也語曰使廉士守藏不如扃鐍之固也使義士分財不如投鈞之平也何則有情之與無情也夫以廣淵之謀居翊亮之位緝熙庶績裁成萬機而復代史臣撰述固亦勞矣向使房杜姚宋擊轂軌而自序策略人猶疑之脫不幸而有元載盧杞當其任則安所取信哉太宗文皇帝貞觀中所論政體皆可冠冕古今粉澤王度著在方册昭昭然者史臣得侍於內朝故也姚璹雖知注記之詳未知先王立史之意一失其源而莫之敢議惜哉

劉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舉進士累官至集賢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學問淵博尤長於春秋弟邠子奉世皆知名世號三劉

前秀州崇德縣尉左惟温可連水軍錄事參軍

天下無事人得養老長幼脩孝悌之行甚善而猾惡民起為盜賊奪攘以侵擾之郡縣所患者也汝以邑尉捕擊如律尚書條上闕閱遷爾糺曹祇服明命益思自奮

太常少卿張鑄可光祿卿致仕

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具官張鑄履尚夷粹足以檢俗精力強敏足以濟物而能顧禮畏義願上印敭朕閔勞以官職之煩今聽其請夫佚老之士雖不輸力於朝其矯厲風節不亦過絕保祿持寵不知止者乎俾列九卿以榮其歸祇若休命思底終譽

無為軍錄事參軍馬易簡可太子中舍致仕

控搏祿利者至於遷籍損年飾貌匿衰以緩退休之期爾齒未耄仕無缺行能決於去庸非廉乎自下郡掾升東宮屬歸安鄉閭足為榮觀矣

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涇原路經畧使王素可諫議大夫

前邠州觀察推官李育可著作佐郎前趙州軍事推官許林宗可大理寺丞

古之禮珪璋特達而璧琮有藉實非不同也所從用之異豈唯實哉士亦宜然育用文學進有以自見林宗廉吏材選稱於知已夫蓬丘圖書之府廷尉法理之本往為之屬各踐爾位思所以報毋隨而守

西京左藏庫使忠州刺史高陽關路駐泊兵馬
鈐轄時明可文思使
執干戈典兵馬之臣當以戰多勇功受賞於朝而但累
歲月計資考以此取高位壯士之恥也然今天下又安
士無所試其能故偏裨將帥例以恩進遷爾使列以觀
來效爾亦毋謂易而得之因易而守之蓋亦竭節顧義
思所以報國者乎
宰相富弼奏試國子四門助教王淵宰相韓琦
奏鄉貢進士李常並可試將作監主簿
曩者朕親祀清廟推恩延賞而大臣得薦其門下之士
置之仕籍今丞相以常等聞夫與我陶冶萬物長育人
材者非丞相歟何惜一命以慰士大夫之望其慎所履
毋辱已知
定武軍節度推官衛觀可大理寺丞常州團練
推官沈披可衛尉寺丞
昔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唯其材能不問所從
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是以號稱得人
今州郡從事皆吏部旨授然其試之臨政而不苟察之
歲月計資考以此取高位壯士之恥也然今天下又安
士無所試其能故偏裨將帥例以恩進遷爾使列以觀
來效爾亦毋謂易而得之因易而守之蓋亦竭節顧義
思所以報國者乎
宰相富弼奏試國子四門助教王淵宰相韓琦
奏鄉貢進士李常並可試將作監主簿
曩者朕親祀清廟推恩延賞而大臣得薦其門下之士
置之仕籍今丞相以常等聞夫與我陶冶萬物長育人
材者非丞相歟何惜一命以慰士大夫之望其慎所履
毋辱已知
定武軍節度推官衛觀可大理寺丞常州團練
推官沈披可衛尉寺丞
昔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唯其材能不問所從
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是以號稱得人
今州郡從事皆吏部旨授然其試之臨政而不苟察之
歲月計資考以此取高位壯士之恥也然今天下又安
士無所試其能故偏裨將帥例以恩進遷爾使列以觀
來效爾亦毋謂易而得之因易而守之蓋亦竭節顧義
思所以報國者乎
宰相富弼奏試國子四門助教王淵宰相韓琦
奏鄉貢進士李常並可試將作監主簿
曩者朕親祀清廟推恩延賞而大臣得薦其門下之士
置之仕籍今丞相以常等聞夫與我陶冶萬物長育人
材者非丞相歟何惜一命以慰士大夫之望其慎所履
毋辱已知
定武軍節度推官衛觀可大理寺丞常州團練
推官沈披可衛尉寺丞
昔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唯其材能不問所從
古之為國者法後王為其近於已制度文物可觀故也
唐有天下且三百年明君賢臣相與經營扶持之其盛

德顯功美政善謀固已多矣而史官非其人記述失序使興壞成敗之迹晦而不章朕甚恨之故擇廷臣筆削舊書勒成一家具官歐陽脩宋祁創立統紀裁成大體具官范鎮王疇宋敏求網羅遺逸厥協異同凡十有七年大典乃立閣富精覈度越諸子矣皆校讐有功朕將據古鑒今以立時治為朕得法其勞不可忘也皆遷秩一等布其書天下使學者咸觀焉

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曾公亮可加正奉大夫進封開國公食邑五百戶賜推忠佐理功臣嘉祐四年冬十月大祫于太廟推恩先是嘉祐元年十二月以曾公亮為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朕承七廟之光繼三聖之緒惟慎祀時享未足副盛德委事有司未足盡誠孝故稽曠典歷吉日親率公卿躬執豆籩昭見祖宗並受祉福若乃衰時之對周頌般之對答也申錫無疆見商頌烈之篇天寓之內莫不受慶而況一二耋老肅雍顯相者乎肅雍顯相見周頌清廟篇具官曾公亮德器渾厚智謨閎遠予欲觀於雅頌參元鳥清廟之詩商頌元鳥祀高宗也周頌清廟以追孝於前人汝明予欲謹於王事極四海九州之美以備物於大饗汝圖予欲時和年豐以薦厥嘉生登黍稷之馨汝翼予欲制禮協樂以對越太室交神人之雍汝助夫賞國之典不可廢也進階中朝頒爵上公衍食加田勒忠甲令使百執事粲然皆知輔德致治之報焉不其偉歟

將作監林洙可司農卿自周以來稷為大官今吾非廢稷不務也而官益輕豈居其職者未能勉乎具官林洙資稟通裕臨履脩潔擢正卿位尚宜其事昔乃先正實領大農之任以迪文考今年穀未充邊人望哺爾其勤身敏行無忝名實於以勸穡劭民庶有賴焉濟爾世美不其多乎

權郴州軍事判官楊永可右贊善大夫致仕前岳州平江縣張正已可大理寺丞致仕年至還政典也而貪祿者或不能止能止者皆好禮者也至于以廉自嘉者有不待年去矣今永也禮而正已

也廉忽而不錄何以慰其子弟之心或升籍朝閨或丞事卿寺歸榮鄉閭以樂暮齒

都官員外郎邢夢臣可侍御史殿中丞沈起可監察御史裏行

御史執憲轂下紀綱國體非雅亮勁正之士不足參論議廣聰明拯與景初吾所信也宋史沈起傳云起知海門縣御史中丞包拯舉為監察御史時呂景初為殿中侍御史

使之慎簡厥僚必皆其人而拯也以起聞景初也以夢臣可稽之閥閱察之望譽人咸曰允哉予甚嘉之夫鑑以明故可正容繩以直故可形枉毋勤小補而遺大體毋忽近務而隳當守事君盡禮其可以報知已乎

屯田員外郎胡拯除都官員外郎

朝廷鎮撫四夷以綏中國貴於息民而不務佳兵故常申勅邊吏毋邀奇功五嶺已南蠻夷雜居其俗剽悍尤為易動而桂州一都會也前通判軍州事尚書屯田員外郎胡拯承用詔旨悉心疆事終拯之任帖然無虞亦可謂善吏能宣明威信者矣夫守邊之患常在見小利而不達大體以侵迫驅奪之為故至大亂貽憂吾民則若拯者不可以不賞也稍增其秩以示褒寵

度支郎中李碩可三司户部判官

財賦大計一出於民取之寡則用不足然而民逸取之多則用有餘然而民困此三司之難也術不能通輕重智不能調盈虛則吾不以為人僚具官李碩嘗以名字典郡風采奉使敏以為政精於檢下所到而治有迹可紀使之參計耗登贊舉籌策庶可以不傷財不害民乎往即會府毋乏乃事

陝西路都轉運使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傅求可右諫議大夫河北都轉運使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周沆可兵部郎中依舊

岐畢吾西土也被山帶河百二之險而有昆夷之虞燕亳吾北土也平原廣牧四戰之地而有獯狁之警贍足兵食綱領郡縣將命宣指甚難其人具官傅求明智敏

察表以文雅具官周沆深中篤厚居以名檢並委節傳
分按州郡宋史傅求以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加
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沆以天章閣待制陝
西都轉運使改河北皆有述職之勤美俗之風夫較考陟明其來
尚矣或正諫省之列或遷夏卿之屬所以褒善勸能爾
其欽哉

司門員外郎張詔可開封府推官

京師者舉衆大之辭名之者也風俗雜而獄市繁治稱
浩穰吾令襄為尹蔡襄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急吏緩民甚有文

理其僚虛席思得敏才以左右之具官張詔嘗使行河
決川滁源衆工胥作輓漕以通其精力幹用效在已試
俾贊輦轂之政尚克有立夫都邑翼翼四方是則無習
苟且違道干譽則子一人汝嘉

論邪正至和二年宰相陳執中以閨門不肅虐
殺女奴三人為臺諫所糾二月翰林學
士呂溱復言其過惡十餘事改侍讀出知徐
州時學士蔡襄亦以母老乞郡出知泉州六
月翰林學士歐陽修又言執中不學無術諂
傲慢戾出知蔡州而知制誥賈黯翰林韓絳
相繼出知荊南及河陽府皆
以為邪正進退所係遂上疏

臣伏以馭臣之道在分別邪正正臣當親而近之邪臣
當疎而遠之至于天下之人亦皆以此窺朝廷若正臣
聚於朝則奸雄屏息治平可望若邪臣聚於朝則僥倖
競進傾敗可待二者不可不深譬也臣伏覩朝廷太平
積久賢能衆多然其間邪正亦雜有之或愛君憂國非
公正不發憤或朋黨比周背公樹私亦有循默自守不
能為善又不敢為惡陛下臨御三十餘年矣以上聖之
姿監羣下所為固無遁形固無隱情然有可戒謹者在

此而已凡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何
以言之正臣者唯義所在言則逆君之耳是所以難進
也言或不用不欲自顯因事而去是所以易退也邪臣
者唯利所在言則逢君之欲是所以易進也行雖惡不
顧禮義名雖醜不知愧恥患失之耳是所以難退也此
兩臣者願陛下參伍觀之毋使當親者疎當疎者親則
朝廷尊榮而社稷安矣近者翰林侍讀學士呂溱樞密
直學士蔡襄繼出典郡今又聞御史中丞孫抃翰林學

士歐陽修知制誥賈黯翰林韓絳並乞補外此其等人皆有直質無流心議論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也誠不宜許之使四方有以窺朝廷而姦佞僥倖之雄因而競起此則分別邪正之一端也臣以孤拙忝官侍從日夜思維無以少裨聰明恐陛下忽於正臣之易退而忘左右前後直道之容也不勝其愚謹獻所聞唯賜采擇之

為兄後議

禮天子之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

太祖而五所謂昭者父道也所謂穆者子道也天子諸侯未必皆身有子故或取於兄弟之子以為嗣親同則取其賢者賢同則取其長者長同則卜其吉者非兄弟之子則弗取故不以諸兄為嗣兄亦尊也不以諸弟為嗣弟已之倫也此古者七廟五廟之序所以昭穆不相越迭毀不相害也至乎後世國家多事或傳之諸兄或傳之諸弟蓋有不得已焉則禮散久矣然既已受國家天下則所傳者雖非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父之道也以天下國家為重矣春秋僖公實閔公之兄閔公遭弒僖不書即位明臣子一體也公孫嬰齊卒春秋謂之仲嬰齊嬰齊襄仲次子公孫歸父弟宣公其後曰仲氏東門氏者以謂為人後者為之子當下從襄仲居東門故以稱之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使嬰齊紹子例不得復顧兄弟之親稱公孫也春秋之義有常有變夫取後者不得取兄弟此常也既已不可及取兄弟矣則正其禮使從子例此變也故僖公以兄繼弟春秋謂之子嬰齊以弟繼兄春秋亦謂之子所謂常用於常

變用於變者也既正其子名則僖公不得不以閔公為昭歸父不得不以嬰齊為穆既正其昭穆則迭毀之次不得不以一代一也而儒者或疑禮無後兄弟之文遂以春秋書仲嬰齊為不與子為父孫非也子為父孫誠非禮之正有不得已者春秋正其為臣子一體而已故實公孫嬰齊而謂之仲嬰齊若春秋本不聽其為後者則當書曰公孫嬰齊卒學者問之曰此仲嬰齊曷為謂之公孫嬰齊不與為兄後也乃可矣夫春秋家猶重之

況國乎國爾猶重之況天下乎故凡繼其君雖兄弟必使子之繼其大宗雖兄弟必使子之如繼其君繼其大宗而不使子是教不子而輕其所託也此文公所以受逆祀之貶也謂躋僖公然春秋固為衰世法非太平正禮也太平之世未嘗有也漢時定迭毀之禮丞相元成韋少翁丞相衡匡衡引昭宣兩帝並為昭獨以孫為昭而不知禮無兩昭使昭帝之天下無所傳宣帝之天下無所受失禮意矣又惠帝文帝皆高祖子惠帝親受之高祖文帝則受之惠帝雖皆兄弟此與閔公僖公何異哉存當以臣子叙之死當以昭穆正之而漢世議者推文帝使上繼高祖而惠帝親受高祖天下者反不與昭穆之正至於光武當繼平帝又自以世次為元帝之子上繼元帝而為元帝後皆悖經違禮而不可傳者也自漢氏以來其議尤衆皆曰兄弟不相為後不當以昭穆格之妄也若不以昭穆格之則天下受之順乎凡人君以兄弟為後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為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反以兄弟之故不繼所受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有嗣之者也不可一矣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忘生悖死不可二矣已實受之後君不受之先君今當自繼先君者不唯棄後君命已之命又當廢先君命兄之命不可三矣天下國家則歸之已而父子之禮則恥不為不可四矣徐邈曰若兄弟昭穆者設兄弟六人為君至其後世當祀不及祖禰此又妄之甚者禮有所極義有所繼為之後者為之子所以正授受重祖統也兄弟六人相代為君亦六代祀祖禰矣假令非兄弟相代其祖亦當遷矣不得故存也即如此言使有兄弟六人為君各自稱昭是有十三廟也又其最後一君當先繼先君而五君終為無後也豈其所以傳重授國之意乎禮為人後者降其私親設兄弟六君故當各自為嗣義不可曲顧其親可謂祀不及祖禰哉凡言禮者惡其諂時君之意苟曰益廣宗廟大孝之本而不詳受授之道春秋之意使當傳國者不忍以國與其宗曰非

吾子也當受國者又不肯以臣子之禮事其君曰非吾父也至令宗廟猥衆昭穆積而鬼有不嗣者推生嗣死獨可悖哉獨可悖哉

奔喪議

臣竊見舊制官自三司副使以上及班行使臣遭父母喪者例皆有百日公除孝子雖有思慕之心猶逼於王命不得遂行此誠傷教害禮無取於今臣伏以三年之喪通於天下以義制恩古人有之自謂身在軍旅躬被金革者不敢以私事辭王事爾本非承平之時游談侍從之臣所當行也又非班行冗下之職所當預也習俗既久寖以成風其賢者則以不即人心為悲其不肖者遂以當喪墨縗為榮以之錫類是為傷恩以之教民是為忘孝今天下往往有聞哀不舉廢哀圖仕源自此始不可不慮傳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人亦不可奪親見禮記曾子問窃謂唯在軍中者可權從變禮其舊制三司副使以上及班行使臣百日公除不合禮意宜聽行三年之服以崇孝悌之風臣又聞古者大夫去國三年然後收其田里明有恩也今丁憂臣僚即日絶其俸祿亦為太硝岂有行禮之人反不及被放之臣臣往見丁憂者家貧無食乞丐餬口其皇皇傷孝子之心非所以化民成俗也臣以謂文官兩制武官自諸司使以上與給全俸其餘京朝官班行使臣與給半俸以明朝廷篤於禮而厚於教也乞下近臣商量可否

士相見義　吳澄曰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皆然蓋儀禮有士相見禮公食大夫禮而無其義故敞採古經作此二篇則有鄉飲酒義以至儀禮經傳集解載其文謂之補亡

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摯摯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摯幣諸侯玉禮經云凡摯天子幣諸侯圭注云幣釀秬黍為酒天子無客禮用之以禮天神也卿羔大夫鴈士雉幣也者言德之遠聞也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柔而有禮也鴈也者言進退之時也雉也者言死其節也疏云雉必用死者義取耿介為君致死也故天子以遠德為志諸侯以一度為志卿以有禮為志大夫

以進退為志士以死節為志明乎志之義而天下治矣
故執斯摯也者執斯志者也君之摯以事神臣之摯以
養人惟君受養也非其君則辭摯不敢當養也古者非
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士
相見之禮必依於介紹以言其不苟合者也儀禮士相見之禮摯
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某見必依於摯以言其以
道親也苟而合唯小人而不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
可屈也可親也不可狎也可遠也不可疎也賓至門主

人三辭見賓稱摯主人三辭摯所以致尊嚴也大夫以
禮相接士以禮相諭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奪興於末
者未之有也人苟為悅而相若者末必爭苟為簡而相
親者末必怨是故士相見之禮者人道之大也所以使
人重其身而毋褻於辱也所以使人審其交而無通於
禍也唯仕於君者召而往未仕而見於君者冠而莫摯
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君雖召不往也是
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所以結者禮義而已

矣利不足稱焉刑罰行於國所誅者好利之人也未有
好利而其俗不亂者也無介而相見君子以為諂故諸
侯大國九介次國七介小國五介

公食大夫義鄭氏曰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

食禮公養賓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
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豢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饗
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為愛弗勝其敬食為敬
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爵恭也戒猶
賓三辭聽命言是禮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
公迎賓於大門內謂廟之大門不出大門降於國君非不能至於外也
所以待人君之禮也臣之意欲尊其君子之意欲尊其
父故迎賓於大門內所以順其為尊君之意也三揖至
於階三讓而升堂克其意諭其誠也於廟用祭器向人陳鼎
宰夫設筵加席几筵誠之盡也君子於所尊敬不敢狎故神明之
故忠臣嘉賓樂盡其心也大夫立於東夾南西面北上

此謂主國卿大夫立位序東有夾室立於夾室之南士立於門東北面西上以賓西辟賓在此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小臣奉槃匜者宰東夾北西面南上宰宰夫之屬內官之士在宰東北面南上夫人之官內宰之屬也百官有司備以樂養賢也設筵加席几致安厚之儀也公設醬以其為饌本故親設然後宰夫薦豆菹醢宰夫薦豆六韭菹醢醢昌本麋鶉青菹鹿鶉士設俎士設俎牛羊豕魚腊腸胃公設大羹大羹湆不和實於鐙公設之於西然後宰夫設鉶啓簋簋設黍稷言以身親之也實編祭先置韭菹於豆間次及諸品公設洗盥洗盛和羹湆以其為饌本故親設然後宰夫膳稻士膳麋羞為殷勤歡湆以有撓醬食正饌也比君之厚已也實必親徹有報之道也庭實乘皮侑以束帛乘皮四皮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雖備物猶欲其加厚焉也公拜送公送於大門內賓不顧終之以敬也有司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卷猶收也不敢褻其餘也上大夫八豆八簋加菱菹蝸醢俎加鮮魚腊麋羞加雉兎鶉鴿其餘衰也稍與麋羞俱加設不與正豆并麋羞十六豆膷臐牛炙等賓三飯飯粱以湆醬每飯

六鉶九俎麋羞二十豆

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親人者使人親之者也自取者使人尊之者也是故公養賓國養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親之尊之而其位不安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親不尊而能長有國者也將由乎好德之君則將怡焉唯恐其不足於禮將由乎驕慢之君則將曰是食於我而已矣故禮君子所不足小人所泰也孔子食於少施氏將殽主人辭曰不足殽也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手循口旁恐有污著也少施氏事見雜記孔子曰少施氏食我以禮吾殽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孔子退曰吾食而飽少施氏有禮哉故君子難親也將親之舍禮何以哉

致仕義

自頃有司屢言士大夫過七十而不致政請引籍校年而却之天子弗忍也以詔戒告之而已予謂致仕之義君非使之臣自行也宜乎天子弗忍督迫之而以詔書戒告也然而天下之老臣猶自若也甚矣其非天子之意也故作致仕義致仕之義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君非使之也臣自行也臣雖行之君曰是猶足以佐國

家社稷也留之不可失也於是乎有几杖之賜安車之
錫所以致留也君留之臣曰我不可貪於人之榮不可
囷於人之朝不可塞於人之路再拜稽首反其室君不
彊焉義也毋奪其爵毋奪其祿毋去其采邑終其身而
已矣此古者致仕之義也此之謂上下有禮故古者大
臣讓小臣廉庶人法百姓不競由此道也是以古之為
臣者不四十不祿不五十不爵不七十不致事四十而
祿為不惑也五十而爵為知命也七十而致事則以養

衰老也不惑故可與謀大計知命故可以受大寵矣養
衰老故可以全節儉教百姓矣故古之仕者為道也非
為食也為君也非為已也為國也非為家也是以時進
則進時止則止也是以進不貪其位止不慕其權也凡
致仕之義君曰畜犬馬不可盡其力而況士大夫乎是
雖誠賢也雖誠智也吾不可盡其力也此恩之至也臣
曰為人臣者不顧力雖然吾力不足矣不可以當社稷
之役而蒙干戈之任矣不可以勞夙夜之慮而苟旦暮

之利矣全而歸焉亦可已矣此義之至也故君以恩御
臣臣以義事君貪以是息而讓以是作今之人則不然
仕非為道也而為食也非為君也而為已也非為國也
而為家也是以進不知止而困不知恥也是以當老者
上雖屢督敦之而猶莫從也有司雖痛詆發之猶莫顧
也此無他廉讓之節不素厲而賞罰之政混也然則奈
何曰必引籍校年而命之退則薄於恩而慤於義必毋
引籍校年而待其退疾貪位而害民蠹國均之二者莫

若察有功者而必賞之無問其齒焉察無功者而必廢
之無問其齒焉彼知賞不出於有功廢不遺於無功也
則震而自謀矣震而自謀則賢不肖去與就決矣如是
亦焉用引籍校年而命之退以損吾義哉今夫無功與
有功者皆雜然莫辨也彼所得偷容於其間也故夫偷
容之人而欲其畏義由禮以自潔於繩墨之外是難能
也聖王之治也非禮義所誘則毆之以法毆之以法亦
不廢其禮義之指故此法之毆也嗚呼為致仕而卒以

法歟也不已薄乎其亦出於不得已為之哲乎然則又何憚而不為哉

君臨臣喪辨

君臨臣喪以桃苅先非禮也（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苅執戈惡之也桃鬼所惡苅音列）周之末造也事之斯為臣焉使之斯為君焉君臣之義非虛加之也寄社稷焉爾寄宗廟焉爾寄人民焉爾夫若是其孰輕之故君有慶臣亦慶君有戚臣亦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益稷篇）尊卑異而已矣雖於其臣亦然故臣疾君親問之臣死君親哭之所以致忠愛也若生也而用死也而棄生也而厚死也而薄生也而愛死也而惡是教之忘生也是教之背死也禍莫甚於背死而忘生苟為背死而忘生故不足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施之於人者不變於存亡然後人之視其亡猶存矣則夫桃苅胡為乎諸臣之廟哉或曰於記有之宜若禮然曰否是亦周末之記也昔者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丘聞之也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而丘也貧無蓋也亦予之席（禮記檀弓篇）夫不以賤而棄之為有勞也夫不以死而欺之為有生也勞雖賤不棄也死雖狗不欺也而況於君臣乎吾故曰君臨臣喪以桃苅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雖然必有以也古者人君非弔喪問疾不至乎諸臣之家非弔喪問疾而至乎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為謔故君弔於臣使巫祝先釋采於廟門然後入（儀禮君釋采入門主人辟注曰釋采者祝為君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明君無故不來也）釋采者告有事也世或失其義而謂巫其祓之乎及魯襄公嘗朝於荊荊君死荊人曰公必親襲魯人辭不得命則使巫祝以桃苅祓而先蓋厭之也由是觀之則魯襄公為之也曰君臨臣喪不以桃苅先則吾信之矣二人執戈以前也（儀禮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注曰小臣掌正君之法儀者君行則在前後君升則夾阼階非惡之乎曰豈謂是哉君之行固必有衛之者矣況諸臣之家乎昔者楚公子圍會諸侯於宋將升壇使兩人執戈設服離衛事見左傳昭公元年言楚公子圍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諸侯之大夫皆知

其為君也如苟惡之而已會於宋何為惡之哉

與吳九論武學書

前此有人自京師至言朝廷制作武舞教之庠中者小人竊喜以謂太祖太宗功業較三王德厚侔天地而廟樂未立雅頌未備公卿大夫乃宜冬不裘夏不葛而日夜謀之所以使名聲洋溢與萬世無窮百姓有以詠歌四夷有以觀聽也而濶然寖久功烈掩塞是以天子感焉而作樂崇德以薦之宗廟肆之上帝矣周室既衰管絃之書遂亡於今千歲焉而吾徒乃且復得閱其蹈厲親其文物是千一之會也謂千載一時也以足下方為學官所以欣然奉書求粗問制度亦欲奏動下國奮揚輝光今辱來訊乃知傳者之誤而國家自以邊鄙未靖故立武學以校驍鷙之士孫吳賁育之儔小人失望又重感歎昔三代之王建辟雍成均以敦化者危冠逢掖之人居則有序其術詩書禮樂其志文行忠信是以無鄙倍之色鬬爭之聲猶懼其未也故賤詐謀爵人以德褒人以

義軌度其信壹以待人故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民知所底而無貳心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曾未聞夫武學之制也夫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瞑目而語難按劍而疾睨者此所謂勇力之人也將教之以術而動之以利其可得不為其容乎其容可得無變其俗乎吾恐雖有智者未易善其後也而況建博士之職廣弟子之員本之不知教化既寖弱矣夫戰國之時天下競於馳騖於是乎有縱橫之師技擊之學以相殘也雖私議巷說有司不及然風俗猶以是薄禍亂猶以是長學者之所甚疾仁人之所憂而辨也若之何其效之且昔先王務教胄子以道而不及武者非無四夷之患誠恐示民以佻也今既示之佻矣道其已乎四方之人何觀焉且足下預其議而不能救歟吾所甚惑也足下書曰時事日新恨不我見此獨非新事乎吾既見之矣故聊以裁答

按敞放兄弟當時稱極博聞故其文皆典據該洽佛可易也春秋列國諸大夫無不學之材識大識小彬彬載籍厥後落落如二臣之愛禮而重古也柳宗元所謂森然若入羣玉之府指揮聯絫盡瑋

琮瑞不失其叙者也

劉放字貢父與兄敞同舉進士歷官至中書舍人博學能文章論治切直

七門廟記

嘉祐二年予為廬州從事始以事至舒城觀所謂七門三堰者七門堰在今舒城縣西南七門山下三堰之源出焉三堰一曰烏羊堰在縣南十五里一曰槽牘堰在縣南二十里一曰槽牘堰在縣南二十五里與七門堰共溉田二萬頃問其居人其溉田幾何對曰凡二萬頃考於圖書實魏揚州刺史劉馥所造自魏至今七百有餘歲云予於是歎美其功後二年校書郎包君廓為縣主簿嘗與予語及之包君謂予曰馥信有功然吾問於耆老而得羹頡侯信焉初漢以龍舒之地封信為列侯漢高帝五年以舒屠六七年封兄子信為羹頡侯食邑于舒信廼為民畎澮浸信為始基至馥時廢而復脩耳昔先王之典有功及民則祀之若信者抑可謂有功者乎然吾恨史策之有遺而吾憐舒人之不忘其思也今我將為侯廟祀之而以馥配子幸為我記之焉子因曰諾頃之包君以書告曰廟謹畢事子曰昔高帝之起宗昆弟之有材能者賈以征伐顯垓下之戰劉賈封荊王交以出入傳命謹信為功楚元王此二人者裂地為王連城數十代王喜以棄國見省而子濞亦用力戰王吳濞初封沛侯以從破黥布軍立為吳王獨信區區僅得封侯而能勤心於民以興萬世之利其愛惠豈與賈濞相伴哉夫攻城野戰滅國屠邑是二子之所謂能殺人者也與夫闢地墾土使數十萬之民世世無饑餒之患所謂善養人者於以相譬猶天地之懸絶也然而賈濞以功自名信不見錄豈殺人易以快意養人不見形象哉周公之書曰民功曰庸籍使信生當公之世其受賞非賈濞之所敢望矣雖然彼賈濞之死泯滅無聞久矣而信至今民猶思而記之此所謂得乎丘民而世之寵祿當時則榮歿則已焉者乎夫事有可繼君子繼之不必其肇於已而後為功也若劉刺史起於三國亂亡之餘蒸庶掃地顧獨以農為先事功一立迄今長存雖曰修舊是可謂功矣予既嘉包君之能狥於民使侯信之美不忘又其

建祀合於先王之法於是書之

與王介甫書

見所與曾公立書論青苗錢大意不覺悵惋仲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聽訟而能判曲直豈不為美然而聖人之意以無訟為先者貴息爭於未形也今百姓所以取青苗錢於官者豈其人富贍飽足樂輸有餘于公以為名哉公私債負逼迫取於已無所有故稱貸出息以濟其急介甫為政不能使民家給人足毋稱貸之患而特開設稱貸之法以為有益於民不亦可蓋哉甚非聖人之意也自三代以來更歷秦漢治道駁雜俗亦澆薄其取於民者百頭千緒周公之書有之而今無者非實無之也推類言之名號不同而已矣若又取周公所言以為未行而行之吾恐不但重復將有四五倍蓰者矣一部周禮治財者過半其非治財者未聞建行一語獨此一端守之堅如金石將非識其小者近者與今郡縣之吏方以青苗錢為殿最又青苗錢未足未得催二稅郡縣吏懼其黜免思自救解其材者猶能小為方略以强民其下者直以威力刑罰督迫之如此民安得不請安得不納而謂其願而不可止者吾誰欺欺天乎凡人臣之納說於時君勸其恭儉小心所謂道也莫不逆耳難從及至勸其為利取財於民廣肆志意不待辭之畢而喜矣故姦臣爭以言財利求用不復取遠古事言之在唐之時皇甫鎛裴延齡用此術致位公相皇甫鎛累遷司農卿判度支改户部侍郎憲宗時同平章事猶領度支裴延齡德宗時擢司農少卿假領度支俄為户部侍郎雖然二人者猶不敢避其聚斂之名不如介甫直以周公聖人為證上則使人主無疑下則使廷臣莫敢非若是乎周公之為桀跖嵩矣桁楊接楯也商鞅為秦變法其後夷滅張湯為漢變法後亦被殺為法逆於人心未有保終吉者也且朝廷取青苗之息專為備百姓不足至其盈溢能以代貧下賦役乎府庫既滿吾且見其不復為民矣外之則尚武開斥境土內之則廣游觀崇益宮室鄙語曰富不學奢而奢自至自然之勢也

介甫一舉事其敝至此可無念哉可無念哉

呂誨字獻可開封人第進士為殿中侍御史劾宋庠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爭濮議為御史中丞劾王安石三居言責皆以彈奏大臣去一時稱其鯁直

論選部

臣聞漢世諸侯自得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置之郡吏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魏晉而降始歸吏部蓋所以尊王朝而削郡國之權也甄陶流品因襲於今以天下之廣民政之本委牧守自擇賢良而佐之猶慮不得其人而況專於一司乎划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責實限歲月以稽課待賢愚於一塗將使官無瘝曠民歸治理其可得也而又吏有定員入流之人無限官隨歲積銓衡日紊不得救儻以澄源其郡吏督郵從事及縣之司籍丞簿尉當令牧守舉辟乃任命吏部謹其簿籍俟考秩當遷則稽之以課最尚之以廉節訪之以時務較之以書判審此四實第為五等三之上聞於朝當為進任四之下俾其敘進降此則覆退及三載

聽敘前職如是州郡得人生民受賜雖權重於牧守而命出於朝廷亦不減吏部銓覈之要矣

奏乞致仕表

臣輒罄愚誠上干宸慈伏況微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藥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寖成風痺遂難行步非祇憚炙鍼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為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卹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為憂是思逃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顧惟素志幾負明時力既不足誠豈得已況恃睿鑒夙謀孤忠進非左右之容退知榮辱之分與之全節示以曲成臣不避再煩天聽欲乞致仕仍不願改官早賜開可此疏以身疾諭朝政得諷諫體

宇文之邵字公南為文州曲水令

應詔上疏神宗即位求言乃上疏

天下一家也祖宗創業守成之法具在陛下方居諒陰

詔諛奸佞之人屏伏未動正可念五聖之功德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常若左右前後京師者諸夏之視倣俗宜敦厚而儉薄浮侈是尚公卿大夫民之表也宜以名節自勵而勢利合雜是先願以節義廉恥風導之使人知自重千里之郡有利未必興有害未必除者轉運使提點刑獄制之也百里之邑有利未必興有害未必除者郡制之也前日赦令應在公逋負一切蠲除而有司操之益急督之愈甚使上澤不下流而細民益困如擇賢才以為

三司之官稍假郡縣以權則民瘼除矣然後監番聚蹴柄之盛大雅十月之篇皇父卿士番惟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惟趣馬楀惟師氏○棸側留反楀音矩以保安外戚考棠棣角弓之義小雅棠棣燕兄弟之詩角弓父兄刺幽王不以親睦九族而作以親睦九族興隆典故滯淹遠奏毗大雅板之篇曰無為夸毗夸毗體柔人也來忠讜凡所建置必與大臣共議以廣其善號令威福則專致之如此則天下之人思見太平可拱而俟也疏奏不報喟然曰吾不可仕矣遂致仕

沈括字存中錢唐人擢進士第後知延州加龍圖閣學士永樂之敗坐貶

上歐陽參政書

參政侍郎閣下自周公之沒至於今千有餘歲其間可以有為於天下殆不過二三人二三人者不可得而待而又皆無可行之位與其時使得其人而又幸有其時與位天下知之如周公之於成王則將如何而望之其所以舉天下之政亦必自其大者而後至於無所不舉也凡世之有益於用之物一有不備者人皆知其闕禮樂在天下為用最大寂然千有餘歲而天下之人未嘗謂其闕者人之所望於聖人者意已絕不復萌於心則若初未嘗有禮樂者既絕於心又未嘗講於視聽則其謂之無闕而棄之必然禮樂之教幾何其不終廢也伏惟閣下獨立一世為天下之師三十年餘矣其養育賢才風動天下未有不如其意所未能必者天下之時與朝廷之位則今既又得之矣以其不可得而待於古者而遇於今而又有其時與位天下之所望於閣下閣下所以自處某愚淺不敢懸定於心抑將舉天下之政必

自其大者則禮樂宜已在閣下之所先久矣然觀古者至治之時法度文章大備極盛後世無不取法至於技巧器械大小尺寸黑黃蒼赤豈能盡出於聖人百工羣有司市井田野之人莫不預焉其卒使天下之材不遺而至於大備極盛後世無不取法在所用之何如耳某嘗得古之樂說習而通之其聲音之所出法度之所施與夫先聖人作樂之意粗皆領略成書一通亦百工羣有司之一技不敢嘿而不獻非敢以為是也蓋以謂必欲盡天下之議則荒唐悠謬之論亦將有來獻者也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英宗朝進士歷官至吏部侍郎卒贈光祿大夫神宗朝追復龍圖閣學士

石普卒不附之為所逐

諫行青苗法疏

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為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一為據周禮地官泉府凡賒者與其有司辨而受之以國服為息註謂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也不應周公取贏受息無過歲什一之息重於莽時況載師所任地漆林之征特重周禮地官載師掌任土之法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鄙無過十二惟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所以抑末作也今以農民之絕將補耕助斂顧比末作而征之可乎國事取具蓋謂泉府所領若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有買有予并賒貸之法而舉之儻專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周禮冢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二曰四郊三曰邦甸四曰家削五曰邦縣六曰邦都七曰關市八曰山澤九曰幣餘將安用邪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今老臣疎外而不見聽輔臣遷延而不就職門下執政而不行諫官引罪而求去臣誠恐姦邪之人結黨連伍乘衆情之洶洶動搖朝廷釣直千譽非國家之福也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奏條其妄安石覽之怒覺適以事詣中書安石以語動之曰不意學士亦如此始有逐覺意

鄭俠字介夫福州福清人神宗朝舉進士官光州司法參軍監安上門

論新法進流民圖熙寧六年七月不雨至於七年之三月東北流民扶携塞道並城民買麻粃麥麩合米為糜或茹木實草根時又以新法嚴急至身被杻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俠知安石不可諫會光州秩滿上都監安上門悉繪所見為圖詣閤門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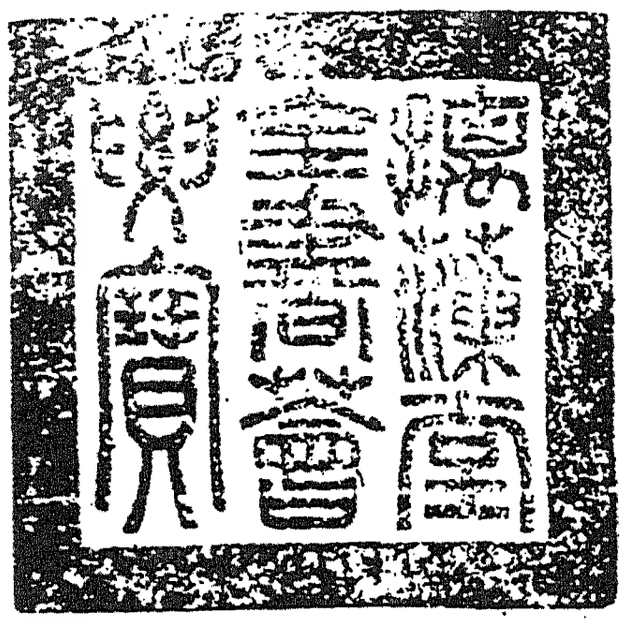
奏不納乃假稱寇急發馬遞上之銀閘臺司

臣伏覩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於今經春不雨麥苗焦枯黍粟麻豆粒不及種旬日來街市米價暴貴羣情憂惶十九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求升米草木魚鱉亦莫生遂蠻夷輕肆敢侮中國皆由中外之臣輔相陛下不以道以至於此臣切惟災患有可名之道無可試之形其致之有漸而來如疾風暴雨不可復禦流血藉尸方知喪敗此愚夫庸人之見而古今比有之所貴於聖神者為其能圖患未然而轉禍為福者也方今之勢猶有可救臣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諸有司斂掠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旱厄和氣上應天心調陰陽降雨露以延天下萬姓垂死之命而固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祉君臣際遇貴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養愛黎庶甚於赤子故自即位來一有利民便物之政靡不毅然主張而行陛下之心亦欲其人人壽富而躋之堯舜三代之盛耳夫豈區區克滿府庫盈溢倉

廩終以富衍彊大勝天下哉而中外之臣略不推明陛下此心而乃肆其叨憤周書多方篇叨憤日欽注貪叨忿憤也○憤勅二反剽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坐視天民之死而不恤夫陛下所存如彼羣臣所為如此不知君臣際遇欲作何事徒只日超百資意指氣使而已乎臣又惟何世而無忠義何代而無賢德亦在乎人君所以駕御之如何耳古人之在山林猷畎不忘其君其蒭蕘負販匹夫匹婦咸欲自盡以贊其上陛下之朝臺諫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避自為不敢居是職者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貪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不知時然耶陛下以使之然耶以為時然則堯舜在位便有夔契湯文在上便有伊呂以至漢唐之明君我祖宗之聖朝皆有大忠義大賢德之臣而在中外君臣之際若腹心手足然君唱於上臣和於下主發於內臣應於外而休嘉之德下浸於昆蟲草木千百世之下莫不欣慕而倣則之獨陛下以仁聖當御撫養為心而

羣臣所以應和之者如此夫非時然抑陛下所以駕馭之道未審爾陛下以爵祿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之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夫得一飯於道傍則遑遑圖報而終身饜飽於其父則不知德此庸人之常情也今之食祿往往如此若臣所聞則不然君臣之義父子之道也故食其祿則憂其事凡以移事父之孝而從事於此也若乃思慮不出其位尸祝不越樽俎治庖人之事牛羊茁壯會計當各以其職而不相侵也至於邦國若否知無不言豈有君憂國危羣臣乃飽食饜觀若視路人之事而不救曰吾各有守天下之事非吾憂哉故知朝廷設官位有高下臣子事上忠無兩心與其得罪於有司孰與不忠於君父與其苟容於當世孰與得罪於皇天臣所以不避萬死冒干萬重之天閽以告訴於陛下者凡以上畏天命中憂君國而下憂生民耳若臣之身使其粉碎如一螻蟻無足顧憂臣切聞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為圖而來獻料無一人以天

下之民質妻賣兒流離逃散斬桑伐棗折壞廬舍而賣於城市輸官輸粟遑遑不給之狀為圖而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續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明眼目已可嗟咨涕泣而況數千里之外有甚於此者哉其圖謹附狀投進如陛下觀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慢天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甘俟誅戮疏奏神宗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讙叫相賀又下責躬詔求言越三日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謝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於是新法一切如故俠坐徙英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舉人臣劉　禮

欽定四庫全書卷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九目錄

集部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九目錄

宋

蘇軾

賜尚書刑部侍郎范百祿乞外任不允詔

賜阿里骨詔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

楊繪可知徐州

揚王子孝騫等二人荆王子孝治等七人並諸州團練使

李承之知青州

韓維父億贈冀國公

賜韓絳上第二表乞致仕不允詔

賜新除落致仕依前光祿大夫范鎮赴闕詔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批答

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一表請舉樂

不允批答
又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除一外任不許批答
又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詔
賜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新知成都府王安禮乞
知陳頴等一郡不允詔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一表乞致仕不許批答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二表乞致仕不許批答
答
太皇太后賜門下手詔
上神宗皇帝書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九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嘉祐二年舉進士官至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神宗每歎為奇才出知杭州揚州輒多異政元祐初作

賜尚書刑部侍郎范百祿乞外任不允詔軾於元年知制誥二年為翰林學士四年三月出知杭州諸詔草皆元祐初作

成王命君陳商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宥惟厥中並君陳篇辭古之有司與天子相可否蓋如此勿宥惟厥中古之有司與天子相可否蓋如此而況公卿之間議有異同而不盡其說哉例在中書與在有司固宜審處歸於至當而卿遂欲以此去位時詔天下獄不當讞而輒讞者抵罪有司重於請至枉情以求合法百祿曰熙寧之法非可疑可憫而勘者免駁勘近則有秦劾之詔故官吏畏避不憚論劾數以聞門下省猶駁正當貸者又例在有司者還中書百祿又爭之後悉從其請非古之道也其益修厥官以稱朕意

賜阿里骨詔阿里骨吐番別部董氈之養子也元豐蘭州之戰有功自肅州團練使進防禦使為河西節度使封寧塞郡公二年拒洮州三年奉表謝罪詔熙河無出兵許貢奉如故

惟爾祖先世篤忠孝本與夏賊日尋干戈亦惟恃我朝廷爵秩之隆用能保爾子孫黎民之衆肆朕命爾嗣長乃師而承襲以來彊酋外擅爾弗能禁恣其所為遂據洮城以犯王略阿里骨逼鬼章使拒洮州鬼章又使其子結吼獻入寇陰連夏賊約日盜邊朕愍屬羌之無辜出偏師而問罪元惡俘獲餘黨散亡岷州將种宣復洮州執鬼章檻送京師山後底平河南綏服朕惟率酋豪而捍疆場乃爾世功叛君父而從仇讎豈其本意庶能改過未忍加兵果因物以貢誠願洗心而效順爾既知悔朕復何求已指揮河路更不出兵及除已招納到部族外住罷招納依舊許般次往來買賣及上京進奉爾宜約束種類共保邊陲期寵祿於有終知大恩之難再勿使來誓復為虛言

太常少卿趙瞻可户部侍郎趙瞻神宗時為開封府判官言青苗法不便王安石欲瞻助已使其黨餌以知雜御史不應出為陝西轉運副使歷官知滄州哲宗立復召

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易繫先王之論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名正而言順則財可得而理民可得而正自頃功利之臣言政而不及化言利而不及義中外紛然朕益厭之具官趙瞻明於吏事輔以經術忠義之節白首不衰爰自秩宗擢貳邦計將使四方之人知予以耆老舊德居此官者蓋有盍徹之意焉

楊繪可知徐州繪神宗初知諫院數言事有直聲王安石用事繪陳免役十害出知亳州元祐初復天章閣待制知杭州此言知徐州史不書

士有拙於謀身而巧於治民疎於防患而容於慮國其自為計則過矣而朕何疾焉馬先帝龍興首擢用爾置之臺諫以直諒聞言雖無功効於今日簡易輕信失之匪人坐廢十年陶然自得詩人所謂豈弟君子者繪庶幾焉彭城大邦吾股肱郡政成民悅朕不汝忘

揚王子孝寯等二人荆王子孝治等七人並諸

州團練使英宗第二子吳王顥哲宗初徙封荆王顥在神宗時屢請居外章上輒却元祐初乃賜咸宜坊第一區榜曰親賢與弟顥對邸車駕僭三宮臨幸留宴終日拜顥太尉諸子皆命賜官因降制

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於外蓋武王待周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意二聖不同同歸於道可以為萬世法朕奉侍兩宮按行新第顧瞻懷思潜焉出涕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家何業為樂王言為善最樂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年五歲以上悉帶之著之簡策天下不以為私今王諸子性於忠孝漸於禮義自勝衣以上頎然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進一官以助其為善之樂尚勉之哉毋忝乃父祖以為邦家光

李承之知青州

朕東望齊魯之國河岱之間沃野千里生齒億萬商農阜通儒俠雜居可以大度長者服難以細謹法吏治也具官李承之生於甲族世為名臣屢試有勞所見者大肆于命汝尹茲東土昔曹參為齊問治於其師蓋公蓋公曰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汝師其言則予汝嘉

韓維父億贈冀國公

朕聞仁宗在位之久有同成康得士之盛不減武宣漢武帝宣帝如儲藥石以待疾病如種梓漆以備器用凡今中外文武之選率多慶歷嘉祐之人而況一時之老成與聞當年之大政德業傳於父老儀刑見於子孫名在國史像在原廟朕用慨然想見其人具官韓維故父億少稟異材進由直道出為循吏入為名卿福祿終身而人不疵富貴奕世而天不厭實生三子翼輔兩朝億八子綜户部侍郎寶文閣待制絳陝西宣撫使旌旄交馳棨戟互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維門下侍郎旌旄交馳棨戟互設朕欲貴其家廟而貴已窮於人爵改封大國益著隆名庶使昭陵之老臣永為北土之藩輔

賜韓絳上第二表乞致仕不允詔

朕以眇躬求助諸老皆以艱難之際不辭中外之勞胡

為累章確守歸意豈朕不善西伯之養而無人子思之側乎三復喟然未喻厥指朕意不易卿其少安

賜新除落致仕依前光祿大夫范鎮赴闕詔

夫有德君子以精神折衝譬之麟鳳能服猛鷙朕虛懷前席以致諸老非敢必以事諉也苟得黃髮之叟皤然在位則朝廷尊嚴姦宄消伏卿雖篤老乃心王室毋憚數舍之勞以副中外之望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批答

卿出入四世彥博歷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師表萬民無羨於功名而有厭於富貴其所以忘身狥國捨逆就勞者豈有求而然哉凡以先帝之恩生民之故也卿之在朝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光景不陳而草木自遂去就之際損益非輕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而長者去之卿自為謀則善矣獨不為朝廷惜乎樂餌有間時遊廟堂家居之樂何以異此

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一表請舉

樂不允批答

禮之至者無文哀之深者無節故禪而不樂檀弓孟獻子禪縣而不樂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古人非以求名琴不成聲君子以為不知禮檀弓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又子夏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朕以宗廟之重勉蹈先帝之餘履其位惕然而自驚用其物潛焉而出涕未報昊天罔極之德常懷終身不忘之憂檀弓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欲從衆言亟舉備樂而金石絲竹乃悽耳之聲干戚羽旄皆法目之具哀既未泯樂何從生再閱來章徒增感慕

又

遏密之制舜典三年四海遏密八音雖盡於三年追慕之私豈論於徙月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金石在御惻然未寧吾不以一身之憂廢天下之樂今施之郊廟用之軍旅州閭之會絃歌相聞獨盡餘哀止於中禁以為於義未害是故行之不疑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除一外任不許批答

凡今之患所乏非才以卿篤於愛君必能建長久之策
澹然無我可以寄枉直之權二年於茲百度惟正事既
就緒民亦小康至於微疾之屢攻此亦高年之常理卿
其良食自輔為國少安譬如止水之在槃豈復勞心於
鑒物心且不勞而況於力乎

又

朕以天下之大知為君之難有朽索馭六馬之憂書五子之
歌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有抱火厝積薪之懼賈誼語正賴多士
協為一心朝夕以思彌縫其闕凡今中外執事瞀力之
畢陳視吾一二老臣進退以為節卿若無事而引去人
將相顧而自疑況邊鄙未寧兵民多故而予左右之
老先自求於便安則夫疎遠之臣何以責其盡瘁勉輔
不逮期於有成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詔彥博以太尉判河南請老加太師致仕洛陽

論道則忘年卿不可以年既高而為請稱德則鄙力卿

何勢必不可告老之請吾未欲聞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二表乞致仕不允斷來章

批答

覽表具之宰相不自用人主不自為予欲識人物之忠邪故以卿為水鏡予欲知利害之輕重故以卿為權衡苟明此心雖老猶壯與其輕去軒冕獨善其身孰若優游廟堂兼享其樂益敦此義勿復有云

太皇太后賜門下手詔英宗宣仁聖烈高皇后哲宗嗣位尊為太皇太

后羣臣請御殿不許姪公繪公紀當轉觀察使力過之帝請至再僅遷一秩又以官冗當汰損外氏恩四之一為宮掖先下詔

敕門下官冗之患所從來尚矣流弊之極實萃於今以闕計員至相倍蓰上有久閒失職之吏則下有受害無告之民故命大臣考求其本苟非裁損入流之數無以澄清取士之源吾今自以眇身率先天下永惟臨御之始嘗敕有司蔭補私親舊無定限自惟薄德敢配前人已詔家庭之恩止從毋后之比今當又損以示必行夫

以先帝顧託之深天下責望之重苟有利於社稷吾無愛於髮膚矧此恩私實同毫末忠義之士當識此誠各忘內顧之心共成節約之制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皇太后皇太妃準此

上神宗皇帝書熙寧二年二月以王安石參知政事議行新法輒以為不便又諸新進多以言事得官臺諫議新法不合者先後罷斥熙寧三年輒上書論之

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彊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書經五子之歌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臣散則為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

追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詎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襄公十年子孔當國為載書大夫諸司門子勿順將誅之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不如焚之以安衆）賂伯石以安巨室（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曰無欲實難何愛於邑）以為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殉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恒雖不義得衆而彊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可否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謝安既破苻堅有大勳懼桓氏失職會桓沖卒荊江無刺史即以桓石民為荊州改桓伊於中流桓石虔於豫州彼此無怨各得其任）而衆之所樂則國以又安庾亮之名蘇峻未必非（晉歷陽內史蘇峻有異志護軍庾亮以大司農徵之峻乞一荒郡不許遂叛）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宋初設三使曰鹽鐵使掌山澤之利曰度支使掌財賦之數曰戶部使掌戶口之籍復置一使總領之曰三司使有副有判官亦號計省亞於執政）經今百年未嘗闕

弘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意而度於朝廷遂以為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尅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為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使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

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使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讒慝而名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得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鬬獸亦可謂拙謀矣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僉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時富弼司馬光皆以爭新法罷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時立江浙淮湖六路均輸法條例司以發運使薛向領其事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為蓄買之用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以下言提舉諸使擾害州郡漢武遣繡衣直指漢武患東方盜賊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桓帝遣八使漢安元年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欒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縣刺史二千石有貪污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乃順帝時事此云桓帝非也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為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竟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鬬獸亦可謂拙謀矣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僉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時富弼司馬光皆以爭新法罷則外之議

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為
容以少為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
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而讀之觀其所行為是為
否近者均稅寬恤冤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
至今以為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
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
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
員多則無以為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
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
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
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
皆知其難以下言水利難成時新頒農田水利約束古陂廢堰皆當興復何者汴水濁
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
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
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
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

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
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
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無
虞易屯卦六三爻辭言逐鹿而無虞人之導不可得也豈惟徒勞而已必大煩擾凡所
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
官司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辨興修便
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
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
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
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
可否吏卒所過鷄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
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
此且古陂廢堰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
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
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
舊業以為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

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以下言雇役法不善也宋初定諸州人戶分九等上四等量輕重給役餘五等免之至是令鄉戶隨貲產高下各出錢雇人充役曰免役錢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桑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閩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粟紅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宋時役法有衙前主官物里正主賦稅耆長主捕盜之按坊場錢即所謂市租也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大甚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為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為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謂夏秋兩稅夏稅不過五月秋稅不過十一月取大歷十四年應千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稅之外生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宋初官八品以下死者子孫役同編戶景佑間特蠲之宋以官戶為形勢戶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為生去為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

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
大戶之役按文獻通考呂惠卿議嘉祐敕造薄委令佐
貴戶長三大戶錄人戶丁口稅產物力為五
等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
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
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
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
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
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

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
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以下言青苗法不善
也宋時有常平倉穀賤則增價以糴入穀貴則下直以
子民至是令移其資本給與人戶出息二分春散秋斂
謂之青苗錢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謂抑
勒品配強之令貸也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
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
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
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

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如治平之初
揀刺義勇治平元年十一月科陝西民三丁取一刺其手背以為義勇軍人給錢二千當時
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
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
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情願人戶
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
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
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所守
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已有千斛而穀貴之
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
無操瓢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為青苗家
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
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
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
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亦問人人知
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

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二世時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以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明皇時鮮于仲通將精兵八萬討南蠻閣羅鳳全軍陷沒楊國忠掩其敗狀令以捷聞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

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以下言均輸法不善也時以發運之職改為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從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即薛向所領此錢一出恐不能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羊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陛下以為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為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為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

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狗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謂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為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歷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彊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彊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如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彊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弒之臣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其後必有篡弒之臣季札適衛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衛於戰國為最後亡滑知楚之必復吳之入楚也使名陳懷公逢滑曰楚未可從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曾侍武帝宴退而告其子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及身而已後嗣其始乎指諸孫曰此等必過亂永嘉之末何氏果滅亡無遺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者咸以國祚方永喬避左右告父曰隋帝本無功德不為後嗣長計不足保全家國元帝斬郢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隍力彊於憲武矣銷兵而靡勛之亂起靡勛徐州戍卒以不樂遠戍作亂江淮間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彊使陛下富如隋彊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厄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厄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彊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

事忠厚近於迂濶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此而易彼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為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為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貞觀及盧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舍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帝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為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為能文以矯激不仕為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此下又於新進中專指開邊啓釁之人謂王韶等也熙寧元年韶以建昌司李獻平戎三策言西夏可取當先收河隍熙河蘭鄯以斷其右臂安石以為奇材擢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故軾引黃忠賈生二事以見人材不可驟進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為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為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為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而況其他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繫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

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見賈誼新書人知其疎而欲以
囿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
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
敝賢之士至於鼂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
令而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
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
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趣必使積勞
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
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
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為
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
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
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聱牙埤蒼聱牙謂其不相聽也○聱音敖常至
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時薛向以制置解鹽使擢江淮

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
圖固非小臣所能億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
端（以下言臺諫所關甚重是時御史中丞呂誨及臺諫
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張戩程顥劉琦錢顗孫昌
齡皆以爭新法先後斥去臺諫為之一空安石患外議
紛紛奏用姻家謝景溫為御史以絕言者故軾又極言
其弊也）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
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
責旋即超陞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
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

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
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
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所以折姦臣之萌
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
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
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綱紀孰大於此臣
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
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

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
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
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
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
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
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
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不
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

書疑其太過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
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趙高謂李斯曰長子即位
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斯以為然遂定計立二世）盧杞憂懷光之
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德宗在奉天李懷光率兵赴難在道數言盧杞等奸佞杞
聞之而懼勸上令懷光乘勝收京師）其心本生於患失
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為國
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狥義守
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

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晏子對景公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濟其不及以洩其過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故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名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謂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所獻之三言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為桀紂劉毅以晉武為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為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臣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咨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按薛應旂宋元通鑑載此文於四年然篇中有君臣宵旰年餘之語自當在三年也時王安石贊帝以獨任專斷軾因賜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符堅代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為問安石滋不悅使侍御史謝景温論軾窮治無所得軾請外

通判杭州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見禮器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恐陛下先入之言已

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皐陶益稷為之謀亦無自入矣而況於疎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為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為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歟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歟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

文書而已昔鄒吉為丞相蕭望之為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為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為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為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為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為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劫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彊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夫陛下苟誠心乎為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為利則雖自解釋而

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贓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為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為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為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為利陛下以為義天下以為貪陛下以為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為文書以曉告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為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為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為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不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李訓鄭注日與帝謀誅宦官遂有甘露之變宦焰益熾帝末以制由是感疾至

棄天下　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迺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歷以來莫之敢發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二年而未已熙寧四年正月廊延鈐轄种諤知青澗城謀出兵取橫山陝西宣撫使韓絳壯之諤遂帥師襲敗夏人於囉兀據其地留二萬人城之又棄撫寧諸堡三月夏人來攻盡亡諸堡詔棄囉兀城責授訥汝州團練副使絳罷知鄧州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為之歟為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兌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邮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

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壑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已無為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肯為之而況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兎首麛葉可以行禮言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見禮記禮器篇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各安在陛下不返求其本而欲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未必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疎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者喜為異論至以人性為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說者又以為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見大禹謨而周之盛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周子其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為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誤陛下至於如此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於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意其非獨羣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

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彊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効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為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滌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秩平章房琯抗疏肅宗請收復京師自選給事中丞劉秩等為參謀秩儒家子不習軍旅琯臨戎嘗謂人曰逆黨曳落河雖多豈能當我劉秩等已而卒敗於陳濤斜關播之用李元平是也關播建中間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薦湖南判官李元平才可將相用為汝州刺史時李希烈叛淮西與汝接壤以百騎縛元平去罵曰盲宰相使汝當我至今以為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為知人歟為不知人歟乃者推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為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潰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故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作合作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

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篇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謹冒死上對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次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宜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

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之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奪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至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殁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志不衰皆能誅滅彊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征高麗無功而還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凌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已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亡恟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媮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康定元年元昊攻破金明

諸砦乘勝至延州知州范雍召鄜延副總管劉平石元孫來援與敵遇戰沒慶歷元年元昊寇渭州逼懷遠城韓琦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萬八千人以行福屯好水川因陷伏中元昊自將精兵十萬至任福戰死諸軍皆潰關右大震而海內宴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

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為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橫山事見擬試策注王司使不知何為首謀呂公弼方知太原主饋餉見王安禮傳陳升之在中書亦未見與議今皆云陰與協力當必有之但志堅云是時薛向為三史略耳）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歷之敗（寶元應作康定）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皆叛京師騷然陛下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熙寧五年秦鳳安撫王韶擊吐番破之城武勝為鎮洮軍置熙河路）章惇造釁於梅山（熙寧五年中書檢正官章惇招降梅山蘇姓蠻萬四千八百戶）熊本發難於渝瀘（熙寧七年梓夔察訪使熊本平瀘夷清并諸郡）然此等皆戕殺已降俘纍老弱困弊心腹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熙寧六年度支判官沈起言交阯可取命知桂州已而交人謀入寇詔罷起以劉彝代之彝守廣日常遏絕其表疏交人益疑懼遂犯境陷四州二人皆坐罷）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資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李憲皇祐中補內黃門神宗初視師河隍破木征於河州以功加昭宣使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苦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鱉魚鼈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梃刃之下宛轉於刀俎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則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任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

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絶意兵革之事保體睦鄰安靜無為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

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絶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為過矣然而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於勇銳奮發之中舍已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舉人臣劉　禮

欽定四庫全書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目録

宋

策略一
策略三
策略四
策略五
策別七
策別八
策別九
策別十一
策別十二
策別十三
策別十七
策別十八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目録
策別十九
策別二十二
論治道
正統論
孔子從先進論
秦始皇帝論
荀卿論
韓非論
伊尹論
留侯論
張釋之論
六一居士集叙
潮州韓文公廟碑
志林 録三首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蘇軾

策略一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為

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為不少矣然其所以為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

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浴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民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察脉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為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扁醫之所以為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為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疎乎方今之世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驁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宴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乾卦象辭由此觀之天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為日月其文為星辰其威為雷霆其澤為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為先而後論所以為立之要云

策略三

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於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

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於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為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谷永劉向之論以為聖人治歎息以立法更制為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為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變改以惑世主臣竊以為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為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為之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為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之大治臣竊以為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弊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民而不可強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文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讎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為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臧以速天下之亂耳鼠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是亦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為而況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歷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

及一二而舉朝喧嘩以至於逐去曾不旋踵慶歷三年以范仲淹為參知政事仁宗數令條奏當世務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使疏于前仲淹退而列奏十事尋朋黨論起遂罷政事出知邠州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勢而欲納天下于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為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是非務盡其誠其奔衝潰決騰蕩飄颺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

主拒闕張之間先主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荷堅斬棊世逐仇騰點席賓荷堅既用王猛一歲五遷棊世氐豪也有大功于荷氏負氣倨傲衆辱猛猛言于堅恕命斬之西戎尚書仇騰巫相長史席寶數譖毀猛荷堅大恕點騰為甘松護軍竇白領長史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執政之臣所以欲為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為之地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人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策略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己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蕩飄颺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

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閼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而有水患也而以為治泄之可以無憂是烏知夫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竦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為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

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奬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無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激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為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為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趦趄而已哉聖人則不然常喜於為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有過乎

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獧者而與之然則淬厲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獧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

策略五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藐藐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為太山危而為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王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捽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哉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歛衽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為久安之計賢者既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為久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為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罷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罷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罷亦習知其手手與罷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為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厲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為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逐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然猶以為未也而五載一巡狩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觀見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

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其天下風俗凡此者非為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致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為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老生腐儒又出而為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為譏使其君臣相顧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去而倀倀然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而又與布信之徒角馳于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授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于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或敢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懽凡在朝廷者皆其嘗試嚮啜皆嘗也○嚮許兩切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

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潤絕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為近憂而常為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為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効故天下誦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愚以為宜日新盛德以鼓動天下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為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為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為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

從侍讀侍講之臣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少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慰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已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治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為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卹民之心孜孜不勘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為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策別七

夫所貴乎人君者乎奪自我而不牽於衆人之論也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祿出於我者也我以為可乎而乎之我以為可奪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

畏也天下有可畏者賦斂不可以不均刑罰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擇此誠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慎爵賞愛名器而嚴嚴者以為不可是為足惜哉國家自近歲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滋官之日淺而閒居之日長以其滋官之所得而為閒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古之用人其取之至寬而用之至狹取之至寬故賢者不隔用之至狹故不肖者無所容記曰司馬舉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禮記王制然則是取之者未必用也今之進士自二人以下者皆試官夫試官者豈一定之謂哉固將有所廢置焉耳國家取人有前策有進士有明經有詞科有任子有府史雜流凡此者雖衆無害也其終身進退之決在乎名見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不以愛惜慎重者也今之

議者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強而已資考既足而舉官之數亦以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必於我雖千百為輩莫敢不盡與臣竊以為今之患正在於任法太過是以為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歲月必得甚可惜也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於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參之以其才能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增損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子奪亦雜出於賢不肖之間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厲磨淬以求聞於時而嚮之所謂用人之大奘者亦不勞而自去然而議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為差則是好惡之私有以啓之也臣以為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昔者唐有天下舉進士者犀至於有司之門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士而習知其為人至於一日之試則固已不取矣唐之得人於斯為盛今以名聞於吏部者每歲不過數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訪問參考其才雖有失者蓋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未知其果不可以為姦也

策別八

策別其總有四其列有十七所謂其總有四者一曰課百官二曰安萬民三曰厚財貨四曰訓兵旅而所謂課百官者其別又有六一曰脩法禁二曰抑僥倖三曰決壅蔽四曰專任使五曰無責難六曰無沮善者是也所謂安萬民者其別又有六一曰敦教化二曰勸親睦三曰均戶口四曰較賦役五曰教戰守六曰去姦民者是也所謂厚財貨者其別又有二一曰省費用二曰定軍制者是也所謂訓兵旅者其別又有三一曰蓄財用二曰練軍實三曰倡勇敢是也別而言之十有七焉故謂之策別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比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苛癢動於百體

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為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率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脉理相通為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為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几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為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縄天下故小人得以無法為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為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為解故小人以法為姦

今天下所為多事者豈事之誠多即吏欲有所蠹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為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于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為霸王兵彊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為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為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之錢幣制于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于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

闕預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至于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出則終日為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于始而逸于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于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于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于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為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聖畋決矣

策別九

夫吏之與民猶工人之與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才異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漢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時以為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其成功又其三歲一遷吏不為長遠之計則其所施設一切出於苟簡此天下之士爭以為言而臣知其未可以卒行也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而未有以處也是以擾擾在此如使五六年或七八年而後遷則將有十年不得調者矣朝廷方將減任子清冗官則其行之當有所待而臣以為當今之弊有甚不可者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觀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衝兩河之交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珠錦繡之所積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織紝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眩故其民不知有恭儉廉退之風以書數為終身之能以府史賤吏為卿黨之榮故其民不知有儒術講習之賢夫是以獄訟繁滋而姦不可止為治者益以苟且而不暇及於教化四方觀之使風俗日以薄惡未始不由此也今夫為京兆者戴星而出見燭而入案牘笞箠交乎其前拱手而待命者足相躡乎其庭持詞而求訴者肩相摩乎其門憧憧焉不知其為誰一訊

而去得罪者不知其得罪之由而無罪者亦不知其無罪之實如此則刑之不服赦之不悛獄訟之繁未有已也夫大司農者天下之所以贏虛外計之所從受命也其財賦之出入簿書之交錯縱橫變化足以為姦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知而付之吏吏分職乎其中者以數十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不及是以能者不過巍舉其大綱而不能者惟吏之聽賄賂交乎其門四方之有求者聚乎其家天下之大弊無過此二者臣竊以為今省府之重其擇人宜猶其任人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猶不久之故何則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以人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于天下而欲為長遠之計者則其效不可以朝夕見其始若迂濶而其終必將有所可觀今期月不報政則朝廷以為是無能為者不待其成而去之而其翕然見稱於人者又以為有功而擢為兩府然則是為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夫以省府之繁終歲不得休息朝廷既以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夫胥吏者皆老于其局長子孫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相視如客主之勢宜其姦弊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位不為卑矣苟有能者而老於此不為不用也古之用人者知其久勞於位則時有以賜予勸奬之以厲其心不聞其驟遷以奪其成效今天下之吏縱未能一槩久而不遷至於省府亦不可以倉卒而去吏知其久居而不去也則其欺詐固已少衰矣而其人亦得深思熟慮周旋於其間不過十年將必有卓然可觀者矣

策別十一

昔者先王之為天下必使天下欲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為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為高位重禄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扳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絶其

途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絶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為既已絶之彼將一旦肆其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絶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絶既已絶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為善無所愛惜而不為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為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為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為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効使天下無必得之心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

者此其為術歟後之為政者則不然用人以必得而絶人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為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割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絶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為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為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

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絶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絶此三者之謂也

策別十二

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為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于為善而忸忳于不義是故有所不為夫民知有所不為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禄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饑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僞變詐無所不為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栝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常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饗之節冠昏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恥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媮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為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饗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擊而道存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于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奢利而無恥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嘽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

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為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以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河西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為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罷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為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為除去夫如是將何以禁小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為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鷄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掊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斂有常限而以先期為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為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趣於貪臣愚以為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策別十三

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為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賙有喜相慶死喪相卹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無事則往來歡欣而嶽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緩急不離自秦漢以來法令峻急使民離其親愛歡欣之心而為隣里告訐之俗富人子壯則出居貧人子壯則出贅一國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紛紛乎散亂而不相屬是以禮讓之風息而爭鬬之獄繁天下無事則務為欺詐相傾以自成天下有變則流徙渙散相棄以自存嗟夫秦漢以下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愛其身則輕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

莫若使其父子親兄弟和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卹妻子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尚於此矣今欲教民和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小宗故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禮記大傳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為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為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為後則為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為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為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為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為之服其繼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有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為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為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為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為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昏必告喪葬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弟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為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於父母異居

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嗚呼世人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近於迂濶而行之期月則望其有益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怠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策別十七

自昔天下之亂必生於治平之日休養生息而姦民得容於其間蓄而不發以待天下之釁至於時有所激勢有所乘則潰裂四出不終朝而毒流於天下聖人知其然是故嚴法禁督官吏以司察天下之姦民而去之夫大亂之本必起於小姦惟其小而不足畏是故其發也常至於亂天下今夫世人之所憂以為可畏者必曰豪俠大盜此不知變者之說也天下無小姦則豪俠大盜無以為資且其治平無事之時雖欲為大盜將安所容其身而其殘忍貪暴之心無所發洩則亦時出為盜賊聚為博奕犀飲於市肆而叫號於郊野小者呼鷄逐狗

大者椎牛發塚無所不至捐父母棄妻孥而相與嬉遊凡此者舉非小盜也天下有釁鉏耰棘矜相率而剽奪者皆嚮之小盜也昔三代之聖王果斷而不疑誅除擊去無有遺類所以擁護良民而使安其居及至後世刑法日以深嚴而去姦之法乃不及於三代何者待其敗露自入於刑而後去也夫為惡而不入於刑者固已衆矣有終身為不義而其罪不可指名以附於法者有巧為規避持吏短長而不可詰者又有因緣幸會而免者如必待其自入于刑則其所去者蓋無幾耳昔周之制民有罪惡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重罪役之期以次輕之其下罪三月役使州里任之然後宥而舍之其化之不從威之不格患苦其鄉之民而未入於五刑者謂之罷民凡罷民不使冠帶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不齒於鄉黨由是觀之則周之盛時日夜整齊其人民而鋤去其不善譬如獵人終日馳驅踐蹂於草茅之中搜求伏兔而搏之不待其自投於網羅而

後取也夫然故小惡不容於鄉大惡不容於國禮樂之所以易化而法禁之所以易行者由此之故也今天下久安天子以仁恕為心而士大夫一切以寬厚為稱上意而懦夫庸人又有所僥倖務出罪人外以邀雪寃之賞而內以待陰德之報臣是以知天下顧有不誅之姦將為子孫憂宜明勅天下之吏使以歲時糾察凶民而徙其尤無良者不必待其自入於刑而閭則命使出按郡縣有子不孝有弟不悌好訟而數犯法者皆誅無赦

誅一鄉之姦則一鄉之人悅誅一國之姦則一國之人悅要以誅寡而悅衆則雖舜亦如此而已矣天下有三患而蠻夷之憂不與焉有內大臣之變有外諸侯之叛有匹夫羣起之禍此三者其勢常相持內大臣有權則外諸侯不叛外諸侯強則匹夫羣起之禍不作今者內無權臣外無強諸侯而萬世之後其或可憂者姦民也臣故曰去姦民以為安民之終云

策別十八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闔市無征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取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己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援己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為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畜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為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孟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為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

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路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畜以三十年之通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畜常間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若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于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宴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有

算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為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為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於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為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為者也天下之吏為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為患不使濱

河州郡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為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為費豈可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穀也又使一人焉為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癯今為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為不多矣臣以為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息也

策別十九

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為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千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衆衆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閒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其費衆千駟之馬而芻百頃之閒者欲得頗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為踐更而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于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于樂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有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于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樂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京畿三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按宋兵志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倚征戍慶恩時兵籍總一百二十五萬而禁軍馬步八十二萬六千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于吳蜀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宴然無事而賦斂之厚至于

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冑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藉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叛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兵志云太祖有天下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分番屯戍以折遶團簡宿大自藩府而小至于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為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為輩而要其歸無以異于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鬬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為休息閒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為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羣起而噪呼此何為者也天下一家且數十百年矣民之戴君至于海隅無以異于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襄者蜀之有妖賊與近歲貝州之亂慶歷七年貝州賊王則據城反以明鎬為河北安撫使討平之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為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嘗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于上國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于賤隸役夫之閒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土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于意外戴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遠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億之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臣聞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茎與楹（莊子舉莖與楹莖言大小不倫也）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卻走聞鍾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閭閻之小民爭鬬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肯為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

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强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生之地是故其將降其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為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為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為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為倡也天下之禍莫大于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

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艱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也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行之則主逸而國安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效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

人君以至誠為道以至仁為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為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為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毫偽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腹未有父子相圖心腹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絲毫之偽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脈如人飲酒先具於色聲色動于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千里之外彊者為敵

弱者為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親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于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甚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也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行之則主逸而國安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效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

論治道

常道而求異術文姦言以濟暴行為申商之學者則曰
人主不可以不學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為人父而用
術於子其可乎為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
為芻狗欲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
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斂則曰
吾以彊兵革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
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

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周書洪範篇此言威福不可移於
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捨己而從衆衆之
所是我則為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
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
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
己己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
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
名為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
福而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
愛克厥威允罔功夏書商征篇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
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
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
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惠愛如是則予不如奪生不如
殺堯不如桀而幽厲桓靈之君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辨
也

正統論

正統者何即名即實即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
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
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立於天
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為言猶曰
有天下云爾入之得此名而又得此實也夫何議天下
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于此不得已焉而不以
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實重不以實傷名
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趨于實天下有不肖
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

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從而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于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名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序其可得者亦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為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亦無以為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孔子從先進論

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強其國者也是三者之所為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強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于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為堯舜之君而吾民為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為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己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纍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夷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為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佚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甚矣鞅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為高論以衒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為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于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

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水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奚必不知其始進而不可為而為是輕其身是二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奚我且為是君曰能之則安受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己所欲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為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為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

秦始皇帝論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焉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為罷用耒耜以墾土地水火金木以資民財陶冶以備器械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耳目之欲罷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榮觀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真跣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為迂濶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濶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

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葬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為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濶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為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恥于無禮決壞聖人之藩墻而以利啓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以禮者為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為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為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為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偽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于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

後世必有不能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其尤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絶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試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讎其子必且行刼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荀卿天下呆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韓非論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陳勝吳廣首事起蘄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

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
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
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
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
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
汎乎若萍浮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
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
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

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
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
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
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
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
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敢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
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渺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
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

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
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
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
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伊尹論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
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
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

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
其知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
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
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
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
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
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
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

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芥蔕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敘書至於舜禹皐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為希濶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其其素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鬬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於圮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人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力鉏鼎鑕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

者其勇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圮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獨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韓信平齊使人言漢王欲為假王漢王大怒罵信張良躡漢王漢王乃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張釋之論

張釋之論秦之敝曰其敝徙文具亡其恻隱之實嗚呼文具之敝非特秦之所以患實古今之通患也昔之為治者實未具則文亦不具未能防民之偽則不敢為制禮之文未能約民之侈則不敢為恭儉之文未能行惠民之事則不敢為寬恤之文以至政教賞罰有毫釐之不倫誠心惻然務從施惠初未嘗虛飾焉故其過人得以議之其失人得以指之見其偏則可以矯之使正見其闕則可以倫之使全猶按脈治病虛實燥濕浮沉無錙銖之不見然後隨其病而投之湯劑加之鍼石其不瘳者鮮矣至于末年之敝無其實而有其名家挾周孔之書而俗益薄人治司馬之法而兵益懦（田穰苴為齊尊為大司馬後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穰苴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人誦更

齊之清而行益汙人負襲黃之名而政益亂襲遂渤海太守黃霸
潁川太守問其詔令則堯舜之典謨也問其典章則成周之禮樂也入其國觀其朝其文煥然雖治國之時有所不及然徐考其實乃與桀紂幽厲同出一倫上以虛文欺下下以虛文欺上上下相欺以罔天下雖有忠臣義士欲正言極諫亦無所容其喙矣欲言任賢則君已先言流共鯀矣欲言勤勞舉元凱矣欲言去邪則君已先言放驩兜矣欲言厚朴則君已先言芟茨則君已先言日昃不食矣欲言覆藏潤飾使無過之可譏無失之可指無偏之可矯無關之可修偃然自以為得計必至於魚爛瓦解然後不能文焉釋之之言誠天下之公患也嘗以西漢觀之文宣之世漢之盛也平帝之世漢之季也以文帝之寬仁有野不加闢之詔有水旱疾疫之詔有結難連兵之詔以宣帝之明英有已成未息之詔有百姓失職之詔有盜賊不止之詔豈非有惻隱之實而不為文具耶乃若

平帝之世觀其文辭興滅國繼絕世立明堂辟雍休祥喜應頌聲並作而大業潛移於王莽文具之害乃至於此後之為治者其知所去取矣

六一居士集敘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于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下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

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止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壬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訢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傅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

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辯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愈遷德使為學官以教士子後愈遷袁州春欲勝與似不可而止有別趙子詩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審矣戰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若嵩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遊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讥君王要觀南海

窺衡湘歷覽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鼉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獻牲鷄卜筮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志林 録三首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於私鬬秦人富強天子致胙于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游士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五十 六十八

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于大道取以為史吾嘗以為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則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畋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官蠹如雨澤夏潦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汚口舌書之則汗簡牘而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五十 六十九

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己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為商鞅桑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其所為足以

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為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瘡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便美而忘其禍之憸烈也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騁辯行善為迂大閎辯之言騁奭頗修其術齊人頌曰談天雕龍奭也堅白同異辯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寘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韋昭曰君子王所親近者猶吳所謂賢良辯術之士也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湣下詵者亦千人湣下先生即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寘客廡養客天下豪俊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出農夫也此皆救亡圖存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

選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免也國之有姦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皆以容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

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稿項黃馘而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歎息以俟時也秦之亂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此之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磅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帝之世法令至密矣然吳王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淮南王安梁王武魏其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縻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出于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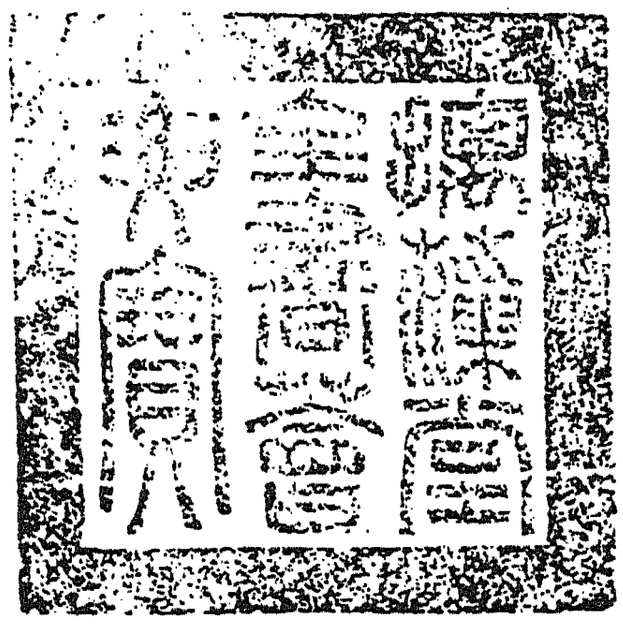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琅琊次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稿項黃馘而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歎息以俟時也秦之亂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此之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磅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帝之世法令至密矣然吳王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淮南王安梁王武魏其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縻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出于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琅琊次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稿項黃馘而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歎息以俟時也秦之亂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此之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磅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帝之世法令至密矣然吳王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淮南王安梁王武魏其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縻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出于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琅琊次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稿項黃馘而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歎息以俟時也秦之亂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此之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磅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帝之世法令至密矣然吳王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淮南王安梁王武魏其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縻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出于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琅琊次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稿項黃馘而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歎息以俟時也秦之亂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此之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磅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帝之世法令至密矣然吳王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淮南王安梁王武魏其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縻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出于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斯高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荊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而莫之救者以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易彼商鞅立信於徙木商鞅欲變法恐民未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南門有能徙置北門者予五十金立威於棄灰商君之法棄灰于道者黥刑其親戚師傅太子犯法鞅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識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而後致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江充治巫蠱持太子急太子因舉兵斬充黃門蘇文告變武帝因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逮詐言太子反已誡欲斬臣帝大怒使丞相劉屈氂捕斬反者太子兵敗死知訴之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范　鰲
謄録監生臣張若湘

欽定四庫全書卷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一目録

宋

侍御史林旦權淮南運副

郭達自致仕起知潞州

范鎮侍讀太一宮使

劉摯尚書右丞

自齊州回論時事

陳州為張安道論時事書

再論分別邪正劄子

元祐會計録序

君術二

君術四

臣事策一

臣事策四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作熾

臣事策九
臣事策十
民政策一
民政策二
民政策三
民政策四
民政策六
民政策八
商論
周論
六國論
秦論一
秦論二
五伯論
晉論
隋論

書論
漢昭帝論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一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蘇轍字子由眉山人與兄軾同舉進士歷官至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謚曰文定

為申帥論事精確修詞簡嚴

乞致仕

呂惠卿不宜猶涖小郡宜投散地以謝天下出為淮南轉運副使終河東轉運使

淮甸之民薦罹饑饉乃者詔發倉廩賑吳楚之漕以拯其急猶以乏食流徙達於朕聽朕惟救荒之術行之略盡惟得良使者因事施宜焉若可賴爾由郎官以才任御史習於楊楚之故旦熙寧中由若作佐郎主管淮南常平遷兼書記南判官其為朕往視之均徙簿斂禁暴戢姦無使斯人重被其困

郭逵自致仕起知潞州進以安南招討使討交阯李乾德歿至富良江斬乾德即指其明年復學士起帥并時兵大三十萬入門者涉瘴死者過半班師坐貶左衛將軍

西京安置屏處十年哲宗立復左屯衛大將軍卒故仕

秦伯復用孟明是以能霸孟明帥師收於殽及戰彭衙晉濟河焚舟晉人不出遂霸西戎

蜀人亟誅馬謖終亦無功建興六年軍祁山謖舉街亭收績謖伏誅朕周於用人篤於求舊雖設干戰於街亭收績謖伏誅朕周於用人篤於求舊雖設干羽以懷柔異類而聽鞏鼓則無忘將臣豈其舊勳久廢不用異官郭逵荅學弓劍晚道詩書勇而有謀整且能暇威名懾於西部柄任及於中樞南伐無成嗟伏波之遂弃馬援馬伏波將軍後自請擊武陵五溪蠻困於壺頭援亦病卒退居能飯知廉頗之未衰趙王思復得廉頗將使視之頗為之一飯斗米以示可用擢從解組之餘復寄長民之任過而能改豈一書之足云泰伯曰吾不以一情掩大德即指區明也窮當益堅馬援語或來功之可冀勉於圖報以稱異恩

范鎮待讀太一宮使鎮為通進銀臺司忤王安石以非端明殿學士起帥永興卒太一宮焉待詔戶部侍郎致仕楷宗

為國無強於得人用人莫先於求舊朕歷選賢後至於側微患其德望之未充而典刑之未練舍駑驥而不御

臨長道以終晚其官范鎮之入鬼多士有楊雄之遺風任
歷三朝守劉向之忠節奏事仁祖首開社稷之言鎮在仁宗
時嘗有請建儲十九疏未嘗以語人亦莫為言者至是始能為帝言之故有是命晚說裕陵神
葬永裕陵復陳堯舜之道自處以義歸不待年年六十三請致仕疏五上
身友漁樵已無求於當世名書簡冊恍或疑其古人茲
竽續服之初日思講義之益謂白首窮經之樂尚可推
以與人而眞祠訪道之遊必使退而養志勉狥子意毋
留所安時哲宗且欲以為門下侍郎鎮雅不欲起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遂固辭改提舉崇福宮

劉摯尚書右丞哲宗初摯為侍御史執憲數月多所貶黜時人以此包拯呂誨
元祐元年擢御史中丞尋拜尚書右丞
漢御史大夫能任其職則為丞相近世中執法議論不
撓亦補執政者我仁宗優養正士開受直言時則有若
包拯張昇之流咸以敢言被聞大政循俗已遠此風寂
寥容悅相承亦弃不用朕追懷先正選建忠賢訏謨之
聲庶幾前烈具官劉摯蚤以御史祇事裕陵力陳是非
不避權寵十年流落神宗時摯言往役干害及諸新法不便謫監衡州鹽倉志氣

不衰召置臺端首開正論進任中司之要屢聞白簡之
言風聲凜然國是以定朕欲試其行事之實是用付以
名器之權治忽所關寄任尤重夫以言責人甚易以義
持己實難爾其勉之毋使輔政之功不若言事之效

自齊州回論時事熙寧二年職上安石執政領三司條例欲命
職為之職力言青苗法不便安石欲遣八使
訪求遺利職又力陳不可安石愈以為河南
推官會張方平知陳州辟為教授三年
授齊州掌書記又三年除著作佐郎

伏惟陛下天生聖德聰明睿智不學而具其於謀慮措
置當何足云自頃歲以來每有更張民率不服蓋青苗
行而農無餘財保甲行而農無餘力免役行而公私並
困市易行而商賈皆病皆王安石新法也青苗免役注見蘇軾上神宗皇帝書保甲之
法藉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
教之戰陣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
帛為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
輸息外每月更罰錢百分之二
上則官吏勞苦患其
難行下則衆庶愁嘆願其速改凡此四者豈陛下之聖
明有所不知耶臣以為非也陛下之聖明無所不知何
以言之二年以來陛下屢發英斷廢置長吏數其罪愆

明示臣庶凡天下之所共疾惡者陛下無一不知今者皇天悔禍啓道聖意易置輔相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河陽府以韓絳同平章事時監門鄭俠進流民圖帝心感悟安石不自安求去　中外踊躍思覩寬政而歷日彌月寂寞無聞衆心皇皇如久饑而不得食臣雖愚陋竊獨為陛下恨也陛下自即位以來求治之心常若不及意將以堯舜之隆平易漢唐之淺陋不幸左右不明陵遲以至於此天下之人孰不知之今也既知其不可用而去之又循其舊而不改將遂代之任咎此臣之所以為陛下恨也且今天下之安危智者不再計矣水旱連年死者將半遺民饑困盜賊滿野疆埸未寧軍旅在外府庫空竭遼餉寡少事之可憂者何可勝數術之不效斷可見矣然陛下獨遲遲而不決意者已為之而已廢之恐天下有以窺其深淺卹臣聞人主之德如天天之於物也熾然而旱赤地千里草木皆死可謂虐矣然雷雨時作膏澤洋溢百穀奮起民復粒食鼓舞盛德而忘旱之虐何者度量廣大改過無疑也如

使密雲不雨既雨而又中止遲疑猶豫久而不恐則天之生物盡矣傳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陛下誠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湛乎彼我得失莫能嬰也去惡如去塵垢遷善如救饑渴與民一新罷此四事青苗之既散者要之以三歲而不收息保甲之既團者存之舊籍而不任事　時帝銳意法制漸罷軍民益疑懼復差役以罷免役之冗兵安石欲做古寓兵於農之法保甲法減漸罷復差役以罷免役之徐通商賈以廢市易之令行之期年而觀之苟民不安居水旱復作盜賊復起財用復竭誠有一事以憂陛下臣請伏罔上之誅以謝左右陛下誠不信臣數年之後親受其弊矣古人有言曰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孚惟陛下為社稷壽之臣謹列四事之害畫一以獻不勝愚忠憤懣之誠干犯天威伏俟鈇鉞

陳州為張安道論時事書　張方平字安道神宗初參知政事時議用

王安石方平以為不可尋判尚書都省力請出知陳州時變為方平所辟在陳州

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始訐慮深遠凡有所建動合天心

始議山陵深恤費用之廣推明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無不感泣神宗即位召見方平請約山陵費帝曰奉先可損乎對曰遺制固云藁葬以先志行之可謂孝矣又請其後一年之間差減錫賚以乾興為準費省事孝矣又獻議西夏地名西擦哆元昊始起廷議棄綏州韓琦以為不可而止熙寧四年詔又獻議西橫山橫山據本西夏地名西擦哆元昊始起廷議棄綏州韓琦以為不可而止熙寧四年詔又獻議西橫山橫山據符元年進築屬慶陽府陛下儻之以金帛假之以干戈小人貪功慮害不遠輕發深入結怨西戎攘奪尺寸無用之土空竭內府累世之積大者疲弊秦雍小者身死寇警西鄙騷然不寧而陛下始一悔矣然而陛下天姿英果有漢武宏達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未忘其憂兩宮歡欣九族親睦羣臣萬民蒙福而安紛紜之議不至於朝廷謗讟之聲不聞於閭里陛下優游無嘗少衰是以左右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說陛下為而天下已治矣陛下自今視之當日之政其為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視之非獨陛下無所悔恨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為失當者何者政令簡易而人情之所安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向使陛下推行此道終始不變則臣以為可久可大之功可得而致矣其後求治太切用意過當姦臣緣隙得進邪說始議開邊以中上旨於是延安有招誘之計治平末青澗守將种諤招誘西夏部落之居於故綏州地者曰嵬名山陰約來降遂以聞神宗信之詔進兵果得綏州城而守之夏主詠祚亦誘殺知保安軍楊定等邊釁

熙寧二年詔并廢諸軍營先時軍營有定額馬軍滿四百步軍滿五百為一營至是額存兵闕不成部分而將卒猥多賜予廩給十倍始議并省其害先見武夫凶悍為怨最深為患最急陛下知其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下既再悔矣然軍中之口猶復洶洶不靖陛下雖推恩撫之而終不以為惠反謂陛下畏之耳不幸遼臣失算再生戎心熙寧三年夏人築閘訛堡知慶州李復圭遣將梁之大敗而還復圭又出兵襲殺其老幼以自解夏人遂入環慶帥帳之臣謀之不臧不務安之而務撓之臨遣執政付以疆事多出金幣縱書詰勅以成其深入之計夏人攻大順城諸境衆至二十萬平章韓絳自請行邊許之授以空名告身得自除吏尋命兼河東宣撫使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為萬舉而萬全既而出兵無人之境築城不守之地困弊腹心以求無益之功四年絳使種諤出兵橫山襲取元昊兵城之又進築永樂川賀通穴谷又築撫寧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光嶺葭蘆川四岔使秦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人徼勘受屈已築之城隨即傾覆夏人來攻撫寧諤在綏德注然失措斬築諸城盡陷救援之兵相繼潰叛四方震動君臣宵旰而後下罪己之詔投棄元

宰以謝二鄜詔棄元城治訴罪責授汝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絳坐興師敗衂罷知鄧州而陛下既三悔矣夫此三者方其未悔也陛下亦以為是不以為非也然而其終卒至於此然則方今陛下雖悔之而其必以為是不顧其非邪陛下犯逆衆心力行而不悔者民也勇而未悔者無乃亦類此歟臣聞衆而不可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險而不可侮者鄰國也今陛下既已欺民犯兵而侮鄰國矣夫犯兵侮鄰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變遲而禍大變速而禍小者瓦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土崩之患也今瓦解之憂陛下既知悔矣土崩之患陛下未以為意此臣之所以寒心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復卦初九爻辭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悟其非必俟其敗而後悔如向三者則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見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者言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毀壞支體燻灼耳目嫁母分居賤賣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之矣徘徊而

不改使民無所告訴加之以水旱繼之以饑饉積悍之民奮為摩盪侵淫蔓延滅而復起英雄乘間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之衆可得而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陛下至此雖欲復悔而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取即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試觀之天下擾擾不安孰與今日之甚歟臣交口爭辯孰與今日之多悔恨自責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言之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即位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陛下棄即位之本心而徇臣下之過計臣竊以為過也雖然臣竊聽之道路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意也迫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進謀於其君苟事而不遂而變以從衆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主有以測其深淺則其用舍之命在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竊痛陛下為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而怙權固位之臣持之而不釋陛下聰

明睿智廓置自我而獨為此鬱鬱也漢宣帝與趙充國議擊匈奴魏相非之以為當與羌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充國議欲出兵擊其右地魏相上書以為兵出無名願與列侯詳議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並帝之舅平恩侯許廣漢皇太子外祖父也此三人者非賢於趙充國也然而與國同憂樂無僥倖功名之心與希望爵賞之意則過於充國遠甚充國猶不可聽而況不如充國者哉陛下將安民保國而與喜功伐好權利者謀之臣不知其可也臣不勝區區忘身憂國之誠是以敢疏而言切惟陛下察之

再論分別邪正劄子　元祐初一新庶政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風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輒面作其非復上疏

臣今月二十二日延和殿進呈劉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瀆天聽竊觀聖意類不以臣言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幾而朝廷

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聖恩典司邦憲輒時為御史中丞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論為邦則曰放鄭聲遠佞人子夏論舜之德則曰舉皐陶則不仁者遠論湯之德則曰舉伊尹則不仁者遠諸葛亮戒其君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凡典冊所載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至於周易所論尤為詳密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為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為復二陽在下其卦為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為姤二陰在下其卦為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為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為小人莫若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水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昔先皇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

能髣髴帰也而一時侍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悦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欣悦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蹈藉若無所措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仁慈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説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要地雖未及皐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故臣願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覩覩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槩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為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為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它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讐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舍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為少彼其中懷不悦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陳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大雅抑之篇）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為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陛下斷自聖心不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臣既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益復著明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為善也臣受恩深重輒敢先事獻言罪合萬死（疏入宣仁后命宰執讀於簾前曰纔疑吾君臣無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説遂已）

元祐會計録序　元祐舍人遷戶部侍郎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彊弱之

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為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
吉使東曹考案邊瑣張晏曰瑣錄也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
之才否逐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
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
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
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
始薄錄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
謂等因之為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內
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
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
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覩二聖之新政時事之
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
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高鮮諸
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
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
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款附琛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

創景福內庫景福殿名藝祖別儲綵帛於此元豐元年乃更名景福庫入蓄金幣為
殄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繼之懷服契丹二
患既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
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
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玉清昭應崇禧景
靈之宮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
臣下復以營繕為言大臣力爭章獻感悟真宗劉后沛然遂
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
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
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
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不復遂
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牣宮邸官吏冗積員溢於位財之
不贍為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臣竦觀
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悉流弊之委積
閔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為富國強兵之計有司奉承
違失本旨始為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為市易鹽鐵以

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為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為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羌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為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強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卧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為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盡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分樁之實宋沿唐時上供之名定為年額而其遺利則付之州縣梢管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臣謹序

馬臣謹序

君術二　進策君術五　道録二　道

臣聞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不先明於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略言之矣而又將竊言其情令使天子皆得賢人而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為姦然猶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蓋臣聞之人有好為名高者臨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禮焉則以為歡進而不禮焉則雖逼之而不食其祿力為廉恥之節以高天下若是而天子

不知馬而豢之以厚利則其心服然有所不平人有好為厚利者見禄而就之以優其身見利而取之以豐其家良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如是而天子不知馬而彊之以名高則其心缺然有所不悦於其中人惟無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少柔之則忿鬬而不和人惟無所相惡也有所相惡而不為少避之則事其私怒而不求成功素剛則無折之也素畏則無彊之也彊之則將不勝而折之則將不振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心也然猶非所以馭天下之姦雄蓋臣聞之天下之姦雄其為心也甚深而其為迹也甚微將營其束而形之於西將取其右而擊之於左古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翱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為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放以釋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其君不之知古之人有為之者李林甫是也

甫唐玄宗相也史稱玄宗在位多載倦於萬幾恒以大臣接對恐難猶私欲自得林甫一以委成杜絕逆耳之言恣行宴樂夫人既獲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恐天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天下之爭天下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我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為之者亦李林甫是也玄宗時朔方節度使牛仙客欲求實封宰相張九齡執不可林甫以告仙客仙客翌日見上泣謝官爵玄宗欲行封九齡執奏如初玄宗怒窘色責九齡林甫從而媒蘗九齡遂隴相　世之人君苟無好善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為姦何者有好善之名而不察為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以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可以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為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古之人有為之者石顯是也

石顯漢元帝時中黃門能探人主微指將歸誠取一信以為驗專擅政人能設變詐以自解免　人之將欲為此纍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悦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姦雄劫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為也則將反而從吾之

所欲為古之人有為之者驪姬之悅獻公使之老而避禍是也驪姬譖申生謂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所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君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於天下也舉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恥退縮而不敢進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絶其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君術四

臣聞古者君臣之間相信如父子相愛如兄弟朝廷之中優游悅懌欣然相得而無間知無所不言言無所不盡開心平意表裏洞達終身而不見其隙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出身以事君委命於上而無所憂懼安神定氣以觀天下之政蕩然肆志有所欲為而上不見忌其所據者甚堅而無疑是以士大夫皆敢進而擅天下之大功至於後世君臣相虞皆有猜防之憂君不敢以其誠心致諸其臣而臣亦不敢直己以行事二者相與齟齬而不相信上下相顧鰓鰓然而不能以自安而尚何暇及於天下之利害故天下之事每每擾攘而無所成就臣竊傷之而以為弊在於防禁之太深而誚責之太急夫古之聖人至嚴而有所至寬至易而有所至險使天下有所易信而有所不可測用之各當其處而不失節是以天下畏其嚴而樂其寬至於後世之君徒知天下之不可以甚寬也而用之其君臣之際使其公卿大臣終日憂懼不得安意肆志以自盡於其上而為畏威從知天下之不可甚嚴也而用之其法律之事使其天下之官吏欺其長上得以苟全取容不畏天子之法而以為行惠蓋其所以用之之術甚悖而不順者至於如此夫天下之人上自百官而下至於庶民其為數安可窮盡而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乎其中論其衆寡之勢則天下至衆而天子至寡論其智詐巧偽之術則天下之衆

固必有過於天子者吾欲臨之以天子之威則彼有畏憚而不敢言多為之隄防以御其變詐則彼之智將有以出於隄防之所不能及是以古之聖人推之以至誠而御之以至威容之以至寬而待之以至易以君子長者之心待天下之士而不防其為詐談笑議論無所不及以開其歡心故天下士大夫皆欣然而入于其中有所愧恥而不忍為欺詐之行力行果斷而無憂懼不敢之意其所任用雖其兄弟朋友之親而不顧狗私之名其所誅戮雖其讐怨毗暱之人而不恤報怨之嫌何者君臣相信之篤此所謂至嚴而有所至寬者也然至大吏縱橫放肆犯法而無忌天下之所指目律令之所當取則雖天子有所不可輒釋使之一人而不可解而後天下知有所畏此所謂至易而有所至險二者其事不同而相與為用夫是以至寬而天下無頼惰靡遁之風至險而君臣無猜防逼迫之慮夫惟能通其君臣之歡而盡行其刑法之所禁而後可以及此也

臣事策一　進策臣事十　通錄四通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為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為權臣即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惠內能使其君懽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為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為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為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為不可則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為之踧然而有所畏

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為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為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為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得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己而為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己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否雖使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為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諫諍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為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為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辯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

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重而不求以為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惑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為凡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為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為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為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為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為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為

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臣事策四

臣聞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從之則可久而無憂有淺丈夫見其生於東也而盡力於東以忘其西見其起於外也而鋭意於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莫能救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為必起於諸侯之太強也然至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為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之間朝廷之強臣實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顯宗既平天下以為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強臣矣而東漢之亡其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太勞或病於飲酒天下之人見其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勞力與飲酒則是不亦拘而害事哉彼其死也必有以啟之是以勞力而能為災飲酒而能為病而天下之人豈必皆死於此何在也海內之兵各隸其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撫循鞠養美衣豐食同其甘苦而順其好惡甚者養以為子而授之以其姓故當是時軍旅之士各知其將而不識天子之惠君有所令不從而聽其將而將之所為雖有大姦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也姦臣擅命擁兵而不可制而方其不為亂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將勁兵徧於天下其所摧敗破滅足以上快天子鬱鬱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兵安其將而樂為用命也然今世之人遂以其亂為戒而不收其功舉天下之兵數百萬人而不立素將將兵者無腹心親愛之兵而士卒亦無附著而欲為之效命者故命將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其面夫莫敢仰視是禍之本也此其為禍非有脅從駢起之殃緩則畏而怨之而有急則無不忍之意此二者用兵之深忌而當今之人蓋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

禍也而臣竊以為不然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於世惟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以為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為將者去其兵權而為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為足以變五代豪將之風而非以為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為當今之世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且夫邀天下之大利則必有所赴天下之危欲享大利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所搖撼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將擇將而得之苟識知其忠雖舉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況數萬之兵哉昔唐之亂其為變者非其所命之將也而皆其盜賊之人所不得已而以為將者故夫將帥豈必盡疑其為妄要以無畏其擇之之勞而遂以破天下之大利蓋天下之患夫豈必在此也

臣事策九

臣聞聖人之為天下不務逆人之心心之所向因而順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廢之故天下樂從其所為惟其一人之所欲不可以施於天下不得已而後有所矯拂而不用蓋非以為天下之人皆不可以順適其意也昔生民之初生而有饑寒牝牡之患飲食男女之際天下之所同欲也而聖人不求絕其情去其欲而為之節文教之炮燔烹飪嫁娶生養之道使皆得其志是以天下安其法而不怨後世有小丈夫不達其意之本末而以為禮義之教皆聖人之所作為以制天下之非僻徒見天下邪放之民皆不便於禮義之法乃欲務矯天下之情置其所好而施其所惡此何其不思之甚也且雖聖人不能有所特設以驅天下蓋因天下之所安而遂成其

法如此而已如使聖人而不與天下同心違衆矯世以自立其說則天下幾何其不叛而去也今之說者則不然以為天下之私欲必有害於國之公事而國之公事亦必有所拂於天下之私欲分而異之使天下公私之際譬如胡越之不可以相通不恤人情之所不安而獨求見其所以為至公而無私者蓋事之不通莫不由此之故今夫人之情非其所樂而強使為之則皆有怏怏不快之心是故所為而無成所任而不稱其職臣聞方今之制吏之生於南者必置於北生於東者必投於西巔南吳越之人必使冒苦寒踐霜雪以治燕趙之事秦隴蜀漢之士而必使涉江湖衝霧露以守揚越之地雖其上之人逼而行之無所不從而行者望其所之怨嘆咨嗟不能以自安吏卒送迎於道路遠者涉數千里財用殫竭困弊於外既至而好惡不相通風俗不相習耳目之所見飲食之所便皆不得其當譬如僑居於他鄉不喜其吏而吏不善其俗二者相與齟齬而不合以不暇有所施設而吏之坐於其地者莫不自以為天下之所不若而今之法為吏者不得還處其鄉里雖數百里之外亦輒不可而又以京師之所在而定天下遠近之次凡京師之人所謂近者皆四方之所謂遠者或四方之所謂近也今欲以近優累勞之吏而不知其有不樂者為此之故也且夫人生於鄉閭之中其親戚墳墓不過百里之間至於千里之內則譬如道路之人亦何所施其私而又風俗相安上下相信知其利害而詳其所好惡近者安處其近而遠者樂得其遠二者各獲其所求而無有求去之心耳目開明而心不亂可以容有所立凡此數者蓋亦無損於國矣而特守此區區無益之公此豈王者之意哉且三代之時九州之中建國千有八百大者不過百里而小者數十里數十里之閒民之為士者有之為大夫者有之凡所以治其國人者亦其國人也安得異國之人而後用哉其心常屑屑而不舒數日求去而不肯慮長久之計民

臣愚以謂如此之類可一切革去以順天下之欲令使天下之吏皆同為姦則雖非其鄉里而亦不可有所優容苟以為可任則雖其父母之國豈必多置節目以防其弊而況處之數百千里之間哉

臣事策十

臣聞大人之道行之而可名名之而可言布之天下而無疑施之後世而無愧堂堂乎立於四海雖一介之士而無所不安此其所以為大人之道歟今夫天下之人

天子誰不役其力者而天下皆不敢以為非此誠得其可役之名而役之是以天子安坐於上而士大夫為之奔走於下大者為之運籌畫策治百官以濟其大事而小者為之按米鹽視鞭箠以奉其小職文吏為之簿書會計詳其出內取予之數而使天下不敢欺武吏為之採金被革習其戰陣攻闘之事而使天下不敢犯勞苦其筋骨而輕竭其思慮甚者捐首領暴骨肉於原野而不知避何者食其祿也至於田野之民耕田而食或生而不至市井然及其有稅而可役趨走於縣吏之前恭謹有禮不敢而自習而其尤難者至使之斬捕盜賊挽弓巡徼疲弊而不敢求免此豈非食其地之故歟故夫天下之人凡天子之所得而名也而臣切怪府史胥徒古者皆有祿以食其家而其不足者皆得計口而受田以補其不給夫是以能使之盡力於公事而不恤其私計蓋周之所謂官田者府史胥徒之田也而今世之法收市人而補以為吏無祿以養其身而無田以畜其妻子又有鞭朴戮辱之患而天下之人皆喜為之其所以責之者甚煩且難而其所以使之者無名而可言而其甚者又使之反入錢而後補雖得復役而其所免不足以償其終身之勞此獨何也天子以無名使之而天下之人亦肯以無名而為之此豈可不求其情哉夫天子舉四海而寄之其臣郡縣之官又舉而寄之其郡縣之小吏刑法之輕重財用之多少無所不在是以掌倉庫者得以為盜而治獄訟者得以為姦

為姦之利上足以養父母而下足以畜妻子其所以無故而安為之者為此之故也是以雖無爵禄之勸而可得而使雖有刑戮恥辱之患而不肯捨而去而其上之人驅其無禄之身而遇之以有禄之法恬不為怪此乃公使之為姦以當其所當得之禄而遂以為可得而使也如此則尚何以示天下臣愚以為凡人之在官不可以無故而用其力或使以其税而或使以其禄故夫府史胥吏不可以無禄使也然臣觀之方今天下苦財用之不給而用度有所不足其勢必無以及此而古者周官之法民之為訟者入束矢為獄者入鈞金視其不直者而納其所入蓋自秦漢以來其法始廢而不用今臣亦欲使天下之至於獄者皆有所入於官以自見其直而其不直者亦皆沒其所入以為胥吏之俸禄雜其等差而別其多少以時給之以足其衣食之用其所以取之於民者不苛而其所以為利甚博蓋上之於民常愚其好訟而不直以身試法而無所畏忌刑之而又使之有入於官此所以深懲其心而又其所得止以厚吏此故而安為之者為此之故也是以雖無爵禄之勸而可得而使雖有刑戮恥辱之患而不肯捨而去而其上之人驅其無禄之身而遇之以有禄之法恬不為怪此乃公使之為姦以當其所當得之禄而遂以為可得而使也如此則尚何以示天下臣愚以為凡人之在官不可以無故而用其力或使以其税而或使以其禄故夫府史胥吏不可以無禄使也然臣觀之方今天下苦財用之不給而用度有所不足其勢必無以及此而古者周官之法民之為訟者入束矢為獄者入鈞金視其不直者而納其所入蓋自秦漢以來其法始廢而不用今臣亦欲使天下之至於獄者皆有所入於官以自見其直而其不直者亦皆沒其所入以為胥吏之俸禄雜其等差而別其多少以時給之以足其衣食之用其所以取之於民者不苛而其所以為利甚博蓋上之於民常愚其好訟而不直以身試法而無所畏忌刑之而又使之有入於官此所以深懲其心而又其所得止以厚吏此

有入於官此所以深懲其心而又其所得止以厚吏此故而安為之者為此之故也是以雖無爵禄之勸而可得而使雖有刑戮恥辱之患而不肯捨而去而其上之人驅其無禄之身而遇之以有禄之法恬不為怪此乃公使之為姦以當其所當得之禄而遂以為可得而使也如此則尚何以示天下臣愚以為凡人之在官不可以無故而用其力或使以其税而或使以其禄故夫府史胥吏不可以無禄使也然臣觀之方今天下苦財用之不給而用度有所不足其勢必無以及此而古者周官之法民之為訟者入束矢為獄者入鈞金視其不直者而納其所入蓋自秦漢以來其法始廢而不用今臣亦欲使天下之至於獄者皆有所入於官以自見其直而其不直者亦皆沒其所入以為胥吏之俸禄雜其等差而別其多少以時給之以足其衣食之用其所以取之於民者不苛而其所以為利甚博蓋上之於民常愚其好訟而不直以身試法而無所畏忌刑之而又使之有入於官此所以深懲其心而又其所得止以厚吏此

有入於官此所以深懲其心而又其所得止以厚吏此故而安為之者為此之故也是以雖無爵禄之勸而可得而使雖有刑戮恥辱之患而不肯捨而去而其上之人驅其無禄之身而遇之以有禄之法恬不為怪此乃公使之為姦以當其所當得之禄而遂以為可得而使也如此則尚何以示天下臣愚以為凡人之在官不可以無故而用其力或使以其税而或使以其禄故夫府史胥吏不可以無禄使也然臣觀之方今天下苦財用之不給而用度有所不足其勢必無以及此而古者周官之法民之為訟者入束矢為獄者入鈞金視其不直者而納其所入蓋自秦漢以來其法始廢而不用今臣亦欲使天下之至於獄者皆有所入於官以自見其直而其不直者亦皆沒其所入以為胥吏之俸禄雜其等差而別其多少以時給之以足其衣食之用其所以取之於民者不苛而其所以為利甚博蓋上之於民常愚其好訟而不直以身試法而無所畏忌刑之而又使之有入於官此所以深懲其心而又其所得止以厚吏此

不相愛而棄其孝弟廉恥之節夫自喜則雖有大勞而其事不遷相愛則雖有殭狠之心而顧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於不義此二者王道之大權也方今天下之人狃於工商之利而不喜於農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後安於田畝而不去山林饑饉之民皆有盜跖趨趨之心而閨門之內父子交怨而不知反朝廷之上雖有賢人而其教不遷於下是故士大夫之間莫不以為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臣竊觀三代之遺文至於詩而以為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不喜乎此是未得為此之味也故聖人之為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爰爰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當此時也民既勞矣故為之言其室家來饁而慰勞之者以免卒其事而其終章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古之人皆周頌良耜篇當此之時歲功既畢民之勞者得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閒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一歲則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有以輕用其力而狠戾無親之人有所悅慕而自改其操此非獨於詩云爾邁之使履其利而教之使知其樂亦如是也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此臣所以為王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誘民之勢遠莫如近而近莫如其所與競今行

難至者哉明擇郡縣之吏而謹法律之禁刑者布市而頑民不悛夫鄉黨之民其視郡縣之吏自以為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袒背受笞於其前不為之愧此其勢可以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其隱慝此豈非其近而無所與競者耶惟其里巷親戚之間幼之所與同戲而壯之所與共事此其所與競者也臣愚以謂古者郡縣有三老嗇夫今可使推擇民之孝悌無過力田

不惰為民之素所服者為之無使治事而使譏誚教誨其民之怠惰而無良者而歲時伏臘郡縣頒置禮焉以風天下使悅慕其事使民皆有愧恥勉強不服之心今不從民之所與競而教之而從其所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為伍而何敢求望其萬一故教天下自所與競者始而王道可以漸至於下矣

民政策二

臣聞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修潔以求為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悌忠信之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耕耘戰鬬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為干戈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間其相去不數十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之民翹而從之則可以與之僥倖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皆得役屬其鄰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為之而尚安知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以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萬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謂其罪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為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為信臨

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為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人為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為牧耶將為樵耶為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為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為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為得此無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為聲病剽略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唯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唯此是以若此不可却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尚誰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試之可恥而不為者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大雅抑之篇臣以為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怠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閭閻而一收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為所為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悌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悌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謂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民政策三

臣聞聖人將有以奪之必有以予之將有以正之必有以柔之納之於正而無傷其心去其邪僻而無絕其不忍之意有所矯拂天下大變其俗而天下不知其為變

也釋然而順油然而化無所齟齬而天下遂至於大正矣蓋天下之民邪淫不法紛亂而至於不可告語者非今世而然也夫古者三代之民耕田而後食其粟蠶繅而後衣其帛欲享其利而勤其力欲獲其報而厚其施欲求父子之親則盡心於慈孝之道欲求兄弟之和則致力於長悌之節欲求夫婦之相安朋友之相信亦莫不務其所以致之之術故民各致其生無望於僥倖之福而力行於可信之事凡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如此其精也至其不幸而死其親戚子弟又為之死喪祭祀歲時伏臘之制以報其先祖之恩而可安卹孝子之意者甚具而有法篤至富盛飲食酒醴之薦大者於廟而小者於寢春秋不闕故民終三年之憂而又有終身不絕之恩愛憯然若其父祖之居於其前而享其報也至於後世則不然民怠於自修而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皆歸於鬼神冥冥之間不知先王喪紀祭祀之所以為而一切所以信其生之意皆入於佛老虛誕之說是以四夷之教交於中國縱橫放肆其尊貴富盛擬於王者而其徒黨遍於天下其宮室棟宇衣服飲食常侈於天下之民而中國之人明哲禮義之士亦未嘗以為怪幸而其間有疑怪不信之心則又安視而不能去此其故何也彼能執天下養生報死之權而吾無以當之是以若此不可制也蓋天下之君子嘗欲去之而亦既去矣去之不久而還復其故其根之入於民者甚深而其道之悅於民者甚佚世之君子未有以解其所以入而易其所以悅是以終不能服天下之民以為養生報死皆出於此吾未有以易之而遂絕其教欲納之於正而傷其心欲去其邪僻而絕其不忍之意故民之從之也甚難聞之曰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作乎此者必有以動乎彼也夫天下之民非有所悅乎佛老之道而悅乎養生報死之術今能使之得其所以養生報死有禮凡國之賞罰黜

陟各當其實貧富貴賤皆出於其人之所當然力田而多收畏法而無罪行立而名聲發德成而爵祿至天下之人皆知其所以獲福之因故無惑於鬼神而其祭祀之禮所以仁其祖宗而慰其子孫之意者非有函莽不詳之意也故孝子慈孫有所歸心而無事於佛老臣愚以為嚴賞罰勑官吏明好惡慎取予不赦有罪使佛老之福不得苟且而惑其生因天下之爵秩建宗廟嚴祭祀立尸祝有以大塞人子之意使佛老之報不得乘隙而制其死蓋漢唐之際嘗有行此者矣而佛老之說未去嘗有去者矣而嘗罰不詳祭祀不謹是以其道牢固而不可去既去而復反其舊今者國家幸而欲減損其徒日朘月削將至於亡然臣愚恐天下尚猶有不忍之心天下有不忍之心則其勢不可以久去故臣欲奪之而有以予之正之而有以柔之使天下無憾於見奪而日安其新此聖人所以褒天下之術歟

民政策四

臣聞管子治齊始變周法使兵民異處制國為二十一鄉其工商之鄉六而士鄉十五制鄙以為五屬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屬之政國中之士為兵鄙野之民為農農不知戰而士不知稼各治其事而食其力兵以衛農農以資兵發兵征行暴露戰鬬而農夫不知其勤深耕疾耨霑體塗足而兵卒不知其勞當是之時桓公南征伐楚濟汝漢踰方城望汶山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西攘白狄逾太行渡辟耳之溪管子作卑耳九合諸侯築夷儀城楚邱徧祥四方國無罷弊之民而天下諸侯往來應接之不暇及秦孝公欲并海內商鞅為之倡謀使秦人莫不執兵以事戰伐而不得反顧而為農陰誘六國之民使專力以耕闢中之田而無戰攻守禦之役二者更相為用而天下卒以不抗何者我能累累出兵不息而彼不能應我能外戰而內不乏食而彼必不戰而後食可足此二者管仲商鞅之深謀也自管仲死其遺謀舊策後世無復能用而獨其分兵與民之法遂

至於今不廢何者其事誠有以便天下也今夫農夫竭力以闢天下之地釀其所得以衣食天下之武士而免其死亡戰鬬之患此人之情誰不可者然當今天下之事與管仲商鞅之時則已大異矣古者霸王在上倉廩豐實百姓富足地利已盡而民未困之當此之時謂之人有餘今天下之田疾耕不能徧而蓬蒿藜莠實盡其利人不得以為食而禽獸之所蕃息當是之時謂之地有餘古之聖人人有餘則務在於闢地是以天下之地雖其甚寬而舉無遺力今也海內之田病於有餘而上之人務在於使人不已過哉臣觀京師之兵不下數十百萬沿邊大郡不下數萬人天下郡縣千人為輩而江淮漕運之卒不可勝計此亦已侈於使人矣且夫人不足而使人之制不為少減是謂逆天而違人昔齊桓之世人力可謂有餘矣而十五鄉之士不過三萬車不過八百乘何者懼不能久也方今天下之地所當厚兵之處不過京師與西邊北邊之郡耳昔者太祖太宗既平天下四方遠國或數千里以為遠人險詖未可以盡知其情也故使鬬中之士往而屯焉以鎮服其亂及天下既安四海一家而因循久遠遂莫之變夫天下之兵莫如各居其鄉安其水土而習其險易而特病其不知戰故今世之患患在不教鄉兵而專任屯戍之士為抗賊之備且天下治平非緣邊之郡則山林匹夫之盜及其未集而誅之可以無事於大兵苟其有大盜則其為變故亦非戍兵數百千人之所能制若其要塞之地不可無備之處乃當厚其土兵以代之耳鬬之古者良將之用兵不求其多而求其樂戰今之為兵之人夫豈皆樂乎為兵哉或者饑饉困躓不能以自存而或者年少無賴既入而不能以自脫蓋其間嘗有思歸者矣故臣欲罷其思歸之士以減屯戍之兵雖使去者大半臣以為處者猶可以足於事也蓋古者有餘而後能辦

天下之事則無為貴智矣

民政策六

臣聞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興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可為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故其兵彊而費不增役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之不集至於兵罷役休而無日夜不息之費其後周衰井田破壞陵夷至於末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獨責其稅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鬬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下無攻守勞之民以為大憂故調其財以為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為田之租又入布帛以為兵之調歲役其力之所直以為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無為役則出其力之所直以為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無為之而游惰末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重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一出於民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當帛六十尺民亦不至於大苦故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此其為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然天下之役猶有可賴者皆民為之也及其後世又不能守乃始變法而為兩稅以至於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運則常患無以為使故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擊刺戰陣之法而坐食天子之奉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其所以奉養之具皆出於農也而四海之內遊民無尺寸之庸調為農者常使陰出古者遊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養兵興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當今之世可謂極矣臣愚以為天子平日無事而養兵不息此其事出於不

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船築宮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敗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子之廩食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常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遊閒無職之徒常遍天下優遊終日而無呼役屬蓋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為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逐勿復補而使遊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闕蓋聖人之於天下不惟重於苟廉而無求唯其能緩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太幸則雖有取而不害於為義今者雖能使遊民無勞苦嗟嘆之聲而事使典人獨任其困天下之人將知為農之不便而事於末衆而農衰則天之所以獨任畜養人而於用救至欲收遊民之庸調使天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紓農夫之困苟天下之遊民自知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無以供億其上此又可驅而歸之於南畝要之十歲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此而後使天下舉皆從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兵役之憂可以稍緩矣

民政策八

臣聞古者建都立邑相其丘陵原隰而利其水泉之道通其所無而遷其所有使民日取而不盡安居於中而無慕於外利各安其土樂其業無來去遷徙之心高陿之鄉民不加多而貧瘠之處民不加少天下之戶平均若一皆足以供其郡縣之役使而無所困乏蓋今天下所謂通都大邑十里之城萬戶之郭其陰陽向背與其山林原隰之勢陂池泉水之利皆秦漢以來所謂創置摹畫使足以衣食其民而無乏絕者也臣嘗讀周詩公劉之一篇其言自戎遷豳之際登高望遠以求其可居

之地與其可用之物莫不詳悉而曲盡其詩曰篤公劉既溥既長既京乃陟南岡乃觀於京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乃陟南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篤公劉於幽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夫古之君子居於其邦其欲知民之所利與器用之所出蓋如此其詳也及觀史記貨殖列傳郡國之所有東方之桑麻魚鹽南方之竹木魚稻與西方之五穀畜牧北方之棗栗旄馬則凡一方之所有皆可以備養生送死之具道之有方而取之有法則其民豐樂饒足老死而無憾及行天下覽其山林藪澤之所生與其民之所有往往與古不類夫自大江以北漢水之側三代之時列國數十楚人都於荊州其在戰國最為强大外抗羣蠻內禦秦晉常以其兵橫於天下計其所都安肯用瘠鹵墝埆之地而當今自楚之北至於唐鄧汝潁陳蔡許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散不生五穀荊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陂澤之迹迤邐猶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長吏又不以為意一遇水旱民

乏菜茹往者因其死喪流亡廢縣罷鎮者蓋往往是矣臣聞善為政者不用甲兵不斥疆界興利除害教民稼穡收斂倍稱而獲兼地之福今者舉千里之地廢之為墟以養禽獸而不甚顧惜此與私割地以予人何異嘗聞之於野人自五代以來天下喪亂驅民為兵而唐鄭汝蔡之間故陂舊隄遂以堙廢而不治至今百有餘年其間猶未甚遠也蓋修敗補缺或亦旬月之故耳而獨患為吏者莫以為事若夫許州非有洪河大江之衝而

每年盛夏衆水決溢無以救禦是以民常苦饑而不樂其俗夫許諸侯之故邦魏武之所都而唐節度之所治使歲輒被水而五穀不熟則其當時軍旅之費宗廟朝廷之用將何以供之此豈非近世之弊因循不治以至此哉然此乃特臣之所見而天下之廣又安能備知蓋嘗以為方今之患生於太怯而成於羣俗太怯則見利而不敢為羣俗則自顧而愛其身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不成而何獨在此臣欲破其羣俗之風而壯其太怯

之氣意凡天下貪冒破散之郡縣使皆擇善事能幹之人而往為之長因其去也而天子親諭以此使得稍久於其任而察其人民多田野闢者書以為課何者此非難辦之事是以不待非常之才而後能濟惟其弛放怠惰是以至此今誠少嚴其事使為吏者知上之屬意於此十歲之後臣以為此必為富壤之區而方今天下重征之處亦可漸減而取諸此矣

商論　樂城遺言云作夏商周論時年十有六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太甲太戊祖甲盤庚武丁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宣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彊也若夫商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彊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彊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彊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彊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寖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彊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

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彊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周論

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予讀詩書歷觀唐虞至於夏商以為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為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

朴陋少牢饋食禮云南面如饋之設所謂終祭於屋漏繹祭於祊儀禮特牲饋食禮云佐食徹尸薦俎敦設於西也郊特牲曰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祭於堂為祊於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春秋傳曰繹祭祭之明日繹而重祭所謂繹祭於祊也以為人子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鬬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而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不寧於中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於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飯土塯啜土鉶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至於周而後大備其粗始於父子之際其精布於萬物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謂文於前世而後之人乃更以為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籩豆列其鼎俎簡其醮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於是灌用鬱鬯釀秬黍為酒曰鬯和以鬱金致芳潔也藉用白茅縮酒用茅明酌也既沃而莫之見以為神之縮之也體魄降於地魂氣升於天悅惚誕謾而不知其所由處聲音氣臭之類恐不能得當

盛其文理當極於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強凌弱衆暴寡而後世乃以為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於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呼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婚喪祭而不為之禮基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為法也

六國論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嘗為之深思遠慮以為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攻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為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即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

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為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秦論一

秦人居諸侯之地而有萬乘之志侵辱六國斬伐天下不數十年之間而得志於海內至其後世再傳而遂亡劉季起於匹夫斬刈豪傑蹶秦誅楚以有天下而其傳子孫數十世而不絕蓋秦漢之事其所以起者不同而其所以取之者無以相遠也然劉項奮臂於閭閻之中率天下逢蟲起之兵西嚮以攻秦無一成之聚一夫之衆驅罷敝謫戍之人以求所非望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以匹夫而圖天下其勢不得不疾戰以趨利是以冒萬死求一生而不顧今秦擁千里之地而乘累世之業雖閉關而守之固威養兵捐循士卒而諸侯誰敢謀秦觀天下之釁而後出兵以乘其弊天下夫誰敢抗而惠文武昭之君乃以萬乘之資而用匹夫所以圖天下之勢疾戰而不顧其後此宜其能以取天下而亦能以亡之也夫劉項之勢天下皆非吾有起於草莽之中因亂而爭之故雖驅天下之人以爭一旦之命而民猶有待於戡定以息肩於此故以疾戰定天下天下既安而下無背叛之志若夫六國之際諸侯各有分地而秦乃欲以力征強服四海不愛先王之遺黎以為子孫之謀而竭其力以爭鄰國之利六國雖滅而秦民之心已散矣故秦之所以謀天下者匹夫特起之勢而非所以承祖宗之業以求其不失者也昔者嘗聞之周人之興數百年而後至於文武文武之際三分天下而有二然商之諸侯猶有所未服紂之衆未可以不擊而自解也故以文武之賢退而修德以待其自潰識以為后稷公劉太王王季勤勞不懈而後能至於此故其發之不可輕而用之有時也嗟夫秦人舉累世之資一用而不復惜其先王之澤已竭於取天下而尚欲求以為國亦已惑矣

秦論二

三代聖人以道御天下動容貌出辭氣逶迤廟堂之上而諸侯承德四夷向風何其盛哉至其後世稍衰桓文迭興而維持之要之以盟會齊之以征伐既已畢矣然春秋之後吳越放恣繼之以田常三晉之亂天下遂為戰國君臣之間非詐不言非力不用相與為盜跖之行猶恐不勝雖桓文之事且不試矣而況於文武成康之舊與秦起於西陲與戎狄雜居本以彊兵富國為上其先襄公最賢詩人稱之然其所以為國者亦猶是耳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秦風蒹葭篇）夫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強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為霜然後堅成可施於人今夫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然盛哉然而君子以為未成故其後世狃於為利而不知義至於商君厲之以法之竭力以勝敵敵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

五伯論

五伯威文為盛然觀其用兵皆出於不得已威公帥諸侯大者連地數千里帶甲數十萬雖使齊威晉文假仁義挾天子以令之其勢將不能行惟得至誠之君子自修而不爭如商周之先君庶幾可以服之孟子遊於齊梁以此干其君皆不能信以為詐謀奇計之所不能下長戟勁弩之所不能克區區之仁義何足以致此然魏文侯當時之弱國也君王后齊之一婦人也（齊襄王立太史敫女為王后曰君王后）魏文侯行仁義禮下賢者用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秦人不敢加兵君王后用齊四十餘年事秦謹與諸侯信而

齊亦未嘗受兵而況於力行仁義中心慘怛終身不懈而有不能勝者哉夫衣冠佩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可以却猛獸虛心寡欲可以懷鬼神孟子曰仁不可以為衆誠因秦之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修德以來天下彼將襁負其子而至而誰與共亡惜乎其明不足以知之竭力以勝敵敵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

五伯論

五伯威文為盛然觀其用兵皆出於不得已威公帥諸侯大者連地數

侯以伐楚次於陘而不進以待楚人之斃楚侯屈完如師威公陳諸侯之師與之乘而觀之屈完見齊之盛懼而求盟諸侯之師也齊靈公列而未試也威公退舍召陵與之盟而去之夫豈不能一戰哉知戰之不必勝而戰勝之利不過服楚全師之功大於克敵故以不戰服楚而不吝也晉文公以諸侯遇楚於城濮楚人請戰文公思楚人之惠退而避之三舍軍吏皆諫咎犯曰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師退而楚不止遂以破楚而殺子玉使文公退而子玉止則文公之服楚亦與齊威等無戰勝之功矣故威文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此其所以全師保國無敵於諸侯者也至宋襄公國小德薄而求諸侯陵虐邾鄫之君爭鄭以怒楚兵敗身死之不服雖竊伯者之名而實非也其後秦穆公東平晉亂西伐諸戎楚莊王克陳入鄭得而不取皆有伯者之風矣然穆公聽杞子之計違蹇叔而用孟明千里襲鄭覆師於殽雖悔過自誓列於周書而不能東征

晉論

諸夏以終成伯業莊王使申舟聘齊命無假道於宋舟不告而過宋人殺之王聞其死投袂而起以兵臨宋圍之九月與之盟而去之難號能服宋然君子以為此不戰道之師也齊靈公召陵威列而未試也威公退舍召陵與之盟而去之夫豈不能一戰哉知戰之不必勝而戰勝之利不過服楚全師之功大於克敵故以不戰服楚而不吝也晉文公以諸侯遇楚於城濮楚人請戰文公思楚人之惠退而避之三舍軍吏皆諫咎犯曰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師退而楚不止遂以破楚而殺子玉使文公退而子玉止則文公之服楚亦與齊威等無戰勝之功矣故威文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此其所以全師保國無敵於諸侯者也至宋襄公國小德薄而求諸侯陵虐邾鄫之君爭鄭以怒楚兵敗身死之不服雖竊伯者之名而實非也其後秦穆公東平晉亂西伐諸戎楚莊王克陳入鄭得而不取皆有伯者之風矣然穆公聽杞子之計違蹇叔而用孟明千里襲鄭覆師於殽雖悔過自誓列於周書而不能東征

晉論

而尚可以為伯乎嗚呼此二君者皆賢君也兵一不義而幾至於狼狽不能與威文齒而況其下者哉

鬬之患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耶彼以死傷戰鬬之患邀我而我不能應則無怪乎天下之至於亂也故夫君子之使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不辭而勞苦有所不憚昔者晉室之敗非天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談揖讓泊然沖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顯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雪霜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姦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於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

辱事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治蓋古之君子其治天下為其甚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棄其爵使匹夫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為君子至於後世為其甚勞而不知以自復而為秦之強食其甚美而無以自實而為晉之敗夫甚勞者固非所以為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喪天下之故也哉

隋論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刼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為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

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膺其肩燕趙伺其北而齊掉其東秦人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獻公孝公惠文王悼武王昭襄王孝文王莊襄王）寸壤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為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為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為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苻堅姚興赫連之徒（劉聰漢石勒趙慕容燕苻堅秦姚興赫連夏後秦）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後魏）并吞滅亂略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為周齊（後魏）分東西東魏高氏篡而為齊西魏宇文氏篡而為周周并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為一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為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為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誅滅殆盡而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悲夫古之聖人修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為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視失天下甚輕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故其心舒緩而其為政也寬寬者生於無憂而悇急者生於無聊耳昔嘗聞之周之興太王避狄於岐豳之人民扶老攜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絕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書論

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觀其改法定令變更秦國之風俗誅秦民之議令者以數千人黥太子之師劓太子之傅而後法令大行蓋未嘗不壯其勇而有決也曰嗟夫世俗之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終使天下之人各陳其所欲為而其匹夫匹婦私有異論於天下以齟齬其上之畫策令之而莫肯聽當此之時形驅而勢脅之天下夫誰敢不聽從而其上之人優游而徐譬之使之信之而後從此非王者之心誰能處而待之而不倦歟蓋盤庚為之稱其先王盛德明聖而猶五遷以至於今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盤庚復居亳凡五遷從都今不承於古恐天之斷棄汝命不救汝死既又恐其不從也則又曰汝罔儓余同心我先后將降汝罪疾乃祖先父亦將告我高后曰作大戮於朕孫蓋其所以開其不悟之心而諭之以其所以當然者如此其詳也若夫商君則不然以為要使汝獲其利而何卹乎吾之所為故無所求於衆人之論而亦無以告諭於天下然其事亦終於有成是以後世之論以為三代之治秉懦是非論辯以求曲直之當亦無足怪者及至湯武征伐之際周旋反覆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曉天下此又其

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議及於百姓以觀其意之所向及其不可聽則又反覆而論之以究極其說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親而愛之嗚呼此王霸之所為不同也哉

漢昭帝論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懼不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言將軍出都肆肆郎五原曰都試也習也總閱試習武備也道上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二事屬耳屬近也之欲反燕王何自知之且將軍欲為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伏其明光由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上官桀與其子安等謀廢昌邑王王出夏侯勝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安世名問勝勝立燕王事發光盡殺桀安等宗族燕王自殺故議者以為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臨死生之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年年甫及冠功未見於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天壽雖出於天然人事常參焉故吾以為成王之壽考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晉平公有蟲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室疾如蟲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災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幼也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左右前後皆賢臣也雖以中人之資而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逮其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死蓋無足怪者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光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共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幾事者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者光不識也其後雖聞久陰不雨之言而貴夏侯勝霍光與張安世謀廢昌邑王出夏侯勝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安世名問勝勝上洪範五行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有下人伐上光安世大驚以此重經術士感前嘗之事而賢儒不疑始元間有男子詣闕自稱衛太子京兆尹儒不疑叱吏收縛曰昔前嘗違命出奔蠭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此罪人也遂送詔獄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然終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宮近嬖雖天資明斷而無

以養之朝夕害之者衆矣而安能及遠乎人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邪正曉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此大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之悅之以聲色犬馬縱之以馳騁田獵侈之以宮室器服志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讒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其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欲有言不可及矣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故人必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保天下故吾論三宗享國長久皆學道之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以學故重論之以為此霍光之過也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范鎏
謄錄監生臣張若湘

欽定四庫全書彙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二

詳校官候補通判經歷臣郭祚熾

宋

勸學詔
勸農詔
正長各舉屬官詔
賜高麗詔
賈昌衡知鄧州制
王制
又
相制
又
尚書左右丞制
吏部尚書制
戶部尚書制

秘書監制
將軍制
熙寧轉對疏
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劄子
移滄州過關上殿劄子
救災議
寄歐陽舍人書
福州上執政書
新序目録序
列女傳目録序
南齊書目録序
梁書目録序
禮閣新儀目録序
范貫之奏議集序
先大夫集後序
送丁琰序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二目録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五十二目録 三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二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曾鞏

字子固建昌軍南豐人嘉祐二年進士歷官至中書舍人鞏生於末俗之中絕學之後其於剖析微言闡明疑義卓然自得發六藝之蘊正百家之謬為文章上下馳騁一復於雅與歐陽修齊名為學者所宗

勸學詔

朕惟先王興庠序以風四方所以使學士大夫明其心也夫心無蔽故施之於己則身治而家齊推之於人則官修而政舉其流及遠則化民成俗常必繇之古之所以長人材厚人倫者本是而已朕甚慕之故設學校重學官之選而厚其祿凡欲以誘誨學者庶幾于古也而在位者無任職之心承業者無慕善之志至於師生相冒挾賂為姦嚚訟囂然駭于衆聽而況欲倡率訓導治于禮義磨礱成就之效其能有得乎朕甚憫焉故更制博士而講求所以訓厲之方定著於令以為學制予樂育天下之材而庶幾先王之治者可謂至矣自今有敦行誼謹名節肅政教出入無悖明于經術者有司其以次升之使聞于朕將考擇而用之以勸于爾衆士有偷懦怠惰不循于教學不通明者博士吾所屬也其申之以誘導使其能有易於志而卒歸於善固吾之所受也予既明立學之教具為科條其於學者有獎進退黜之格以昭勸戒至於學官其能明於教率而詳於考察有得人之稱則待以信賞若訓授無方而取舍失實亦將論其罰焉明以告爾朕言不欺尚其懋哉無詒爾悔

勸農詔

夫農衣食之所由出也生民之業莫重焉一夫之力所耕百畝養生送死與夫出賦稅給公上者皆取具焉不幸水旱螟螣之菑往往而有可謂勞且艱矣從政者知

其如此故不違其時不奪其力以使之明時因析以授之差池腴瘠以處之春省耕秋省斂以助之詩曰饁彼南畝田畯至喜言上所以勞之也又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言上所以勸之也其奬厲成就之者如此朕自承天序內重司農之官外設勸農之使為之弛力役均地征修水利或一雨愆期則憂見於色或一穀不成則為加惻怛有復除之科有賑恤之令夙夜孜孜焦心勞思者凡以為農也今耕者衆矣而尚有未勉惰田廣矣而尚有未闢其故何歟豈拘循勸率有所未備歟抑吏怠而忽不能宣究歟有司其於農桑之務益思所以除害興利詔令已具者無或壅閼所未盡者勿憚以聞要使緣南畝之民舉忻忻然樂職安業洽於富足稱朕意焉

正長各舉屬官詔

蓋聞堯之治曰百姓昭明舜之治曰四門穆穆淵則當是之時在位皆君子其是非不惑可知也故堯欲釐百工舜欲熙帝載求可任者皆訪諸四岳因四岳以命禹又因禹以命稷契皐陶因羣臣之僉曰以命垂益伯夷因伯夷以命夔龍其審官用賢不自任其聰明而稽之于衆如此然存於書二帝所命者羲和九官十二牧皆官之正長也至于屬官則未有二帝嘗命之者其遺法之可考則周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成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則自擇其官之屬者官之正長之事此先王之成法也漢魏以來公府郡國亦皆自辟其屬而唐陸贄請使臺省長官自擇僚屬蓋上下之體相承如此以周天下之務此古今之通理也今朕董正治官始自三省至于百工皆正其名夫使在位皆君子而是非不惑此朕素所以厲士大夫也故凡官之長貳朕既考擇而任之尚書政本也自郎已下用吏甚衆其令僕射左右丞尚書侍郎各於其所部員有未備皆舉二人以聞朕將擇而用之其未用者亦識其名以待用朕稽于古以正百官稽于衆以求天下之士其勤可謂至矣惟官之長貳之臣皆朕所屬以共成

天下之治其尚體朕意所舉惟公以應朕之求所陳惟實以嚴朕之詔其得材失士有司其各以等差具為賞罰之格朕將舉而行之賞吾不恪罰亦無捨非獨樓楊幽滯庶幾為官得人亦將以觀吾大臣之能使朕得與衆士大夫合志同心以進天下之材作則垂法行之于今以詔後世追于先王之成憲無令唐虞有周專美于古不其美歟浴爾庶位其諭朕意一作慄

賜高麗詔

蓋聞在昔夏后分天下為五服地有遠近故治有詳略而聲教之盛東漸于海朕甚慕之顧德不明何以遠此而爾東國之君款誠內附數遣使者乘不測之川獻其方貢惟爾之義朕實寵加宜有異恩以稱勤恪而爾比緣養痾以醫為請照寧七年高麗主王徽表求醫藥畫塑之工詔羅拯募願行者元豐元年遣左諫議大夫陳睦往聘徵已病僅能拜命更乞醫藥二年遣王舜封扶醫往診治眷然東顧朕豫憂之是用擇遣方技之官具舟以往爾患彼一方神明相作藥劑所補以時康寧達于子聞欣慶方屬而遽馳僚從來致謝章覽以慰懷奬勸良厚爾自乃祖以來保父彼土其尚頤精神強飲食格于眉壽以均福于有衆使爾有世濟其美之功而朕豫聲教及遠之休其始自今永孚于好

賈昌衡知鄧州制

賢殿修撰
知河南府

記舊俗者稱南陽之民奢奢上氣力難制御今其餘習尚有存者故有邦之任朕不輕以屬人具官某中外踐更令聞惟舊茲用考擇往分彼土蓋穰滇之間雖俗雜難治然教民敦本興於好善名信臣杜詩之遺跡在焉使農桑勸而風俗厚爾尚思繼于前人其往懋哉無替朕命

王制

昔周建親戚蓋五十三國以蕃輔京師漢封骨肉或連數十城以巫衛天子所以強形勢固根本計慮深矣朕甚慕焉剋先帝之子朕之仲弟宜膺顯冊英宗四子長神宗次吳榮

王顯次潤王顒次端獻王顥仲弟當是吳榮王顯神宗朝追封昌王從封雍　進啓大邦茲惟典常夫豈敢廢某淵靜沖約孝友忠篤不挾其貴以從匪彝不恃朕恩以作匪德奉法遵職夙夜小心王于雍邦滋久彌邵惟營邱之野臨淄之中太師吕尚之所建國兼甾及海天下重地是用立爾保茲東土二公之儀上將之節爰田真食簡物寵章大告于廷咸以屬爾於戲書稱帝堯之德曰以親九族詩美文王之聖曰刑于兄弟蓋教自上行愛從親始先王之道不易之理也今子命爾不違茲誼尚悉爾心其勵相朕使黎民百姓於變時雍繇家及國罔不作孚以屏予一人填撫方夏實諉在王時其勉之

又

天子支子若其母弟姪姓於周未有不侯劉氏於漢未有不王蓋親之欲寵其位愛之欲厚其財先王之法人事之理也某先帝少子朕之季弟（制云先帝少子吳榮王顯初封大寧郡公進樂安郡王嘉王從王曹荆）聰明齊敏孝弟忠實富而能約不從以貶禮貴而能戒不恫以好逸喜學樂善厥德日新王曹積年遵職無懈惟斗牛之野太伯所開三江五湖其陽大海鹽魚金穀天地之藏茲用命爾式是南郊儀視三公任無上將眞封衍食備致寵章於戲昔魯公於周大啓爾宇以輔王室康叔於衛實為孟侯以保父民今朕順稽于古以屬爾其爾尚念茲以祇厥服常棣之澤配前聞人維城之休承我高后在爾勉矣往其欽哉

相尚

天有保命集于朕躬惟用父民罔以自逸數求良弼作為憑依若圍就規若正識墨令朕得士諗于在廷某廣博靜淵塞於世用推其計畫見於可行考其事功効於已試爾為爾守宜立輔朕茲用詔爾位于東臺嗚呼自周衰以來千有餘歲先王之道敝而不明振壞扶微朕竊有志尚懋朕佐圖惟設施參諸經訓而不違實諸時宜而不謬無從小慧以易大猷無伐己能以距衆善惟賞刑在上不可以僭惟聰明在下不可以咈俾厥后克

濟其任則爾身永孚于休其往起哉以承我祖宗之丕烈

又

有為之君舉賢以自助有志之士遇主而後伸朕觀前代君臣之際聖賢相與之盛慨然忻慕願比迹焉今得其人詔于爾衆其行無緇磷學有本原材諝智謀淑問惟舊納忠左右匪懈夙宵藪自朕心命爾予翼列于右相進貳西臺嗚呼自道術不明而世蔽滋久法度多缺而紀綱浸微圖治者以古為迂錯事者以苟為得兵安於坐食而不合於農士習於空言而不知為吏禮義廉恥闕而不思朋黨比周靡然成俗任之以學數而敗官以墨者方興起之以赴功而便文自營者滋出伊欲黜漢唐之淺陋追堯舜之高明尚懋相予予忱不貳使千載之隆振於一朝上下之間配于前烈以揚我先后之光訓亦纘爾舊服之顯庸

尚書左右丞制

本天下之政者尚書也本尚書之紀綱者左右丞也蓋衆職之治亂萬事之廢舉糾而正之實其任焉今朕董正治官使尚書纘其舊服以僕射為任政之臣而六卿各遵其職至於綱轄之地所以警官邪繩謬戾御史有不舉者得并而治之則其繫於體尤重是以進其位叙使得貳吾任政之臣非望臨一時朕豈虛授某明允忠篤通于古今列于廟堂以義陪朕是用考擇以為選首其尚體予所以處爾之重勿苟勿隨俾百工庶尹知爾之不私于法罔敢不正稱朕所以作則垂憲始今行後之意爾可勉矣朕有望焉

吏部尚書制

尚書政本而吏部天官所以考擇人材以成天下之務近世既失其職但受成事而已今朕既正官名且將歸其屬任立法之始推行在人其於程能議功定勳頒爵當率厥屬謹循科條非得周材曷稱茲位某忠厚仁篤秉義守正列于侍從休有令名是用選而授之其務將

明使朕所以作則垂憲不獨於今可行方當施之後世蓋汝有稱職之美則朕有知人之明尚其懋哉無替厥服

戶部尚書制

戶部之於中臺為周官司徒之職掌財賦之調度金穀之出入以待邦國之用歷唐五代征斂頻興而使名雜出地官之職蓋存虛號而已今朕正名以定羣臣之位辨位以責庶務之實尚書政本典領經費之司所屬尤重博求天下之士以宜其官某誠篤強敏智慮精密董煩治劇材力有餘民曹上卿無以易汝理財之術待汝有為今歲入甚廣而歲費所餘者無幾使官用有節而餘蓄可致公藏贍足而民賦可輕在爾能知其方庶幾承朕之志尚懋爾守以承厥叙

祕書監制

帝王之治必有圖籍之藏又擇當世聰明拔出之士衆於其間使得漸磨文學之益奬成其材以待國家之用

故書省之設吾不計近功而要於廣畜德所以厚其禮秩而艱於用人庶以明朕好古樂善之勤而勵學士大夫之行也某夕識博聞操守純篤諸儒所尚令問惟舊延處茲位蔽自朕知夫尊其所聞而行之不倦使輔於世教而其効可言非獨優游冊府而已在爾自強以承朕志

將軍制

朕有連營列校之衆以宿衛京師鎮撫諸夏能使士齊而奮其惟統督之臣求之在廷其選甚重某忠勇仁厚將以致謀使治吾軍必能副朕所屬今閱士之藝朕皆親臨拔其異能而汰其疲軟其於撫循訓勵之方可謂至矣爾於典領惟公賞罰可以服其心惟篤恩信可以致其力使處則有以養朕之威出則有以揚朕之武待爾任職稱朕意焉

熙寧轉對疏

准御史臺告報臣寮朝辭日具轉對臣愚淺薄恐言無

足采然臣竊觀唐太宗即位之初延羣臣與圖天下之事而能絀封倫用魏鄭公之說（魏徵勸帝行仁義封德彝以為三代後不可復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之故）所以成正觀之治周世宗初即位亦延羣臣使陳當世之務而能知王朴之可用（世宗新即位銳意征伐當時文士皆不欲上急于用武惟商毅實儀揚昭儉與朴皆言用兵之策朴謂江淮可先取世宗雅已知朴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故顯德之政亦獨能變五代之因循夫當衆說之馳騁而以獨見之言陳未形之得失此聽者之所難也然二君能辨之於羣衆之中而用之以收一時之效此後世之士所以常感知言之少而頌二君之明也今陛下始承天序亦詔羣臣使以次對然且將歲餘未聞取一人得一言豈當世固乏人不足以當陛下之意與抑所以延問者特用累世之故事而不必求其實歟臣愚竊計殆進言者未有以當陛下之意也陛下明智大略固將比跡於唐虞三代之盛如太宗世宗之所至恐不足以望陛下故臣之所言亦不敢效二臣之卑近伏惟陛下超然獨觀於世俗之表詳思臣言而擇其中則二君之明豈足道於後世而士之懷抱忠義者豈復感知言之少乎臣所言如左臣伏以陛下恭儉慈仁有能承祖宗之德聰明睿知有能任天下之材即位以來早朝晏罷廣問無聽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此非羣臣之所能及也然而所遇之時在天則有日食星變之異在地則震動陷裂水泉湧溢之災在人則有饑饉流亡訛言相驚之患三者皆非常之變也及從而察今之天下則風俗日以薄惡紀綱日以弛壞百司庶務一切文具而已內外之任則不足于人材公私之計則不足於食貨近則不能不以盜賊為患遠則不能不以夷狄為憂海內智謀之士常恐天下之勢不得以久安也以陛下之明而所遇之時如此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亦在正其本而已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臣以謂正其本者在陛下得之於心而已臣觀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為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其

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為始者致其知也故臣以謂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此致其知所以為大學之道也古之聖人舜禹成湯文武未有不由學而成而傳說周公之輔其君未嘗不勉之以學故孟子以謂學焉而後有為則湯以王齊桓公以霸皆不勞而能也蓋學所以成人主之功德如此誠能磨礱長養至於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以事物接於我者無以言語接於我者無以累其內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無以累其外夫然則循理而已矣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從善而已矣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積其小者必至於大積其微者必至於顯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克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之不踰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故曰念終始典于學又曰學然後知不足孔子亦曰吾學不厭蓋如此者孔子之所不能已也夫能使事物之

接於我者不能累其內所以治內也言語之接於我者不能蔽其外所以應外也有以治內此所以成德化也有以應外此所以成法度也德化法度既成所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也自周衰以來道術不明為人君者莫知學先王之道以明其心為人臣者莫知引其君以及先王之道也一切苟簡溺於流俗末世之卑淺以先王之道為迂遠而難遵人主有聰明敏達之質而無磨礱長養之具至於不能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有所不能盡也不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以事物接於我者足以蔽其外夫然故欲循理而邪情足以害之欲從善而邪說足以亂之如是而用之以持久則愈甚無補行之以不息則不能見效其與則至於邪情勝而正理滅邪說長而正論消天下之所以不治而有至於亂者以是而已矣此周衰以來人主之所以可傳於後世者少也可傳於後世者若漢之文帝宣帝唐之太宗皆可謂

有美質矣由其學不能遠而所知者陋故足以賢於近世之庸主矣若夫議唐虞三代之盛德則彼烏足以云乎由其如此故自周衰以來千有餘年天下之言理者亦皆卑近淺陋以趨世主之所便而言先王之道者皆紕而不省故以孔子之聖孟子之賢而猶不遇也今去孔孟之時又遠矣臣之所言乃周衰以來千有餘年所謂迂遠而難遵者也然臣敢獻之於陛下者臣觀先王之所已試其言最近而非遠其用最要而非迂故不敢不以告者此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伏惟陛下有自然之聖質而漸漬於道義之日又不為不久然臣以謂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在得之於心得之於心則在學焉而已者臣愚以謂陛下宜觀洪範大學之所陳知治道之所本不在於他觀傳說周公之所戒知學者非明主之所宜已也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當懇誠惻怛以講明舊學而推廣之務當於道德之體要不取乎口耳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效復之熟之使聖心之所存從容於自得之地則萬事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萬事之理則內不累於天下之物外不蔽於天下之言然後明先王之道而行之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合天下之正論而用之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雖細必鉅雖微必顯以陛下之聰明而克之以至於不可知之神以陛下之睿知而積之以至於從心所欲之不踰矩夫豈遠哉顧勉強如何耳夫然故內成德化外成法度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甚易也若夫移風俗之薄惡振綱紀之弛壞變百司庶務之文具厲天下之士使稱其位理天下之財使贍其用近者使之親附遠者使之服從海內之勢使之常安則惟陛下之所欲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乎未有若是而福應不臻而變異不消者也如聖心之所存未及於此內未能無秋毫之累外未能無纖芥之蔽則臣恐欲法先王之政而智慮有所未審欲用天下之智謀材藝之士而議論有

所未一於國家天下愈甚無補而風俗綱紀愈以衰壞也非獨如此自古所以安危治亂之幾未嘗不出於此臣幸蒙降問言天下之細務而無益於得失之數者非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輒不自知其固陋而敢言國家之大體惟陛下審察而擇其宜天下幸甚

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劄子 改明州不果上

愚臣孤陋無狀出通判越州因轉對幸得論事敢據經之說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國家天下之道必本於學為獻遂今十有一年始得望穆穆之清光敢別白前說而終之臣以謂陛下有不世出之姿有君人之大德與出於數千載之大志又有能行之效特起於三代之後然顧以治國家天下之道必本於學為獻於陛下何也蓋古之聖人雖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然至其成德莫不由學故堯舜性之也而見於傳記則皆有師其史官識其行事則皆曰若稽古至於湯武身之也則湯學於伊尹武王學於太公見於詩禮孟子在商高宗得傅說作相其命說之辭曰予小子舊學于甘盤而傅說告之則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又曰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蓋高宗既已學于甘盤矣及傅說相之乃更丁寧反復勉之以學其要歸則以謂當終始常念于學明學蓋不可一日而廢也至於孔子之自敘則自十有五而志于學至于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夫以孔子之聖必志于學其學之漸每十年而一進至于七十矣其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傳說所稱當終始常念于學者雖孔子之聖不能易也故揚子曰學之為王者事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聖賢之篤於學至於如此者蓋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也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者聖人之言也蓋古之聖人雖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然至其成德莫不由學也知不足與困者學也方其始也求之貴博畜之貴多及其得之則於言也在知其要於德也在知其奧能至於是矣則求之博畜之多者乃筌蹄而已所謂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也如求之不博畜之不多

則未有於言也能知其要未有於德也能知其奧所謂寡聞則無約寡見則無卓也子貢稱孔子之學識其遠者大者則於言也能知其要於德也能知其奧然後能當於孔子之所謂學也審能是則存於心者有以為主於內天子之事雖其變無窮而吾所以待之者其應無方古之大有為於天下者未有不出於是也堯舜湯武所以為盛德之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孟子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不在於陛下而孰在哉錄是敘五福之慶以引天下之士推原道德而講明其意陳六藝載籍之文而細繹其說博考深思無有懈倦其折衷是非獨見之明老師宿儒所不能到此臣之所聞也有不世出之姿與君人之大德又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特起於三代之後此臣之所知也則陛下之學已可謂至矣然臣區區敢誦經之陳言以進於左右者識將順陛下之聖志采傅說始終典學之言觀孔子少長進學之漸以陛下之明智知言之要知德之奧皆陛下之所素蓄識以陛下之樂道而繼之以不倦以陛下之稽古而加之以不已使天性之睿智所造者益深所稽者益厚日日新又日新其於自得之者非徒足以待萬事無窮之變而應之以無方天下之人必將得陛下之行者不得其所以行得陛下之言者不得其所以言堯舜湯武所以為盛德之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孟子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不在於陛下而孰在哉錄是敘五福之慶以大賚庶民享萬年之休以永綏方夏德厚於天地名昭於日月惟聖意之所在而已臣愚不敢蒙恩賜對不敢毛舉蘇細之常務而於國家之體冒言其遠且大者此臣所以愛君區區之分也伏惟留神省察

移滄州過關上殿劄子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烏奚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躋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

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于荒服暨于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冲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為三晉宋之患天下為南北隋文始一海内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于貞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于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為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粤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筱禹之跡内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畢藩服而納以繩墨所以安百姓御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于為天子莫富于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為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為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適求厥寧既定晉疆

取太原平劉繼文　錢敏自

歸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為帝太宗未有高焉者也眞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擾服異域蓋自天寶之末宇内板蕩及眞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關邊至于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瀝燧無雞鳴犬吠之警以迄于今故于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為帝眞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僞其用舍之際一稽于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援立有德傳付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悦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歟欷其得

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為宋仁宗英
宗皇帝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天命所集而稱
疾遜避至于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為
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
見三事省決萬機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開諮惕然皆
知其志在有為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
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為宋英宗陛
下聖神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
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于
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于世俗而已
于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跡修列先王法度
之政為其任在己可謂有出于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
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為
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朝酌損益革敝興壞制作法度
之事日以大簡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
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

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朴
之刑然猶詳審反覆至于緩故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
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
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
不知力役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
蓋未嘗興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
柄者天下之勢或在于外戚或在于近習或在于大臣
宋興以來戚里宦官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
謹其操柄者如此而況輯師旅于內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
一卒之用卑藩服于外天下不得私尺兵
自處之勢如此至于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
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于失
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于下
操柄謹于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
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
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氓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

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台而籩豆齋素負以致其贊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祇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褵相與挾冊而吟誦至于六府順叙百嘉咸遂凡在天地之内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于三代近莫盛于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無窶容動色之慮萌于其心無援枹擊柝之戒接于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竊觀于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興武王之所以繼代而成王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泂酌假樂嘉成王也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公劉告康公成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也泂酌告康公洞酌名康公成成王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于鬼罝之武夫行修于隱牛羊之牧人爰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祇慎唐虞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鷹告鬼神覺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興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于聽而成之于心其于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于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于經垂為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于考次論撰列之簡册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于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于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克于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為最盛之時而泂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為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祇慎唐虞

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寅畏儆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閎遠崇侈循之無窮至千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救災議　神宗本紀熙寧元年壬午以恩冀州河決蚘水死家緡錢及下戶粟甲申京師地震乙酉又震辛卯以河朔地大震賜歷死者緡錢京師地再震壬午遣御史中丞滕甫知制誥吳充安撫河北癸巳疏深州溫水以下東西路存恤河北流民

河北地震水災踰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之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之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于上則其勢必不暇乎它為是農不復得修其畝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閭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為施不均而民猶

有無告者也食之徧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辨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又均否有眞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曆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犀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馬牛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鬬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畊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猶甚者也何則失戰鬬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畊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

聊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矣鋤梃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強者既罷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宴然而已乎況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社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為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畝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它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峙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

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它為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亡轉死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層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王輅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異聲豈不適變於可為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為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饑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畊有九年之畜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為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為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緩已況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尚無所愛況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它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

以利農其於增羅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
一時之事有以為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薑香藥
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薑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
而其費已足茶薑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為可惜不
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貴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薑香藥之
類為錢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為天下之計利害
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
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寄歐陽舍人書 肇祖名致堯尚書戶部
郎中贈右諫議大夫

肇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誤先大
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于世義近
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
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
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在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惡
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
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為後法警勸之道非
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
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
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
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常觀其
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
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
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
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
無以為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
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
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
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
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
在其文章無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
死者無所憾生者得敘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

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難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可感則往往盡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肇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於肇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肇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蹇否塞以死肇祖知揚州時上疏論事指斥大臣尤切當時皆不悅又徙知鄆州坐知揚州候入添支俸多一月貶監江寧府酒稅用封禪恩累遷户部郎中大中祥符五年五月辛丑于官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為而惡誰不愧以懼為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為而惡誰不愧以懼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為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

不宣肇載拜

福州上執政書

肇頓首載拜上書某官竊以先王之迹去今遠矣其可槩見者尚存於詩詩存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撫循待遇之者恩意可謂備矣故其長育天下之材使之成就則如蘿蒿之在大陵無有不遂其賓而接之出於懇誠則如鹿鳴之相呼合其聲音非自外至也其燕之則有飲食之具樂之則有琴瑟之音將其厚意則有幣帛筐篚之贈要其大旨則未嘗不在於得其歡心其人材既衆列于庶位則如槱樸之盛得而新之其以為使臣則寵其往也必以禮樂使其光華皇於遠近勞其來也則既知其功又本其情而叙其勤其以為將率則於其行也既送還之又識薇蕨之始生而恐其歸時之晚及其還也既休息之又追念其悄悄之憂而及於僕夫之瘁當此之時后妃之於內助又知臣下之勤勞其憂思之深至於山谷石碏僕馬之間而志意之一至於雖采卷

耳而心不在焉蓋先王之世待天下士其勤且詳如此故稱周之士也責又稱周之士也肆而天保亦稱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其君臣上下相與之際如此可謂至美所謂必本其情而叙其勤者在四牡之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而其卒章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謌將母来諗釋者以謂諗告也君勞使臣叙述其情曰豈不誠思歸乎故作此詩之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其君也既體息之而又追叙其情如此繇是觀之上之所以接下未嘗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所以事上有養父母之心未嘗不以告也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於戍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即人之心莫大於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於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則有北山之感鴈羽之嗟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思詩人皆推其意見於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伏惟吾君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方興先王之治以上繼三代吾相於時皆同德合謀則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豈異於古士之出於是時者豈有不得盡其志邪鞏獨何人幸遇茲日鞏少之時尚不敢飾其固陋之質以干當世之用今齒髮日衰聰明日耗令其至愚固不敢有徼進之心況其少有知耶轉走五郡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域之任而冀陪朝廷之儀此鞏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聽察之日久矣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於下執事者誠以鞏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嵩食京師而鞏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於著令有一人仕於此二邦者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鞏固不敢為不肖之身求自比於是也顧以道里之阻既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獨省晨昏承顏色不得效其犬馬之愚至於書問往還蓋以萬里非累月踰時不通此白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苟安恩不可以苟止者也方去歲之春有此邦之命鞏敢以情告於朝而詔報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五十二 二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一百一 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六 一百七 一百八 一百九 一百十 一百十一 一百十二 一百十三 一百十四 一百十五 一百十六 一百十七 一百十八 一百十九 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一 一百二十二 一百二十三 一百二十四 一百二十五 一百二十六 一百二十七 一百二十八 一百二十九 一百三十 一百三十一 一百三十二 一百三十三 一百三十四 一百三十五 一百三十六 一百三十七 一百三十八 一百三十九 一百四十 一百四十一 一百四十二 一百四十三 一百四十四 一百四十五 一百四十六 一百四十七 一百四十八 一百四十九 一百五十 一百五十一 一百五十二 一百五十三 一百五十四 一百五十五 一百五十六 一百五十七 一百五十八 一百五十九 一百六十 一百六十一 一百六十二 一百六十三 一百六十四 一百六十五 一百六十六 一百六十七 一百六十八 一百六十九 一百七十 一百七十一 一百七十二 一百七十三 一百七十四 一百七十五 一百七十六 一百七十七 一百七十八 一百七十九 一百八十 一百八十一 一百八十二 一百八十三 一百八十四 一百八十五 一百八十六 一百八十七 一百八十八 一百八十九 一百九十 一百九十一 一百九十二 一百九十三 一百九十四 一百九十五 一百九十六 一百九十七 一百九十八 一百九十九 二百 二百一 二百二 二百三 二百四 二百五 二百六 二百七 二百八 二百九 二百十 二百十一 二百十二 二百十三 二百十四 二百十五 二百十六 二百十七 二百十八 二百十九 二百二十 二百二十一 二百二十二 二百二十三 二百二十四 二百二十五 二百二十六 二百二十七 二百二十八 二百二十九 二百三十 二百三十一 二百三十二 二百三十三 二百三十四 二百三十五 二百三十六 二百三十七 二百三十八 二百三十九 二百四十 二百四十一 二百四十二 二百四十三 二百四十四 二百四十五 二百四十六 二百四十七 二百四十八 二百四十九 二百五十 二百五十一 二百五十二 二百五十三 二百五十四 二百五十五 二百五十六 二百五十七 二百五十八 二百五十九 二百六十 二百六十一 二百六十二 二百六十三 二百六十四 二百六十五 二百六十六 二百六十七 二百六十八 二百六十九 二百七十 二百七十一 二百七十二 二百七十三 二百七十四 二百七十五 二百七十六 二百七十七 二百七十八 二百七十九 二百八十 二百八十一 二百八十二 二百八十三 二百八十四 二百八十五 二百八十六 二百八十七 二百八十八 二百八十九 二百九十 二百九十一 二百九十二 二百九十三 二百九十四 二百九十五 二百九十六 二百九十七 二百九十八 二百九十九 三百 三百一 三百二 三百三 三百四 三百五 三百六 三百七 三百八 三百九 三百十 三百十一 三百十二 三百十三 三百十四 三百十五 三百十六 三百十七 三百十八 三百十九 三百二十 三百二十一 三百二十二 三百二十三 三百二十四 三百二十五 三百二十六 三百二十七 三百二十八 三百二十九 三百三十 三百三十一 三百三十二 三百三十三 三百三十四 三百三十五 三百三十六 三百三十七 三百三十八 三百三十九 三百四十 三百四十一 三百四十二 三百四十三 三百四十四 三百四十五 三百四十六 三百四十七 三百四十八 三百四十九 三百五十 三百五十一 三百五十二 三百五十三 三百五十四 三百五十五 三百五十六 三百五十七 三百五十八 三百五十九 三百六十 三百六十一 三百六十二 三百六十三 三百六十四 三百六十五 三百六十六 三百六十七 三百六十八 三百六十九 三百七十 三百七十一 三百七十二 三百七十三 三百七十四 三百七十五 三百七十六 三百七十七 三百七十八 三百七十九 三百八十 三百八十一 三百八十二 三百八十三 三百八十四 三百八十五 三百八十六 三百八十七 三百八十八 三百八十九 三百九十 三百九十一 三百九十二 三百九十三 三百九十四 三百九十五 三百九十六 三百九十七 三百九十八 三百九十九 四百 四百一 四百二 四百三 四百四 四百五 四百六 四百七 四百八 四百九 四百十 四百十一 四百十二 四百十三 四百十四 四百十五 四百十六 四百十七 四百十八 四百十九 四百二十 四百二十一 四百二十二 四百二十三 四百二十四 四百二十五 四百二十六 四百二十七 四百二十八 四百二十九 四百三十 四百三十一 四百三十二 四百三十三 四百三十四 四百三十五 四百三十六 四百三十七 四百三十八 四百三十九 四百四十 四百四十一 四百四十二 四百四十三 四百四十四 四百四十五 四百四十六 四百四十七 四百四十八 四百四十九 四百五十 四百五十一 四百五十二 四百五十三 四百五十四 四百五十五 四百五十六 四百五十七 四百五十八 四百五十九 四百六十 四百六十一 四百六十二 四百六十三 四百六十四 四百六十五 四百六十六 四百六十七 四百六十八 四百六十九 四百七十 四百七十一 四百七十二 四百七十三 四百七十四 四百七十五 四百七十六 四百七十七 四百七十八 四百七十九 四百八十 四百八十一 四百八十二 四百八十三 四百八十四 四百八十五 四百八十六 四百八十七 四百八十八 四百八十九 四百九十 四百九十一 四百九十二 四百九十三 四百九十四 四百九十五 四百九十六 四百九十七 四百九十八 四百九十九 五百 五百一 五百二 五百三 五百四 五百五 五百六 五百七 五百八 五百九 五百十 五百十一 五百十二 五百十三 五百十四 五百十五 五百十六 五百十七 五百十八 五百十九 五百二十 五百二十一 五百二十二 五百二十三 五百二十四 五百二十五 五百二十六 五百二十七 五百二十八 五百二十九 五百三十 五百三十一 五百三十二 五百三十三 五百三十四 五百三十五 五百三十六 五百三十七 五百三十八 五百三十九 五百四十 五百四十一 五百四十二 五百四十三 五百四十四 五百四十五 五百四十六 五百四十七 五百四十八 五百四十九 五百五十 五百五十一 五百五十二 五百五十三 五百五十四 五百五十五 五百五十六 五百五十七 五百五十八 五百五十九 五百六十 五百六十一 五百六十二 五百六十三 五百六十四 五百六十五 五百六十六 五百六十七 五百六十八 五百六十九 五百七十 五百七十一 五百七十二 五百七十三 五百七十四 五百七十五 五百七十六 五百七十七 五百七十八 五百七十九 五百八十 五百八十一 五百八十二 五百八十三 五百八十四 五百八十五 五百八十六 五百八十七 五百八十八 五百八十九 五百九十 五百九十一 五百九十二 五百九十三 五百九十四 五百九十五 五百九十六 五百九十七 五百九十八 五百九十九 六百 六百一 六百二 六百三 六百四 六百五 六百六 六百七 六百八 六百九 六百十 六百十一 六百十二 六百十三 六百十四 六百十五 六百十六 六百十七 六百十八 六百十九 六百二十 六百二十一 六百二十二 六百二十三 六百二十四 六百二十五 六百二十六 六百二十七 六百二十八 六百二十九 六百三十 六百三十一 六百三十二 六百三十三 六百三十四 六百三十五 六百三十六 六百三十七 六百三十八 六百三十九 六百四十 六百四十一 六百四十二 六百四十三 六百四十四 六百四十五 六百四十六 六百四十七 六百四十八 六百四十九 六百五十 六百五十一 六百五十二 六百五十三 六百五十四 六百五十五 六百五十六 六百五十七 六百五十八 六百五十九 六百六十 六百六十一 六百六十二 六百六十三 六百六十四 六百六十五 六百六十六 六百六十七 六百六十八 六百六十九 六百七十 六百七十一 六百七十二 六百七十三 六百七十四 六百七十五 六百七十六 六百七十七 六百七十八 六百七十九 六百八十 六百八十一 六百八十二 六百八十三 六百八十四 六百八十五 六百八十六 六百八十七 六百八十八 六百八十九 六百九十 六百九十一 六百九十二 六百九十三 六百九十四 六百九十五 六百九十六 六百九十七 六百九十八 六百九十九 七百 七百一 七百二 七百三 七百四 七百五 七百六 七百七 七百八 七百九 七百十 七百十一 七百十二 七百十三 七百十四 七百十五 七百十六 七百十七 七百十八 七百十九 七百二十 七百二十一 七百二十二 七百二十三 七百二十四 七百二十五 七百二十六 七百二十七 七百二十八 七百二十九 七百三十 七百三十一 七百三十二 七百三十三 七百三十四 七百三十五 七百三十六 七百三十七 七百三十八 七百三十九 七百四十 七百四十一 七百四十二 七百四十三 七百四十四 七百四十五 七百四十六 七百四十七 七百四十八 七百四十九 七百五十 七百五十一 七百五十二 七百五十三 七百五十四 七百五十五 七百五十六 七百五十七 七百五十八 七百五十九 七百六十 七百六十一 七百六十二 七百六十三 七百六十四 七百六十五 七百六十六 七百六十七 七百六十八 七百六十九 七百七十 七百七十一 七百七十二 七百七十三 七百七十四 七百七十五 七百七十六 七百七十七 七百七十八 七百七十九 七百八十 七百八十一 七百八十二 七百八十三 七百八十四 七百八十五 七百八十六 七百八十七 七百八十八 七百八十九 七百九十 七百九十一 七百九十二 七百九十三 七百九十四 七百九十五 七百九十六 七百九十七 七百九十八 七百九十九 八百 八百一 八百二 八百三 八百四 八百五 八百六 八百七 八百八 八百九 八百十 八百十一 八百十二 八百十三 八百十四 八百十五 八百十六 八百十七 八百十八 八百十九 八百二十 八百二十一 八百二十二 八百二十三 八百二十四 八百二十五 八百二十六 八百二十七 八百二十八 八百二十九 八百三十 八百三十一 八百三十二 八百三十三 八百三十四 八百三十五 八百三十六 八百三十七 八百三十八 八百三十九 八百四十 八百四十一 八百四十二 八百四十三 八百四十四 八百四十五 八百四十六 八百四十七 八百四十八 八百四十九 八百五十 八百五十一 八百五十二 八百五十三 八百五十四 八百五十五 八百五十六 八百五十七 八百五十八 八百五十九 八百六十 八百六十一 八百六十二 八百六十三 八百六十四 八百六十五 八百六十六 八百六十七 八百六十八 八百六十九 八百七十 八百七十一 八百七十二 八百七十三 八百七十四 八百七十五 八百七十六 八百七十七 八百七十八 八百七十九 八百八十 八百八十一 八百八十二 八百八十三 八百八十四 八百八十五 八百八十六 八百八十七 八百八十八 八百八十九 八百九十 八百九十一 八百九十二 八百九十三 八百九十四 八百九十五 八百九十六 八百九十七 八百九十八 八百九十九 九百 九百一 九百二 九百三 九百四 九百五 九百六 九百七 九百八 九百九 九百十 九百十一 九百十二 九百十三 九百十四 九百十五 九百十六 九百十七 九百十八 九百十九 九百二十 九百二十一 九百二十二 九百二十三 九百二十四 九百二十五 九百二十六 九百二十七 九百二十八 九百二十九 九百三十 九百三十一 九百三十二 九百三十三 九百三十四 九百三十五 九百三十六 九百三十七 九百三十八 九百三十九 九百四十 九百四十一 九百四十二 九百四十三 九百四十四 九百四十五 九百四十六 九百四十七 九百四十八 九百四十九 九百五十 九百五十一 九百五十二 九百五十三 九百五十四 九百五十五 九百五十六 九百五十七 九百五十八 九百五十九 九百六十 九百六十一 九百六十二 九百六十三 九百六十四 九百六十五 九百六十六 九百六十七 九百六十八 九百六十九 九百七十 九百七十一 九百七十二 九百七十三 九百七十四 九百七十五 九百七十六 九百七十七 九百七十八 九百七十九 九百八十 九百八十一 九百八十二 九百八十三 九百八十四 九百八十五 九百八十六 九百八十七 九百八十八 九百八十九 九百九十 九百九十一 九百九十二 九百九十三 九百九十四 九百九十五 九百九十六 九百九十七 九百九十八 九百九十九 一千 一千一 一千二 一千三 一千四 一千五 一千六 一千七 一千八 一千九 一千十 一千十一 一千十二 一千十三 一千十四 一千十五 一千十六 一千十七 一千十八 一千十九 一千二十 一千二十一 一千二十二 一千二十三 一千二十四 一千二十五 一千二十六 一千二十七 一千二十八 一千二十九 一千三十 一千三十一 一千三十二 一千三十三 一千三十四 一千三十五 一千三十六 一千三十七 一千三十八 一千三十九 一千四十 一千四十一 一千四十二 一千四十三 一千四十四 一千四十五 一千四十六 一千四十七 一千四十八 一千四十九 一千五十 一千五十一 一千五十二 一千五十三 一千五十四 一千五十五 一千五十六 一千五十七 一千五十八 一千五十九 一千六十 一千六十一 一千六十二 一千六十三 一千六十四 一千六十五 一千六十六 一千六十七 一千六十八 一千六十九 一千七十 一千七十一 一千七十二 一千七十三 一千七十四 一千七十五 一千七十六 一千七十七 一千七十八 一千七十九 一千八十 一千八十一 一千八十二 一千八十三 一千八十四 一千八十五 一千八十六 一千八十七 一千八十八 一千八十九 一千九十 一千九十一 一千九十二 一千九十三 一千九十四 一千九十五 一千九十六 一千九十七 一千九十八 一千九十九 一千一百 一千一百一 一千一百二 一千一百三 一千一百四 一千一百五 一千一百六 一千一百七 一千一百八 一千一百九 一千一百十 一千一百十一 一千一百十二 一千一百十三 一千一百十四 一千一百十五 一千一百十六 一千一百十七 一千一百十八 一千一百十九 一千一百二十 一千一百二十一 一千一百二十二 一千一百二十三 一千一百二十四 一千一百二十五 一千一百二十六 一千一百二十七 一千一百二十八 一千一百二十九 一千一百三十 一千一百三十一 一千一百三十二 一千一百三十三 一千一百三十四 一千一百三十五 一千一百三十六 一千一百三十七 一千一百三十八 一千一百三十九 一千一百四十 一千一百四十一 一千一百四十二 一千一百四十三 一千一百四十四 一千一百四十五 一千一百四十六 一千一百四十七 一千一百四十八 一千一百四十九 一千一百五十 一千一百五十一 一千一百五十二 一千一百五十三 一千一百五十四 一千一百五十五 一千一百五十六 一千一百五十七 一千一百五十八 一千一百五十九 一千一百六十 一千一百六十一 一千一百六十二 一千一百六十三 一千一百六十四 一千一百六十五 一千一百六十六 一千一百六十七 一千一百六十八 一千一百六十九 一千一百七十 一千一百七十一 一千一百七十二 一千一百七十三 一千一百七十四 一千一百七十五 一千一百七十六 一千一百七十七 一千一百七十八 一千一百七十九 一千一百八十 一千一百八十一 一千一百八十二 一千一百八十三 一千一百八十四 一千一百八十五 一千一百八十六 一千一百八十七 一千一百八十八 一千一百八十九 一千一百九十 一千一百九十一 一千一百九十二 一千一百九十三 一千一百九十四 一千一百九十五 一千一百九十六 一千一百九十七 一千一百九十八 一千一百九十九 一千二百 一千二百一 一千二百二 一千二百三 一千二百四 一千二百五 一千二百六 一千二百七 一千二百八 一千二百九 一千二百十 一千二百十一 一千二百十二 一千二百十三 一千二百十四 一千二百十五 一千二百十六 一千二百十七 一千二百十八 一千二百十九 一千二百二十 一千二百二十一 一千二百二十二 一千二百二十三 一千二百二十四 一千二百二十五 一千二百二十六 一千二百二十七 一千二百二十八 一千二百二十九 一千二百三十 一千二百三十一 一千二百三十二 一千二百三十三 一千二百三十四 一千二百三十五 一千二百三十六 一千二百三十七 一千二百三十八 一千二百三十九 一千二百四十 一千二百四十一 一千二百四十二 一千二百四十三 一千二百四十四 一千二百四十五 一千二百四十六 一千二百四十七 一千二百四十八 一千二百四十九 一千二百五十 一千二百五十一 一千二百五十二 一千二百五十三 一千二百五十四 一千二百五十五 一千二百五十六 一千二百五十七 一千二百五十八 一千二百五十九 一千二百六十 一千二百六十一 一千二百六十二 一千二百六十三 一千二百六十四 一千二百六十五 一千二百六十六 一千二百六十七 一千二百六十八 一千二百六十九 一千二百七十 一千二百七十一 一千二百七十二 一千二百七十三 一千二百七十四 一千二百七十五 一千二百七十六 一千二百七十七 一千二百七十八 一千二百七十九 一千二百八十 一千二百八十一 一千二百八十二 一千二百八十三 一千二百八十四 一千二百八十五 一千二百八十六 一千二百八十七 一千二百八十八 一千二百八十九 一千二百九十 一千二百九十一 一千二百九十二 一千二百九十三 一千二百九十四 一千二百九十五 一千二百九十六 一千二百九十七 一千二百九十八 一千二百九十九 一千三百 一千三百一 一千三百二 一千三百三 一千三百四 一千三百五 一千三百六 一千三百七 一千三百八 一千三百九 一千三百十 一千三百十一 一千三百十二 一千三百十三 一千三百十四 一千三百十五 一千三百十六 一千三百十七 一千三百十八 一千三百十九 一千三百二十 一千三百二十一 一千三百二十二 一千三百二十三 一千三百二十四 一千三百二十五 一千三百二十六 一千三百二十七 一千三百二十八 一千三百二十九 一千三百三十 一千三百三十一 一千三百三十二 一千三百三十三 一千三百三十四 一千三百三十五 一千三百三十六 一千三百三十七 一千三百三十八 一千三百三十九 一千三百四十 一千三百四十一 一千三百四十二 一千三百四十三 一千三百四十四 一千三百四十五 一千三百四十六 一千三百四十七 一千三百四十八 一千三百四十九 一千三百五十 一千三百五十一 一千三百五十二 一千三百五十三 一千三百五十四 一千三百五十五 一千三百五十六 一千三百五十七 一千三百五十八 一千三百五十九 一千三百六十 一千三百六十一 一千三百六十二 一千三百六十三 一千三百六十四 一千三百六十五 一千三百六十六 一千三百六十七 一千三百六十八 一千三百六十九 一千三百七十 一千三百七十一 一千三百七十二 一千三百七十三 一千三百七十四 一千三百七十五 一千三百七十六 一千三百七十七 一千三百七十八 一千三百七十九 一千三百八十 一千三百八十一 一千三百八十二 一千三百八十三 一千三百八十四 一千三百八十五 一千三百八十六 一千三百八十七 一千三百八十八 一千三百八十九 一千三百九十 一千三百九十一 一千三百九十二 一千三百九十三 一千三百九十四 一千三百九十五 一千三百九十六 一千三百九十七 一千三百九十八 一千三百九十九 一千四百 一千四百一 一千四百二 一千四百三 一千四百四 一千四百五 一千四百六 一千四百七 一千四百八 一千四百九 一千四百十 一千四百十一 一千四百十二 一千四百十三 一千四百十四 一千四百十五 一千四百十六 一千四百十七 一千四百十八 一千四百十九 一千四百二十 一千四百二十一 一千四百二十二 一千四百二十三 一千四百二十四 一千四百二十五 一千四百二十六 一千四百二十七 一千四百二十八 一千四百二十九 一千四百三十 一千四百三十一 一千四百三十二 一千四百三十三 一千四百三十四 一千四百三十五 一千四百三十六 一千四百三十七 一千四百三十八 一千四百三十九 一千四百四十 一千四百四十一 一千四百四十二 一千四百四十三 一千四百四十四 一千四百四十五 一千四百四十六 一千四百四十七 一千四百四十八 一千四百四十九 一千四百五十 一千四百五十一 一千四百五十二 一千四百五十三 一千四百五十四 一千四百五十五 一千四百五十六 一千四百五十七 一千四百五十八 一千四百五十九 一千四百六十 一千四百六十一 一千四百六十二 一千四百六十三 一千四百六十四 一千四百六十五 一千四百六十六 一千四百六十七 一千四百六十八 一千四百六十九 一千四百七十 一千四百七十一 一千四百七十二 一千四百七十三 一千四百七十四 一千四百七十五 一千四百七十六 一千四百七十七 一千四百七十八 一千四百七十九 一千四百八十 一千四百八十一 一千四百八十二 一千四百八十三 一千四百八十四 一千四百八十五 一千四百八十六 一千四百八十七 一千四百八十八 一千四百八十九 一千四百九十 一千四百九十一 一千四百九十二 一千四百九十三 一千四百九十四 一千四百九十五 一千四百九十六 一千四百九十七 一千四百九十八 一千四百九十九 一千五百 一千五百一 一千五百二 一千五百三 一千五百四 一千五百五 一千五百六 一千五百七 一千五百八 一千五百九 一千五百十 一千五百十一 一千五百十二 一千五百十三 一千五百十四 一千五百十五 一千五百十六 一千五百十七 一千五百十八 一千五百十九 一千五百二十 一千五百二十一 一千五百二十二 一千五百二十三 一千五百二十四 一千五百二十五 一千五百二十六 一千五百二十七 一千五百二十八 一千五百二十九 一千五百三十 一千五百三十一 一千五百三十二 一千五百三十三 一千五百三十四 一千五百三十五 一千五百三十六 一千五百三十七 一千五百三十八 一千五百三十九 一千五百四十 一千五百四十一 一千五百四十二 一千五百四十三 一千五百四十四 一千五百四十五 一千五百四十六 一千五百四十七 一千五百四十八 一千五百四十九 一千五百五十 一千五百五十一 一千五百五十二 一千五百五十三 一千五百五十四 一千五百五十五 一千五百五十六 一千五百五十七 一千五百五十八 一千五百五十九 一千五百六十 一千五百六十一 一千五百六十二 一千五百六十三 一千五百六十四 一千五百六十五 一千五百六十六 一千五百六十七 一千五百六十八 一千五百六十九 一千五百七十 一千五百七十一 一千五百七十二 一千五百七十三 一千五百七十四 一千五百七十五 一千五百七十六 一千五百七十七 一千五百七十八 一千五百七十九 一千五百八十 一千五百八十一 一千五百八十二 一千五百八十三 一千五百八十四 一千五百八十五 一千五百八十六 一千五百八十七 一千五百八十八 一千五百八十九 一千五百九十 一千五百九十一 一千五百九十二 一千五百九十三 一千五百九十四 一千五百九十五 一千五百九十六 一千五百九十七 一千五百九十八 一千五百九十九 一千六百 一千六百一 一千六百二 一千六百三 一千六百四 一千六百五 一千六百六 一千六百七 一千六百八 一千六百九 一千六百十 一千六百十一 一千六百十二 一千六百十三 一千六百十四 一千六百十五 一千六百十六 一千六百十七 一千六百十八 一千六百十九 一千六百二十 一千六百二十一 一千六百二十二 一千六百二十三 一千六百二十四 一千六百二十五 一千六百二十六 一千六百二十七 一千六百二十八 一千六百二十九 一千六百三十 一千六百三十一 一千六百三十二 一千六百三十三 一千六百三十四 一千六百三十五 一千六百三十六 一千六百三十七 一千六百三十八 一千六百三十九 一千六百四十 一千六百四十一 一千六百四十二 一千六百四十三 一千六百四十四 一千六百四十五 一千六百四十六 一千六百四十七 一千六百四十八 一千六百四十九 一千六百五十 一千六百五十一 一千六百五十二 一千六百五十三 一千六百五十四 一千六百五十五 一千六百五十六 一千六百五十七 一千六百五十八 一千六百五十九 一千六百六十 一千六百六十一 一千六百六十二 一千六百六十三 一千六百六十四 一千六百六十五 一千六百六十六 一千六百六十七 一千六百六十八 一千六百六十九 一千六百七十 一千六百七十一 一千六百七十二 一千六百七十三 一千六百七十四 一千六百七十五 一千六百七十六 一千六百七十七 一千六百七十八 一千六百七十九 一千六百八十 一千六百八十一 一千六百八十二 一千六百八十三 一千六百八十四 一千六百八十五 一千六百八十六 一千六百八十七 一千六百八十八 一千六百八十九 一千六百九十 一千六百九十一 一千六百九十二 一千六百九十三 一千六百九十四 一千六百九十五 一千六百九十六 一千六百九十七 一千六百九十八 一千六百九十九 一千七百 一千七百一 一千七百二 一千七百三 一千七百四 一千七百五 一千七百六 一千七百七 一千七百八 一千七百九 一千七百十 一千七百十一 一千七百十二 一千七百十三 一千七百十四 一千七百十五 一千七百十六 一千七百十七 一千七百十八 一千七百十九 一千七百二十 一千七百二十一 一千七百二十二 一千七百二十三 一千七百二十四 一千七百二十五 一千七百二十六 一千七百二十七 一千七百二十八 一千七百二十九 一千七百三十 一千七百三十一 一千七百三十二 一千七百三十三 一千七百三十四 一千七百三十五 一千七百三十六 一千七百三十七 一千七百三十八 一千七百三十九 一千七百四十 一千七百四十一 一千七百四十二 一千七百四十三 一千七百四十四 一千七百四十五 一千七百四十六 一千七百四十七 一千七百四十八 一千七百四十九 一千七百五十 一千七百五十一 一千七百五十二 一千七百五十三 一千七百五十四 一千七百五十五 一千七百五十六 一千七百五十七 一千七百五十八 一千七百五十九 一千七百六十 一千七百六十一 一千七百六十二 一千七百六十三 一千七百六十四 一千七百六十五 一千七百六十六 一千七百六十七 一千七百六十八 一千七百六十九 一千七百七十 一千七百七十一 一千七百七十二 一千七百七十三 一千七百七十四 一千七百七十五 一千七百七十六 一千七百七十七 一千七百七十八 一千七百七十九 一千七百八十 一千七百八十一 一千七百八十二 一千七百八十三 一千七百八十四 一千七百八十五 一千七百八十六 一千七百八十七 一千七百八十八 一千七百八十九 一千七百九十 一千七百九十一 一千七百九十二 一千七百九十三 一千七百九十四 一千七百九十五 一千七百九十六 一千七百九十七 一千七百九十八 一千七百九十九 一千八百 一千八百一 一千八百二 一千八百三 一千八百四 一千八百五 一千八百六 一千八百七 一千八百八 一千八百九 一千八百十 一千八百十一 一千八百十二 一千八百十三 一千八百十四 一千八百十五 一千八百十六 一千八百十七 一千八百十八 一千八百十九 一千八百二十 一千八百二十一 一千八百二十二 一千八百二十三 一千八百二十四 一千八百二十五 一千八百二十六 一千八百二十七 一千八百二十八 一千八百二十九 一千八百三十 一千八百三十一 一千八百三十二 一千八百三十三 一千八百三十四 一千八百三十五 一千八百三十六 一千八百三十七 一千八百三十八 一千八百三十九 一千八百四十 一千八百四十一 一千八百四十二 一千八百四十三 一千八百四十四 一千八百四十五 一千八百四十六 一千八百四十七 一千八百四十八 一千八百四十九 一千八百五十 一千八百五十一 一千八百五十二 一千八百五十三 一千八百五十四 一千八百五十五 一千八百五十六 一千八百五十七 一千八百五十八 一千八百五十九 一千八百六十 一千八百六十一 一千八百六十二 一千八百六十三 一千八百六十四 一千八百六十五 一千八百六十六 一千八百六十七 一千八百六十八 一千八百六十九 一千八百七十 一千八百七十一 一千八百七十二 一千八百七十三 一千八百七十四 一千八百七十五 一千八百七十六 一千八百七十七 一千八百七十八 一千八百七十九 一千八百八十 一千八百八十一 一千八百八十二 一千八百八十三 一千八百八十四 一千八百八十五 一千八百八十六 一千八百八十七 一千八百八十八 一千八百八十九 一千八百九十 一千八百九十一 一千八百九十二 一千八百九十三 一千八百九十四 一千八百九十五 一千八百九十六 一千八百九十七 一千八百九十八 一千八百九十九 一千九百 一千九百一 一千九百二 一千九百三 一千九百四 一千九百五 一千九百六 一千九百七 一千九百八 一千九百九 一千九百十 一千九百十一 一千九百十二 一千九百十三 一千九百十四 一千九百十五 一千九百十六 一千九百十七 一千九百十八 一千九百十九 一千九百二十 一千九百二十一 一千九百二十二 一千九百二十三 一千九百二十四 一千九百二十五 一千九百二十六 一千九百二十七 一千九百二十八 一千九百二十九 一千九百三十 一千九百三十一 一千九百三十二 一千九百三十三 一千九百三十四 一千九百三十五 一千九百三十六 一千九百三十七 一千九百三十八 一千九百三十九 一千九百四十 一千九百四十一 一千九百四十二 一千九百四十三 一千九百四十四 一千九百四十五 一千九百四十六 一千九百四十七 一千九百四十八 一千九百四十九 一千九百五十 一千九百五十一 一千九百五十二 一千九百五十三 一千九百五十四 一千九百五十五 一千九百五十六 一千九百五十七 一千九百五十八 一千九百五十九 一千九百六十 一千九百六十一 一千九百六十二 一千九百六十三 一千九百六十四 一千九百六十五 一千九百六十六 一千九百六十七 一千九百六十八 一千九百六十九 一千九百七十 一千九百七十一 一千九百七十二 一千九百七十三 一千九百七十四 一千九百七十五 一千九百七十六 一千九百七十七 一千九百七十八 一千九百七十九 一千九百八十 一千九百八十一 一千九百八十二 一千九百八十三 一千九百八十四 一千九百八十五 一千九百八十六 一千九百八十七 一千九百八十八 一千九百八十九 一千九百九十 一千九百九十一 一千九百九十二 一千九百九十三 一千九百九十四 一千九百九十五 一千九百九十六 一千九百九十七 一千九百九十八 一千九百九十九 二千 二千一 二千二 二千三 二千四 二千五 二千六 二千七 二千八 二千九 二千十 二千十一 二千十二 二千十三 二千十四 二千十五 二千十六 二千十七 二千十八 二千十九 二千二十 二千二十一 二千二十二 二千二十三 二千二十四 二千二十五 二千二十六 二千二十七 二千二十八 二千二十九 二千三十 二千三十一 二千三十二 二千三十三 二千三十四 二千三十五 二千三十六 二千三十七 二千三十八 二千三十九 二千四十 二千四十一 二千四十二 二千四十三 二千四十四 二千四十五 二千四十六 二千四十七 二千四十八 二千四十九 二千五十 二千五十一 二千五十二 二千五十三 二千五十四 二千五十五 二千五十六 二千五十七 二千五十八 二千五十九 二千六十 二千六十一 二千六十二 二千六十三 二千六十四 二千六十五 二千六十六 二千六十七 二千六十八 二千六十九 二千七十 二千七十一 二千七十二 二千七十三 二千七十四 二千七十五 二千七十六 二千七十七 二千七十八 二千七十九 二千八十 二千八十一 二千八十二 二千八十三 二千八十四 二千八十五 二千八十六 二千八十七 二千八十八 二千八十九 二千九十 二千九十一 二千九十二 二千九十三 二千九十四 二千九十五 二千九十六 二千九十七 二千九十八 二千九十九 二千一百 二千一百一 二千一百二 二千一百三 二千一百四 二千一百五 二千一百六 二千一百七 二千一百八 二千一百九 二千一百十 二千一百十一 二千一百十二 二千一百十三 二千一百十四 二千一百十五 二千一百十六 二千一百十七 二千一百十八 二千一百十九 二千一百二十 二千一百二十一 二千一百二十二 二千一百二十三 二千一百二十四 二千一百二十五 二千一百二十六 二千一百二十七 二千一百二十八 二千一百二十九 二千一百三十 二千一百三十一 二千一百三十二 二千一百三十三 二千一百三十四 二千一百三十五 二千一百三十六 二千一百三十七 二千一百三十八 二千一百三十九 二千一百四十 二千一百四十一 二千一百四十二 二千一百四十三 二千一百四十四 二千一百四十五 二千一百四十六 二千一百四十七 二千一百四十八 二千一百四十九 二千一百五十 二千一百五十一 二千一百五十二 二千一百五十三 二千一百五十四 二千一百五十五 二千一百五十六 二千一百五十七 二千一百五十八 二千一百五十九 二千一百六十 二千一百六十一 二千一百六十二 二千一百六十三 二千一百六十四 二千一百六十五 二千一百六十六 二千一百六十七 二千一百六十八 二千一百六十九 二千一百七十 二千一百七十一 二千一百七十二 二千一百七十三 二千一百七十四 二千一百七十五 二千一百七十六 二千一百七十七 二千一百七十八 二千一百七十九 二千一百八十 二千一百八十一 二千一百八十二 二千一百八十三 二千一百八十四 二千一百八十五 二千一百八十六 二千一百八十七 二千一百八十八 二千一百八十九 二千一百九十 二千一百九十一 二千一百九十二 二千一百九十三 二千一百九十四 二千一百九十五 二千一百九十六 二千一百九十七 二千一百九十八 二千一百九十九 二千二百 二千二百一 二千二百二 二千二百三 二千二百四 二千二百五 二千二百六 二千二百七 二千二百八 二千二百九 二千二百十 二千二百十一 二千二百十二 二千二百十三 二千二百十四 二千二百十五 二千二百十六 二千二百十七 二千二百十八 二千二百十九 二千二百二十 二千二百二十一 二千二百二十二 二千二百二十三 二千二百二十四 二千二百二十五 二千二百二十六 二千二百二十七 二千二百二十八 二千二百二十九 二千二百三十 二千二百三十一 二千二百三十二 二千二百三十三 二千二百三十四 二千二百三十五 二千二百三十六 二千二百三十七 二千二百三十八 二千二百三十九 二千二百四十 二千二百四十一 二千二百四十二 二千二百四十三 二千二百四十四 二千二百四十五 二千二百四十六 二千二百四十七 二千二百四十八 二千二百四十九 二千二百五十 二千二百五十一 二千二百五十二 二千二百五十三 二千二百五十四 二千二百五十五 二千二百五十六 二千二百五十七 二千二百五十八 二千二百五十九 二千二百六十 二千二百六十一 二千二百六十二 二千二百六十三 二千二百六十四 二千二百六十五 二千二百六十六 二千二百六十七 二千二百六十八 二千二百六十九 二千二百七十 二千二百七十一 二千二百七十二 二千二百七十三 二千二百七十四 二千二百七十五 二千二百七十六 二千二百七十七 二千二百七十八 二千二百七十九 二千二百八十 二千二百八十一 二千二百八十二 二千二百八十三 二千二百八十四 二千二百八十五 二千二百八十六 二千二百八十七 二千二百八十八 二千二百八十九 二千二百九十 二千二百九十一 二千二百九十二 二千二百九十三 二千二百九十四 二千二百九十五 二千二百九十六 二千二百九十七 二千二百九十八 二千二百九十九 二千三百 二千三百一 二千三百二 二千三百三 二千三百四 二千三百五 二千三百六 二千三百七 二千三百八 二千三百九 二千三百十 二千三百十一 二千三百十二 二千三百十三 二千三百十四 二千三百十五 二千三百十六 二千三百十七 二千三百十八 二千三百十九 二千三百二十 二千三百二十一 二千三百二十二 二千三百二十三 二千三百二十四 二千三百二十五 二千三百二十六 二千三百二十七 二千三百二十八 二千三百二十九 二千三百三十 二千三百三十一 二千三百三十二 二千三百三十三 二千三百三十四 二千三百三十五 二千三百三十六 二千三百三十七 二千三百

不許屬閩有盜賊之事因不敢繼請及去秋到職閩之餘盜或數十百為曹伍者往往蟻聚於山谷榮黠能動衆為魁首者又以十數相望於州縣閩之室閭莫能寧而遠近聞者亦莫不疑且駭也州屬邑又有出於饑旱之後肇於此時又不敢以私計自陳其於寇孽屬前日之屢敗士氣既奪而吏亦無可屬者其於經營既不敢以輕動迫之又不敢以少縱玩之一則諭以招納一則戒以剪除既而其悔悟者自相執拘以歸其不戀者亦自冬至春遠近皆定亭無枹鼓之警里有室家之樂士氣始奮而人和始洽至於風雨時若田出自倍今野行海涉不待朋儔市粟麪米價減什七此皆吾君吾相至仁元澤覆冒所及故寇旱之餘曾未期歲既安且富至於如此肇與斯民與蒙其幸方地數千里既無一事繫官於此又已彌年則可以將母之心告於吾君吾相未有易於此時也伏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詳思勞歸之

詩本士大夫之情而及於其親逮之以即乎人心之安或還之閫下或處以閑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得諧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則仁治之行豈獨昏愚得蒙賜於今日其流風餘法傳之永久後世之士且將賴此其無北山之怨捣羽之譏陟岵之歎蓋行之甚易為德於士類者甚廣惟留意而圖之不宣肇頓首

新序目録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一篇隋唐之世尚為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為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為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

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蠭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為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為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絶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為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僅幾於道德之美者楊雄氏或可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為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文士豈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絶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為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辨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列女傳目録序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録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録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録而亡或無録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

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惡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闕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享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兎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問學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

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已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慨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茅苕栢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衆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故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為之敘論以發其端云

南齊書目録序

南齊書八紀十六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為十志沈約又為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為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敘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為法戒則必得其所言而後

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言不得其人則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韙德非常之迹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檮杌嵬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明以為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為治天下之具而為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獨其迹邪抑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通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為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絶殘脫之經以及傳說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已意以為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為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以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為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削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彊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辭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

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梁書目録序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正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梁史官察之子稚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為目録一篇而敘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為中國之患而在梁為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絀雖然彼惡睹聖人之內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三材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者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耶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誠矣必克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舍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為天下之通道也故與之為衣冠飲食冠婚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所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為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羣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

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內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故其所以為失也夫得於內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為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為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內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禮閣新儀目錄序　新唐書藝文志章公肅禮閣新儀二十卷章元和人禮樂志元和十二年秘書郎修撰章公肅錄開元以後禮文損益為禮閣新儀三十卷

禮閣新儀三十篇章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讐史館秘閣及臣書多複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為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數度其久而不能無敝者勢固然也故為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謂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然

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為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為節至患夫為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為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為耒耜者或不為宮室為舟車者或不為棺槨豈其智不足為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為宮室者不以土處為不可變也為棺槨者不以葛藏為不可易也墨子

云禹葬會稽之山桐棺三寸葛以緘之豈好為相反哉以謂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有虞氏以瓦棺見禮記鄭注始不用薪也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者能為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元尊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

之飽一以為貴本一以為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為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怫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亦未嘗異也後世不推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為或為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濶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禮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其耳目況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為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況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因為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范貫之奏議集序　師道蘇州長洲人吳訥舉為御史以論事忤劉忱前後在

言責有閒如論諸閣女御太多此
其尤切直者然仁宗每優容之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
其子世京集為十卷而屬余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
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羣下自掖庭
至於四方幽隱有一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
反覆為上力言或矯拂嗜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別忠佞
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
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常虛心采納為之變
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踰時或至於其後卒
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偽與
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與奪
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呼引拔以言為職者如
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
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
不果行至於奇衺怠睢有為之者亦輒改悔故當此之
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羣臣奉法遵職

海內又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
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繇是而已
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
必將低徊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
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
也公為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
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
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今
有資政殿學士趙公抃撰公之墓銘云

先大夫集後序　肇祖名致克官
尚書戶部郎中

公所為書號仙鳧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十卷清
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為臣要紀三卷四聲
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
奏一百二十二篇又自為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
學既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
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為文閎深雋

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實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屢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難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名見以為直史館遂為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為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激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為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為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方脩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勞權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住宜絀姦臣脩人事及賾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籍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子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

送丁琰序

守令之於民近且重易知矣予嘗論令之守令有道而

聞四方者不過數人此數人者非特任守令也過此數人有千里者相接而無一賢守有百里者相環而無一賢令至天子大臣嘗患其然則任奉法之吏嚴刺察之科以繩治之諸郡守縣令以罪不任職或黜或罷者相繼於外於是下詔書擇廷臣使各舉所知以任守令是天子大臣愛國與民而重守令之意可謂無不至矣而詔雖下舉者卒不聞惟令或以舊制舉不皆循歲月而授每舉者有姓名得而視之推考其材行能堪其舉者卒亦未見焉舉者既然矣則求余之所見聞陰計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舉者卒亦未見焉豈者少不足以知天下之材也則求夫賢而有名位閭與見之博者而從之問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豈天下之人固可誣而天固不生材於今哉使天子大臣患天下之弊則數更法以禦之法日以愈密而不足以為治者其原蓋此之出也已噫窶重而不更也姑蘇人丁君琰佐南城南城之政平予知其令令曰丁君之佐我又知其邑人邑人無不樂道之者予既患今之士而常慕古之人每觀良吏一傳則反覆愛之如丁君之信於其邑子於旁近邑之所未見故愛之特深今為令於淮陰上之人知其材而舉用之也於令也於天下為教之詳至此也士有聖人之道則皆得行其教有可教之質則皆可為材且良故古之賢也多賢之多則自公卿大夫至於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咸宜焉獨千里百里之長哉其為道豈不約且明其為致天下之材豈不多哉其豈有勞於求而不得人密於法而不勝其弊若今之患哉今也庠序師友賞罰之法非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欲推而教於鄉於天下則無路焉人愚也則愚矣可教而賢者卒誰教之哉故今之賢也少賢之少則自公卿大夫至於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常不足其人焉獨守令哉是以其求之無不至其法日以愈密而不足以為治者其原蓋此之出也已噫窶重而不更也姑蘇人丁君琰佐南城南城之政平予知其令令曰丁君之佐我又知其邑人邑人無不樂道之者予既患今之士而常慕古之人每觀良吏一傳則反覆愛之如丁君之信於其邑子於旁近邑之所未見故愛之特深今為令於淮陰上之人知其材而舉用之也於令也於天下卒無術哉蓋古人之有庠有序有師友之論而賞罰之始於鄉屬

得人矣使丁君一推是心以往信於此有不信於彼哉求余文者多矣拒而莫之與也獨丁君之行也不求余文而余樂道其所常論者以送之以示重丁君且勉之且勉天下之凡為吏者也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張若湘

欽定四庫全書蓍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三目録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宋 曾鞏

筠州學記

宜黄縣學記

越州趙公救菑記

撫州顔魯公祠堂記

徐孺子祠堂記

書魏鄭公傳

邪正辨

説用

讀賈誼傳

上田正言書

上歐蔡書

曾鞏

論選忠良博古之士置諸左右
漢文帝論
重修御史臺記

御選古文淵鑑卷五十三目録

御選古文淵鑑卷五十三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曾鞏

筠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

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為善矣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為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是也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縉紳之徒抗志於強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

之臣猶低徊没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悟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遵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敦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

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繇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摩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强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今漢興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事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耳筠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絶當慶歷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為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於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相舊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

休息之廬至於庖湢庫廐各以序為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嘗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禄而已故為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為記而使歸刻焉

宜黄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成其不率其所以為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為天下之士為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為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

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為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為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慶歷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為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

皇祐元年會令李君祥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

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為之故其材不賦而美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靡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為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為宮室殼肆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為者若夫正心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

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隣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與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越州趙公救菑記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為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搆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踩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為不

足用也取吏之不任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為之告富人無得閉糴又為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為糴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傚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為責其償秦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早夜憲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石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者公力也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凡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為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

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嘗論次之以為凡為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為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為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余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為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教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為越州趙公救菑記云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為之備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闚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

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唱也當公之開土

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祿山反河北盡陷獨平原守備具足時平原有靜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饒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暐鄚郡太守王鬰各以衆歸時從父兄杲卿為常山卿為盟主兵二十萬絶燕趙　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圖之説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姦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嘉祐元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某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某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為此邦也遂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

為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徐孺子祠堂記

漢自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沒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強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為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諒童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為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

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經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為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為孺子宅又嘗為臺也余為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茅為堂圖孺子象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勝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

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之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為記焉

書魏鄭公傳

予觀太宗嘗屈已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已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

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貞觀十三年自冬至五月不雨徵上疏陳十漸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乃以所上疏列為屏障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後徵死蠻人言徵嘗錄前後諫爭語示史官褚遂良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已過取小亮公為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藁為掩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為當掩是以諫諍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其出處之意為記焉

書魏鄭公傳

予觀太宗嘗屈已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已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

必其過常在於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纂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己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邪正辨

正者一邪者十烏知正者之為正邪者之為邪歟曰考其實焉耳言者曰某正人也必攻焉其言與行果正也猶曰無乃其迹然歟必也本其情情果正也斯正人也曰某邪人也必攻焉其言與行果邪也亦曰無乃其迹然歟必也本其情情果邪也斯邪人也必本其情者為之迹未可以信也迹之未可以信者有無之有似之有搆之者也以正人焉俟之勿疑之也有間之必辨焉不陰受之也以邪人焉處之勿通之也有助之必辨焉不陰受之也審邪正之術循是也不失矣抑未盡於是也孰謂未盡任與責之之謂也正者曰天下未治也以天下之事攻之見未治焉安得不任之以救其未治也邪者曰已治矣則思曰我之天下未治也正者曰用是策可以治以先王之道人之情攻之見可以治焉安得不用其策耶邪者曰彼策也不可用則思曰我攻之可用也必也待其終而質其效不戾於其始也有賞戾則有咎未至於其終而質其效賞與咎無所委焉不苟然而易也任與責之之術如是也故正者得盡其道邪者不得其間於冥冥之間於計也素定於信用也不輕以蔽於號令也一於賞罰也明於治也幾矣攻其實爾此之謂也不知正者之為正邪者之為邪豈異焉不此之尚而已言者曰某正人也某邪人也因亦曰某正人也某邪人也於其言與行則未之攻也苟攻焉則亦其迹而已矣或無之或似與搆之者也於其情則未之攻也以正人俟之或疑焉有間之者則陰受之不之辨也以

邪人處之或通焉有助之者則陰受之不之辨也正者曰天下未治也邪者曰已治也邪者勝正者十常八九以天下之事攻之耶則未嘗也任正者之策邪者曰可置則必置之以先王之道人之情攻之待其終而質其效正者賞與咎耶則未嘗也其於是非用舍苟焉而已也夫然故正者不得盡其道邪者得間之於冥冥之間於計無必定也於信用輕以蔽也於號令也二於賞罰也不明於治也疏矣正與邪兩尊焉一日而有敗焉有職其責者歟或曰大賢大佞之不可以考其實也曰子之言不可以攻其實者不以大賢之為賢大佞之為佞或無其迹歟吾固言之也無其迹則孰由而知之歟必也本其情之謂也本其情是亦攻其實矣豈不可歟知不循其迹又不本其情而欲知其賢與佞顧非不可歟然則子之言者惡其迹之難知也吾云爾者以其情而知之也其意易者鮮矣

說用

物有根而殖柯葉而茂芽若穗而實翼而天飛足而陸走啄而鳴息而食嗑者其形類多矣非有主於虛空以蕃而息之者歟吾觀其用亦密矣彼使之水而濡火而焚雷而動風霆而鳴霜雪而悴雨露而滋碩則世得而知之矣若其載之為形散之為聲充之為氣始終之為死生則非水也火也雷也風霆也霜雪也雨露也所能使為之也世固不可測其所以為也然而萬物相得以生是則其用非密耶今夫羣而居縫而衣燧而食築池石構竹木而廬者其嗜慾衆矣非有制而一之者則其爭滋不息吾觀其用也密矣彼立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序為之衣食飲用之物節之以儀通之以聲習之以言束縛之以刑則世皆得而知之矣若其擾之使相親和之使相悅厚之使相讓以不爭結之使樂出其死而不顧其私遷之使去於利而就於誼則非序也物也儀也聲也氣也言也形也所能使為之也世固不測其所以為也然而萬民相得以治是則其用亦非密耶吾

有以而知之矣生而死萬物者陰之與陽也運於內而莫顯於外不可得而窮其妙也世以水火雷風雪霜雨露而求之者妄也親而善萬人者仁與義也興於上而陰被於下馴於其心而不可彊通於其耳目不可得而識其微也世之侈於儀繁於聲音執於器據於文字以力驅而法縛者之求之也愈妄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顯諸仁藏諸用善播萬物善教萬民者為之也

讀賈誼傳

余讀三代兩漢之書至於奇辭奥旨光輝淵澄洞達心腑如登高山以望長江之活流而恍然駭其氣之壯也故詭辭誘之而不能動淫辭迫之而不能顧考是與非若別白黑而不能惑浩浩洋洋波徹深涯雖千萬年之遠而若會於吾心蓋自喜其資之者深而得之者多也既而遇事輒發足以自壯其氣覽其辭源源來而不雜剔吾粗以迎其真植吾本以質其華其高足以凌青雲抗太虛而不入於詭誕其下足以盡山川草木之理形狀變化之情而不入於卑汚及其事多而憂深慮遠之激扞有觸於吾心而干於吾氣故其言多而出於無聊讀之有憂愁不忍之態然其氣要以為無傷也於是又自喜其無入而不宜矣使予位之朝廷視天子所以措置指畫號令天下之意作之訓辭鏤之以金石以傳太平無窮之業蓋未必不有可觀者遇其所感寓其所志則自以為皆無傷也余悲賈生之不遇觀其為文經畫天下之便宜足以見其康天下之心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足以見其憫時憂國而有觸於其氣後之人責其不一遇而為是憂怨之言乃不知古詩之作皆古窮人之辭要之不悖於道義者皆可取也賈生少年多才見文帝極陳天下之事毅然無所阿避而絳灌之武夫相遭於朝譬之投規於矩雖彊之不合故斥出不得與聞朝廷之事以奮其中之所欲言彼其不發於一時猶可託文以攄其蘊則夫賈生之志其亦可罪耶故予之窮餓足以知人之窮者亦必若此又嘗學文章而知窮

人之辭自古皆然是以於賈生少進焉嗚呼使賈生卒其所施為其功業宜有可述者又豈空言以道之哉予之所以自悲者亦若此然已之知者其誰歟雖不吾知誰患耶

上田正言書

伏聞詔書以執事直諫院不勝喜賀夫以執事蓄才美知古今力學善論得失法度朝廷固以公卿待執事不止為諫官也然擢區區致喜賀者亦有云也方今內外居位之士以千數貴者賤者舉措趨嚮一本於苟且天下沒沒日就衰缺慮終不可更興起四方每見用一偉人則皆曰是人也天子特達用之其能使古道庶幾可復見乎羣臣顒顒思見其為國家興太平也天子既以此望之而又為公卿大夫侍從司計謀持紀綱之臣是宜朝拜職而夕建言使四方聞之皆曰天子明於知人而衆君子不負天子之知天下之望矣其久而默默而自欺也豈國家用賢者意適然哉四方有司論而疑且歎息者矣始者執事為天下主軍畫在外朝之士大夫每禁林臺閣有虛位則人人皆意執事宜為之至今而乃為諫官非大位然議論一皆司之則非大位乃大任也諫官剛果有氣節不浮沉則得失利病上無不聞下無不達也諫官與時俯仰則天下之事上欲聞而不悉下欲言而不通矣非直如此又且導其惡聞下之言畏言上之事矣歷觀前世之得失而察當時諫官有言與否則為諫官賢不肖立定是則凡居其選者固以一人之身而繫天下之得失當萬世之是非也其重較然者於內外之利病主雖力行之其事不可則宜爭而捨之主雖力行之其事當然則論而行之不聽則繼言之又不聽至於再三則釋其位而去矣可也固非謂從時重而鄉背者也今世有為諫官者設曰吾某日言某事吾塞責矣及章下而省其言不過趑趄簿書畦壟閒淺事一紙之中尚十七八避就時人喜怒不然則迂僻誕幻而不可世用者也又有居其位而不聽又不引去者天下以為是

非固不論而易明也今如執事者始自舉曰賢而能諫諍天子以為然而遂用之今用矣雖欲因循畏避自同於衆人固不可也然世儻有不顧其不可而為之者則執事豈曰是人也是徒以一時文字聲名傾四海而取進耳乃世之以浮道相悅附而蹈利者之所為非有志者所忍肆也昔漢有公孫杜欽鄴谷永皆賢良選用計其一時之名迹不減於今世也其才豈盡不及今人哉當時既得名位而終於無所開陳以至於泯泯其始於人而以為安矣由今觀之則諛之迹固不可掩也後人已見其如此又忍循其邪徑乎竊計須自擇也天下自唐天寶以來上下汲汲以謀相傾材力相長雄兵相制伏百姓靡靡日入於困窮生於困窮欲勿為罪戾不可得也今刑日煩而民愈薄利愈竭而用不足人益困而斂未休可為太息執事既居得言之任將終為身謀而已則聲言雖切何用若欲興太平報國家則願無容容而隨俗也矧執事計當世之得失已詳矣忽世俗之垢玩有素矣士君子用舍去就輕重之分又豈不盡知而熟曉也輩是以聞成命而不覺喜且以為賀也想日夕當有言故陳區區少助思慮今世布衣多不談治道輩未嘗一造而輒吐情實誠有所發憤也伏惟不甚怪怒而省察之

上歐蔡書

輩少讀唐書及貞觀政要見魏鄭公王珪之徒在太宗左右事之大小無不議論諫諍當時邪人庸人相參者少雖有如封倫李義府輩太宗又能識而疎之故其言無不信聽卒能成正觀太平刑置不以居成康上未嘗不反復欣慕繼以嗟惜以謂三代君臣不知曾有如此周旋議論否雖臯陶禹稷與唐舜上下謀謨載於書者亦未有若此委曲之備具頗意三代唐舜去今時遠其時雖有謀議如正觀間或尚過之而其史不盡存故於今無所聞見是不可知所不敢臆定繇漢以降至於陳隋復繇高宗以降至於五代其史甚完其君臣無如此謀議決也故其治皆出正觀下理勢然爾竊自恨不幸

不生於其時親見其事歌頌推說以飽足其心又恨不得陛降進退於其間與之往復議也自長慶以來則好問當世事所見聞士大夫不少人人惟一以苟且畏慎陰拱默處為故未嘗有一人見當世事僅若毛髮而肯以身任之不為回避計惜者況所繫安危治亂有未可立覩計謀有未可立效者其誰肯奮然迎為之慮而已當之耶則又謂所欣慕者已矣類千百年間不可復及昨者天子赫然獨見於萬世之表既更兩府復引二公為諫官見所條下及四方人所傳道知二公在上左右為上論治亂得失羣臣忠邪小大無所隱不為錙銖計惜以避怨忌毀罵讒構之患竊又奮起以謂從古以來有言責者自任其事未知有如此周詳悃至議論未有如此之多者否雖鄭公王珪又能過是耶令事雖不合亦足暴之萬世而使邪者懼懦者有所樹矣況合乎否未可必也不知所謂數百千年已矣不可復有者今幸遇而見之其心歡喜震動不可比說日夜庶幾雖有

邪人庸人如封李者上必斥而遠之惟二公之聽致令日之治居正觀之上令羣小者得歌頌推說以飽足其心大者得出於其間吐片言半辭以託名於千萬世是所望於古者不負且令後世聞今之盛疑唐舜三代不及遠甚與今之疑唐太宗時無異雖然亦未嘗不憂一日有於寞寞之中議論之際而行謗者使二公之道未盡用故前以書獻二公先舉是為言已而果然二公相次出兩府亦更改而怨忌毀罵讒構之患一日俱發翕翕萬狀至於乘女子之隙造非常之謗而欲加之天下之大賢不顧四方人議論不畏天地鬼神之臨已公然欺誣駭天下之耳目令人感憤痛切廢食與寢不知所為噫二公之不幸實疾首蹙額之民之不幸也雖然君子之於道也既得諸內汲汲焉而務施之於外汲汲焉而有可有不可在彼者也在我者姑肆力焉至於其極而後已也在彼者則不可必得吾志焉然君子不以必得之難而廢其肆力

者故孔子之所說而聘者七十國而孟子亦區區於梁
齊滕邾之間為孔子者聘六十九國尚未已而孟子亦
之梁之齊二大國不可則猶俯而與邾滕之君謀其去
齊也遲遲而後出晝其言曰王庶幾改之則必召予如
用予則豈惟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觀其心若是豈以
一不合而止哉誠不若是亦無以為孔孟今二公固一
不合者也其心豈不曰天子庶幾召我而用之如孟子
之所云乎肆力焉於其所在我者而任其所在彼者不
以必得之難而已莫大斯時矣況今天子仁聖聰明求
治之心未嘗怠天下一歸四方諸侯承號令奔走之不
暇二公之言如朝得於上則夕被於四海夕得於上則
不越宿而被於四海豈與聘七十國遊梁齊邾滕之區
區艱難比耶姑有待而已矣非獨輦之望乃天下之望
而二公所宜自任者也豈不謂然乎感憤之不已謹成
憶昨詩一篇雜說三篇粗道其意後二篇並他事因亦
寫寄此皆人所厭聞不宜為二公道然欲啓告覺悟天

下之可告者使明知二公志次亦使邪者庸者見之知
世有斷然自守者不從已於邪則又庶幾發於天字視
聽有所開益使二公之道行則天下之嗷嗷者舉被其
賜是亦為天下計不獨於二公發也則二公之道何如
哉嘗竊思更貢舉法責之累日於學使學者不待乎按
天下之籍而盛須士著以待舉行悖者不能籍以進此
歷代之思慮所未及善乎莫與為善也故詩申善學尤
具伏惟賜省察焉　按鞏文章本原六經斟酌於史遷韓
愈其論學則自持心養性至於服器

動作之間無弗慥慥論治則自道德風俗之大極於錢穀
兵刑無勿備允矣理當故無二也孟學不傳之後程學
未顯之前厥功偉矣故朱熹稱其詞嚴理正又謂其擬
制內有數篇雜之三代誥命無媿而作大學中庸或問
諸文字亦皆
用南豐體

曾鞏　字子開鞏弟舉進士官至龍
圖閣學士更十一州多善政

論選忠良博古之士置諸左右

臣聞玉雖美追琢然後成珪璋金雖堅砥礪然後成利
器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磨礱漸染所
聞正言所見正行然後德性內充道化外行以之知人

則無不明以之舉事則無不當故周公之戒成王自常伯常任至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必皆得人以為立政之本穆王之命伯冏亦曰命汝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下至兩漢猶詔郡國歲貢吏民之賢者以給宿衛則虎賁之任也出入起居執器物備顧問皆用士人如孔安國之掌唾壺孔安國漢武帝時為諫議大夫孔臧與子琳書云侍中安國羣臣近見崇禮不供褻器猶復掌御唾壺朝廷之士莫不榮之嚴助朱買臣之輩應對則左右攜僕之任也雖用人有愧於古亦一時之盛矣其後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則引虞世南等聚於禁中號十八學士武德四年以天下學之士置府屬杜如晦房喬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元寀平乃開館延文通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勗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退朝之暇從容燕見或論古今成敗或問民間事情每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以至諷誦詩書講求典禮咨詢忘倦或至夜分若夫軍國機微事務得失則責之輔相悉不相干其上下相與之際如此是以後世言治獨稱正觀惜其一時之士不以堯舜三代之道啓迪其君故其成就止此矣夫以正觀之治猶須招集賢能朝夕親近然後成功又況有志於大者乎伏惟皇帝陛下聰明慈惠有君人之德沉靜淵默有天下之度方且躬親聽斷勵精為治其志大矣臣謂宜於此時慎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前後以恭諷議以備顧問陛下聽政之餘引之便坐講論經術諮詢至道不必限其日時煩其禮貌接以誠意假以温顏庶使人得盡情理無不燭於以增益聖學裨補聰明漸染磨礱日累月積循習既久化與心成自然於道不勉而中於事不思而得非僻之習異端之言無自而入矣如是而施之任人則邪佞者遠忠直者伸以之立事則言而為天下則動而為天下法其於盛德豈曰小補之哉且夫深處法宮之中親近褻御之徒其損益相去如此惟陛下留意毋忽

漢文帝論

予嘗謂治天下本於躬化而觀漢文帝躬行節儉以德化民宜其有以振其衰俗而賈誼以謂殘賊公行莫之禁止其說以背本趨末者為天下大殘淫侈之俗為天下之大賊則當時風俗可謂敝矣豈所謂躬化者果無益於治哉蓋文帝雖有仁心仁聞而不修先王之政故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則有不忍人之政而其政必本於理財理財之法其定民之大方有四而任民之職有九士農工商以辨其名九穀草木山澤鳥獸財賄絲枲以辨其物又為之屋粟里布夫家之征以待聚斂轉移以辨其職又為之廛里賓客死喪祭祀之用者隆殺多寡各適其宜為上者謹名分以示天下而人人安於力分之內無覬覦於其外是以淫僻放侈之心不生而貧富均一海內充實無不足之患然後示之以廉恥興之以德義故民從之也輕方此之時游情者無所容而雖有僭侈之心亦安所施於外哉教化之所以成殘賊之所以熄蓋出於是也自秦滅先王之籍而漢因之務為一切之制由天子至於庶人無復有度量分界之限而人人去本趨末爭於僭侈高祖嘗禁賈人不得曳絲乘車其令卒於不行至文帝之時商賈富厚力過吏勢而末技游食害農者蕃庶人牆屋之飾僕妾之衣皆宗廟之奉天子之服則其俗之不善可知矣而文帝不知修先王之政以救其敝方其開籍田以勸耕者衣弋綈而斥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其意美矣然法度之具不行而欲以區區之一身率四海之衆豈非難哉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非虛言也雖然以彼之德成之以先王之政則庶幾三

代之賢主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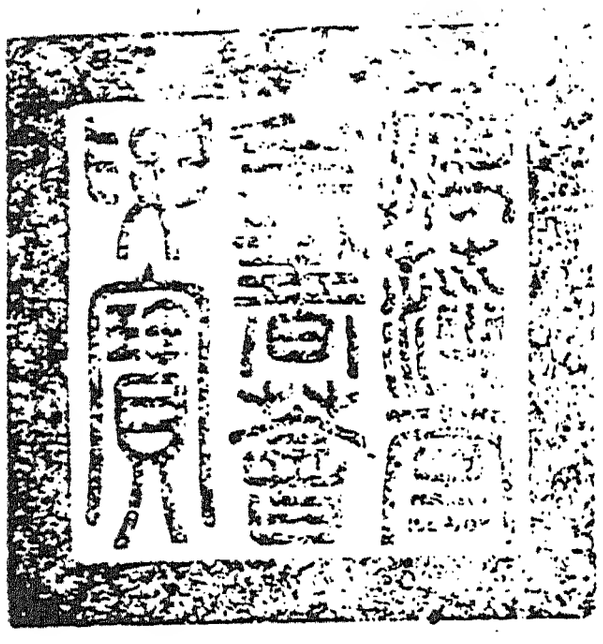
重修御史臺記

元祐三年新作御史臺成有詔臣肇為之記臣肇伏自惟念幸得備位從官以文字為職此大手筆雖非所克堪然義不得辭謹拜稽首而記之曰維御史見於周官蓋外史掌贊書受法令而已戰國以致執法亦記事之職至秦漢始置大夫位亞丞相副曰中丞督部刺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其屬侍御史出討奸猾治大獄于是專繩糾之任厥後政事歸尚書而御史與尚書謁者並為三臺大夫更為三公而中丞為臺率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會皆專席為三獨坐隋唐復置大夫天下有冤而無告者得與中書門下省詰之謂之三司自是御史益為雄峻其屬則有殿中監察并侍御史為三院侍御史一人知雜事橫榻而坐謂之南牀皆專彈劾不言事本朝因之至真宗皇帝增置言事御史其後皆得言事御史相率廷辯小則人得自達故其任視前世尤重非但謹

朝會聽獄訟而已列聖相繼皆假以寬仁使得自竭是以風采所加百僚震肅朝廷倚而益尊奸邪望而知畏初本朝雖因唐制然以大夫為兼官不治臺事以郎中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以貳中丞以太常博士以上為三院未至者則為御史裏行監察故事內察尚書六曹外巡按郡縣久之亦廢至神宗皇帝大正官名始歸大夫職以侍御史治雜事罷御史裏行而復六察官分守既定迺相官府蓋御史臺建於宣化坊自開寶五年纔有東西獄七年雷德驤分判三院事請於上而大之屋不及百楹天禧二年復詔增廣遂至三百六十楹訖於元豐垂七十年寖以圮壞神宗皇帝伻圖程工以授有司舊闕大夫聽事踵鄴都制度闢門北鄉取陰殺之義又形勢庫下無以重威至是命置大夫聽事闢門東鄉增庫為崇培下為高其規撫宏遠矣繼志述事屬於後人今上即位之初務先慈儉土木之勤咸詔勿事惟臺之建實遵先訓猶以大夫虛員姑省營築闢門北鄉

仍故不改經度損益斷自聖心以元祐二年六月己亥
始事三年八月庚辰卒功用人力十萬五千為屋三百
五十一楹視舊小貶而亢爽過之門闥耽耽堂室渠渠
長廡佐屬視事燕休翼翼申申各適所宜吏舍囚圄深
靚嚴固案牘簿書棲列有序所以觀示都邑表正憲度
揆諸典章於是為稱昔周人考室見於風雅魯國作門
記諸春秋後世傳誦為載籍首恭惟神宗皇帝受命承
序十有九年建立經常皆應古義好惡亡私賞罰不僭
而綱紀是張宮室弗營池籞苟完而府寺是崇故能垂
精風憲之司以啓後嗣之意二聖恭己開闢言路聰無
不聞明無不燭士有以言獲禍不聞忠以取禍耳目之
地寵遇莫抗故能新是棟宇以成前人之志是宜著在
文字刻之金石以度越鄒魯垂休亡窮顧臣之愚言語
淺陋何足以發揚聖德稱明詔之萬一哉雖然臣嘗聞
之責人非難責己惟難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非其
人百官庶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服讒蒐慝者

御史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哉居其位有所
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
小人幸焉此御史之責也御史雖不自責天下得以責
之惟其不難於責己則施於責人能稱其任矣能稱其
任然後危冠盛服崇墉峻宇游焉息焉可以無媿苟異
於是得毋餒於中哉臣故不自揆輒因承詔誦其所聞
以告在位者使有以仰稱夫列聖褒大崇顯之意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沈廷棟

欽定四庫全書彙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四

詳校官候補通判經歷臣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四目録

宋

求直言詔 韓維

國子博士种諤可左藏庫副使殿中丞种診可洛苑副使

淮南江浙荆湖南北路都大發運使右諫議大夫馬仲甫可依前右諫議大夫充天章閣待制高陽開路都總管兼安撫使兼知瀛洲軍州事管內勸農使

西京左藏庫副使帶御器械李元方可莊宅副使乞詢問講讀臣寮狀 劉摯

請修勑令 蘇頌

論省曹寺監法令繁密
呂公著
請令文武致仕官依外任官給俸錢
呂大防
論祖宗之法
呂大鈞
選小臣宿衛議
范純仁
論發運均輸狀
奏陳青苗等法疏
李清臣
策言
勢原
議官
明責
固本
秦論
隋論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四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韓維字持國忠獻公億之子
元祐中官拜門下侍郎

求直言詔熙寧七年維為學士承旨入對神宗以久旱為憂維對以陛下憂憫旱災非減膳避殿故事足以應天變宜痛自責已廣求直言退復上疏上感悟即命維草詔詔出人情大悦是日乃雨

朕涉道日淺晦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春旱暵為虐四海之内被災者廣間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責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下民大命近止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永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之聽納不得于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于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何嘉氣之久不效也應中外文武臣僚並許實封直言朝廷闕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三事大夫其務悉心交儆成朕志焉

國子博士种諤可左藏庫副使殿中丞种診可洛苑副使

勑某等爾父世衡世衡僉書同州鄜州判官事築青澗城再遷洛苑副使知環州蕃部感服智畧威信有古良將之風朕遣使行邊詢求其後而諤洎診世衡長子名古諤次之診又次之皆有將材閫中號為三种幼子名誼咸以才武克嗣其世予惟汝嘉並進于諸使之貳分護兵屯若夫服喪之制則金革之事所不得避也善繼乃父之志勉率功業高爵厚賞朕不愛焉

淮南江浙荆湖南北路都大發運使右諫議大夫馬仲甫可依前右諫議大夫充天章閣待制高陽開路都總管兼安撫使兼知瀛州軍州事管内勸農使

勑天章處禁垣之秘蓋本朝隆儒之職高陽負邊關之阻實前世用武之地疇若二任我圖兼才具官某學問

疏達幹力道舉問咨試可之效鷹付使煩之委而馳傳
所至列城之治為修汎舟而上中都之用以給漢高帝時漕運
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朕惟訪對之任重綏御之才難輟于南服寄
以北道噫簡而嚴可以振驕惰寬且惠可以安疲羸毋
狃于常以易而守

西京左藏庫副使帶御器械李元方可莊宅副
使宋初選三班以上武幹親信者佩橐鞬御劍或以內臣為之名御帶咸平元年改名
帶御器械景祐二年詔無過六人

勑某夫屬櫜鞬奉弓矢以待命于側者皆吾親信才武
之臣勞而不圖何以示勸爾給事省闥素稱忠謹銜命
邊服亦克彊濟有司第課宜在褒陟進位七等于秩為
重往佩予渥益篤乃勤

乞詢問講讀臣寮狀

臣幸得以史官侍左右記言動竊見每開通英閣召近
臣講讀經史陛下未嘗一發德音有所詢問遂使執經
者不得極其說秉筆者無所載其美已事而退莫不倦
默有不自得之意臣竊惑之臣聞傳說有言王人求多
聞惟以建事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商書說命下篇蓋
治天下者必先于建事欲建事者莫重于師古欲師古
者莫急于求多聞然則今之所謂講筵者陛下之所以
求多聞也堯舜聖帝必先稽古三代令王皆有師傅之
官坐論道義爾後德薄不能如古然至於欲治之主亦
莫不以此為急漢高祖初得天下感陸賈之言知不可
以馬上治之每奏新語篇稱善光武數引公卿郎將
講論經理夜分乃寐唐太宗命學士杜如晦等十八人
更直閤下降以溫顏與之討論經義此數君者豈樂勤
苦而狗虛名哉誠以治天下之要莫不出此故功業隆
于當時聲名流于後世非其幸也其道以致之也朝廷
自宰相以及羣司率以職事進退所言皆目前常務而
又迫景晷不得詳盡其理通英閣者陛下燕閒之所也
侍于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于前者非聖人之經則
歷代之史也御燕閒則可以留漏刻之永對侍臣則可

以極咨訪之博論經史則可窮仁義之道禍敗之原起而行之則上可以為堯舜三代之君下猶不失為漢高光武唐太宗也然非從容降接則無以盡臣下之情非往復研究則無以見聖人之奧非力而行之則不足以追前古之治陛下于此三者似未盡之此臣所以不得不惑也至于羣臣亦皆惑之議者以為陛下向在亮陰惟于咨決政事有不得已而言耳其餘可得而畧也今禮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語曰時然後言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雖不敏請盡其說

劉摯 字莘老永靜東光人嘉祐中擢甲科歷官至尚書右僕射謚肅簡有氣節勇於去惡卒遭讒貶不起

請修勅令

臣竊以法者天下之大命也先王制法其意使人易避而難犯故至簡至直而足以盡天下之理後世制法唯恐有罪者之或失也故多張網目而民於是無所措其手足矣世輕世重唯聖人為能變通之祖宗之初法令至約而行之可久其後大較不過十年一變法豈天下之大民物之衆事日益滋則法不可以不密歟臣竊以謂非事多而後法密也殆法繁而後姦生也神宗皇帝達因革之妙慎重憲禁元豐中命有司編修勅令凡舊載於勅者多移之於令蓋違勅之法重違令之罪輕此足以見神宗皇帝仁厚之德哀矜萬方欲寬斯人之所犯恩施甚大也而所司不能究宣主德推廣其間乃增多條目離析舊制用一言之偏而立一法因一事之變而生一條其意煩苛其文晦隱不足以該萬物之理達天下之情行之幾時蓋已屢變令所謂續降者每半年一頒每次不減數帙矣夫法者天下之至公也造之而不能通故行之而不能久其理然也又續降多不顯言其所衝改故官司州縣承用從事參差牴牾本末不應非所謂講若畫一通天下之志者也臣愚以謂宜有所加損潤澤之去其繁密合其離散要在簡易明白使民有避而知所謂遷善遠罪之意伏望聖慈酌時之宜究

法之用選擇儒臣一二有經術明於治體練達民政者
將慶歷嘉祐以來舊勅與新勅參照去取畧行刪正以
成一代之典施之無窮

蘇頌 字子容泉州南安人仁宗朝進士歷官至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太子太保器局宏遠以
禮法自持明經史諸子百家以至圖
緯律吕星官山經之書無所不通

論省曹寺監法令繁密

臣聞在昔帝王之發號出令也必因時而施宜視俗而
興化時朴野則濟之以文俗雕偽則示之以質隨變所
適使民宜之故能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質文損益百
世可知也國家刻五季之弊續有唐之緒累聖創制或
革或因其道粲然於是大備仁宗皇帝以承平日久事
多因循曠然有改作之志故開廣言路整緝治綱至于
先皇帝遂大有為臺閣之務無所不舉然而事目寖廣
法令益繁陛下臨御之初深知其故推原先志稍加裁
損數年之間講明備至而法令之繁尚未盡革何以言
之先皇帝改定官制本欲憲章百王歸於簡要而奉行
之際羣臣不能究宣上旨各務便文事有未詳更復立
法積久不已遂致滋章故今日之弊良由關防傷於太
密而畫一傷於太煩蓋省臺寺監萬務所萃置長立貳
承之以僚屬所以裁處事務助成至治也苟不任職每
事立條事務日新欲以有司之文而盡天下之務雖使
皐陶制法蕭何造律勢不能遍況百司所職條目不同
而一司之間又有細務或通於此而礙於彼故有求之
人不能卒曉遂至紛爭或經臺省投牒披訴文移往復
虛煩取會其可行者百無一二徒長奔競無益風教夫
關防密則有司執文重疊問難小或違戾遂格而不行
使有求者抑塞而不舒妄訴者牽制而不斷近者陛下
特軫宸衷將革其弊故丁酉詔書分命近臣抽索文案
看詳黜撿內有拘文害事不近人情者許并元條刪改
嘉祐二年韓琦言天下見行編勅自慶歷四年以後距
今十五年續降四千三百餘件前後多抵捂請加刪定
乃詔宰臣參知政事曾公亮同提點詳定編勅詔意如此可謂察見事情大慰
羣望然而行移彌月取索甚多比至定達上省竟以有

礙他條不能盡如詔書之意誠由關防太密之所致耳
拘礙如此亦可以謂之弊矣誠能少損其文致而濟之
以忠厚則三代循環之政亦不過此臣愚欲望聖慈特
詔近臣遍行取索應省曹寺監用見條制格式仍各集
諸司官吏使之反復詰問看詳定達可刪者刪之可改
者改之擇其要切者著為新令務從簡易便於施用其
餘令式所不能載者小事則從省曹長官專決大事則
稟於朝廷簿書期會悉付衆僚催督結絕若官司措置
失當及徇私廢公致有赴訴並委臺察糾案如得實狀
其當職官吏次第書罰有涉欺妄亦行懲責如此則臺
閣規模有宏遠之致朝廷法度循簡易之規矣

呂公著　字晦叔登進士第官至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封申國公初與司馬光同輔政光薨獨當國以賢相稱

請令文武致仕官依外任官給俸錢

臣竊以古之仕者七十而致仕雖有不得謝者然年至而去實禮之常制蓋當其壯也既竭勤盡瘁以任其事故及其老也則使之優逸以終其身此君上之至恩而臣下之極榮也然自本朝以來凡致仕者雖例改官資或推恩子弟年及而願退者常少議者以疲癃老疾之人其精神筋力不足以任職則或至於蠹政而害民故著令應年及而不退者自知州以下皆降為監當官掌茶鹽酒稅場務征輸及治鑄之事諸州軍隨事置官建炎四年詔每州每以五員為額然比年以

有以致之何則古之為士者終身食其地今之致政者即日奪其廩古之仕者不出鄉里今則有奔走南北之勞古之仕者常處其職今則有罷官待次之費故自非貪吏非素有經產則其祿已常苦不足一日歸老則妻子不免於凍餒是以雖潔廉之士猶或隱忍而不能去議者不惟其本則曰此皆無恥之人宜思所以重辱之此朝廷之恩所以愈薄而臣下之節所以益壞也臣愚欲乞應文武官致仕非因過犯及因體量者並依外任

官例與給四分俸錢歲時州郡量致酒粟之問如此則自非無恥之甚者莫不爭自引去矣朝廷優之如此而猶不能去則雖重辱之亦不為甚過也或曰今國用方患不足則吏祿豈宜有增臣竊以為今日所設正為年及而不退者彼若年及而不退則其祿故未嘗絶如此自人多引去則今之去而受祿者乃向之不去而居官者也臣所論者其實國無所費而足以全遇下之恩臣無重辱而足以去濫官之弊伏惟陛下方以至仁厚德風化天下則於優養耆老固所先務伏乞酌詳施行

呂大防 字微仲京兆藍田人舉進士歷官至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朴厚慤直進退百官不市恩嫁怨以激聲譽人亦不敢干以私

論祖宗之法哲宗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資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為上林苑哲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

大防因推廣祖宗家法以進

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皆取善臣請舉其畧自古人主事毋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長樂宮太后所居謂之北宮祖宗以來事毋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天子姊妹稱長公主天子之姑稱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荆國大長公主下嫁駙馬都尉李遵勗事遵勗最父繼昌以舅禮居夫喪衰麻不去身後嘗病目仁宗謂從臣曰大主倘可移於朕所不避也皇祐二年薨追封齊國大長公主謚獻穆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閤圖有昭容位唐故事天子日御宣政前殿見羣臣謂之正衙衙有仗衛望鴟食諸陵寢御紫宸便殿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候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閤唐制坐朝有二宮嬪引至殿上故杜詩有云戶外昭容紫袖垂鄭谷入閤詩亦言導引出宮鈿

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豫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豫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與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郊禮畢具禮謝太皇太后此尚禮

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翫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

呂大鈞字和叔大防之弟中乙科為宣義郎廊延轉運司從事從張載學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

選小臣宿衛議

古者人主左右前後使令執事之小臣乃所以朝夕起居出入不可須臾離者也其用之述雖主於給宿衛備頤指以共緻衣虎賁執射執馭之職其用之意則亦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以贊疑丞保傅之事主於給宿衛備使令則非恪勤謹重者不可以當其任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則非開爽敏茂者不足以充其位此言猶未之盡古之人君不獨有師有友又有受教於我者焉故疾醫小藝者也黃帝師岐伯而教雷公費國小邦也惠公友顏般而役長息然則使令執事之小臣雖在擇恪勤謹重開爽敏茂之資人主又當教誨養育使成就其材以補異時公卿大夫之闕如此則朝廷常不乏材而人主求之且不勞也以漢唐之苟簡其名臣猶多出於宿衛供奉之官豈非常在宮省日侍帷幄既已接聞廟堂之議以廣其知識間復親被德音誨其所未至則益知善惡向背之理薰炙漸漬久而不已安有不化者哉不徒其效如此又可以自廣其聰明之德記曰教學相長也又曰教然後知困學然後知不足皆禮記語彼既知向背則必盡其心力以承學於上之人既樂其自勉亦不盡以教之或因其善問有以起吾志或因其難進有以勉吾業傳曰教不倦仁也又曰有教無類則不徒可以益吾之志業又可以廣吾之德性也記曰善教者知至學之難易又知其美惡亦學記語則不徒廣吾之德性又可以廣吾知人之明也為人君而乘政事之間以教育執事之益豈小補哉

范純仁 字堯夫仲淹子舉進士元祐中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論發運均輸狀

江淮發運使詳見蘇軾蘇轍文中　此蓋制置條例之臣不務遠圖欲希時用薛向等為

臣伏覩近降勅命委江淮發運司行均輸之法以近效畧取周禮斂散之制理市之法而謂可以均平百物抑奪兼并以求陛下之信其實用桑羊商賈之術將籠諸路物貨買賤賣貴漁奪商人毫末之利以開人主侈大之心甚非堯舜三代務本養民之意也臣聞傳稱先王之化民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恭廉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孝經語按孝經本云敬讓此以異祖名敬英宗父濮王名允讓故諱而易之曰恭廉今使貪鄙之徒多引其類習商賈之態以市道誘民固異先王陳德義示好惡之意而欲民之興廉知禁不可得已且成湯不殖貨利孔子罕言利孟軻亦曰何必曰利聖賢非以財利為不可用也蓋惡其誘導民心以滋貪慾之風耳夫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小雅角弓篇苟國家得末利而敗風俗非治世之道也王者治財惟在務農桑禁游惰開衣食之源節無用之費上率下以儉下化上以勤上下勤儉則自然公私有餘矣今耕桑之人不勸衣食之源不廣朝廷不先節儉百姓率多游惰不務生財之道乃使小人扇好利之風而欲國家財用富足是猶緣木而求魚也不獨傷教無益之如此而又將有害之大者焉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也教養之道不可不至撫之以仁則孝愛生導之以利則爭奪起則其所施之法所任之人安得不慎哉今執政不明引用小人使專利柄而其人素有貪鬻之行屢為欺罔之姦必將以羨餘悅朝廷以賄賂結權倖加以吏民貧弱官吏承風君門九重朝廷萬里有掊尅之患而不得訴有瘡痍之苦而不得伸怨憤一興何所不至陛下雖有子惠黎元之意天下何由而信之哉伏望陛下思聖人之訓黜霸者之術以農桑為衣食之本以殖貨為敗俗之端特降詔旨追改前勅以近者東南郡縣多被

水災其均輸未得施行則必中外生民咸仰盛德若謂已行之命不可遽止則乞先罷某人但委逐路監司只用常平舊法凡物之賤者貴價以斂之物之貴者賤價以發之無令抑配人民務求羨息亦足以均平物價沮抑兼并又何必過為更張以傷大德哉臣職叨言路時純仁為兵部員外郎並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義切愛君知而不敢不言言之不敢不盡惟望聖慈留神納聽不獨微臣幸甚實天下幸甚

奏陳青苗等法疏

大凡朝廷立愛民之法不若示愛民之意法行則拘文徇迹苟且應命意通則隨事便民宣布實惠今陛下愛民正如父母念遠處嬰兒若不教乳媪愛子之心而特為立乳哺燥濕藥餌之節而使行則乳媪將不問兒之大小肥瘦虛實之意及臨時饑渴疾病好惡之情一切執用其法則嬰兒必不自適徒益生其疾苦至有不能言而夭橫者多矣此豈父母之本心哉不若選擇乳媪而委之使各盡其愛兒之心饑渴燥濕隨事時宜而字養之則嬰兒皆自便適而康壯矣今朝廷愛天下之民為立徭役補助之法付之監司守令而行彼將不問俗之同異民之好惡利病及施行先後一切守法強民而行則民將失耕田鑿井之樂增加疾苦無告而流亡者多矣此豈朝廷之本意哉蓋拘以文法之害也況天下親民之官能知民疾苦利害者十中無一復能以朝廷立法之意推而行之合於民心者又加少焉能合於民而不顧身之得失上官之喜怒肯盡己心而行者百無一矣如何使朝廷德澤下究而民不受其弊哉臣願朝廷如臣乳媪之喻而選舉監司守令教之以愛民之意則將有實惠及民不煩朝廷立法而天下安矣

李清臣 字邦直魏人 英宗朝進士歷官至中書侍郎

策旨

王者與之議天下之政有大臣在而又收訪賤者之言何也以謂人有遠近貴賤之殊而道則公共治亂大計

各或知之使之畢其說庶幾有補於世非特求其有補而已夫王者之於臣下既用則觀其事未用則觀其言事足以見其才言足以見其識故取人之微術莫若以其言也國家嘗詔內外官有可言者皆得置郵而聞之于上然其所陳之類不過法令金穀之間鮮有以仁義發揚人主之聰明而惠澤天下者朝廷亦嘗賤仁義之說以為汗漫無實而不適於事變夫珠犀象玉生於江海匿於窮山不遠千里皆列於人君之左右豈非以好之者篤求之者勤而後至於前耶珠犀象玉玩好之資耳言之可貴非徒珠犀象玉也陛下好之篤而求之勤則仁義之言日至賤之而弗為貴則嘉言不至而庸言來矣且陛下繼祖宗大業數十年間寬和簡安無為於中以法堯舜未嘗有深誅痛斷於羣臣而姦邪睥睨傍有所憚而不敢輒肆矣其然哉畏指議者之不已也則言者之為益多矣綠衣小臣宋儀服志二品以上紫褶五品以上緋褶七品以上綠褶九品以上碧褶生長聖時樂於父兄師友之教行已之外竊

嘗志天下利病僅得其一二大者故因可言之會條其畧于篇以為貢臣以謂古今之治無法者不能久悲申慎之愚於法而叛仁義申不害故有法原事有形勢善到故有勢原禮樂教化同而功不齊為國者不可以不知故有勢原禮樂教化非刑不立故有議刑二篇國之興亡治亂常起於兵不忘用兵者兵置而不用故有議兵三篇瘡瘍非心腹可憂之疾瘡瘍未止心腹之氣為之弗寧內疾或從是而生夷狄外方常擾吾治故有攘夷狄二篇官治則事治亡散故有重計備不可不豫兵為國命馬為兵本故有實備孔子曰赦小過舉賢才其斯為政故有明責激貪扶懦別白賢不肖故有勸吏根本彊固木不可拔愚其宗子秦以亟亡故有固本化風不行王業終不及於三代故有厚俗末有左右正而事不治者也故有廣助士不素厲亡以應猝故有養材尊君卑臣法一而分定治天下如治一人故有審分政為神物王者司之掇古鑒

今可以善其後故有操柄窒禍本尊其君於文明故有解蔽姦臣之所欲為者使人主素知之故有辨邪臣聞鮑宣之言少文多實漢哀帝時鮑宣為諫大夫上言諫爭其言少文多質史氏稱其忠臣言雖褊迫不文然皆當世之可行者涉其目可以知其大指有策卉

勢原

君之所以安危國之所以存亡治亂令之所以行不行勢也不善知勢不能為創業之君不知勢之可畏而失其所以審度將順不可以為持成之君經治之臣故善用國者勢而已矣理勢循則行忤則變動則險止則平輕能重緩能速故物有至小而力不可勝既事有至易而功不可勝原發如毫芒針端而巨若丘阜本在拱把而遠際窮髮者勢也戶之運也車之馳也弩之圓也矢之激也衡以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水之注於卑澤也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勢也兵奮寡可以走衆人乘高可以抑下亦勢也豈惟萬物然今夫一人而勝天下之大

制天下之衆兼聽天下之廣沛焉有餘非勢而何如也故明者用勢闇者用於勢明者提至要之處持其關紐制其機樞動靜在我開闔在我弛張在我一教一令一賞一罰必輔之以形勢故教之而行者易令之而從者速賞一而千萬人勸罰一而千萬人懼仁少而悅者多義近而服者遠無它理勢為之也教令賞罰仁義而無形勢之輔必且人人而治之矣人人而治之教之行也必艱令之出也必煩天下之善有餘而賞不足天下之惡有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無窮而仁義不足無他理勢不先也夫千世之君可纔指而數之矣或善惡或仁義其間差不能銖寸而功名輒相倍屣禍福輒相千萬者無他形勢之異使然也成湯祝獸網而歸者三十六國新序湯見祝網者置四面湯曰嘻盡之矣乃解其三面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文王葬枯骨而天下三分有其二周文王作靈臺及為池沼掘地得死人骨令吏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澤及枯骨況於人乎千世之君德有大於此者矣而湯武用此收天下之助蓋其從民情而集天下

之勢也方形勢之在桀紂夏臺之囚夏桀無道辠諫者湯使人哭之桀怒囚湯於夏臺　羑里之獄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乃囚西伯於羑里　如拘匹夫及善惡之暴也形勢之變而遷如林之師而莫敢射車中之木主武王伐紂載文王之主以行周書武成篇云紂率其旅若林　故天下之勢安則難動動則難安當其安也垂紳端委深拱於堂奧戶牖之內高論治古之上尊明如天日閎隱如震霆煦煦如雨露肅肅如風霜指顧叱咤而天下莫不趨走雖有劉項之魁雄曹馬曹操司馬懿　之姦桀必且老民籍而不敢唱及乎昏懦為之也席先王之澤未涸天下之勢未運目視其安也以為無有危事也任一喜怒從一嗜欲矣而患未切已也以為可為而無傷也習知天下之尊服已也以為人終古莫敢慢跬馬之蜀以足蹙跬馬蜀有詩見曲禮　觸圍兎之毛也簸頓闕紐喜美機樞動靜不以時開闔不以道張弛不以節淫樂在宮中而怨毒被天下畧易在一朝而患禍遺千日民心之他屬也君柄之旁落也勢之翩然而離也雖欲安之不可能也竊譬之山之高厚也萬夫不能墮壞也朽壤生乎中巔石震乎上及其傾也人力不能支拄而維持也非天事也勢也故前聖創業起今之利懲昔之害所以治天下之具甚備憂天下之慮甚深綴民心而久天下之勢堅完固密為不可拔及其久未嘗無罅缺蠹漏也然而其剝也亦有漸矣在後聖時節其勢而繕之耳汰則約之危則平之擾則靜之微則養之弱則扶之急則緩之緩則持之塞則導之使長無危亡之形矣故勢之在我也畜積之固勢之審則發弗便則居故勢為我使而天下莫能逆也若一失其要則縱肆奔悍於外不可復收雖有天下一旦驅擠排靡而仆矣臣故曰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弩之圓如矢之激也如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如水之注於卑澤也如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如兵之薈寡而走衆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其動不可以不慎也人主知勢則處治如將亂處存如將亡處安如將危而亂興危亡亦且不翩然而離也雖欲安之不可能也竊譬之山之高厚也

至臣故作勢原

議官

原令之大敝皆入仕之門雜而衆也入仕之門雜而衆故仕者日繁故有罷職而歸幾涉三歲不得再調者進未得祿仕退失其田廬故寒廉之人身雖掛仕版名雖榮聖世而無資以繼其生貧貧焉常不得其所上急於父母甘旨漬漉之養下迫於妻孥之饘粥則節不篤者或乘其間隙匱困之時起而牟利賈販江湖干託郡邑商算盈縮秤較毫釐以規什一之得故仕路汚辱而廉恥之風大墜朝廷患仕者之日蕃無職以處之且使罷者久不獲其所故難棘其塗以蹈藉來者而有司苛為之文迂為之格張設難漏之密網羅取非意之細罪離合增廣其薦員使其不得應條缺駛遲其歲考使其不得滿課從是而仕者益難故戰薄於得失角逐於勢利前者冒昧以進後來競隘而馳其輕僞佻淺之流更相眄伺迭相攻攘相誅不操矛相覆不設阱而偷風熾險

濤作恬讓靖默真能實德之士或羞與之偶寧自却於羈旅草野而不入於其塗有恥者上欲進之而日益退無恥者上欲退之而日益進徒歲為一禁時下一令揭而示之以義利之路曰爾為篤厚無為薄惡如是將以復仁義革士風臣竊以為無益也故臣謂天下之大敝由仕者蕃由入仕之門雜而衆也夫入仕之門乃敝之原已而議者不塞其原欲止其流不迹其本欲救其末不能清入仕之門而束縛爬搔痛治其已仕者入仕之時如數兵徒如積麻竹不知名器之可惜已仕之後如陣寇盜如阬螟蝗不知士心之愈離臣愚以為過矣故願陛下清入仕之門入仕之門簡則職有餘格吏無冗員而祿得以繼汚者反其廉恥爭者息其險讓者策其高仕路平吏而風化益隆矣

明責

今天下之勢如何哉君仁而民不被澤兵多而夷狄驕時平而生民困土廣而中國之氣常屈災歲少而財益

匱文法備而吏多姦時之多敝也如此而已天下之大萬官之富卒未見奮然而大有為能一刻當世之弊致吾君復之乎前古之治者何乏人之如是邪豈治平之世無所施其才邪將用之非其道有才而不克施邪謂世之乏人則古未嘗有無人之世謂治平之世無施其才則多敝又如前所陳者夫陰陽之英氣天地之醇靈未聞有時生而為賢智之士陰陽之英氣天地之醇靈未聞有時而歇故天下未嘗無賢也議者患治道之不及於古則曰天下無賢不知有賢而不能用也夫用賢而非其道現傑豪偉之材皆化為偷懦循縮而亡能為矣則以謂無人焉此可為悼歎者也亦嘗聞古者之用人矣視成不視始責大而不責細過二而功百則忘其缺而圖其効心至而迹未至則優假而待其所施苟付之以事固弗屑其餘也今者之用人較小罪而不觀大節恤浮語而不究實用雖有稷契周召之佐類以一言一事而為之進退迹稍出於庭壇畦壠之外志不獲就業不能訖而去矣惟固已持祿避事隨時之人乃無譴而得安焉故庸平者安步而進忠憤者半塗而氣折大臣懾怯小臣凌兢而天下之事靡靡日入於衰敝其所以然者有其人而不能用用其人而不能盡之之失也今夫拔一臣而加之百官之上以為輔相非求其謹潔而無過將任之以天下之責拔一士而加之一郡一邑之上以為守令非求其能自全將任之以一郡一邑之責也拔一夫而加之萬衆之上以為將帥非求其循法而不失小行將任之以安危勝負之責也故古者責宰相必曰廣教化和陰陽使百官各任其職責郡守縣令必曰使豪強沮服盜賊不行百姓安業境内大治責將帥必曰士卒樂為用敵國不敢謀下此則凡執事者莫不皆有責焉故上下自任其責而天子無為矣今則不然罷退宰相皆攻其疵瑕而未嘗指天下之不治為宰相之罪糾劾守令者皆以小法而未嘗指郡邑之不治為守令之罪遷謫將帥者以庖廚宴饋之間微文細故之末未嘗

以蠻夷驕橫兵氣弗強為將帥之罪故上下莫自任其
責局局自守惟求不入於罪而朝廷大計生民實惠卒
無有任者是故以天下之大萬官之富而常若無其人
尊官厚祿者相繼而英績偉烈寂寂於數十載資格之
所羈縛文法之所躪躒抱才負志不得有為而老死沉
沒者相望於下可不惜哉夫人臣之姦自安於寵形無
可罪而實不任責是為大姦張禹之所以默默而亡漢

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
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乃車駕至禹第避左右親
問禹以天變因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謂上曰災
變之意深遠難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由
是不疑王氏李林甫之所以守格令而亡唐也唐元宗時詔
天下有一藝
者得詣闕就選李林甫建言士皆草莽未知禁忌徒以
狂言亂聖聽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御史中丞兼總無
一中程者耳今皆重夫寡過者以為賢而嫉夫敢為者以為
生事一落陷穽沒齒不復言故猾民悍吏得以輕罪把
持其上游士談客得以口舌恐嚇內外之臣而掊其資
胥吏得以挾簿書執格例而爭於廟堂之前當其任者
知姦而或不敢除見賢而或不敢用天下之害不得巫

罷天下之務不敢巫為因仍苟且相顧腹議名曰至公
而萬事益病其弊莫甚於今之世者欲救斯敝是亦非
難寬小過而責大體而已矣

固本

講學者所以進於先王之道軌制其情欲增長其心術
扶神理性祛滯決惑如是而已者也人之不學則不知
先王之道茫乎如冥行而無所之雖有知智靈識且化
而為邪矣故剛者不學為暴不學為斷柔者不學為懦不

為仁明者不學則過察而偏聽者不學則過聽而亂學
先王之道知忠信仁義之原與安危禍福之所自名愚
可以為智闇可以為明以中人之資而不失為君子學
可不務哉魯哀公自稱曰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
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樂未嘗知憚而孔子告
以哀樂喜懼之說實長君出於田間平勃恐其驕而為
不善使與當世賢士長者居故實長君卒為賢侯實長君漢
景帝母竇皇后兄弟廣國字少君絳侯灌將軍曰此兩
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又復故呂氏乃選長者之

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今夫百金之家則必求良師友以業其羣幼子弟矣師友或不擇而使羣子弟日與庸隸浮民為儕黨詡詡囂囂相與扇暱而為惡學之不率而恣於毬鞠博簺彈弋狗馬之間未見能善其後也雖有百金之產里巷之人咸知其通蕩轉徙可拱而俟矣惟其友之不擇故墜其羣幼於小人之塗以遺家之辱非幼者之罪長者之弗思也故賢父兄莫不求師友使材其子弟而業之百金之家尚知慮此況有天下之富將以藩戚為手足而衛心腹將以宗室為枝葉而彊本根其體如是之重豈尤宜長計而遠慮者豈不若百金之家之為者哉書載堯德之首必曰親九族九族親則曰平百姓百姓平則曰和萬邦其先後次第如此本支百世（大雅文王篇）文王也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大雅文王有聲篇）武王也周官有師氏保氏大司樂之職其世子皆齒國子弟而共學而受六德六行六藝之教其法蓋詳矣本朝太宗亦嘗擇王龜從等厚賜以寵之使訓諸王

以忠孝而章聖用崔昞之嚴以代戚維之不職如此其重慎也今宗枝之盛昌大而蕃衍者古矣然亦或失於不學此非後世之大慮而王室之所甚闕者歟今諸宮雖有其職而任之或非其人雖有其人而待之或非其禮朝廷未嘗選當世賢者為宮官其用薦而為之者又未嘗延見戒諭之以厚其意宗室知人主任之之薄則師之不得不輕舒惰尊驕孰敢諷礪之者苦學術如垢病視師道如泥塗故賢者亦恥居是職望以去而文孫武子入則與婦人妾子嬉出則與徒奴倖倡語習於浮淫湛於宴娛耳目惟不善之接非所以重世而光國也雖有河間之雄才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東平之樂善東平憲王蒼光武皇帝子少好經書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顯宗手詔國中傅曰日者問東平王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處家唐元軌之長霍王元軌武德六年始王蜀從徙封吳多才藝高祖器之太宗嘗問羣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曰惟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帝曰朕亦器之然卿以為前代孰比對曰經學文雅漢河間東平也至孝行曾閔不能過帝由是

遇益厚越王敗坐嘗通謀徙黔州檻車載至陳倉毙漂泊而溺矣以明主之仁篤於親親之恩差等其戚疎隆以貴爵豐以廩餼雖厚若此徒足其欲而已耳議者考古義而較之于今以謂愛育之道其缺然也臣願詔大臣選端厲誠潔之士著行能通經術者任以為宗室教道之官而嚴異其禮以待之使宗室漸知尊學重道之閒無有倨而不聽者然後橫經聚問指示聖賢之意曰如是謂忠信孝悌仁義禮樂用之必安而終身享其福此可為者也謂不善為之則雖富貴而有危亡之禍此不可為者也授以六藝之趣三綱五常之極與前史所載歷世治亂之體皆俾畧知大指陛下復於朝讌之隙或臨幸而察之或名而勉進之又稍為褒貶之格以勖其良以警其惰一儉薄小人與嬉芙非禮之具弗得納于其門使之日清月粹性習相長九族愉愉知為善歸正之路則慈祥篤順寬博之風行于王家而上榮祖宗下儀海內矣

秦論

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易乾卦文言）氣可上而形不可上此必然之理也故曰魂魄歸於天骨肉歸於土（檀弓延陵季子葬其子曰骨肉歸於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是故生而死堯舜夫無形則無敝有形則有敝雖天不能使之易此言者也是故生而死堯舜之聖禹湯周孔之仁智之所同貴育之力之所不免也至秦始皇既以力併諸侯而以氣懾天下矣舉六國之宮室寫之咸陽之坂以為其居舉六國之玉帛而輸之函谷以為其用舉六國之女色鐘鼓納之於阿房以足其欲羣臣莫不稱誦其功德秦皇坐亡國之殿聽亡國之音趨走遮列亡國之臣心哆意廣自以為萬世莫吾及顧少羽翼而升耳於是車轍馬跡交于海上登之罘浮江湘以望方士之所謂三島者棄其赤子航之於東夷以卜其所謂仙不務事事而跕跕然狂人客死於沙丘（跕音喋）不得親傳之良嗣遂亡其國自黃帝葬於橋陵下及於三代之盛未嘗有仙之說至漢孝武侈欲極而外道之惑乘其隙而入用方士之言邀神靈而祠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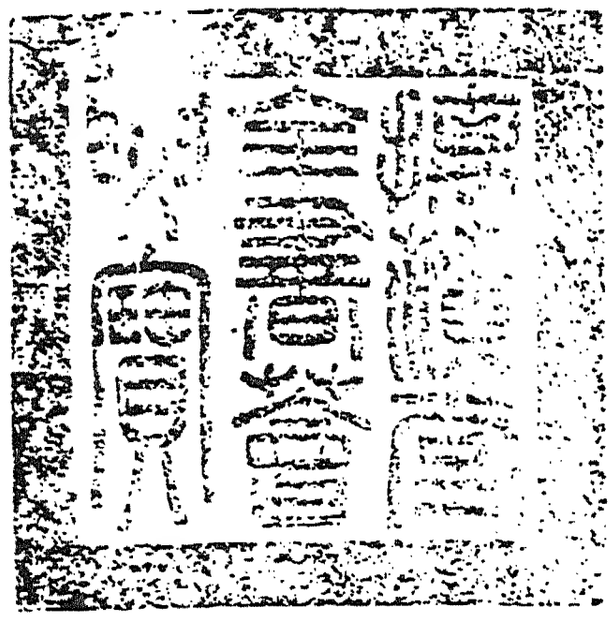
橋陵者存而方士輒曰此葬其衣冠耳又從而信然之以其女女方士漢武帝既誅李少翁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藥大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封為樂通侯以衛長公主妻之與方士傳車而宿當是之時天下幾大亂周之末有李耳者為虛無無用之語以高世雖背仁義之教而馳然亦未害為處士避世之小道也使李耳之存於時王者名而禮之不過賜之粟帛杖履而退之養之一丘而足矣至唐明皇曰李耳吾祖也今存而仙其位高大與天帝並遂推其言以為經而為之祠宇天寶

元年陳王府參軍田同秀言玄元皇帝降丹鳳門乃建玄元廟二月辛卯親享元元皇帝廟其後遂為故事散滿天下賤禮樂刑政謂之俗務而弗親中國幾為安史之所有秦漢唐之君皆命世之才也咸以仙敗終其世而不悟可不哀哉古之時王教之害尚尠至後世而其弊百出曰楊墨者曰佛者曰老氏者循環而交來以攻先王之仁義使仁義衰而異教立嗚呼自是以來生民之命搖然無所附矣其禍也始於秦而流於漢昌大於唐室至後世而不可破後之人君將復有以仙亡其國者矣

隋論

治天下者以王道不可為之以吏治吏治可以苟天下之安而不可久也純以王道而治者三代是也吏治與王道雜然而用者漢唐是也純用吏治者隋文是也自禹至於桀自湯至於紂自武王至於赧三代長久各數十世安而不變者幾二千年自高祖至於孝平自光武至於獻帝自高祖太宗至於僖昭茲二姓者或四百年或三百年不及於三代之長而有過於歷世之祚若隋文帝之有天下于時亦可謂之治平而寡事矣然才三世三十九年而亡隋文帝在位共二十四年九年始滅陳煬帝在位十三年恭帝二年其故何也吏治與王道之效不同也故三代用王道而長漢唐雜之以吏治而不及於三代隋文專以吏治而不及漢唐是非王道與吏治厚薄之效耶夫隋文九年滅陳而天下治一番勵於為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之論事宿衛之人傳飧而食至于兵革不用天

下無游食之人戶口歲增過於兩漢其富庶而康樂如此常人之所謂太平而識者皆知其不能久也何者無禮義以維持其政無忠信以固結其臣教化不足以導其民紀綱不足以防其後一切以辨敏勤察為能處三王之位而卑卑焉任智數孅文法此特吏才之尤者耳非王者之為也故王隆謂其終以不學為累而房喬於清平之時而獨知其將亡開皇中天下混一喬密白父曰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攘神器有之不為子孫立長久計淸置嫡庶相傾鬩終當內相誅夷今雖平其亡跬可須也彼或用王道而常為百世慮國祚之永人可得而近測之哉嘗觀於三代其為治之旨皆本於仁義禮樂先教化而後刑名厚道德而薄功實其始雖若迂遠而其成以至於兵寢刑措暴及百姓之耳目浸漬涵揉百姓之骨髓其勢蟠大膠固如置方石於平土之上天下之形可以漸亂而不可以亟壞也末世中君德既不及於古才亦不至於道所用者皆俗人而所尚者皆細法爭於功用勇於擊斷謂簿書刀筆之間可以為治語之以王道則傾背而竊笑彊者為之及其盛猶可自守一有勢罅則怨心紛然內外皆為之擾動姦豪乘其弊而起其撓天下如驅羣羊而蕩王業如振欹器耳是故民衆而益亂地大而益危嗚呼彼安知三代有長久難動之法乎後之王者鑒於三代兩漢隋唐之事亡恃吏治之安而留意於王道斯可以長有天下之民矣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沈廷棟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五目錄

集部

詳校官候補通判經歷臣郭作熾

宋

祖禹

論封樁劄子

封還臣寮論浙西賑濟事狀

封還差道士陳景元校道書事狀

邁英留對劄子

第二劄子

江公望

論邏察

晁補之

答外舅兵部杜侍郎書

陳師道

上林秀州書

張耒

論法上
論法下
敦俗論
憫刑論上
雙梶堂記
秦觀
集策序
法律下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五目録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五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范祖禹 字淳甫華陽人神宗朝進士歷官至翰林學士祖禹開陳治道區別邪正不少借隱任講席守經據正獻納尤多蘇軾稱為講官第一

論封椿劄子 元祐四年七月○初太祖以爺藏盈溢又於講武殿後別為內庫嘗謂軍旅饑饉當預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民太宗嗣位儲積益厚分左藏庫為內藏庫改講武殿後庫為景福殿庫俾隸內藏逓令揀納諸州上供物具月帳於內東門進入外庭不得預其事因謂左右曰此蓋慮異時用度有闕復賦率於民朕不以此自供玩好也元豐以來詔諸路金帛綳錢輸內庫者委提點刑獄司督催起發坊場錢勿寄市易務直赴內藏庫寄帳封樁當輸內庫金帛綳錢聽期或他用者如擅用封樁錢法臣伏見近遣戶部郎官往京西會計轉運司財用出入之數自來諸路每告之朝廷詳酌應副其餘則責辦於外計今既遣郎官會計必見闕少實數若其數不多則

朝廷可以應副若其數浩大不知朝廷能盡應副邪或止如常歲量事興之也若量事興之則朝廷既見其闕少之實而不盡與無以為說若盡數與之則恐他路援而為例朝廷視天下如一無有厚薄欲悉應副則力或有所不逮不悉應副則轉運司無以為計不刻剝百姓何所取之如此則陛下赤子必受其弊不可不深慮也又朝廷既委轉運使副以一路財計而不信其所言虛實必遣郎官然後可信是使諸路使者人人有不自信之心每遇闕少則倚望朝廷遣官會計愈不任責臣以為此不可為後法欲乞自今諸路凡有告乏只委轉運司官會計保明聞奏如有不實即重行黜責其誰敢妄臣竊謂今諸路經費所以不足者由提刑司封樁闕額禁軍請受錢帛斛斗萬數不少此乃戶部轉運司本分財計先帝特令封樁以待邊用蓋恐倉猝調發不及故為此權宜之制今朝廷方務安邊息民則封樁之法宜悉蠲除乞盡以賜尚書戶部諸路轉運司以佐經費令

天下諸路例多窮乏而畜其財於無用之所坐視困竭而不為救濟非均通有無足用裕民之政也伏乞早降指揮施行取進止 樞密院議悉罷封樁虜緩急之事乃詔三路嶺南被邊勿封樁諸路如舊

封還臣寮論浙西賑濟事狀 元祐六年七月

臣謹案唐代宗大歷中霪雨損稼渭南縣令獨稱縣境不損遣御史案實損三千餘頃帝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何不仁如是乎貶渭南令為南浦尉德宗正元中江淮大水宰相陸贄請遣使賑恤帝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上奏曰流俗之弊多狗諂諛揣所悅意即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常病於斯又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乃遣使宣撫水災憲宗元和七年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

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為姦詭以悅上
意耳願得其主名案致於法帝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
本聞其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邪朕適者不思
而言耳命速蠲其租賦古之人君聞有災害唯責人不
言其救災唯恐人惜費又恐不及於事陸贄李絳賢相
也亦專信守臣奏報惡言者之小其事以緩君心之憂
也今國家建都於汴實就漕輓東南之利京師億萬之
口所食贍軍養民皆出於二浙此乃國之根本豈可不

思其所從來今陛下一方之赤子嗷嗷然有倒垂之急
如嬰兒之絶乳其死可立而待也方呼天赴訴開口待
哺以延朝夕之命為之父母者忍惜力而不救乎臣竊
詳臣寮所言朝廷已賜米百萬錢二十餘萬州縣亦自
依條發倉廩作粥飯救濟人行將少蘇矣臣竊以作粥
飯救饑最出下策夫民已至相聚食粥則疾疫將起饑
困已甚死者必衆此乃災傷之極正當憂慮豈得便為
少蘇又言細民習為驕虛以少為多其弊已久臣竊謂
常年小有旱澇被訴災傷僥倖之民或容有此今浙西
災害甚大民已流散乞食迫於死亡方且疑其習為驕
虛而不之信何其忍哉又言乞詔監司州縣詳其災傷
分數賑貸行遣次第各行申奏而懲責其尤甚者臣竊
謂朝廷以侍從之臣為一路鈐轄又選差監司以往行
未及境未及設施朝廷既不憑信鈐轄司之言又戒約
監司州縣如此臣恐官吏束手不能有所施為上下觀
望各求苟免夫奏災傷分數過實賑濟用物稍廣此乃
過之小者正當闊畧不問以救人命若因此懲責一人

則自今官司必以為戒將坐視百姓之死而不救矣又
臣寮言人言異同不可不察乞下鈐轄提轉及蘇湖等
五州各令開具逐州水災所及凡幾縣幾村有無漂蕩
廬舍溺死人口及高田無水與水退可耕之地各約若
干並令指實申奏不得相關稍涉謬妄乞重行降黜臣
伏見近日浙西申奏自今年正月大雨至六月太湖泛
溢蘇湖秀等州城市並遭水浸田不布種廬舍漂蕩民

棄田賣牛散走乞食臣謂朝廷聞此當令官司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今若降此指揮逐縣逐村須遣人抄劄廬舍人口田土數目饑荒之際此等行遣必為煩擾一事不實即憂及罰闔境皆死未必獲罪如此則賑濟卻為閒慢百姓愈無救矣臣伏見英宗時臣叔祖鎮出知陳州辭日英宗宣諭陳州累年災傷卿到彼悉心賑撫臣鎮至州方值春種即發常平倉貸民種糧提刑司劾奏官吏詔釋不問陳州至京不數日可以往返然猶不先奏而行恐不及於事也神宗時西京大水遣郎官一人御藥院內侍一人賑恤多方救濟北京亦然朝廷未嘗先為條約以防之也今兩浙在二千里外事稍大者若須申奏比及得報即已後時雖急切許一面施行若官司畏避事無大小一皆奏請不敢專行則此法豈不為害臣之愚慮竊謂朝廷已賜錢斛百二十萬德深澤厚又選監司以往免更臨遣專使令監司方出國門錢斛纔至本路即降此指揮約束百姓必謂朝廷重惜錢斛輕棄人命百二十萬已厭其多將來乏食日遠復何所望所吝者財物所失者人心況本路有鈐轄司轉運提刑司發運司互相監臨而轉運司主財不欲多費故祖宗以來賑濟委提刑司蓋恐轉運司惜物也監司州縣有凶年饑饉皆不得已而上聞亦豈肯於無災之地賑不饑之民耗散倉廩坐失租稅以取不辦之責哉今唯當戒飭官司多為方畧存活人命寬其約束責以成效庶幾餘民早獲安堵唯是給散無法枉耗官廩賑救不及貧弱出糶反利兼并措置乖方所宜約束然此乃監司使者之事朝廷亦難遙為處畫也若監司得人此弊自少誠使有之則人言相傳亦豈可掩臺諫足以風聞彈奏朝廷足以考察案劾未為晚也今先降此指揮徒能撓制撓亂其所為耳伏望聖慈以遠方生靈性命為念無以官司賑濟過甚為憂其臣察所言伏乞更不施行所有錄黃謹具封還伏候勅旨

封還差道士陳景元校道書事狀　元祐六年秘書監王欽臣

等乞差真靖太師陳景元校黃本道書奉旨
令秘書省具道書目錄付陳景元據目錄於
道藏取索先校定成本供
秘書省委本省官對校

右臣竊惟祖宗置三館秘閣以待天下賢材公卿侍從
皆由此出不專為聚書設校理校勘之職亦非專為校
書也六經之書不可不尊孔氏之道不可不明至於諸
子百家神仙道釋蓋以備篇籍廣異聞以示藏書之富
無所不有本非有益於治道也嘉祐中增置編校之官
繕寫黃本自此書籍益廣充牣四館朽蠹相仍居其中
者固未能周覽而編校也今又使道士陳景元校道書
臣愚竊所未喻議者必曰漢成帝時劉向校經傳諸子
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
李柱國校方技今使道士校道書亦其比也臣竊以為
不然漢之時以竹簡寫書在天下者至少非秘府不能
備非如後世以紙傳寫流布天下所在皆有也劉向總
校羣書非一人之力所能獨了故又用任宏等三人然
兵書數術方技皆為有用非異端之學也任宏等亦非

異教之人也今館閣羣聚天下賢才宜有殫見洽聞之
士博極羣書乃使陳景元先取道藏之書校定成本供
秘書省委本省官對校皆取正於景元不亦輕朝廷之
體羞當世之士乎又道書除老子莊列已立於學官其
餘多虛誕不經儒者所不道天下名山宮觀自有道藏
館閣所藏唯備數可矣不必使方外之士讐校以崇長
異學也漢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
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武帝感其言遂罷黜
百家表章六經今館閣之書下至稗官小說街談巷語
道聽塗說之所造者無所不有既使景元校道書則他
日僧校釋書醫官校醫書陰陽卜相之人校技術其餘
各委本色皆可用此為例豈祖宗設館閣之意哉夫聖
王作事必防其微命出於上不可不慎昔熙寧中王韶
開拓熙河王安石使其門僧智緣隨韶誘說木征時人
號為安撫大師今館職之外已置校黃本官又於黃本
之外有校書道士天下之人必謂之編校大師事雖至

微實損國體其秘書省所請乞更不施行謹具封還伏
候勅旨

通英留對劄子　元祐七年十二月

臣伏覩陛下近者郊見天地雪止風和景氣清霽神祇
饗答福應尤盛侍祠之臣以為前後未有都城之人瞻
望玉色歡呼洋溢皆云陛下克類仁宗臣觀天意人心
如此實宗社無疆之福也然臣愚竊以聖人福至而益
戒則能長享其福譽美而副之以實則能永保其譽唯
兢兢業業不自暇逸乃可以答天休衆之所欲因而從
之乃可以副民望若一有滿假之意則今日之福乃他
日危亂之基也不能副之以實則今日之譽乃他日怨
詛之端也故臣願陛下既受大福又獲民譽益思戒慎
唯勤修德修德之實唯法祖宗恭惟一祖五宗畏天愛
民後嗣子孫皆當取法惟是仁宗在位最久德澤深厚
結於天下是以百姓思慕終古不忘陛下誠能上順天
意下順民心專法仁宗則垂拱無為海內晏安成康之

隆不難致也臣承乏史官嘗采集仁宗聖政得數百事
欲乞撰錄成書上進少資睿覽監觀成憲皆舉而行以
副羣生之所願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竊惟自古創業之君起於細微身歷艱難親履勤勞
先有功及民然後享天下之奉故失之者常少守成之
主生於深宮不歷艱難不履勤勞無功及民而享天下
之奉故失之者常多是以古人有言創業非難守成為
難蓋危亡必起於治安禍亂必生於逸豫也今陛下承
六聖之遺烈六聖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守百三十四年之大業
當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不可一日而怠人民者祖宗
之人民不可須臾而忘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私非
其人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不可用非其道常自抑畏儆
飭聖心一言一動如祖宗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則可以
長享天下之奉而不失矣自元豐之末時運艱厄先帝
棄羣臣下陛下嗣位幸賴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為

心罷王安石呂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契丹主亦與其宰相議曰南朝專行仁宗皇帝政事可敵燕京留守使戒邊吏守約束無生事則中國人心可知也先太皇太后日夜苦心勞力以為陛下立太平之基九年之間安靜無事已有成效陛下但由此以持循之則成康之隆不難致也臣願陛下守之以靜毫髮無所改為恭己以臨之虛心以處之詔左右大臣動必循守祖宗法度陛下躬攬於上諮諏善道察納讜言則羣臣邪正萬事是非必皆了了於聖心矣夫水所以能照毛髮而物無所隱其形者至平也鏡所以能鑒妍醜而人無所遁其迹者至明也水所以能平鏡所以能明者至靜也使水鏡自動則雖山岳不能見也人心亦然唯至公可以見天下之動私唯至正可以見天下之邪唯至靜可以見天下之動荀卿曰虛一而靜謂之清明聖人清明燭理生於心之虛一也陛下何不觀先太皇太后自英宗神宗時不出

房闥未嘗知天下之事一旦臨朝所行之政上當天意下合人心其故何哉唯至公至正至靜而已夫小人之情專為私故不便於公專為邪故不便於正專好進故不便於靜唯欲人君多所作為朝廷多所變動則已有所希冀於其間矣若朝廷守靜上下各安其分則小人何所望哉今陛下既親萬機小人必欲有所動搖而懷利者亦皆觀望臣願陛下上念祖宗之艱難先太皇太后之勤勞痛心疾首以聽用小人為刻骨之戒

江公望 字民表 睦州人 舉進士 歷官左司員外郎

論邏察

臣聞人君明目達聽所以通下情也前有旒左右有纊所以防太察也太察則聞人之過下情不通則不聞已過聞人之過則姦生而刑滋不見已過則心蹇而禍萌此周之厲王以防口而召亡（厲王使衛巫監謗召公曰是鄣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漢之顯宗以耳目隱發為明而連亂也（後漢書顯宗論曰鍾離意家均訾以察慧為言夫豈弘人之度未優乎）邏者之興推求其意不過以求

瑕搜匿鈎致盜詐出於不備擿發如神此一酷京兆之俗才爾趙廣漢善為鈎距守京兆尹發奸擿伏如神使京兆為之猶可蓋矧以天下為度海内為家而為良京兆之不為者乎陛下即政之三日一切罷去天下聞之翕然歸心開口張膽人人自安告訐不長風俗向厚比聞稍稍復置舊額通為七十人一人量以十人為耳目十人之中一人又以十人為之散之通途永巷不啻數千百人矣夫婦醜詆之言仇隙怒傳之語增情飾狀擿隱抉伏何所不至人人跼蹐各各疑慮目不敢注觀手不敢直指若此定非清世之美事也昔吳主孫權用呂壹輩舉罪糾姦纖介必聞深按醜誣排陷無罪以作威福步騭力詆其非權尋誅壹覺悟尚早權信任校事呂壹騭疏諫諫云諸典校擿抉細微重案深誣趨欲陷人以成威福歸咎於上為國速咎未幾壹姦罪發伏誅權引咎自責告謝諸大將問時事所當損益蓋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利在憑藉威勢杜絶人口公然作過使上聽不達威柄潛移刑及無辜睽睽萬目睽睽張目貌由聞人之過不聞已過之所致也老子曰察見淵魚者不祥以察為明是誠不祥之兆也陛下豈不思畿甸之外非陛下之民乎人各有口能使之嘿嘿不議陛下政事乎既不可揜於天下何獨察察於輦轂之下以為明哉語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信乎有道不可得而議也伏望陛下以道御天下使人蕩然不疑無得而議何為蹈吳之故轍而不知革彼猶能因言以誅壹輩孰謂陛下鑒此而不能之乎願黜獻議之人通舊額人數一切罷去除禍者必鋤其根植福者必封其本毋謂昔有額而不可去也其根尚存枝葉他日復生矣不可不察

晁補之字無咎鉅野人舉進士歷官至吏部員外郎兼國子監編修實録檢討官黨論起為諫官管師仁所論出知河中府

答外舅兵部杜侍郎書

杜純字孝錫濮州鄄城人以蔭為泉州司法參軍有廉名熙寧初上書言政王安石異之薦於朝充審刑詳議官以鞫獄忤安石免官元祐初除河北轉運判官歷權兵部侍郎謝病以集賢院學士提舉崇福宮辛

昨自蘇公以尚書召適與在右兵部同事意兩公平日未嘗相與處往未必合故嘗為蘇公極言左右居家行

已菹官及物之意蘇公固不以補之言為過及辱賜書
道聯職甚親遠聞欣喜不已補之於蘇公為門下士 補之
年十七隨從父官杭州著七述以謁州通判蘇軾軾稱之由是知名 無所復讚然剛潔寡
欲奉已至儉非而以身任官責嫉邪愛物知無不為尤
是不忽細務其有所不得盡視去官職如土芥凡規模
大較與左右近者非一事也來書猶怪其尚氣好辨此
非補之所能知自非聖人各有所長亦有所短然伯夷
班聖人之列矣而孟子尚以謂伯夷隘君子不由夫孟

子所謂君子者必若孔子無可無不可而後可也不然
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者苟病其未和則凡能慮禍忍
詬摧剛為柔熟視出涕俯首搤腕下者 韓信事 皆可以免夫此議矣
隘者見排而不恭者并獲罪見排且獲罪矣而不害其
並列於聖人則孟子之心蓋可見矣西漢名臣推汲黯
鄭當時汲黯好直諫多大體而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
人之過士亦以此不附而鄭當時性長者常引丞史以
為賢於已與官屬言惟恐傷之山東翕然稱鄭莊黯以

一言幸甚幸甚

陳師道 字履常彭城人蘇軾等薦其文行為太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師道高介有節於諸

經尤邃於詩

上林秀州書

宗周之制士見於大夫公卿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贄以效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紹介

為之前焉所以別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
舉事詞以導名名者先王所以定名分也名正則詞不
悖分定則名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
不可以過情又為之贊以成其終故授受焉介以通名
儐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於自媒
故祭主於盥婚主於迎賓主於贊故曰贊以效其情誠
發於心而喻於身達於容色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贊
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泰簡則野三者禮

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是以貴不陵賤下不援上謹
其分守順於時命志不屈而身不辱以成其善當是之
世豈特士之自賢蓋亦有禮為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
所為防至矣及其晚世禮存而俗變猶自市而失身況
於禮之亡乎自周之禮亡士之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
禮以正之既相循以為常而史官失載其事故其孼習
而不自知也師道鄙人也然有聞於南豐先生不敢不
勉也先生謂師道曰子見林秀州乎曰未也先生曰行
矣師道承命以來謹因先生而請焉詩文二卷敬以自
效不敢以為能也謹俟待命惟閣下賜之

張耒 字文潛楚州淮陰人舉進士歷官太常少卿數坐黨籍貶

論法上

古之善為天下者不患法不立而患不能為法不患法
不足而患法密而不勝舉然則天下之治亂不繫法之
存亡歟夫亦有推本而後知其至也夫法之所生不生
於無事事起而不可理則法從而經之事日益多法日
益周事日益新政日益工並起而相制則不勝者受其
患故法不勝事則天下之亂紛然而起故治天下者非
無法之尚也為其無事之可貴也非法備之可削也為
其事變之可慮也昔者三代之治不若堯舜商周之治
不如夏后孔子曰後世有作者雖帝不可及也又曰虞
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孼並禮表記語夫舜之
禮比於夏后之時則畧矣商周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
備矣夫四代之治吾豈禮不具之罪哉制度日多淳粹

日衰故也天下之勢譬如人之一身夫世之人有不畏寒暑不治藥石恣口之所食肆體之所安夫如是者問其年必壯者也深居奧處愛養備至藥石百物毒烈備進而炙艾鍼砭偏嘗而無遺問其年則必老者也夫虞夏之道壯者也其不治可為也其不足可補也壯者之疾易治也商周之道老者也其不治難為也以其嘗治之而不信故也其不足難補也以其嘗補之而不滿故也以彼之疾方來而吾之術已窮彼之變未休而待之道已盡如是則死繼之矣嗟夫天下之不願取辨於法者也如此而世之君子因事制變而尤法之不足豈不悲哉夫法度之弊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而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夏之繼舜也豈不知舜之為不可及也商周之繼夏也豈不知其弊之將不勝也然而明見其弊而不可復為矣此聖人所以深悲之而曰周人之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表記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強民言殷民不服而化之難也未瀆神謂事神猶器窮極也此後所以必為秦也歟

論法下

古之有天下者必得於紛爭敗亂之後夫人之情出於亂亡之後則其情苦而思安夫惟其情苦而思安故其事簡而易教天下有易教之俗則上無難立之法故有國家者其初下常綏靜而易治安平之日久而民之侈心生嗜欲之動無窮而罪愈繁故居其上者乃始日夜補完其缺敗而調伏其崛強曲為之防多為之制法度繁興刑政畢舉文勝而質不足名美而實不稱大抵有國者中世以後天下之事常多而國家之觀益美生民之過日滋而有司之文加備而世之感者以謂能完上世之不足而備前人之所未成以為成功而不知其不若使上世之質未散而前人之樸常在也天下之物其勢相激而後變生焉名美者實之所繇亡文備者僞之所自起蓋嘗以漢之事考之高祖取天下於秦民出於百戰夷傷之餘父子兄弟僅相保聚以安其生故其氣帖然靜愿而少事而高祖文景得以畫一之法羈縻而

安輯之歷數世而天下安安海內有大亂而豪傑不作此民淳而法簡之效也至於武宣天下之勢久習於無事民意日縱豪俠盜賊稍起於里閭二帝乃修明制度收納天下之才講政備物以與天下戰於才智之中才者奮而姦者隨之強者勝而亂者因之紛紛藉藉以傳於不肖之子孫而漢以大壞此則事衆而法備之弊也故天下之難治不在於創始函莽之初而常在於積安大備之後是故君子必觀其兆而審其宜解其甚而不激其變使其勢不為周人之已甚而務使後世可以有加嗚呼其本果安在哉蓋天下之弊好強治者必召天下之大亂務窮利者必貽天下之大害夫汚尊而抔飲簠簋而土鼓天下之人苟未厭其為禮樂也則吾之禮樂雖足以備天下之聲容藏而勿陳可也櫛巢營窟之居（櫛巢也禮運夏則居櫛巢）衣薪不封之葬天下之人苟不失為生死之所安則吾之制度雖足以建九筵之堂（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五稱之衣（單謂具曰稱）棄而勿

用可也不亂則已不必邀其敬不欺則已不必盡其忠是謂不求備於民矣可久之道起於不求備而效於人不厭譬之萬金之家責之千金其力亦足以供我之求然吾日取一金焉於是有不得已而取之百金彼猶樂輸而不怨何則彼惟所有者未竭而不厭故也夫禮樂刑政之設於下使民有未厭之意則後世有作者得以復加焉故其弊也可以自救而不至於術窮智竭而無繼嗚呼惑者徒見法度密而民不化文理具而功不立日夜從而加之嗚呼亦失其本矣天下之勢不可以激而民之智不可以窮激之以所欲者必得其所不欲窮之以所能者必報之以其所不能徐道其欲激之勢而扶其未用之智則天下久安而無虞然則周人其未足以知此歟彼或者遭其會而有不得已焉故也

敦俗論

所謂人主之利勢者惟其能供天下之所求而我無所求於人故能奔走天下使其進退取舍莫不在我而天下之人雖欲去之而不得蓋惟其能貴故天下之賤者尊之惟其能富故天下之貧者宗之使之脫然舍去斯二者則天下之人誰肯以區區之名而服之哉故富與貴者人君操之以用其下者也雖然天下之利惟富貴而後可為則先王之治宜其隆勢利重權位使其民惟富貴之知而見其已之尊嚴然其率天下也何其退約廉遜教其民務為安貧樂賤之事而深抑好爭務利之心者何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使求為利也夫使天下之人惟利之為求則大者簒小者叛惟其得之而後已嗚呼使人皆欲得其上之所樂則將日仇其上而奪之矣如是則吾立於天下之上不亦甚殆哉是以先王思所以長享富貴之利求其安而無亂服而無爭是故為是廉恥沖退之道使之輕祿位而賤權勢而惟仁義之知公卿之爵人之所欲也然三遜而後受萬鍾之祿人之所甚貪也然無名而不敢當嗚呼使天下之人皆仁義之人耶則吾捐國而與之有不受者矣三代之歷年後

世莫及而考其教化風俗之美詩書之所載後世亦無有繼之者然其效可知也予嘗悲夫自聖人之亡後世之治天下者不明乎此也開功名權利之門以誘天下而使其民汲汲然惟利之知而幸其區區之功利尚功而賤德貴才而廢道獎勝而羞退進位而卑齒故天下皆有囂然樂富好貴之心而不安其分反顧其貧賤而惡之而日思其所以去之之術夫惟人惡其貧賤而求去之而天下之亂始起矣故後世之所謂利其國而自安者未始不亡其國而自危也昔者秦之俗蓋若此矣方其疾戰不顧以取諸侯也使其人惟攻戰爭奪之為求故秦之民皆忘其上而利其身功成戰克而後天下之人移其勝敵之志為仇君之心蓋其平日之所養耳目之所習有以使之而無足怪也嗚呼功利之不可啓也如此養虎之肉不敢全而生委之懼其決裂以動其怒而況持爭具以授之與夫先王之道其始若鈍而後能利其始若迂而效最切蓋老子曰非以其無私耶故

能成其私夫成其私而惟私之求則天下去矣夫惟以公得天下之情者天下之所歸也天下之所歸而有不能得其所欲者乎蓋梁惠問孟子以利而孟子對以仁義其說以為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其意非以危國而其極至於危國仁義者若非所以自利也而其效也使人不敢遺而後之則聖人之所以安其身者豈匹夫匹婦之淺近歟

憫刑論上

昔者先王之時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者何也夫天下之情無窮而刑之所治有極使天下之吏操有限之法以治無窮之情而不得少議於其中而惟法之知則天下之情無乃一柱於法而失其實歟是以先王之時一權諸人而不任法是故使法出於人而不使人出於法至於後世其所以治天下之具不能如先王之盛時淳厚之德衰而吏有率私以立法恃其無法而放肆者故後

世始有刑法之書以治天下然天下之弊雖不可以不救而天下之情不可枉也是故法簡網疎而人與法兩立而不偏廢穆王之刑以謂輕重諸罰有權（權一人之輕重也）夫五刑之屬止於三千者法之所不可移惟其輕重之間有所謂權者是故猶不廢行法者之志方是時罪入於法之內則歸之法罪出於法之外則歸之權雖不如先王之盛時而天下猶未受其弊嗚呼奈何一歸之法而不任人也自秦漢以來治天下之具苟且滅裂務使天下為不可欺而待天下之吏以謂不可使少行其意也故一切任法而廢人余嘗悲夫後世任法之弊也蓋其弊非獨法不足以盡其情而其極乃至於變其情而合諸法蓋罪無必而易移法有限而難動故罪輕而法重也不幸無輕刑以處之則有入之重者矣罪重而刑輕不幸無重刑以當之則有出之輕者矣變罪而附法失情而合之不盡而慮法之不合蓋其間有所謂疑慮而上諸有司者十不過一二而已嗚呼任法

以治天下而天下無正刑矣余嘗推其原而後悲夫天下之事未始不自夫賢不肖始也先王之時天下之事簡肅而精修其人才皆足以過絕天下而上有聖哲之絕德故堯舜之際與夫三代之盛時至於鳥獸之無情陰陽之不可測而人之才智皆能為之故其後有豢龍御龍之官而四時之官皆能候天地之氣導馭其節而制其和由是言之則人之所以深思極慮以治事赴功者何如哉自聖人之亡其後世比於先王之盛固已少減而天下之事日以煩亂詭偽生於其中而信厚之德薄人之賢者不及於先王之時而間之以不肖至於近古而任人之道蓋已大壞賢不肖混亂而不可知天下之事日以廢缺夫惟得人如先王之時故可以捨法而不任而賢不肖之相半也故人與法並行後世非無賢也而要以不可知故一歸之法推其原求其本則法之弊蓋出於人之弊也夫惟能隆任人之術詳於擇人而後法可以少簡姑無望其不為刑辟人與法並行者可

以庶幾矣

雙槐堂記

古之君子其將責人以有功也必使之樂其職安其居以其優游喜樂之心而就吾事夫豈徒苟悅之哉凡人之情其將有為也其心樂而為之則致精而不苟雖殫力費心而不自知故所為者有成而無難古之御吏也隨其人之所欲而吾獨要其成為法不苛其勤惰疎密隨其人之所建立夫望人以功而使其情是以古之循吏皆能有所建立夫望人以功而使其情愁沮不樂求捨去之不暇誰肯以其怨沮不平之心而副吾之所欲哉頃時予見監司病郡縣之政不立扼腕盛怒曰是惟飲食燕樂居處游觀之好吾日夜以法督責之使無得有一於此一歲之日數計晷刻吾從而課率之使無得有頃刻之閒以約束為不足而繼以辱罵辱罵為不足而繼以訊詰方此時吏起不待晨臥不及暖廢飲食冒疾病屋室敗漏不敢修完器用弊乏不敢改作其勤苦如是猶不足以當其意宜其郡縣之政無所不舉小大得職而民物安堵矣然吏益姦民益勞文書具於有司而事實不立吏足以免其身之責而民不知德相為欺紿以善一時而監司卒亦不得而察也豈非其所為者無至誠喜樂之心出於畏罪不獲已苟以充職故耶其事功之滅裂如此理固然也酸棗令王君治邑有能名以其餘力作燕居之堂灑掃完潔足以宴賓客閱圖書庭有雙槐因以為名夫王君豈以謂苟勞而無益不若暇佚而有功將安其居樂其身以其獄訟簿書之閒與賢士大夫彈琴飲酒歡欣相樂舒心而養神使其中裕然然後觀物圖其致用意於文法尋尺之外以追古循良君子之風以大變俗吏之弊而為之哉夫古之善為政者不佚而常安不勞而善成吾知王君其有得於此矣於是為之書

秦觀字少游揚州高郵人始登第蘇軾以賢良方正薦於朝除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久之兼國史院編修官紹聖初坐黨籍貶

集策序

臣聞春則倉庚鳴夏則蠷螋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鳴此數物者微渺矣然其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至則日夜鳴而不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感發氣變於外則情迫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淮海小臣不聞廟堂之識帷幄之謀獨耳剽目采頗知當世利病之所以然者嘗欲輸肝膽效情愫上書於北闕之下則又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煩有司之誅隱忍逡巡而不敢發幸陛下發德音下明詔大臣任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修祖宗政事而親策於廷鳴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輒忘疎賤條其意之所言者為三十篇以獻惟陛下財擇焉其目曰以意寓言以言寓文示變化之所終始使天下曉然知之作國論瑟不鳴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轂不運三十輻各以其力旋默則治語靜則制動作主術急不極則緩不生緩不極則急不成一債一起如環無端作治勢以治為險山川是資以兵為險不厭通達作安都自信者不避嫌自許者不求合倚而容之績乃可底作任臣二篇衆賢聚於本朝姦人之所不利巧為詆誣以幻羣聽作朋黨二篇鳥有鳳魚有鯤超絶之材宜見濶罟作人材楊墨塞路孟氏所攘申商崛興莫或汝遏作法律二篇得與失為隣利與害同門非至精莫之能分作論議二篇爵祿者所以礪世磨鈍科條品目其可不悉作官制二篇善治水者以四海為壑善治財者以天地為資國之大計於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虛實若別牛馬應變倉卒如數一二非有道之士不能作將帥以寡覆衆以衆如風雨去如絶弦作奇兵美言可以市三寸之舌勝百萬之師作辯士機會之衆間不容髮匪鏡其能勿失作謀主心不治則神擾氣不養則精喪治心養氣其術自得作兵法愚民弄兵依阻山谷銷亡不時或為大奸作盜賊三篇黨項微種盜我靈武逾八十年天誅不迄作邊防三篇東西為緯南北為經識者執綜而文成其詳在彼其畧在此作序篇

法律下

臣聞古今異勢不可同日而語以今天下而欲純用詩書盡去法律則是腐儒之論也要使詩書不為法律所勝而已祖宗之時二端雖號並行而士大夫頗自愛重以經術為職文藝相推間有喜刑名精案牘者則衆指以為俗吏而恥與之言近世則不然士大夫急於功利不師古始相與習者莫非桂後惠文之事（蔡邕獨斷法冠一曰桂後惠文冠）父教其子兄語其弟以為速化之術無以過此間有引古義決嫌疑則掩口而笑曰此老生之常談耳何所用於今哉嗚呼此風一成非天下之福也蓋昔者以詩書為本法律為末而近世以法律為實詩書為名臣以天下之大弊君子所宜奮不顧身而救之者無甚於此何則廢詩書而從法律則是舉天下而入於申韓之術也楊子曰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夫不仁者三代之所以失天下也君子教之其可以緩耶臣嘗思之其所以然者無它始於試法而已朝廷試士以法者（宋初命學究兼習律令而廢明法科後復置試以斷案律義）欲其習為吏也而假之太優擢之太峻至有黃綬中選（漢二百石黃綬）數歲之間持斧仗節領一道之權任二千石之重而制策進士留滯於州縣之官有十年而不得調者嗚呼欲士大夫不廢詩書而從法律也豈可得乎且法吏之與儒臣所聞異趨所見異塗猶方圓曲直之不相入也昔匈奴渾邪王降漢長安賈人與市者當坐死五百餘人而汲黯固爭以為不可若使法吏言之則必以為闌出財物矣（無符傳出入為闌出）寇人有告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而卓茂折之以禮以為汝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乎若使法吏言之則以為受所監臨矣朱博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今天下所以未受其禍者以異時制策進士所得之臣有如汲黯卓茂者在也十數年之後耆老大臣相繼得謝而試法所得之吏有如朱博者當軸而中處焉則君子雖欲奮不顧身以救之亦無及已臣以為縱未能

盡罷其士宜稍變革以抑其風使吏非有出身毋得試法其餘出仕換官之類可一切試以經術藝文要令天下皆知法律之不如詩書也則申韓之禍熄矣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沈廷棟

欽定四庫全書卷五十六目録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六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六目録

宋

王令

師說

正命

鄒浩

富紹庭除祠部郎官制

謝文瓘除給事中制

王資深等並除監察御史制

上拓宗皇帝書

李之儀

代范忠宣公遺表

晁說之

元符三年應詔封事

恥新

傳易堂記
李昭玘
進保伍之策疏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六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王令 字逢原 廣陵人

師說

上古之書既已汨沒其它治具不可稽見而五帝之學

求諸傳記間或見之夏商之書雖號殘缺然學亦有名至周則大備故其施設炳然彰白若然帝王之於治目一本作具它雖世有取舍於學則未聞或廢也豈非君師云者兩立不可一缺耶夫惟至治之世其措民各有本而次第之以及其化故地各井而民自食其業雖有士農工商之異未嘗不力而食因其資給然後繩其游惰澄其淫邪一本淫作汙鋤其強梗其治略以定矣然猶鄉遂庠序之教家國有塾學之設自世子以及卿大夫士之

子皆入學為之師以論其道為之保以詔其業示之知仁聖義中和使相充擴孝友睦婣任恤使相脩飭禮樂射御書數使相開曉故其左右之聞前後之觀不仁義則禮樂治其淬磨漸漬之成則入孝而出悌尊尊而長長然後取而置之民上則君盡其所以為臣卒無一背戾者其出於學而存於師也道之衰微迄于餘周如檐石之將墜其引綴未絕者猶一綫髮繼之暴秦不扶而抑遂至墮壞漢興宜大更制而財補縫之財纔同故其俗無所防範聽民所為卒放壞不至治然能制郡縣創孔子祠立五經博士置弟子徒員策賢良求經術以對當時得失於古雖未為善而其風治遂號為平豈前世遺風餘化漬染而未斬耶抑民苦秦而效易見也當此之時士猶能相尊師故終漢世傳詩書禮易春秋而名家者以百數十計晉魏而下寖以沉溺更數十世惟唐為近古大抵財追齊漢治而未能遠過嗚呼何為而止此哉夫天下之所以不治患在不用儒而漢唐以來例嘗任儒矣卒不至甚治者何也有儒位不儒用而然爾其弊在於學師不立而育賢無方聖人之道不講不明士無根源而競枝流故不識所以治亂之本而不知所以為儒之任而又上之取之不以實而以言故也夫人所以能自誠而明者非生而知則出於教導之明而修習之至也如無為師則天下之士雖有強力向進之心且何自明而又誠也夫天下之才力訓導而懋勉之猶且患其弗聞與見不為不至猶且十子身逢聖人而親薰炙之其聞與見不為不至猶且柴愚參魯師僻由喭賜不受命而貨殖再求為宰而賦粟倍又況後聖人數千載其書殘缺訛蠹又資材下於數子而欲聽其自為而不立學與師猶其願穫而顧不耕也如必待其自賢而取之多見其稀濶不可俟也自周至唐緜數千歲其卓然聖賢自名可以治國者由孟軻抵韓愈纔四人是其力能扶持其教而竟不之用者所以歷年已遠人出甚少也如其多則或用之矣苟患

其少無如廣學而樹師續其所不長擢其所未高使知所以為治而識所以救亂然後名聞而實取之則庶矣天下之師絶久矣今之名門徒教組剌章句希取科第而已昔者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今賊人者皆是是皆取庶於孔子者耳惡得為人師惡得為人師

正命

語曰子罕言命然則命固聖人罕言之矣自西夷入中國以佛而性命之說始雜而孟子嘗謂人之性善而荀楊者互出以爭之自二子之興而孟氏之說益明而今世言性者尤多而詳大要歸孟氏則為得而世之好事者往往偷去以附佛而為說然亦言性者未廢也而命之說尤無言而佛者盡收人死生終始之迹以籠人而為命而陰陽之家復推步五行之支干日月星辰之經躔遲速以迎合人之修短貴賤以為命而愚者自思無以出其說而信惑之其源蓋始出於惡不必斥賢不必用而人始惑於貴賤矣死有修短而賢者或丁其短而愚不肖或老而彌年而人始惑於死生矣故佛者包妄以為談而陰陽者騁奇以取術然人之信且惑者大要不知命也夫舜賤為庶人而貴為天子是莫之致而至者也然而舜致之以孝使堯之時而舜不以孝且聖則命亦可為耶抑堯以丹朱為不嗣而廢之耶以無命而廢之耶而舜避之南河之南舜何為不知命使舜而為知命則避亦詐哉歷者曰歷之數始於易是伏羲而來知歷者莫如文王也然而文王拘於羑里曷為不知命苟為知命曷為憂患而作易哉文王之後聖且知易又未有如孔子也孔子曷為不知命苟為知命曷為聘七十二國老而後止哉如古之文王孔子猶且不知命而謂今之星家歷翁能知釋者能知耶借釋氏陰陽之言然則是人無死非命也人無死非命則死者命之由然也桀順天而致命者也紂殺比干紂非有罪也比干之而不在人則是桀殺龍逢桀非有罪也龍逢之命之然

命之然也紂順天而致命者也如是則桀紂不必不為善為善不免於誅命之然也跖蹻不必不為惡為惡而死不滅壽命之然也幸而釋氏陰陽之言不盡信民財惑而無自立不幸而釋氏陰陽之言盡信則當死者不死不得以義責命之由然也當生而死之不得以義正命之由然也若是則上無暴誅誅之者命其時也下無暴死死者命其時也夫然則烏是堯舜烏非桀紂哉嗚呼其亦不思矣夫人之學釋氏陰陽者謂堯舜生桀紂之時則亦為桀紂之暴耶不然則人之命死者何自處之也謂桀紂之生堯舜之時則亦為堯舜之仁耶不然則人之命不死者桀紂安得而暴哉使釋氏陰陽之說行而天下盡信則將見盜殺其父而子不復曰命適至然也盜殺其君而臣不復曰命適至然也不然則不知命而逆天理矣故予嘗謂人不可不知命而不可知非命不可知非命者前之謂釋氏陰陽者之謂是也人不可不知命者知其命之自我云者也命之自我云者天

下有道以道狥身富貴我命之也是命在我者也天下無道以身狥道雖窮賤死而不回亦我命之也是命在我者也夫人生之有死人之終也死雖有長短一歸於終耳故曰死生非為命唯其貴賤貧富之為命若是則死生有義我不敢苟死生亦義之云也我所以命之云也貴賤貧富亦義之云我不敢苟貴賤貧富亦義之云也我所以命之云也故事父有道事父不敢死事父之義云也我之事父之命云也事君有道事君不可不死事君之義云也我之事君之命云也如是則子得其子之命臣得其臣之命旁推而遠及之無適而不得命君子謂之知命昔者孔子嘗言命矣在困之卦曰君子致命遂志困卦象辭夫困為無用之世有言而不信君子尚何命以動哉故君子致而遂志耳使如人各有命則雖死何可致耶又彌子瑕嘗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孔子曰有命然則命者謂我有義命之也不可主佞人以求卿也其傷顏子則又曰不幸短命伯牛則曰亡

之命矣夫者亦謂二子之死之短不能盡其所以自命云耳而孟子亦謂知命者不立岩墻之下而桎梏死者非正命夫然之謂知命

鄒浩字志完晉陵人第進士哲宗時以諫立賢妃劉氏削官徽宗立名還復坐前事謫嶺表

富紹庭除祠部郎官制

平辭曰照寧變法之初先臣以不行青苗被罪臣不敢為此官徽宗嘉之擢祠部員外郎

惟爾先正謂富弼相予祖宗道德勳勞竦服夷夏其家上之木拱矣故笏可見猶當異之以比甘棠而況遺範之所在乎以爾少長義方習以成性擢於久仕總領常卑而乃力自貢其誠心冀不違於先志奏封來上朕用汝嘉詩不云乎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小雅棠棠之華篇朕亦何愛典祠之清選而不汝陟焉以勸夫孝哀於親者往其欽哉尚有褒寵

謝文瓘除給事中制文瓘哲宗時御史中丞以正字考功右司員外郎徽宗立擢起居舍人給事中

封駁之職疑若與朝廷異趣然命令果有未安苟或以此為嫌則人材黜升政事廢舉將有失其當者矣為害可勝計哉推擇用之尤當致慎具官某頃由時望擢貳從班有猷有為弗激弗撓其輸掖垣之任往居璫闥之嚴勉罄夙心益收來効

王資深等並除監察御史制

天下之事總於六司朕既擇人而任之矣又妙選剛明以為御史俾分察其不應法者而爾望實著在一時斷自朕心擢寘茲位夫好名者多訐徇利者苟容此古今之通患也爾能超然於二者之外則肅羣吏以熙庶績必能助朕為民極之意朕亦待是而後陟以究爾之夙志焉可不勉哉

上哲宗皇帝書元祐四年浩為潁昌府教授上書

臣伏覩近降貢舉敕凡考試進士試卷其習經術者以經術為去留其兼詞賦者以詞賦為去留其餘數場止以品定高下所有以四場工拙通定去留高下指揮更不施行哲宗元祐二年更科場法進士分四場第一場試本經義二道語孟義各一道第二場賦及律

詩各一首第三場論一道四場子史時務策二道經義進士不兼詩賦人許增治一經詩賦人兼一經臣竊惑之臣聞自先王賓興之法掃蕩不存而後世所以取天下之士一以空言而已德行道藝不復誰何以迄於今莫之能改就令此法不行士之所務猶在言而不在實況既行乎臣見天下之士不惟有愧於其實又將有愧於其言矣何則法行之利不勝其害其弊必至於此何謂利專以其科之所主者為去留則士止務其所主者不必雜然並習如前日之擾擾一利也尚經術者斥詞賦尚詞賦者斥經術尚策論者又并二者斥之交相毀譽迄無定論令也嚴之以法使有適從則有司雖欲奮私意執偏見以自勝負勢有不可二利也何謂害惟知經然後工於義惟知子史然後工於策論至於詞賦則往往裒諸家之集纂六帖之類左攘右竊以速名第而一時有司固莫之能辨也且以今舉校之兩科取士初無輕重然而不以經術應詔者已十有八九令也重以去留之法導之臣知天下之士自是以六經子史為棄物矣蓋士之所急者在去留而高下非所恤故也一害也士之品有三不待教者上智也不足教者下愚也教之則成不教則廢者中人也而中人之才滿天下今也使之一趨於不該不徧之習則是天下之才將淪胥以廢而莫之振二害也國家自慶歷以來天下州縣偏置學校自熙寧以來天下州縣始命學官誠有意以義理養天下之才今也一以去留搖蕩其心雖力以義理強之亦安能勝其所習然則所置學校特為虛器所命教官徒耗廩禄顧欲化民成俗如古盛時不亦難乎三害也上自輔弼之大臣下逮州縣之小吏皆佐陛下行道者也非欲其若司馬相如枚乘沈佺期宋之問之屬以文詞供奉謳頌功德而已而乃養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實誰恃以成天下之務哉四害也四害之中如人才不振無以成天下之務尤有所當慮者陛下視今日之人才果有餘耶果不足耶以為不足則巖廊未嘗無輔弼左右未嘗無侍從諸路未嘗無監司州縣未

嘗無守令凡中外之百執事亦未嘗不備其待選待次去來吏部者又常倍蓰見任之數以為有餘則自任以天下之重輔導陛下與二帝三王比隆爭治者幾人進退賢否惟其實而不汲引親舊不遺棄疎遠以誤陛下器使者幾人正色昌言列百官之功罪論庶事之得失務存大體而不承望風旨以自媒者幾人持刺舉之權以肅清所部而不結權貴以殖私不惜孤寒以示公者幾人承宣詔條勸課農桑使民安其所不飲泣於猾胥點吏之手者幾人夙夜脩職不敢苟且以冀指摘之不及者幾人民貧所當富也則曰水旱如之何官冗所當澄也則曰人情不可擾人物所當求也則曰從古不乏才國用所當裕也則曰治世恥言利風俗所當厚也則曰不切於時變邊備所當嚴也則曰在德不在兵其他觀縷臣不暇悉要之為國謀不如謀其身為百姓慮不如慮其子孫者衆也陛下端拱一堂之上方以覆載為度固不規規焉察臣下之私然視朝之餘省奏報聽講讀之暇亦嘗念其所以然之故乎此乃不明義理之驗也夫以義理養天下之士士方平時師聖賢談道德其取舍去就之際若無以易其操者一旦用焉猶或幡然無以副朝廷承庸之意況不知所以養之耶董仲舒曰不素養士而求賢才猶不琢玉而求文彩臣嘗以為知言臣願陛下詔有司追用舊勅以四場工拙通定去留高下庶幾經術策論之試不為虛文而士亦知陛下所以期之甚厚相與精白以承休德而人才有餘矣臣備員學校重念古者工執藝事以諫之義故敢因執事以及輕犯天威冒瀆旨説惟陛下採其一得而赦其萬死則天下幸甚

李之儀字端叔官終朝請大夫能為文尤工尺牘蘇軾謂之儀坐此表及作紙仁行狀編管太平

代范忠宣公遺表之儀入刀筆三昧

生也有涯難逃定數死之將至願畢餘忠輒留垂盡之期仰瀆蓋高之聽中謝伏念臣賦性拙直稟生艱危忠孝雖得之家傳利害率同於己欲未始苟作以干譽不

敢患得以營私蓋嘗先天下之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
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粤自治平擢為御史
繼逢神考進列諫垣荏苒五十二年首尾四十六任分
符擁節持憲守邊晚叨密宥之求再席鈞衡之任遇事
輒發曾不顧身因時有為止欲及物固知盈滿之當戒
弗思禍釁之陰乘萬里風濤僅脫江魚之葵三山瘴癘
幾從山鬼之遊忽逢睿聖之臨朝首及纖芥之舊物復
官易地遣使宣恩而臣已不明無復仰瞻於舜日身
猶可免或能親奉於堯言宣事理之能詰果神明之見
喬未獲九重之入覲卒然四體之不隨空慚田畝之還
上負乾坤之造猶且強親藥石貪戀歲時儻粗釋於沉
迷或稍舒於報效今則膏肓已逼氣息僅存泉路非遥
聖時永隔恐叩閽之靡及雖結草以何為是以假漏偷
生刳心歷懇庶皇慈之俯鑒亮愚意之無他臣若不言
死有餘恨伏望皇帝陛下清心寡欲約己便民達孝道
於精微擴仁心於廣遠深絶朋黨之論詳察邪正之歸

搜抉幽隱以盡人材屏斥奇巧以厚風俗愛惜生靈而
無輕議邊事包容狂直而無易逐言官若宣仁之誣謗
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
實謂之當然以至未寬流人之往愆以赦恩而特敘
尚使存没猶沾瑕疵又復未解疆場之嚴遂空帑藏之
積有城必守得地難毋凡此數端願留聖念無令後患
常軫淵衷臣所惜者陛下上聖之資臣所愛者宗社無
疆之業苟斯言之可採則雖死而猶生淚盡辭窮形留
神往

晁說之字以道少慕司馬光為人自號嵩山景迂生官終徽猷閣待制

元符三年應詔封事

臣伏聞春秋正始之義莫大於即位之始恭惟陛下即
位之始德音寬大民心說豫黜閽官之詭隨者一二人
斥侍衛之不正者數十人散後苑之奇工數百人天下
之士莫不知陛下之尚祖宗之恭儉也前日海巡親事
官星散民間專以防民之口伺民疑似之過使道路惴

惴然不敢以目者一切罷去天下之民至於指天吐氣覺身有宇宙之寬沛然游泳之適皆曰復得祖宗之京師以居矣錫鴻恩俾劉摯梁燾范祖禹等奠自嶺南聽子孫敘用有漏泉之澤甲子詔書褒揚趙普殊勳官職其子孫於是乎又有以見陛下思念祖宗創業之艱難使天下咸知國家太平之基有自也恭惟陛下積是數者之甚盛德宜乎日月光明五星有度乃四月朔日有蝕之者天意若曰陛下方崇明德其適見以左右陛下乎古之明君以無災而懼曰天其忘余良有以也陛下惻然發德音赦宥四京詔中外臣庶實封直言聖躬之闕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臧風俗之美惡朝廷之德澤不下究者閭閻之疾苦不上聞者悉心毋有忌諱誠得其所以戒懼而仰足以奉天意也臣雖至愚賤輒敢鏊敷奏之言凡十事以奉明詔之萬一其一曰祇德

其二曰法祖宗其三曰辨國疑其四曰歸利於民其五曰復民之職其六曰不用兵其七曰士得自致於學其八曰廣言路其九曰貴多士其十曰無欲速無好名高何謂祇德臣聞帝王居天下之崇高因天下之利勢不患乎力之不足以治而患乎不以德為治也如其檢身積思夙夜勉勉以祇厥德則有才而不自用內聰明而不自肆雖學而若無所知雖文而若無所能雖辯智而虛已恭默既與人而不猜忌好謀而莫之蔽任賢而名實稱享治隆而克永終動必稽古為必畏天與天下四海同其安樂而為法使世世可繼傳之子孫帝王無窮也此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躅也苟其德之不祇而力之為尚如漢武帝之雄才大略適足以罷中國唐明皇之聰明無不及而不免祿山之叛梁武帝內外之學俱足以著書而身執國博且善而身辱國危梁元帝之文足以著書而身執國分隋煬帝博辯多智而招江都之禍隋文帝驅駕豪傑平一天下而猜忌殺戮國不再傳唐德宗強明文藻尊賢士而以猜忌陰親小人出居奉天

尚書以翰林學士姜公輔為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然嘗疑復輕已謂公輔為賣直用盧杞趙贊之奸

至于敗亂建中四年涇原節度姚令言叛德宗奔奉天

國而近蔽於妻子社稷用傾

民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乎晉元帝人材衆多無任賢之實竟不

能興晉之統而致石頭之辱

永昌元年王敦反帝親被甲徇師討之敦據石頭都

晉武帝好謀善斷遠平敵

惠帝武帝太子武帝知其不堪奉大統密以告后楊

暫王尊等三道出戰六軍敗績宋文帝元嘉之治獨隆於數百年間而

元兇之酷亦以云甚嗚呼德之為治可不勉哉何謂法

祖宗臣聞人君之於國猶人臣之於門戶非稱崔盧南

稱王謝文質風流之不同有

祖考之舊存焉昔仲康昆

弟之於太康述大禹之戒也伊尹之於太甲明言湯之

成德周公之於成王罔非文武之誥教也皇矣言文王

之德而本之於大王王季大明言武王之德而本之於

王季文王所以致其盛也古之人寧舍近取遠探其原

而致其盛未有簡祖宗而自翦伐者也惟我祖宗之德

澤宿於民心而耆老尚多能道之謳歌不忘也施設舉

措之詳則國史存焉臣願陛下俯察民心仰鑒國史祇

承祖宗之典刑其恭儉勤勞宜於今日乎而受諫納言

好於今日乎尊賢貴士誠於今日乎用兵用刑深於今

日乎取於民者多寡於今日乎躬自先迪以福斯民實

在陛下臣不勝天下之願也何謂辨國疑臣竊觀世之

姦宄嫉害忠良冰炭不相生若有不共戴天之讐無以

決其私忿必假君父以藉口使聞之心知其非而語不

敢辨當其責者義有所不得辭於是乎羣小人意得競

進以一言而殺百君子矣不幸不祥其如是也然彼不

祥之言曰擅議宗廟或曰非毀先帝類皆見於末世弱

君强臣更相傾奪之際而盛時無有也紹聖羣臣指元

祐為黨其猶可也至於其流及上以元祐之黨非毀我

神考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痛心疾首欲辨之如司馬光

之進退唯我神考為能全其高製序以寵其書光撰資治通鑑

神宗御製序文且命侍讀以其書聞於邇英閣如文彥博之耆

舊唯我神考為能發其不言之功賜筵賦詩以寵其歸

如蘇軾之獻言唯我神考許以國士奪之於衆人必殺

之地而再生之臣竊以謂此三人者恨不能死以狥我

神考於地下尚何自而非毀之乎所謂元祐之黨人之心蓋皆此三人之心也德之不報毀之何端如以謂元祐垂簾之際二三大臣言辭有抑揚政事有異同可指以為言則亦不諒之甚也昔成王之時召公宅洛邑周公營成周而舍文武之豐鎬是周召不忠於文武也陳平周勃謂高后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是平勃不忠於高祖也霍光輔昭帝不循武帝之舊乃罷榷酤輕徭薄賦是霍光不忠於武帝也由是觀之政事之異同非所宜言而姦究之害忠良假君父以籍口不傅之死地則不已其亦明矣伏惟陛下發德音復死者之官爵還生者之祿食因以發揚神宗巍巍之烈成我神考前日在御之意不損我神考知人之明天下之士固已日夜顒顒伏望明詔之下幸留意加察何謂歸利於民臣觀春秋宣公十九年冬書初稅畝君子曰譏井田之法壞而稅什二自宣公始也哀公十有二年春書用田賦君子曰譏其既什二而稅田又什二而斂財也嗚呼聖人之遠利辨惡如是其嚴哉然自後世視之宣公之稅畝猶為至公至薄之稅也哀公之田賦猶為至良至平之賦也董仲舒稱漢屯戍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三十倍於古是也不知聖人復出於今當如何其書耶今之賦役又幾十倍於漢耶本朝因唐楊炎并租庸調之二稅以為稅矣近又納義倉是再租也五等之民歲納役錢是再庸也齊文宣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宋初諸州戶

供役亦定為九等以上四等量輕重雜役餘五等免之歲有常役則調春夫非春時則調急夫否則納夫錢是或再或三以調也其征於民者固已悉矣又復為舉放利息之術曰常平錢曰預買錢曰蠶鹽錢又復廣設名目悉籠遺利曰課利錢曰淨利錢曰過月錢曰施利錢其微尚多有司且難於條對也不知斯民罄罄然何以勝其責乎有一身而叢此數責者將何以久乎以故廟堂之上命令之先務公卿大夫之謀謨者錢也刑罰之所重雖殺人可赦而錢不可赦也使者旁午文移急於星火譴訶無所不至惟錢

是恤也凡有執事能催科斂散者為賢不能催科斂散者為不賢又從而譴黜之甚欲民之知廉恥遠刑罰足以養生送死備水旱之災無流離死亡之患不亦難乎比年文儒日盛而廉恥不興刑法日峻而盜賊不息空倉廩以賑濟而民不得飽其原蓋在於此也自古固亦有為富國之術者皆有謂而為之也齊桓公因山澤之利盛兵車欲以霸天下也秦孝公因關中之饒開阡陌欲以并天下也諸葛亮因巴蜀之產欲滅魏吞吳復漢天下也是三者富國之術止如是而其名甚大也如漢武日尋干戈無歲不大舉府庫俱空造鹽鐵酒榷之利猶不能足而利孔百出民不聊生置搜粟都尉拜丞相為富民侯（征和四年以趙過為搜粟都尉封丞相田千秋富民侯）以此而富國為何名也彼暴君昏主以宮室園籞之費耳目聲色之蠹官官女子無貲之賞而務國富者臣所不忍言也國家受命于茲百四十有一年聖聖相繼其上非區區新造之小國欲利也其次非窮兵黷武之欲利也其下又非縱度敗禮之欲利也不知財利之臣何事而進乎臣竊聞太祖躬見五代重斂斯民之困嘗語近臣曰更一二年倉廩有儲當放天下三年稅賦嗚呼大矣哉開闢以來未之有也固不忍稅賦外有取於民也太宗時通事舍人僉守節監榷易院增課利太宗曰通事舍人改官須為閤門副使若以財利進此職則守邊宣力之臣曷以勸守節乃遷內副使嗚呼太宗之不殖貨利又如此而近日進羨餘者視多少而得官有高下或望輕資淺而為待制或不讀書而為館職恐非太宗之意也且斯民者國家之民也非有齊晉不相輸之患或藏於民或藏於府庫其地異耳其實一也唯藏於民則民富而國亦富將不勝其利也唯藏利於府庫則國富而民貧將不勝其害也朝廷開財利之塗為富國之術則彼苟進汚媚之輩得以民為貨有顯績以受美官應高格以當重賞非若富民而無赫赫之功此又陛下之不可不察者也臣願速詔有司悉歸利於民無曰初即位

謙遜未遑而觀周公七月萬壽無疆之慶（豳風七月篇周公所作）豳子產乘輿溱洧之惠遠榮夷公專利之徒察芮良夫王室將卑之戒（國語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榮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何謂復民之職臣竊以謂有君臣則有官府有官府則有府史胥徒則差役於民百王不易之典未有知其始者國家差役之法行之久而弊乃初變免役法以救其弊實大惠也然其弊則去矣利亦未興而又有弊焉差役之法為民免役之法為利差役之法若勞民而實逸之免役之法若利民而實病之不可不察也何則國家之有倉場庫務非以自利所以利斯民而已民以之相生養者也官為擇民之物力最高者為衙前以處之（宋時役之重者自里正鄉戶為衙前主典府庫及輦運官物往往破產）民之鬬訟侵枉不能自直者來赴愬於官官為擇民之次有物力者為吏以聽上之指蹤而左右之其就田野之民黍稷禾麥之利病錢鎛銖錙之好惡官不能盡治為擇民之物力最高者為戶長以主之（淳化五年令天下諸縣以戶為第一等戶為里正第二等戶為戶長）不幸盜賊為民之害官為擇民之次有物力者為弓手以警捕之其它各以是為率顧不曰為民乎免役之法則不然以民歲所輸之錢十用其八而雇募游手之有心力者以為衙前委以不貲之府庫姑因衙前而得利也雇募游手之有閑書算者以為吏人責以不容奸偽之簿書姑因吏人而得利也并團省管以為保雇募保正以代耆長而地里之遠所責之不一則有所不恤姑因保正而得利也今盜賊既多於昔時雇募游手之強悍者以為弓手而使之必得盜賊姑因弓手而得利也其它各以是為利顧不曰為利乎差役之法使民躬役於官若勞矣而為衙前者自以應門戶保產業不敢漁獵於府庫為吏人者少時學之尤力甚且知自愛惜而不敢巧詆於簿書為耆老者少知其俗長任其責不雜以它鄉而任之專不雜以教閱而事之又專不敢搶攘於鄉官為弓手者視鄉黨鄰里之害不惜身於盜賊而勤察非常固不敢借賊而資盜凡其役滿而歸息

於田里優游無所復輸顧不曰若勞民而逸之乎免役之法則不然既皆任游手不土著之輩而衙前以府庫為市吏人以簿書獄訟為市保正之於其保初以能新法射而得之其於巡稼穡之大利平爭訟之細事非所習弓手之視盜賊可則前不可則身自亡去凡其役無時幸其奸賍不敗露則終身尸其祿若城狐社鼠然顧不曰若利民而實病之乎臣願陛下詔有司度當令之宜依熙寧元年之前行差役法而嚴衙前散從官陪備之禁散從官主給使令者陪備所管催督租賦州縣官趣令陪備輸物也實天下幸甚何之輕重百姓之利病了無所預也何謂士得自致於學

漢興立五經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書有歐陽大小夏侯氏三家詩有申公轅固生韓生三家禮有戴德戴聖慶普三家春秋有公羊穀梁左氏三家未為不得人也如董仲舒受公羊春秋劉向受穀梁春秋皆足以為漢之儒宗顯忠於漢庭也今義理必為一說辭章必為一體曰是為一道德不知道德之一如是其多忘乎國家之初尚詩賦而士各精於詩賦如宋祁楊寘范鎮各擅體制自嘉祐以來尚論策而士各力於論策乃生民之膏血朝廷之威福彼漠然不知恤也由是邊場

得蘇軾曾鞏輩至今識者各仰之自更經義以來授以成書謂之新經義唯善其說者乃中程上第苟為參差出入於其間即不中程式雖善必黜之士方為禄學無少長賢愚靡然從之唯恐不相勝雖有長才者不得騁雖有知其牴牾非正者諱之不敢言塗人耳目窒人聰明溺於傳會穿鑿之論因使人材闒茸器識卑下聞見單陋不復可得前日瑰奇卓絶之士矣援釋老誕謾之說以為高挾申韓刻覈之說以為理又使斯士浮偽慘薄不誠不忠厚其患豈不大哉昔虞翻疏奏鄭康成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謂吳武烈不可不正孫權諡武烈大帝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翻切恥之夫以巍巍大宋而無一虞翻乎況三經義行之數年後王安石乃自列其說之非是者奏請刊去不知古人設諸日月不刊之書其如是乎其如歲歲改易不已則學者無乃徒費年

月乎臣願陛下詔學士大夫不為專家之學人得自竭其聰明必有異人為聖時而出以副明詔何謂廣言路臣觀商高宗夢帝賚良弼而相說於傅岩板築之間可謂非常之舉也意說之於高宗有絶世非常之謀宜如何說乃首為言之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蓋說之意以為人君之德莫大於從諫人君既從諫則無善之不從無孼之不知而他無所復患也說再為之言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蓋說所謂王人之多聞異乎儒生博士之多聞也要在一堂之上聞前古君臣治亂成敗之言聞忠臣直士犯顔逆耳不遜志之言聞閭里細民愁苦歎息之言有言職者固得以言而小臣賤吏工商庶人奴隸女子之輩皆得言而聞之也如是而事之不建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夫高宗卒為商之盛王者其本在是也雖然何獨高宗為然哉古之治隆之君亦然也唐太宗三日不聞諫則切責侍臣矣況乎好諫納言者自是宗家家法哉祖宗好諫納言之實載於圖牒布諸聞見者固不勝舉而其大德則至誠不厭者是也夫唯至誠不厭是以不獨好其言而又好其人上盡其公

下恤其私跡若與之有間而心實愛之不異終身信其人而不疑卒至於大用其人而後已也如仁宗眠唐介嶺南將行遣中使賜介黃金既又畫介像置之便殿潭州買珠子獄聞而謂唐介必不買介卒顯於仁宗之朝是也由是士氣大振人人恨不能見上為之言而朝廷之上日聞讜論之進矣比年以來乃幸而有一人言事其一嬖則終身不復用古人所謂榮華於順旨枯槁於逆違者是也大臣或以同異相濟者謂之異議而黜之小臣或以下情上聞者謂之犯上而誅戮放逐之其好同惡異好譽惡諫必人之順從至於立法以禁之使必不得言士氣沮喪人人以言為諱其視朝廷利病如秦人之視越人之肥瘠然真可懼哉嗚呼壅蔽之風如此宜陛下下明詔欲洨去之也陛下即位首詔還鄒浩復置諫列又增諫員猶不自足而下明詔於天下開讜正言之禁復賢良方正之科不獨使諫官御史得進其忠而布衣韋帶之士亦得竭丹誠以佐聖治也何謂責多士臣切以西漢之時蕭曹平勃丙魏之屬相先後為相而西漢之享國最隆盛蓋漢相既如此其得人則漢之百執事其才可知也蜀漢之時諸葛亮死而蔣琬相使蜀漢世世得人姑如琬輩則垂亡之魏何有於全盛之蜀哉況其如亮者乎唐太宗明斷而宣帝亦明斷太宗從諫如流而宣帝亦從諫如流太宗節儉惠愛民物而宣帝亦節儉惠愛民物當時謂之小太宗而治亂隆替如此其甚不同者太宗朝多士而房杜王魏之屬上下相與之誠心無貳宣帝之時無多士之稱而白敏中令狐綯之輩畏威防嫌之不暇仰惟祖宗之時相二人或三人又有參知政事三四人樞密宣徽使四五人使相節度使五六人學士舍人七八人內外兩制數十人館職又數十人如大臣出鎮多開御筵或賜之御詩使路臣將見天下之士願獻言於朝者如祖宗之盛也臣愚更願陛下至誠不厭嘗諫諍之臣振忠義之氣除謗

優異之於是乎卿大夫雍雍相賢恥言人過唯患不得士以報國而大臣敢有其尊小臣不憚其力而忌疾之嫌朋黨之論告訐之風刑憲之設未之聞也乃者要官劇職闕而不補者動踰一二年兩府柄臣之闕猶四五年無大臣判州府者幾三十年如青鄆之類或以館職領之何為自弱乃如此意者大臣持祿固位欲死於富貴不肯與人同升於人主之前是忌嫉之嫌以致此也雖有賢才衆所許者當路之人亦不敢沒公議而稱之曰賢且才不幸身名一落朋黨中則言之曰進某人則某人之黨進矣是天子之所忌者也是又得罪於先帝者也其可進乎是朋黨之論以致此也夫人之生各有氣類孰非朋黨幸而一人身名不落朋黨中曰可用矣而或指其陰過摘其往行上之人不為愛惜而賞其言者是告訐之風以致此也國家之法日以益密使人難避而易犯士如一犯吏議則數十年不得調至有廢終身者是刑憲之設以致此也由是上之人欲用人而無可選下之人欲進而道無由一切以格律從事朝廷安得而不乏材乎臣願陛下博於求賢而優用之無累於四者之弊詢祖宗用人者幾塗按神考官制所立之員幾人則天下之材不可勝用而朝廷多士矣何謂無欲速無好名高臣常觀自古帝王用心既美為政既善治具畢張其名足以配盛王而實有所不足澤足以周宇內而義有所屈焉者無他過也欲速好名二者累之也如漢明帝時講禮明度斷獄得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乃察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內外悚慄爭為嚴切孰敢諫者一鍾離意雖能言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寬假幸不誅辱而亦何補毫末哉欲速之累如此也後魏文帝崛然擅中國之統禮樂風聲蔚乎可觀而史臣稱其刻意尚名飾情干譽自講喪服何如孝理於民親問百年何如鑾輿不動設食於道何如水旱不愆賜杖於家何如子孫侍側其又好名之累如此也彼願治之君無欲速則能逸天下不獨一身之優逸

也無好名高則能安天下不獨一身之無憂虞也何則無欲速之累則詔令寬大政事簡易崇尚平康老成進而頑童遠忠厚行而浮躁息不得已而兵則無速戰不可寢而役則無貪功田野無事民人各得其業不其逸天下乎無好名高之累則奉先王之常憲遵天下之夷路狂生迂儒變常亂古之謀不得施愚夫妖人慶雲甘露之玩不為瑞冒義忍詬之輩聖德頌不敢以前朝廷之上若無所施而閭里之間實有所惠不其安天下乎苟如不然其累於欲速規規自困雖有日月為之縮朒雖有衣裳為之顛倒而智者不暇為謀勇者不及陳力苟且誕謾之弊紛然以起威之不足而刑之不足而殄戮之使民將無所措手足矣其累於名高惟恐其言之不大而行之難則弗顧也惟恐其行之不勤而塗之遠則弗恤也事既可而又恐其能踰也功既成又恐弼過舉失德非不知而憚改為以遂非恐下之議己而

機阱網羅無不設也嗚呼二者之累有至於此者可不惜哉恭惟陛下富有春秋建德於不可傾之地玩言於無所褻之場則不疾而速避名而名且歸之也真宗讀淵之役諸將請因契丹既北之勢扼其歸路一掩手而使斥馬隻輪之不反真宗獨不欲之也言者謂仁宗宜自行威斷仁宗曰朕在位久於天下事誠諳之若事事出自朕躬或小過失使言者不敢力爭或憚於改過未之可也嗚呼其累於斯二者乎此祖宗之盛德無可議全功無所虧者也惟陛下嚴恭畏天當災變下明詔求直言以輔成初政實天下幸甚臣愚且賤何足以奉明詔之萬一狂瞽不識忌諱惟陛下赦其萬死

恥新

儒生於六藝務新相尚紛紜射不已予少亦猶焉而不知其非殆今老矣始恥之何則聖人之意具載於六藝天地萬物之理管於是矣後世復有聖人尚不能加毫髮為輕重況它人乎昔之學者辛苦晝夜讀誦思

索加之以師友博約一意於其繩墨中而不敢外以曲直也譬如日月光明莫知其終始寧辨其新故非若可器之物腐爛而故製作而新也惟其人智識不同所得有淺深而所發有早晚一已之所謂新者乃六藝之所故有也尚何矜哉是以昔之人遑遑然惟恐其不得於故而止耳卜子夏首作喪服傳說者曰傳者傳也傳其師說云耳唐陸淳於春秋每一義必稱淳聞於師曰詩則有魯故有韓故有齊后氏故齊孫氏故毛詩故訓傳書則有大小夏侯解故是何前人惟故之尚如此而今人乃新之急邪若乃其新則有之蓋贅之以釋老而鑿之以申韓塗人之耳目而變易其心思為已名譽之術以發身富貴則新之善矣嗚呼先儒之學止於皇極大中之道非釋老申韓之清虛刻核高絕而辨析則何以為新而餉彼薄劣之欲邪是特有害於其言而已著於政事吾民將不勝其弊或曰陸賈新語賈誼新書劉向新序桓譚新論如之何曰語之書之序之論之可新也

義則未嘗新

傳易堂記

古者六藝之學必謹師授其稱是人經明有家法至東都猶甚嚴也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五傳而至漢齊田何子裝漢之易家蓋自田何始何而上未嘗有書魏管輅謂易安可注者其得先儒之心歟古今學者咸謂卜子夏受易孔子而為之傳然太史公劉向父子班固皆不論著唐劉子玄知其偽矣是書七不傳於今今號為子夏易傳者崇文總目亦斥其非是而不知其所作之人予知其為唐張弧之易也是子夏亦未嘗有書而以易之道教授西河其後汾晉之間易以故特盛歟漢自田何授東武王同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四人者乃始為之傳矣然王氏周氏服氏書各二篇丁氏八篇亦不過訓詁舉大義云耳豈為巧慧組繡之靡也耶而易家著書則自王同始同授淄川楊何所謂易楊者是也丁寬授碭田王孫王孫授沛施讎東海孟喜琅邪梁丘

賀三家又皆列於學官最為盛矣其弟子顓門者衆厥後又有東郡京房之學亦得立而學官則自楊何始又其後有東萊費直之易有沛高相之易唯傳民間此三家者雖戶牖不同而堂奥之安則一也蓋皆兼三才而兩之故錯綜極變通焉房謂其學即孟氏學相自言出於丁將軍詎弗信耶惟費氏之傳晚而益盛東都陳元鄭衆馬融鄭玄荀爽魏王肅王弼皆其人也自肅而上莫敢悖其所傳唯弼年少厭舊喜新乃一切擯棄師法攘莊老恍惚虛無之論專於人事以快後生耳目而稱為易之妙乃不知易之奥妙自有所在而無用莊老汨之也譬之惰農乞市以飽而弗顧南畝之可耘耔惜哉易之雜乎莊老而專明人事則自王弼始易家乃始失其所傳焉京氏房受孟喜喜受田王孫王孫受丁寬寬受田何何受商瞿瞿受孔子夏之遺風哉蓋漢興傳易自有指歸不失乎古得非子夏之傳歟自孟氏京氏有書嚴君平楊子雲魏管輅晉郭璞孫登隋關朗唐僧一行無師矣屬江左祖尚玄虛弼之學滋得以盛然其初虞翻傳其家五世孟氏之學為時推重晉王庾雖喜清談而專立鄭學于寶輩猶不忘乎京氏而孫盛訾弼之傳會浮麗又已力矣宋元嘉欲矜學校之盛而王鄭兩立逮顏延之為祭酒而黜鄭置王齊之王學遂大盛陸澄貽王儉書云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說同以象數為宗數年後乃有王弼之說王濟云弼所誤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子嘗味其言未嘗不三歎息之也時王儉在位善澄之言於是學者略知鄭矣至梁何胤之徒又窮釋氏空有能所異端而誇於弼斯又弼之罪人也其在河北諸儒則專祖鄭氏所謂衣冠禮樂盡在中原者此亦其躅也不幸隋興縉紳學士反浮麗是慕弼之學遂為中原之師而唐因之於是乎鼎之妙闇矣然隋汾晉之間有仲長子光關子明王仲華王通輩傳易自有指歸不失乎古得非子夏之遺風哉蓋漢嚴君平楊子雲魏管輅晉郭璞孫登隋關朗唐僧一行玄真子張志和其於易又特最深矣是謂一世偉人非有所待而興亦莫得而沮溺之也至宋有華山希夷先生陳摶圖南以易授終南种徵君放明逸明逸授汶陽而專立鄭學于寶輩猶不忘乎京氏而孫盛訾弼之傳

穆參軍脩伯長而武功蘇舜欽子美亦嘗從伯長學伯長授青州李之才挺之挺之授河南邵康節先生雍堯夫惟康節先生天資既卓越不羣而夜不施枕惟易之學者三十年其蔗三才而錯綜變通之妙始大著明矣自希夷而來皆未嘗有書乃如子木子夏之初歟有廬江范諤昌者亦嘗受易於种徵君諤昌授彭城劉牧而聾隅先生黃晞及陳純臣之徒皆由范氏知名者也其於康節之易源委初同而淺深不倫矣華山舊有希夷先生祠堂而种徵君實臞輔之望後之好事者并以繪徵君之像山中有隱者又知傳易之所自而并康節先生之像繪焉榜之曰傳易堂遊是山者徘徊俯仰三峰萬仞之崢嶸嘗睾其意壯矣及登斯堂觀三先生之貌聳然加敬遡觀上古聖人畫卦之本意而知夫防憂患於幾微身與易準則向之所攬者又將忘之矣不亦偉乎是堂之傳其與山鎮俱不朽歟康節先生之子伯温以說之服勤康節之學俾為之記不得辭乃具道易之

授受本末興廢得失之由以尊三先生之道亦且效藏諸名山之意云大觀元年丁亥十有一月甲戌嵩山晁說之記

李昭玘字成季濟南人擢進士第歷官至太常少卿入黨籍閒居十五年號靜樂先生

進保伍之策疏

昔先王和同四方連絡萬里使家與家相愛人與人相親保之而不忘合之而不散者有道以維之有政以屬之有法以制之而已以民情為易離也故以九兩繫焉周禮九兩一牧以地得民二長以貴得民三師以賢得民四儒以道得民五宗以族得民六主以利得民七吏以法得民八友以任得民九藪以富得民牧以地得之則食之者不去長以貴得之則事之者不忘師以賢得之則儒以道得之則樂其教者安宗以族得之主以利得之則親其上者服友以任得之則善有以相成藪以富得之則利有以相養以民心為易危也故又以本俗六安焉六安一曰嫩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嫩宮室所以同其生族墳墓所以同其死聯兄弟所以同其思聯師儒朋友所以同

其義同衣服所以同其禮故能上下統一遠近和合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長與長言友幼與幼言弟恩足以合情而相愛文足以飾貌而相接此維之有道者也先王既有以繫其民又有以安其俗猶以為不足恃也故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愛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至於守望相助出入相友嫁娶相媒有無相貸疾病相恤祭祀同福死喪同哀男子不足於畊也相從而助畊婦人不足於績也相從而助績漢志云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一鄉之事皆通也無求而不得一鄉之情皆通也無為而不和此屬之有政也先王以謂有政以屬於前無法以制於後未足以防民也故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徙於它則以旌節行之周禮道路用旌節無授無節則以圜土納之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寘伏而登於司民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則可以知其數由此而比於鄉大夫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則可以均其力由此而斂於司稼司稼掌巡邦野掌之稼而辨種種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縣於邑閭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則可以制其食由此而會於小司徒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則可以用其衆此制之有法也維之既有道屬之既有政制之既有法不幸旱乾水溢民食不足轉流四方則非道之所能維非政之所能屬非法之所能制雖天屬俯仰之間不足以自存又焉有守邑地居室家而不去者哉故為之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為之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又為之荒政十二以聚萬民周禮荒政一曰薄征二曰緩刑三曰弛力四曰舍禁五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不必斂其財而征可征可薄力則弛其勞刑則緩其責舍禁以赦小害而出關則關必譏民不擾於流寓吏不勞於呼索由此

去幾以釋小過青禮而使勿克殺哀而使勿致樂則蕃而不用昏則多而不備索鬼神以致福去盜賊以除害雖凶年饑歲民猶安居重家佚居飽食故自少壯以至於老耄老耄以至於死亡食其田飲其井十里之外不知道塗百里之外不傳風俗此先王之保民也可謂至矣自夫仁政不行井地不均民易其業官失其守內不所以非之也迨夫戰國交侵土地時易封疆不足以限能制其情外不能知其數此宣王料民於太原仲山甫其遷徙城邑不足以遏其流七管仲以區區瀕海之齊制國為二十五鄉郊之內自軌以至帥郊之外自邑以至屬以相糾聯以相保合少相居長相游居處相樂行作相知以守則固以戰則服故桓公九合諸侯而號為彊國者善保民故也自熙寧之初嘗詔天下行保伍之令此有意於三代之連法也行之數年法雖具存而民未安土義不足以相守則時有桴鼓之警恩不足以相保則或起父子之訟壯力分於出贅世業入於兼并戶口隱於圖版夫家脫於聯伍輕鄉危家遠出千里故秦多晉寇而魯雜齊語祭祀不從丘壠老死不知子孫罰不及於其鄰罪不及於其友其犯法也輕其背上也衆雖欲均地著之政立土斷之法東晉哀帝因范甯所陳安其業令宜正其封疆土斷中原流寓江左漸久人戶於是令天下所在土斷未得制也昔三代之時里無閒民民無游業屠皆勸功樂事之人出則為仗節死難之士以守則國富以戰則兵彊今天下壯有力之民僑寓雜處散於四方手不服耒耜之勤心不知田畝之樂為淫巧奇技屠販游博其無理之甚者嘯聚不逞殺人於貸邑理不告訐門闥不詰問縣官鄉吏察治無術計戶而不得其家計家而不得其人居無與守出無與戰此為國計者未嘗不深惜之也昔者既詔天下置義倉矣義倉設則雖年穀不豐民可仰食貧不至於易業饑不至於輕家然後禁游手抑末作去舊里者必告入新鄉者無容如此則民無流散之苦吏無逋逃之憂三代之法可漸致而力行矣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沈廷棟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七　七八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七

宋

李綱
答詔問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
湖海集序
汪藻
為隆祐太后草詔
程俱
與李樞密論事書
羅從彥
韋齋記
鄭樵
通志總序
李燾
湖北漕司乖崖堂記

王十朋
上殿劄子
楊萬里
論神威疏
論選法在吏不在官
周必大
賜奉國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士鉘上表再辭免加食邑食實封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賜威武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李顯忠辭免加食邑食實封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賜尚書右僕射虞允文上表再辭免轉左光祿大夫夫特封成國公加食邑食實封恩不允批答
賜參知政事龔茂良上表再辭免進太上日歷特轉兩官依例加恩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賜顯謨閣直學士左朝議大夫知潭州沈介乞守本官職致仕不允詔

賜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知福州陳俊卿乞改除一在外宮觀遣差不允詔
科舉詔
幸學詔
賜利州觀察使韓彥直辭免除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恩命不允詔
賜觀文殿大學士左正議大夫知紹興軍府事蔣芾乞檢會前奏除一宮祠不允詔
賜虞允文辭免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進封華國公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詔
賜草土劉珙允詔
賜觀文殿學士大中大夫知建康軍府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劉珙乞差在外宮觀不允詔
賜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侍讀永國公史浩乞休官不允詔

賜奉國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王友直乞除一
宮觀遣差不允詔
賜朝散郎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慶曺辭免
除禮部侍郎恩命不允詔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七目録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七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靖康元年爲尚書右丞克京城守禦使高宗即位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尋罷復起知洪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卒

答詔問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 紹興五年

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繁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遠而彊敵近而僞臣國家所仰以爲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彊敵不足畏邊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

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何謂信任輔弼夫興衰撥亂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與有為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跡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何謂公選人才夫治天下者必資於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共治至於艱難之際非得卓犖瑋偉之才則未易有濟是以大有為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翊佐以成大業然自昔抱不羣之才者多為小人所忌嫉或中之以黷闇或指之為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擿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恥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辨苟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偽安能辨其非辜哉陛下臨御以來用人多矣世之所許以為端人正士者往往間廢於無用之地而陛下寢寐側席有乏材之歎盍少留意而致察焉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與

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夫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為之時惟失其時則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何謂務盡人事夫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為即天之所為也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興之主盡其在我而已其成功歸之於天今未嘗盡人事敵至而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翦屠鯨鯢迎還兩宮天威夫天之於王者猶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為之戒者亦至故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誠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紹興元年四月壬申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紹興三年七月霖雨地震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紹興五年春正月乙巳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祐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惟陛下推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則變災而為祥矣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闕而陛下所當先務者今

朝廷人才不乏將士足用財用有餘足為中興之資陛下春秋鼎盛欲大有為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謂魏徵為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然屢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惟陛下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疏奏賜詔褒諭

湖海集序

詩以風刺為主故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三百六篇變風變雅居其大半皆箴規戒誨美刺傷閔哀思之言而其言則多出於當時仁人不遇忠臣不得志賢士大夫欲誘掖其君與夫傷讒思古咏吟情性止乎禮義有先王之澤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小弁之怨所以篤親親之恩小弁幽王太子之傅所作所以敘其哀痛之情也鴟鴞之貽所以明君臣之義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所以攝位之意公乃為詩以貽王谷風之刺所以隆夫婦朋友之情邶風谷風刺夫婦失道也小雅谷風刺朋友道絕也使遭變遇閔而泊

然無心於其間則父子君臣朋友夫婦之道或幾乎息
王者跡熄而詩亡詩亡而後離騷作九歌九章之屬引
類比義雖近乎悱然愛君之誠篤而嫉惡之志深君子
許其忠焉漢唐間以詩鳴者多矣獨杜子美得詩人比
興之旨雖困躓流離而不忘君故其詞章慨然有志士
仁人之大節非止模寫物象風容色澤而已余嘗喜賦
詩自靖康謫官以避謗輟不復作及建炎改元之秋丐
罷機政其冬謫居武昌明年移湓浦又明年移海外自
江湖涉嶺海皆騷人放逐之鄉與騷賦荒絶非人所居
之地鬱悒亡聊則復賴詩以攄憂娛悲以自陶寫每登
臨山川嘯咏風月未嘗不作詩而嫠不恤緯之誠范獻子引人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間亦形於篇什遂成卷軸令蒙
恩非歸袁葬所作目為湖海集將以示諸季使知往返
萬里四年間所得蓋如此云庚戌清明日梁谿病叟序

汪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人中進士第高宗時為翰林學士詔令類出其手康王嗣位命太常卿為隆祐太后草詔哲宗孟氏廢居瑤華宮元符末詔后還內崇寧初再廢靖康中京城陷六宮有位號者皆北去后以廢獨存張邦昌僭位尊為宋太后聞康王在濟降詔播元祐皇后后閤告天下高宗立尊為元祐太后

汪藻草手書告中外

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扈蹕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祏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為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鄰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癃之質起於閒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懷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自太祖至欽宗凡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非辜之釁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而敷天同左袒之心太尉周勃入北軍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狥羣臣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宗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漢高祖至平帝凡十世獻公之子

九人唯重耳之尚在晉語鄭叔詹曰同出九人唯重耳在注云同出同父也茲乃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惕詩大雅民勞篇泛可小惕惕息也同底丕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

程俱字致道歙人舉進士歷官徵猷閣待制封新安伯與汪藻對專內外制為南渡詞臣稱首

與李樞密論事書

某竊以天下多事取人之路雖不可不廣然亦當使君子小人各當其位不可以艱難多故而遂逆施倒植也何謂各當其位嘗使君子使人小人使於人君子治人小人治於人則雖市井屠販之人鷄鳴狗盜之伎與夫羣盜大猾雜處並進而無害也況今與漢高祖時不同漢高祖起匹夫方與豪傑競逐爭天下所用將才策士爾不如今立國有天下二百年所謂聖智之法適治之具在主上紹業垂統正當與賢能內維持紀綱外攘備寇敵雖艱難之時不可失體統也又況漢高祖所取皆實名將之才世亂無所用適在市井屠販中爾非取市

井屠販之才而假以名位也至叔孫通所進羣盜亦皆善戰而已叔孫通進羣盜弟子疑之通曰漢王方爭天下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不使之經體贊治謀國牧人也蕭曹雖出刀筆吏亦賢相之才也世亂無所用適在刀筆吏中爾觀其所立識大謀遠又有公天下之心持身以恭謹佐治以清淨有後世名相碩儒之所愧歎而莫及者不可一槩論也某竊憂當國任事之賢急於事業廣於搜羅不究古人之所以而操其所謂不遺市井屠販與夫使貪使過之說而思之不至取之不精也事業誠不可緩矣若使君子小人不當其位則適足敗事而已蓋數十年來以凶狠犯上無所顧忌者為敢為以刻薄貪躁奏詭不遜者為智諝諝知也陸機辨亡論謀無遺諝○音胥以居家則持吏短長為姦利以致富為吏則御下如束濕任喜怒以騁私者為才豪以伺顏色於眉睫之間射權利角逐之會者為機警若此類者雖小有才可以使於人而不可師表一方可以治於人而不可承流宣化可使効一官營一事而不可使牧養

小民又況過此任乎蓋使之當一州一州不安當一路一路不安不惟不安又不服天下之人不安不服而求事功之立豈可得也不然極其凶躁之心射利之術則亦至於亂亡而已矣天下赤子罹兵革離亂之餘若又引此曹以臨其上使依勢倚法以肆其毒斯亦不仁之甚矣譬如以莛為柱以狼牧羊有傾壓傷殘而已蓋無韋也此區區發不恤緯之心所以彊聒而深憂者也左傳發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發寡婦也緯紓所持絲也願明公無忽淺鄙之思苟以為是一為明主言之亦天下之幸也

羅從彥字仲素豫章人受學於楊時李侗從受學焉以特恩授惠州博羅縣主簿卒官

韋齋記

宣和三年歲在癸卯之中秋朱喬年得尤溪尉朱松字喬年熹之父也嘗治一室聚羣書宴坐寢休其間後知大學之淵源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自知辯急害道名其室曰韋齋取古人佩韋之義泛觀古人有以物為戒者有以人為戒者所謂佩韋以物為戒者也人之大患在於不知過知過而思自改於是有戒焉非賢者孰能之乎予始以困捋未能遂志因作舫齋陸海中且思古人所以進此道者必有由而然久之乃喟然歎曰自孟軻氏沒更歷漢唐寥寥千載迄無其人有能自樹立者不過注心於外崇尚世儒之語而已與之游孔氏之門入於堯舜之道其必不能至矣夫中庸之書世之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者也而其始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終則曰夫焉有所倚胜胜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何謂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苟知所止則知學之先後不知所止則於學無自而進矣漆雕開之學曰吾斯之未能信曾點之學曰異乎三子者之撰顏淵之學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而孔子悅開與點稱顏回以庶幾蓋許其進也此予之所嘗自勉者也故以聖賢則莫學而非物喬年才高而智明其剛不屈於俗其學則莫學而非道以俗人為戒者所謂佩韋以物為戒者也人之大患在於不學也方進而未艾齋成之明年使人來求記於余余辭

以不能則非朋友之義欲蹈襲世儒之語則非吾心故以其嘗所自勉者併書之使人知其在此而不在彼也或曰韋齋之作終無益於學也邪曰古之人固有刻諸盤杅銘諸几杖置金人以戒多言孔子入太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置敧器以戒自滿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敧器焉乃注水焉中則正滿則覆聖人皆有取焉苟善取之則韋齋之作不無補也

鄭樵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人築草堂夾漈山閉門誦習久之乃游名山搜奇訪古專以討論著述自負絡興間應召授右迪功郎力乞還山通志成高宗命繳進會病卒學者稱夾漈先生

通志總序

百川異趣必會於海然後九州無浸淫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然後八荒無壅滯之憂會通之義大矣哉自書契以來立言者雖多惟仲尼以天縱之聖故總詩書禮樂而會於一手然後能司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為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仲尼既沒百家諸子興焉各效論語以空言著書至於歷代實蹟無所紀繫迨漢建元元封之後司馬氏父子出焉司馬氏世司典籍工於著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勒成一書分為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淺然大著述者必深於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遺恨當遷之時挾書之律初除得書之路未廣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跼蹐於七八種書所可為遷恨者博不足也凡著書者雖採前人之書必自成一家言左氏楚人也所見多矣而其書盡楚人之辭公羊齊人也所聞多矣而其書皆齊人之語今遷書全用舊文間以俚語良由採摭未備筆削不遑故曰予不敢墮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謂作也劉知幾亦譏其多聚舊記時揷雜言知幾

史通之語所可為遷恨者雅不足也大抵開基之人不免草創全屬繼志之士為之彌縫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實一也乘檮杌無善後之人故其書不行春秋得仲尼挽之於後故其書與日月並傳不然則一卷事目安能行於世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制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班固者浮華之士也全無學術專事剽竊肅宗問以制禮作樂之事固對以在京諸儒必能知之倘臣鄰皆如此則顧問何取焉及諸儒各有所陳固惟竊叔孫通十二篇之儀以塞白而已倘臣鄰皆如此則奏議何取焉肅宗知其淺陋故語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駰字亭伯後漢書有傳此葉公之好龍也固於當時已有定價如此人材將何著述史記一書功在十表十表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秦楚之際月表漢興以來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年表惠景間侯者年表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班固不通旁行邪上以古今人物彊立差等且謂漢絕堯運自當繼堯非遷作史記厠於秦項此則無稽之談也由其斷漢為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為慚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之後故其書與日月並傳不況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為書也幾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無此謬也後世衆手修書道傍築室掠人之文竊鐘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業如此後來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測其淺深遷之於固如龍之與猪柰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且善學司馬遷者莫如班彪彪續遷書自孝武至於後漢欲令後人之續已如己之續遷既無衍文又無絕緒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繼志也其書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元成二帝贊耳皆於本紀之外別記所聞可謂深入太史公之閫奥矣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經之新意史記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為褒貶也間有及褒貶者褚先生之徒雜之耳

褚少孫且紀傳之中既載善惡足為鑒戒何必於紀傳之後更加褒貶此乃諸生決科之文安可施於著述殆非遷彪之意況謂為贊豈有貶辭後之史家或謂之論或謂之序或謂之評隋志云陳壽三國志何常侍論九卷徐爰評三卷王濤序評三卷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劇論固也司馬談有其書而司馬遷能成其父志班彪有其業而班固不能讀父之書固為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傳其業又不能教其子為人如此安在乎言為天下法范曄陳壽之徒繼踵率皆輕薄無行以速罪辜安在乎筆削而為信史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斷代為史無復相因之義雖有仲尼之聖亦莫知其損益會通之道自此失矣語其同也則紀而復紀一帝而有數紀傳而復傳一人而有數傳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範五行者二家之書而世世序五行傳如此之類豈勝繁文語其異也則前王不列於後王後事不接於前事郡縣各為區域而昧遷革之源禮樂自為更張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類豈勝斷縷曹魏指吳蜀為寇北朝指東晉為僭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齊史稱梁軍為義軍謀人之國可以為義乎隋書稱唐兵為義兵伐人之君可以為義乎房玄齡董史冊故房彥謙擅美名彥謙玄齡之父也仕隋虞世南預修書故虞荔虞寄有嘉傳虞世南出繼叔陳中書侍郎寄之後甚者桀犬吠堯吠非其主晉史黨晉而不有魏凡忠於魏者目為叛臣王淩諸葛誕毋丘儉之徒三人皆魏之忠臣抱屈黃壤齊史黨齊而不有宋凡忠於宋者目為逆黨袁粲劉秉沈攸之之徒三人皆宋之忠臣含冤九原似此之類歷世有之傷風敗義莫大乎此遷法既失固弊日深自東都至江左無一人能覺其非惟梁武帝為此慨然乃命吳均作通史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書未成而均卒吳均傳武帝名均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已畢唯列傳未成卒隋楊素又奏令陸從典續史記訖於隋書未成而免官豈天之靳斯文而不傳與抑非其人而不祐之與自

唐之後又莫覺其非凡秉史筆者皆準春秋專事褒貶夫春秋以約文見義若無傳釋則善惡難明史冊以詳文該事善惡已彰無待美刺讀曹之行事豈不知其忠良見莽卓之所為豈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國之大典也而當職之人不知留意於憲章徒相尚於言語正猶當家之婦不事饔飧專鼓唇舌縱然得勝豈能肥家此臣之所深恥也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為也不比紀傳紀則以年包事傳則以事繫人儒學之士皆能為之惟有志難其次莫如表所以范曄陳壽之徒能為紀傳而不敢作表志志之大原起於爾雅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蔡邕曰意蔡邕作十意律歷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云云華嶠曰典華嶠著後漢書改志為典晉書云嶠撰十典未成子暢續之張勃著吳錄何法盛曰說法盛有晉中興書張勃曰錄餘史並承班固謂之志皆詳於浮言略於事實不足以盡爾雅之義臣今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

憲章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其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而聞其十五略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生民之本在於姓氏帝王之制各有區分男子稱氏所以別貴賤女子稱姓所以別婚姻不相紊濫秦并六國姓氏混而為一自漢至唐歷世有其書而皆不能明姓氏原此一家之學倡於左氏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又以字以謚以官以邑命氏邑亦土也左氏所言惟茲五者臣今所推有三十二類左氏不得而聞故作氏族略書契之本見於文字獨體為文合體為字文有子母主類為母從類為子凡為字書者皆不識子母文字之本出於六書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者文與字也原此一家之學亦倡於左氏然止戈為武不識諧聲反正為乏又昧象形左傳既不別其源後人何從別其流是致小學一家皆成鹵莽經旨不明穿鑿蠭起盡由於此臣於是驅天下文字盡歸六書軍律既明士乃用命故作六書略天籟之本自成經緯縱有四聲以成經橫有七音

以成緯橫有角徵商羽宮半徵七音
其見溪羣疑三十六字母是也　皇頡制字深
達此機江左四聲反沒其旨凡為韻書者皆有經無緯
字書眼學韻書耳學眼學以母為主耳學以子為主母
主形子主聲二家俱失所主今欲明七音之本擴六合
之情然後能宣仲尼之教以及人面之俗使裔夷之俘
皆知禮義故作七音略天文之家在於圖象民事必本
於時時序必本於天為天文志者有義無象莫能知天
臣今取隋丹元子步天歌句中有圖言下成象靈臺所
用可以仰觀不取甘石本經楚有甘公魏有石申皆知天文之人惑人以
妖妄速人於罪累故作天文略地理之家在於封圻而
封圻之要在於山川禹貢九州皆以山川定其經略九
州有時而移山川千古不易是故禹貢之圖至今可別
班固地里主於郡國無所底止雖有其書不如無也後
之史氏正以方隅郡國併遷方隅顛錯皆因司馬遷無
地理書班固為之創始致此一家俱成謬學臣今準禹
貢之書而理川源本開元十道圖以續今古故作地理
略都邑之本金湯之業史氏不書黃圖難考漢有三輔黃圖臣
上稽三皇五帝之形勢遠探四夷八蠻之巢穴仍以梁
汴者四朝舊都為痛定之戒南陽者疑若可為中原之
新宅故作都邑略論法一家國之大典史氏無其書奉
常失其旨周人以諱事神論法之所由起也古之帝王
存亡皆用名自堯舜禹湯至於桀紂皆名也周公制禮
不忍名其先君武王受命之後乃追論太王王季文王
此論法所由立也本無其書後世偽作周公論法欲以
生前之善惡為死後之勸懲且周公之意既不忍稱其
名豈忍稱其惡如是則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不可
行乎周公矣此不道之言也幽厲桓靈之字本無凶義
論法欲名其惡則引辭以遷就其意何為皇頡制字使
字與義合而周公作法使字與義離臣今所纂並以一
字見義削去引辭而除其曲說故作論略祭器者古人
飲食之器也今之祭器出於禮圖徒務說義不思適用
形制既乖豈便歆享夫祭器尚象者古之道也器之大

者莫如鼒故取諸雲山其次莫如尊故取諸牛象其次莫如彝故取諸鷄鳳最小者莫如爵故取諸雀其制皆象其形鑿項及背以出內酒惟劉杳能知此義故引魯郡地中所得齊子尾送女器有犧尊及齊景公冢中所得牛尊象尊以為證其義甚明世莫能用故作器服略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仲尼編詩為正樂也以風雅頌之歌為燕享祭祀之樂工歌鹿鳴之三篇吹南陔之三歌間魚麗之三篇間崇丘之三唐會要云鹿鳴三奏南陔一奏南有嘉魚四奏崇丘一奏此大合樂之道也古者絲竹有譜無辭所以六篇俱存其名序詩之人不知此理謂之有其義而亡其辭良由漢立齊轅公魯申公韓嬰毛萇四家博士各以義言詩遂使聲歌之道日微至後漢之末詩三百僅能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之聲而已太和末又失其三至於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自鹿鳴不傳後世不復聞詩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興衰而存亡繼風雅之作者樂府

也史家不明仲尼之意棄樂府不收乃取王伎之作以為志臣舊作系聲樂府以集漢魏之辭正為此也今取篇目以為次曰樂府正聲者所以明風雅曰祀享正聲者所以明頌又以琴操明絲竹以遺聲準逸詩語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仲尼所以正舞也韶即文舞武即武舞古樂甚希而文武二舞猶傳於後世良有節而無辭不為異說家所惑故得全仲尼之意五聲八音十二律者樂之制也故作樂略學術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書籍之散亡由編次之無紀易雖一書而有十六種學有傳學有注學有章句學有圖學有數學有讖緯學安得總言易類乎詩雖一書而有十二種學有訓詁學有傳學有注學有圖學有譜學有名物學安得總言詩類乎道家則有道書有道經有科儀有符籙有吐納內丹有爐火外丹凡二十五種皆道家而混為一家可乎醫方則有脈經有灸經有本草有方書有炮炙有病源有婦人有小兒凡二十六種皆醫家

而混為一家可乎故作藝文略冊府之藏不患無書校讐之司未聞其法欲三館無素餐之人（太平興國中崇文館南廊為集賢院西廊為史館）四庫無蠹魚之簡（甲乙丙丁四庫分書本有正有副）千章萬卷日見流通故作校讐略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圖譜之學由此而興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文書籍之學由此而出圖成經書成緯一經一緯錯綜而成文古之學者左圖右書不可偏廢劉氏作七略收書不收圖班固即其書為藝文志自此以還圖譜日亡書籍日冗所以困後學而蠹良材者皆由於此何哉即圖而求易即書而求難舍易從難成功者少臣乃立為二記一曰記有記今之所有者不可不聚二曰記無記今之所無者不可不求故作圖譜略方冊者古人之言語欵識者古人之面貌方冊所載經數千萬傳欵識所勒猶存其舊蓋金石之功寒暑不變以茲稽古庶不失真今藝文有志而金石無紀臣於採三皇五帝之泉幣三王之鼎彝秦人石鼓漢魏豐碑上自蒼頡石室之

文下逮唐人之書各列其人而名其地故作金石略洪範五行傳者巫瞽之學也歷代史官皆本之以作五行志天地之間災祥萬種人間禍福冥不可知若之何一蟲之妖一物之戾皆繩之以五行又若之何晉厲公一視之遠（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告公曰晉將有亂）周單公一言之徐（昭公十一年單子會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死乎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而能闕於五行之偏晉獻公使申生出師公本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曰衣以龐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也罕夷設之劉向以為近服妖也）而能闕於五行之洽乎晉申生一衣不曰龐奇無常金玦不復君有心矣）鄭子臧一冠之異（鄭子臧好聚鵔冠鄭文公惡之使盜

學倡為此說本於春秋韋合附會歷世史官自愚其心目俛首以受籠罩而欺天下臣故削去五行而作災祥略語言之理易推名物之狀難識農圃之人識田野之物而不達詩書之旨儒生達詩書之旨而不識田野之物五方之名本殊萬物之形不一必廣覽動植洞見幽潛通鳥獸之情狀察草木之精神然後參之載籍明其

品彙故作昆蟲草木略凡十五略出臣胸臆不涉漢唐諸儒議論禮略所以敘五禮職官略所以秩百官選舉略言掄材之方刑法略言用刑之術食貨略言財貨之源流凡茲五略雖本前人之典亦非諸史之文也古者記事之史謂之志書大傳曰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有志而不志責之丞是以宋鄭之史皆謂之志太史公更志為記今謂之志本其舊也桓君山曰君山桓譚字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古者紀年別繫之書謂之譜太史公改而為表今復表為譜率從舊也然西周經幽王之亂紀載無傳故春秋編年以東周為始自皇甫謐作帝王世紀及年歷上極三皇譙周陶弘景之徒皆有其書學者疑之而以太史公編年為正故其年始於共和周厲王出居于彘名公周公行政號曰共和一曰周厲王之難諸侯請以共伯和為天子共伯不聽即于王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為祟名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國然共和之名已不可據況其年乎仲尼著書斷自唐虞而紀年始于魯隱以西周之年無所考也今之所譜自春秋之前稱世謂之世譜春秋之後稱年謂之年譜太史公紀年以六甲後之紀年者以六十甲或不用六十甲而用歲陽歲陰之名歲陽如甲曰閼逢乙曰旃蒙之類歲陰如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之類令之所譜即太史公法既簡且明循環無滯禮言臨文不諱謂私諱不可施之於公也若廟諱則無所不避自漢至唐史官皆避諱惟新唐書無所避臣今所修準舊史例間有不得而避者如謚法之類改易本字則其義不行故亦準唐書夫學術超詣本乎心識如人入海一入一深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舊史之文紀傳者編年紀事之實蹟自有成規不為智而增不為愚而減故于紀傳即其舊文從而損益若紀有制詔之辭傳有書疏之章入之正書則據實事實之別錄則見類例唐書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議故紀傳訖隋若禮樂政刑務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嗚呼酒醴之末自然澆漓學術之末自然淺近九流設教至末皆弊然他教之弊微有典刑惟儒家一家去本太遠此

理何由班固有言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禄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枝葉繁滋一經説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禄利之路然也且百年之間其患至此千載之後弊將若何況禄利之路必由科目科目之設必由乎文辭三百篇之詩盡在聲歌自置詩博士以來學者不聞一篇之詩六十四卦之易該於象數自置易博士以來學者不見一卦之易皇頡制字盡由六書漢立小學凡文學之家不明一字之宗伶倫制律盡本七音江左置聲韻凡音律之家不達一音之音經既苟且史又荒唐如此流離何時反本道之汚隆存乎時時之通塞存乎數儒學之弊至此而極寒極則暑至否極則泰來此自然之道也臣蒲柳之質無復餘齡葵藿之心惟期盛世謹序

李燾字仁甫眉州丹稜人進士第恥諂王氏書博極載籍以史自任徽尚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起于靖康為編年一書名曰長編官至敷文閣學士致仕

湖北漕司乖崖堂記

垂崖堂為忠定張公復之作也垂則違衆崖則不利物此復之自贊其畫像云爾像故在成都仙游閣上或摹寫置鄂之部刺史聽事後屋壁間迫隘闒塵與像弗稱余既更諸爽塏并書所以作堂意揭示來者謹按復之名詠鄄城人太平興國五年第進士宰崇陽有異政淳化初由浚儀擢使荆湖北路閱三歲召拜樞密直學士尋出守成都太中祥符八年辛於淮陽追諡忠定則皇祐三年詔也復之婿節景行海内傾屬其居朝廷之日少處方面之日多不登相位君子歸議於時寇平仲王子明皆復之同年平仲寇字子明王旦字皆賢者平仲相真宗攘却戎狄天下至今受其賜景德中契丹入寇圍瀛州羣臣請幸楚蜀準請真宗自將繫之澶淵一擲我不能為使復之當成約而還而復之顧澶淵一擲我不能為使復之當平仲之任其處之必有道矣玉清昭應宮之役子明不能強諫奉天書行事每有愧色大中祥符四年王旦充天書使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恒邑邑不樂焉復之則復之獨抗疏乞斬丁謂以謝天下子明病革真宗擬相復之則復之七矣使復之無

恙丁謂何敢肆其奸欺周懷政雷允恭亦安從始禍丁謂
性險邪為樞密使媒孽寇準準罷相遂代之內殿承制
周懷政謀殺丁謂等復相寇準準奉真宗為太上皇傳位太
子事泄被誅雷允恭以內殿崇班遷承制章獻后
臨政丁謂潛結允恭禁中事皆由允恭權傾中外復之
嘗譏平仲不學無術或謂復之太過而平仲獨心服焉
寇準被召出陝張詠適自成都罷還準送之問曰何以
教準詠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歸取讀之至不學無術笑
曰張公謂我矣末路低迴還秉鈞軸訖與禍會寇準坐周
懷政事貶視復之學術寧不愧哉復之本不欲仕希夷子謂當拯民於
水火不宜輒自肥邈復之乃仕攘袂纓冠誠非得已凡
所與交多方外佚人視弃冠冕猶棄敝屣耳其至大至
剛以直之氣一生未始少屈至今凜然也畫像服飾悉
如隱者是殆將乘星戴雲揮斥八極超無友而獨存夫
孰敢嘯以臭腐拘係之使從乎惟茲江山皆復之舊所
經行風期神會尚能為余一來舊史恨復之卞急躁競
此蓋當時奴婢小人私謗竊議果不足信要當以宋子
京祁趙閱道抃韓稚圭琦司馬君實光所録為實

王十朋字龜齡温州樂清人擢進士第一歷官太
子詹事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十朋孝友在

朝能盡言歷郡著蹟
朱熹張栻雅敬之

上殿劄子

臣聞國猶身也彊國與身者氣也醫者觀身之氣而知
其人之壽夭識者觀國之氣而知其世之興衰自古帝
王圖回天下雖謀之以智辦之以才必以氣為之主然
後大業乃濟劉項之爭雄也項自謂力拔山氣蓋世非
也要之項之失天下也蓋以力而劉之得天下也蓋以
氣夫百戰百勝一不勝而自謂天七者氣何在哉屢戰
屢敗而不為之屈卒之易敗為勝轉弱為彊者氣也蜀
先主英姿大度有高帝風兵雖屢挫而終不為曹操屈
吳孫權聞周瑜之言拔刀砕案孫權聞周瑜言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遂成赤壁之績
而能霸有一方鼎足而立者氣使之然也臣來自草茅
得之道路謂廟堂之上謀議之臣和守戰之議闕然未
決茲理固洞然易曉議者何不思之耶臣謂養今日之
氣莫如守伸今日之氣莫如戰挫今日之氣莫如和今

我兵寡力弱國威未振固未能與之決雌雄於一戰以伸天下之氣也正須養之使壯俟時而動宜於荆襄江淮要害之地如人身之可以禦風寒者數處命大將屯重兵以固守之縱未能得志於中原亦足以據長江之險都帝王之宅保吳蜀萬里之故疆何故屈已買和蹈前日之覆轍耶大抵天下之勢彊弱均而和則彼此受其利晉與諸戎和我與契丹和是也彊弱不均而和則彊者得其利弱者被其害六國與秦和契丹與女真和是也虜以和議誘契丹而滅契丹矣又以和議誘中國而困中國矣耿南仲主和議而致靖康之禍耿南仲為東宮官十年自謂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在已上心不能平故每事異議力沮戰與吳玕堅請割地以成和好故朝廷戰守之備皆罷暨金師日逼秦檜主和議而宋室南遷虜之無厭而和之不可保也去歲下親征之詔紹興三十一年陳康伯請下詔親征從之而天下二十年湮鬱之氣亦少舒矣雖淮上之師不利而虜之被毒亦甚紹興三十一年淮北宣撫判官劉琦病求辭兵權留姪汜以兵五百塞瓜州知樞密院事葉義問至瓜州見琦病劇遂以李橫權琦軍督兵渡江金人以重兵逼瓜州汜敗僅以身免乙亥金人期以明日渡江時參贊軍事虞允文以搞師至采石督舟師與戰敵舟皆溺死者過半厥明金人復來允文復大敗之時而動宜於荆襄江淮要害之地如人身之可以禦風寒者數處命大將屯重兵以固守之縱未能得志於中原亦足以據長江之險都帝王之宅保吳蜀萬里之故疆何故屈已買和蹈前日之覆轍耶大抵天下之勢彊弱均而和則彼此受其利晉與諸戎和我與契丹和是也彊弱不均而和則彊者得其利弱者被其害六國與秦和契丹與女真和是也虜以和議誘契丹而滅契丹矣又以和議誘中國而困中國矣耿南仲主和議而致靖康之禍耿南仲為東宮官十年自謂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在已上心不能平故每事異議力沮戰與吳玕堅請割地以成和好故朝廷戰守之備皆罷暨金師日逼秦檜主和議而宋室南遷虜之無厭而和之不可保也去歲下親征之詔紹興三十一年陳康伯請下詔親征從之而天下二十年湮鬱之氣亦少舒矣雖淮上之師不利而虜之被毒亦甚紹興三十一年淮北宣撫判官劉琦病求辭兵權留姪汜以兵五百塞瓜州知樞密院事葉義問至瓜州見琦病劇遂以李橫權琦軍督兵渡江金人以重兵逼瓜州汜敗僅以身免乙亥金人期以明日渡江時參贊軍事虞允文以搞師至采石督舟師與戰敵舟皆溺死者過半厥明金人復來允文復大敗之時而動宜於荆襄江淮要害之地如人身之可以禦風寒者數處命大將屯重兵以固守之縱未能得志於中原亦足以據長江之險都帝王之宅保吳蜀萬里之故疆何故屈已買和蹈前日之覆轍耶大抵天下之勢彊弱均而和則彼此受其利晉與諸戎和我與契丹和是也彊弱不均而和則彊者得其利弱者被其害六國與秦和契丹與女真和是也虜以和議誘契丹而滅契丹矣又以和議誘中國而困中國矣耿南仲主和議而致靖康之禍耿南仲為東宮官十年自謂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在已上心不能平故每事異議力沮戰與吳玕堅請割地以成和好故朝廷戰守之備皆罷暨金師日逼秦檜主和議而宋室南遷虜之無厭而和之不可保也去歲下親征之詔紹興三十一年陳康伯請下詔親征從之而天下二十年湮鬱之氣亦少舒矣雖淮上之師不利而虜之被毒亦甚紹興三十一年淮北宣撫判官劉琦病求辭兵權留姪汜以兵五百塞瓜州知樞密院事葉義問至瓜州見琦病劇遂以李橫權琦軍督兵渡江金人以

重兵逼瓜州汜敗僅以身免乙亥金人期以明日渡江時參贊軍事虞允文以搞師至采石督舟師與戰敵舟皆溺死者過半厥明金人復來允文復大敗之時而動宜於荆襄江淮要害之地如人身之可以禦風寒者數處命大將屯重兵以固守之縱未能得志於中原亦足以據長江之險都帝王之宅保吳蜀萬里之故疆何故屈已買和蹈前日之覆轍耶大抵天下之勢彊弱均而和則彼此受其利晉與諸戎和我與契丹和是也彊弱不均而和則彊者得其利弱者被其害六國與秦和契丹與女真和是也虜以和議誘契丹而滅契丹矣又以和議誘中國而困中國矣耿南仲主和議而致靖康之禍耿南仲為東宮官十年自謂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在已上心不能平故每事異議力沮戰與吳玕堅請割地以成和好故朝廷戰守之備皆罷暨金師日逼秦檜主和議而宋室南遷虜之無厭而和之不可保也去歲下親征之詔紹興三十一年陳康伯請下詔親征從之而天下二十年湮鬱之氣亦少舒矣雖淮上之師不利而虜之被毒亦甚紹興三十一年淮北宣撫判官劉琦病求辭兵權留姪汜以兵五百塞瓜州知樞密院事葉義問至瓜州見琦病劇遂以李橫權琦軍督兵渡江金人以

狼而使之甘心乎況講和之復舉天下惟虜之命是聽無厭之求難塞之請當不止此陛下將何以應之乎臣謂今日之計戰固未可輕和決不可議守以養氣俟時而伸乘機而投而已

楊萬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中進士第官至寶謨閣學士屢直言諫諍最後以忤韓侂胄卧家十五年聞侂胄用兵憂憤成病卒

論神威疏

臣聞聖人之伸於天下也有神而其屈天下也有威威藏於神故其威不測神行於威故其神不狎然則孰為柄也者人主之山淵也敷上執其柄則神與威不在於下下竊其柄則神與威不在於上觀柄之所在而治亂見矣執柄以明用明以公而害明者偏也進退人才罷行政事號令之出納賞罰之可否此非人主之柄歟是柄一去則所謂人主者人主之實亡惟天下之至明者能使是柄在己而不去夫何故天下之至明者其初天下未測其明也未測其明則其下必有以嘗之否則欺之取天下之所是而雜之以非取天下之所非而亂之以是以探其上而幸其惑是謂嘗嘗而不動也嘗而動則易其真是者而誣之以為非蔽其真非者而文之以為是是謂欺故古之明君居明以晦以俟其所嘗而出晦以明以破其所欺彼狎吾之晦而嘗者至矣嘗則繼之以欺然後吾之明一發焉則剖然出於其所嘗之外而卓然不墮於其所欺之中夫安得不服則其柄宜誰歸故曰執柄以明齊威王有焉古之君有百發而天下不服有一發而天下大服則公與私之異也然則其曷為公不罰天下之所同賞而不賞天下之所同罰顯詢而陰求衆問而獨決顯詢而陰求則姦不名矣衆問而獨決則同者不欺而欺者不行矣於是擇天下之善惡大且顯者而賞誅之則明一用而天下不以為察故曰用明以公舜有焉古之君失其柄者皆暗者也暗則失其柄固也而愈明者愈失之何哉明者

多是而善疑此偏之所從生也明則不偏矣偏則不明矣蓋是者以明出於己為矜而以明出於人為媿疑者以親暱為可信而以公卿大臣為可防以明出於人為媿則舉朝不敢有言非不言也言而莫之入也以公卿大臣為可防則舉朝不敢有為非不為也為而莫之行也當是時天下之柄亦可謂不移於臣下而天子之勢可謂尊矣而君子未敢賀也何則汲於前而移於後防其一而不防其一也公卿大臣不得以議之於公則親暱小人得以侵之於私天下之人但見今日行某事也明日用某人也而不知其所從來也非謀之於左右也非謀之於諸大夫也非謀之於國人也豈天子偏察天下之事而盡識天下之人歟或曰此宦者之力也或曰此外戚之力也或曰此宿昔倖臣之力也夫是三人者天子以為親暱而可信也不知其乘吾信而逞其姦也以為陰可以助己之明而外不知也不知其蔽己之明以盜其柄也其初不疑其姦其終禍其國故曰害明者偏也漢之元成唐之德順有焉春秋傳曰舍大臣而與小臣謀楚莊王曰無以嬖御士嫉莊士偏聽生姦獨任成亂鄒陽所以言於梁偏聽生姦獨任成亂兼聽則下情通偏聽則下情壅蔽而大宰隱公曰吾將授之矣羽父懼反諸隱公於桓公而請弒之少師亂隨之奸臣子翬弒隱公子翬羽父也羽父請殺桓公以求得壅蔽而大宰隱公曰吾將授之矣羽父懼反諸隱公於桓公而請弒之祿產危漢呂祿呂產朱异亡蕭梁武帝之奸邪泰之何漢唐數主之不悟也今以主上之聖明而躬攬天下之柄豈容有漢唐季世之事雖然漢成帝知惡石顯而不知王鳳即顯也成帝時權臣唐憲宗知惡王叔文而不知皇甫鎛即叔文也皇甫鎛憲宗時小人非不知也明於人而暗於己也臣願聖天子以古而察於今其無是事乎可以自慶而塞其未至之門其有是事乎可以大懼而拔其已植之根則堯舜之聖一武而已矣武猶步也豈若漢唐四君盡疎千萬人而獨信一二親暱小人也哉為虺必蛇太公兵法引黃帝云為虺弗摧行將為蛇何蓋虺小蛇大也履霜必永臣不勝忠憤

論選法在吏不在官

臣聞選法之弊在於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是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適足以為吏輩取富之源而不足以為朝廷為官擇人之具所謂尚書侍郎郎官者據按執筆閉目以書紙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賕者必不赦朝廷之意豈真信吏而不信官者耶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則信官也法則未嘗信官也非惟不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朝廷不自信則法之可否孰決之決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為姦而其用法也則取於吏而為決則是吏之言勝於法而朝廷之權輕於吏也其言至於勝法而其權至重於朝廷則吏部長貳安得而不奉吏之旨哉長貳非曰奉吏也吾奉法也然而法不決於官而決於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謂信吏而不信官蓋世之家主有以家政聽於子弟而其權卒歸於臧獲者彼其心非疑子弟而信臧獲也蓋子弟之於家政也務知其大而不務知其細臧獲則不然其大者不知也至其細者則往往知之他日主人者偶舉其細以問焉於子弟未對也而臧獲者奮而前曰我知之於是有以中其主人而取其信已其始信其細其終將不復疑其大矣於是子弟為備位而臧獲為腹心令之吏部何以異此法曰如是而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於吏部有宜其為可無疑也退而吏出寸紙以答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為不可無改也未幾而又出寸紙以告之曰可且夫可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可不可之法者無一定之論何為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長貳之賢而不謁之吏故長吏面可之退而問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長貳無以詰則亦曰然士大夫於是不即之法不請之長貳而以市於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俟長貳之遺忘而畫取其諾昨奪而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朝廷不詗也吏部之權不

歸之吏而誰歸夫其所以至此者其發也有端其積也有漸而其成也植根固而流波漫矣然則曷為端其罪在於忽大體謹小法而已矣吏者從其所謹者而中之并與其所忽者而竊之此其為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銓選果止於謹小法而已則一吏執筆而有餘也又焉用擇天下之賢者以為尚書侍郎也哉則吾之所以任尚書侍郎者殆不止於謹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責大體使夫小法之有所可否而無繫於大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以不失夫銓選之大體而不害夫法之大意天之春温而秋凛也春豈無一日之熱哉亦不失四時之大體而已責大體而略小法則不決於吏而吏之權漸輕吏權漸輕然後長貳之賢者得以有為而選法之弊可以漸革也

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廬陵人第進士官拜左丞相益國公

賜奉國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士銖上表再辭免加食邑食實封不允仍斷來章批答明州

為奉國軍

省表具之朕甚重爵賞不輕假人以卿紃合宗盟相子肆祀既均帝澤乃益爰田爰田謂以田換易也左傳爰田注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古有執膰祭餘之肉曰膰左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以親同姓義無可避豈必再辭

賜威武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李顯忠辭免加食邑食實封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福州為威武節度

朕以誠敬事天天以祉福遺朕思與文武之士同此慶成之恩而鄉典司羽林漢武帝初置羽林象天有羽林星主車騎拱護鑾路衆無譁敬周頌不吳不敖傳吳譁也雙云不諠譁不敖慢也人服簡稽賦邑雖多眠功為當再辭過矣其懋承之

賜尚書右僕射虞允文上表再辭免轉左光禄大夫特封成國公加食邑食實封恩不允批答

允文乾道五年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兼樞密使

省表具之朕若稽帝舜期盡事親之道亦惟有若皐陶之臣左右厥辟率作興事濟登孝治乃者制禮作樂交舉典冊慶成之日天人並應温温其和熙熙其春時乃之功惟朕以懌胙封命秩疇不謂宜卿辭雖堅命弗惟反且君猶元首臣猶股肱一體相須何適非均其尚喜哉共此樂只

賜參知政事龔茂良上表再辭免進太上日歷

特轉兩官依例加恩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

答龔茂良淳熙元年十一月
參知政事三年六月罷

省表具之朕觀堯典所記皆堯德也孔子乃繫之虞書非以鋪張揚厲至舜而後備歟當是時又有伯益諸臣於七十載巽位之後舉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之德而申述之至今堯言布於天下者舜君臣歸美之力也如朕涼菲固不敢自比於重華而太上功烈壽躋視放勳蓋有光焉然則成書千卷實為大訓不在此時乎卿以貳政之臣效伯益之贊疊陛階秩顯荅儒猷公論謂然何

引避之堅也所辭宜不允

賜顯謨閣直學士左朝議大夫知潭州沈介乞

守本官職致仕不允詔元符元年建閣藏神宗御集名顯謨閣靖國元年詔以顯謨閣為熙明閣置學士直學士待制尋復舊名崇寧三年圖熙豐功臣形於顯謨閣政和六年置直閣

卿以剛毅之資通明之略鎮臨一道威望隱然當今謀帥未有能越卿者也胡為引疾遂致為臣年至耶力不足耶卿何詞之切去之果也夫卑濕重腫腫足腫下重也○直類切江南之常獨長沙乎其思膏精神宣底滯靖共介福何恙不已爾庸既茂方且圖之所請宜不允

賜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知福州陳俊卿

乞改除一在外宮觀遣差不允詔俊卿相孝宗以乾道二年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

朕待舊弼之禮甚厚擇帥守之任甚艱屬者以四手石之重俾卿畫錦而歸豈特敬故保庸合周官八統之馭

周禮太宰之職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二曰敬故三曰保庸注云敬故重故舊也保庸安有功者亦惟七

閩父老子弟知吾以相臣為鄉郡之寵俊鄉興化人知福州故云鄉郡庶幾歌恙告語勉於為善則一道雖遠可不勞而治也謂體此意往綏厥官引疾之章胡為遽上傳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況我潛藩之故舊乎鄉未可以家食也

科舉詔

勅門下朕惟四術以造士三年而興賢崇化厲俗未有或先於此者粵予涼菲寡鬓雋郡國詔書凡五下矣期無愧於前聞庶有補於當世此豈為虛文也哉興言大比今復其時乃飭攸司申諭朕意其各以賢能之書來上朕將親策於庭使在吾選中皆足以明章治教振宣事功豈惟予一人以寧時爾多士亦與有無窮之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幸學詔

勅昔我藝祖肇造帝室禮樂征伐猶未皇暇乃開基之日首幸國學越二月又幸既宏先聖先師之宇復審象而為之贊本源治道厥有深旨然則掃五季之陋削諸侯之僭垂萬世之統不在斯文乎列聖相承遂為家法太上中興開設學校乘輿臨幸儒術益光肆朕纂圖儲精稽古憲章祖述夙夜不敢忘爰以仲春謁見先聖躬釋菜之禮闡中庸之議臣工列侍多士濟濟洙泗遺風儼然在目朕甚嘉之明時訓辭尚迪朕志夫孝於事親忠於事君學之本也業精於勤行成於思學之序也聖賢復起不易斯言子大夫其念哉當為君子之儒毋慕人爵之得使子尊德樂道之心著化民成俗之效行光於祖宗對於慈訓斯無負於樂育在汝等勉之而已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利州觀察使韓彥直辭免除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恩命不允詔彥直世忠子孝宗乾道七年授都統制

賜西平郡王李晟西平有子謂懇也辭免將門擇將自昔然矣惟乃先正謂世忠此柳宗元所作平淮夷雅之辭西平謂著勳烈於王室世選爾勞庶其在茲矧卿智略聲猷見

於總賦之日 彥直爲戶部郎官主管左曹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明年奏計四倍於昔拜司農少卿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勉圖功名安用辭避

賜觀文殿大學士左正議大夫知紹興軍府事蔣芾乞檢會前奏除一宮祠不允詔孝宗朝邊事結上知不數年致相位孝宗欲大舉恢復朝論不同會芾母卒密旨使芾決之芾以言天時人事未至拂上意服闋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

卿去歲以來數移病告珍臺閒館朕非有靳於卿也顧會稽輔藩徒得君重凡可以損公上之須應州家之用者請奏朝聞免符夕下卿既治之矣獨不能爲朕少留惠此一方乎昔汲黯多病臥閨歲餘而東海大治漢書黯爲東海太守多病臥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卿之啟處視黯何如乃必欲還郡戴耶所請宜不允

賜虞允文辭免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進封華國公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詔

朕以涼菲尊臨王公士民之上嘗懼歲月逾邁志勤道遠故妙簡忠良光輔不逮以卿碩德冠於當世淵謀合乎古人參稽師虞付以國政內之安百姓外之撫四夷上之調陰陽下之振法度朕既惟卿之聽卿亦惟力之竭也官名肇正就陟上台庶言允詣豈必辭遜且大勳未集德化未成誠當今之急務卿當力啟朕矣得不自任以天下之重紹乃辟於三代之隆乎安分知止蓋衆人之事丞相奚爲及此也所辭宜不允

賜草王劉珙允詔劉珙子羽長子子翬從子除資政殿學士知荊南府湖北安撫使丁繼母憂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荊襄安撫使珙累上奏懇辭詔聽終喪

賜觀文殿學士大中大夫知建康軍府克江南
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劉珙乞差在外宮
觀不允詔淳熙二年珙知建康軍復進觀文殿學士
昔君陳畢公咸懋厥德尹鑫東郊惟成暨康既已膺保
多福而彼二臣亦俱享永世無窮之聞著在簡册朕心
嚮焉今之秣陵周之洛邑也以卿閎才碩德嘗踐股肱
之任故命居守庶幾前人簡修進良別慝癉惡三載如
一顧憂以寬論年齒則未高語節宣則無爽寧容均佚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鑑卷五十七 四八
咈我注懷益固爾休冀京師并蒙福也
賜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克醴泉觀使侍讀永國
公史浩乞休官不允詔史浩隆興初為相以與張浚論用兵不合
出知紹興尋與祠淳熙初除少保觀文殿
大學士克醴泉觀使五年復為右丞相
惟我祖宗禮遇故老內祠經席便於咨詢而一時宗工
宿儒亦罔不心在王室至有請觀而願留者上下之間
交致誠敬朕甚慕焉乃者起卿於故鄉待卿以優禮蓋
術是道庶還舊章卿既以昔賢之心為心為朕肯來尚
詢黃髮則罔所愆閱歲方新豈容遽去善養老者朕方
追西伯之風以為已歸卿當法太公之義所請宜不允
賜奉國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王友直乞除
一宮觀遣差不允詔王友直詣兵法淳熙元
年總殿步司尋進
殿前都指揮使
年授奉國軍節度使四
卿夙以公勤入衛王室雖周廬千列實賴訓齊然未有
出征遣戍之勞也大昕造朝日將出之時也禮記大昕鼓徵山立俄頃
過此以往無非奉甘旨侍藥石之時何待奉祠始云將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鑑卷五十七 四九
母況堅忠孝必獲助於幽明詔音屢頒豈不予聽所請
宜不允
賜朝散郎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齊慶胄辭
免除禮部侍郎恩命不允詔
舜雖以三載考績三考陟明然伯夷典禮后稷典樂實
未嘗易所謂陟者殆進其位序加其爵服而已卿以璣
婺委望通才奧學而朕簡擢累年於茲位臺屬亞奉常
佐宗伯凡郊廟之祭祀禮樂之情文或糾正其儀或討

論其事俾子一代制作不愧於古時惟汝嘉真拜貳卿庸宿其業服章著定寵渥俱隆師言允諧古誼亦協無煩多避往即欽承所辭宜不允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八目録

宋

胡宏
祭祀郊社

鼎象百物

劉子翬
曾子論

朱松
上李丞相書

送程復亨序

羅願
淳安縣社壇記

程大昌
象刑説

范浚

悔說
彭龜年
戒聖性傷急疏
劉光祖
論朋黨疏
陳傅良
進周禮說序
文王論
陸游
與尉論捕盜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八目錄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八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胡宏 字仁仲安國子以廕補右承務郎學者稱五峰先生

祭祀郊社

成身莫大於禮禮莫重於祭祭祀之禮所以立吾誠也

鬼神之為物非他即吾之誠是矣王者繼天而為之子獨主萬化故祭天於郊祭地於社祭名山大川五祀各於其方後世禮樂失傳論者不本於性命故秦禮八神以求仙人一曰天二曰地三曰兵四曰陰五曰陽六曰月七曰日八曰四時漢祠太一求神仙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是皆不知鬼神之情狀方士家妄作儒者不取也及歷考儒者論祭天地之禮於天則有昊天上帝有五方帝有感生帝夫上帝不可以有二王而

天可以有七帝乎於地則或立方澤或立方丘或立北郊與天敵體是猶家有二主也且子事父母父在為母齊衰期儀禮喪服篇曰齊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履期者父在為母不敢敵其父者尊無二上故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崇地以抗天乎是故夫獨制義於其家而家道正矣君獨出令於其國而天下定矣天獨健而無息地道順承而無成而太極立矣王者以父事天立誠而精一其德故兆於南郊掃地而祭者昊天上帝而已天言其氣帝言其性也社祭土所以神地道也名山大川者寶貨財用之所出而四方之所依據也五祀者穀與水火金木也人所日用莫過五材不是之報而顧報行與門戶舉失輕重豈禮也哉禮之所貴貴其義也是故王者祀天以柴燎牲使氣上達語其精神則謂之禋語其感格則謂之禋語其方兆則謂之郊指事異名其實一也周禮乃專以禋祀歸之上帝以實柴歸之日月星辰以槱燎歸之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實柴實牲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實柴實牲於柴而燔之也槱燎燔柴升烟以達其誠也不以日月星辰一於天而以柴燎分為三多見其妄也又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歆私意傳會不得與易詩書春秋比也言周官一書乃劉歆偽撰多以私意傳會不得與易詩書春秋並列為經

鼎象百物

史載秦滅周九鼎入於秦自是不復見左氏以為鼎者圖象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者也愚竊以為誣矣何則魑魅罔兩自古不以為天下患惟鄙夫鄙婦則或言之搢紳先生不道也王者協於上下以承天休乃以此為事而庸鑄之於鼎乎然則禹所鑄者何也始除洪水之害別九州之分野差土田之高下定貢賦之式度立井田封建之經界盡一時生養斯民之道矣故又鑄於九鼎以為萬世準繩榮有啓德而遷於商商紂暴虐而遷於周如此其重也春秋之時晉鄭鑄刑書則知古人創立制度欲傳遠久者必於鼎矣秦方廢井田開阡陌除封建置郡縣滅先王之迹焚及簡編況鼎著明制

度章章堅大之器乎秦不沈之於伊洛必淪之於瀍澗矣始皇百不資於先代而無故求周鼎於泗水則其欲詭惑天下之意可知矣漢興去古未遠易曰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解卦彖辭高祖父子兄弟知無所往之利而不知來復往夙之吉侵尋至今茫茫禹迹法度盡廢上不仁其身民各私其有不均不平不正不定暴虐無告寃陷困窮爭鬬滋起獄訟繁多皆此之由也孰能居其位而仁其民博諮於天下求所以正諸

劉子翬字彦冲父韐死難除通判興化軍辭歸與胡寔劉勉之相得所與遊皆海内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朱熹告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

曾子論

孝為百行之宗行純則性通行虧則性賊二者常相因焉本同故也孝以敬為本而敬者修性之門也自天子達於庶人孝之事雖不同同本於敬事親而不敬何以為孝乎成百善戢千非惟此心而已敬心而發孝於其親矣推於兄弟恭而友者是其應也推於夫婦和而順者是其應也推於朋友恭而睦同而信者是其應也推於事君治人忠而恕廉而勤者是其應也是數也一不應焉非孝也借曰孝焉敬心必不純也海之支流必鹹玉之棄屑必潤中存是心發無不應也是知孝子之心萬慮俱忘惟一敬念而已視如對日星聽如驚雷霆食如盤誦銘寐如几宣蔵坐如立記過之史行如隨紏非之吏不期肅而自肅焉念之所通無門無旁塞乎天地橫乎四海莫知其紀極也昔人有發塚而夢通黿指而心動者在其知覺中有如影響至於鬼神之秘禽魚之微草木之無知皆可感格非譎異也自然也敬心既純大本發露虛明洞達躍如於兢兢肅肅之中此至孝之士所以行成於外而性修乎內也曾子之孝孝也立身揚名惟此一節而於聞道最為超詣死生之際粲然明白蓋由始則因孝心而致敬終則因敬心而成已驗其平日服膺念茲在茲而已啟手足則見於戰戰兢兢之時發善言則存乎容貌辭氣之際皆敬之謂也蕺

經所記奧義甚多首文三語已盡其要學者非弗知也然皆有愧於曾子者行之弗至也恭於昭昭者孝之名也謹於昏昏者孝之實也求其名匹夫匹婦能焉核其實聖人以為難矣曾子曰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斯須之敬人能勉強至於能安能卒非確然自信毅然必為未有能樂其常而至其至也此無他疑情未除也學者之害疑情為大彼窮搜博覽惟恐不聞者疑情未除也朝諮夕叩請益不休者疑情未除也朝聞易移則不能行其所知二者交亂其間方且以禮法為拘囚專精為滯著求其有始有卒難矣曾子遊聖門最為年少夫子一與之言道唯諾而已夫豈有毫髮疑情哉宜其成就魏公魏度越諸子矣

朱松字喬年嚴州婺源人中進士第官至司勳吏部郎爭和議忤秦檜出知饒州未上卒

上李丞相書　李丞相即李綱

某聞今世游談論說之士未嘗不以人材不足為患某獨以謂今世之所患者非乏材也君臣之大義不明於天下而學士大夫闕於狥國死難之節豈非今日之患甚急而至大者歟蓋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謂天下之大戒譬如有生之類食息呼吸於元氣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死先王設為禮樂政刑所以維持者甚備而夫子孟軻之徒道既不行於天下退而與其徒講說論著丁寧深切至矣遺澤餘風被於末世時有一節之士力為奇詭絶特之行鼎鑊在前刀鋸在後攝衣而從之不啻若牀第之安亂臣賊子斂手變色莫敢肆不義於其君豈特苟輕其生以立區區之私意而已哉蓋深畏夫君臣之義廢則為人上者不能一日保其天下國家生民之禍豈復有烈於此者乎夫惟今日之勢將御天下之智力以除寇讐而安國家必務明君臣之義以厲天下使天下嚮應景從奮不顧死以狥王室則必有大臣焉以倡之建安初曹公奉天子都許披荆棘而立

朝廷海內之士爭出所長以叶成謀主豈復有漢室也哉於斯時也諸葛孔明推藏誠畝之間視士之輻輳於魏者不啻若臭腐腥羶之在前方掩鼻疾趨而過之惟恐其浼已而見汙焉一朝得豫州決策立談薰取暗弱倡大義於天下祀漢配天而大敵震動廣明之亂僖宗入蜀大盜據宮闕唐僖宗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帝走興元生民靡爛四海蕩覆藩鎮勤王之師愕怡相顧皆意唐室不復振逡巡而左次者相望也王鐸為諸道都統檄書所至霆擊風馳壯士增氣王處存李克用之徒決死力戰惟恐居後遂夷大盜克復京師義成節度使王處存鄭長安失守舉兵入援沙陀李克用亦舉所部萬人赴之中和三年克用破黃巢復長安今夫生民以來尊君戴上之心與生俱生未有知其所以然者不幸淪於久衰之俗刼於積威之餘既久而其氣索然以憊則雖有可用之材布滿於天下而不能有所濟有一人焉命世之傑者鼓動而風厲之則天下之中材皆可以立事故孔明王鐸皆當王室之衰而各能有所成就世徒見其功烈之盛謀

謀之偉而莫知大本所在在於倡君臣之義以立士大夫狥國死難之節而已有宋之盛萬里一姓垂二百年一時人材尺寸短長皆得自効而賢知妄庸雜處於其間皆可以安坐談笑而取富貴其於士大夫可謂無負矣頃者京師之變金人輕去巢穴犯吾國都其勢至逆也四方按兵相視莫肯攘袂爭先以決一旦之命而塗地之餘狥死貪生交臂以事寇讐者非失職不逞之徒皆與謀帷幄而柄廟堂者也大義不明而風節淪喪自開闢以來亦有甚於此者歟則夫明君臣之義以厲天下必有命世之傑焉以倡之非僕射吾誰望邪恭惟僕射相公始為史官政和中綱為起居郎左史之職也方朝廷以言為諱指陳闕失姦諛震動遂得罪以去又歸而為侍從宣和元年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七年入為太常卿當宗廟社稷危疑阽杌之際不動聲氣親決大策庶幾於再造王室矣至靖康建炎之初羣邪並進爭為誤國之計以售其姦獨僕射所建白皆天下國家所以安危大計至今焯然在人耳目非徒其

言不用又放竄而濵於死且身雖流落而益尊食祠官之禄建炎元年綱罷左相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優游江海而望益重身去朝廷無殺生賞罰之柄而天下之善類有戮力王室之志者皆以為歸自非深明先王所以維持天下之道與夫子孟軻所丁寧深切者其孰能至於斯歟某江南匹夫爾跌宕塵埃少所合於世今也樂道僕射之德業風義以風曉當世矻矻而不知止以求齒於賓客之末抑將考質舊聞而求策其所未至若夫慨令援古飾説獻諛以希一日之睠豈獨某所不為亦豈僕射所望於天下之士也哉

送程復亨序

廣平程某復亨為余外兄從余游於閩者二年余語以安逸憂患知之詳矣將歸省其母及其祖母其可以無言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親喪三年未葬則何服子思曰三年而未葬則服不除也故告之一曰葬吾舅而後加吉服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曰喪不欲其速貧若是其急也故告之二曰葬爾居以寧爾親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植之榛莽則與之靡然故告之三曰非爾父之類者勿親也江出岷山自荆之楚汪洋千里而至於海者大川三百小川三千以為之助也故告之四曰廣學問以資見聞傳曰晏安鴆毒不可懷也君子非獨惡懷安之敗名惡其敗性也故告之五曰勿懷安禮曰男子生則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志也夫不貲之軀豈其浮沉鄉里而名不稱故告之六曰無忘四方之志夫齊之善味者淄澠之合能辨之齊易牙能辨淄澠之味淄澠之合均是水也子歸矣他日執經而來問予能入於常流而不變其味乎尚能為君辨之

羅願字端良博學好古法秦漢為詞章高雅精練朱熹特稱重之有爾雅翼二十卷

淳安縣社壇記

士有出於五帝之世而見祀於今禮有隆於三代之時而不廢於後此不惟其人可尊其誼之所該者至深遠

矣蓋自去古既遼五帝之臣其傳者無幾而高陽氏之
土正有虞氏之稷官世獨相與社而稷之見於屐禽史
墨之說國語屐禽曰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左傳蔡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后土為社其禮壇而不屋墀而不熟有俎豆而無林
器又皆商周之舊典上下數千年嗣不敢有所變豈可
以不知其故哉先王之治本於誠惟能致知以通之故
其遇事無精粗表裏之異知土穀者民情之所重而社
與稷實司焉則自丘民以上隨其所在封而事之天子
以建諸侯而諸侯以有其國君民之情如此其同也以
其生有平土植穀之能灼知其精神死不泯滅屬之以
雨暘寒燠之事無不得其所欲天人之際又如此其不
異也因其沐浴齋宿登降薦徹者有為人下之道則從
而訓民以為事君之法因其水旱有變置之說而諸侯
之不職者亦不得免焉則等而施之以為馭臣之法一
歲之間春以出火禮記郊特牲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蘭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秋以卜稼周禮鼅師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疏謂秋祭社之日也冬以息老周禮蜡章
國祭蜡則歛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物老者萬物助天成歲事至則老故祭以息之也有屬民讀
法之事周官地官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有用幣挋變之事
左傳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代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註社位上公故用幣以請救其或不得已
而用民於兵小則受成而行師左傳師師者受脤於社大則釁主
而出境周禮小宗伯若大師則立軍社奉主車軍社社主也有功獻於是周禮大司馬若
師有功則先愷樂獻於社有罪戮於是夏書甘誓不用命戮于社比如家人父子
之出告反面而從事於其內庭非以是為希闊之典而
行之也且重民之居而敬其食故其俗生厚而不遷明
命有功者而祀之故其民端慤而不鬼因物之常而寓
其教訓故令行禁止而風俗成民日見上之親已而所
施又無悖乎四時之序是以其上易為而其神易福也
嗚呼古之求於社與稷者其詳如此非固欲神之而已
蓋知至意誠無精粗表裏之異則散於事者可以知其
政而寓於政者可以觀其禮此所以為不貳也後世與
民相接者至簡矣惟其治財聽訟施於官府者然後以
為政初非殺於社而降之若是者神固無與也里中之

社喧囂而醉飽惟其習儀蔵事存於有司者然後以為
禮鷄鳴而行事未明而瘞若是者民亦不知也且夫耳
目之所不接而欲變化其心術已不可得況所謂出火
之早晚與來歲五種之宜否所息之物所捄之變則其
説既古矣兵農已分而師祭者遷矣是後世之求於社
與稷者甚略也然據其存於今日者而尚論其故則其
人蓋五帝之佐而其禮乃三代之舊生人之類所以得
相收至今者賴其力為多而前世祀禮之僅存者此而
已故猶相與守之而學者尤樂道之云爾長樂陳君曄
來為淳安縣方是時議者以州縣社稷壇壝多不葺詔
長吏修築守護月檢察之君於是即縣西二里故所謂
社稷者并風雨雷師之壝更伐石治之且為屋者三以
待事築墻七百尺而外閎之淳熙七年二月中戊既成
而祭請記於願願為之言曰夫壇壝之費可能也長吏
始至親謁而視之使者行部察修飾不如儀者此又甲
令之所有也令明著之而吏或不務何哉彼其心私以

為迂遠於事情況欲推古誼以合之民事以稱國家命
祀之意乎有以知其難也君考之五世從祖樞密直學士
以經行名當世始為仙居令過社稷孔子廟必下而趨
故君因上之命而知奔其事願雖不識君然聞其聽訟
平恕修學校治橋道溝渠又勸大戶出田為義役類有
意於民者因為推攷古社稷之誼以令之良有司為將
有取乎此也

程大昌 字泰之 徽州休寧人 登進士第以龍圖閣學士致仕 篤學於古令事廉不考究

象刑説

舜典曰象以典刑皐陶曰方施象刑惟明是唐虞固有
象刑矣而去古既遠説者不一苟況記時人之語曰象
刑墨黥搔嬰共艾畢對對履殺赭衣而不純也漢文帝
詔除肉刑曰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
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武帝之策賢良也亦然白虎
通曰白虎通漢班固所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
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髕者以墨蒙其髕象而畫之犯

宮者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凡此數說者雖不能歸於一要其大致皆謂別異衣服以媿辱之而不致於用刑此遠古而譌傳也禹之稱舜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特不殺不辜爾未嘗去殺也怙終賊刑故無小是豈嘗置刑不用哉戰國之時未經秦火已謂象刑者示辱而已無所事於刀鋸斧鉞也荀況既知其不然而亦不能別援古典以當其有無特能推理以辨而曰以為治邪則人固不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此數語者雖堯舜復出無以易也楊雄曰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不勝者卓矣不勝言不勝任而鼓怒也雄以肉辟始夏則真謂堯舜之刑無刀鋸斧鉞矣此蓋漢世之所通傳故文武二帝詔語亦以為然也肉刑之制孔頴達輩集會傳記皆不能知其所起然而劓則豽黥苗民固已有之帝舜斥數其虐特以不能差罪而遂至於淫用爾則肉辟所起豈復待夏后氏之世哉且舜之刑五服五用舜典五刑有服皐陶謨五刑五用哉服謂服其罪明有所施而此時未有笞杖徒若無肉刑其閔罪而五服之法服罪而五用其刑以何器具而行其論決哉況象刑之次每降愈下有流鞭朴撻若謂象刑止於示辱則是正麗五刑者反可以異服當刑而惡未入刑者乃真加之流鞭朴撻焉是何其不倫也然則象刑云者是必模寫用刑物象以明示民使知愧畏而可他求泛說哉弟世言象刑者不究其本而直謂畫象可以代刑則人不信爾夫子之言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莊周曰匿為物而愚不識見徐無鬼篇皆咎世之教飭無素者也蓋周人布刑象之法大司寇垂之象魏周禮大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懸刑象之法於象魏象魏雉門也小司寇宣之四方則既詳矣猶以為未也則有執木鐸以警者執旌節以達者屬民而讀書五棁於門廬者諭刑罪集會傳記皆不能知其所起然而劓則豽黥苗民固已有之帝舜斥數其虐特以不能差罪而遂至於淫用爾則肉辟所起豈復待夏后氏之世哉且舜之刑五服五

用舜典五刑有服皐陶謨五刑五用哉服謂服其罪明有所施而此時未有笞杖徒若無肉刑其閔罪而五服之法服罪而五用其刑以何器具而行其論決哉況象刑之次每降愈下有流鞭朴撻若謂象刑止於示辱則是正麗五刑者反可以異服當刑而惡未入刑者乃真加之流鞭朴撻焉是何其不倫也然則象刑云者是必模寫用刑物象以明示民使知愧畏而可他求泛說哉弟世言象刑者不究其本而直謂畫象可以代刑則人不信爾夫子之言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莊周曰匿為物而愚不識見徐無鬼篇皆咎世之教飭無素者也蓋周人布刑象之法大司寇垂之象魏周禮大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懸刑象之法於象魏象魏雉門也小司寇宣之四方則既詳矣猶以為未也則有執木鐸以警者執旌節以達者屬民而讀書五棁於門廬者諭刑罪集會傳記皆不能知其所起然而劓則豽黥苗民固已有之帝舜斥數其虐特以不能差罪而遂至於淫用爾則肉辟所起豈復待夏后氏之世哉且舜之刑五服五

然天地間不能無此聖人範金肖物著諸鼎以示之則山行草菱者知畏而預為之辟也此其鑄鼎象物之意與畫象而期不犯之意同也夫謂衣冠之為象刑固不足以得其實矣而亦不無所本也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鄭玄因有弗使冠飾之文而遂用以證寔其語曰不冠而著黑幪若古之象刑也夫象以典刑揆諸舜典則在流贖之先而加桎梏去冠飾質之司寇顧在五刑糾慝之外設使其制誠嘗輔以為過者七矣且古人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成刑以行則不過若畢命之殊異幷疆也秦人之赭衣徒隸也漢世之胥靡旦舂也本非正在用刑之數則安可以刑餘之輕者而證古制大典也哉且夫舜命臯陶作士而授以制刑之則類皆差五刑而五其服即五服而三其就三就大辟棄之於市宮刑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凡所以測淺深慕嚴密無不曲盡而槩謂示恥可以去殺固無惑乎後世之不信也於是結繩理暴秦之緒干戚解平城之圍遂為迂左者之口寔抑不思有太古之民則結繩雖簡豈不足以立信有舜禹之德則干戚非武亦豈有不能屈服強梗之理哉是畫象者可以昭愧畏而非以致其媿畏也欲知畫象之為刑助其必循本以觀乃有得哉

范浚字茂明蘭谿人嘗舉賢良方正以秦檜當國不赴閉門謀學學者稱香溪先生

悔說

傳有之曰日悔昨月悔朔至哉古人之善學也夫人非堯舜不能每事盡善誰無過者惟過而悔悔而改則所以為過者七矣且古人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成湯悔故改過不吝太甲悔故自怨自艾仲尼悔故曰於予與改是顏淵悔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子路悔故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夏悔故投杖而拜曾子曾子悔故曰我過矣我過矣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也詩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大雅抑之篇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復初九之辭悔非無過者也求寡過者也求寡過則終無過矣悔其可已乎然子所謂悔者非必失諸言行而後悔之為悔也過生於心則心悔之勿復失諸言行

而已矣過不知悔悔命之曰愚悔不能改命之曰愎改而憚焉命之曰吝愎與吝悔之賊也過益過者也日月之食或既或不既食之所止明即復焉悔而改改而不吝天之道也改過而吝者違天而狥欲者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使成湯改過而吝非化也是故欲寡其過者遽伯玉之悔至於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見莊子徐無鬼篇亦由悔而化耳悔而改改而不吝化之道也悔其可已乎

彭蘅年字子壽臨江軍清江人登進士第以待制實謨閣致仕蘅年學識正大善惡是非辨析甚嚴自偽學有禁獨於閭落書益加涵泳益始終特立者也

戒聖性傷急疏

臣聞人主莫大於理情性理情性而王道畢天下可得而治矣昔漢元帝即位之初匡衡首以此為言曰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夫治性繫於人主而衡乃及巧僞之徒者蓋正直之人知君性之偏則以為懼從而救正之巧僞之人知君性之偏則以為喜從而逢迎之故欲治性者必知天欲知天者必知人若能知巧僞之人而不為其所惑則性可得而治矣如衡可謂知言者也陛下聖性質直至誠無僞此三代令王之所難得而漢唐以來賢主之所未有者唯是傷於太急書稱舜曰御衆以寬大禹謨稱湯曰克寬克仁仲虺之誥寬於急為對者也君德尚寬則急非君德矣舜湯稱寬則急非舜湯所尚矣蓋言急則難信行急則難久令急則難從政急則難繼此安可不戒臣竊觀陛下自臨御以來每事從容唯近日進退人材之際微傷於急則人已不安矣及察其黜陟先後則若有成畫操縱取舍則若有機數傷急之中又損陛下質直之性臣恐有巧僞之徒誤陛下也臣嘗敬讀舉官之詔曰不植黨與此言何為有哉此必有所自矣自古小人欲空人之國者必進朋黨之說陛下亦記潛邸所講元祐紹聖之事乎夫能言人之黨者此人必有黨但欲黜君子之黨而後其黨始可進矣陛下臨政未兩月而小人已能以此惑陛下則必是

因聖性之急耳急則輕信輕信則易惑易惑則小人之計行矣臣願陛下自此遇事毋臨之以急而寬以察之有如聰明必能照見情僞則知近日之舉為是為非當不待辨而自判矣

劉光祖字德修簡州陽安人登進士第官至顯謨閣直學士論諫激烈屢忤韓侂胄爭僞學之禁

論朋黨疏光宗即位光祖遷殿中侍御史入謝因奏言

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大臣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為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慶歷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疏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嗟乎以忠諫為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履位之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拱而治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為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中間善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微累天日之清明往往納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懟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事勢至此循默乃宜循默成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幾聖心豁然永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復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

陳傅良字君舉溫州瑞安人登進士甲科官終寶謨閣待制傅良為學自秦漢三代而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搜於極而後已

進周禮說序

王道至於周備矣周之作誥曰上下勤恤惟曰我受天

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商歷年名語之辭處心積慮蓋庶幾蕭夏商之祚詎於暴秦略如其言是道惟孔孟知之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孟子亦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是故合族以五世自夏商用之至周則繫之以姓而弗別雖百世而婚姻弗通諸侯以五服自夏商用之至周九州之外猶以為夷服鎮服蕃服世一見嗚呼備矣後之傷今思古之士往往謂周文弊學者尚論三代要當折衷於孔孟耳夫天命之難諶非兢畏不能有也人心之同然非惻隱不能懷也文武成康積行累功之勤誠有見於此者讀書至刑人殺人剿刧人語見康君臣相勅慥敬慥懼服念詰教至於旬時至於再三讀詩南雅羣臣嘉賓兄弟朋友故舊戍役之際徒一觴豆皆深致其好備禮盛樂以后妃之尊猶知以酒醴勞慰行役僕馬辛苦夫苟燕樂之即詠歌嗟歎之不足夫苟刑戮之即戰戰焉有憂色此非有利為之也畏天命焉耳即人心焉耳嘗緣詩書之義以求文

武周公成康之心考其行事尚多見於周禮一書而傳者失之見謂非古彼二鄭鄭玄鄭衆諸儒崎嶇章句窺測皆薄物細故而建官分職闕於盛衰二三大指憖晦弗著後學承誤轉失其真漢魏而下號為興王頗采周禮亦無過輿服官名緣飾淺事而王道缺焉盡廢恭惟本朝純用周政千載一時爰自藝祖不忍役一夫之力而養禁旅不欲使天下一吏得以專政而罷方鎮制度文為雖非周舊而深仁厚澤意已獨至肆我列聖浸以寬大任子及於異姓元祐三年定宰臣執政遇郊許奏蔭本宗異姓親各一人取士及於特奏開寶三年詔禮部閱貢士及十五舉當終場者得一百六人賜本科出身謂之特奏名恩例養兵及於剩員太祖建隆二年詔殿前侍衛二司閱所掌兵揀其驍勇升為上軍老弱怯懦置剩員以處之甚者汙吏有斂復重辟有奏裁論議之臣每不快此而國家世守重於更定蓋周衰雖千載而詩書之意於是焉在豈不盛哉熙寧用事之臣經術舛駁顧以周禮一書理財居半之說售富強之術凡開基立國之道斲喪殆盡而天下日益多故老生宿儒發憤推咎以是

為用周禮之禍抵排不遺力幸以進士舉猶列於學宮至論王道不行古不可復輒以熙寧嘗試之効藉口則論著誠不得已也故有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説各四篇而為之序如此

文王論

吾於書得聖人之人於易得聖人之天堯舜之典直而大湯武之誓曲而重伊尹之訓峻厲周公之誥優柔聖人之事亦略盡矣蓋至於易古之聖人迫之而後應求極於文王文王之心見於易然後喟然嘆曰天下之難之而後得者吾聞之矣迫之而愈不動求之而愈不可得者吾未之聞也於此得文王之天且天下之不能謝者時也萬物之不能逃者數也日之夕也暝月之晦也晁露之朝也晞冰之春也泮其時至其數窮也固也彼天之雷獨何為其然耶方一陽之復五陰之剝也以理推之陰猶怙其盛而不却以遜陽陽有寖隆之勢而無忌於陰剝復之交則陰陽之相戰也雷之擊宜先於陰陽之戰而乃伏其聲於杳冥無用之表蟄跳踉叫號之物於不食不飲而不病以死之中又進而臨進而泰凡天地之間風之披雨之僤形不能自緘氣不能自秘而雷猶偃然文王取焉以重易之復而微其意於繫之辭曰出入無疾朋來无咎噫彼之數也宜出此之時也宜入天下之勢又方來而不容禦從而為之則於道虧卻而不為則於民病出入之交必有受其傷者矣犯出入之機而不傷雖朋來也而可无咎惟易之復也有之故用其至神伏其道而蟄其民謝適至之時而逆既窮之數噫禹不能避讙歌訟獄之歸湯不能使後者之無怨故禹而辭歸者弗受之也則天下必以為異湯而後死者弗恤之也則天下必以為忍夫使一人而有異禹之言而後禹從而聽之則人將以禹為要已使一人而有怨湯之言而後湯從而為之則人將以湯為要已夫如是則歸天下而不可以居是故禹不敢忍而後天下安商周文王也夷其明於虞芮

質成之後而避禹之所不能避化汝墳之婦人悲王室之如燬而無異心而使怨湯者無敢怨避禹之所不能避使怨湯者無敢怨而沒其身以臣於商迫之而不能動求之而愈不可得而天下之民率立武王而君之曰西伯之子也而不曰其要我也其厲我也噫禹湯猶人也文王其天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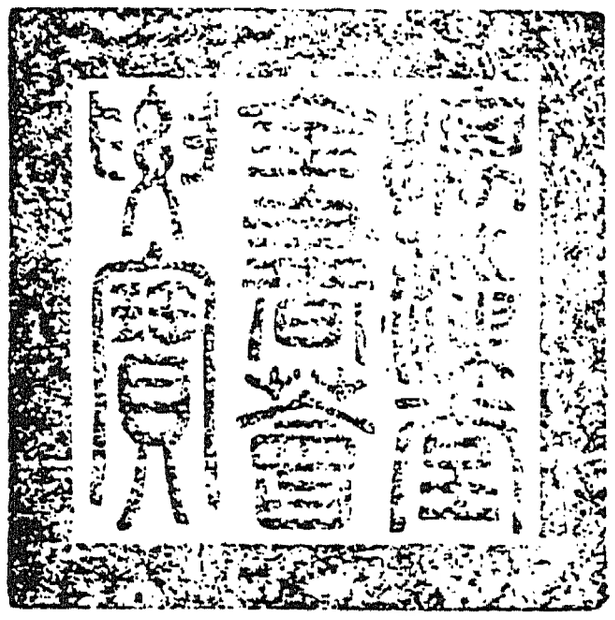
陸游字務觀越州山陰人賜進士出身以寶章閣待制致仕才氣超逸尤長於詩

與尉論捕盜書

某昨暮聞以逐盜遽出雖小事亦有難處置者此十許人皆負重辟相與竄伏山林中晝夜伺便小刼比官知之則已分散逃匿無次舍旗鼓可以物色求無偏裨部伍可以策畫破無糧可燒無巢穴可窮驟集忽散如鬼物然又實小盜官兵計其不能為甚害所以久不獲也今未言能萬一馴至大盜但無辜之民時時遭刼亦不可云細事方其刼時執縛恐迫計民之寃與遭大盜亦有何異今日偶見一退卒說此事頗若可采不敢效庸

人以非職事故默默不以告卒言此十許人雖出沒合散不常似難遽獲然晝必食夜必息得金帛必賣刼掠往來至近亦須行四五里豈有都無一人見之之理蓋自頃民言見賊官輒意其與賊通捕繫笞掠久之無所得始釋去是官自塞耳目為賊計則多為捕賊計則踈矣一二年來民間懲創此事雖與賊交臂而過歸家噤默不敢以語比鄰而況於告官乎故官兵動息賊皆先知而賊雖近在十步內官兵終不得知某思其言寔中事情亦嘗竊度之環三縣弓手土兵為人幾何逐捕十許賊連歲弗獲不可不思其故也四境無事秋稼如雲誰肯為賊囊橐者縱有亦不應人人皆然吾輩儒者當有大略願足下曠然無疑於胸中不當效武夫俗吏但知守故常也夫戰而獻馘自三代以來用之不可謂非古然近世至賊殺平人以為功靖康建炎間不勝其弊始更制凱還勿獻馘使將校列上功最而已縣是妄殺之禍十去八九然則三代聖人之遺法尚可改以便事

而況近歲妄庸者所為乎自今有言見盜者當一切慰
藉遣去即度其不妄或粗有補則又稍旌別之雖目前
未得力但使人人敢言見賊賊縱跡益露勢益窮慮遠
不過數月獲矣足下試熟策之秋暑夜次自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沈廷棟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九目録

集部

詳校官候補通判經歷臣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九目録

宋

朱熹

壬午應詔封事

辛丑延和奏劄二

戊申封事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二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九目録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九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松子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自熹去國始禁偽學日益急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其為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黃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為知言

壬午應詔封事時熹為左建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孝宗即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時為紹興三十二年八月

臣伏讀詔書有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斯民有休戚四海有利病並許中外士庶直言極諫者臣聞名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見名詁孟子之言亦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方今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歸向方切此亦陛下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因時順理乘勢有為之會也又況陛下聖德隆盛天下之人傳誦道說有年於茲今者正位宸極萬物咸覩其心蓋皆以非常之事非常之功望於陛下不但為守文之良主而已也然而祖宗之境土未復宗廟之讎恥未除我虜之姦謀不常生民之困悴已極方此之時陛下所以汲汲有為以副生靈之望者當如何哉然則今日之事非獨陛下不可失之時抑國家盛衰治亂之機廟社安危榮辱之兆亦皆決乎此矣臣愚死罪竊以為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也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也利害休戚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堯舜禹皆大聖人也生而知之宜無事於學矣而猶曰精猶曰一猶曰執者明雖生而知之亦資學以

成之也陛下聖德純茂同符古聖生而知之臣所不得而窺也然竊聞之道路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衡石之程秦始皇以衡石量書決事日夜有程衡秤衡也石百二十斤言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為程也不過諷詠文辭吟誦情性而已比年以來聖心獨詣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疎遠傳聞未知信否然私獨以為若果如此則非所以奉承天錫神聖之資而躋之堯舜之盛者也蓋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是以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將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畢照瞭然乎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黑白矣苟惟不學與學焉而不主乎此則內外本末顛倒繆戾雖有聰明睿智之資孝友恭儉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識不足以窮理終亦無補於天下之治亂矣然則人君之學與不學所學之正與不正在乎方寸之間而天下國家之治不治見乎彼者如此其大所繫豈淺淺哉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類之謂也蓋致知格物者堯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謂執中也自古聖人口授心傳而見於行事者惟此而已至於孔子集厥大成然進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筆之以為六經以示後世之為天下國家者於其間語其本末終始先後之序尤詳且明者則今見於戴氏之記所謂大學篇者是也故承議郎程顥與其弟崇政殿說書頤近世大儒實得孔孟以來不傳之學皆以為此篇乃孔氏遺書學者所當先務誠至論也臣愚伏願陛下捐去舊習無用浮華之文攄斥似是而非邪詖之說少留聖意於此遺經延訪真儒深明厥旨者置諸左右以備顧問研究充擴務於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國家之所以治者不出於此然後知恭儉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識不足以窮理終亦無補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閒而獨得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矣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跡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以陛下之明聖而

所以浚其源輔其志者如此其備則其所至豈臣愚昧所能量哉臣又聞之為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易之計而今日之計不過乎修政事攘夷狄而已矣非隱奧而難知也然其計所以不時定者以講和之說疑之也夫金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其不可和也義理明矣而或者猶為是說者其意必曰今本根未固形勢未成進未有可以恢復中原之策退未有可以備禦衝突之方不若縻以虛禮因其來聘遣使報之請復土疆示之以弱使之優游驕怠未遽謀我而我得以其閒從容興補而大為之備萬一天意悔過或誘其衷則我之所大欲者將不用一士之命而可以坐得何憚而不為哉隆興元年湯思退入相倡和議陳康伯周葵洪邁等皆上疏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為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按朱子上書時思退猶未相然當時已有持此議者臣竊以為知義理之不可為矣而猶為之者必以有利而無害故也而以臣策之所謂講和者有百害無一利夫議者所謂本根未固形勢未成進不能攻退不能守何為而

然哉正以有講和之說故也此說不罷則天下之事無一可成之理何哉進無生死一決之計而退有遷延可已之資則人之情雖欲勉彊自力於進為而其氣固已渙然離沮而莫之應矣其守之也必不堅其殺之也必不勇此非其志之本然氣為勢所分志為氣所奪故也故今日講和之說不罷則陛下之勵志必淺大臣之任責必輕將士之赴功必緩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悉其心力以聽上之所欲為然則本根終欲何時而固形勢終欲何時而成恢復又何時而可圖守備又何時而可恃哉其不可冀明矣若曰以虛禮縻之則彼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誠有謀我之心則豈為區區之虛禮而輟哉若而驕誠有憚我之勢則亦豈為區區之虛禮而示之以弱則我軍民得以休息為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按朱子上書時思退猶未相然當時已有持此議者臣竊以為非強而示之弱之謂也適所以使之窺見我之底蘊知我之無謀而益無忌憚耳縱其不來我恃此以自安勢分氣奪日復一日如前所云者雖曠日十年亦將何計

之可成哉則是所以驕敵者乃所以啟敵而自驕所以緩寇者乃所以養寇而自緩為虜計則善矣而非吾臣子所宜言也且彼撫有中原歲取金幣據全盛之勢以制和與不和之權少懦則以和要我而我不敢動力足則大舉深入而我不及支盖彼以從容制和而其操術常行乎和之外是以利伸否蟄而進退皆得而我方且仰首於人以聽和與不和之命謀國者惟恐失虜人之歡而不為久遠之計進則失中原事機之會退則沮忠臣義士之心盖我以汲汲欲和而志慮常陷乎和之中是以跋前疐後而進退皆失自宣和靖康以來首尾三四十年虜人專持此計中吾腹心決策制勝縱橫前却無不如其意者而我墮其術中曾不省悟危國亡師如出一轍去歲之事人謂朝廷其知之矣而鮮嚴未幾虜使復至彼何憚於我而遽為若是又欲以前策得志於我而我猶不悟也受而報之信節未還而海州之圍已急矣紹興三十一年七月金主亮南侵次年閏二月金使高忠建至臨安宋遣起居舍人洪邁往聘

且賀世宗即位遽未歸五月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進攻海州　此其包藏反覆豈易可測而議者猶欲以已試敗事之餘謀當之其亦不思也哉至於請復土疆而冀其萬一之得高宗遣洪邁賜以手劄曰彼若能以河南地見歸正復屈已亦何所惜　此又不思之大者夫土疆我之舊也雖不幸淪沒而豈可使彼仇讎之虜得以制其予奪之權哉顧吾之德之力如何耳我有以取之則彼將不能有而自歸於我我無以取之則彼安肯舉吾力之所不能取者而與我哉且彼能有之而我不能取則我弱彼强不較明矣縱其與我亦豈能據而有之彼有大恩我有大費而所得者未必堅也向者燕雲三京之事可以監矣宣和五年金人約宋共攻遼許宋山後六州宋得以收燕雲後二年金復取燕山長驅至汴宋以汴梁為東京河南為西京大名為北京南渡時皆入于金紹興九年金以三京歸宋次年復取之是豈可不為之寒心也哉假使萬有一而出於必不然之計彼誠不我欺而不責其報我必能自保而永無他虞則固善矣然以堂堂大宋不能自力以復祖宗之土宇顧乃乞丐於仇讎之戎狄以為國家臣雖不肖

竊為陛下羞之夫前日之遣使報聘以是為請既失之矣及陛下嗣位天下之望曰庶幾乎而赦書下者方且禁切諸將毋得進兵申遣使介告諭纂成之意繼修和好之禮亦若有意於和議之必成而坐待土疆之自復者遠近傳聞頓失所望臣愚不能識其何說而竊歎左右者用計之不詳也古語有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虜以好來而兵不戢我所以應之者常不免出於兩塗而無一定之計豈非所謂疑事也哉以此號令使觀聽

熒惑離心解體是乃未攻而已敗也欲以此成恢復之功亦已難矣然失之未遠易以改圖往者不可諫而來者猶可追也願陛下疇咨大臣總攬羣策鑒失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罷黜和議追還使人苟未渡淮猶將可及自是以往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綱紀厲風俗使吾修政事攘夷狄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以為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頂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遠近中外無不曉然知陛下之志必於復讎啟土而無玩歲愒日之心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強於是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此不過少遲數年之久而理勢得全名正實利其與講和請地苟且僥倖必不可成之虛計不可同年而語也明矣惟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至於四海之利病臣則以為繫於斯民之戚休斯民之戚休臣則以為繫乎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陛下以為今日之監司姦贓狼藉虐以病民者誰則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乎其既失勢者陛下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矣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然則某事之利為民之休某事之病為民之戚陛下雖欲闇之亦誰與奉承而致諸民哉臣以為惟以正朝廷為先務則其患可不日而自革而陛下似亦有意乎此矣蓋前日所

號名數君子者皆天下所謂忠臣賢士也所以正朝廷之具豈有大於此者哉然其才之所長者不同則任之所宜者亦異願陛下於其大者使之贊元經體以亮天工於其細者使之居官任責以熙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幹方之責明治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之各舉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圖天下之事使疎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邇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之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監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善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除又何足以勞聖慮哉苟惟不然而切切然今日降一詔明日行一

聽之美而已則亦何補之有況今旱蝗四起民食將乏圖所以寬賦役備賑贍業流通銷盜賊之計尤在於郡縣之得其人而其本原之地則又有在願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蓋天下之事至於今日無一不弊而不可以勝陳以獻言者之衆則或已能略盡之矣然求其所謂要道先務而不可緩者此三事是也夫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修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伏惟陛下因此初政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因時順理乘勢有為之會於此三言深加察納果斷力行以幸天下

辛丑延和奏劄二 淳熙八年浙東大饑王淮薦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凡七事此奏在其中

臣聞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塗判矣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

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其効至於治亂安危有大相絶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舜禹相傳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正謂此也臣嘗竊怪陛下以大有為之資膺受付託憂勤願治恭儉愛民二十年於此矣而間者臨軒慨然發歎乃或未免以治効之不進為憂因竊以是推之而得其説請昧萬死為陛下一二陳之夫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意於堂陛之上宴奥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為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為有守者隨其器能寘之列位使之交脩衆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

易者也人君察於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鑿於其間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為人欲私意之病其偏黨反側黠闇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姦僞讒慝叢脞眩瞀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恭惟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矣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或以庸陋嵬瑣不堪委寄或以朋比欺罔自速罪辜而陛下之心又本有前日權臣跋扈之疑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承順不違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清閒備驅使指曾覿龍大淵王朴甘昇等而宰相之權日輕既而陛下亦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又時聽外庭之論雖甚狂訐無所違忤意者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欲其有所忌憚而不敢肆於為惡陛下之用力則已勞矣而其翕張禽縱之機周防畏備之計又可謂無遺巧矣然而天下之勢終不免於偏有所重而治亂安危

之効又未能盡如聖志之所欲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辟側媚之態既足以盡心志其脊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則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策而先已墮其數中矣是以比來陛下雖欲微抑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其輕而姦者又借力於陛下之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至於姦窮惡稔蹤跡敗露然後其素輕者不免於譴何然猶委蛇盤礴不失其崇資峻秩而攫取陛下之厚賜優禮以去其素重者則陛下固未嘗一問其朋比援引之姦也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怨民愁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致蓋群小相挺

挺引也○音癵人人皆得滿其所欲唯有陛下孑然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是則陛下之勞既不足以成天下之務而反以敗之其巧既不足以勝羣小之姦而反以助成其勢若彼之所以蔽遮天理濁亂聖心則將益深錮而遂至於不可解蓋其失萌於一念之疑大臣而其為害展轉至此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者臣恐陛下於此偶未察也是以往歲蒙恩賜對去年應詔言事皆以明理正心之說陳於陛下之前惓惓深衷實在於此而學淺辭拙不足以起發聖意恐懼至今乃幸復以職事得望清光敢畢其餘忠如此誠願陛下深察天理以公聖心廣求賢才以修聖政則夫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固已無隙可投以誤恩顧則又痛斥而遠屏之以永除後日蔽遮濁亂深錮之害庶幾天下之事猶可復為而陛下之國家將不至於卒受羣小之弊臣至愚極陋學無所成獨有螻蟻愛君憂國之心不能自已妄論至此悲憤填臆伏惟陛下赦其罪而納其忠深為宗廟社稷大

計不俟終日斷然行之則不惟愚臣之幸實天下之幸奏上上為動容深納之

戊申封事　淳熙十五年熹為江西提刑奏對稱旨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大葉適等交章論其傲睨命仍舊江西提刑周必十二月熹既歸捉置進封事

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人之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蓋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雖扁鵲起居飲食未至有妨然其危殆之證深於醫者固已望之而走矣是必得如盧扁華佗之輩投以神丹妙劑為之湔腸滌胃以去病根然後可以幸於安全如其不然則病日益深而病者不覺其可寒心殆非俗醫常藥之所能及也故臣前日之奏輒引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之語意蓋為此而其言有未盡也然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勝其衆顧其序有未及者臣不暇言且獨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深為陛下言之蓋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臣請昧死而悉陳之惟陛下之留聽焉臣之輒以陛下之心為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肅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

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攜持僕御之人也周書立政左右攜僕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盈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淫昵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懍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陛下試以是而思之吾之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如此之功乎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如此之効乎宮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見其形而視其影不覩其內而占其外則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矣臣竊以是窺之則陛下之所以修之家教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覩說幷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淵龍大淵也覩曾覩也說張說也幷王幷也孝宗為建王時大淵與覩同為建王內知客孝宗受禪驟遷閤門使燕皇城司勢張甚參政陳俊卿言其罪帝斥之于外張說娶壽聖皇后女弟孝宗初累遷至簽書樞密院事權勢赫然淳熙元年帝廉知欺罔責降外州王幷初為國信小吏淳熙中積官至樞密都承旨恃恩專恣與曾覩甘昇相結八年吏部侍郎趙汝愚論罷之今已無可言矣

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時曹覿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以為言上曰昇乃德壽宮所薦為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埽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不當論況其有才適所以為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且如向來主管喪事欽奉几筵之命遠近傳聞無不竊笑臣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播於夷狄傳於後世且以陛下為何如主也縱有曲折如前日所以諭臣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人曉之耶刑餘小醜不比人類顧乃熒惑聖心虧損聖德以至此極而公卿大夫拱手熟視無一言以救其失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此比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至其納財之濫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臣於前日亦嘗輒以面奏而陛下諭臣以為誠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已深察其弊而無所待於人言然猶未嘗明正其罪而反寵以崇資巨鎮使即便安此曹無知何所忌憚況中外將帥其不為比者無幾陛下亦未能推其類而悉去之也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為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甚者採薪織屨掇拾糞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塗澤倚市門以求食也怨詈謗讟悖逆絶理至有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是皆將帥者巧為名色頭會箕斂陰奪取其糧賜以自封殖而行賄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彼此既厭足矣然後時以薄少號為羨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且幸陛下一受其獻則後日雖知其罪而不得復有所問也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豈有一毫愛戴陛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已深察其弊而無所待於人言然猶未嘗明正其罪而反寵以崇資巨鎮使即便安此曹無知何所忌憚況中外將帥其不為比者無幾陛下亦未能推其類而悉去之也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為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甚者採薪織屨掇拾糞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塗澤倚市門以求食也怨詈謗讟悖逆絶理至有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是皆將帥者巧為名色頭會箕斂陰奪取其糧賜以自封殖而行賄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彼此既厭足矣然後時以薄少號為羨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且幸陛下一受其獻則後日雖知其罪而不得復有所問也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豈有一毫愛戴陛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

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為也
哉據已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
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
而言則以一鄉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
則以一國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
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已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
矣又何以私為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
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
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
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為皇天之所子全付所
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細矣乃
不能充其大而自為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
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若以時勢利害言之
則天下之勢合則彊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
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
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

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
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
智為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而
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
自分彼此如兩國然蜀後主禪用寺人黃皓疏遠大臣時孝宗亦信用潛邸舊臣故朱子引以為比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
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內之所出者日有以賊乎
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
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隣敵
之釁內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為國家者亦已
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早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一有
所妨乎此則賢人必不得用而所用者皆庸繆憸巧之
人雖勤於立政而一有所礙乎此則善政必不得立而
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而貽燕
之謀未遠輔相之職不修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

愁兵怨國勢日卑一旦猝有不虞臣竊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至於輔翼太子之說則臣前日所謂數世之仁者蓋已微發其端而未敢索言之也索盡也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於保傅傳者詳矣保傅傳見賈誼新書陛下聖學高明洞貫古今宜不待臣言而喻然臣嘗竊怪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疎略之甚也由前所論而觀之豈非所以自治者猶未免於疎略因是亦以是為當然而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王十朋樂清人有文行孝宗為建王時十朋以祕書郎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孝宗立累遷侍御史東宮建拜太子詹事陳良翰臨海人孝宗除右正言後亦為太子詹事宮寮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閧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閤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効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皇太子睿性夙成閱理久熟雖若無待於輔導然人心難保

氣習易汚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常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其選甚重唐六典太子三師以道德輔太子三少奉太子以觀三師之道德凡三師三少無其人則闕之太子賓客四人掌侍從規諫贊相禮儀詹事府詹事一人統東宮三寺十率府政令左春坊左庶子二人掌侍從贊相禮儀駁正啟奏監省封題右春坊右庶子二人掌獻納啓奏傳宣令旨令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宋初置東宮太子太師太傅太保俱從一品太子少師少傅少保俱從二品真宗升儲各置三少皆以宰相之相薰之餘時但為宰執致仕官若三太則以待宰相之未至僕射者及樞密之致仕者神宗欽宗孝宗光宗在東宮皆不置師傅至道元年置太子賓客二人從三品以他官兼天禧中王曾等以執政兼後遂為故事南渡後不復設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仁宗升儲置太子詹事二人從三品以他官兼光宗升儲以王十朋陳良翰為太子詹事不兼他官非常制也少詹事有員而不除人宋制有左右庶子俱從五品左右諭德俱正六品仁宗神宗升儲始置以他官兼後左右或不並除無常制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使臣武臣也宋制春坊不用儒臣與唐制異有主管春坊二人以內臣兼同主

管二人以武臣兼承受一人以內侍充　何其輕且褻之甚邪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之漸雜進之害此已非細事矣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寧宗生于乾道四年淳熙十二年封平陽郡王至是年二十一歲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責任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別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宮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於此而後通焉又置贊善大夫宋初有左右贊善大夫但為加官　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宜稍放六典親王之制置傅友諮議以司訓導唐六典親王府傅一人諮議參軍事一人友一人　置長史司馬以總衆職唐六典親王府長史一人司馬一人統理庶寮綱紀職務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為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効則其官屬已略備矣陛下又當以時名之使侍燕遊從容啓迪凡古先聖王正心修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有效與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傾倒羅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以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安統業之固可以垂於永久而無窮矣此今日急務之一也至於選任大臣之說則臣前所謂勞於求賢而賢人不得用者蓋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罷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至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其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故以陛下之英明剛斷略

不世出而所取以自輔者未嘗有如汲黯魏徵之比顧常反得如秦檜晚年之執政臺諫者而用之（自檜為相易執政二十八人皆無聞於世柔佞易制者又多自言官聽檜彈擊輒以政府報之至死之日有二人然甫入即出或一閱月或半年即罷去）彼以人臣竊國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發其姦也故專取此流以塞賢路蔽主心乃其勢之不得已者陛下尊居宸極威福自己亦何賴於此輩而乃與之共天下之政以自蔽其聰明自壞其紀綱而使天下受其弊哉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選之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輕矣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為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以求不失其寵坐資級如吏卒之為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修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則惟有作姦欺植黨與納賄賂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十有餘年而後敗露以去然其列布於後以希次補者又已不過此等人矣蓋自其為臺諫為侍從而其選已如此其後又擇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則亦無怪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賢材而屬任之也然方用之之初亦曰姑欲其無害於吾之私而已夫豈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至於此哉陛下試反是心以求之則庶幾乎得之矣蓋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為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為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陛下誠以此取之以

此任之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此今日急務之二也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之說則臣前所謂勤於立政而善政卒不得立者亦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心憂勤願治不為不至豈不欲夫綱維之振風俗之美哉但以一念之間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夫之間志趣卑汚廉恥廢壞不思有以振厲矯革之也蓋顧猶以為事理之當然而不思有以振厲矯革之也蓋明於內然後有以齊乎外無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今

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熏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而所以施諸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究切之且如頃年方伯連帥嘗有以贓汙不法聞者矣鞫治未竟而已有與郡之命及臺臣有言則遂與之祠祿而理為自陳至於其所藏匿作過之人則又不復逮捕付獄名為降官而實以解散其事此雖宰相曲庇鄉黨以欺陛下然臣竊意陛下非全然不悟其欺者意必以為人情各有所私我既欲遂我之私則彼亦欲遂彼之私君臣之間顏情稔熟則其勢不得不少容之且以為雖或如此亦未至甚害於事而不知其敗壞綱紀使中外聞之腹非巷議皆有輕侮朝廷之心姦贓之吏則皆鼓舞相賀不復畏陛下之法令則亦非

細故也又如朝臣爭議配享其間邪正曲直固有所在則兩無所問而并去之監司按私以誣郡守則不問其曲直而兩皆罷免監司使酒以淩郡守亦不問其曲直而兩皆與祠宰相植黨營私孤負任使則曲加保全而使之去臺諫懷其私恩陰拱不言而陛下亦不之問也其有初自小官擢為臺諫三四年間遍和叅意不能建明一事則年除歲遷至極其選一日論及一二武臣罪惡則便斥為郡守而不與職名近典東畿遠帥西蜀一遭飛語則體究具析無所不至及究析來上而所聞不實則言之晏然一無所詞山陵諸使驚賣辟闕煩擾吏民御史有言亦無行遣而或反得超遷御史言及畿漕則名補卿列而實奪之權其所言者則雖量加絀削而繼以進用從班之中賢否尤雜至有終歲緘默不聞一言以裨聖聽者顧亦隨羣逐隊排連儹補其榮黯者乃敢造飛語立橫議如臣前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凶焰反撓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以聞於陛下而請其罪陛

下視此綱紀為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振肅之耶綱紀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敝於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咈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溪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於其說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衆排指為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聰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寧宣和皆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衆以為陛下嘗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仗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為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仗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識者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仗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擯棄鄙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此遠果卿

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廵等而用之豈不能消患於未萌廵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真為仗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於或者之言也雖以臣知陛下聖學高明識慮深遠決然不至有此議論然每念小人敢託聖訓以蓋其姦而其為害至於足以深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亦未嘗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識者之慮為過計之憂也陛下視此風俗為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變革之耶此今日急務之三四也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之說則民力之未裕生於私心之未克而宰相臺諫失職也軍政之未修生於私心之未克而近習得以謀帥也是數說者臣皆已極陳於前矣今請即民力之未裕而推言之臣聞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宋初有內藏庫其貨財不領於有司太祖置於講武殿後太宗改為景福

殿庫三司有乏則貸於內藏後積多不能償慶歷中詔悉捐之皇祐中歲入內藏二百六十五萬有奇神宗詔立歲輸之數以皇祐為準南渡內藏諸庫雖不及前然兵興亦時取以為助其籍帳之詳莫得而考其為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目今經費已自不足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藝祖嘗欲積緡帛三百萬易敵人首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趨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舊制凡州縣催理官物已及九分以上謂之破分諸司即行催版曹亦置不問由是州縣得其贏餘以相補助貧民些少拖欠亦得遷延以待蠲放自曾懷用事始除此法盡刷州縣舊欠以為隱漏悉行拘催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上者為賢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財

賦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樁之屬尚未論也輸粟於官謂之苗輸帛於官謂之稅正絹之外官給錢以買之謂之和買或以絹估直而倍折其錢謂之折帛月樁錢始於紹興二年宰相呂頤浩等議發以給軍其後郡縣橫斂民苦之十七年詔以寬剩錢充月樁時又有板帳錢almost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賕而課其入蓋即所謂科罰也其次則陛下之所用宰相不能擇中外大吏而惟徇私情之厚薄所用之臺諫不能公行糾劾而惟快己意之愛憎是以監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賢者或反以舉職業忤臺諫而遭斥逐也至於監司太多而事權不歸於一銓法雖密而縣令未嘗擇人則又其法之有未善者然其本正則此等不難區處其本未正則雖或舉此臣恐未見其益而反有害也又嘗即夫軍政之不修而推之則臣聞日者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捐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核軍實而豐儲蓄矣至於屯田則彼自營者尤所不願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故朝廷不免為之別置使者以典治之而兵屯之衆資其攙奪則又不免使參其務然聞其占護軍人不肯慕其後具為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得人矣而豈知其諂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只此一事有耳者無不聞有口者無不道然以其門戶幽深蹤跡詭秘故無路得以窺其交通之實狀是以雖或言之而陛下終不信也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剌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其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固不知兵謀師律之為何事而惟剋剝之是先交結之是圖矣陛下不知其然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勵士卒以彊國勢豈不悞哉

而反為民田之害使者文吏其力蓋有所不能制者是以陛下欲為之切而久不得成也屯田不立漕運煩費諸州苗米至或盡數起發而無以供州兵之食則加耗斛面之弊紛紛而起而民益困矣又凡和買折帛科罰月樁之類往往以為供軍之故而不可除若屯田立而所資於諸路者減此屬庶乎其皆可禁也今乃不然則是置將之不善而害足以及民也凡此數者根株深固枝條廣闊若不可以朝變而夕除者然究其本則亦在

夫陛下之反諸身耳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出私帑以歸版曹矣版曹不至甚闕必能復破分之法除殿最之科以寬州縣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擇宰相以選牧守矣擇臺諫以公刺舉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嚴官官兵將交通之禁而以選將屬宰相矣宰相誠得其人則必能為陛下擇將帥以作士氣討軍實廣屯田以省漕運矣上自朝廷下達州縣治民典軍之官既皆得人然後明詔宰相議省監司之員而精其選重其責又詔銓曹使以縣之劇易分為等差而常切詢訪天下之官吏能為縣者不拘薦舉之有無不限資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使以次補最劇之縣果有治績則優而進之不勝其任則絀而退之凡州縣之間無名非理之供橫斂巧取之政其泰甚而可去者可以漸去而民力庶乎其可寬矣至於屯田之利則以臣愚見當使大將募軍士使者招游民各自為屯不相牽制其給授課督賞罰政令各從本司自為區處軍中自有將校可使不須別置官吏使者則聽其辟置官屬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備使令又擇從官通知兵農之務兼得軍民之情者一員為�屯田使總治兩司之政而通其奏請趣其應副又以歲時按行察其勤惰之實以行誅賞如此則兩屯心競各務其功田事可成漕運可省而諸路無名非理之供橫斂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獲已而未可盡去者今亦可以悉禁民力庶乎其益裕矣此今日急務之五六也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

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故所謂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務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緩者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使大本誠正急務誠修而治効不進國勢不強中原不復仇虜不滅則臣請伏鈇鉞之誅以謝陛下陛下雖欲赦之臣亦不敢承也然又竊聞之今日士夫之論其與臣不同者非一及究其實則皆所謂似是而非者也蓋其樂因循之無事者則曰陛下之年寖高而天下亦幸無事年寖高則血氣不能不衰天下無事則不宜更為庸人所擾其欲奮厲而有為者則曰祖宗之積憤不可以不復以此為務則聖心不待勸勉而自彊舍此不圖則雖欲策厲以有為而無所向望以為標準亦卒歸於委靡而已凡此二說亦皆有理而臣輒皆以為非者蓋樂因循者知聖人之血氣有時而衰而不知聖人之志氣無時而衰也知天下有事之不可以苟安而不知天下又未得為無事乎且以衛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以求規諫而作抑戒之詩以自警使人朝夕誦之不離於其側此其年豈不甚高而其戒謹恐懼之心豈以是而少衰乎況陛下視武公之年三分未及其二而責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十百千萬於武公者臣雖不肖又安敢先處陛下於武公之下而直謂其不能乎其思奮厲者又徒知恢復之不可忘頹墮之不可久然不知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一已之私意難除也誠能先其所難則其易者將不言而自辦不先其難而徒欲僥倖於其易則雖朝夕談之不絕於口是亦徒為虛言以快一時之意而已又況此事之失已在隆興之初不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晏安酖毒之害日滋日長而坐新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年以來綱維解弛釁孽萌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也故

臣不敢隨例迎合苟為大言以欺陛下而所望者則惟欲陛下先以東南之未治為憂而正心克己以正朝廷修政事庶幾真實功効可以馴致而不至於別生患害以妨遠圖蓋真有志於恢復者果不在於撫劒抵掌之間也論者又或以為陛下深於老佛之學而得其識心見性之妙於古先聖王之道蓋有不約而自合者是以不悦於世儒之常談死法而於當世之務則寧以管商一切功利之說為可取今乃以其所厭飫鄙薄者陳於其前亦見其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為此亦似是而非之論非所進盛德於日新也彼老子浮屠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為真實而彼以性命為空虛也此以為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森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為空則徒知寂滅為樂而不知其為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別也是以自吾之說而修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治心修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末橫分中外斷絕雖有所謂廓澈靈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故自古為其學者其初無不似有可喜考其終則詖淫邪遁之見鮮有不作而害於政事者是以程顥常闢之曰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而實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自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是謂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與入道嗚呼此真可謂理到之言惜乎其未有以聞於陛下者使陛下過聽髣徒詿妄之說而以為真有合於聖人之道至分治心治身治人以為三術而以儒者之學為窠下則臣竊為陛下憂此心之害於政事而惜此說之布於來今也若夫管商功利之說則又陋矣陛下所以取之者則以既斥儒者之道為常談死法而天下之務日至於前彼浮屠之學又不足以應之是以有味乎彼之

言而冀其富國强兵或有近効耳然自行其說至今幾年而國日益貧兵日益弱所謂近効者亦未之見而聖賢所傳生財之道理財之義文武之怒道德之威則固所以為富强之大而反未有講之者也豈不誤哉今議者徒見老佛之高管商之便而聖賢所傳明善誠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初無新奇可喜之說遂以為常談死法而不足學夫豈知其常談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固非老佛管商之陋所能彷彿其萬分也哉伏惟陛下察臣之言以究四說之同異而明辨之則知臣之所言非臣所為之說乃古先聖賢之說非聖賢所為之說乃天經地義自然之理雖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聖顏曾伋軻之賢而有所不能違也則於臣之言與夫論者之說其為取舍從違不終日而決矣疏上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祕閣修撰奉外祠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二　紹興五年寧宗即位趙汝愚薦熹自潭州召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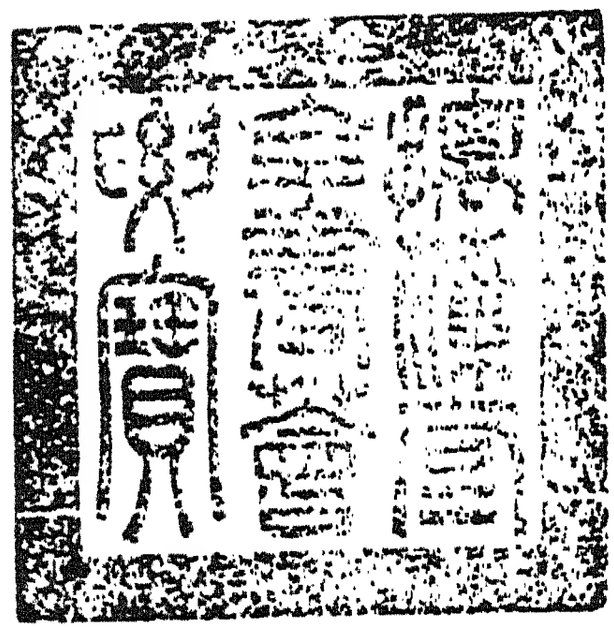
經筵奏劄

臣竊惟皇帝陛下祇膺駿命恭御寶圖正位之初未遑他事而首以博延儒臣討論經藝為急先之務蓋將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而有獲非若記問愚儒詞章小技誇多以為博鬬靡以為工而已也如是則勸講之官所宜遴選顧乃不擇誤及妄庸則臣竊以為過矣蓋臣天姿至愚極陋雖嘗挾策讀書妄以求聖賢之遺旨而行之不力老矣無聞況於帝王之學則固未之講也其何以當擢任之寵而辱顧問之勤乎是以聞命驚惶不敢奉詔然嘗聞之人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叙其君臣父子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倫敗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修身而為齊家治國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而其所以學者初非記問詞章之謂而亦非有聖愚貴賤之殊也以是而言則臣之所嘗用力固有可為陛下言者請遂陳之蓋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

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為夫婦為兄弟為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為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為天下後世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為君子而吉背之者為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為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為戒是則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

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怱怱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脈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眄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欲

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為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間聞此等語例皆指為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每抱遺經徒竊慨歎今者乃遇皇帝陛下始初清明無他嗜好獨於學問孜孜不倦而臣當此之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而輒以為獻伏惟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於身蚤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強不息以緝熙於光明使異時嘉靖邦國如商高宗興衰撥亂如周宣王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為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有榮矣何必使之勉彊盲聾扶曳跛躄以汙近侍之列而為盛世之羞哉千冒宸嚴不勝戰慄惟陛下留神財察取進止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劉　能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十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與劉共父書
答陳體仁書
與龔實之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十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朱熹

賀陳丞相書 陳俊卿乾道四年自參知政事除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左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同中書

恭聞制書延拜進秉國鈞凡在陶鎔孰不欣賴伏惟明公以太忠壯節早負天下之望自知政事贊襄密勿凡所論執皆繫安危至其甚者輒以身之去就爭之雖未即從而天子之信公也益篤天下之望公也益深凜凜然惟懼其一旦必去而不可留也夫明公所以得此於上下者豈徒然哉今也進而位乎天子之宰中外之望莫不欣然咸曰陳公前日之言天下之言也爭之不得危於去矣 俊卿同知樞密院事奏自今百司承御筆處分須奏審方行從之既而以內諸司不樂收

前命又言同知樞密院事劉琪以爭辯激切詔奉外祠自此大臣皆阿順持祿非國家福帝幸命琪帥江西俊卿退自効上手札留之而今乃為相則是天子有昧乎陳公之言幾矣且天下之事其大且急者又不特此陳公果不得而將卒從之也陳公其必以是要說上前而決辭受之謝而立乎其位必且次第為上言之為上行之其不默然而受冗然而居也明矣熹雖至愚亦有是說朱子嘗有書與俊卿力言和議之非然今也聽於下風亦既餘月政令之出黜陟之施未有卓然大異於前日則是明公蓋未嘗以中外之望於公者自任而苟焉以就其位矣熹受知之深竊所愧歎未知明公且將何以善其後也請得少效其愚而明公擇焉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扳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拯火追亡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與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共成事功一日

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為其職之所當為者夫如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矣不審明公圖所以善其後者其有合於此乎其有近於此乎無乃復有進於此者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乎願亟圖之庶乎猶足以終慰天下之望毋使前日之欣然者更為今日之悒然也抑熹又有請焉蓋熹嘗辱明公賜之書矣其言有曰前輩為大臣不過持循法度主張公道知無不言復君以德公行賞罰進賢退不肖而已今日事有至難風俗敗壞官吏苟且彊敵在前邊備未立如之何其可為也熹愚不肖深有所疑蓋凡明公之所易者皆古人之所難而明公所難者乃古人之所易也反復思慮不得其說將以質之左右而未暇也今者敢因修慶而冒以為請伏惟明公試反諸心而以事理之輕重本末權之誠知夫

真難易之所在而有以用其心焉則亦無難之不易矣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豳風伐柯篇 願明公留意則天下幸甚

答韓尚書書 呂東萊年譜淳熙元年韓尚書元吉守婺州元吉常與熹同薦

區區行役前月半間始得還家忽聞除命出於意望之外自視才能豈稱茲選愧懼窘迫不知所為然竊妄意此必尚書丈過恩推挽之力既而府中遞到六月十五日所賜書傳丈亦以所得別紙垂示乃知台意所以眷念不忘者果如此私感雖深然非本心平日所望於門下也熹猶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踈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来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閒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中間懇辭名命反誤寵褒初亦不敢奉承既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實而欲假以閔勞惠養之恩故少進其官益其禄而卒許以投閒似若有可受者以故懇避踰年而終於拜受私竊以為是足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自絶於名宦之途自是以往其將得以優游卒歲就其所業而無盛矣迫之慮矣而事乃有大繆不然者熹亦安得默然而忘言哉夫以熹之狷介迂踈不能俯仰世俗固已聞風而疾之矣獨賴一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之然聽於下風考其行事議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者尚多今若不辭而冒受則實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為羣小嘲笑之資且熹之私願所欲就者亦將汩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人亦必以為已試不驗之書而不之讀矣又況今日一出而前日所以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且黯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愛之厚則曷為不求所以伸其志全其守而必廹縱臾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

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若熹者向既以辭名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此授熹若受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避安坐而必致之也近世以來風俗頽靡士大夫倚託欺謾以取爵位者不可勝數獨未有此一流耳而熹適不幸諸公必欲彊之使充其數熹雖不肖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得以嗤罵而嗤鄙之也且熹之言此於門下有年苦言悲懇無所不至而執事者聽之藐然方且從容遊談大為引重而其要歸成效則不過使之內違素心外貽深誚而後已此熹所不能識且復竊自計其平生言行必有大不相副者而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至此也深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默於門下是以敢復言之伏惟憐而察之

答鄭自明書　名鑑連江人淳熙初除檢書郎遷著作郎權郎官出知台州

副封曩恨未見今茲幸得竊讀感歎之餘斂衽敬服嘗竊論之以為非獨忠諒懇切有以過人於才雜智略亦非人所能及不知劉元城陳了翁輩如何爾上聖聰明開納如此一旦感悟去鼠輩如反覆手爾太平萬歲雖老且病尚庶幾及見之幸甚幸甚補郡懷章雖鬱公議然得以此閒暇進德修業益懋久大之規天意亦有非偶然者矣更願深自培養以厚其基篤志講學以濬其源使誠意充積而鋒頴潛藏義理著明而議論條暢則一日復進而立於朝其所以動寤啟發者決不但如今日之所就而止也蓋前日文字固為剴切但論事多而論理少數羣小之姦欺雖詳而於人主之所以端本清源修德立政之意有未備也此其所以然者失於逆料聽者謂之迂濶而不敢言亦自於此理講之未精不免於自以為迂闊而不足言也熹今日之病只此一病最大若藥之未效則其他小小證候不必泛投湯劑以緩藥勢而欲攻此病所用之藥亦須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多少緩急次第分明乃易見效今既雜治他證而所用以攻病根者又未免互有得失亦已嘗為令弟言之歸

當一一稟白不審尊意以為何如衰陋不足以及此猥
蒙不鄙見使與議其間亦私感時論之至此不覺傾倒
而忘其愚耳此外則伯恭所告讀書取人之意亦所宜
深留意者蓋吾人所立已如此使天無意於右宋則已
若有此意異日之事豈得而辭其責哉然則今日吾人
之進德修業乃是異時國家撥亂反正之所繫非但一
身之得失榮辱也惟高明深念之向来一番前輩少日
粗有時望晚年出来往往不滿人意正坐講學不精不

見聖門廣大規模少有所立即自以為事業止此更不
求長進荆公所謂末俗易高險途難盡者亦可念也人
材衰少風俗頽壞之時士有一善即當扶接導誘以就
其器業此亦吾輩將来切身利害蓋士不素養臨事倉
卒乃求非所以為國遠慮而能無失於委任之間也陳
侯官處更有胡明仲侍郎史論胡寅字明仲為禮部侍郎所著有讀史管見
議論亦多切於事理不知嘗見之否若未可就借看發
人意思也

與臺端書

蓋嘗竊謂欲起膏肓之疾者必攻其受病之處而其用
功之緩速制藥之寒温又有不可以頃刻毫釐差者今
天下之病在膏肓者久矣夫人而能知之夫人而欲言
之顧以不當其任則雖欲一效其技而無所施耳乃者
天子以執事有廉靖貞孤之操擢寘諫垣納用其言屏
去姦惡皆所謂膏肓之餘證海内有志之士知上之心
蓋已深悟隱疾之在躬而欲假執事之藥以去之也又
知執事之心所以姑從事於此者蓋亦以為之兆耳其
必將有以譴之則夫所謂病本者可去無疑也然而側
聽累月未有所聞則又懼夫二豎子者知良醫之傷已
而先為術以去之以是憂疑不知所定尚幸聖心堅定
不入其言而又進執事於臺端之重是必君臣之間已
有一定之計足以少慰士大夫之心然熹之愚竊獨私
憂過計意夫姦賊窺見端倪則其所以自為謀者必將
愈深愈切而有先執事以發其機者不審執事何以處

之蓋伐木而剪其枝葉不若發其根壅水而捍其波流不若塞其源鳴金鼓耀戈甲而噪呼以逐虎不若乘其方睡而斃之之速也今執事則既撼而覺之矣又猶欲緩視徐趨以當其虩怒決裂之勢熹竊為執事者危之也然此等小人有生以來自朝至暮無非罪惡不可殫數且又人主素以倡優奴僕畜之初不責其名檢而間者議臣乃復摘奇細而一一以陳之其不納則宜矣惟其日侍燕閒逢迎縱臾使人主之心恬於逸欲而法家拂士之言不得以進狃於卑近而正大久遠之計不得以聞賄賂公行姦邪堵立蓋凡所以為天下國家之綱紀者日傾月壞而上下相蒙莫敢以告是則此一二人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而深為今日瞽盲之病者執事誠能聲此為罪揚於王庭深贊聖主去邪勿疑之志又引同列之賢合謀并力以決去之則天下瞽盲之病者庶幾其可去矣太平萬歲熹雖不敏尚能為執事誦之不識執事亦有意乎熹比因三月九日指揮已畧為明主言之矣顧疎賤之言未足取信而或以取戾謹以束裝恭俟嚴譴惟執事者毋以為戒而亟深圖之則天下幸甚

上宰相書　宰相王淮也淳熙八年浙東大饑熹方以江西赦荒事畢家居淮薦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熹即日單車就道因江西納粟人未推賞辭職不受已而賞行乃受職既至浙東上書

熹嘗謂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為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幾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壞均之二者皆失也然愚以為當緩而急者其害固不為小若當急而反緩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不察也竊惟朝廷今日之政無大無小一歸弛緩今亦未暇一一條數以恩崇聽且以荒政論之則於天下之事最為當急而不可緩者而荒政之中有兩事焉又其甚急而不可少緩者也一曰給降緡錢廣糴米斛今二廣之米艫舳相接於四明之境乘時收糴不至甚

貴而又顆粒勻淨不雜糠粃乾燥堅碩可以久藏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數奏降給緡錢二三百萬付熹收糴則百萬之粟旬月可辦儲蓄既多緩急足用政使朝廷別有支撥一紙朝馳而米夕發矣且逮時不免轉大農之粟發內帑之幣以應四方之求矣積之於此與彼何異而又乘賤廣糴利重費輕殆與臨期支撥糴貴傷財者不可同日而語且今米船已集求售無所停住日久坐失本利後者懲創因不復來無窮之害實自今始此一事也二曰速行賞典激勵富室蓋此一策本以誘民事急則藉之以為一時之用事定則酬之以為後日之勸旋觀今日失信已多別有緩急何以使衆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數奏照會元降即與推恩使已輸者無怨恨不滿之意未輸者有歆豔慕用之心信令既行願應者衆則緩急之間雖百萬之粟可指揮而辦況是此策不關經費撥時度事最為利宜而乃遷延歲月沮抑百端使去歲者至今未曾霑賞而今歲者方且反覆卻難未可涯隊是失信天下固足以為今日之所甚憂而自壞其權宜濟事之策者亦今日之所可惜也謀國之計乖戾若此臨事而悔其可及哉此二事也然或者之論則以為朝廷樽節財用重惜名器以為國之大政將在於此二者之請恐難必濟愚竊以為不然也夫樽節財用在於塞侵欺滲漏之弊愛惜名器在於抑無功幸得之賞今將預儲積蓄以大為一方之備則非所謂侵欺滲漏之弊也推行恩賞以昭示國家之信則非所謂無功幸得之賞也且國家經費用度至廣而耗於養兵者十而八九至於將帥之臣則以軍籍之虛數而濟其侵欺之姦餽餫之臣（餫野餉也○音運）則以簿籍之虛文而行其盜竊之計苟輦載爭多鬬巧以歸於權幸之門者歲不知其幾巨萬明公不此之正顧乃規規焉較計毫末於饑民口吻之中以是為樽節財用之計愚不知其何說也國家官爵布滿天下而所以予之者非可以限數也今上自執政下及庶僚內而侍從之華外而牧

守之重皆可以交結託附而得而北来歸正之人近習
感里之輩大者荷旄仗節小者正任横行又不知其幾
何人明公不此之愛而顧愛此迪功文學承信校尉十
數人之賞以為重惜名器之計愚亦不知其何説也淅
熹亦嘗竊思其故而得其説矣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
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
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阿諛順指之計此其自
謀可謂盡矣然自旁觀者論之則亦可謂不思之甚者
也蓋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
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以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
一傾則不可以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
聚有不為大盜積者耶明公試觀自古國家傾覆之由
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饑餓赤
眉黄巾葛榮黄巢之徒其事已可見也新莽地皇三年
其眉以與莽兵相識別號曰赤眉漢靈帝中平元年鉅
鹿張角以妖術教授聚衆數十萬皆著黄巾為識魏明
帝時河北大盜葛榮陷冀定滄瀛殷五州唐僖宗乾符
中寇句人黄巢喜任俠屢舉進士不第遂聚衆數萬應

王仙芝明公當此無事之時處置一二小事尚且瞻前顧
後踰時越月而不能有所定萬一薦饑之餘事果有不
可知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明公自度果有以處之則
熹不敢言若果無以處之則與其拱手熟視而俟其禍
敗之必至孰若圖難於易圖大於細有以消弭其端而
使之不至於此也古之人固有雍容深密不可窺測平
居默然若無所營而臨大事決大策不動聲氣而措天
下於太山之安者然從今觀之自其平日無事之時而
規撫措畫固已先定於胸中是以應變之際敏妙神速
決不若是其泄泄而眚眚也況今祖宗之讎恥未報文
武之境土未復主上憂勞惕厲未嘗一日忘北向之志
而民貧兵怨中外空虚綱紀陵夷風俗敗壞政使風調
雨節時和歲豐尚不可謂之無事況其饑饉狼狽至於
如此為大臣者乃不愛惜分陰勤勞庶務如周公之坐
以待旦如武侯之經事綜物以成上意之所欲為者顧
欲從容偃仰玩歲愒日以僥倖目前之無事殊不知如

此不已禍本日深熹恐所憂者當不在於流殍而在於盜賊受其害者當不止於官吏而及於邦家竊不自勝漆室婦之憂（魯漆室之女倚柱而嘯鄰婦曰欲嫁乎曰吾豈為不嫁之悲哉憂吾君老太子少耳）一念至此心膽墮地念不可不一為明主言之而猶未敢率然以進敢先以告於下執事惟明公深察其言以前日遲頓寬緩之咎自列於明主之前君臣相警務以盡變前規共趨時務之急而於熹所陳荒政一二事者少加意焉則熹雖衰病不堪吏役尚可勉悉疲駑以

備鞭策至其必不可支吾而去後來之人亦得以因其已成之緒葺理整頓仰分顧憂如其不然則熹之愚昧衰遲固不能為此無麪之不托（湯餅謂之不托亦稱餺飥）而其狂妄將有不能恐於明主之前者明公不如早罷其官守解其印綬使毋得以其狂瞽之言上瀆聖聰則熹也謹當縅口結舌歸卧田間養雞種黍以俟明公功業之成蓋愧以死是亦明公始終之厚賜也情逼意切矢口盡言伏惟明公之留意焉（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糴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湊熹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經畫必為經久之計孝宗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修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受實惠宜進職以旌之乃進熹直徽猷閣）

答梁丞相書

（梁克家字叔子晉江人孝宗淳熙九年拜右丞相請名熹熹辭克家奏熹屢名不起宜蒙褒錄）

熹伏讀賜教盛德不居退託愚懦仰惟明公之心正大光明表裏洞徹無一毫有我自私之意而熹以妄庸受知之久又勤下問至於如此亦豈能恝然自閉一無所

進以效其尺寸之愚哉但以正此退藏不當出位是以於政體之是非人材之邪正一毫不敢有所陳說而獨請以王通所謂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者（王通對揚素語敬為明公誦之其言雖近其指則遠伏惟明公於此試留意焉則事之出於我者無一疵而廣引人材勤攻已闕使凡政事之可指則上以正君下以正人將無所求而不得如其不然則事之小不正者積之多亦足以害吾之大正使吾至大至剛之氣日有所屈於中而德望威名日有

所損於外是則且將見正於人之不暇尚何望其能有正君定國之功哉今天心未豫而民力已殫國威未振而虜情叵測惟明公於此深念而亟圖之則熹也受賜多矣狂言犯分亦惟高明有以寬之

與留丞相書　留正字仲至永春人淳熙十六年光宗內禪正自參知政事拜右丞相

相

蒙垂諭深以士大夫之朋黨為患此古今之通病誠上之人所當疾也然熹嘗竊謂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為所擠而目以為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熹雖至愚伏讀丞相所賜之書知丞相愛君憂國之心無一言一字不出於至誠惻怛此天下之賢人君子所以相率而願附於下風也而未能不以朋黨為慮熹恐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為己任是以上之所以告於君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於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於進退予奪者未能有以服天下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陰邪讒賊常若反有侵陵干犯之勢丞相又慮此身自陷於君子之黨而使彼之蓄憾久而為禍深也又稍故為迷亂疵錯之態以調柔之反使之氣豪意健旁若無人敢於干祿之章肆為誣善之語而朝廷亦不之問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為是而有黨者為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實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熹不勝愚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為己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以朋黨為慮熹恐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為己任是以上之所疾君子之為黨而不憚以身為之黨不惟不憚不惟

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為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庶幾乎前年逐三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官矣上下不交則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為黨其亦誤矣千冒威尊俯伏震懼伏惟寬容有以裁之

與留丞相書 淳熙十六年熹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明年以子喪請祠也是年入相泉漳接境故熹於辭任後致書言鄧治詭利病蠹及朋黨之嫌鄧治事文繁不錄

熹區區賤懇已具前幅必蒙矜念俾遂退閒不敢重出以煩公聽惟是昨因致謝輒罄鄙懷狂妄僭率不勝皇恐然自違人之後即得朝士私書語及近事丞相忠誠感格天意為回重陰之底復有陽復之漸乃竊自幸其言之不効既又反覆以思則恐今日之事未足為喜而前日之論猶有可思者也蓋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隙抵巇已足為患況居侍從之列乎況事其庶幾乎前年逐三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官矣上下不交則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為黨其亦誤矣千冒威尊俯伏震懼伏惟寬容有以裁之

與留丞相書 淳熙十六年熹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明年以子喪請祠也是年入相泉漳接境故熹於辭任後致書言鄧治詭利病蠹及朋黨之嫌鄧治事文繁不錄

熹區區賤懇已具前幅必蒙矜念俾遂退閒不敢重出以煩公聽惟是昨因致謝輒罄鄙懷狂妄僭率不勝皇恐然自違人之後即得朝士私書語及近事丞相忠誠感格天意為回重陰之底復有陽復之漸乃竊自幸其言之不効既又反覆以思則恐今日之事未足為喜而前日之論猶有可思者也蓋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隙抵巇已足為患況居侍從之列乎況事其庶幾乎前年逐三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官矣上下不交則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為黨其亦誤矣千冒威尊俯伏震懼伏惟寬容有以裁之

與留丞相書 淳熙十六年熹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明年以子喪請祠也是年入相泉漳接境故熹於辭任後致書言鄧治詭利病蠹及朋黨之嫌鄧治事文繁不錄

熹區區賤懇已具前幅必蒙矜念俾遂退閒不敢重出以煩公聽惟是昨因致謝輒罄鄙懷狂妄僭率不勝皇恐然自違人之後即得朝士私書語及近事丞相忠誠感格天意為回重陰之底復有陽復之漸乃竊自幸其言之不効既又反覆以思則恐今日之事未足為喜而前日之論猶有可思者也蓋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隙抵巇已足為患況居侍從之列乎況事其庶幾乎前年逐三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官矣上下不交則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為黨其亦誤矣千冒威尊俯伏震懼伏惟寬容有以裁之

頤步之間而欲求之千里之外彼方為主而我方為客彼方為刀而我方為肉此固天下之危機敗證而又時取彼所甚惡之人置之不能為助之處徒益其疑而無補於事愚恐雖能遍起天下之賢人君子置之內外彼亦不必動其聲氣但陰拱而微伺其勢似能害己則便一眴目而羣吠四起使来者或未及門至者或未暖席而己狼狽倉皇奔迸四出矣尚何國事之可圖哉今日之事丞相以為但去一人似即論罷姜特立事班列便無小人臺閣便無異論乎胡不觀於鄭尚書王著作孫司業之遂去而不留袁温州之已除而中寢此皆誰實為之也哉以愚觀之但見其操心益危慮患益深而為祟益甚耳語曰治水不自其原末流彌增其廣又曰射人先射馬禽賊當禽王蓋慮此也去年劉副端初除抗論震動朝野善類相慶光宗即位以劉光祖為殿中侍御史光祖入謝因論朋黨事章既下讀之有流涕者而熹獨深憂之今日之勢何以異此伏願丞相試熟計之而亟陰求學士大夫之有識慮氣節者相與謀之先使上心廓然洞見忠邪之所在而自腹心以至耳目喉舌之地皆不容有毫髮邪氣留於其間然後天下之賢可以次而用天下之事可以序而為也如其不然則自今以往丞相之憂乃有甚於前日是以熹竊危之而未敢以為喜也辱知之厚不敢不盡愚惟高明察之抑天下之事固多以欲速而致敗然見幾不蚤猶豫留時亦智者所甚懼也今日在我之勢固為甚危然乘隙疾攻正在此時投機之會間不容息惟丞相深計而亟圖之則不惟善類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熹死罪死罪

答汪尚書書　汪應辰字聖錫玉山人紹興中嘗擢吏部尚書孝宗內禪應辰言事不合出知福州未幾升數文閣待制舉朱熹自代隆興二年為四川制置使

熹茲者累日侍行得以親炙竊惟道德純備固非淺陋所能窺測而於謙虛好問容受盡言之際尤竊有感焉蓋推是心以往將天下之善皆歸之其於任天下之重也何有愚恐他日之事常人所不能任者閣下終不得而辭也是以不勝拳拳每以儒釋邪正之辨為說冀或

有助萬分而猶恐其未足於言也請復陳之幸垂聽焉
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
超絶不歷階梯為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例皆忽畧厭
棄以為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
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既未盡而胸中
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説益推而
置諸寞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
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
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
悟為哉又況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
分氣餒虚度歲月而倀倀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
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畧寧下毋高寧淺
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潜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
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
初無迥然超絶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酬酢
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

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此其
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為優劣然此
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虚則較然矣就使其説有實非吾
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不及
者亡以異也蓋大本既立準則自明此孟子所以知言
而詖淫邪遁接於我者皆不能逃其鑒也生於其心害
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答呂伯恭書　呂祖謙字伯恭閩六世孫也歷官著作郎直祕閣偁道於婺為一代宗師

窮承進學之意甚篤深所望於左右至於見屬過勤則
非區區淺陋所堪然不敢不竭所聞以塞厚意熹舊讀
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比因講究中庸首章之
指乃知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
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方窮洗心以事斯語而未有
得也不敢自外輒以為獻以左右之明尊而行之不為
異端荒虚浮誕之談所遷惑不為世俗卑近苟簡之論

所拘牽加以歲月久而不舍竊意其將高明光大不可量矣孟喻所疑為賜甚厚所未安者別紙求教然其大緊則有可以一言舉者其病在乎畧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嘗喜合而惡離不知雖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初不害乎其本體之渾然也往年見汪文舉張子韶語明道至誠無內外之句以為至誠二字有病不若只下中字大抵近世似是而非之說皆是此意真是謾人自謾誤人自誤士大夫無意於學則恬不知覺有志於學則必入於此此熹之所以深憂永歎不量輕弱而極力以排之雖以得罪於當世而不敢辭也來教又謂吾道無對不當與世俗較勝負此說美則美矣而亦非鄙意之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異端邪說直須一一別擿方曉然見精明純粹無對之道若和泥合水竊恐此無對中多藏病痛也孟子言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於君子小人之際其較量勝負尤為詳密豈其未知無對之道邪盖

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則陰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而初不害其為無對也況熹前說已自云非欲較兩家已往之勝負乃欲審學者今日趣向之邪正此意尤分明也

答陸子壽書 陸九齡字子壽金谿人乾道五年進士為興國軍教授以繼母憂去

補全州未至而卒

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儀禮卒哭明日以其班祔註曰卒哭三虞之後祭名虞安也既葬祭以安之祔卒哭之明日祭名祔猶屬也祭昭穆之次而屬之疏曰孫祔於祖孫於祖昭穆同故以孫連屬於祖而就祖祭之也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於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於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此其禮文見於經傳者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於此無疑矣但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文公二年作僖公主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註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新神故示有所加練祭名暮而小祥易練衣以祭也杜氏用賈逵服

虞說則以三年為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邪至於禮疏所解鄭氏說但據周禮廟用四一句亦非明驗周禮瞽人廟用脩脩讀曰鬄中祭後遷廟時以其宗廟之祭從自始死已來無祭今為遷廟以始死者木主入廟特為此祭也故區區之意竊疑杜氏之說為合於人情也來諭考證雖詳其大槩以為既吉則不可復凶既神事之則不可復以事生之禮接爾竊恐如此非惟未嘗深考古人吉凶變革之漸而亦未暇反求於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至謂古者几筵不終喪而力詆鄭杜之非此尤未敢聞命據禮小斂有席儀禮小斂奠於戶內下莞上簟席在西序下註云有几始死神也捶弓處而立尸有几筵至虞而後有几筵儀禮但卒哭而後不復饋食於下室耳古今異宜禮文之變亦有未可深考者然周禮自虞至祔曾不旬日不應方設而遽徹之如此其速也又謂終喪徹几筵不聞有入廟之說亦非也諸侯三年喪畢之祭魯謂之吉禘閔公二年吉禘於莊公喪未三年禮太早晉謂

之禘祀襄公十六年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註云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禮疏謂之特禘者是也但其禮亡而士大夫以下則又不可考耳夫今之禮文其殘闕者多矣豈可以其偶失此文而遽謂無此禮耶又謂壞廟則變昭穆之位亦非也據禮家說昭嘗為穆故書謂文王為穆考詩謂武王為昭考至左傳猶謂畢原酆郇為文之昭邘晉應韓為武之穆則昭穆之位豈以新主祔廟而可變哉但昭主祔廟則二昭遞遷穆主祔廟則二穆遞遷爾熹自注此非今日所論之急但謾言之見來說考之未精類此又謂古者每代異廟故有祔於祖父祖姑之禮喪服小記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疏云謂諸侯公子也禮孫死祔祖今祖為諸侯孫為士大夫則不得祔祖父祖父之祖父祖之兄弟也今同一室則不當專祔於一人此則為合於人情矣然伊川先生嘗譏關中學禮者有役文之弊而呂與叔名大臨以守經信古學者庶幾無過而已義起之事正在盛德者行之然則此等苟無大害於義理不若且依舊說亦夫子存羊愛禮之意也熹於禮經不熟而

考證亦未及精且以愚意論之如此不審高明以為何如然亦不特如此熹嘗以為大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己所粗通之一說而盡廢己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間併及之幸恕狂妄

與王龜齡書

熹窮居晚學無所肖似往者學不知方而過不自料妄以為國家所恃以為重天下所賴以為安風俗所以既漓而不可以複淳紀綱所以既壞而不可以復理無一不係乎人焉是以聞天下之士有聲名節行為時論所歸者則切切然以不得見乎其人為歎及其久也或得見之或不得見之而熹之拳拳不少衰也聞其進為時用則私以為喜聞其阨窮廢置則私以為憂及夫要其所就而觀之則始終大節真可敬仰者蓋無幾人而言論風旨卒無可稱功名事業卒無可紀者亦往往而有以此喟然自歎知天下所謂聲名節行者亦未足以定天下之人而天下之事未知其果將何寄也自是以來雖不敢易其賢賢之心緩其憂世之志然亦竊自笑其前日所求於人之重而所以自待者反輕如孟子之所譏也於是始復取其所聞於師友者夙夜講明動靜體察求仁格物不敢弛其一日之勞以庶幾乎有聞者而於前日之所為切切然者則既有所不暇矣當是時聽於士大夫之論聽於輿人走卒之言下至於閭閻市里女婦兒童之聚亦莫不曰天下之望今有王公也已而得其為進士時所奏大對讀之泰檜死高宗親政策士諭考官曰對策中有陳朝政切直者並置上列十朋對策萬餘言擢為第一學者傳頌擬古晁董已而得其為太學博士時上奏事讀之十朋為祕書郎言禦侮莫急用人壯司管事權重多見嘉納已而得其為柱史在臺諫遷侍郎時所論諫事讀之十朋自起居郎除侍御史力贊壯伐大計糾劾史浩史正志林安宅等罷之已而又得其為故大丞相魏國公之誄文及楚東酹唱等詩讀之魏國公張浚也觀其立言措意上自奏對陳說下逮燕笑從容蓋無一言一字

不出於天理人倫之大而世俗所謂利害得喪榮辱死生之變一無所入於其中讀之真能使人胸中浩然鄙吝消落識不自意克禎廉懦立之効乃於吾身見之於是作而歎曰士之求仁固當以反求諸己為務然豈不曰事其大夫之賢者云哉今以前日失數公者自懲是以一噎而廢食也於是慨然復有求見於左右之意而未獲也昨聞明公還自夔州撫臨近甸十朋自夔州移知湖州而喜之里閈交游適有得佐下風者因以書賀之蓋喜其得賢大夫事之而自傷無狀獨不得一從賓客之後以望大君子道德之餘光也不意賓緣與其向來鄙妄無取之言皆得徹聞於視聽明公又不以凡陋為可棄狂僭為可罪而辱枉手筆以抵宋倖盛有以稱道竊惟明公之志豈非以世衰道微遺君後親之論交作肆行無所忌憚舉俗滔滔思有以陣其橫流者是以有取於愚者一得之慮因以不求其素而借之辭色也耶明公之意也雖然有志則正矣大矣而喜之愚未有稱明公之意也雖然有

一於此其惟益思砥礪不敢廢其所謂講明體察求仁格物之功者使理日益明義日益精操而存之日益固擴而充之日益遠則明公之賜庶乎其有以承之而幸明公之終教之也雖然明公以一身當四海士大夫軍民一面之責其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之間所係亦不輕矣伏惟盛德大業前定不窮其剛健中正篤實輝光者固無所勉強以熹之所覩記則古語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明公其亦念之況今人物渺然如明公者僅可一二數是以天下之人責望尤切而明公尤不可以不戒不審明公以為何如哉熹又聞之古之君子尊德性矣而必曰道問學致廣大矣必曰盡精微極高明矣必曰道中庸溫故知新矣必曰敦厚崇禮蓋不如是則所學所守必有偏而不備之處惟其如是是故居上而不驕為下而不倍有道則足以興無道則足以容而無一偏之蔽也熹之區區以此深有望於門下蓋所謂德性廣大高明知新者必有所措而所謂問學精微中庸崇

禮者又非別為一事也狂易無取明公其必有以裁之

往者明公在夔成都汪公（汪應辰孝宗隆興二年以數知成都府）聲聞寖遞竊意有足樂者比來時通問否此公涵養深厚寬靜有容使當大事必有不動聲色而內外賓服者明公相知之深一日進為於世引類之舉其必有所先矣熹杜門養親足以自遣昨嘗一至湖湘出資交遊講論之益歸來忽被除命既不敢辭而拜命矣然明公未歸朝廷熹亦何所望而敢前也引領牙纛未有瞻拜之期向風馳義日以勤止輒敢復因宋倅相為介紹致書下執事以道其拳拳之誠伏惟照察

與劉共父書（劉珙字共父子羽之長子也孝宗初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乾道三年同知樞密院事與陳俊卿同舉熹待次會熹丁內艱未就職淳熙三年珙卒有遺筆訣別張栻及熹以不能報讐雪恥為恨）

熹前牖所稟訪問人材事初若率然既而思之此最急務然其意有未盡者輒詳論之如左云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為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眾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已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頃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挐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為而不來則無巧偽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為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修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漠然不以為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遺於遠足於少而不知其漏於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於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惻怛雖

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諭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蓋未及乎有為而天下之士先以訑訑之聲音顏色待之矣至於臨事倉卒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已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為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揜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文公名翺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造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

答陳體仁書名和柔溫陵人自號休齋居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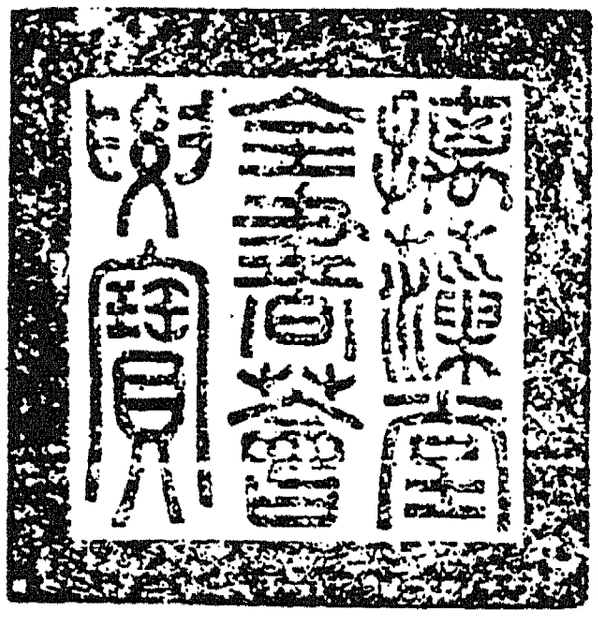
蒙別紙開示說詩之意尤詳因得以窺一二大者不敢自外敢以求於左右來教謂詩本為樂而作故今學者必以聲求之則知其不苟作矣此論善矣然愚意有不能無疑者蓋以虞書考之則詩之作本為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下達於閭巷學者諷誦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於詩者為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凡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鐘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況今去孔孟之時千有餘年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可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已乎誠既得之則所

助于詩多矣然恐未得為詩之本也況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乎故愚意竊以為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末雖亡不害其本之存患學者不能平心和氣從容諷詠以求之情性之中耳有得乎此然後可得而言顧所得之淺深如何耳有舜文之德則聲為律而身為度簫韶二南之聲不患其不作此雖未易言然其理蓋不誣也不審以為如何二南分王者諸侯之風大序之說恐未為過其曰聖賢淺深之辨則說者之鑿也程夫子所謂二南猶易之乾坤而龜山楊氏以為一體而相成其說當矣試考之如何名南夫人恐是當時諸侯夫人被文王太姒之化者二南之應似亦不可專以為樂聲之應為言蓋必有理存乎其間豈有無事之理無理之事哉惟即其理而求之理得則事在其中矣

與龔實之書　龔茂良字實之興化軍人乾道六年名對崇福殿左丞相陳俊卿欲留之右相虞允文不樂會俊卿罷除直顯謨閣江西運判焉知隆興府熹與書

熹竊觀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為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為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己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媿乎隱微而寖極乎光大耳然彼賢者其明既足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既足以遵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而不能同流合汙以求譽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飾說以自媒自信必篤而不能趨走唯諾以苟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善之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底蘊又況初無此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間乎恭惟明公以厚德重望為海內所宗仰者有年矣而天下之賢士大夫似未得盡出於門下也豈明公所以好之者未至歟所以求之者未力

歟所以待之者未盡歟此則必有可得而言之者矣蓋好士而取之文字言語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之矣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啓之流則自重有恥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待士而雜之妄庸便佞之伍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耳而況乎所謂對偶駢儷諛佞無實以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有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為若乃文字之有識者亦未有肯深留意於其間者也而間者竊聽於下風似聞明公專欲以此許天下之士若其果然則熹竊以為誤矣江右舊多文士而近歲以來行誼志節之有聞者亦彬彬焉惟明公留意取其彊明正直者以自輔而又表其惇厚廉退屬俗毋先文藝以後器識則陳太傅不得專美於天下之士亦庶乎不失望於明公矣衰病屏伏所欲面論者非一而不獲前姑進其大者如此若蒙采擇則熹所不及言者必有輕千里而告於明公者矣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劉能

欽定四庫全書卷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十一目錄

宋

朱熹

詩集傳序

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

大學章句序

中庸章句序

名堂室記

漳州教授廳壁記

轉運司蠲免鹽錢記

衢州江山縣學記

靜江府學記

江陵府曲江樓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

鄂州社稷壇記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衡州石鼓書院記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學校貢舉私議
觀心說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十一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朱熹

詩集傳序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為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

所以為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於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於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童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　陳氏曰呂氏讀詩記三十二卷博采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意有所發明則別紀之然自公劉以後條例未竟學者惜之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得傳韓嬰孝文時博士作詩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隋止存外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陳氏曰有大毛公小毛公後漢儒林傳以為毛萇而王述之類王肅述毛而非鄭今皆不存則推行其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鄭玄作詩箋正義云鄭于諸經皆言注獨詩言箋鄭遵毛學表明毛言故稱箋唐初諸儒為作疏義因訛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皇祐中莆田劉安石有新經詩義三十卷熙寧中王安石有新經詩義三十六卷歐陽修有詩本義十二卷蘇轍詩解二十卷橫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奧義乃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戶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為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綜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義亦未嘗不謹

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嗚呼如伯恭父者真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羣可怨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嗚呼伯恭父已矣若熹之衰頹汨沒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子約既以是書授其兄之友丘侯宗卿而宗卿將為板本以傳永久且以書來屬熹序之熹不得辭也乃略為之說因并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爾淳熙壬寅九月己卯新安朱熹序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

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繇設也三代之隆其法浸備默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說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沉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

接乎孟子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

以来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説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奥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説日新月盛以至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説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録集解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為説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

師説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喜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沉潜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説而折其中既為定著章句一篇以竢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畧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别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説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

漳州教授廳壁記

教授之為職其可謂難矣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為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何也曰教授者以天子之命教其邦人凡邦之士廩食縣官而充弟子員者多至五六百餘少不下百十數皆惟教授者是師其必有以率厲化服之使躬問學蹈繩榘出入不悖所聞然後為稱此非反之身而何以哉是可不謂難矣乎不特此爾

又當嚴先聖先師之典祀領護廟學而守其圖書服器之藏其體至重下至金穀出納之纖悉亦皆獨任之嗚呼是亦難矣然凡仕於今者無大小莫不有所臨制總攝其任無劇易必皆具文書使可覆視是以雖甚弛者亦有所難而不敢肆獨教授官雖有統若其任之本諸身者則非簿書期會之所能察至其具於有司而可考者上之人又以其儒官優容之雖有不合不問以是為便故今之仕者反利焉而喜為之而孰知所以充其任者如彼其難哉故曰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為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予嘗以事至漳其教授陳君與予有故館予於其寓直之舍因得盡觀陳君所施於學者予謂若陳君則可謂知其難矣時陳君方將刻前人名氏於壁屬予記予辭謝不能者再三既不得命乃退而書其所聞見如此以為記且以厲後之君子云爾紹興二十六年七月甲子新安朱熹記

轉運司蠲免鹽錢記

皇帝陛下臨御之五年朝廷清明衆職修理乃眷南顧閔茲遠黎某月詔以太常少卿臣某為福建轉運副使而付以鹽筴使訪其利病以聞臣某既承詔奔走即事則與判官臣某爰暨屬寮博詢審訂具以條奏越明年春遂有旨免本道屬州縣逋負鹽課之緡錢九十七萬又詔歲入鈔鹽緡錢二十二萬者其罷之而使漕司歲以緡錢七萬補經費之闕臣某承命懽喜北向頓首言福建鹽法之弊久矣臣等問諸故府竊見祖宗盛時本道鹽息歲入緡錢十萬而三分之以其一予漕司佐州縣用度且市貢金其二為鈔法則商人歲輸京師者為錢六萬六千有奇而已其後鈔法中弛浮議交煽因盡以委漕司而增其額於是綱運猥并鹽洩不時而民始受弊中間蓋嘗減損然什不能去其三又他用之取具於鹽者亦且數倍舊制顧以歲出有常因不敢議至州縣或不能供又不得以時蠲除新故相仍轉相督趣重為民病歷年滋多今乃幸遇陛下仁聖儉慈不遺遐遠

既幸聽愚臣言而又推之以及其所未言者蓋德音再下而鈔額復祖宗之舊逋負捐累歲之積使州縣之吏無所旁緣以漁獵其民民得休息恩澤隆厚不可勝量臣等駑鈍不材奉使無狀乃幸得奉承聖詔以布乎下誠懽誠喜敢不悉力究宣謹察所部無或不虔以廢明命猶懼不稱無以昭示永久則取尚書所下詔旨刻石臺門以諗来者而竊敬識其下方如此又惟陛下躬德神聖天運日新其約己厚民之心終日乾乾有進無已竊計經制大定上下與足蓋可以日月期矣然則臣等前日所不敢議者且將復有望焉敢昧萬死并記其說而俯伏以俟乾道四年三月

名堂室記

紫陽山在徽州里嘗有隱君子居焉今其上有老子祠先君子故家婺源朱子高祖振曾祖絢祖森父松世居婺源縣萬年鄉松巖里松號韋齋少而學于郡學因往遊而樂之既来閩中韋齋因仕入閩寓崇安縣後徙居建陽之考亭思之獨不置故嘗以歲陽書堂者刻其印章

蓋其意未嘗一日而忘歸也既而卒不能歸將沒始命其孤熹来居潭溪之上（潭溪在崇安其上有屏山見劉屏山墓表）今三十年矣貧病苟活既不能反其故鄉又不能大其闔門以奉先祀然不敢忘先君子之志敬以印章所刻牓其所居之廳事庶幾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者後世猶有考焉先君子又每自病其卞急害道尉尤溪時（韋齋）政和八年同上舍出身授建州政和縣尉丁外艱服除改南劒州尤溪縣尉監泉州石井鎮建炎四年生子熹于尤溪官舍嘗取古人佩韋之義牓其廳事東偏之室曰韋齋以燕處而讀書焉延平羅公先生仲素實記之而沙陽曾君令德又為之銘官署中更盜火無復遺跡近歲熹之交石君子重知縣事始復牓焉且刻記銘於石以示後来熹惟先君子之志不可以不傳于家而熹之躁迫滋甚尤不可以忘先人之戒則又取而揭之于寢以自鞭策且示子孫蓋廳事寢堂家之正處今皆以先君子之命命之嗚呼熹其敢不夙興夜寐陟降在茲無或不虔以忝先訓晦堂者燕居之所也熹生十有四年而

先君子棄諸孤遺命来學于籍溪胡公先生草堂屏山二劉先生之門籍溪先生胡原仲憲也草堂先生劉致中勉之也屏山先生劉彦冲子翬也三公皆崇安人朱子奉遺命卜居以此憲以薦舉歷官秘書省正字言金必敗盟疏上即乞身奉祠勉之居白水亦被薦值秦檜柄國不起子翬忠顯公韡之次子以父任歷官通判興化軍乞歸　先生飲食教誨之皆無不至而屏山獨嘗字而祝之曰　朱子年弱冠屏山字之曰元晦木晦于根春容晬敷人晦于身神明內朕後事延平李公先生　先生名侗字愿中豫章羅從彦得河洛之傳　先生所以教熹者蓋不異乎三先生之說而其所謂晦者則猶屏山之志也熹悔而自今以始請得復從事于斯焉堂旁兩夾室曰敬齋右曰義齋蓋熹嘗竊取子又嘗作精舍于雲谷廬山之巔曰晦菴見雲谷記以示不敢忘諸先生之教且服日默坐讀書其間名其左曰敬齋右曰義齋蓋熹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為為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懼為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

物致知為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為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之為妙而吾身之所以為敬義云者名吾二齋且歷敘所以名夫堂室之意以見熹之所以受命于父師與其區區講學之所逮聞者如此書之屋壁出入觀省以自詒云

衢州江山縣學記

建安熊君可量為衢之江山尉始至以故事見于先聖先師之廟視其屋皆壞漏弗支而禮殿為尤甚因問其學校之政則廢墜不修又已數十年矣于是俯仰嘆息退而以告于其長湯君悅請得任其事而一新焉湯君以為然予錢五萬曰以是經其始熊君則徧以語于邑人之官學者久之乃得錢五十萬遂以今年正月癸丑始事首作大成之殿踰月訖工棟宇崇麗貌象顯嚴位序丹青應圖合禮熊君既以復于其長合羣吏率諸生而

釋菜焉則又振其餘財以究厥事列置門棘扁以奎文
生師之舍亦葺其舊于是熊君乃復揖諸生而進之使
程其業以相次第官居廩食經誦以時邑人有識者皆
嗟嘆之以為尉本以逐捕盜賊為官苟食焉而不曠其
事則亦足矣廟學興廢豈其課之所急哉而熊君乃能
及是是其志與材為何如耶熹時適以事過邑聞其言
則以語熊君曰吾子之為是役則善矣而子之所以為
教則吾所不得而聞也抑先聖之言有之古之學者為
己今之學者為人二者之分實人材風俗盛衰厚薄之
所繫而為教者不可以不審焉者也顧予不足以議此
子之邑故有儒先曰徐公諴叟者受業程氏之門人學
奧行高講道于家弟子自遠而至者常以百數其去今
未遠也吾意大山長谷之中臨巷窮閭之下必有獨得
其傳而深藏不市者為我訪而問焉則必有以審乎此
而知所以為教之方矣熊君謝曰走則敬聞命矣然此
意也不可使是邑之人無傳焉願卒請文以識茲役而

并列之熹不得而辭也因悉記其事且書其說如此俾
刻焉既以勵熊君且以視其徒又以告凡後之為師弟
子而食于此者使知所以自擇云爾淳熙三年秋七月
丙辰新安朱熹記

靜江府學記

古者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
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
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為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
其明諸心修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
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
者及其學者既成則又興其賢且能者實之列位是以
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
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為政事之本道
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
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
學則皆忘本逐末以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

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為虛文而無所與于道德政理之實于是為士者求道于老子釋氏之門為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僅存而不至于遂廢者亦無幾耳乃者聖上慨然憫其如此親屈鑾輅臨幸學宮發詔諸生勵之以為君子之儒而無慕乎人爵者德意既甚美矣而靜江守臣廣漢張侯栻適以斯時一新其府之學亦既畢事則命其屬具圖與書使人于武夷山間謁熹文以記之顧非其人欲謝不敢而惟侯之意不可以虛辱乃按圖考書以訂其事則皆曰靜江之學自唐觀察使隴西李侯昌巙始立于牙城之西北其後又徙于東南歷時既久士以卑溼堙鬱為病有宋乾道三年知府事延平張侯維乃撤而遷之始安故郡之墟蓋其地自郡廢而為浮屠之室者三始議易置而部使者有慼異教持不可者既乃僅得其一遂因故材而亟徙焉以故規模褊陋復易摧圮至于今侯然後乃得并斥左右佛舍置他所度材鳩匠合其地而一新焉殿閣崇邃堂序廣深師生之舍環列廡外耽耽翼翼不侈不陋于其為諸侯之學所以布宣天子之命教者甚實宜稱熹于是喟然起而嘆曰夫遠非鬼崇本教以侈前人之功侯之為是則既可書矣抑熹聞之侯之所以教于是者莫非明義反本以遵先王敷學之遺意而欲使其學者皆知所以不慕人爵為君子儒如明詔之所謂者則其可書又豈徒以一時興作之盛為功哉故特具論其指意所出者為詳而并書其本末如此以告来者侯字敬夫丞相魏忠獻公之嗣子其學近推程氏以達于孔孟治己教人一以居敬為主明理為先嘗以左司副郎侍講禁中既而出臨此邦以幸遠民其論說政教皆有明法然則士之學于是者亦可謂得師矣其亦無愧于侯之所以教者而相與盡其心哉淳熙四年冬十有一月己未日南至新安朱熹記

江陵府曲江樓記

廣漢張侯敬夫守荆州之明年歲豐人和幕府無事顧乃千里相望邈不嘗病其學門之外即阻高墉無以宣暢鬱堙導迎清曠乃直其南鑿門通道以臨白河而取旁近廢門舊額以榜之且為樓觀以表其上敬夫一日與客往而登焉則大江重湖縈紆渺瀰一目千里而西陵諸山空濛晻靄又皆隱見出沒于雲空烟水之外敬夫于是顧而嘆曰此亦曲江公所謂江陵郡城南樓者耶舊有南樓張九齡以爭牛仙客事貶荆州刺史嘗登此樓飲酒賦詩昔公去相而守于此其平居暇日登臨賦詠蓋皆翛然有出塵之想至其傷時感事寤嘆殷憂則其心未嘗一日不在于朝廷而汲汲然惟恐其道之終不行也於戲嗟夫乃書其扁曰曲江之樓而以書來屬予記之時予方守南康疾病侵陵求去不獲讀敬夫之書而知茲樓之勝思得一與敬夫相從遊于其上瞻眺江山覽觀形制按楚漢以來成敗興亡之效而考其所以然者然後舉酒相屬以詠張公之詩而想見其人于千載之上庶有以慰夙心者顧不可得則又未嘗不矯首西悲而喟然發嘆也抑嘗思之

張公遠矣其一時之事雖唐之治亂所以分者顧亦何預乎後之人而讀其書者未嘗不為之掩卷太息也是則是非邪正之實乃天理之固然而人心之不可已者是以雖曠百世而相感使人憂悲愉懌勃然于胸中恍若親見其人而真聞其語者是豈有古今彼此之間而亦孰使之然哉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登此樓者于此亦可以反諸身而自得之矣予于此樓既未得往寓目焉無以寫其山川風景朝暮四時之變如范公之書岳陽也范仲淹有岳陽樓記獨次第敬夫本語而附以予之所感者如此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淳熙己亥十有一月己巳日南至新安朱熹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

崇安縣故有學而無田遭大夫之賢而有意于教事者乃能縮取他費之贏以供養士之費其或有故而不能

繼則諸生無所仰食而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傾圮齋館
蕪廢率常更十數年乃一聞弦誦之聲然又不一二歲
輒罷去淳熙七年今知縣事趙侯始至而有志焉既葺
其宮廬之廢壞而一新之則又圖所以為飲食久遠之
計者而未知所出也一日視境內浮屠之籍其絕不繼
者凡五曰中山曰白雲曰鳳林曰聖歷曰既歷而其田
不耕者以畝計凡若干乃喟然而嘆曰吾知所以處之
矣于是悉取而歸之于學歲入租米二百二十斛而士

之肄業焉者得以優游卒歲而無之絕之慮既而學之
羣士十餘人相與走予所居之山間請文以記其事曰
不則懼夫後之君子莫知其所始而或至于廢壞也予
惟三代盛時自家以達于天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而
自天子之元子以至于士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士
之廩于學官者宜數十倍于今日而考之禮典未有言
其費出之所自者豈當時為士者其家各以受田而其
入學也有時故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給于縣官也歟

至漢元成間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學官弟子
至不復限以員數其後遂以用度不足無以給之而至
于罷夫謂三千人者聚而食于孔子之家則已妄矣然
養士之需至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不謂
難哉蓋自周衰田不井授人無常產而為士者厄于貧
反不得與為農工商者齒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則彼
又安能終歲裹飯而學于我是以其費雖多而或取之
經常之外勢固有所不得已也況今浮屠氏之說亂君

臣之禮絕父子之親淫誣鄙詐以蔽誘一世之人而納
之于禽獸之域固先王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
顧乃肆然蔓衍于中國豐屋連甍良疇接畛以安且飽
而莫之或禁是雖盡逐其人奪其所據而悉歸之學使
吾徒之學為忠孝者得以無營于外而益進其業猶恐
未足以勝其邪說況其荒墜無絕偶自至此又欲封植
而永久之乎趙侯取之可謂務一而兩得矣故特為之
記其本末與其指意所出者如此以示後之君子且以

警夫學之諸生使益用力乎予之所謂忠且孝者職其事者又當謹其出內于簿書之外而無侖合之私焉則庶其無負乎趙侯之教矣趙侯名某材甚高聽訟理財皆辦其課又有餘力以及此諸使者方上其治行于朝云

鄂州社稷壇記

淳熙十年春朝奉郎知鄂州事新安羅侯願以書來曰吾州羣祀之壇始在中軍寨去年秋通守清江劉君清之至而往謁焉視其地褊迫湫下燎瘵無所不稱藩國欽崇命祀之意且念比年郡多水旱札瘥之變意其咎或在是則言于州請得度地更置如律令已而劉君行州事遂以屬錄事參軍周明仲行視得城東黃鶴山下廢營地一區東西十丈南北杜倍差按政和五禮畫為四壇而屬其役事于兵馬監押趙伯烜作治未半而願適承乏又屬都監王椿董之以速其成焉某月壇成東社西稷居前東風伯西雨雷師居後少卻壇皆三成有壝壝四門前二壇趾皆方二丈五尺崇二寸後二壇趾皆方一丈六尺五寸崇八寸其再成方面皆殺尺崇四分而去一三成方殺如之而崇不復殺前二壝皆方四丈二尺門六尺間丈五尺後二壝皆方二丈八尺門五尺間四丈九尺其崇皆四尺社有主崇二尺五寸方尺剡其上倍其下半石也南五丈為門三間北二丈有奇為齋廬五間繚以重垣甃以堅甓而植以三代之所宜木亦既揀時日屬僚吏修祝號以告于神而妥之矣則又與劉君謀以吾子之嘗學于禮也是以願請文以記之俾後人之勿壞也熹按社實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后土勾龍氏其配也稷則專為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是皆著于周禮領于大宗伯之官唯社稷自天子之都至于國里通得祭而風雨之神則自唐以來諸郡始得祀焉至于雷神則又唐制所與雨師同壇共牲而祀者也國朝禮文大抵多襲唐故今郡國祀典自先

聖先師之外唯是五者蓋以為二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行于覆載之間以育萬物而民生賴焉者其德惟此為尤盛是以于其壇壝時日之制牲幣器服之品降登饋奠之節莫不參訂討論著之禮象頒下郡國藏于禮官有司歲舉行之而郡刺史又當以時循行察其不如法者蓋有國家者所以昭事明神祈以降祥錫福于下其勤如此顧今之為吏者所知不過簿書期會之間否則觴豆舞歌相與放焉而不知反其所敬畏崇飾而神事之者非老子釋氏之祠則妖妄淫昏之鬼而已其于先王之制國家之典所以治人事神者曷嘗有緊於其心哉嗚呼人心之不正風俗之不厚年穀之不登民生之不遂其不亦以此歟今羅侯之與劉君乃能相與汲汲乎此非學古愛民之志卓然有見乎流俗見聞之表其孰能之顧雖不文不足以記事實垂久遠然二君子過以為嘗從俎豆之事不遠千里而屬筆焉其得辭之乎因為書之使以刻于麗牲之石後有君子得以覽

馬羅侯方與劉君相率勸學劭農甚力劉君又嘗請于前守李侯植禁境內無得奉大洪山淫祠者其于敎民善俗之事力所可為無有不盡其心也十一年春正月甲辰具位新安朱熹記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淳熙二年東萊呂伯恭父自婺州来訪予于屏山之下屏山在崇安朱子所居也乾道初朱子以薦為樞密院編修官待次尋奉內諱遂家居不起淳熙二年呂東萊祖謙来訪共編次近思錄已又送東萊至廣信遂與陸子靜兄弟講學于鵝湖東萊年譜云淳熙二年四月如

武夷訪朱編修元晦蓋朱子是時提舉武夷冲祐觀也武夷亦屬崇安 觀于社倉發斂之政喟然嘆曰此周官委積之法隋唐義廩之制也然子之穀取之有司而諸公之賢不易遭也吾將歸而屬諸鄉人士友相與糾合而經營之使閭里有賑恤之儲而公家無侖合之費不又愈乎然伯恭父既歸即登朝廷與病還家又不三年而卒 淳熙三年祖謙除秘書郎兼實錄院檢討官修徽宗實錄十月至臨安六年感末疾扶持就與歸淳熙八年七月卒 遂不果為其卒之年浙東果大饑予因得備數推擇奉行荒政朱子以宰相王淮薦提舉常平茶鹽

按行至婺則婺之人狼狽轉死者已籍籍矣予因竊嘆
以為向使伯恭父之志得行必無今日之患既而尚書
下予所奏社倉事于諸道未子在浙東上言臣所居崇
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
乾道四年民間缺食熹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以貸
夏受粟于倉冬則計米加息二斗以償自後隨年斂散
歉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四年以原米六百
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
止收耗米三升以備折閱因此一鄉四十五里間遇歉
年民不缺食詔下其法于諸路按此即東萊所觀之社
倉也乃朱子請于知府徐嘉而立之與鄉人朝奉郎劉
如愚共主出納者其法以十家為甲推一人為首五
十家立一社首凡有稅糧人戶衣食不缺者及逃軍無
行之士皆不入甲即貧而不願入甲者亦聽之甲中人

戶備錄其大小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
下者不與縣官與鄉官同主其斂散有富家情願出米
作本者亦
從其便　募民有欲為者聽之民蓋多慕從者而未幾
予亦罷歸又不果有所為也是時伯恭父之門人潘君
叔度感其事而深有意焉且念其家自先大夫時已務
賑恤樂施予歲捐金帛不勝計矣而獨不及聞于此也
于是慨然白其大人出家穀五百斛者為之金華縣婺
女鄉安期里之四十有一都斂散以時規畫詳備一都
之人賴之而其積之厚而施之廣蓋未已也一日以書
來曰此吾父師之志母兄之惠而吾子之所建雖予幸
克成之然世俗不能不以為疑也子其可不為我一言
以解之乎予惟有生之類莫非同體惟君子為無有我
之私以害之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為無窮特窮而在下
則禹稷之事有非其分之所得為者然苟其家之有餘
而推之以予隣里鄉黨則固吾聖人之所許而未有害
于不出其位之戒也況叔度之為此特因其墳廬之所
在而近及乎十保之間以成先志以悅親心以順師指
且前乎此者又已嘗有天子之命于四方矣而何不可
之有哉抑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
苗為說耳以予觀于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
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為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
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
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
不以惨怛惠利之心是以王氏之能以行于一邑而不
能以行于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于悔其已

甚而有激也予既不得辭于叔度之請是以詳著其本末而又附以此意夔人蓋多叔度同門之士必有能觀叔度所為之善而無疑于青苗之説者焉則庶幾乎其有以廣夫君師之澤而使環地千里永無捐瘠之民矣豈不又甚美哉叔度名景憲興伯恭父同年進士年又長而屈首受學無難色師歿守其説不懈益虔于書無不讀蓋深有志于當世然以資峭直自度不能隨世俯仰故自中年不復求仕而獨于此為拳拳也

衡州石鼓書院記

衡州石鼓山據蒸湘之會石鼓山在城東三里有東巖西谿朱陵後洞水經注曰臨蒸縣有石鼓高六尺湘水所逕鼓鳴則有兵革之事郡國志蒸陽俯臨蒸水其氣如蒸故名江流環帶最為一郡佳處故有書院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為至國初時嘗賜勅額其後乃復稍徙而東以為州學則書院之跡于此遂廢而不復修矣淳熙十二年部使者東陽潘侯時德夫始因舊址列屋數間牓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學而不屑于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淵又因其故而益廣之別建重屋以奉先聖先師之像且摹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種若干卷而俾郡縣擇遣修士以充入之蓋連帥林侯栗字黃中福清人時為直寶文閣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改知潭州諸使者蘇侯詡管侯鑑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齋劄公田以佐其役踰年而後落其成焉于是宋侯以書來曰願記其實以詔後人且有以奉教其學者則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于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為羣居講習之所而為政者乃或就而褻表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逮至本朝慶歷寧之盛學校之官遂編天下而前日處士之廬無所用則其舊跡之蕪廢亦其勢然也不有好古圖舊之賢孰能謹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皆未嘗考其德行道藝之素其所授受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于為已者蓋羞言之是以嘗欲別求燕閒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

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于斯役而不敢憚其煩蓋非獨不忍其舊迹之無廢而已也故特為之記其本末以告来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毋以今日學校科舉之意亂焉又以風曉在位使知今日學校科舉之教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是為適然而莫之救也若諸生之所以學而非若今人之所謂則昔者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矣顧于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誦其言者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且致其諸生之意曰顧有以教之也予惟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于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于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于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于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沈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

邛常君濬孫始至既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昔聖賢敷學之意又為之飭厨饌葺齋館以寧其居然後謹其出入之防嚴其課試之法朝夕其間訓誘不倦于是學者競勸始知常公之為吾師而常君之視諸生亦閔閔焉唯恐其不能自勉以進于學也故常慮其無書可讀而業將病于不廣則又為之益置書史合舊為若干卷度故御書閣之後更為重屋以藏之而以書来請記其事且致其諸生之意曰顧有以教之也予惟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于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于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之善豈有待于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于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于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沈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

不傳世之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則其所以求于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議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為之地也今觀常君之為教既開之以古人數學之意而後為之儲書以博其問辨之趣建閣以致其奉守之嚴則亦庶乎本末之有序矣予雖有言又何以加于此哉然無已而有一焉則亦曰姑使二三子者知夫為學之本有無待于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一真有以為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容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閣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其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業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因序其事而并書以遺之二三子其勉之哉凡閣之役始于慶元初元五月辛丑而成于七月之戊戌材甓傭食之費為錢四百萬有奇則常君既率其屬輸俸入以首事而帥守詹侯體仁使者趙侯像之許侯知新咸有以資之至于旁郡之守趙侯伯璜十二邑之長陳君耘等亦以其力来助而董其役者學之選士楊誠中張安仁蕭孔昭也

學校貢舉私議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于鄉黨而達于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

而無外慕晏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為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為法度之密又足以為治心養氣之助而進于道德之歸此古之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為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宋取士自州縣發解惟開封解額獨優士子多冒籍戶又設太學利誘之一途紹興間太學升上舍者皆直赴廷對監試漕

試附試詐冒之捷徑建炎初念士人不能至行在令試于諸道提刑轉運司許直赴廷試紹興初又詔京畿京東西河北陝西淮南士人轉徙東南者令于寓戶州軍附試此濟試附試之始也紹興十二年立同文館試凡居行在去本貫千里以上許附試于國子監此監試之始也三者皆有詐冒相沿為捷徑以啟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于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于甚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宋試以詩賦論策帖經仁宗時用王氏新經又禁程氏專門之學叛道益甚即病其怪妄歐陽修稍正之後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為教之得失矣而議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不工為患而唱為混補之說光宗紹熙間詔國子監試中上等比類諸州待補中選之額放補一次崇寧初始令兩行混補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舉行崇寧州縣三舍之法宋時凡學皆隸國子監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上子孫為之太學生以八品下子孫及庶民之俊異者為之元豐中始行三舍法自諸州試補外舍考其行藝序升內舍上舍皆號太學生上舍之上等取旨授官中等以俟殿試下等以俟省試崇寧元年命天下州郡並置學縣學生考選升州州學生三年一貢太學崇寧三年以貢士盛集作辟雍于國門外以處外舍生而太學專處上舍內舍生士初貢至皆入辟雍以次升進遂詔取士悉由學校罷州郡發解及禮部試而使歲貢選士于太學其說雖若賢于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學者必衆而今州郡之學錢糧有限將廣其額則食不足將仍其舊則其勢之偏選之艱而湮之狹又將有甚于前日之解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處之然使游其間者較計得失于旦暮錙銖之間不得寧息是又不惟無益而損莫大焉亦非計之得也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求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孝宗時太學生遇有期親任清要官更為國子生清要官得牒送子弟作待補國子此謬濫之恩也至于制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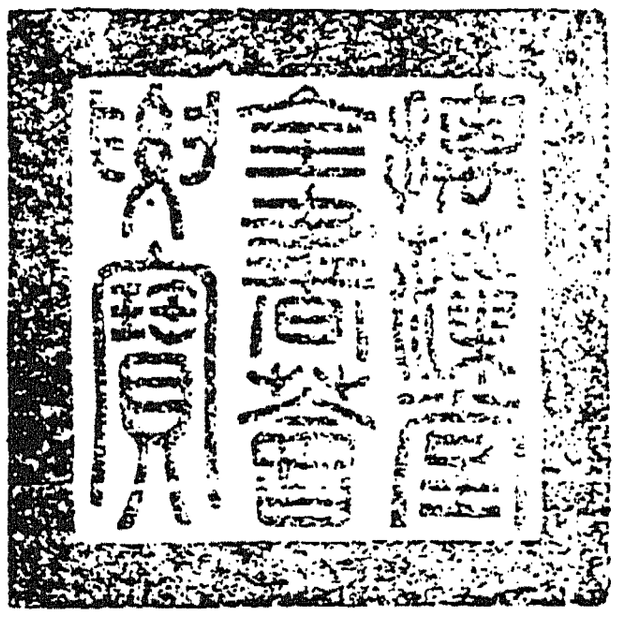
詞科武舉之屬宋時制舉無常科以待天下之才雖又有博學宏詞科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略也其詳則繼此而遂陳之

觀心說

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于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令復有物以返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耶為二耶為主耶為客耶為命物者耶為命于物者耶此亦不待較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以其體之不敢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知性知天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為忠信篤信而發也蓋曰忠信焉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于前身在輿而心倚者天理之奧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為一心人為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晝之所為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

于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齕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于斯耶按熹之學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居敬以成始而成終故獨紹千餘年道統不傳之緒先賢論之詳矣而其為文根極天人性命之原發揮聖賢道德之蘊自格致誠正而修齊治平本末精粗條理一貫斥異端之虛無正俗學之紕繆抉摘幽渺辯析毫芒以歸諸大醇蓋曲折而道其所難言深切而開人所未發無意于為文而天下之文章莫大乎是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又曰辭達而已矣其斯之謂也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劉能

欽定四庫全書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十二

三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十二目錄

宋

張栻

入見孝宗奏

呂祖謙

戒諭兩淮守令恤農詔

戒諭沿邊修武備詔

建隆編勅序

代宰臣史浩等恭書御製秋日幸秘書省近體詩

下方

白鹿洞書院記

陸九淵

送宜黃何尉序

劉晏知取予論

陳亮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十二目錄

送徐子才赴富陽序
論傳注
葉適
上寧宗皇帝劄子
財計上
瑞安縣重修縣學記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十二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旨編注

宋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師事胡宏以古聖賢自期用廕補官至祕閣修撰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沖祐觀卒學者稱南軒先生

入見孝宗奏栻時改知嚴州宰相虞允文以恢復為己任意栻當與己合數遣人致殷勤栻不答因入奏

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為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說文扃外閉之關也人心在內如扃故曰中扃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

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為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

呂祖謙　字伯恭婺州人好問之孫其學本之家庭又與朱熹張拭為友講索益精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除直秘閣以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官辛譏曰成學者稱東萊先生

戒諭兩淮守令恤農詔

孝宗乾道元年六月以境内飛蝗自死詔奪一官罷之因以兩淮守令勞徠安集無效下此詔戒飭之仍以詔置守令治所

朕觀周宣之治還定安集而勑勞於寡離散之民咸安其居中興之業人到於今稱之朕初承基緒兢兢業業以計安天下深惟兩淮之間瘡痍未平民力大屈流移交跡轉為氓隷廼眷北顧用震悼於厥心閒者太上皇帝數申飭守令懷輯疲瘵督趣農桑是年正月立兩淮守令勸民種桑賞格二月朝太上皇於德壽宮遣謁官檢察兩淮州縣賑濟饑民蠲賦省徭以佐百姓之急臨遣左右侍從之臣分行疆場復調麥近郡耕牛振

業新附所以加惠元元者視周宣有光焉朕臨政願治仰遵慈訓夙夜不敢忘而邊羅翔貴生齒益落自古版籍者載十二三僑居浮寄無所繫心勸之勤而應之怠其咎安在豈下吏未能奉稱而盡地力之教不先歟將豪奪暴役興東作爭而害農者蕃歟夫兩淮吾所重也異日沃埜上腴為天下最今乃儕於荒遠彫敝之區幾不為郡長民者獨安取此繼自今其悉乃心銷沮游末力穡敦本以稱朕安集之意有能帥先墾闢為諸郡倡者部使者上其名以差受寵若縱弛怠傲不如吾詔者亦糾劾以聞時則有顯罰不可逭朕言維服尚聽毋忽

戒諭沿邊修武備詔

孝宗隆興二年湯思退請撤邊備至軟乾道八年始依虜允文之請決策親征九年仍示虜允文速為邊備乃下詔摳容院

朕攬前世治邊之策責大指而削小文略近利而規後效長轡遠馭與豪傑之士共期繩墨之外肆其封疆之臣亦越拘攣之見以為公家忠計用能辟地却敵顯有丕功朕甚嘉之朕不能遠德邊虜未寧重勞士大夫藐

然甚慚廼者臨遣大臣盡護羣帥夙夜為守圍計至熟悉也而陣塞破壞亭候堙絶吏氣傷沮武備衰減便文自營毛舉細事以塞責或訑寇遷延宿兵無用之地或侵驅新附使邊騷然不安或屯聚懈弛莫能相壹或創艾戰鬬選耎退縮耎與懦同意者跙跔之士束於刀筆吏而不得騁歟將郡國之吏或不足元一方之任歟抑貨賄上流吏卒失職下亡所信歟今朕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維爾將帥牧守其厲鋒鍔展腹心賦車籍馬必戒輓運奉饟必豐器械必犀利犀按說文徐鉉曰當作屏堅也漢書馮奉世傳器不屏利音西鼂錯傳又作屏亦訓堅增韻云燧燧必精明毋拘常守古以屏兕為堅故以為堅也以失事機之會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尚克欽承以寬朕北顧之慮則予汝嘉

建隆編勅序

太祖皇帝受命穆清肇造區夏建隆之元號為天地重開迺命左右之臣條定憲章論次律令創業垂統為萬世則越四年七月己卯判大理寺臣儀上建隆編勅四卷實儀字可象太祖建隆元年以工部尚書兼判大理寺奉詔重定刑統三十卷編勅四卷宏規丕矩易簡坦明揭於象魏藏於有司職於秋官肪於郡國脇與頒同用啟佑後聖繼繼承承咸以正罔缺確乎致治之成法也臣涵泳聖涯固不足以測知乾坤闓闢之縕然職在翰墨其可以詞語淺薄為解謹齋心極思而序之曰一天下者必不嗜殺人然後定惟五代之亂彊凌弱衆暴寡無知之氓奔者驌欲者與嗜同睒三尺法猶弁髦土梗而大棄之奪攘不忌剽刼顯行上之人厭苦其難治於是為一切之法以求勝民不師古始墮壞先王金科玉條之制相夸以虐相高以險奇請它比溢於几閣黠昏老吏生死於簿書之間猶不能徧識千機萬穽罔民而納之死悍臣酷吏奮髯抵案漢書朱博為瑯琊太守曹掾史皆移病卧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耶乃行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都中大驚乃行斬艾擊斷專決不請駢首就戮血流波道韓弘斬劉鋹卒三百人血流波道民舉足而傴然自以防民之具高視前世然法出姦生令下詐起

姦究無窮而鈇鉞不足以威毒燎腥聞於天上帝震怒崇降罪疾亦罔克永世惟我藝祖奄受方夏代虐以寬當宁太息思欲滌除苛法擾亂世而反之正深詔通明平恕之士傳以經誼蔽以人情成書之布前目後凡較然畫一以四卷之簡而馭億萬生齒之繁風流萬厚棼罔疎濶斯民安土樂生不敢以身試法駸駸乎圄空刑措之治矣昔之為法愈多而犯法亦多今之為法愈寡而犯法亦寡昔之防民日嚴而民日慢今之防民日寬而民日謹昔之吏屈首朱墨而不足今之吏從容畫諾而有餘是知為治之道果在此而不在彼也深仁厚澤克開厥後民之戴宋永永無窮後世雖有作者蔑有加於此矣世之議者或謂藝祖之法以威克厥愛為主臣竊以為聖人之用刑若醫者之用藥當疾之初平藥石未可一朝去也必俟元氣稍勝則藥石俱捐藝祖拔民於水火之中如疾之初平故也故於前代之刑猶存十一於千百至於後聖教化益明則刑益輕慶歷嘉祐以來鞭笞之罰不上於士大夫實推本藝祖好生之德孰謂其尚威乎臣懼後之有司不察藝祖制法之原謹復列之於末以告來者臣謹記

代宰臣史浩等恭書御製秋日幸祕書省近體詩下方　淳熙六年九月十二日車駕幸祕書省賜宴明日內出近體詩一首賜羣臣宰相以下皆進詩祖讌進和篇一首及代宰臣恭書御製下方又代宰臣作謝表是月以

臣等仰惟皇帝陛下宵旰萬機身濟大業雕琢夸詡浮靡虛憍之習是抑是黜囿游池籞宴豫虞樂之奉是損是蠲居焉非本實不親動焉非法義不舉睠茲三館乃儲藏典訓長育英俊之地自紹興清蹕下臨迄今三十有四年思欲儀型丕冀以增光聖緒於九月辛酉朔詔有司戒期十有二月壬申幸祕書省受朝右文殿移御祕閣紬光堯太上皇帝　高宗也寶章以視羣臣既又修太平興國故事張宴右文酒五行罷越翼日癸酉內出御製詩賜臣浩以下昭回淵曜參貢圖書鴻大閎深匹休

雅頌臣等下拜登受相與齋祓數繹宸指蓋在昔聖人以開物之智立經陳紀通於萬世惟有道之主為能監世盈虛則象成憲立一王法是之謂稽古文武竝用久長之術惟崇起經藝褒表儒學用能童明大誼馴服雄虺俾咸知尊君親上茂集駿功是之謂右文國以人為輕重士氣之肆拘信屈論世者必觀焉惟虛已忘勢然後羣獻輻湊展布四體樂盡其心是之謂禮賢下士大哉王言堯舜禹湯文武之隆由此其選固非墨客辯人所得私以為榮觀臣等昧死請勒諸琬琰貽諸億載與日月雲漢同垂無極制曰可謹具著其語下方以風示寓內德意志慮之所鄉云

白鹿洞書院記

淳熙五年朱熹以史浩薦除知南康軍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卬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熹行視陂塘竝廬山而東得白鹿洞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并於南唐其事至淺鮮太宗於汎掃區宇日不暇給之際奬勸封殖如恐弗及規模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圮於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徒之恥哉郡雖貧薄顧不能葺屋數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續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乃屬軍學教授楊君大濛星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某記其成某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阨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閒曠以講授大帥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為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祿秩賜之扁榜所以寵之者甚備當是時士皆尚質實下新奇敦行義而不偷守訓故而不鑿雖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甘受和白受采既有進德之地矣慶歷嘉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至於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

孟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熙寧初明道先生在朝建白學制教養考察實興之法綱條甚悉不幸王氏之學方興其議遂格有志之士未嘗不歎息於斯當建炎再造典刑文憲浸遠舊觀闕洛緒言稍出於毀棄剪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力之實蹴等凌節忽近慕遠未能闚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賢聖之病如是洞之所傳習道之者或鮮矣淤則書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蓋相與揖先儒淳

固慤實之餘風服大學離經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約自卑而高以答揚熙陵開廸樂育之大德太宗葬永熙陵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於考方志紀人物亦有土者所當謹若李渤之遺跡固不得而略也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賦功已狹率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則有餘矣興廢始末具於當塗郭祥正所記者皆不書

陸九淵字子靜登進士第出呂祖謙之門官至知荊門軍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泣下熹以為

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除將作監丞居象山學者號象山先生

送宜黃何尉序

民甚宜其尉甚不宜其令吏甚宜其令甚不宜其尉是令尉之賢否不難知也尉以是不善於其令令以是不善於其尉是令尉之曲直不難知也東陽何君坦尉宜黃與其令臧氏子不相善其賢否曲直蓋不難知者二人之爭至於有司有司不置白黑於其間遂以俱罷縣之民謂臧之罪不止於罷而幸其去謂何之故不至於

罷而惜其去臧貪而富且自知得罪於民式遄其歸矣何廉而負無以振其行孝縣之士民哀其窮而為之裹囊以餞之思其賢而為之歌詩以送之何之歸亦榮矣比干剖心惡來知政子胥鴟夷宰嚭謀國爵刑舛施德業倒植若此者班班見於書傳令有司所以處臧何之賢否曲直者雖未當乎人心然揆之舛施倒植之事豈不遠哉況其民心士論有以慰薦扶持如此其盛者乎何君尚何憾魯士師如柳下惠楚令尹如子文其平獄

治理之善當不可勝紀三黜三已之間其為曲直多矣而語蓋所稱獨在於遺佚不怨阨窮不憫仕無喜色已無慍色況今天子重明麗正光輝日新大臣如德星禦陰輔陽以却氛祲下邑一尉悉力衛其民以迓墨令適用吏文與令俱罷是竟終遺佚阨窮而已者乎何君尚何憾雖然何君譽處若此其盛者臧氏子實為之也何君之心何君之學遽可如是而已乎何君是舉亦勇矣誠率是勇以志乎道進乎學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使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吾所望於何君者不然何君固無憾吾將有憾於何君矣

劉晏知取予論 唐書贊曰晏因平準法幹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數十年師旅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債而振晏有勞焉可謂知取予矣

天下之事不兩得知其說者斯兩得之矣取予之說事之不兩得焉者也民有餘而取國有餘而予此夫人而能知之者也至於國之匱方有待乎吾之取而濟民之匱方有待乎吾之與而蘇當是時顧國之匱而取之乎必不恤民焉而後可也顧民之困而予之乎必不恤國焉而後可也事之不兩得孰有甚於此哉使終於不兩得則終無一得焉爾矣故取予之說不可謂易知也取而傷民非知取者也予而傷國非知予者也操開闔斂散之權總多寡盈縮之數振弊舉廢把盈注虛索之於人之所不見圖之於人之所不慮取焉而不傷民予焉而不傷國豈夫人而能知之者哉必有其才而後知其說也非唐之劉晏吾誰與歸史氏以知取予許之真知晏者哉夫所病夫取予之難者非一不足之難而皆不足之難也下有餘而取之可也彼方不足也而何以取之上有餘而予之可也此方不足也而何以予之天下有皆不足之病矣而有皆不足之理乎聞之曰川竭而谷盈丘夷而淵實天下蓋未始皆不足也方其上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下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下焉者矣下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上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下焉者矣將輸之利害不明則費廣於舟車之

徭儲藏之利害不悉則公困於腐蠹之弊物苦道遠則尋以輸尺斛以輸斗吏汙法弊則私良公害私盈公虛此所謂不必求之下焉者也富賈乘急而騰息豪民困弱而兼幷貪胥旁公而侵漁繩矱不立而連阡陌者猶未已也糟糠不厭而餘芻豢者猶爭侈也此所謂不必求之上焉者也繇是言之有餘不足之數可得而見而取予之說可得而知也然狃於常者變之則駭便於私者奪之則爭黨繁勢厚則扞格而難勝謀沉計深則說祕而不可察圖利而害愈繁趨省而費益廣則夫天下之才果不易得而取予之說果不易知也支左屈右夫射者舉知之也至於中秋毫於百步之外左右前後惟的之從知之者惟后羿而已攬轡執策夫御者舉知之也至於致六馬於千里之遠周旋曲折惟意所適知之者惟造父而已國不足而取民不足而予夫人而能知之也至於取不傷民予不傷國知之者惟晏而已利病具於元載之書而轉漕之說詳鼓吹出於東漸之撟而

轉漕之功著補辟之選精也 代宗時大兵後京師米斗千錢禁膳不蕪時甸農挼穗以輸晏自按行浮淮泗達汴入河觀三門遺跡厮河為通濟渠然畏人牽制遺書元載備言利病各四載盡以潛事委之歲輸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馳使勞曰卿朕鄭侯也千請者寧奉以廩入故趨督倚辦而功成教令之出嚴也 晏分置諸道租庸使簡臺閣士專之盡一時之選趨督倚辦故能成功雖權責干請欲假職任者晏厚以廩入奉之未嘗使親事是以人人勸職 數千里無異於目前至嘫呻詰戲不敢隱 晏所任者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嘫呻詰戲不敢隱鹽法寖於第五琦治權鹽晏代之法益寖利無遺入歲收鼓鑄興於淮楚間而貨有餘緡 第五琦治權鹽晏代之緡錢千二百萬晏又於淮楚間買銅易薪歲鑄緡錢十餘萬 彼其所以取之者豈盡出乎下哉是以取之而民不傷駛足募而商賈不得制物價之低昂 晏於諸道巡院皆募駛足置驛相望四方貨直低昂及他利害雖甚遠數日即知賑救行而豪植不得乘細民之困瀕 每州縣有荒歉晏先令蠲其物估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簡核出內一委之士而吏無所竄巧督漕主驛一出之官而民得以息肩無名之斂雖罷而鹽權實行米粟之賑雖出而雜貨則入彼其所以予之者豈盡出乎上哉是以予之而國不乏嗚呼創殘之餘而嚮

敵之甲未解也饑疫之後而饋軍之需未艾也上方宵旰而民且囂囂而晏也遑遑於其間深計密畫推羨補闕國不增役而民力紓民不加賦而國用足非夫知取予之說妙取予之術疇克濟哉若夫頭會箕斂剝膚椎髓疲民力而激便漕之功於難成之渠捨吏欺而責負逋之租於已輸之民竭下以益上困民以悅君此則韋堅王鉷楊國忠之倫無恥敗國甘處乎晏之下而人皆憤焉者也至於談仁義述禮樂既古人之文而不既古人之實大言侈說而不適於用如裴光庭之暴宇文融之惡而不能任國用不足之責韋堅王鉷楊國忠裴光庭宇文融明皇時皆以聚斂進房琯知惡第五琦而不能對何所取財之問第五琦言財利幸於肅宗為江淮租庸使房琯諫之帝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琯不能對此則不知堯舜孔孟之學雖自處不在晏之下而天下皆笑之者也甘處乎下者如彼欲出乎上者如此則夫知取予者非晏之與而誰與也雖然論之以聖人之道照之以君子之智則堅鉷國忠雖晏所不為而愚恐其有時而同科琯光庭雖不足以詆晏而愚恐晏未免於上方宵旰而民且囂囂而晏也遑遑於其間深計密畫推羨補闕國不增役而民力紓民不加賦而國用足非夫知取予之說妙取予之術疇克濟哉若夫頭會箕斂剝膚椎髓疲民力而激便漕之功於難成之渠捨吏欺而責負逋之租於已輸之民竭下以益上困民以悅君此則韋堅王鉷楊國忠之倫無恥敗國甘處乎晏之下而人皆憤焉者也至於談仁義述禮樂既古人之文而不既古人之實大言侈說而不適於用如裴光庭之暴宇文融之惡而不能任國用不足之責韋堅王鉷楊國忠裴光庭宇文融明皇時皆以聚斂進房琯知惡第五琦而不能對何所取財之問第五琦言財利幸於肅宗為江淮租庸使房琯諫之帝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琯不能對此則不知堯舜孔孟之學雖自處不在晏之下而天下皆笑之者也甘處乎下者如彼欲出乎上者如此則夫知取予者非晏之與而誰與也雖然論之以聖人之道照之以君子之智則堅鉷國忠雖晏所不為而愚恐其有時而同科琯光庭雖不足以詆晏而愚恐晏未免於可詆何則晏之取予出於才而不出於學根乎術則不出于學根乎術而不根於道晏之治財未能過管商氏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管商曾西之不為孟子之不願至於商君則後世萬論以為帝秦者商君也而亡秦者亦商君也今晏之所為如茗擿珍貢常冠諸府要官華使多出其門畏權貴而稟其人嘿其口而啖以利為國家者亦何利於此哉使不死於楊炎之擠則其污身敗國者將不止此晏雖廉儉自守然任職久勢軋牢相要賂遺四方名士其有口舌者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議者頗言晏任數固恩始楊炎為吏部侍郎晏

為尚書盛氣不相下及炎執政衙宿怨搆晏罪賜死人莫不以揚炎之擠為晏惜而愚獨以為晏之幸故曰論之以聖人之道照之以君子之智蓋未免於可詆亦未必不與堅鉏國忠等同科雖然才之難也久矣道不稽諸堯舜學無窺於孔孟毋徒為侈說以輕議焉可也

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屢上書言國家大計不見用又坐事屢遭大獄益勵志讀書光宗朝對策御筆擢第一授僉書建康府判官辛詆文弊

送徐子才赴富陽序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十二　六

漢法常選所表循吏以為公卿故郡縣稱治然其立朝往往多不稱在郡縣時豈國家固自有大體而治道果不可以吏道辦耶龐士元蔣公琰蔣琬字不屑意於郡而謀國有稱焉當時以為非百里才雖諸葛孔明之論亦如此然則吏道又有出於治道之外者耶亮自十八九歲嘗從故鄉老鄉人游故老鄉人莫余知也而陳聖嘉應仲實徐子才獨以為可聖嘉之與人交仲實之自處予又其高明奇偉者小試輒有聲諸公爭知之得邑輒輟去蓋何足以展其游刃哉然士之侈然矜奮於一邑者非有餘也技窮於此矣置不復論則志浮於事不足法也事之至者盡吾心焉事已而無留吝之意處小存大則不遺於小此所以隨所寓而嘗有餘夫治道之與吏道又焉有二物哉今天下郡縣固不可為而附輦之邑尤不易為也無名難辦之費巧以取之民則將誰欺倚公而豪取之則民復何罪況上之人常不自任其責而責辦於我民一有言焉則又諉罪於我而彼若不與知者子才宜何以處此楚漢相距滎陽成皐間蕭何至遣老弱未傳者恙詣軍可謂無策矣而高帝稱其有鎮國家撫百姓之功此果何說哉平時所以為民慮者甚周緩急不時之須亦為民計而已矣未嘗為民慮也而行一切之政以趣辦民之不戢刃於其胸者直須時耳吾不忍民之至此或高舉而避之或閉目搖首以

聽其自作自止徒以張夫一切趣辦者之勢則其罪等耳此古之君子所以嘗盡心於不可為之地也子羔為費宰而夫子以責子路者憂其少未堪事耳子路乃以為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此後世英雄豪傑之所以因事增智諸儒嘗瞠若乎其後而夫子平時教詔中人以上之辭也豈所以施之子羔哉徒禦人以口給而已矣因吏道之曲折而得治道之大體吾獨有望於子才耳能使亮自定常不去心則不必歲晏而後論之也

論傳注

昔者孔子適周而觀禮上世帝王之書蓋亦無所不觀矣包犧氏神農氏黃帝氏始開天地而建人極其大者固已為百王之所不可廢而風俗之尚朴法度之尚簡也故其書不可存而存其大者易所載十三卦聖人是也而易之書則天地古今之變備矣帝王始因時立制可以為萬世法程而百王之綱理世變者自是而愈詳故裁而為書三代損益之變後世聖人將有考焉而夏商之書杞宋特不足證於是始定周禮又參考周家風俗之盛衰與其列國離合之變刪而為詩其於周可謂詳矣又取累聖之所以宣天地之和者列為樂書而又傷春秋之變遂不可為也齊威晉文之伯首變三代之故而天地之大經從此廢矣聖人之所以通百代之變者一切著之春秋六經作而天人之際其始終可考矣此聖人之志也而王仲淹實知之九師三傳齊韓毛鄭大戴小戴與夫伏生孔安國之徒其於六經之文窮年累歲不遺餘力矣師友相傳考訂是非不任胸臆矣而聖人作經之大旨則非數子之所能知也天下而未有豪傑特起之士則世之言經者豈能出數子之外哉出數子之外者任胸臆而侮聖言者也彼其說之有源流也歷盛衰之變也合前後之智也於聖人之大者猶有遺也納天下之學者於規矩之內吾未見其舍注疏而遽能使其心術之有所止也當漢唐之盛時學者

皆重厚質實而不為浮躁儇薄之行彼其源流有自来矣祖宗之初不以文字卑陋為當變而以人心無所底止為可憂故天下之士惟知誦先儒之說以為據依而不自知其文之陋也是以重厚質實之風往往或過於漢唐盛時其後景祐慶歷之間歐陽公首變五代卑陋之文奮然有獨抱遺經以究終始之意終不敢舍先儒之說而猶惓惓於正義蓋其源流未遠也嘉祐以後文日盛而此風少衰矣極而至於熙豐之尚同猶未若今日之放意肆志以侮玩聖言也聖人作經之大旨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知而纖悉曲折之際則注疏亦詳矣何所見而忽略其源流而不論乎無怪乎人心之日偷而風俗之日薄也然考之三朝未嘗立法也而天下之學者知以注疏為重則人心之向背顧上之人如何耳夫取果於未熟與取之於既熟相去旬日之間而其味遠矣將以厚天下學者之心術而先啟其紛紛則又執事之所當慮也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豈忠厚者之論乎盍亦思所以先之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擢進士第二官至寶文閣學士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朱熹為林栗所劾適上疏爭之語尤切辛贈光祿大夫謚忠定

上寧宗皇帝劄子寧宗朝適起為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召入對因上此書帝嘉納之

臣聞欲占國家盛衰之符必以人材離合為驗昔周文武身致多士作而用之順上天命最為長久召康公從成王賦卷阿之詩言求賢用吉士其興託淵然以深其旨意沃然以長不以美而以戒其詞曰藹藹王多吉人惟君子命媚于庶人夫上媚天子下媚庶人不以抗犯為能而以順悅為得此豈有諂曲之意存乎其間哉忠信誠實盡公忘家惟以國之休戚關憂樂不以己之曲直較勝負故能上為人主所信下為百姓所愛蓋人材合一之時和平極盛之治其效如此非末世所能及也往者陛下初嗣大寶臣服在百僚偶當進對輒不自已竊嘗申繹卷

阿之意為陛下獻天啓明聖德意開廣志慮日新銷磨黨偏秉執中道人材庶幾復合和平可以馴致臣災疾羸殘目覩斯事不勝感歎臣聞治國以和為體處事以平為極和如鼎人之味馬主於養口而無酸醎甘苦之爭也使猶有酸醎甘苦之爭則非和矣平如工人之器馬主於利用而無痕跡節目之累也若猶以痕跡節目之累則非平矣故善調味者必使衆味不得各執其味而善制器者必能消衆不平使皆効其平人臣誰無有己惟明主能使其忘己仁宗初年嘗有黨論至和嘉祐間昔所廢棄皆復湔洗不分彼此不問新舊人材復合遂為本朝盛時臣久病積衰已絕榮望區區之愚所期人主忘己體國銘心既往圖報方来如子事父無有怠竭職任所繫畢智陳力分守所嚴極忠盡敬不私一身以自徇而與公家相為先後如此則下知和平之實義上享和平之實福遠追文武近法仁宗以無愧於卷阿之詩陛下財幸

財計上

理財與聚斂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斂而已矣非獨今之言理財者也自周衰而其義失以為取諸民而供上用故謂之理財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餘而下不困斯其為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夫君子不知其義而徒有仁義之意以為理之者必取之也是故避之而弗為小人無仁義之意而有聚斂之資雖非有益於己而務以多取為悅是故當之而不辭執之而弗置而其上亦以君子為不能也故舉天下之大計屬之小人雖明知其負天下之不義而莫之恤以為是固當然而不疑也嗚呼使君子避理財之名小人執理財之權而上之任用亦出於小人而無愧民之受病國之受謗何時而已夫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此多而彼寡或不求則伏而不見或無節則散而莫收或消剥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繼或其源雖在而淺導之無法則其流

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財興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為聖君賢臣者也若是者其上之用度固已沛然而不匱矣後世之論則以小人善理財而聖賢不為利也聖賢誠不為利也上下不給而聖賢不知所以通之徒曰我不為也此其所以使小人為之而無疑歟當熙寧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為市易之司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為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為利也其人又從而解之曰此真周公之法也聖人之意六經之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嗤笑其雜者然而大法行而天下終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真以為聖賢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之法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其貿者祭祀喪紀無有數而以國用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舉然而祭祀喪祀猶有所未足而取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予而誰予之將無以充其用而遂予之也則民一切仰上而其費無名故賒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以其所服者為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斂之則為不仁然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為之蓋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嫉其自利而欲為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學周公之法於數千載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為是法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為深知周公乎且使周公為之固不以自利雖百取而不害而況盡興之乎然則奈何君子避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為義坐視小人為之亦以為當然而無怪也徒使其後輩慮而議之厲色而爭之

然則仁者固如是耶今天下之財亦可得而略計矣黃帝堯舜以來財之在天下今其不知取者幾也秦漢之後創取於民後世日以增益今其棄而不求者幾也天下之遺利天下之所不知不得而用之者幾也抑猶有上之所未斂者乎抑已盡斂而不可復加歟然則有民而後有君有君而後有國而後有君與國之用非民之不以與其上也而不足者何說今之理財者自理之歟為天下理之歟人有十子闔其大門日取其

子而不計其後將以富其父歟抑愛其子者必使之與其父歟抑孝其親固將盡困其子歟抑其父固共其子之財歟然則今之開闔斂散輕重之權有餘不足之數可以一辭而決矣奈何以聚斂為理財而其上至於吏小人君子以為不當理財而聽其絕而不繼若是者何以為君子哉

瑞安縣重修縣學記

昔劉君龜從宰瑞安願修學前記云糜錙二百萬不薄矣未久已浸敝頹陣墮級棟桂扶梁拄岌岌搖動如坐漏舟中邑人以為大慚頃歲諜於余將自治之余曰止政在有司非鄉民所敢干也此豈佛老氏室廬耶又可醵而就之乎嘉定四年黃君葵初領縣貫無贏銖歎曰吾其舍旃士之職於學者鄭炎陳觀大趣贊曰願盡力贊比昔十四而學復壯好如新成焉凡吏之品有三上以學為吏其次本於吏而學以飾之下者苟吏無飾也君始至即修學視一邑之政無先於學斯知以學為吏歟

世之論吏亦有三上者學成而能教其次雖未能教而以政養民下者無養豕飼獸擾之爾君知以學為吏固不鄙慢其民教與養始勉而進歟世之論常曰吏必設學而教且養人寙急不知吏當先自教且養急顧有甚於人者何也彼雖知以學為吏燭物之智淺察己之功不深意則以教且養者厚民實則以教且養者病民矣烏得勉而進哉故明恕而多通吏之所以自教節廉而少欲吏之所以自養少欲則民有餘力多通則民有餘

情然後推其所以自養者亦養人廉推其所以自教者亦教人恕此忠信禮義之俗所由起而學之道所由明也余既嘉君能重學於先故樂為君繫其勉於學者於後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十三目錄

宋

蔡沈
書經集傳序

陳淳
宗會樓記

真德秀
夏震特授武信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進封加食邑食實封
皇伯師垂特授少保依前定江軍節度使致仕天水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制

賜寶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黃度乞檢會前奏許令致仕不允詔

賜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雷孝友正奉大夫參知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十三目錄

政事樓鑰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宇文紹節兼太子賓客辭免皇太子講授春秋終篇各特賜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雷孝友宣奉大夫參知政事樓鑰通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宇文紹節兼太子賓客辭免皇太子讀三朝寶訓終篇並特與轉行一官不允詔

上殿奏劄

庚午六月十五日輪對奏劄二

直前奏劄

直前奏劄

名除禮侍上殿奏劄

大學衍義序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十三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蔡沈字仲默少從朱熹游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隱居九峯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為遂以屬沈

書經集傳序

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自晉受讀以來沉潛其義參

考衆說融會貫通遞敢折衷微辭奥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為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徽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畧矣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從朱熹游為學益力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以特

秦恩授建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卒

宗會樓記

古人宗法別子為始祖繼別為大宗繼禰為小宗宗其為始祖後者為百世不遷之宗宗其為高祖後者為五世則遷之宗蓋諸侯世適為君由次而下不得禰先君視正適皆稱別子或異姓之来自他邦與庶姓之起於是邦者亦皆謂之別子其後世子孫為卿大夫則立此別子為始祖而別子之世適常繼別子之正統以主始祖之祭與族人為宗謂之大宗雖五世外皆為服齊衰三月是謂百世不遷之宗其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世適後之以主庶子之祭與兄弟為宗謂之小宗旁而例之為類不一其繼者為親兄弟所宗為服期繼祖者為從兄弟所宗為服大功繼曾祖者為再從兄弟所宗為服小功繼高祖者為三從兄弟所宗為服緦外高祖五世則無服祖遷而宗易是謂五世則遷之宗大宗一與小宗四為五小宗五世外雖已遷而復

統於大宗百世未嘗絕為宗子者所以主祭其體為甚專壓族人其分為甚尊統率族人其權為甚重而族人所以祗事宗子其禮又甚嚴冠娶必告喪練必赴歸器必獻其上具牲必獻其賢雖富貴不以入其家非所獻不以入其門居庶者不敢僭其斬為支者不敢干其祭宗子有疾而攝則必告而後祭若庶子為大夫則以上牲獻宗子為薦於宗子之家或宗子居他邦則庶子大夫稱宗子使執常事而所謂攝主又不言孝不備厭旅酬綏配歸胙凡奉奉於宗子若是其敬者皆以重正體而一人情也何為重正體而一人情大要上以事祖禰而盡尊尊之義下以合族屬而篤親親之恩爾是以人知宗派所自来本支昭穆不亂而宗廟常嚴家與宗黨時相接長幼戚疎有紀而骨肉不離古人禮族之盛孝弟達於州閭者由此其故也今世禮教廢已久矣宗法不復存士大夫習禮者專於舉業用莫究宗法為何如禰已祔則不復饗其祖祭有適而諸子並立廟父在已析居異籍親未盡已如路人或語及宗法則皓首諸父不肯陪禮於少年適姪之側而華髮庶姪亦恥屈節於妙齡叔父之前是亦可歎也已吾友郭君子從乃於頹俗廢禮之中卓為尊祖收族之舉推原本姓出於虢叔之後自太原陽曲分徙頴川華陰昌樂中山唐末華陰之族有避地游官於南而本宗始蓋自漳来失其名位且非世家不敢僭祖其次據大父廣萊府君諱近者實始基產業為繼禰之適越考至已又皆居長於是於小宗法與其弟某割先業潮陽汶溝田充蒸嘗定為世適主祭之議併摭程夫子所取韋家宗會之說扁其樓曰宗會以為歲時會合宗人之所而書来請記以傳之後代予發書為之深感因叙古人宗法曲折以詔其宗人使知子從此舉實出古先聖王之遺典而非己意揆為苟合之私則凡會於茲樓者皆有以各盡其尊尊親親之誠而本根枝葉之相為依庇豈不休哉抑子從所為宗田之約適子不得出粥諸子不得均分專修四代墳

忌及時祭合族之費忌日一按禮書不用浮屠其意義蓋甚嚴明正大惟後之子孫及宗人其識之於是併為之書俾刻示焉嘉定庚辰十月望日清漳北溪陳某記

真德秀字景元建之浦城人登進士第中博士宏詞科官至參知政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自韓侂冑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卒贈銀青大夫

諡文忠學者稱西山先生

夏震特授武信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進封

加食邑食實封

加實封

門下太微南宮上將拱端門之位張衡靈憲云太微為五帝之庭史記云斗魁戴匡六星一曰上將又漢書曰太微之十二星東相西將

羽林北落衆星聯壘壁之光列星圖曰羽林四十五星三三而聚在奎壁南主天軍若星明則國安寧若星希而動搖則兵革出

朕仰觀乾象之交近紡師兵之衛惟予圻父周書酒誥若疇圻父謂司馬也捍我皇家其頒贊書以詵羣聽具官某性資樸重風槩沈雄早振迹於顏行晚策勳於盟府執戈衛社閫

如貔虎之威仗鉞奮忠迅若鷹鸇之擊心惟享上誼不辭難遂亞中權遂司留務扈徼道千廬之遶肅穆無聲領屯營萬騎之嚴訓齊有紀疇其多績錫以褒章建蜀道之戎麾正嚴除之使領豈云假寵于以勸忠於戲若時將帥之臣蓋無越六旄之貴維我祖宗之世率以旌百戰之多爾其思恩遇之難疇惜功名之易老惟廉可以飭士惟公可以服人往其欽哉勿替朕訓

皇伯師垂特授少保依前定江軍節度使致仕

天水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制

門下朕倚重天支參扶國棟言念阜陵之近屬阜陵孝宗存者幾人有嘉秀邸之象賢秀邸太祖秦王德芳之後也蔚其未老方頼維城之助遽騰謝事之章告於大廷數戎明命具官師垂器資閎裕德宇靚深憑宗廟之休光襲父師之餘訓建旄開府富貴無矜奢之心鳴玉會朝進止有安詳之度比典司於屬籍旋燕侠於祠庭載涓儀刑每厪朝

夕龍所祇謁尚庶幾仰父之來永感君子之錫胡可忘也所期頤壽而爾昌詎意斯人而斯疾宜陛亟休之班併行多日之賦於戲若時同姓實衛我家雖公族疏屬之浸蕃有光前古而老臣典刑之日遠良惻朕心尚體眷懷勉綏福履

賜寶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黃度乞檢會前奏許令致仕不允詔

寧宗即位度具疏將論韓侂胄之姦為侂胄所覺以御筆除度直顯謨閣知平江府度固

辭因詔以冲佑祿歸養

太尤食之兵而財用足元元用安舊觀寢復卿之力也

宋之悅卿益若鄭人之歌子產而朕輕聽其去可乎矧公事之閒不廢講論之樂從容卧治足以自安何必退休以孤衆望所請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雷孝友正奉大夫參知政事樓鑰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宇文紹節兼太子賓客辭免皇太子講授春秋

終篇各特與轉行一官不允詔寧宗嘉定元年冬十月以雷孝友知樞密院事二年正月以樓鑰參知政事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宇文紹節簽書院事○皇太子沂王貴和也

敕具悉昔晉侯以羊舌肸習於春秋使傅太子彪楚莊王問教太子之道於申叔時亦必春秋為首方是時麟經未作二臣所學蓋乘檮杌之類耳孰若取聖人之微言擇天下之端士以訓導元子如今日之懿哉卿等蔚以鴻儒參陪國論事機之暇從吾兒游究終始於遺經

迪高明於德性其為益大矣進官一等茲謂故常陳義固辭殊非所望所辭宜不允

賜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雷孝友

宣奉大夫參知政事樓鑰通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柄臣嶽制立為名字以沮天下之

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簽書樞

者有年矣吁是豈非蠹壞人心之大原乎是豈非更新聖化之首務乎臣嘗敬觀國史竊見祖宗盛時以寬閎博大養士氣以廉恥節禮淑人心國有大政事大議論

天子曰可大臣曰否宰相曰是臺諫曰非而不以為嫌布衣陳時政草茅議廊廟而不以為僭蓋惟恐人之不盡忠而未嘗惡其立異也士之自修於鄉黨者見尊於朝廷自勵於州縣者見褒於君上過人之節不以為矯異俗之行不以為狂蓋惟恐人之不鄉善而未嘗疑其近名也夫是以忠讜之氣伸而佞諛者不見容廉節之俗成而貪鄙者知自愧其所以扶持國脈於久安長治之地者其源蓋出諸此自王安石蔡京之徒相繼用事

不允

上殿奏劄嘉定元年韓侂胄已誅德秀遷博士入對劄子尋得旨名試學士院改祕書省正字慶歷元豐

伏觀慶元以來

樂趨和同己之論用險膚亡行之人士有不為利疚不為勢怵者則目之以好異目之以好名摧折沮挫不遺餘力波流橫潰至於崇宣（崇寧宣和俱徽宗年號）遺親後君之習成仗節死義之風汲汲其禍可勝道哉中興以還深監前轍培養作成風俗一變不幸十數年間復壞於柄臣之手（指韓侂胄也）蓋其竊弄威權之始一時諸賢出力與抗彼自知為清議所不貸也保固庸回以為心腹擯抑賢雋甚於仇讐有如至誠憂國以為忠犯顏切諫以為直臣子常分也柄臣則以好異詆之設為防禁以杜天下欲言之口（侂胄引李沐為右正言凡正人皆斥為趙汝愚之黨逐之）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矣正心誠意以為學修身潔己以為行士大夫常事也柄臣則以好名嫉之立為標榜以遏天下趨善之門於是偽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矣（侂胄時劉德秀倡偽學之說陰疏姓名以次逐之及葉翥知貢舉時而六經語孟為世大禁矣王沈上疏乞置偽學之籍而趙汝愚留正等五十九人皆令省部記姓名高文虎遂草詔播告天下）相煽成風惟利是視以慷慨敢言為賣直以循默謹畏為當然以清修自好為

不情以頑鈍無恥為得策壯伐之舉宗社安危所係也雷同相從如出一口而爭之者不數人（侂胄議伐金人無敢諫者獨武學生華岳上書乞斬侂胄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昏吏皂隸稍握寸權則輻湊其門名義有不暇顧流弊之極一至於此今日改絃更張之初臣謂當先破尚同之習廣不諱之途朝政得失俾臣下各盡所懷而不以立異為可厭褒崇名檢明示好尚俾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不以沽譽為可疑則士氣伸而人心正風俗美而治道成更化之務疇先於此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臣不勝至願

庚午六月十五日輪對奏劄二（寧宗嘉定三年德秀為沂王府教授學士院權直奏劄）

臣聞天下有不可泯沒之理根本於人心萬世猶一日者公議是也自有天地以來雖甚無道之世破裂天常隳壞人紀敢為而弗顧者能使公議不行於天下不能使公議不存於人心善乎先正劉安世之論曰公議即天道也天道未嘗一日亡顧所在何如爾熙寧之世以

新法為不可行者公議也雖以王安石之愎諫遂非而不能遏士大夫之口紹興之際以和好為不足恃者公議也雖以秦檜之擅權專殺而不能弭君子之論卒之新法行而民力屈和好就而敵情驕甚哉此理之在人信可畏也與其拂之以取敗孰若順之以為安近年侂胄用事以區區私意小智扞天下公議之衝雖能顛倒是非於一時終不免為當世大僇何者公議天道也侂胄違之則違天矣天其可違乎故善為國者畏公議如畏天則人悅之天助之何事功不立之憂哉陛下更化以還至公之理蓋常少伸於久鬱之後矣臣愚伏願朝廷之上競競保持勿失初意用人立政一以天下公議為主而不累於好惡偏黨之私盡公極誠如對上帝則天人胥悅治效可期海內之幸也惟陛下留神反復愚臣之言

直前奏劄　嘉定四年時德秀　兼禮部郎上疏

臣聞劉向有言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臣竊究其指以為不然蓋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衆而戒未必不安顧人主應之者如何耳伏觀今歲以來咎證薦至三月宜燠而飛雪沍寒其令如冬六月宜暑而積陰驟涼其令如秋地宜安靜而有震搖之變水宜潤下而有漂涌之災則陰陽猶失節也廼九月丁巳星殞於晝其占主益十月戊戌流星出昴其占主吳則象緯猶告愆也有一於斯皆宜儆懼而況重之以震霆之異乎昔景佑五年雷發孟春仁宗皇帝即下求賢之詔凡聖躬闕遺臣下阿枉興夫政教刑獄之失薦紳百寮咸得悉言所以通下情召和氣也今陛下自視何如仁宗冬雷之警甚於春孟而求言之詔未頒政令否臧何由悉見四方利病何由盡聞群臣邪正何由偏察雖震懼之言不絕於口憂勞之念日切於心臣猶以為未也夫天之愛陛下如慈父誨陛下如嚴師褒而不嚴則愛有時而弛訾而弗戒則誨有時而倦惟陛下考祖宗之已行思所以通人情察民隱進忠

且屏佞諛使善政日新至和自應此祈天永命之一事也昔商君臣更相敬告不曰率乃祖攸行（商書太甲二篇則曰監於先王成憲（說命上篇）由古暨今未有作聰明改法度而天下久安者臣觀三代而下治體純粹莫如我朝德澤深厚亦莫如我朝蓋其立國不以力勝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勝德聖子神孫世守一道故雖強不如秦富不如隋機變之巧不如齊晉材能之盛不如武宣（漢武帝宣帝）然其思結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餘社稷長遠賴此而已陛下聖德謙沖未嘗輕改成憲臣猶竊慮或者患國勢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斂謂誠信不如刻深有一於茲皆伐國之斧斫蠹民之螟螣也惟陛下察（截截詞語截削省要也論言辨佞之言）守悶悶之家法（老子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舍一時之近效恢長世之遠圖此祈天永命之二事也昔管仲有云下令於流水之源者順人心也毫錯亦曰三王法令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夫二子以功利之徒刑名之學且猶知此而況不為二子者乎漢世用法之嚴莫如武帝然欲重皮幣而皮幣不可行欲禁私鑄而私鑄不為止豈非人心不服則法有所不足恃耶夫法令之必本人情猶政事之必因風俗也為政而不因風俗不足言善政為法而不本人情不可謂良法陛下亦知近日人情之休戚乎昔有唐定制非叛逆不籍其家德宗欲籍實參而陸贄爭之（德宗賜實參死欲籍其家資陸贄曰參罪法未詳若薄錄其家恐以財傷義）憲宗欲籍楊憑而李絳爭之（李夷簡彈楊憑貪污賊臨賀尉將簿錄家產絳曰如此則興叛逆同科矣遂止）今閭巷細民小有詿誤輒罄其貲而沒之官有人心者寧忍為此（時鈔法猶令行告訐繁興抵罪者衆德秀上奏自此籍沒之產以漸給還）往者明詔丁寧毋得擅籍朝廷德意未嘗不歸於厚而貪官污吏倚法以削者猶自若也銜寃已甚之人閭能奔愬省部經營展轉僅獲給還而違詔擅籍者終未聞薄懲一二貪猾之吏何憚弗為羣情囂囂不自聊賴弱者至父子相隨赴井以自斃彊者至欲剸刃守臣

以自快民愁如此而承流宣化者動以人情安便為言是不特欺其民且欺其君矣孰謂清明之朝而可罔以非道哉書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周書康誥篇）臣願陛下軫不見是圖之戒思不虐無告之言令之未便者勿憚於改為吏之不良者勿使之佚罰收人心解天意孰大於斯此祈天永命之三事也昔趙簡子以尹鐸為晉陽鐸請曰將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鐸往損其戶數異時智伯之難卒賴之為安今之有司知為保障慮者固不乏而繭絲自營者皆是也曰者近甸海塘一役夥椿蓤至十六萬調丁夫至八千人窮瘠之民豈易堪此四方郡國科民出錢少者日亦千緡江右守臣至有陰增常賦以自潤者久而弗已豈邦本之利哉夫安富卹貧王者之政也而今郡縣之官往往有疾視富民之意多方破壞不盡不止獨不思富之與貧相須而濟今有餘之家窘於科斂摧於告訐皆蒿然有不自存之態於是賒貸之路窮而貧民益困矣古者君與民

為生故有省耕省斂之政今毋望其能如古也惟民自為生官勿撓之足矣而遠方縣邑至有令民日用錢穀米鹽之數悉書而上之官者其請歷於官也有給歷錢其驗視於官也有繳歷錢瘠民以肥吏大率皆此類也年方屢登變且未作脫有饑儉為慮可勝計耶臣願陛下霈然下詔申飭有司削非法之征徭禁不時之科率以紓民力以阜民生此祈天永命之四事也臣聞式敬由獄者蘇公所以長王國（周書立政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慮用五刑者苗民所以殄厥世（呂刑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幸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呂刑）昔我藝祖皇帝承五季極亂之餘赤子遺民存者什一於是立奏讞之法以革藩侯專戮之弊（宋祖建隆三年令曰五代法殺人者朝廷置不問人命至重當如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頒折杖之格以除獄官過用之刑（宋祖尤注意刑辟嘗數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流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宜為折杖法以遞減流徙杖笞之刑）至仁如天覃及百世列聖因之為法益備急故入之罪寬過失之誅故范祖禹謂國家以仁繼仁哀矜於民

師用中典為百三十年太平之本陛下天資寬恕同符祖宗好生之德對越無愧而臣區區思所以將順者有三一曰今之理寺實名天獄民有不幸入其地者如赴坑穽其視官吏如畏鬼神非他猶幵比也閭者蕃舶之誅株連頗衆幽鬱所感淫雨為菑秋官有陳繼命趣決有以見陛下欽恤之心臣願自今非事體至重毋輕下大理誤不獲已猶當限奏當之期嚴枝蔓之禁書曰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周書呂刑篇惟聖明垂意二曰廷尉天下之平命官設屬宜常參用儒者俾三尺之外得傳以經誼本之人情庶幾漢廷斷獄之意漢時廷臣皆引經斷獄三曰酌情處斷所以重帥權非列城所得用便宜斬戮軍興一切之政非平世所可行臣觀比来浸相承倣儻或不幸有嘯聚之人操擅誅之柄惟意所欲民奚辜焉願亟制其萌以杜藩鎮之禍三者誠行則上足以承天心下足以拯救民命延洪國脈其在茲乎此祈天永命之五事也國家待遇臣子忠恕為心故有罰辠之科有宥過之

典夫追命居住眠古流放之刑其在聖朝未嘗輕用比緣官吏訛令問或舉行誼在懲姦本非獲已罰當其辠人自無詞側聞刺舉之官或垂審謹奏劾来上未盡至公廼者朝廷蓋嘗原貰一二矣臣願因詔有司博參物論若其倚法牟利贓狀灼然在臣何敢遽議或緣打術短拙措置乖方本無嫚令之心例遭曠職之罰者揆諸人情宜在可貸又郊霈之行令將暮歲湛恩汪濊草木為春而士大夫名麗丹書丹書罪人之書閒有未被湔滌者其

閒辠愆惡盈名隳節喪清議所棄自無足云若夫情有可矜法所當宥而有司因循未及舉行者願詔憲曹條上之而廟論審裁之非獨恢洪至恩亦以明布大信此祈天永命之六事也昔周至成王天下既極治矣而召公作誥一則曰祈天永命二則曰祈天永命若不能以朝夕安者蓋天命靡常聖賢所畏而況今乎然常反覆名誥一篇其綱目不過二事曰敬德曰小民而已蓋國之將興不在彊兵豐財而在君德國之將亡不在敵國

外患而在民心此名公所以勤勤於戒王而臣復推演之為陛下告也

直前奏劄嘉定六年遷起居舍人奏劄

臣聞君子小人之分義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為義故其得位也將以行其道小人之心純乎為利故其得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同故所以導其君者亦異夫為人君者受諫則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得以自盡昏則小人得以為欺故為君子者唯恐其君之不受諫為小人者惟恐其君之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為不美哉蓋正論勝則邪說弗容公論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於此昔唐憲宗嘗謂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事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熒誤上心因極陳其說以明人臣進見之難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憲宗唐之英主也憸人之言一入幾至於黜諫臣蓋朋黨謗訕皆人主之所深惡因其所惡而激怒之雖憲宗之明不能無惑非絳深知小人情狀而極辨之則皇甫鎛李逢吉之徒豈必末年而後用事嗚呼人主為社稷計其可不致詧乎此哉臣嘗歷考前古凡小人欲排正論大抵數端不曰立異則曰好名不曰賣直則曰歸過而其甚者則曰朋黨也謗訕也蓋為君子者以引君當道為心政有得失必不苟從不苟從則近乎立異矣竭忠論事必合人情既合人情必得時譽如此則又近乎好名矣好直鄰於賣直救過類乎歸過乃至持論偶同則可謂之朋黨盡言無隱則可謂之謗訕凡此數端皆迷誤君心之酖毒窒絕言路之榛荊也自非至聖至明未有不為所惑仰惟本朝聖哲相承招徠讜言如恐弗及方其盛時天下之士侃然獻議固有疎狂謬戾不切事體沽激矯亢不本忠誠者亦皆優容不以為辠其間小人不便或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熒誤上心因極陳其說以明人臣進見之難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憲宗唐之英主也憸人之言一入幾至於黜諫臣蓋朋黨謗訕皆人主之所深惡因其所惡而激怒之雖憲宗之明不能無惑景祐仁宗年號時因韓縝言以范仲淹等朋黨謗戒朝堂有曰憸邪罔上者有朝堂景祐仁宗年號時因韓縝言以范仲淹等朋黨謗戒朝堂有曰憸邪罔上者有進巧說若景祐中范仲淹既坐言事絀議者因請敕榜辟挾私立黨者必懲自謂足以梗言路矣而仁宗尋即

悔悟誕降明詔敷求直言名還仲淹竟至大用而慶歷之治以成哲廟初用司馬光之言下詔求諫當時有不欲者豫設六事以排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幸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是者必罰無赦光復上疏爭之以為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哲宗宣仁垂簾其請而四方言利病者始獲上聞哲宗初太后召司馬光遣使問所當先光謂開言路詔榜朝堂大臣有不悅者說六語以沮之光具論其情詔改行之於是上封事者千數元祐之治實基乎此向使二宗納奸言而不悟遠正論而不容則小人之計行君子之道喪豐功大業安能傳示永久為本朝極盛之日乎若乃指公論為流俗者王安石之私心范純仁曰安石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分上書。為邪等者蔡京之奸計蔡京定中邪下三等以鄧考甫五百餘人為邪等降責有差斥忠賢為偽黨者韓侂胄之狡謀侂胄時以胡紘邵哀然言嚴偽學之禁詔貢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覆轍甚明厥鑒非遠臣愚伏望陛下恢洪聖度以綏天下之忠言昭晰聖鑒以詧羣臣之心術凡在廷之士有讎勘陛下以親近端良不諱己過者必君子也不惟聽受之又當獎擢之有勸陛下以疑忌人言惡聞闕失者必小人也不惟拒絕之又當擯斥之使鳴鳳之瑞日聞尚書君奭篇云我則鳴鳥不聞注鳴鳥鳳也唐李善感上疏極諫時人謂之鳴鳳朝陽宣和七年有狐升御座時謂狐邪媚之獸唐楊再思諂佞戴令言賦兩足狐以譏之若蔡京父子王黼等皆狐屬也為徽宗近佞之應若是而治功不隆天休不格者非所聞也惟陛下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名除禮侍上殿奏劄理宗既名德秀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奏疏

臣竊惟今日求治之要莫難於得天心亦莫難於收人心然天人非二致也得人斯得天矣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當元祐初二聖臨朝聽政哲宗與太后稱二聖四夷稽首請命西羌夏人降附相尋而黃河北流有復禹舊迹之勢天下曉然知上意與天合蘇軾推明其故以為此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之功也夫無一事不當於天心乃

可言順無一事不孚於人心乃可言信今陛下躬親庶政內禀慈謨以時考之甚似元祐而求之於天則震電雨雪繼見於冬春星文變異游形於邇日求之於人則忠義之旅反側未安朝野之民咨歎未息意者朝廷之舉措所以信服乎人心者有未至歟人心之未信此天心之所以未順也夫是非非之理本諸天道而著在人心不以古今而存亡不以智愚而增損上之所為一與理合則不待教令而自孚上之所為一與理悖則雖加刑僇而不服然則今日人心之未信者果安在耶成王之命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見周書君陳蕆師衆也虞度也政有當廢當興必出入反覆與衆虞度之衆論既同則又紬繹而深思之也孔子答哀公之問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蓋立政用人未有不參稽公議而能厭服天下者祖宗盛時凡有大政必采羣言太平興國中秦邸之事作太子太師王溥等議於朝堂者七十有四人趙普憾盧多遜燕搆秦王廷美詔文武王溥等集議之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之不

可輕也廼者雲川之變睠昔略同而未聞有參聽於棣之下者此人情之所共惑也寶慶元年湖州盜潘壬匿水實中盜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其身壬遣王元春告於朝而帥州兵討壬斬之史彌遠忌王逼之使縊於州治以疾甍聞降敕為縣公湖州南有雲溪故云雲川康定慶歷間皆仁宗年號簡求西帥必取當世弟一流宰臣呂夷簡至忩讐薦進以重任之不可輕也初范仲淹獻百官圖斥夷簡遂貶仲淹於外後元昊反夷簡仍薦之往者淮蜀二閫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今其效亦可覩矣而除目溥放僉論之不同猶昔也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其在公朝何惜不與衆共以求至當之歸乎且廟堂之上所以廢僉諮而任獨見者不過惡聞異論而已抑不思事未行而有異論吾猶得以參酌可否而唯是之從事既行而有異論則國體已傷而救無所及朝廷施為動關理亂嘗試之誤豈容數耶臣願自今國有大議陛下虛心於上使羣臣各得盡言於下大臣至公無我而詳擇其中至於簡拔材能以任重任亦必以公論為主此今日收人心之一事也賞誼有言慶賞以勸善刑

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於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令之賞罰其未能允愜衆志者毋乃有未適其平者乎夫難平者事也惟任理無情而付輕重於物然後施置得所而人莫得而議焉今有功同而賞異者問之則其厚者必某人之所主也其薄者必孤寒而無援者也又有罪同而罰異者問之則其輕者必某所主也其重者必疎遬而寡與者也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而可使一毫私意介其間乎諸葛亮偏方之佐爾而其言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故當時之臣有為其廢紐者不惟無怨而且思焉況堂堂天朝誠能以至公之心行至平之政則孚奪所加誰敢不服惟陛下常存此心而總網於上大臣常守此道而持衡於下賞一人必使凡為善者勸罰一人則使凡為惡者懲此今日收人心之二事也夫官之失德以寵賂之章其在昔人以為至戒左傳臧哀伯之言也當乾道淳熙間皆孝宗年號有位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為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為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怪陸贄有言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金璧德宗語陸贄曰若鞭靴之物不必過卻贄對之如此由今觀之豈止是哉新巧相夸而無窮誅求橫出而罔極於是軍民之膏血竭盡而亡餘矣怨讟繁興日以滋甚然貴臣通列非必有利之之心往往藉其名以事侵刻者大抵皆是利歸私室怨萃公朝抑何便而莫止之也今誠欲息天下之議惟在朝廷曉然示人以屏絕之意甚者反其物而辱其人則心迹暴白而假託以自私者不得肆矣正己示儀之方孰先於此仍願斷自聖心誕降明詔以儆中外俾皆滌除貪暴砥礪廉隅惠綏兵民銷弭怨疾此今日收人心之三事也朝廷之規摹欲其廣大不欲其褊狹治世之氣象欲其寬裕而不欲其迫蹙商民之脊動浮言若可怨疾而盤庚方且登進在庭丁寧開曉諄然如家人父子之親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亦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又曰亂罰無罪

殺無辜怨有同是叢於厭身夫以怨詈殺人周公之所畏也獨奈何其輕犯哉曩者以訛言之籍籍於是有譏呵之令譏呵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殺戮焉而人愈駭矣傳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自譏呵之令行都城之民搖手相戒有道路以目之風此何等氣象而見於聖明嗣服之初乎夫峻刑而重罰本欲以一衆心而不知人情之疑懼則其心之不一正自此始不惟是也朝廷布列位夫固賴其言以相正也而選懦成風精銳銷耎朝有闕政則拱默弗言而私歎於家朝有過舉則進焉導訣而退竊非議尊君親上人情所同本心昏迷何至於是亦由誘導未至而猜阻先形人思苟容誰敢自竭且自孝宗以來臨御未幾即下求言之詔訪問所逮下至勤恙今詔旨之頒既徐徐數月之後而僅止官吏罔及士民方明目達聽之初遽示人以弗廣何以昌士氣何以達下情是宜播告雖修而人以虛文視之也今誠欲慰天下之望惟當開廣規摹昭示德意解煩苛之網闢寬裕之塗而又式循舊典載播綸音韋布之微咸許論事庶幾憂虞者得以自安忠直者得以自奮此今日收人心之四事也古今天下最易失者莫如人心而最易感者亦莫如人心轉移之機殆類反掌今中外恫疑遠近咨怨非大有以慰安之臣恐攜離日甚一或騷動將有不可收拾之憂此羣臣之所共知顧度所惡聞未有以實告於上者爾然臣區區豈欲朝廷專尚姑息苟為噓濡以悅之哉惟公惟平惟正惟大一循天下之理而不雜以一已之私易之所謂信順者如是而已惟陛下與二三大臣深體而力行之則天人之助將有不求而自應者元祐之治豈難致哉意切言狂伏俟威譴

大學衍義序　德秀作大學衍義自為之序至端平元年名見始上進詔德秀進講焉

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

卷三歎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聚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翺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翺而亦未知其為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況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為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為治之序為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剟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於是編而先之以堯典皐謨伊訓兊命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撫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況董仲舒揚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繆乎此者也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繇是出臣故斷然以為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為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鑒炳焉可觀昔時入侍邇英

德秀為著作郎兼禮部郎時

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自出為山東轉運使凡在外十年又為莫澤朱端常所劾落職罷祠屏居西山俛得繙閱經傳彙而輯之猷幽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祕之巾衍以

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劉能

欽定四庫全書卷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十四目錄

集部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郎祚熾

宋

魏了翁

賜左丞相鄭清之乞上印綬不允詔

賜吏部尚書李埴乞歸田里不允詔

論給事臺諫之言

論士大夫風俗

趙鈐夫宗藩文類序

瀘州重修學記

洪氏天目山房記

瀘州贍軍田記

拙齋記

眉州江鄉館記

井牧記

黃震

平糴倉記
王柏
賦詩辨
牟子才
聚散劄子
方逢辰
上理宗書
文天祥
瑞州三賢堂記
正氣歌序
謝枋得
交信錄序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十四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魏了翁

字華甫邛州蒲江人登進士第官至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了翁初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卒謚文靖贈秦國公學者稱鶴山先生

賜左丞相鄭清之上印綬不允詔　端平三年七月五日

朕駿惠先猷駿惠見周頌維天之命篇駿大也惠順也辟宅師商書太甲上篇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宅安也師衆也非苟以爵位為光寵也卿乞身之請至于再三時清之以霖雨將以古大臣之節自厲詞指開亮不忘嘆嘉雖然節之為義剛柔分而剛得中蓋止所當止非直以一退為諒也澤上有水或過或不及皆不得謂之節朕自親萬幾卿能為朕蒐覽俊茂收用威枋枋柄同見周禮丕闡言路肅遏

吏饗正當須暇歲月言觀厥成而一日非終奉身勇退
朕方以剛居中為甘節之主九五甘節吉當位居中也卿顧欲決於
一去以蹈於上六之苦節上六苦節貞凶過節之中以至亢極也豈所望
於舊學之臣邪聽朕言亟祇厥叙

賜吏部尚書李稷乞歸田里不允詔 理宗端平二年閏七月四日

朕始躬萬幾靡遑他務廸籲耆俊共圖康功卿作我恭
先 周書洛誥作周恭先為時特起言論有偉聽明未衰而陳誼再

三繩以禮律朕惟七十而致君事特其大閑耳若耆耋
好禮耄期稱道有不得謝則不以齒為限也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仕有不得謝則賜之几杖謝猶聽也
君若聽其致事則必勞苦辭謝之書不云乎罔或耆
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周書文侯之命尚安厥位毋駿爾行

論給事臺諫之言史彌遠 文華閣待制上章論十弊其
六曰復臺諫之典
以公黜陟即此也

祖宗盛時給舍臺諫未有知而不言言而不行亦未有
言之不行而不爭爭之不勝而不去者如論陳執中趙抃
等論夏竦余靖等論李定林旦等論胡宗愈孫覺等論蔡確王覿
等事至於十五六疏至二十餘疏不見于施行不已也
紹聖崇寧已後紹聖哲宗年號崇寧徽宗年號此風遂泯然猶見於中
興之始極盛於淳紹以來淳熙孝宗年號紹熙光宗年號而又大壞於
慶元嘉定之日慶元嘉定寧宗年號聿賴陛下力掃積年暗嘿之
弊王遂洪咨夔諸臣又相與振起而扶持之正塗丕闡

羣聽蘇醒而比日以來又不逮前臣愚妄謂羣臣不能
以先正之所以事君者事君固不為無罪然陛下導人
使諫之意亦不能無間於初也孝宗皇帝於羣臣章奏
取其所當行者疏之小冊以示大臣或御便坐則賚於
香几羣臣皆得就觀又有記事版書其要目以備遺忘
蓋未嘗有不付出之章奏亦未聞有不爭不辨之給舍
臺諫嗚呼為君必如此而後為不負祖宗為臣必如此
而後為不負天子安有臣謾言之而不復計其施行君
姑聽之而不復慮其爭辨臣恐天下聞之有以議在廷
之臣昧於去就之義則君臣之道尚有未盡也

論士大夫風俗寧宗嘉定十七年丁翁還起居舍人入奏第二疏史彌遠見而惡之

臣聞人主所與共天下者二三大臣也二三大臣所與共政事者內外百執事也君臣一心上下同德表裏無貳顛末不渝然後平居有所裨益緩急可以倚仗如人各有心身自為謀則可否不得以相濟小大不能以相維而天下之患有不可終窮者矣易之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其彖曰維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蓋人之心公則一致私則萬殊無以通之則萬殊不一之私心足以害天下至同之公理此其事伏於冥冥而人莫之覺故論今日風俗之弊者莫不議其尚同也而臣則疑其未嘗同也進焉而柔良退焉而剛方面焉而唯唯否否背焉而戚戚嗟嗟成焉而挾其所嘗言以誇於人不成焉而托於所嘗料以議其上省曹之勘當掾屬之書擬有司之按事長吏之舉賢恩焉則斂而歸已怨焉則委之曰此安能以自由天象之妖祥時政之得失除授之當否疆場之緩急言焉而無益嗚呼龍斷而望可左可右倚閭而語可出可入倚閭公羊傳二大夫倚閭而語移日注一在內一在外蓋嗜利無恥之人貪前慮後者之為耳士大夫而若此則其心豈復以國事為饑渴休戚者哉蹤跡詭祕朋友有不及知情態橫生父子有不相悉使此習也而日長月益見利則遞見便則奪陛下亦何賴於此也況自比歲封章奏疏對策上書大率應故事徒文具而無惻怛忠敬之實而詘曰惡訐以近名也忌激以敗事也其號為讜直亦不過先為稱贊之詞而後微致規切之意如論治道則曰大綱已舉而節目小有未備論疆事則曰處置則宜而奉行稍若未至前後相師如此類者未易悉舉然猶日鍛月鍊晝刪夜改而後上達夫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而孟子謂其不敬莫大乎是今之為此說者是敬朝廷乎慢朝廷乎彼其心謂吾君不能行謂吾相不能受寧襮順而裏藏襮衣之表也面從而腹誹人見其同也而臣見其未嘗同

也人謂其有禮且敬也臣謂其至無禮也至大不敬也雖然士習至此亦有由然者矣老師宿儒零替殆盡後生晚輩不見典型既無所則倣重以正人端士散漫不合故妄揣時尚習諛踵陋而久不知覺臣為此懼深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察人心邪正之實推世變倚伏之機拓開規摹收拾人物苟挺特自守者雖無順適之可喜而決知其無反覆難信之憂必假借而納用之雷同相隨者雖無觸忤之可憎而決知其有包藏不測之患必疎遠而戞夷之若是則意嚮所形人心脅奮平居有規警之益緩急無乏才之憂其於治道興替關係非輕臣不勝區區

趙綸夫宗藩文類序

古之待同姓為之宗法以統之宗其繼太祖者為大宗宗其繼高祖者為小宗大宗一小宗四而於其間有為適子而祇事宗子有適子而不得為適孫有公子公孫而不得祖禰其先君有非同宗別子而不可以為後有

正體而不傳重有傳重而非正體其統有如此者又為廟室以序之太祖之廟與三昭三穆而七廟之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旅酬賜爵昭與昭穆與穆蓋其祭於餘廟則內賓宗婦亦各以倫脫有哭臨之事則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其序有如此者又為氏族以別之蓋自太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則分之以氏合之以族或王父字為氏或公子公叔為氏或父之母弟列伯仲叔季為氏其族也或以先謚或以世功或以君賜其別有如此者又為之國邑以處之由王子母弟以下親疎降殺旬稍縣鄙之采皆有公邑周禮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鄙地鄙五百里王畿界也若有功德則寰外之地分茅胙土列於五侯或又自侯伯入為卿士其處之又如此然而非立師以教之明善以養之則是數者未知其何如也學誦弦于瞽宗詔論說於東序禮記文王世子篇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又論說在東序見道德於成均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

以治建國之學而合國之子弟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失者其屬守王闌無一時而非學也習射於澤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宮名射于學宮中多者得與于祭助祭於廟燕毛於寢友之以俊士造士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行之於公族公族公路見詩魏風汾沮洳篇公族掌公之宗族公路掌公之路車左傳成十八年晉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無一事而非學也夫統之以宗法則分有制序之以廟室則親有等系之以姓氏則族有別處之以國邑則才有試此莫非教也又必使之朝夕有觀動息有養則其生斯世也不為十六才子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周名毛原周名謂周公名公毛原皆文之昭也有不可得矣夏殷自禹契以及杞宋之末周自后稷以及春秋之終凡皆有國二千餘年其本大其末茂雖有辟王猶賴藩屏以永厥世敬宗收族之法茲其明効歟自周之季惡嫚畏偪自翦其類本根無芘以取孤危者無世無之漢初懲秦晉初創魏唐初鑒隋若知所以亢其宗矣然而僅以利害言非有誠慤之心深長之慮故

穆德被生靈者代不乏人嗚呼菁莪豐芑之積棫樸棣鄂之盛乃至此而況有衍未艾者乎諸王孫綸夫謂不可無傳乃取累朝所以敬親重本士大夫所以鋪休揚美者萃成鉅編名以宗藩文類而屬某叙所以作雖編次容有闕遺而其大者已具於此用不敢辭

瀘州重修學記 瀘州宋屬潼川府路

慶歷四年詔州縣興學爰始除舍以贏生徒元祐五年

徙廟學于州南紹興中始置教授自崇寧訖嘉泰崇寧徽宗年號嘉泰寧宗年號雖三歷繕修然今既三十年矣某起家守瀘嘉定十年丁翁知瀘州主管潼川路安撫司公事以故事謁先聖先師堂序若將壓焉則撤而新之前端門衛後建齋寢左右列從祀位又念廟學不可混也更建東西序築師生之館于外尊罍爵洗故以梓今范金為之凡二百一十為有司製冕服諸生製衣幘役未既會某以君命名十五年丁士翁被名曰公無一言以告我乎某對曰吾幼而學之孔孟之書也壯而欲行之卒不與事儻令顧竊有告焉且古者國子舍於王宮教於師氏而時會於大司樂以習誦弦以學樂舞萬民居於比閭教於塾師而時屬於州序以受教法以正齒位皆非常庶之士也自漢景時文翁為蜀郡守立學官置左右生而郡國養士始此武帝立博士弟子員而太學養士始此古者以有道有德者教國子父師少師教于閭塾古者年七十致仕老于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蓋禮所謂鄉先生國人所視為矜式者故於射飲則為尊鄉飲酒禮云遵者降席東面坐注云遵者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今文遵為僎鄉射云大夫若有遵者入門左注謂之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尊當作遵自鄉治廢而教法壞至新莽始於校學立經師縣是相承有郡文學州博士之等迨我慶歷設教授之官慶歷仁宗年號始也猶聽舉人自擇熙寧以後熙寧神宗年號命於朝廷命於吏部則皆聽之資格以古者有養老乞言有旅酬合語合語見禮記文王世子謂祭及養老與鄉射鄉飲大射燕射之禮至旅酬之時皆得言說也蓋學校公論所出先王之法合會義理而相告語也猶聽舉人自擇熙寧也自春秋至二漢此意尚存迨其後也規約日繁禁防日密至蔡京專國則憲禁申令如謗訕朝廷如造為飛語皆坐首罰至於今未之改也雖然此特學制之變耳其如廟制則滋異昔聞古者祝祭享之別不相僭瀆未有非鬼非族而可以言廟不尸不厭不嘏不綏不旅不繹而可以言享也尸所以象神厭飫神也有陰厭有陽厭嘏祝辭也綏安也一作妥旅衆飲也繹祭之明日賓尸也魯哀公十七年立孔廟於故宅闕千餘載未嘗出闕里也漢儒所謂立學釋奠未知先聖先師為誰自戴記之外無聞焉迨魏齊王晉武帝釋奠于學雖

昉見史冊而未有原廟也齊王正始八年令太常釋奠以太宰祀孔子辟雍顏淵配晉武帝太始三年改封孔子後為宗聖侯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祀孔子唐武德二年廟周孔于胄監唐武德中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　迨貞觀定以孔子為先聖而黜周公貞觀二年用房喬議停祭周公升孔子為先聖於是牲牢器幣日增月盛無異廟祧之祀矣古者弟子之於師子孫之於父祖尊之而無以加也則稱字以別之字之至貴漢初猶然而新莽不知仲尼之為尊也妄為改謚然宣尼之云未敢削其字也至追崇之典代增則以案從祀于師也自建武祠七十二子於孔廟建武漢光武年號然亦不出闕里也貞觀末加以左丘明以下至賈逵二十一人配享而武成王之祠亦倣而為之祀太公以孫吳等配總章開元以來又加諸儒以三等之爵高宗總章元年贈相子太子少師曹子太子少保明皇開元二十七年始贈十哲為公七十子為伯而州縣學宮咸有從祀矣夫是數者數非至隆極美之事乃肇自漢晉武而盛於魏晉齊梁隋唐以後然則五三之典非與

易書詩春秋不可信與借曰昔人未及聞知則美化善俗宜有以遠過三代而民之淳漓世之治亂顧相反若此則又何在大抵先王之時其人則四民也其居則六鄉三采五比四閭也六鄉近郊之地天子六鄉三采大夫之家邑六鄉之采地王子母弟之大都也五比五家為比四閭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也　其田則一井二牧三屋九夫也一井二牧井方一里牧地乃次田二牧當上地一井三屋九夫司馬法言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屋具也出穀稅一屋三夫一井之內凡九夫也　其食則九穀六畜五牲三犧也九穀黍稷秫稻麻大豆小豆大麥小麥六畜牛馬羊犬豕雞始養白畜將用曰牲擊牛牲也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尺　其服則九文六采五色五章也九文古天子冕服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止九章所謂九文也六采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者繪之于衣也五色青黃赤白黑也　其官則三吏六聯五侯九伯也六聯小宰職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祭祀二賓客三喪荒四軍旅五田役六斂弛五侯五等之侯九伯九州之伯　其教則五事五典也五事貌言視聽思五典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其學則六德六行五禮六樂五御五射六書九數也六德知仁聖義中和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五禮吉凶軍賓嘉六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五御鳴和鸞逐水由過君表無文衝逐禽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九數

方田粟布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朒方程勾股也　民少而習之長而安之不奪於奇品異物不撓於淫辭詖行不蕩於姦聲亂色族閭所學師友所講無適而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道雖以周之叔季而車軌書文行倫莫之或異也自趙渠梁壞田制秦政燔詩書道失民散至漢而不能復於是詖淫邪遁之言得以乘虛竊入始也孔老離立久之而釋氏叅焉蓋自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雨風震電下至蟲龜草木　龜蛙屬音猛　皆為宮室衣冠以肖人類府史胥徒以象官府以至民之日用飲食車服器皿亦無一而不改先王之舊舉世由之不以為疑也使於是時又不為之建學立師示之以五三六經之準的則生民之類幾何而不胥為夷也然則學盛而員廣廟隆而祀繁其殆起於異端日熾大道寢微之時乎士復請曰記學校者多矣而不及此亦曰生斯世也而必古制之是不且迂乎曰吾固知是古之無益而不可以末之聞也千百年間羌戎之敝釋聖言今曰無益而末之聞也是孰為有益乎乃次第其說勒諸學宮以諗同志相與數求墜典搜索遺言期紹昔聞開來哲為萬世建長治之策嗚呼其無有聞風而興起者乎

洪氏天目山房記　天目山宋屬臨安郡

寶慶元年吾友洪舜俞自考功郎言事罷歸於潛讀書天目山下實福僧寺寺靚深舜俞合新故書得萬有三千卷藏之閒復閣下如李氏廬山故事　李渤而移書屬余記之余少誦蘇文忠公山房記　軾謂秦漢以來作者益衆書益多學者益以苟簡又謂近歲市人轉相摹刻書日傳萬紙而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嗚呼斯言也所以開警後學不為不切至矣而士之病今未之有瘳也無亦聖遠言湮愈傳而愈失時異事改愈變而愈下學士大夫讀之而不知其味行之而不見其端則亦舍之矣而不講且古之學者始乎禮樂射御及數有其名無其仁入德皆本諸此今禮慝樂淫射御及數蓋比物知類求

義六書之法惟小篆僅存而莫知好之為士者十名九
舛不暇問也五三六經之所傳如仁義中誠性命天道
鬼神變化此致知格物之要也今往往善柔為仁果敢
為義依違以為中鈍鳥以為誠氣質以為性六物以為
命玄虛以為天道也冥漠以為鬼神也有無以為變化
也甚則以察為知以蕩為情以貪為欲以反經為權以
捷給為才以譎詐為術聖賢之言炳如日星而師異指
殊其流弊乃爾若夫先王之制又在所當講而風氣既

隆名稱亦訛有一事而數說一物而數名學者亦莫之
質也井牧居民之良法也而丘乘卒伍之不合則參以
管仲耦首之法丘乘者周禮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
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是也甸與乘同司馬法
云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
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故丘有戎馬一匹牛
三頭甸有戎馬四匹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卒伍者周禮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
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合計二千五百人是也管子則云
五人為伍五十人為小戎四里為連十連為
卒二千人為旅五旅
之大務也而百里五百里之不合王制及孟子異言封
言畿方則託諸歷代之異制實興之法自遂以降自王
畿以外無文則約諸鄉遂之數郊丘禘祫大事也或以
郊丘為二鄭氏以南郊為冬至祀天圜丘為正月祀感生帝或以禘祫為一時漢以禘祫為一平帝元始中祫祭明堂後漢張純以為禘也董懷太子注云俱是大祭名可通也廟學明
堂先務也或以為異所而殊制或親盡而毀或宗無
世之廟常典也而殷六廟周二桃或七廟而八名七
常數莫知折衷三年之喪達禮也而有謂君大夫士廬
服異等又有謂君卒哭而除皆莫敢以為非大抵始去

籍於周末大壞於秦觸望於漢而盡覆于典午之亂二
千年間憲紊廢決周聞于行帝號官儀承秦姓矣郊祧
廟室踵漢誤矣衣冠樂律雜胡制矣學校養不實之士
科舉政拔尤之人資格用自陳之吏刺平人以為單而
聽其坐食最農夫以規利而縱其自奏授田無限而豪
奪武斷以相尚出泉輸租而重科斂析以相豪也嗚
呼生斯世也為斯民也而讀聖賢之書以求帝王之法
使其心曉然見之三無許三至也況衆言叙亂始以春

秋戰國之壞制衷以秦漢晉魏之雜儀終以鄭王諸儒之臆說鄭慶威學者之耳目肺腸為其所搖惑而不得以自信於是根本不立而異端得以乘之利祿得以移之文詞得以溺之則有口道六經而心是佛老篤信而實踐者矣則有心是聖學而輾為文詞隨世以就功名者矣六經之書孔孟未及行也今二千年矣而猶莫之行也余長而有聞晚益多懼舜俞以藏書屬記顧以所懼者相與切磋究之嗚呼其亦以余言為過矣乎

瀘州賠軍田記

瀘為郡介江洛二水間容適疆場自熙寧升郡府乾道又以東川帥司治瀘厥寄尤重而郡無粒米之征歲所仰以供軍者官賦泉四萬緡使民輸米二萬石方泉貴米賤民未甚害也而歲有豐凶物有低昂行之至今往往一石為泉十數緡而官不加予也民日以病眉青神楊公由工部尚書自請守瀘威行惠孚百廢具修嘗以歲儉為民代償所輸之米且前守嘗欲代輸而未給也亦為代之又念餉留儲未裕發十萬緡以佐之然終以瀘人抑配之害未有已也毀郡少府餘財二十萬緡市民田歲取租以代民輸方時多事饋餉煩廣慶賚之重出于農官無常廣之重然後人有志當世者必曰使軍出于農官無常廣之重然後可以立國是則然矣抑有其義而無其制旦地中有水為師地上有水為比此其義也居則比閭族黨出則伍兩卒旅此其制也然而謂之無其制者何也六鄉不言授田六遂與公邑不言出軍賦曰互文可耳而使民自備委積自治兵器既非令典亦無明文雖攷之縣師則兵若自備而參之遺人則食疑官給而質人與司兵又各有受馬授兵之文則蓋有不必盡出諸民者若虎賁司右之等此常廣之軍亦未知於何而給大抵政無傳而四司馬與土均治洫之官皆已去籍四司馬者大司馬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是也縣師遺人質人土均司徒之屬也虎賁司右司馬之屬鄭康成諸

儒憑私臆決直以田穫首司馬法為證審如其說則井田固所以厲民也且七十五人出一革車三甲士四馬十二牛使盛世有此民必無以自聊鄉民之衆寡與六畜車輦而皆簿錄其數使末世效此民亦有所不堪譬之公車千乘不過公徒三萬耳如司馬法則當出七萬五千人大抵皆以末世弊法釋三代令典正如以漢算證邦賦以券制擬國服以沒財檢商為先王所嘗行雖杜元凱引周禮直名之曰司馬何怪乎後之用此書者每出輒敗豈皆周禮之罪哉僅有魏周李唐之府兵稍加裁酌故差可以久蓋非井牧必不可行而傅注汩之莫知其制故自東周王政既壞訖今幾二千年而寢兵者僅五百逮其盡壞也則又困天下之力以養亂雖有志士仁人終無策以救此其間如營屯之田固亦數有成績然軍不習農吏不宿業未有久而不變者今於救弊無策之中有如楊公市田以供軍則其為法顧不甚簡而可久乎不井田不封建終亦苟道而卒有未易言者然則是舉也寧不使我喜聞而樂書之庶幾有聞風而肴効者焉詩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小雅小旻晏篇嗚呼吾猶有望也夫

拙齋記

廣漢張行父與余同朝一日謂余曰吾嘗有感於周元公先生拙賦元公濂溪先生惇頤也乃以名吾齋居之室子為記之余始聞其語而惑焉人之一心廣大而精微寬裕而寖察所以範圍天地出入古今錯綜人物蓋有巧歷所不能算良工所不能述學問之道則所以致其知而明其明也一或反是則為昏為愚為庸為闇故孔子論仁勇必知為先而孟子蔽之曰知譬則巧蓋聖賢之論貴知而賤愚未聞拙之尚也盤庚成王以成逸作偽為拙之戒商書盤庚篇予亦拙謀作亂逸周書周官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乃成王戒卿士之辭而孟子亦以拙工拙射為不然至老莊氏始以巧拙寓言秦漢以來疾世之以善宦深文為巧若者則於是激而為守拙之說其後潘安仁杜子美柳子厚諸人遂以拙自

命至我周元公為賦以發之行父之伯父宣公為記以申之（宣公南軒先生名栻）而此義蓋廣然而未能以釋然於心者彼老莊以拙用巧也漢魏以來以拙疾巧也其流弊則假拙而飾巧者也是皆不足多計而二先生之言乃若與聖賢異指者夫言亦各有攸當也物欲之知與德性之知常相背而馳故喻於彼者必闇於此而工於小者必遺乎大具曰予聖國事之日非而有不知也具曰予知驅諸罟擭陷穽而有不辟也是其巧也祇所以為拙也周子曰余病世之多巧也張子曰余病士之不拙也夫亦以過其逐物之萌而返諸德性之知與聖賢異指而同歸也且坤之陰變乾而為離離中虛也而曰畜牝牛吉則以明來自外火為外光乾之陽索坤而為坎坎內實也而曰有孚維心亨則以明根乎中水為內明明乎中故正位居體照知萬物明而常若晦也知而常若愚也明乎外故矜巧衒知麗物而忘返若明而實晦也若知而實愚也是故離用坤以畜其明而坎伏坤以晦其明剛毅木訥者求仁最近而巧言令色則去道甚遠父曰是吾志也因為記

眉州江鄉館記　嘉定三年了翁復原官知眉州四年擢潼川路

眉為西南孔道郡寢之西故有舍館以贏使客而遠於大江舟行之人燥濕無所江有亭曰芙蓉為拓而大之門堂戶室視昔茀美然左挹神宇右阻民廬未能盡如初志也臨川李公甫某為守又為增拓焉綴飾以花木周以宮牆而移書某曰子也昉為此者盍卒記之予嘗放五禮之說雖有見於虞書而孔注自為抵梧至周官而吉凶軍賓嘉之目始見於經夫吉凶人治之大者義廣而數緐固也而三百六十官職掌之關乎賓客者七十有六天官所總實居十八蓋自司關攷積司徒之職大賓客令野道委積掌訝逆賓於疆掌訝秋官之屬賓至與士迎于疆於關以告（司關地官之屬四方之賓客攷關則為之告攷與叩同）司

是共禮酒共陳酒共稍禮共齊洎以至牢米法羊澤物
幣齎各庀其事司儀致館環人授館小行人眡館司儀
小行人皆秋官之屬蓋無一而不周當是時也不獨朝賓國客為
然有委積焉甸聚焉以待羈旅雖行道之人亦有廬有
宿以舍之食之矣非古人屑屑為是不急之務也車
馬有所賓從有代伯政猶然故隸館以責晉左傳襄三十一年子
產相鄭伯如晉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晉
讓之對曰文公之為盟主也賓至如歸今諸侯舍于隸
人門不容車輿梁以議鄭子產乘輿濟人事里候以覘陳單襄公過陳候

不在疆司里不授館知其國之將亡不曰道路館舍之事而不足以為政
也予恨是役不能盡如初志而公甫能卒成之故予樂
道其事不復以不詞為解

井牧說

古者井牧之制修則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
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絲聯繩貫有保有愛不惟
寓親睦之意亦以察姦宄之萌夫閭有遂遂上有徑溝
上有畛洫上有涂澮上有道川上有路以達于畿不惟

為瀦泄之計亦以嚴出入之限行旅之往来有節然後
可以達國民之轉徙有授然後可以出鄉而諜賊之人
相戕之人鬬囂之人不時不物之人各有官以察之當
是時也使有驒山亡徒一人則必有縛而問之寧聽其
肆行阡陌間而無所忌憚與高帝身履其事而不知變
秦以復於古蓋自是後門闌道路之政户口客主之數
徒為具文豈惟無復賙卹親睦之意雖蒐姦隱慝無由
察知民立乎覆載之間自生自死自往自来縣官亦不

以為事而君師之職廢矣

先生

黃震字東發慶元府慈谿人登進士第官至提舉浙東常平兼王府長史辛門人私謚曰文潔

平糴倉記

金谿李君倣朱文公法作社倉咸淳辛未度宗七年歲大歉
民賴以全活甚衆余嘗為之記使子孫世守李君感其
言別捐良田餘二百畝計租凡四百石自壬申歲為始
下時直斗十錢歲收其直更買田以附益之期至千畝

當益下其直永以濟民為平糴倉興社倉對又屬余為記且切切然欲為子孫之戒余高其義嘉其進善不已而慮民之無窮也觴之酒而為之言曰善乎倉之為義乎是豈獨可為君之子孫賀尚何俟訓戒為哉蓋天下之理至於平而不可以有加矣虧盈而益謙者天之平變盈而流謙者地之平害盈而福謙者鬼神之平惡盈而好謙者人道之平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者君子所以體天地鬼神之心而持其平故賢之於不肖也智之於愚也富之於貧也皆當損有餘以補不足而富之於貧不私其有而人得其平我亦因之得以保其平小人悖之凶則甚愛而大費多藏而厚亡不惟我私其有而人不得其平我亦將由之而失其平故自一時觀之有餘而能損者疑損矣要其久乃所以為益乘其有餘粟而有粟者皆聞風而興起蓋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余亦曰人人損有餘補不足而天下平咸淳八年壬申正月十八日承議郎權發遣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黃震記

王柏　字會之婺川金華人質實堅苦勇于求道卓識獨見多所論述卒後揚文仲請于朝謚曰文憲

賦詩辨

作詩所以言志也賦詩亦以觀志也觀其志不若觀其禮志無定而禮有則也夫歌咏者發於天機之自然而人心不可飾於倉卒之一語是皆可以觀其志之所向而吉凶禍福之占亦因此而定此春秋之時所以賦詩於盟會燕享之際而有不可掩其本心之情偽者蓋一吟一咏聲轉機萌事形詩中志形詩外真情故態不能矯誣自非義理素明于胸中而有能勉強不失於金石邊豆之閒哉當是時惟鄭國七子六卿之賦為最盛而

趙文子韓宣子於立談之頃猶足以定其終身之所就亦可以善觀矣予則謂善觀樂者不觀其志而觀其禮先儒所謂禮先樂後者蓋事有序而后能和此樂之本也以燕享而及宗廟之樂謂之褻可也以諸侯而奏會之樂謂之僭可也雖有事證恐不得謂之當然惟二南之樂得人倫之正為教化之先可以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小雅之樂已不同矣有天子宴諸侯之樂焉有上下通用之樂焉此則截然而不可亂舞位且有多少之數歌詞豈無異同之分玩其義審其音則樂之本不待

王子僖禮已多況東遷乎夫君臣之分天地之常經也毀冠裂冕暴臧宗周迷理亂常之事接武於史人心之樂喪壞無餘烏足以責之於鐘鼓律呂之中猶有隆殺等威之別哉如晉侯之賦假樂賦既醉齊侯之賦蓼蕭此韓宣子之賦我將此大夫僖天子之樂也楚令尹之賦大明季武子之賦綿諸侯僖天子之樂也魯曰秉周禮其宴范宣子也為之賦彤弓宣子不敢當歸美於文公焉其宴寧武子也亦為賦彤弓賦湛露武子以為肄業及而詭辭焉禮樂之大分尚有間存於人心者魯之所秉亦微矣固無望於他國矣是以晉享穆叔而奏肆夏秦文王穆叔俱不拜亦似乎知禮者其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此果穆叔之言乎抑傳之果無誤乎是皆未可知也常棣之詩周公之詩也左氏以為召穆公之作楚歌武頌而三章六

章與今詩差互亦可以知其為楚之差毛鄭之差左氏之差也至於魯三家者嘗以雍徹矣非有聖人之明訓後世亦將以為當然而反證雍之可以通用矣大抵左氏之言多失之誣而春秋之禮亦失之僭皆不可引為三百篇之證愚故曰宴享而奏宗廟之樂謂之褻可也諸侯而用朝會之樂謂之僭可也雖有事證不得謂之當然

牟子才　字存翁井研人少從學于朱熹門人李方子子才在朝屢進直言歷忤史嵩之丁大

全賈似道不為之屈官至端明殿學士以資政學士致仕卒

聚散劄子　理宗朝子才攻鄭清之之短遂補外清之卒詔子才還兼崇政殿說書子才隨事奏陳此其一也

國家五星聚奎實主文治列聖相承惟以收攬人才為第一事雖樞撲之能官人卷阿之用吉士樞撲卷阿大雅篇名詩序樞撲文王能官人也卷阿成王言求賢用吉士也不是過也咸平景德之閒皆真宗年號渾然不見其際所謂人才之大極政事之太和也天聖以來仁宗年號王曾呂夷簡相君子嘗一聚矣未幾而散於景祐百官之一圖仁宗景祐三年范仲淹以門上百官圖夷簡不悅落仲淹職余靖尹洙歐陽修皆同貶以仲淹朋黨牓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又散於慶歷聖德之一詩慶歷三年國子監直講石介以仁宗罷夏竦而用韓琦仲淹等作慶歷聖德詩孫復聞之曰介禍始此矣又散於王拱辰打盡之一網慶歷五年御史王拱辰以蘇舜欽為杜衍王益柔為范仲淹所薦因飲酒過失劾之同席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行仲淹富弼俱罷是天聖以來之人才天聖仁宗初年號散於忠邪之相激然其害止於散而已神宗初年富弼復相至和嘉祐之君子未至於散也熙寧之邪說一進而先朝之大臣寂然散未幾而議新法不合者盡散未幾而條例司之賢者亦散是元豐之人才散於法令之變更也神宗熙寧二年以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參知政事時帝以災異避殿王安石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弼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也安石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而舉朝正人皆賤斥盡矣熙寧元豐俱神宗年號然其害止於散而已元祐初司馬光相呂公著文彥博相繼輔政哲宗元祐三年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蘇軾程頤交惡門人輔之遂有洛黨蜀黨之目君子又聚矣品流太分事故反覆濫觴於吏額之小爭浸淫於調停之初議司馬光卒後王安石之徒多為蜚語以搖在位大臣為自全計呂大防范純仁尤畏之欲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蘇轍王巖叟上疏極論其不是處遏滔天於策題之分辨紹聖元年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首絀元祐之政蘇轍諫之帝大怒范純仁力解乃落職出知汝州時考官第策主元祐者居上禮部侍郎楊畏覆考悉下之以主熙豐者置前列拔畢漸第一自是紹述之論大興矣而君子之黨盡散極而至於朝堂之榜黨碑之鐫崇寧元年揭朝堂九月立黨人碑於端禮門三年刻石朝堂�witnessing忠賢曾莫嘗之不若是元祐之人才散於辨白之太過其為禍蓋不止於散也建中靖國初起范純仁相韓宗彥君子又聚矣天下方以

快活差除為喜而曾布温益志在朋姦置政事局而輕
元祐重元符進愛助圖而左軾轍右京卞意向一偏而
君子遂盡去而元符上書人一皆以邪目之建中靖國
也時起范純仁于永州賜以茶藥且曰范純仁得識一
面足矣相韓宗彦免蔡卞蔡京官徙蘇軾蘇轍于內郡
時曾布寖陳紹述之說以温益為尚書右丞復相蔡京
用熙寧條例司故事禁元祐法置講議司於都省以其黨
吳居厚王之渙等十餘人為像屬取政事之大者每一
事以三人主之而法制大壞矣鄧洵武排忠彦右蔡京
謂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
獻時助紹述者惟温益決相蔡京而排異論於是善人
皆不見容矣遂詔籍元祐元符黨人韓宗彦等五十餘
人不得在京差遣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不得官京

師舉朝羣小而宋亡矣　是建靖之人才散於中非中而靖非靖其
為禍蓋不止於散也中興以來張浚趙鼎為相君子又
聚矣未幾秦檜當國力主和議一時讜論如胡銓等三
十二人不肯附麗如李綱等八十餘人率皆擯棄秦檜
和議猶以羣臣為患勾龍如淵請為臺諫盡擊去正人
而和議定於是李綱趙鼎等八十餘人皆貶逐無遺
或死於囹圄或死於貶所或流棄於魑魅之區累赦不
移或棲遲於林泉之下屏逐不出是紹興之人才散於
多主戰而少主和其為禍又不止於散也慶元初趙汝
愚相凡一時知名之士朝除暮拜略已無遺姦儉小人
相與仄目而憾怨之餘亟引非類布居臺諫於是汝
愚引用之人以次而去大者貶竄小者斥退而舉幡六
士屏竄寧宗立趙汝愚裁抑僥倖收名四方知名之士
中外引領望治韓侂胄日夜謀去汝愚劉弼為
之謀以內批用臺諫由是李沐劉三傑等牽連繼進斥
逐汝愚貶竄正人及京鐘等嚴偽學之禁而太學之士
為空矣六士楊宏中周端朝等六人皆太學生朋黨之禁愈嚴士大夫之禍愈
酷是慶元之人才散於嫉專門禁道學其為禍又不
止於散也臣嘗通考國朝之人才大抵屢散有散之大
者散之小者有散之緩者散之速者有散之遽者散之
極者始而君子攻小人其變也君子甚至於君
子而力引於小人始而小人攻君子其變也小人攻小
人甚至於小人而陽附於君子推移不一債起相攻然
要其極亦不過散而聚聚而散耳閱汗青而慨歎撫往
事以興嗟今日正當君子大聚散之秋可不先幾徵而
逆致其防哉陛下即位幾三十年君子之類凡三聚而
三散矣端平親政一聚散也　紹定六年史彌遠卒次年始親政改號端平召真德

秀為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及嘉熙元年史嵩之相而一時正人皆逐矣甲辰改祀二聚散也甲辰改祀淳熙四年也時史嵩之居父喪詔起復之徐元杰黃愷論之不報復論之乃聽終喪以杜範為相八十日卒徐元杰劉漢弼俱中毒暴卒至六月十二日始詔嵩之致仕丁未更化三聚散也七年丁未以吳潛同簽書院事鄭清之為太傅九年以清之為太師左丞相趙葵為右丞相今日二相並建公道復明加璧招旌翕若少聚矣然方剛忠鯁者淹之外服魁壘卓傑者屈之家食抱負耿介者多鬱沈謹守端靖者罕拔擢或者猶以為未聚也来者不日而旋去居者靡固而易搖落如晨星索如霜葉則又幾於散矣夫聚之常覺其難散之常覺其易何也君子不為富貴所撓則去就輕去就輕則知禮酒不設楚人市箱之幾必先幾而去矣穆生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箱我于市乃稱疾臥然不知其初實幾名節也禮記君若名二節以走一節以趨節君子不為利慾所迷則出處定出處定則知剖胎毀卵鳳皇不来之意必以兆而行矣孔子將入晉至於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歎曰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君子諱傷其類也乃還然不知其初實幾綸詒也此聚之所以難而散之所以易也君子敢言以抗小人之鋒雖有大艱難不復計其身之濟否也雖有大機穽不復計其身之利害也君子敢為以摧小人之銳雖有大禍患不暇顧其身之死生也雖有大讒毀不暇顧其身之合否也此聚之所以難而散之所以易也然其聚也常以君相好賢之篤其散也常以意向異同之別其聚也以尊敬之積其散也以厭薄之形其聚也以培植之加其散也以摧抑之遽其聚也以去邪遠佞其散也以崇讐醜正其聚也以朝廷清明其戶庭坦夷其散也以城府深阻其聚也以流品清雜其聚也以公其散也以私其聚也以義其散也以利聚散之權常寄於若有若無之中而聚散之機常決於且信且疑之際故羣凶鬬觀時或小嘗弩羽疊至散之幾也從中倒戈自相擊觸一彼一此散之幾也論事如爭意向小異釁隙漸生散之幾也表正

曝邪鼓虛成實撼搖其居散之幾也設局張穽柔聲宛舌射影中傷散之幾也寓意歌詩更相賢聖自取議議散之幾也招納黨人平治舊怨蕪用正邪散之幾也顯爭力抵激動忿心陡分利害散之幾也操舟共濟實左虛右輕重不倫散之幾也顧懷私恩妄談彼善潛疑人心散之幾也此十幾者其造端甚微為禍甚大月暈而風礎汗而雨事有其兆識者隱憂且小人失職在外搖毒合黨其交足以熒惑主聽雜足以煽搖人心機權智術足以怵中立之人錢財氣力足以張異議之勢彼見朝廷舉動少有睽違即萌睥睨之心搢紳議論稍有係吝即開姍笑之口天時不順則幸災而樂禍國本未定即乘閒而抵巇苟得一隙即伺隙以肆其姦苟得一機即緣機以逞其志今日謂某賢必當逐去明日謂某姦且將召用訛撼靡已朋類實繁又有君子之似者心懷卵翼之恩進則不能旅於君子退則恥為伍於小人於是立為狡獪閃爍之論以洗其附麗之迹言雖若公意則有為若是者如言八關五鬼之類耳李逢吉之黨張又新等八人附會者又八人號八關十六子王欽若丁謂陳彭年劉承珪林特跋跡說祕號曰五鬼其操心用意雖鬼神莫窺其際使此說得行則為毒也忿戾而不可解亦有小人之靡者心懷汲引之恩進則不類於君子退則無間於小人於是立為誕荒卑諂之論以晦其苟合之迹言雖可翫意則難量若是者其處心積慮雖公輸莫諭其巧使其說得售則為害也陰沈而不可藥邪氣日盛元氣日微此聚之所以不可常而其勢必至於散彼豈不知聚而為鮮散而為屯聚而為泰散而為否然不能不散者上無以保之下無以安之則散亦勢之常也

方逢辰　字睦之淳安人初名夢魁淳祐十年進士第一御改逢辰字曰君錫累官至吏部侍郎祕閣脩撰兼侍讀度宗即位欲用之而厄於賈似道屏居不用

上理宗書　時為祕書郎兼國史實錄院校勘

臣聞可使小人受隱然之福不可使小人顯然有勝君子之名勝之名一立則南衙北司之勢自此分南衙文臣北司

官官天下國家存亡之機自此決矣左右小臣供汎掃給奔走人主日與之接豈能恝然無愛之之心哉但不當使之竊威福與外廷角勝負愛之而又有以威之可也一或有罪惟恐不知小則斥大則刑無所寬縱如此則使之弄權孰敢哉治世者小人失志之時也亂世者小人得志之時也為小人禱者必祝其遇亂世勿遇治世臣竊以為此非善於愛小人者小人之在治世欲為豺狼而不得噬欲為蛇虺而不得螫信乎其不得志然無大惡者無大戮抑之乃所以全之詎非福乎若其在亂世豺狼當路而不可問鴟鴞橫翔而不可擊招權納賄而上不知蠹國殄民而下不告是天將稔其毒而殲之若國家危亡小人獨能存乎然則英君毅辟為小人田亟而求一勝者雖曰愛之而實非所以福之小人得志何所不為寵則驕驕則橫橫則不可制漢唐之季建置天子在奄孺掌握威權出入主之右彼其初豈有此心哉人主寵之以教其驕縱之以教其橫為之除異己者

以教其不可制勢燄薰熾天下之官門下豈復知有天子哉彼自知結怨於忠良名怒於天下萬一值英明之君決不赦故於危疑緩急之際不容不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當此之時雖欲除之其可除乎彼其罪大惡極朝廷不能誅之則天下必有起而誅之者漢之宦官陳蕃竇武爭之不勝而并州之將董卓也乘天下之憤而操戈以殪之唐之宦官宋申錫攻之不勝而河中之帥朱溫也乘天下之怒移兵以屠之然則漢唐之君前日所以寵之縱之者適所以益其疾甚其毒而授之死地也為社司者必欲與南衙角一勝豈其福哉人主之愛小人而使其至此甚非善於愛小人也恭惟我皇帝陛下聰明而英毅中正而容察天下事事物物無不洞照其是非而獨於左右之小人未能以義斷恩以公割私何也臣竊料陛下英明而獨未悟左右之奸邪者其弊正自英明始何者英明之君多欲自操天下之權彼惟因人主欲自操其權也故間摘事之可悦

可信者而試之使人主行其說以漸侵外廷之權一侵則彼之說益進帷闥之寄薰壁之寵君怒知怒君喜知喜留正未遷左轄而姜特立先泄之以為已功光宗時留正為右相執政尚闕人姜特立語正曰帝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揆就二尚書中擇一人執政孰可者明日正論其招權納賄之狀奪職與外祠洪邁未除西垣而淵覿先賣之以為己力曹覿龍大淵二人勢張甚士大夫之寡恥者潛附麗之一日右史洪邁過參政陳俊卿曰聞將除右史邁遷西掖信乎俊卿曰何自得之邁以覿大淵二人告俊卿以邁語質之帝前帝怒即出覿大淵於外其欲進某人也非一日之譽游談之助足以宿留行其說而簸弄於中外烏在其為權在我也臣又料陛下英明而獨不肯少裁左右以正紀綱者必謂此朕家事無預外人蓋將分宮府為二也臣竊謂不然大抵小人之在君側其操心何所不至其所以不敢動於內者蓋有所憚於外彼其顏情稔熟豈懼恥然之人主哉若外不足憚自宰相至百官皆俯首弭耳以下之則此曹無忌憚之心生無忌憚之心生則無君之惡動矣臣又料陛下英明而思慮獨不及此者必曰晚唐以內侍典兵故其權足以易置社稷今之內侍無兵雖縱橫不足以亂天下臣竊謂不然嬉笑之間有機穽焉樽俎之上有戈矛焉陛下不可謂此曹無兵也況修內一司以工役為名為天下通逃淵藪藏奸聚惡數百人凡州縣寨鎮之兇人巨盜刑於有司不容於鄉井者皆歸之又散而巢於某庄窟於某場皆內司之牌號也皇城禁旅實掌握之武庫甲兵實管鑰之如此而尚得謂之無兵乎南衙北司勝負之分乃天下國家存亡之一決此則臣所甚懼也臣嘗移書宰相勉其行申屠嘉之事茲又聞道路憤怨而切齒於二豎輒為此疏自知瀆犯天威倘聖明自愛其國亟出二豎於外以拔膏肓之病根小懲而大戒使此曹得以全其身全其家即所以愛之也惓惓下情無任伏蒻待罪之至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水人舉進士第一知贛州應詔勤王後除右丞相兼樞密使加

少保信國公

瑞州三賢堂記

瑞有三賢祠堂三賢余襄公余靖監筠州酒稅　蘇文定公蘇轍元豐中謫監筠州酒稅　楊文節公楊萬里淳熙中知筠州　祠堂舊在水南闌闠景定庚午燬于兵前守嚴陵方君逢辰遷之稍西垂成而去某為君代相遇于上饒君語及斯堂曰瑞人之敬三賢也如生三年無所于祠意閔閔焉余是以昭新之也然塗墅未畢像設未備子其成之成則為之記某至郡既敬奉君之教遂率諸生行釋菜禮而君書三至諗記之成某不得辭夫瑞為郡號江西道院然在汴京盛時為遠小故余蘇二公皆以謫至淳熙間郡去今行在所為近而楊公江西人雖自蓬監出守殊不薄淮陽也漢武帝謂汲黯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　地一而時不同又守郡者與他謫異然瑞人矜而相語縣曰吾郡以三賢重余公坐黨范文正蘇公坐救其兄東坡先生後又以執政坐元祐黨楊公坐爭張魏公配享事使此三賢者皆無所坐安得辱臨吾土噫甚矣瑞人之好是懿德也然三賢所養猶有可得而竊窺者乎范公忤呂丞相而去也未幾復用前日黃綾被斥者以次名還襄公自瑞徙泰乃獨請嶺南便郡以歸愈去愈遠豈非所謂同其退不同其進者耶蘇公世味素薄其記東軒謂顏氏簞瓢之樂不可庶幾而日與郡家收錙銖之利曾不以為屈辱異時再謫三徙之餘退老赖濱杜門却掃不怨不尤使人之意也消若楊公則肆意吟哦筆墨淋漓在郡自為一集與疇昔道山羣賢文字之樂無以異也若三賢者豈以擯斥疎遠累其心哉夫擯斥疎遠不以累其心者其流或至於脩然遠舉超世遺俗而三賢又不然余公用于慶歷蘇公用于元祐蹇蹇匪躬皆在困躓流落之後楊公當權奸用事屢名不起報國丹心竟以憂死凜然古人尸諫之風嗚呼此其所以為三賢歟由前言之吾知在瑞之時樂天安土由後言之吾知在瑞之時乃心罔不在王室嗚呼此其所以為三賢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太史公曰雖為之執鞭所欣慕焉瑞人之敬三賢也又于此思之當有以稱方君所為欲記斯堂之意某于先正無能為役

正氣歌序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汙下而幽暗當此暑日諸氣萃然雨潦四集浮動牀几時則為水氣塗泥半朝蒸漚歷澜時則為土氣午晴暴陰風道四塞時則為日氣簷陰新雙助長炎虐時則為火氣倉腐寄頓陳逼人時則為米氣駢肩雜遝腥臊汙垢時則為人氣或圜溷積臭暴屍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為穢氣疊是數氣當之者鮮不為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于茲二年矣審如是殆有養致然爾然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況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

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旁薄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係命道義為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闃鬼火春院閉天黑牛驥同一皁雞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嗟哉沮洳場為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謝枋得

字君直信州弋陽人舉進士乙科復中兼經科元學士程文海尚書留夢炎薦之終不行放歸為宋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

交信錄序

天下有達道不曰朋友而曰朋友之交交者精神有契道德有同非外相慕也夫交以朋友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則疏矣易大傳曰定其交而後求定者見其心之可交也交亦豈易定哉公卿求士見其才不見其心能負人吾視魏其侯翟廷尉實嬰罷相翟公罷廷尉故舊賓客皆去之悲之士求公卿見其勢不見其心能汙人吾視揚雄班固蔡邕揚雄臣王莽班固附竇憲蔡邕應董卓之辟皆以此遇禍笑之契之教人曰朋友有信孔門合交與信並言信而交交而愈信亦可以無悔矣同富貴相忌而有九官十臣同貧賤相疎而有仲尼弟子同患難相怨而有東漢黨人此謂交此謂信此朋友得以列於人倫也今人錄交曰雲萍雲萍皆無情之物義已不信交何能堅請名之曰交信錄交無上下無後倘能無愧天地而謂之人始可見朋友之助始可言交信矣無死生吾盡吾信不敢求諸人百年之間萬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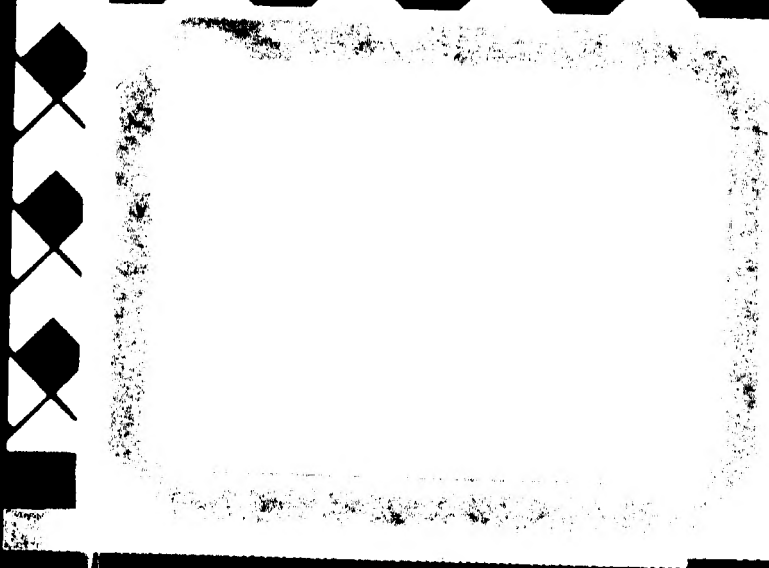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劉能

乾隆御覽

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



94

吉林人民出版社